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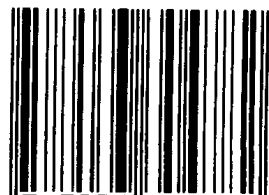
魯

書

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六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一六二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纂圖互註四子書四十二卷

不著輯者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初建安坊刻本

文中子十卷

〔宋〕阮逸註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芸窗書院刻六子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五子纂圖互註四十二卷》提要

或問曰六經之後諸子之書出焉舍獨行五子何歟余應之曰老莊極道之玄者也荀楊文中子明道之要者也焉得而不行曰吾嘗聞之荀子並書辯儒墨也揚子法言象論語也文中子論六經又亟以昭先王之道也若老子道德生乎無先終乎無極其流也寂莊子寓言一物我齊死生其失也誕抑可與推明聖道者並論哉余曰不然道有精粗學有本末大易無思無為窮理盡性然大學能靜能安自格物致知始由本而末由粗而造精荀楊文中之學講學且也不觀象心其易以賤形性其言精而遺其粗舍本而求末老莊之談玄且也聖賢之學大縣行蹤徹底做出安排只直截說從向上處去故葛玄謂其為天地立根蓋體道之自然郭象謂其明內聖外王之道皆曠然自得茲豈淺淺造道者

所能至哉夫學至道而止道之精
而心學者倘自荀書儒道而推明之
則可以至王道之卒為自揚子法言
而精進之則可以寄道德者玄言自
文中子六經之學而充廣之又可
冨焉中之六經至其則老氏自然之
天莊生自得之境若夫後觀其要旨
觀去心景空之政先蓬節于乃二月
石廬龔壬高序

道德經序

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无之先起乎无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无終窮乎无窮極乎无極故无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為天地而立根布炁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為神明之宗三光恃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无民貴而无位覆載无窮闡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為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為玄之德也故衆聖所共尊道尊德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其窈窈冥冥眇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无不入天人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遥唱諸天歡樂則𢹂契玄人靜思期真則般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炁長存体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為之文誇乎深奧之不窮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傳告无窮常者近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為哉弘之由人所以尊妙可不極精乎粗哉上篇雖有道者寶之大極左仙公葛玄譔

老子道德經篇目

道經

德經

目畢

老氏聖紀圖

(混元)(開闢)初(三皇)時化身號萬法天師中(三皇)時化身號盤古先生亦曰有古大先生後(天皇)伏羲時化身號鬱華子一號曰女媧氏時化號為鬱華子(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子(人皇)軒轅帝時化身號廣成子(少皞)時化號隨應子(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帝堯)時號務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化號真行子(商湯)時號錫則子老君雖累世化身而未誕生之迹迨商第十八王(陽甲)時分神化炁寄胎於玄妙玉女八十一年至商第二十二王(武丁)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誕於楚之苦縣瀨鄉曲仁里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武王)時為守藏史遷柱下史至第五帝(昭王)二十三年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後二十五年降于蜀青羊肆會尹喜同發流沙胡域至(穆王)時復還中夏第十四帝(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蕃隣諸國復還中夏第二十四帝(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孔子生至二十七帝(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問道於老君退有猶龍之歎(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第三十五帝(烈王)二年丁未過秦(秦獻公)問以歷數遂出散關至(赧王)八年庚申東遷至第三十八帝(赧王)九年乙卯復出散關飛昇崑崙(秦)時降陜河之濱號河上丈人亦曰河上公授道安期生前(漢文帝)好老子之旨遣使詔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即駕從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

猶服民也不能屈何乃高乎朕足使貧賤富貴須臾公即附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之中如雲之升去地百餘丈而止於玄虛良久俛而答曰今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余富貴貧賤乎帝乃悟之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禮謝授帝道德二經旨與帝乃齋戒受之命傳于世矣

(混元三寶)論長生養性之旨其要在於存三抱一三者(精)(炁)(神)也是名三寶(象川翁)曰精能生炁炁能生神榮衛一身莫大於此實修真之本也

(靈寶經)云存三抱一者鍊精化炁鍊炁化神鍊神合

(經)云天有三寶日月星人有三寶精炁神

混元三寶之圖

纂圖互註老子道經卷上

河上公章句註釋

體道章第一

道 夫道者一元之至理有經術政教之道有自然長生之道 **可道非常道** 常道當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跡匿端不可稱道 **名** 夫名者三才之總稱有富貴尊榮高世之名有自然常在之名 **可名非常名** 常名如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頑愚 **無名天地之始** 無名者謂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之本也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為天地本也 **有名萬物之母** 有名謂天地有形位陰陽有剛柔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妙要也人常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妙 **常有欲以觀其徼** 徼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 徼古弔反即竅字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異名者所名各異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 **同謂之玄** 玄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生之初受氣於天玄之又玄者天中復有天之義人稟氣有厚薄得中和則生賢聖得錯亂則生貪淫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釋曰此章居一書之首一書一章大旨皆具於此其意蓋以為道本不容言學者有言皆陟第二義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无變无易有仁義禮智之名仁者不可以為義禮者不可以為智有春夏秋冬之名則春者不可以為夏秋者不可以為冬是則非常道非常名矣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故曰无名天地之始其謂之天地者非專言天地也所以為此心之喻也既有陰陽之名則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既有仁義之名則千條萬端自此而始故曰有名萬物之母者言自此而生也

互註 徼即禮記所謂竅於山川之竅也言所自出也 衆妙即易所謂妙萬物者也門言其所自出也

養身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天下之人皆知自揚已美使顯彰也 **斯惡已** 有危亡也 **皆知善之為善** 皆知已有功名之為善也 **斯不善已** 人之所爭是為不善 **故有無相生** 有生於無觀有而知其無 **難易相成** 有難必有易所以相成 **長短相形** 有長必有短所以形著

道德弘遠,無殃無咎,乃與天地俱沒,不危殆也。

河上公章句第二

淳風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朴也。)

其次,親之譽之。(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

其次,畏之。(設刑法以治之。)

其次,侮之。(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

猶兮其貴言。(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重於言,恐離道失自然也。)

功成事遂,(謂天下太平也。)百姓皆謂我自然。(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己自當然也。)

俗薄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戶有忠信,仁義不見也。大道廢不用,惡逆生,乃有仁義可傳道。)

智慧出,有大偽。(智慧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則應之以為大偽姦詐。)

六親不和,有孝慈。(六紀絕,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收養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僻爭權,乃有忠臣匡正其君也。此言天下太平不知仁,人盡無欲不知廉,各自潔己不知貞。大道之君,仁義沒,孝慈滅,猶日中盛明,眾星失光。)

還淳第十九

絕聖(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垂象,蒼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棄智,(棄智惠,反無為。)民利百倍。(農事修,公無私。)

絕仁棄義,(絕仁之見恩惠,棄義之尚華言。)民復孝慈。(德化淳也。)

絕巧棄利,(絕巧者,詐偽亂真也。棄利者,塞貪路,閉權門也。)盜賊無有。(上化公正,下無邪私。)

此三者,(謂上三事所棄絕也。)以為文不足。(以為文不足者,文不足以教民。)

故令有所屬。(當如下句。)

見素抱朴,(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朴者,當示下以朴,故可法則。)

少私寡欲。(少私者,正無私也。寡欲者,當知足也。)

異俗第二十

絕學無憂。(絕學不真,不合道文。除浮華則無憂患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賤質而貴文。)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者稱譽,惡者諫爭,能相去何若?疾時惡忠直用邪佞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謂道人也。人所畏者,畏不絕學之君也。不可不畏,近令色,殺仁賢。)

荒兮其未央哉!(言世俗人荒亂,欲進學為文,未央止也。)

眾人熙熙,(熙熙,淫放多情欲也。)如享太牢,(如飢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也。)如春登臺。(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

我獨怕兮其未兆,(我獨怕然安靜,未有情欲之形兆也。)如嬰兒之未孩。(如小兒未能答偶人之時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我乘乘如窮鄙,無所歸就。)

眾人皆有餘,(眾人餘財以為奢,餘智以為詐。)而我獨若遺。(我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不與俗人相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

沌沌兮!(無所分別。)

俗人昭昭,(明且達也。)我獨若昏。(如闇昧也。)

俗人察察,(急且疾也。)我獨悶悶。(悶悶,無所割截。)

忽兮若海,(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也。)

漂兮若無所止。(我獨漂漂,若飛若揚,無所止也。志意在神域也。)

眾人皆有以,(以,有為也。)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無為,不似若鄙,不逮也。)

我獨異於人,(我獨與人異也。)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我獨貴用道也。)

虛心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唯道是從。(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

道之為物,唯怳唯忽。(道之於萬物,獨怳忽往來,於其無所定也。)

忽兮怳兮,其中有像。(道唯怳忽,其中獨有萬物法象。)

怳兮忽兮,其中有物。(道唯怳忽,其中有一,經營生化,因氣立質。)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道唯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也。)

其精甚真,(言道精氣神妙甚真,非有飾也。)

其中有信。(道匿功藏名,其信在中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自,從也。自古至今,道常在不去。)

以閱眾甫。(閱,稟……)

也。甫，始也。言道稟與萬物始生，從道受氣。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我何以知從道受氣？以此。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生，動作起居，非道不然。

益謙第二十二

曲則全，曲己從衆，不自專，則全其身也。枉則直，枉屈己而申人，久久自得直也。窪則盈，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也。敝則新，自受弊薄，後己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也。少則得，自受取少則得多也，天道祐謙，神明託虛。多則惑。財多者惑於所守，學多者惑於所聞。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不自見故明，聖人不以其目視千里之外也，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也。不自是故彰，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不自伐故有功，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不自矜故長。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久不危。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傳古言，曲從則全身，此正言非虛妄也。誠全而歸之。誠，實也。能行曲從者，實其肌體，歸之於父母，无有傷害也。

虛無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希言者，是愛言也。愛言者，自然之道。飄風不終朝，飄風，疾風也。驟雨不終日。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孰為此者？天地。孰，誰也。誰為此飄風暴雨者乎？天地所為。天地尚不能久，不終於朝暮也。而況於人乎？天地至神，合為飄風暴雨，尚不能使終朝至暮，何況人欲為暴卒乎？故從事於道者，從，為也。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也。道者同於道，道者，謂好道人也。同於道者，所謂與道同也。德者同於德，德者，謂好德之人也。同於德者，所謂與德同也。失者同於失。失，謂任己而失人也。同於失者，所謂與失同也。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也。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也。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與失同者，失亦樂失之也。信不足焉，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也。有不信焉。此言物類相歸，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類也。

苦恩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則不可久立身行道也。跨者不行，自以為貴而跨於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行。自見者不明，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所行以為應道，殊不知其形醜，操行之鄙。自是者不彰，自以為是而非人，衆共蔽之，使不得彰顯。自伐者無功，所謂輒自伐取其功美，即失有功於人也。自矜者不長。好自矜大者，不可以久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日賦斂餘祿食，以為貪行。物或惡之，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有不畏惡之者。故有道者不處。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也。

象元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謂道無形，混沌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前。……莊子大宗師篇：夫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寂兮寥兮，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而不改，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化有常。周行而不殆，道通行天地，無所不入，在陽不焦，託蔭不腐，無不貫穿，而不危殆也。可以為天下母。道育養萬物精氣，如母之養子。吾不知其名，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字之曰道，見萬物皆從道所生，故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不知其名，強曰大者，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也。大曰逝，其為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所也。逝曰遠，言遠者，窮乎無窮，布氣天地，無所不通也。遠曰反。言其遠不越絕，乃復反在人身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道大者，包羅天地，無所不容也。天大者，無所不蓋也。地大者，無所不載也。王大者，無所不制也。域中有四大，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為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而王居其一焉。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也。人法地，人當法地安靜……

（象地安靜，勞而不怨也，有功而不制也）地法天（天湛泊不動，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天法道（道清淨不言，陰行精氣，萬物自成也）道法自然（道性自然，無所法也）

重德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靜為躁君（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雖有榮觀（榮觀謂宮闕）燕處超然（燕處，后妃所居也。超然，遠避而不處也）奈何萬乘之主（奈何者，疾時主傷痛之辭。萬乘之主謂王）而以身輕天下（王者至尊，而以其身行輕躁乎）輕則失臣（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

巧用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言謂擇言而出之，則無瑕疵讁過於天下）善計不用籌策（善以道計事者，則守一不移，所計不多，則不用籌策而可知也）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門戶有關楗可得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善以道結事者，乃可結其心，不如繩索可得解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故無棄人（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常善救物（聖人所以常教民順四時者，以救萬物之殘傷）故無棄物（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是謂襲明（聖人善救人物，是謂襲明大道）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人之行善者，聖人以為人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資，用也。人行不善者，聖人猶教導使為善，得以給用也）不貴其師（獨無輔也）不愛其資（無所使也）雖智大迷（雖自以為智，言此人乃大迷惑）是謂要妙（能通此意，是謂知要道也）

（以道佐人主者，欲以德化人自服）其事好還（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人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農事廢，田不修）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應之以惡氣，即害五穀，五穀盡則傷人也）善者果而已（善用兵者當果敢而已，不以取強）不敢以取強（不以兵力取強）果而勿矜（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也）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也）果而勿驕（驕，欺也。果敢勿以驕欺人）果而不得已（當果敢至誠，不當逆天時）果而勿強（果敢勿以為強兵堅甲以侵陵人也）物壯則老（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衰老也，言強者不可以久）是謂不道（枯老者坐不行道也）不道早已（不行道者早死）

偃武第三十一

夫佳兵不祥之器（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物或惡之（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者）故有道者不處（有道之人不處其國）君子居則貴左（貴柔弱也）用兵則貴右（貴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之道反，所貴者異也）兵者不祥之器（兵革者不善之器也）非君子之器（非君子所貴重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謂遭衰逆亂禍，欲加萬民，乃用之以自守）恬淡為上（不貪土地，利人財寶）勝而不美（雖得勝而不以為利美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為人君而樂殺人者，此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矣。為人主必專制人命，妄行刑誅）吉事尚左（左，生位也）凶事尚右（陰道殺人）偏將軍居左（偏將軍卑而居陽位，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居右（上將軍尊而居陰位，以其主殺也）言以喪禮處之（上將軍居右，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戰勝以喪禮處之（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悲痛之）

聖德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道能陰能陽，能弛能張，能存能亡，故無常名也）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道樸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有臣使道者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侯王若能守道無為，萬物將自賓服，從於德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侯王動作能與天相應合，天即下甘露善瑞也。民莫之令而自均。天降甘露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調若一也。始制有名，始，道也。有名，萬物也。道無名能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於有形也。名亦既有，既，盡也。有名之物，盡有情欲，叛道離德，故身毀辱也。夫亦將知之，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自知之。知之所以不殆。天知之，則神靈祐助，不復危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譬言道之在天下，與人相應和，如川谷與江海相流通也。

辯德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能知人好惡，是為智。自知者明。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為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為明也。勝人者有力，能勝人者，不過以威力也。自勝者強。人能自勝己情欲，則天下無有能與己爭者，故為強也。知足者富，人能知足之為足，則長保福祿，故為富也。強行者有志，人能強力行善，則為有意於道，道亦有意於人。不失其所者久，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受天之精氣，則可以長久。死而不亡者壽。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怨惡於天下，故長壽。

任成第三十四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言道氾氾，若浮若沈，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說之難殊。道可左右，無所不宜。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恃，待也。萬物皆待道而生，道不辭謝而逆止也。功成不名有。有道不名其有功也。愛養萬物而不為主，道雖愛養萬物，不如人主有所收取。常無欲，可名於小；道匿德藏名，怕然無為，似若微小也。萬物歸焉而不為主，萬物皆歸道受氣，道非如人主有所禁止也。可名為大。萬物橫來橫去，使名自在，故不為細，似若大也。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聖人法道匿德藏名，不為滿大。故能成其大。聖人以身帥導，不言而化，萬事修治，故能成其大。

仁德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之也。治身則天降神明，往來於己也。往而不害，安平太。萬民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家安寧而致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則身安而大壽也。樂與餌，過客止。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道，則一留止也。一者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道出入於口，淡淡非如五味有酸鹹苦甘辛也。視之不足見，足，得也。道無形，非若五色有青黃赤白黑可得見也。聽之不足聞，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聽聞也。用之不可既。用道治國則國安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無有既盡時也。

微明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先強大之者，欲使遇禍患。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危也。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也。是謂微明。此四事，其道微，其效明也。柔弱勝剛強。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魚不可脫於淵，魚脫於淵，謂去剛得柔，不可復制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

為政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道以無為為常也。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言侯王若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己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吾，身也。無名之樸，道德也。萬物已化效於己也，復欲作巧偽者，侯王當身鎮撫以道德也。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言侯王鎮撫以道德，民亦將不欲，當以清靜導化之也。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能如是者，天下將自正定也。

纂圖互註老子道經卷上　終

所笑不足以名為道 故建言有之 建設也設言以有道當如下句 明道若昧 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 進道若退 進取道者若退不及 夷道若類 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若多比類也 上德若谷 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 大白若辱 大潔白之人若汙辱不自彰顯 廣德若不足 德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 建德若偷 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 質真若渝 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渝淺不明 大方無隅 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 大器晚成 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也 大音希聲 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常愛氣希言也 大象無形 大法象之人質朴無形容 道隱無名 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 夫唯道善貸且成 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

道化第四十二

道生一 道始所生者一也 一生二 一生陰與陽也 二生三 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為天地人也 三生萬物 天地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 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就日 沖氣以為和 萬物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為稱者處謙卑法空虛和柔 故物或損之而益 引之不得推之必還 或益之而損 夫增高者崩貪富者致患 人之所教 謂眾人所以教去弱為強去柔為剛 我亦教之 言我教眾人使去強為弱去剛為柔 強梁者不得其死 強梁者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者為天所絕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命死也 吾將以為教父 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為教戒之始也

徧用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 無有入無間 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神羣生也 吾是以知無

為之有益 吾見道無為而萬物自化成是以知無為之有益於人也 不言之教 法道不言師之以身 無為之益 法道無為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萬民不勞煩也 天下希及之 天下人主也希能有及道無為之治身治國也

立戒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 名遂則身退也 身與貨孰多 財多則害身也 得與亡孰病 好得利則病於行也 甚愛必大費 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禍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 多藏必厚亡 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掘冢探柩之患 知足不辱 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身 知止不殆 知可止則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目則身不危殆也 可以長久 人能知止足則福祿在己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擾故可長久

洪德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 謂道德大成之君也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 其用不弊 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也 大盈若沖 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若沖者貴不敢驕也富不敢奢也 其用不窮 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時也 大直若屈 大直謂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若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 大巧若拙 大巧謂多才術也如拙者亦不敢見其能 大辯若訥 大辯者智無疑如訥者無口辭也 躁勝寒 勝極也春夏陽氣躁疾於上萬物盛大極則寒寒則零落死亡也言人不當躁急也 靜勝熱 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下極則熱熱者生之源 清靜為天下正 能清靜則為天下長持正則無終已時也

儉欲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 謂人主有道也 却走馬以糞 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治農田治身者却陽精以糞其身 天下無道 謂人主無道也 戎馬生於郊 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 罪莫大於可欲 好淫色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富貴不能自禁止也 咎莫大於欲得 欲得人物利且貪也 故知足之足 守真推也

常足常足者无欲以累其心故常足也若欲心既萌所以爲能爲禍爲咎也

鑒遠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不窺牖見天道視內戶而知外宇所以見天下也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不假窺牖而見其出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夫內以觀外所觀益衆所知益少也聖人不上天不入淵不行而知不見而名能知天地以心知之聖人更小知大察內知外上无所爲則下无事家給人足万物自然成也聖人之道其爲用也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爲而自成天下至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音注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忘知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學謂政教禮樂之學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爲道日損道謂自然之道日損者情欲文飾之以消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以至恬淡也安兒无所造爲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无所不施无所不爲也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无事不當勞煩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爲學則日日求自益爲道則日日求自損欲取天下者必以无心有心者反失永无事有事即无心有心

任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无心以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百姓爲善聖人因而善之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以使善故謂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百姓爲信聖人因而信之百姓爲不信聖人化之使信是謂德信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爲天下渾其心聖人在天下怵怵常恐怖富貴不敢驕奢爲天下百姓渾其心若愚闇不通也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爲聖人視所聽也聖人愛念百姓如孩嬰赤子長養之而不責望其報也无常心者心无所主一以百姓之心爲心則在我者无心矣怵怵不自安之意聖人无自矜自足之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而不露圭角此心渾然所以无善不善信不信之分也注其耳目者人皆注其視聽於聖人而聖人皆以嬰兒待之此不棄人之意也渾胡本反

貴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出生謂情欲出於內魂定魄靜故生入死謂情欲入於胸臆精神勞惑故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生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關也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香臭口不妄言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神不妄施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違道忤天妄行失紀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嘗聞善養生者譬如雖入軍中兵甲自无傷損以兕虎之威兵刃之凶无所加害以其不犯十三之死地言神明營護惡物不敢害也夫生死之機有數妙處出則爲生入則爲死出則超然而脫離之也入則迷而自汨沒也天有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二者終始之全也十二以下又添一數便是十三言人之生死皆原於一一者數也即其數而求之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養之不得其道則與万物同盡徒者言其類也動非動靜之動乃動轍之動也之往也死地非生者我所以生也生生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者於厚所以動取於死地古之善養生者雖陸行於深山遇於兕虎入於軍旅之中而不被兵甲惟其无心則物不能傷音注莊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語集注曰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兕徐履反

養德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道自然也无也凡物皆自无而生德畜之德則有迹矣故曰畜之畜者有也物形之則物有形矣故曰物形之勢成之勢則有對矣故曰勢成之陰陽之相偶四時之相因皆勢也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尊故道貴重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尊貴者言其超出乎万物之上也命或作爵非也莫之命者自然也莫之爲而爲者非有所使然則爲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皆言既生既有之後其在天地之間生生不窮皆造化之力也然造化不有之以爲有不恃之以爲功雖爲之長而不主宰之此所以爲玄妙之德

歸元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即有名万物之母也母造化也子万物也以知有造化而後知有万物知有万物又當知有造化 沒身不殆 殆者危也知此則終身无危殆之事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兌口也人身則有口人家則有門皆以喻万物所自出之地前言玄牝便是此意塞其兌閉其門藏有於无而不露不勤不勞而成功也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開其兌出而用之也濟其事用之而求益也濟益也如此則其危而不可救矣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所見者大雖微而小則為至明所主者則退而守柔則為至強即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也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体用其光而歸於明則无殃咎矣知用而不知藏則遺殃之道也襲者藏也常者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窮也

益證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介大也言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我則行於大道躬无為之化唯畏也獨畏有施為失道德欲賞善恐偽善生欲信忠恐詐忠起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夷平易也徑邪不正也大道甚平易而民好從邪徑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在朝臣宮室臺榭修麗事不耕治五穀国无儲積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 外服華飾尚武勇多嗜欲无已時是由劫盜者足而自誇也百姓不足非道時王不行大道故也 非道哉 所謂介然者固欲化之意至道无知无行皆因執而不化有為而有行則凡所施為皆有道者之所畏也故曰唯施是畏夷平也大道甚平人之不道不知遵正好行邪徑之路譬言如有国家者治其朝廷則甚整除以治也言宮室臺榭之類也朝廷雖美而田畝皆荒倉廩皆虛而但以文采為服佩帶利劍厭飫飲食積其資財務為富強此如盜賊之人自誇其能是豈可久言人不知大道而自矜聰明自誇聞見此好徑之徒也故曰非道 好呼報反惡音无

修觀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用者不可得引而拔也 善抱者不脫 善以道抱朴者則情神不可得引而脫也 子孫祭祀不輟 建善抱朴世世以久則子孫祭祀皆宗无絕時 修之於身其德乃眞 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乃為真人 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修道於家

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修道於鄉尊長養幼其德如是乃无不普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 修道於国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禮樂自興其德如是乃為豐厚 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其德如是乃為普博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以修道之人觀不修道之人則知修道者昌背道者亡以此五事觀知天下如此所謂建德而抱朴則不拔不脫矣有子孫之家祭祀必不絕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生生而不窮亦猶子孫之嗣其家也脩諸身則殃而无咎脩諸家則慶而有餘慶脩諸鄉則為一鄉之所尊脩諸国則其及人也愈盛脩諸天下則其及人也愈遍長尊也豐盛也普遍也即吾一身而可以觀他人之身推而至於一家一鄉一国以及天下皆以道而觀則皆同也以此者道也長上音

玄符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含德而不露也厚者至也含德而極其至則如赤子然毒蟲雖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言物莫能傷之亦入水不溺入火不熱之意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 至弱其筋至柔而手之所握甚固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峻亦作者精氣盛也峻赤子之命原也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終日號而其嗌不嗄者心无喜怒嗌喉也嗄氣逆也赤子心一无散亂故能如此而有號諸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和者純氣之守也知此至和之理則可以常久而不易矣知此常久之理可謂明於道矣生不可益強求益之則為殃矣祥妖也斷此侍守之意以心使氣是志勤氣也強者暴也暴則非道矣故曰心使氣曰強以此為強无有不所如物之壯无有不老者此皆不謂之道早已者止也速已之而勿為也

玄德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謂道不可言也 塞其兌閉其門 閉塞之者藏之於密 挫其銳解其紛 挫其銳而藏其鋒解其紛而除理之使不紊亂 和其光同其塵 和光明言 是謂玄同 和光同塵而不自眩露混波同其塵而不自殊別此所謂深妙玄同 不可得而

言天地得自然之道聖人亦得自然之道各有其德而不相侵故曰不相傷者不相侵也則其德皆歸之

謙德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下流者自處於卑下則可以合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牝陰類也牡陽類也陰之勝陽者以其安靜謙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大國无以小）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能執謙畜人則无過失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以義相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小國之意不過欲入於人則兩者當）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小國之意不過欲媾剌求入當天下之人以為強盛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為宜矣牝頻忍反下遐嫁反畜丑六許六二反過古和古卧二反）

為道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奧藏也道為萬物之藏無所不容）善人之寶（善人以道為身寶不敢違）不善人之所保（不善人所保倚者道遭患難猶自知悔）美言可以市（市人之相若亦利交也亦能為其美言以相悅）尊行可以加人（人有一善可尊者人亦推敬之可以加於人之上）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人之不善者知道之士其可棄之不善當以道化之）故立天子置三公（故人君守位立置三公尤欲使教化不善之人）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拱璧以先駟馬聘賢之禮也卑辭厚禮求賢而致之三公之位不若能謙以求此道道本在我為仁由己由人乎哉求則得之矣）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有罪以免者言一念之善則可以改過遺道九賢愚信則得之）故為天下貴（貴於六鳥報反拱下孟反邪似嗟反為于偽反）

恩始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先為而後無為故曰為無為）事無事（無所事於事而後能無其事故曰事無事）味無味（無所味於味而後能知味故曰味無味）大小多少（能大者必能小能多者必能少）報怨以德（能以德報怨者必以德報其怨也）圖難於其易（圖難者必先易）為大於其細（能為大者必先於其細）天下難事必

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聖人不自大而能謙卑所以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輕諾者多過當故必至於失信以易心處事必至於難成曰易非輕易也聖人猶以難心處事遂至於無難況他人乎易以豉反難乃旦反）

守微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於危則難持矣）其未兆易謀（事之未萌謀之則易及其形見則難謀矣）其脆易破（及其脆而未堅攻則易破及其已堅則難攻矣）其微易散（微故攻則易散及其已盛則難散）為之於未有（事必為於未有之先）治之於未亂（治必謀於未亂之始）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合抱之木其生也必自毫末而始）九層之臺起於累土（九層之臺其基也必自一簣之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千里之行必有發足而始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有為於事發於自然有為於義反於仁有為於色發於精神執利遇害執迷失道）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聖人不為華文不為色利不為殘賊故无壞敗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无所執藏故无所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民人為事常於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自敗）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當謹終如初則无敗壞之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有不敢為之心而後可以輔萬物之自然為以不為挑以先挑故无敗无失幾七豉反）

淳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智巧多則民愈難治）以智治國國之賊（以智治國者反為國之害亂之所由生上下相欺）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不使智辯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能守正直不為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為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兩者智之為賊不智之為福則亦可以為天下法式矣）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深矣遠矣若漢美之辭也能知此法則可謂玄妙之）

遠矣（玄德之人深不可測，遠不可極也）與物反矣（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己，玄德施與人也）乃至於大順（玄德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順天理也）

後己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下，故眾流歸之，若民歸就王）故能為百谷王（以卑下，故能為百谷王也）是以聖人欲上民（欲在民之上也）必以言下之（法江海處謙虛）欲先民（欲在民之前也）必以身後之（先人而後己也）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聖人在民上為主，不以尊貴虐下，故民戴而不為重）處前而民不害（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母，無有害之心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聖人恩深愛厚，視民如赤子，故天下樂推進以為主，無有厭也）以其不爭（天下無厭聖人時，是由聖人不與人爭先後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言人皆有爭，無與吾爭[illegible]）

三寶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老子言天下謂我德大，我則佯愚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夫獨名德大者為身害，故佯愚似若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自貴）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肖，善也。謂辨惠也。若大辨惠之人，身高自貴，行察察之政，所從來久矣。言其細小也）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老子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一曰慈（愛百姓若赤子）二曰儉（賦斂若取之於己也）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執謙退，不為倡始也）慈故能勇（以慈仁，故能勇於忠孝也）儉故能廣（天子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廣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為道人之長也）今捨慈且勇（今世人捨慈仁，但為勇武也）捨儉且廣（捨其儉約，但為奢泰）捨其後且先（捨其後己，但為人先）死矣（所行如此，動入死地）夫慈以戰則勝（夫慈仁者，百姓親附，并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以守則固（以守則堅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使能自當助也）

配天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言貴道德，不好武力也）善戰者不怒（善以道戰者，禁邪於胸心，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善勝敵者不與（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來遠以德，不與敵爭而敵自服也）善用人者為之下（善用人自輔佐者，常為人執謙下也）是謂不爭之德（謂上為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之道德也）是謂用人之力（能身為人下，是謂用人臣之力也）是謂配天，古之極（能行此者，德配天也。是乃古之極要道也）

玄用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託己設其義也）吾不敢為主（主，先也。不敢先舉兵）而為客（客者，和而不倡。用兵當承天而後動）不敢進寸而退尺（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為進；閉門守城，為退）是謂行無行（彼遂不止，為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也。無行，戶剛反）攘無臂（雖欲大怒，若無臂可攘也。攘，若羊反）扔無敵（雖欲仍引之心，若無敵可仍也）執無兵（雖欲持之，若無兵刃可持用也。何者？傷彼之民，罪於天，道之不忍哀之痛也）禍莫大於輕敵（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休，輕戰貪財也）輕敵幾喪吾寶（幾，近也。寶，身也。欺輕敵者，近喪身也）故抗兵相加（兩敵戰也）哀者勝矣（哀者，慈仁，士卒不遠於死）

知難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老子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人惡柔弱，好剛強也）言有宗，事有君（我所言有祖宗根本，事有君臣上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不幸我反也）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世人也，是我德之暗，不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為貴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藏德，不以示人也。褐，戶葛反）

知病第七十一

配天　玄用　知難　知病

知不知上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不知知病不知道言知是乃德之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大雅能病苦衆人有強知之病是以不自病也聖人不病以其病病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以其常苦衆人有此病以此非人故不自病是以不病夫聖人懷通達之知託於不知者欲使天下質樸忠正各守純性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強知之事以自顯著內傷精神減壽消年也

愛己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大害者謂死亡也畏之者當愛精神承天順地也無狹其所居謂心居神當寬柔不當急狹也無厭其所生人所以生者為有精神託空虛喜清靜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僻滿腹為伐本厭神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濯垢恬泊無欲則精神居之不厭也是以聖人自知自知己之得失不自見不自顯見德美於外藏之於內自愛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也不自貴不自貴高榮名於世故去彼取此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

任為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敢有為即殺其身也勇於不敢則活勇於不敢有為則活其身此兩者謂敢與不敢也或利或害活身為利殺身為害天之所惡惡有為也孰知其故誰能知天意之故而不犯是以聖人猶難之言聖人之明德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欲行之乎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不言而善應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不召而自來天不召萬物皆自負陰而向陽繟然而善謀繟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所網羅恢恢甚大雖疏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

制惑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民不知畏之也奈何以死懼之人君不寬刑罰教民去情欲奈何設刑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當除己之所殘剋教民去利欲也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為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也常有司殺者司殺者謂天居高臨下司察人過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也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天道至明司殺有常猶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斗杓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勞而無功也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人君行刑罰猶拙夫代大匠斲則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代天殺者失紀綱還受其殃也

貪損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人民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稅食下太多民皆化上為貪叛道違德故飢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為也是以難治民化上有為情偽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人民所以侵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是以輕死以求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也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夫唯獨無以生為務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也

戒強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其死也堅強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也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和氣存也其死也枯槁和氣去也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以上二事觀之知堅強者死柔弱者生也是以兵強則不勝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衆弱為一強故不勝木強則共木強大則枝葉共生其上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興物造功大木處下小物處上天道抑強扶弱自然之效

天道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天道暗昧舉物類以為喻也高者抑之下者

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言張弓和調之如是，乃可用。夫抑高舉下，損強益弱，天之道也。)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損有餘而益謙，常以中和為上。) 人之道則不然，(人道則與天道反也。) 損不足以奉有餘。(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強也。)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言誰能居有餘之位，自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乎？) 唯有道者。(有道之君能行也。)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聖人為德施，不恃其報也。) 功成而不處，(功成事就，不處其位。) 其不欲見賢。(不欲使人知己之賢，匿功不居榮，畏天損有餘也。)

任信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圓中則圓，方中則方，擁之則止，決之則行。) 而攻堅強者，莫知能勝。(水能懷山襄陵，磨鐵消銅，莫能勝水而成功也。) 其無以易之。(夫攻堅強者，無以易於水。) 弱之勝強，(水能滅火，陰能消陽。) 柔之勝剛。(舌柔齒剛，齒先舌亡。) 天下莫不知，(知柔弱者長久，剛強者折傷也。) 莫能行。(恥謙卑，好強梁。) 故聖人云：(謂下事也。)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君能受國垢濁者，若江海不逆小流，則能長保其社稷，為一國君主也。垢，古口反。) 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君能引過自與，代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王有天下。) 正言若反。(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為反言。)

任契第七十九

和大怨，(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相和報。) 必有餘怨。(任刑者失人情，必有怨及於良人也。) 安可以為善？(言一人吁嗟則失天心，安可以和怨為善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為信也。) 而不責於人。(但刻契之信，不責人以他事也。) 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 無德司徹。(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道無有親疏，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

【重意】書太甲下：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又蔡仲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獨立第八十

小國寡民，(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儉約不奢；民雖眾，猶若寡少，不敢勞之也。) 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各有部曲什伯，貴賤不相犯也。器謂農人之器，而不用者，不徵召奪人良時也。) 使民重死，(君能為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 而不遠徙。(政令不煩則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清淨無為，不作煩華，不好出遊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無怨惡於天下。)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去文反質，信無欺也。)

【互注】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甘其食，(甘其蔬食，不漁食百姓也。) 美其服，(美其惡衣，不貴五色。) 安其居，(安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 樂其俗。(樂其質朴之俗，不轉移也。) 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相去近也。)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無情欲。)

顯質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信者如其實，不美者朴且質也。) 美言不信。(美言者滋美之華詞，不信者飾偽多空虛也。) 善者不辯，(善者以道修身，不綵文也。) 辯者不善。(辯者謂巧言也，不善者舌致患也。山有玉，掘其山；水有珠，濁其淵；辯口多言，亡其身。) 知者不博，(知者謂知道之士。) 博者不知。(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真也。) 聖人不積，(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也。) 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為人施設德化，己愈有德。) 既以與人己愈多。(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而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也。)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聖人法天所施為，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

纂圖互註老子德經下十八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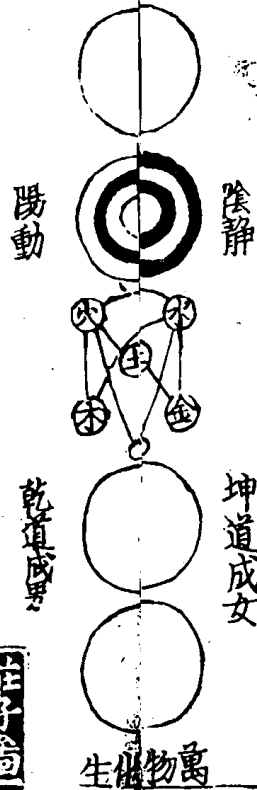
南華眞經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无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无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遊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内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熈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崐崘涉太虚而游惚怳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莊子太極説

太宗師篇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周子太極圖

周茂叔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成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南華眞經篇目

南華眞經篇目終

纂圖互註南華真經卷第一

晉郭象子玄註　唐陸德明音義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音義曰：內篇，內者對外立名。說文云：篇，書也。字從竹，從扁聲。逍，音銷，亦作消。遙，如字，亦作搖。遊，如字，亦作游。逍遙遊者，篇名，義取閒放不拘，怡適自得。[illegible]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冥，本亦作溟，覓經切，北海也。嵇康云：取其溟漠無涯也。梁簡文帝云：窅冥無極，故謂之冥。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海，無風洪波百丈。鯤，徐音昆，李侯溫反，大魚名也。崔譔云：鯤當為鯨，簡文同。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反，崔音鳳，云鵬即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鳳飛群鳥從以萬數，故以朋為朋黨字。字林云：鵬，朋黨也，古以為鳳字。夫音符，發句之端皆同。幾，居豈反，下同。觀，古亂反。要，一遙反。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措心於其間哉。○垂天之雲，司馬云：若雲垂天旁。崔云：如云垂天也。海運，司馬云：運，轉也。向秀云：非海不行，故曰海運。簡文云：運，徙也。徙，斯氏反。[illegible]

齊諧者，志怪者也。 司馬及崔並云人姓名，簡文云書。志怪，志記也。怪，異也。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夫翼大則難舉，故摶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擊，如字。崔云：將飛舉翼，擊水踉蹌也。踉，音亮。蹌，七亮反。摶，徒端反。司馬云：摶飛而上也。一音搏。崔云：拊翼徘徊而上也。扶搖，徐音遙，風名也。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飆。郭璞云：暴風從下上也。上，時掌反，注同。勝，音升，下同。數，色主反，下同。仞，音刃。[illegible]

去以六月息者也。 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

[illegible]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illegible]○野馬，司馬云：春月澤中遊氣也。崔云：天地間氣如野馬馳也。[illegible]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illegible]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illegible]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夭閼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illegible]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illegible]

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

山林之畏佳，大風之所扇動也。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此略舉眾竅之所似。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此略舉眾竅之聲殊。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

厲風濟則眾竅為虛，烈風作則眾竅實，及其止則眾竅虛。虛實雖異，其於各得則同。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調調、刁刁，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眾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籟也。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此蓋知言之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此蓋恐悸之異。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啟態；此蓋性情之異者。樂出虛，蒸成菌。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無方；自此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言其自生。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

若自有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特崔云特辭也。朕李除忍反兆也。翦七翦反。字或作取下音捨或音趣下皆放此。（索）所百反。可行已信，今夫行者信已可得行也。而不見其形，不見所以得行之形。有情而無形，情當其物故形不別見也。（當）丁浪反下皆同。（見）賢遍反。百骸、○（骸）戶皆反。九竅、六藏，賅而存焉。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也。○六（藏）才浪反。案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大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府。身別有九藏氣，天地人。天以候頭角之氣，人候耳目之氣，地候口齒之氣。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故九。今此云六藏，未見所出。（賅）徐古來反，司馬云備也，小爾雅同，簡文云兼也。吾誰與為親？直自存耳。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此說之則是有所私也，有私則不能賅而存矣，故不說而自存，不為而自生也。○皆（說）音悅，註同。今本多即作悅字，後皆放此。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為哉！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為不足以相治也。相治者，若手足耳目，四支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更）音庚。其遞相為君臣乎？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哉！雖無錯於當而必自當也。○（遞）音弟，徐又音第。（應）應對之應。（錯）七素反，下同。其有真君存焉。任之而自爾，則非偽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皂隸，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人忘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復）扶又反，下同。（喪）息浪反。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言性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群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眾人之所悲者，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夫物情無極，知足者鮮，故得此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故其成功無時可見也。○（鮮）息淺反。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於疲困苶然，不知所以好此之歸趣云何也。○苶乃結反，徐李乃協反，崔音捻，云忘貌；簡文云疲病困之狀。（邪）以嗟反，下同。人謂之不死，奚益！言其實與死同。其形化，其

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哀，則此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芒然此上事，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未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由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芒）莫剛反，又音亡。芒芒昧也。簡文云芒同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舍）音捨，字亦作捨，下同。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者，群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昔至，崔云昔夕也。向云昔者，昨日之謂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強）其丈反。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各有所說，故異於吹。○（吹）如字，又叱瑞反。崔云吹猶籟也。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以為有言邪？然未足以有所定。以為無言邪？則據已有言。其以為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夫言與鷇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鷇）苦豆反，李音殼，司馬云鳥子欲出者也。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惡）音烏，下皆同。（真偽）一本作真詭，崔本作真然。（焉）於虔反。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皆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當）丁浪反。（復）扶又反，後可以意求，不復重出。（見）賢遍反。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更）音庚。欲是其所非而非

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

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而於爲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衆狙之惑因ㄍ自是也○狙公七徐反又緇慮反司馬云狙公典狙官也崔云養狙者也李云老狙也廣雅云狙獼猴芧音序徐食汝反李音予司馬云橡子也朝三暮四司馬云朝三升暮四升也好呼報反下文皆同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鈞本又作均崔云鈞陶鈞也是之謂兩行任天下之是非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無是非乃全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之與無斯不能知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昭音升揺七刀反籥羊灼反昭文司馬云古善琴者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己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而吟或據梧而瞑○枝策司馬云枝柱也策杖也崔云舉杖以擊節梧音吾司馬云梧琴也崔云琴瑟也知音智瞑亡千反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故載之末年崔云書之於今也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言此三子唯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衆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明示衆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於昧然也○堅白司馬云謂堅石白馬之辯也又云公孫龍有堅白之法謂之堅白崔同又云或曰設矛伐之說爲堅白馬之名崔云鼎白黃音黃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昭文之子又乃

終文之緒亦卒不成○綸音倫崔云琴瑟弦也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舍己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宜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恑憰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己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滑古沒反司馬云亂也圖求物反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而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旣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

无不遣而是非自去矣雖然請嘗言之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有始也者有始則有終有未始有始也者謂無終始而一死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有無也者有無而未知無無也則是非好惡猶未離懷○好惡並如字離力智反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俄徐音我確苦角反斯又作澌音賜字忠利反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謂無是非復有謂○復扶又反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胷中也○芥古邁反又音界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夫以形相對則大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

有形不不為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大山為小則天下无大矣秋豪為大則天下无小也无小无大无夀无夭是以蟪蛄不羡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為夀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秋豪如字依字應作毫司馬云兎毫在秋而成王逸注楚辭云鋭毛也案毛至秋而耎細故以喻小也大山音泰殤子短命者也或云年十九以下為殤

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 萬物萬形同於自得其得一也已自一矣理无所言

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言乎 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矣

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 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況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歷尺遽反

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 夫一无言也而有言則至三況尋其末數其可窮乎

無適焉因是已 各止於其所能乃最是也

夫道未始有封 冥然无不在也○夫道未始有封崔云齊物七章此連上章而班固說在外篇

言未始有常 彼此言之故是非无定

為是而有畛也 道无封故万物得恣其分域○畛之忍反郭李音真謂封域畔陌也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 各異便也○有左有右崔本作有在有宥

有倫有義 物物有理事事有宜○有倫崔本作有論有議

有分有辯 羣分而類別也○分如字下皆同

有競有爭 並逐曰競對辯曰爭○爭爭鬭之爭注同

此之謂八德 略而判之有此八德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同於自得也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陳其性而安之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順其成迹而凝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也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 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己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分如字下及注同

曰何也聖人懷之 以不辯為懷耳聖人無懷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己所知以示之

夫大道不稱 付之自稱無所稱謂○稱尺證反注同

大辯不言 已自別也

大仁不仁 无愛而自存也

大廉不嗛 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无所容其嗛盈○嗛徐音謙郭欺簟反李欺玷反又下簟反

大勇不忮 无往而不順故能无險而不往○忮之豉反李云害也

道昭而不道 以此明彼彼此俱失矣

言辯而不及 不能及其自分

仁常而不成 物无常愛而常愛必不周

廉清而不信 皦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真廉也

勇忮而不成 忮逆之勇天下共疾之无敢舉足之地也

五者园而幾向方矣 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无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去矣○园崔音刓徐五丸反司馬云圓也郭音團幾徐其衣反向方本亦作嚮同許亮反下皆放此近附近之近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 浩然都任之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旷然无盈虛之變也○注之樹反

而不知其所由來 至理之來自然無迹

此之謂葆光 任其自明故其光不弊也○葆光音保崔云若有若无謂之葆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膾徐古外反崔云宗膾胥敖二國名也崔云宗一也膾二也胥敖三也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 夫物之所安无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蓬步東反

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无有蓬艾而不光被也

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夫日月雖无私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己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无遠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无不當而我无不怡也○解音蟹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

乎曰吾惡乎知之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无所用其知○惡音烏絶句反頭注同倪五兮反 子知子之所不知王倪徐五稽反李音詣高士傳云王倪堯時賢人也天地篇云齧缺之師惡音烏下皆同 邪曰吾惡乎知之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爲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群才之自當 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都不知乃曠然无不任矣 雖然嘗試言之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魚所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爲不知矣夫蛣蜣之知非於轉丸而笑蛣蜣者乃以蘇合爲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庸詎徐本作巨其庶反郭音鉅李云庸用也詎何也猶言何用也服虔云詎猶未也復扶又反蛣丘一反蜣丘良反爾雅云蛣蜣蜣蜋也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所謂不知者直是不同耳亦自一家之知 且吾嘗試問乎女己不知其正故試問女○女音汝注及下同嘗音常 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此略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偏死司馬云偏枯死也鰌徐音秋司馬云魚名惴之瑞反慄音栗恂郭音荀徐音峻

猨崔云獼也猴音侯便婢面反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此略舉四者以明美惡之无主○芻初俱反小爾雅云秆謂之芻秆音古但反豢徐音患又胡諫反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以所食得名也麋音眉薦牋練反司馬云美草也崔云甘草也蝍子徐反李云蝍且蟲名也廣雅云蜈公也爾雅云蒺藜蝍蛆郭璞注云似蝗大腹長角能食蛇腦蛆音且字或作蛆子徐反李云帶小蛇也司馬云小蛇也蝍且好食其眼鴟尺夷反鴉本亦作鵶於加反崔云鳥也耆市志反字或作嗜崔本作甞其惡烏路反 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此略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无以知所同之必是○猵篇面反徐敷面反又敷畏反郭李音偏狙七餘反司馬云猵狙一名獦牂似猨而狗頭喜與雌猨交也崔云獦牂一名蕃其雄憙與猨雌爲牝牡向云猵狙以猨爲雌也嬙音牆毛嬙古美人一云越王美姬也麗力知反下同麗姬晉獻公之嬖以爲夫人崔本作西施決喜缺反李云疾貌崔云疾走不顧爲決徐古惠反郭音

古穴反驟士救反又在遘反李子遘反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无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殽戶交反徐戶交反李胡茅反本又作淆下同亂也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齧五結反 王倪曰至人神矣无心而无不順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夫神全形具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无蠆介於胸中也○沍戶故反徐又戶冬反李戶故反向云凍也崔云沍猶凋也飄避遙反又符遙反又音 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寄物而行非我動也有晝夜而无死生也 死生无變於己夫唯无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也 而況利害之端乎況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務自來而理自應耳

非從而事之也○瞿其俱反長梧子李云居長梧下因以爲名崔云名丘簡文云長梧封人也夫子向云瞿鵲之師 不就利不違害任而直前无所避就 不喜求求之不喜直取不怒 不緣道獨至者也 无謂有謂有謂无謂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无彼有謂而有此无謂也○稱尺證反 而遊乎塵垢之外○而遊崔本作而施 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熒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无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而不推明也今瞿鵲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爲妙道之行斯亦无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鴞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孟如字徐武黨反孟浪音漫瀾无所趣舍之謂李云猶較略也崔云不精要之貌向云孟浪音漫下孟浪如字徐力蕩反向云孟浪 [illegible] 下孟反黃帝本又作皇帝 [illegible]

亦无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

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

何謂和之以天倪

天倪者自然之分也○和如字崔胡臥反天倪李音崖徐音詣郭音五底反李云分也崔云或作霓音同際也班固曰天研

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

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无辯无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是非之辯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无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曼崔音萬郭武半反衍以善反司馬云曼衍无極也

忘年忘義振於无竟故寓諸无竟

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无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竟如字崔云止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與

罔兩景外之微陰也○罔兩向云景之景也崔本作罔浪景本或作影俗也操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言天機自爾坐起无待无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无極卒至於无待而獨化之理明矣

吾待蛇蚹蜩翼邪

若待蛇蚹蜩翼則无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蚹音附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无邪无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眾形故明眾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无所謝而內无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

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无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无跡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何夷之得有哉○喪息浪反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

栩況羽反崔本作翩李云喜貌

自喻適志與

自快得意悅豫而行○喻司馬崔云快也

不知周也

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无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

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蘧蘧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今之不知胡蝶无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无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无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夫覺夢之分无異於死生之辯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无分也

此之謂物化

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纂圖互註南華真經第一卷二十六終

已而后共諸人所藏乎身不敎而能諭諸人者未之有也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横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不非名善也○知音智下及注同爲于僞反爭善此及下爭名二字依字讀逸扶必反下皆同桀跖之石反桀夏王也跖盜跖也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夫名知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軋於八反又側刮反李云折也崔云夭也亦作軋崔又云或作禮相質禮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夫投人夜光鮮不案劍者未達故也今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強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迕也○矼苦江若江反崔音控簡文云慤實貌彊其兩反註同惡有烏路反下惡不肖及註同崔本作育云賣也鮮息淺反案直更反迕音誤

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適不信受則謂與己爭而反害之○菑音災下皆同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爲明君也苟爲明君則不若死賢臣必往亦不須奇如其不然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无往而可无心而應其應自來則无往而不可也○夭音待若言音突蘇叫反以也惡用音烏若唯无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也○唯如字一音維癸反詔紀句絕若也言崔本作諮音額云咨擊曰諮王公必將乘人絕句而鬭其捷任技也反崔讀若唯无諮王公絕句必將乘人而鬭絕句捷作拔其拔引讀也而目將熒之其言辯捷使人眼眩○熒户扃反向崔本作營音瑩眩玄遍反而色將平之不能復自異於彼也口將營之自救解不暇容將形之心且成之乃且釋己以從彼也○容將形之謂擊跽也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惡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肯變也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未信而諫雖厚爲害且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居下而任上之憂非其事也○關龍逢夏桀之賢臣王子比干殷紂之叔父下以下縷反區紆甫反拊徐句音撫李云傴拊謂憐愛之也崔云猶嘔呴謂養也拂符弗反崔云違也又芳弗反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擠徐子計反又子禮反司馬云毒也一云陷也方言云滅也簡文云排也好呼報反令力呈反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叢才公反扈音户司馬云國名在始平鄠縣即今京兆鄠縣虛如字又音墟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爲厲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衆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正其形而虛其心也○語魚據反下同勉而一言遜而不二也則

可乎曰惡惡可言未可也○惡惡皆音烏下同夫以陽爲充孔揚言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強禦之至也采色不定喜怒無常常人之所不違莫之敢逆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夫頑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己己陵藉而乃以爲欣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案字郞反從七容反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言乃少多死回降之勝也將執而不化故守其本意也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外合而內不訾即向之端虛而勉一耳言此未足以化之○訾向徐音紫崔云毀也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顏回更說此三條也○上時掌反下同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也○蘄音祈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依乎天理推己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

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為也○擎徐其[illegible]反說文云長跪也拳音權疵才斯反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成於今而比於古也古之有也非其言雖教讁之實也○讁直革反[illegible]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寄直於古故无以病我也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也○大音泰徐勑佐反崔本作太諜徐徒叶反向音牒又李云[illegible]崔云間諜也雖固亦无罪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則非無矣化則未也猶師心者也挾三術以適彼非无心而付之天下也○挾户牒反顏回曰吾无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夫有其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也○易以豉反下同易之者暭天不宜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暭胡老反向云暭天自然也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去異端而任獨也○葷許云反[illegible]茹音如[illegible]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未使心齋故有其身○未始得使絕句崔讀以實自回也絕句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心齋之使則无其身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无感其名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入則鳴不入則止[illegible]无門无毒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无毒者也毒治也○毒如字崔本作每云貪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illegible]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則幾矣理盡於斯絕迹易无行地難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无為則易欲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而寓崔本作宏寓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illegible]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无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无知知者也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无至虛之宅无由有化物之實也○知知上音智下如字下句同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夫視有若无虛室者也[illegible]白者日光所照也司馬云室比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吉祥止止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為以應坐之日而馳騖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illegible]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言物无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illegible]○紐女九反崔云系也几蘧徐其居反李云上古帝王[illegible]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illegible]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

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无遷令，无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顏闔將傅衛靈公大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无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无町畦，亦與之為无町畦；彼且為无崖，亦與之為无崖。達之，入於无疵。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見黎向徐戶結反徐又虎結反約束也百圍李云徑尺為圍蓋千丈也十仞小爾雅云四尺曰仞案七尺曰仞崔本作千仞或云八尺曰仞旁十數所具反崔云旁枝也觀古亂反又音官匠伯匠石字也崔本亦作石輟丁劣反廢於謬反又於豔反散悉但反徐悉山反下同液向云拓字向崔本作撥向所祿反下同樠音亦又音夜李莫干反郭武半反司馬云液津液也樠謂脂出樠樠然也崔云黑液出也 故反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

若將比予於文木邪 凡可用之木為文木○見胡薦反女音汝惡音烏下同 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 物皆以自用傷○柤側加反梨力兮反抽由救反徐以救反蓏力果反泄徐以制反 物莫不若是 崔云是本亦作柢音同司馬云打也掊普口反徐方垢反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 數有幾死之患今匠石明之○幾音祈又音機下同數音朔 為予大用 積无用乃為濟生之大用 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若有

則幾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以戲石匠○而幾死之絕句向崔同一讀連下散人為句崔同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 擁腫其以為祥自守不得取於 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 社自無用而已○覺古孝反診徐之忍反向云占夢也 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 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己而見辱病也豈榮之耳非此木求之為社也 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 本自以匠戴之○詬許豆反徐音后厲如字同馬云詬辱也厲病也 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 用為用則雖不為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翦子淺反崔本作前于淺反近附近之近下同 彼以無保為保而衆以有保為保 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 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泊然不為而群才自用者各得其叙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生也以社譽之所以遠也○譽音餘詰同長丁丈反喻以注反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 其枝所陰可以庇蔭千乘○南伯李云即

南郭也伯長也為之白司馬云今梁國睢陽縣是也乘繩證反隱崔云傷於熱也芘本亦作庇必利反又悲位反崔本作芘云芘也藾音賴崔本作賴向云蔭也可以蔭芘千乘也李同蔭於鳩反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天王 材 於白於成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群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夫音符仰而向崔本作仰而視本亦作卷音權軸直竹反解音蟹李云如衣軸之自解也咶食紙反嗅許救反狂酲音呈李云狂如醉也病酲為之于偽反下為之皆同 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有材者未能無惜也○荊氏司馬云地名也一曰里名宜楸崔云荊氏之地宜此三木李云三木文木也拱恭勇反把百雅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上時掌反狙七餘反猴音侯杙以職反又羊植反郭羊力反司馬作弋音八李云欲以繫狙猴也崔本作撥音暎云獮也三圍崔云圍環八尺為一圍麗如字又音礼司馬云小船也又云屋棟也樿本亦作禪音蟬傍薄剛反崔云樿傍棺也司馬云棺之全一邊者謂之樿傍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巫祝解除於此二者必擇其純者用之○解徐古賣反又佳買反注同向古隘反顙息黨反司馬云額也亢司馬云高也額折故鼻高崔云隱也痔除里反司馬云痔創也適河司馬云謂沈人於河祭也○騁伽管反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 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 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此乃不材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為不祥而弗用大祥神人不避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

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惡醜也○惡人惡如字駘音臺徐又音殆它徒何反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明物不由權勢而往○濟乎人之死崔云救也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明非求食而往又以惡駭天下明不以形美故往○駭胡楷反和而不唱非招而致知不出乎四域不役思於分外且而雌雄合乎前夫才全者與物无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林藪○李云禽獸屬也行戶剛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處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以國授之○傳直專反悶然而後應泛然不足以驚其神○悶音門李云不覺貌崔云有頃之閒也應應對之應氾而若辭人爭歸之而辭氾浮劍反下同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食如字也○㹠徒門反李云豚子也崔云豚也嘗使於楚矣使所吏反本亦作遊本又作適㹠徒門反食音嗣又如字簡文同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己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之以情類苟亡則雖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眴本亦作瞚音舜司馬云驚貌崔云目動也李云目動也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形者才德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翣者武之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翣將安施○翣所甲反翣資李云資送也有本作翣飾音山不先人墳墓也刖者之屨無為愛之所愛屨者為足故也○為愛于偽反耳皆無其本矣翣者以武為本屨者以足為本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全其形也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恐傷其形○復使扶又反崔本作不得復使天子云不使人侍也一本作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猶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爾而況全德之人乎德全而物愛之宜矣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其理固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凡所不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付之而自當矣○舍音捨日夜相代乎前夫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任之○舍音捨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奈之何哉故不足以滑和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滑音骨又戶八反不可入於靈府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至足者不以憂患經神若皮外而過去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苟使和性不滑靈府閒豫則雖涉乎至變不失其兌然也○兌徒外反李云悅也使日夜無郤泯然常任之○郤去逆反李云閒也而與物為春羣生之所賴也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順四時而俱化○司馬云接至道而和氣在心也李云接萬物而施生順四時而俱作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也其可以為法也天下取正焉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內保其明外無情為玄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德者成和之脩也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

纂圖互註南華眞經卷第三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无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

太宗師 二卷 三

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

太宗師 二卷 四

音亡下同而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大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為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耶○譽音餘注同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塊苦怪反又苦對反徐胡罪反佚音逸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方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固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壑火各反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不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揭其列其謁二反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揭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遯徒困反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未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耶○犯音範下及注同其為樂可勝計邪本非人而化為人化為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勝音升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夫聖人遊於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效崔本作校同古卯反本又作夭於表反簡文於橋反云異也○[illegible]詩照反○[illegible]音鄙本亦作鄙將呂道反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此又同萬物而與化為體故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夫道

有情有信無為無形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有常無之信故無形也可傳而不可受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傳直專反注同可得而不可見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明無不待有而無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老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高在深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可謂老也○大音泰之先一本作先之崔本同○狶[illegible]反[illegible]反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道無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為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己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為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己為也而為之則傷其生也○狶韋氏許豈反郭褚伊反李音豕司馬云上古帝王名○挈苦結反郭苦係反司馬云要也[illegible]崔本作伏犧氏○襲氣母司馬云襲入也[illegible]元氣之本○維斗李云此斗所以為天下綱維[illegible]古猶言常也○忒他得反[illegible]崔本作代○堪坏徐扶眉反郭孚坏反崔作邳同司馬云堪坏神名人面獸形淮南作欽負○崑崙或作崐崘同音昆下力門反崑崘山名○馮夷司馬云清泠傳曰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一云渡河溺死大川河也崔本作泰川○肩吾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大山泰又如字○黃帝崔云得道而上天也○顓音專頊許

音蹁崔以貝以屬上句 跰𨇤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夫任自然之變者无嗟也與物化耳〇跰步田反下悉田反崔本作邊司馬云病不能行故跰𨇤也〇鑑古暫反崔云嗟乎此予與邊句 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浸漸也夫體化合變則无往而不因无因而不可也〇女音汝下同惡音烏下同亡如字讀則連亡字為句予何惡烏路反下及註間一音如字浸子鴆反向云漸也以求時夜本亦作伺司馬云時夜司夜謂雞也彈徒旦反鴞于驕反又音五驕反炙之夜反 且夫得者時也 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 失者順也 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一不能自解則眾物共結之矣故能解則无所不解不解則无所而解也〇縣音玄解音蟹下及註同向云縣解无所係也 且夫物不勝天

久矣吾又何惡焉 天不能无晝夜我安能无死生而惡之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犂往問之曰叱避无怛化 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死亦宜无為怛之也〇喘喘川轉反又尺軟反崔本作惴惴〇環本亦作還音患李云繞也〇犂力兮反叱昌失反怛丁達反又丁但反崔本作靼音怛李云驚也 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 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〇倚於綺反 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 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為彼〇彼近如字悍本亦作捍胡旦反又音干說文云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理常俱也 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為時自生耳務而有之不亦妄乎〇鏌音莫鋣以嗟反鏌鋣劍名 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故明己之无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天地可也〇惡音烏 成然寐蘧然覺 寐寤自若不以死生累心〇成然如字下同蘧音渠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无相與相為於无相為 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官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无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无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卹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為一體者无愛為於其間也 孰能登天遊霧撓挑无極 无所不任〇撓而小反郭音堯又如字挑徒了反又作兆李云撓挑猶宛轉也 相忘以生无所終窮 忘其生則无不忘矣故能隨變任化俱无所窮竟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若然者豈友哉蓋寄明至親而无愛念之近情也 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 人哭亦哭俗內之跡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至也〇莫然如字崔云定也有間如字崔本作巾編必綿反相和胡臥反猗於宜反崔云辭也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

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閒也○鄉許亮反本又作嚮下同復扶又反泊白博反[illegible]是殆見吾衡氣機也无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闚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闚去規反鯢五兮反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illegible]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雖變化无常而深根寧極也○失而走[illegible]吾與之虛而委蛇無心而隨物化○委於危反蛇以支反委蛇至順之貌不知其誰何汎然無所係也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為弟徐音頹[illegible]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illegible]於事無與親唯所遇耳彫琢復朴去華取實○彫音[illegible]塊然獨以其形立外飾去也○塊苦對反[illegible]紛而封哉雖動而真不散也○封[illegible]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無為名尸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無為謀府使物各自謀也無為事任付物使各自任無為知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知音智註同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也而遊無朕任物故無迹○朕直忍反崔云兆也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而無見得不見得則

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能任群實至人之用心若鏡鑒物而無情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來即應去即止○藏如字本又作臧亦同故能勝物而不傷物來即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勞神之累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為者敗之○儵音叔李云喻有象也忽李云喻無形也渾胡本反崔云渾沌無孔竅也李云清濁未分也此喻自然簡文云儵忽取神速為名渾沌以合和為貌神速譬有為合和譬無為[illegible]叫反說文云孔也七日而渾沌死崔云言不順自然強開耳目也

纂圖互註南華真經卷第三

也卽反李云吐藁反同馬云欲皃李云自失皃[illegible]之二反又猪立
反又敕列反李云不動皃[illegible]本又作儋素口反同馬云[illegible]溝反同馬云
長者䄂[illegible]丁歩反李云止也[illegible]況于反亦作吁[illegible]亦字
崔本作結音結[illegible]旋劣反[illegible]名也本作[illegible]者非 猖狂不
知所往 而自得所往也 遊者鞅掌以觀无妄 夫内足者斉皆自正也○鞅於丈反
毛詩傳云鞅掌失容也今此言自得而正也 朕又何知 以斯已也 雲將曰朕也自
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
放也 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彰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為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效方往反效也注同 願
聞一言 鴻蒙曰亂天下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 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 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 以离其所以靜出
災及草木禍及止蟲 皆坐而受害也○止蟲崔本作正蟲[illegible]才計反[illegible]如字本亦 意治
人之過也 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意音[illegible]本又作噫下皆同 雲將曰然則吾柰
何 鴻蒙曰意毒哉 言治人之過深 僊僊乎歸矣 僊僊坐起之皃嫌不能遺[illegible]然通放之

嘗使歸○ 僊音仙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 鴻蒙曰意心養
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 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
爾聰明倫與物忘 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闇付自然則无為而自化矣○墮許規反 大同
乎涬溟 与物无際○涬户頂反又音幸溟亡頂反同馬云涬溟自然氣也 解心釋神莫然
無魂 坐忘任獨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不知而復
乃真復也 渾渾沌沌終身不離 渾沌无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渾户本反沌徒本
反離力智反下及注皆同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知而復之乃不復矣 無問其名無
闚其情物故自生 闚問則失其自生也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
以默 知而不默常自失也 躬身求之乃今也得 再拜稽首起辭而
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 同
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 心欲出羣

為衆携也○為于偽反 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常出乎衆哉 衆皆以出為心
故所以為衆人也若我亦欲出乎衆則与衆無異而不能相出矣
夫衆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獨无往而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為衆主
也 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 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
不因衆則衆之千万皆我敵也○因衆以寧所聞因衆人之所聞也若
見委而任之則自寧安不如衆技音其綺反衆以共役我之知達
矣安得而不自困哉 衆人衆人之技多於我 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
利而不見其患者也 夫欲為人之国者不因衆之所為而以己為之者此為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
見己為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為之哉因天下之自為而任耳○攬音[illegible]本亦作覽 此以人之國僥
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
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与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己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
矣己豈能故一身故不成而万方有餘喪矣○僥古堯反徐古
了反倖[illegible]或作倖[illegible]音幸一云僥倖求利不止之皃○幾居豈反徐巨
幾反喪息浪反下及注同[illegible]如字又扶問反 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

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 不能用物而為物用即
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 而不物故能物物 夫用物者不為物用也不為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
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 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
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 用天下之自為故馳万物而不窮 獨往獨來是謂
獨有 人皆自異而己獨羣遊斯乃独往独来者也独有斯独可謂独有矣 獨有之人是之謂
至貴 夫与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心則虽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
一物耳非独有者也未能独有而欲饕窃轩冕冒取非分衆豈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饕叶刀反窃广報反又亡北反 大人
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 形声也大人之教影響也○響許丈反 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 使物之所懷各得自
盡也 為天下配 問者為主應者為配 處乎無響 寂以待物 行乎無方 隨物轉化 挈
汝適復之撓撓 撓撓自動也提挈万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无為之至也○挈苦結反廣雅云

撓也撓而小反以遊無端而與化俱故无端出入無旁玄同无表與日無始與日俱新故無始也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其形容與天地无異大同而無己有己則不能大同也無己惡乎得有有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无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惡音烏觀古亂反又反覩有者昔之君子能美其名者耳覩無者天地之友覩无則任其獨生也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凌直更反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為故不可不為但當因任耳○匿女力反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麤而不陳妙事哉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當乃居之所以為遠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親則若偏故廣乃仁耳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中者順也順其性而高也一而不可

不易者道也事之下者雖一非道說不一哉○易以豉反下註同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執意不為雖神非天況不神哉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順自為而已成於德而不累自然為高會也出於道而不謀不謀而一所以為易會於仁而不恃恃則不廣薄於義而不積率性居遠非積也應於禮而不諱自然應禮非由忌諱接於事而不辭事以理接能不自任應而動而無所辭讓○應應升反齊於法而不亂御粗以妙故不亂也恃於民而不輕恃其自為不輕用也○因於物而不去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夫為者豈足以為哉自然此為故不得而止也○物者莫足為也分外也而不可不為分內也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也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能虛己以待物則事事失會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在上而任物之自為也有為而累者人

道也以有為為累者不能率其自德也主者天道也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臣者人道也各當所任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君任无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與焉音預不可不察也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纂圖互註南華真經卷第四

纂圖互註南華真經卷第五

莊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音義曰以事名篇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无為為之之謂天，无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无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无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物焉。故其

與萬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供音恭本亦作恭字反又如字)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皆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崐崘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赤水李云水在崐崘山下○崐音昆崘音論○玄珠司馬云道真也)使知索之而不得使喫詬(言用知不足以得真○知音智註及下音同○詬苦豆反下同)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聰明喫詬失真愈遠○喫口豆反司馬云喫詬多力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然即真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謂為天子○齧五結反缺丘悅反倪五兮反被音披)吾藉王倪以要之(欲因其師以要而使之○要一遙反注同)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圾危也○圾本又作岌五急反又五合反郭李云危也)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聰敏過人則使人跂之而喪於人也○數音朔)又乃以人受天(用知以求復其自然)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夫過生於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去起呂反強其丈反)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无天(若與之天下彼且遂使後世任知而失真)方且本身而異形(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將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萬物乖矣○且如字凡言方且者皆放此方將有所為也)方且尊知而火馳(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方且為緒使(將興後世事役之端)方且為物絯(將遂使後世拘牽而制物○絯徐戶八反廣雅云束也與繫義同今用音)方且四顧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上務○令力呈反)方且應眾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仁以應宜也)方且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能自得於內)而未始有恒(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其事類可得而祖效)可以為眾父而不

可以為眾父父(眾父父者所以迹也)治亂之率也(言非但治主乃為亂率○治直吏反注同○率色類反注同又色律反)北面之禍也(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以禍之)南面之賊也(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殺音試本又作弒注同)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物皆得所而志定也○華胡化反又如字司馬云地名也封人守封疆人也○嘻音熙祝之又反女音汝後同)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寄之天下故无事也)夫聖人鶉居(无意而期安也○鶉音淳鶉居謂无常處也又云如鶉之居猶言野處)而鷇食(仰物而足○鷇口豆反食音嗣爾雅云生哺鷇鷇食者言仰物而足也)鳥行而无彰(率性而動非常迹也)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天下无道則脩德就閒(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閒也故無為而无不為者非不閒也○閒音閑注同)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理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僊也○僊音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氣之散无不之)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

其所由然（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為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悶然無迹履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illegible]）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溟涬甚貴之謂也[illegible]）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夫用時之所用者乃[illegible]）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illegible]○圃布戶反又音布[illegible]畦戶圭反[illegible]隧音遂[illegible]搰苦骨反[illegible]）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illegible]）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illegible]）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illegible]）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也[illegible]）不知復有夫人也（[illegible]）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illegible]）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脩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汒莫剛反[illegible]）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謷五羔反[illegible]）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以其背今向古羞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illegible]）識其一不知其二（徒識修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易以豉反）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其外內為異而偏有所治哉）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玄同孰識之哉所識者常識其迹耳）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

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明○中下仲反大匠或云天子也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淡徒暫反 故帝王聖人休焉 未嘗動也 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倫理也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不失其所以動 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無為也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巍魚歸反與音預 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俞羊朱反廣雅云喜也又音喻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 尋其本皆在不為中來 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此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處昌呂反下同 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彌無為而彌尊也○閒音閑 靜而聖動而王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無為也而尊 自然為物所尊奉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夫天天所以撫人也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天樂適則人樂足矣○樂音洛下同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為戾 變而相雜故曰齏也自齏耳非吾師之暴戾○齏子兮反戾力計反暴也 澤及萬世

不為仁 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 長於上古而不為壽 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長丁丈反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 巧者為之妙耳皆自爾則無所稱巧○覆芳服反 此之謂天樂 忘樂而樂足○樂音洛章內同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動靜雖殊無心一也 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 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王往況反注及下王天同祟雖遂反徐息類反李云禍也 一心定而萬物服 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 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莫先於天樂而已○畜許六反注同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 不足者汲汲然欲為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為臣亦有餘也 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 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之為者亦有用之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今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 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 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咨不得

付其所能，各當其分，則事不得不成，己功不得不著。群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冥然無爲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自爲，斯乃所爲而無不爲者也。故上之无爲則用下，下之无爲則自用也。○好音[illegible]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功自彼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乎天地之無爲也。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而運動，則五事不振而自舉。自覺○[illegible]反，下同。同，一音如字。云此[illegible]治道直東[illegible]之經也。殺之道同。衰音催○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先者本也。[音義]絰，田結反。殺，所界反。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少，詩照反。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區，曲俱反。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倫所尚也。○[illegible]反。[音義][illegible]

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所以取道，爲有序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

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illegible]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得分而物物之形各當其名也。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illegible]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除也。省，息井反。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各以得性爲是，失性爲非。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末極於賞罰。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官各當其才也。仁賢不肖襲情，各自行其所能之情。必分其能，無相易業。○分，方云反。必由其名。名當其實，則由名而實不濫也。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illegible]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治人者必順序。○[illegible]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治道先明天，不爲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其先後之序耳。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illegible]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寄此事於群才，乃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無告者，所謂頑民也。○敖，五羔反。不廢窮民，恆加恤也。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音義][illegible]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日月照而四時行，若

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此皆不爲而自然）。堯曰：膠膠擾擾乎（自嫌有事。○膠膠，交卯反，司馬云和也；擾擾，如小反，司馬云柔也。崔云：膠膠擾擾，動亂之貌）！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

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也）無私焉，乃私也（世所謂無私者，釋己而愛人……）。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皆已自足）。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不待於兼愛也）；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無由得之。○偈偈，居謁反，又巨謁反）？

意，夫子亂人之性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念之則亂真矣）。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之者，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恆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雁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

正人也 ……樂之……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无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定於无爲也）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无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音義曰以義名篇天運司馬作天員）

天其運乎（不運而自行也）地其處乎（不處而自止也）日月其爭於所乎（不爭所而自代謝也）孰主張是孰維綱是（皆自爾）孰居無事推而行是（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无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二者俱不能相爲各自爾）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祒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商大宰蕩問仁

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無親者，非薄德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大音泰，下文大息同。宰，司馬云：大宰，官也。蕩，字也。藏，才浪反。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焉。○蕩，一本無蕩字。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郢，以井反，又以政反，楚都也，在江陵北。冥，司馬云：北海山名。遠，于萬反。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眾務自適，群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易，以豉反，下皆同。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泯然常適。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失於江湖，乃思濡沫。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并，必領反，棄除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至富，國財并焉；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至願，名譽并焉。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是以道不渝。去華取實故也。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北門成，人姓名也。懼，如字，或作懼，音同。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徵，知里反。大音泰。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順而不奪，則至樂全。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蟄，直立反。霆，音庭，又音挺。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運轉無極。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僨，方問反。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用天之道。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至樂之道，無不周也。○阬，苦庚反。塗郤守神，塞其兌也。○郤，去逆反。以物為量。大制不割。○量，音亮。其聲揮綽，所謂闡諧。其名高明。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是故鬼神守其幽，不離其所。日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上住也。流之於無止。隨變而往也。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闇然恣使化去。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弘敞無偏之謂。○儻，敕黨反。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為也。○槁，苦老反。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屈，求勿反。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息也。○委，於危反。汝委蛇，故怠。

徐如字瓶以支反又作洏徐音絶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 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 調之以自然之命 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 故若混逐叢生 混然無系隨叢而生○叢才公反 林樂而無形 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非中故无別形○樂音洛亦如字 布揮而不曳 自布耳○揮音輝廣雅云振也 幽昏而無聲 所謂至樂 動於無方 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 居於窈冥 所謂窈冥至極○窈烏了反 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從不主常聲 隨物變也 世疑之稽於聖人 明聖人應非世唱也○稽古兮反 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故有情有命者 真不肯為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 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 無言而心說 心說在適不在言也○說音悅注同 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焱必遥反本亦作炎苞音包本或作包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 [illegible]故是祟耳○祟雖遂反 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 迹稍滅也 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以無知為愚愚乃大和也○[illegible]而弗聞大學心不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莊大道篇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 芻狗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師金李云師魯大師也金其名也芻狗李云結芻為狗巫祝用之篋音成下同衍以善反本或作筵書反聊怡面反李云笥也盛狗之物也司馬云合也齋側皆反本亦作齋蘇李云蘇草也取草者得以炊也案方言云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蘇史記云樵蘇後爨注云蘇取草也爨七亂反寢反且如字徐子餘反數音朔眯李音米又音美字林云物入眼為病也司馬云厭也音一琰反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 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樹懸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推叶回反又如字下同蘄音祈下同蘄者祈求也無方之傳直專反下注同司馬云方常也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期於合時宜應治而已○桔音結槔音羔治直吏反注同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柤側加反柚由救反 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 況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齕音紇又恨發反齧五結反挽音晚慊苦簟反李云足也本亦作慊音同矉扶真反又扶人反通俗文云蹙頞曰矉其里紀力

變化。不談本亦作不言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因任无方自然已足子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強哭。[illegible]許劫反合也見賢遍反本又作賜也倨居慮反[illegible]三王本亦作三皇[illegible]

[illegible]作是也[illegible]作三皇[illegible]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詬魚豪反下同殺其丈反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殺降也言親疏有降殺。爲于僞反注同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教之速也。孕以證反不至乎孩而始誰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孩亥才反說文云笑也別彼列反下同則人始有夭矣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此言兵有順則天下不能不有已有不順故也殺盜非殺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大聖寄物而人人自別所人自爲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亂。種章勇反注同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駭胡楷反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今之以女爲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无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何言哉斃弊生於理故无所復言。復扶又反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

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以弊故也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无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毁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爲談矣。[illegible]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

以迹哉所以迹者眞性也夫任物之眞性者其迹則六經也。奸音干[illegible]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illegible]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illegible]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illegible]類自爲雌雄故風化[illegible]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illegible]苟得於道无自而不可[illegible]失焉者无自而可[illegible]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

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孺鵲孺如俞反李云孚乳而生也傅音附又音付本亦作傅直專反沫音末司馬云傅沫者以沫相育也一云傅口中沫相與而生子也細要一遥反司化蜂之屬也司馬云大取桑蟲祝使似己也案即詩所謂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親幼故啼也○舍音捨長張丈反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纂圖互註南華真經卷第五

纂圖互註南華真經卷第六

莊子外篇刻意第十五音義曰以義名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爲逍遥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无所執爲也○刻意司馬云刻削其意也案謂削意令峻也廣雅云意志也行下孟反[illegible]力者反[illegible]反怨紆避反誹非謂反徐音非李云非世无道怨己不遇也亢若浪反李云窮高曰亢槁苦老反赴淵司馬云枯槁若鮑焦介推赴淵若申徒狄好呼報反下及注皆同[illegible]直吏反下同[illegible]閒音閑下同劉本或作靜同呴況于反字亦作[illegible]許[illegible]反吐故納新李云吐故氣納新氣也熊經若熊之攀樹而引氣也鳥申如字鄭音信同司馬云若鳥之頻申也道引音導下同李云導氣令和引體令柔數所主反[illegible]其斯反焉於虔反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所謂自然无不忘也无不有也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若昧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若鳥已以爲之則不能无極而衆惡生○澹大暫反徐音談然一本作澹而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爲自行而自行自成者聖人也○行下孟反下及篇末皆同故曰夫恬惔寂漠虛无无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非夫寂漠无爲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也○惔大暫反徐音談下皆同質[illegible]也漠息寂反

刻意六卷

義也而義功著焉）義明而物親忠也（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疎）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 ○樂音洛注同）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 ○行下孟反注同下以行小行注行者行立皆放此）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 ○徧音遍）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冒莫報反崔云覆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已 ○混胡本反芒莫剛反崔云混混芒芒未分時也澹徒暫反）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物皆自然故至一也）逮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能無為而羨無為之迹故致斯弊也）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世已失一祇可偕順而不推順之而已 ○燧音遂）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安之於其所安而已）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 ○澆古堯反本亦作澆淳常倫反本亦作純）離道以善（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 ○離力智反）險德以行（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然後去性而從於心（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心與心識（彼我之心競為先識無復任性也 ○心與心識如字崔本作職云彼我之心競為先職）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忘知任性斯乃定也）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博者心質之飾也）文滅質博溺心（溺乃歷反郭奴學反）然後民始惑亂无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初謂性命之本）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 ○喪息浪反下及注皆同）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若不貴乃交相興也）道无以興乎世世无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而興由无貴也）隱故不自隱（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祇所以交喪也 ○見賢遍反謬靡幼反祇音支）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此澹漠之時也）則反一無迹（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无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此不能澹漠之時也）則深根寧極而待（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且斯道之所以不喪也）此存身之道也（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真知而已）不以知窮天下（此澹泊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德而已）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危然獨正之貌 ○危然如字郭云獨正之貌司馬本作蛫云獨立貌）道固不小行（坦然何反）德固不小識（小識鄙識也）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无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 ○樂音洛注下皆同）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无以益其樂而已矣（全其內而足）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 ○儻吐黨反本又作倘）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崔本作禦）故不為軒冕肆志（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不為窮約趨俗（曠然自得不覺窮之在身）其樂彼與此同（彼此謂軒冕與窮約）故无憂而已矣

大歡之（喜也）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營外虧內，其置倒也。○倒，丁老反。崔云：喪其性命而不覺也。包云：以外易內，可謂倒置）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音義曰：借物名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言其廣也。○秋水，李云：水生於春，壯於秋。白虎通云：水，準也。灌，古亂反。涇，音經。司馬云：涇，通也。崔本作徑，云：直度曰徑。又云：字或作涇。涘，音俟，涯也。渚，音煮。司馬云：水中可居曰渚。釋名云：渚，遮也，能遮水使從旁回也。崖，字又作涯，亦作漄，並同。辯，別也。言廣大，故望不分別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尚之情無為乎其間。○河伯，姓馮，名夷，一名冰夷，一名馮遲，已見大宗師篇。一云：姓呂，名公子，馮夷是公子之妻。北海，海神名也。一云：東海之北是也。旋，似全反。盳，莫剛反。又音望，本亦作望。洋，音羊。司馬崔云：盳洋，猶望羊，仰視貌。向若，徐音餉，許亮反。說文云：若，海神。司馬云：若，海神。聞道百，李云：萬分之一也。今我睹子，本或作今睹我。崔本作今睹，云：睹，大也。大方，司馬云：大道也。分，扶問反，後同）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鼃，本亦作蛙，戶蝸反。司馬云：鼃，水蟲。拘於虛，司馬云：虛，本亦作墟。曲士，司馬云：鄉曲之士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矣。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跂，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所在，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豪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豪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竟，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尾閭，司馬云：泄海水出外者也。一名沃燋，在東大海之中。川名。縣，音玄，下同。奚，音兮。又於良反。竟，音境）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跂。○礨，力罪反，向同。崔音壘。李力對反。空，音孔。礨空，小穴也。李云：小封也。一云：蟻冢也。稊，徒兮反。司馬云：稊米，小米也。李云：稊草也。案：郭注爾雅，以稊似稗。稗，音蒲賣反。大倉，音泰。卒，尊忽反。司馬云：眾也。崔子恤反，云：盡也）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不出乎一域。○五帝之所連，司馬云：謂連續仁義也。崔云：連，續也。本亦作五帝之所運。爭，爭鬥之爭。任士之所勞，李云：任能之士也。勞，勞服也）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物物各有量），時無止（死與生皆時行），分無常（得與失皆分），終始無故（日新也）。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

秋水　六之七

而不寡各自足也大而不多亦无餘也知量无窮攬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證曏今故曏明也今故猶古今○曏許亮反崔云往也向郭也明也又盧丈反故遙而不悶遙長也掇而不跂掇猶短也○遙羊照反跂知字一本作企下注亦然知時无止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悶短故為跂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无常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明乎坦塗死生者日新之正道也○坦吐但反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說音悅禍五各反舍音捨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所知各有限也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生時各有年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毫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倪五佳反徐音詣郭五米反下同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无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无也庸詎知无形而不可圍者哉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垺李普回反徐音孚字或作郛也郭芳尤反崔音殷也便婢面反徐扶面反注同此勢之有也若无形而不可圍則无此異便之勢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有精粗矣故不得无形○粗七胡反下同无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唯无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无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後至焉○論如字能論本或作諭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大人者无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不多仁恩无害而不自多其恩動不為利應理而動而理自无害○為于偽反不賤門隸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措七故反貨財弗爭不多辭讓各使分定事焉不借人適中而已各使自任不多食乎力足而已不賤貪汙理自无欲行殊乎俗已獨无可无不可所以與俗殊○行下孟反下之行同不多辟異任理而自殊也○辟匹亦反為在從眾從眾之所為不賤佞諂自然正直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外事不接於心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故玄同也聞曰道人不聞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至德不得得者生於失也物各无失則得名去也大人无己任物而已○无己音紀約分之至也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无貴賤各自足也○惡音烏下同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者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斯所謂倒置也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所大者足也所小者无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无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无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稊徐徒兮反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則萬物莫不无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則功分定矣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脣齒脣齒者未嘗相為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也

相无者也故因其自為而无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无矣因其不可相无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无時可定也○目為于偽反註內目為相為皆同餘如字

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 物皆自然故无不然物皆相非故无不非无不非則无然矣无不然則无非矣无然无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 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之噲音快又古邁反又古會反之噲燕相子之也噲燕王名也司馬云燕王噲用蘇代之說效堯舜讓位于子之三年而國亂齊宣王伐之殺噲子之○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白縣尹僭稱公作亂而死事見左傳哀公十六年

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 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梁麗司馬李音禮一音如字司馬云梁麗小船也崔云屋棟也○窒珍悉反李云塞也崔李同說文云騏音其驥音冀驊戶花反騮音留李云騏驥驊騮皆駿馬也捕音步本又作搏徐音付狸力之反狌音姓向同又音生崔本作鼬由又反○技其綺反○鴟尺夷反崔云鵂鶹鵂音休○撮七括反崔本作最○蚤音早說文云蚤齧人跳蟲也淮南子云鴟夜撮蚤察分毫末許慎云鴟夜取蚤不見丘山也司馬本作蚤音文云鴟鵂夜取蚤食今鄭本亦有作蚤者崔本作爪云鵂鶹夜聚人爪於巢中也○瞋尺夷反又尺真反向云張眼反司馬云張也崔音眩又師慎反本或作瞋

故曰蓋師是而无非師治而无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失我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亂然物无定極我无常適殊性異便是非无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是非无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蓋如字是或云師順也○治直吏反注皆同

是猶師天而无地師陰而无陽其不

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 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舍音捨下同

帝王殊禪三代殊繼 [音]子孫繼韋上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其或小之故順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篡初患反取也下如字女惡音汝後放此下音烏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貴賤之道反覆相尋○反衍以戰反崔云無所貴賤乃反為美也本亦作畔衍李云猶漫衍合為一家也

無拘而志與道大蹇 自拘執則不夷於道○與道大蹇紀偃反本或作與人道大蹇崔本蹇作沉云猶合也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 隨其分故所施無常○謝施如字司馬云謝代也施用也崔云不代其德是謂謝施

無一而行與道參差 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參初林反差初宜反

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 公當而已○嚴魚檢反又如字

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天下之所同求○繇音由

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 泛然無所在○泛孚劒反畛之忍反域于逼反崔音于目反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 掩御羣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疏而承翼哉

是謂無方 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

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莫不皆足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死生者無窮之變耳非終始也

不恃其成 成無常處

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 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

年不可舉 欲舉之令去而不能○令力呈反

時不可止 欲止之使停又不可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變化日新未嘗守故○[音]易豐卦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 但當就用耳

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故不可執而守

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以其

自化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藏才浪反）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也）非謂其薄之也（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薄如字崔云薄謂以為輕也）言察乎安危（知其不可逃也）寧於禍福（安乎命之所遇）謹於去就（知去就之非己）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云知天人之所為者皆知之盛也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德在乎天（蹈其自然之則）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此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行如字）蹢躅而屈伸（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蹢直亦反躅丈錄反又音濁伸音申）反要而語極（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要於妙反）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故曰無以人滅天（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無以故滅命（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乎）無以得殉名（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真在性分之內）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知慮魄然忘其所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也○夔求龜反一足獸也李云黃帝在位諸侯於東海流山得奇獸其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即風雨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殺之取皮以冒鼓聲聞五百里蚿音賢又音玄司馬云馬蚿蟲也）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群材之所為使群材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俱不為也）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情各有所安）

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聖人則无所不安。○難乃旦反 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命非己制故无所不怵也夫安於命者无往而非逍遥矣故雖匡陳羑里无異於紫極閒堂也○閒音閑 无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illegible]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先進篇子畏於匡顔淵後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无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此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 [illegible] 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 明大之不游於小非樂然 [illegible] 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以小羨大故自失 [illegible]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 物各有分不可相希慕 [illegible] 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无南无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无東无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 言其無不至也 [illegible] 闐反廣雅云蹈也跐亦履也司馬云測也大皇音泰奭音釋 [illegible] 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 大游無窮若求察辯所得○索所白反 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 非其任者去之可也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以此效彼兩失之○壽陵司馬云壽陵邑名未應丁夫爲餘子邯鄲趙國都也邯音寒鄲音丹匍音蒲匐蒲北反又音服 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

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性各有所安也○曳以制反司馬云梁水也李音祛反巨劫反又渠水 鴟尚同鳥晡反或音同藏之李云藏之以當權也以刊 惠子相

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

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搜所求反李悉溝反云索也說文云求也 揚灼欲陷○相息亮反下同梁惠王所立國名或作擄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

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

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

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言物各有所好不同顆各有極○鵷於袁反鶵仕俱反李云鵷鶵鸞鳳之屬也醴泉音禮李云泉甘如醴 恐其奪己也詩箋云以口拒人曰嚇嚇許嫁反又許伯反司馬云嚇怒其声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

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

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欲以起明相知之義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濠水本亦作豪音同司馬云濠水名也石絕水曰梁鯈音條說文直留反李音由白魚也爾雅云鮂黑鰦即白鯈也一音篠從容七容反樂音洛注下同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

樂全矣 舍其本言而給辭以難也○難乃旦反 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

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女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復扶又反處昌慮反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 旨義曰以至樂名篇樂音洛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有樂邪而至樂無歡以為有樂無身以存而無憂○樂音洛下至樂以樂耳

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為而任其所遇者乃全耳○惡烏路反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

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

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

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

哉 凡此皆失性之所好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 內其形者知足而已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 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

為形也亦遠矣 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貴是我物遺是我樂也○惛音昏又音門

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

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

矣足以活人 善則過當故不周濟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蹲循中庸之
蹲音存又七旬反郭音存又逡巡反循音旬又音巡爭爭鬥之爭下同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

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 故當緣督以為經也 今俗之所

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

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 舉群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誙誙戶耕反徐苦耕反又胡鏗反李云趣死貌崔云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為誙誙本又作硜

而皆曰樂者吾

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無懷而恣物耳 果有樂無有哉吾以

無為誠樂矣 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

樂至譽無譽 俗以鏗鏗為樂美善為譽○譽音餘 天下是非果未可

定也雖然无爲可以定是非（我无爲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自然无爲則吾身近乎存也○幾附近之近）請嘗試言之天无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皆自清寧耳非爲之所得○寧本作得老子三十九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不爲而自化故皆化若有爲則不能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皆自化耳亦不知所出也○芒呼光反芴音忽下同）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无有爲之象）萬物職職皆從无爲殖（皆自殖耳○萬物職職司馬云職職繁殖貌）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皆自爲耳）人也孰能得無爲哉（得无爲則无樂而樂至矣）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未明而慨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噭古弔反又古堯反司馬云感也又音慨巨室司馬云以天地爲室也噭古弔反又古堯反）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无情故能无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絶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竟矣○支離叔滑介叔）

（崔本作滑介音界叔李云支離忘形滑介忘智言二子乃識化也冥伯之丘李云丘名喻杳冥也○崐力門反崘音倫司馬本作胕音趺云胕足上也蹶居衛反動也惡之烏路反後皆同下亡音无）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髑音獨髏音樓髐苦堯反徐又許堯反李呼交反司馬云白骨貌有枯形也撽苦弔反又古的反說文作擊云旁擊也捶之累反又之睡反馬捶也遺唯季反醜尺九反援音袁枕之鴆反又如字矉本又作顰同子六反蹙子六反頞李云矉蹙愁貌復扶又反）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褚張呂反綆格猛反汲居及反適丁歷反）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

至樂　六卷十九

郭於禹反李於付反又其禹反徐良付反承一本作疾蜩音條蟬也掇丁活反拾也五六月司馬曰黏蟬時也累丸下同司馬云謂累之於竿頭也錙側其反銖音殊　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停審之至故乃無所復失吾處身也若厥株拘[illegible]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不動之至○[illegible]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遺彼故得此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illegible]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沒人謂能鶩沒於水底[illegible]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

莊七　三

善游者數能忘水也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illegible]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illegible]惡往而不暇[illegible]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illegible]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illegible]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illegible]吾子與祝腎游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

達生

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illegible]仲尼曰無入而藏藏之此過於入也無出而陽陽之此過於出也

莊七　四

柴立其中央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三者若得其名以極[illegible]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illegible]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illegible]

達生

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謂匹帛也○桑雽音戶本又作雩音于李云桑姓雽其名隱人也或云姓桑雩名處伐樹於衛一本作伐樹於宋削迹於衛假人之亡反何与音餘下放此殷古雅反李云國名林回司馬云殷之逃民之姓名崔音子六反一音子億反布謂貨財也）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無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甘以絕（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彼無故以合者則不故以離（夫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醴音禮記表記君子之節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

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去飾任素故也○無挹音揖李云無所執持也云起呂反）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因形率情不矯之以利也○真司馬本作直泠音零司馬云泠曉也謂以真道曉語禹也今文或作乃命又作令人中充欲也）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任朴而直前也）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朴素足）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者不能眄睨）

音南木名豫章音章攬音覽蔓音萬郭武半反王長其間司馬云長也弄音……羿古之善射者蓬蒙羿之弟子眄莫練反睨五計反

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皆自然）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偕之偕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非己求而取）吾命有在外者也（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有心而求於取之而已）君子不為盜賢
賢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

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避禍之速自今之所不宜處○鷾音意鴯音而或云鷾鴯燕也處昌呂反言不可止処目已羅絡知之故棄之也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未有自跡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人而入於人間此鳥之知也況之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无愛人益之所以為難也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莫覺其變○禪市戰反司馬云授也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无所為懷也○焉於虔反下同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凡所謂天皆明不為而自然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蟬音禪徐音郎本亦作螂螳蜋之屬也翳司馬云蔽也雕陵陵名樊音煩謂遊栗園藩籬之內也或作蕃古野字光浪反躩可縛反司馬云可回寸也感觸也顙息蕩反李云感動也殷不逝目大不覩司馬云殷大也曲折曰逝李云翼大逝難目大視希故不見人蹇起虔反躩九縛反司馬云疾行也案即論語云足躩如也彈徒旦反留力救反司馬云伺留伺其便也螳音堂蜋音郎執翳於計反司馬云執草以自翳郭音搏徐音付見利反乎賢遍反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目能覩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真司馬云真身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相為利者恒相為累○捐徐以專反一二類相召也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誶本又作訊音信二類相召也許問之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許問之也司馬云以周為盜栗也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

忘身夫身在人間世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三月不庭一本作三日司馬云不出坐庭中三月藺且莊子弟子藺力刃反且子餘反司馬云藺且也徐子余反一本作藺且子徐音沮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也○見賢遍反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禁令也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以見問為戮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掊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戮音六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陽子司馬云陽朱也去起呂反行並下孟反

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音義曰以人名篇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无假也○田子方李云魏文侯師也名无擇數稱所主反下同谿音溪又音苦兮反司馬本作谿工李云谿工賢人也人貌而天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緣而葆真虛而順物故真不失○葆音保本亦作保清而容物夫清者患於大潔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大音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曠然清虛正己而已而物邪自消○邪似嗟反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

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无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illegible]見賢遍反眩玄遍反与音餘下同[illegible]

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初未有而欻有故遊於物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為而自有也○欻況弗反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仲尼必求之於言意之表也○辟必亦反司馬云辟卷不開也又婢亦反徐敷赤反嘗為女議乎其將試議陰陽以擬向之无形耳未之敢必○為于偽反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言其交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莫見為紀之形明其自爾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未嘗守故而莫見其功自尔故无功生有所乎萌萌於未聚也死有所乎歸歸於散也始終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窮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

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至美无美至樂无樂故也○樂音洛下皆同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死生亦小變也○[illegible]又如字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故○次李云中也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illegible]○滑古没反[illegible]音界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知身之貴於隸故棄之若遺土耳苟知死生之外所在皆我則貴者常在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所貴者我也而我與變俱故无失也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所謂縣解○解戶買反注同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

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无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不脩不為而自得也○汋[illegible]反李以略反李云取也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醯雞者甕中之蠛蠓○醯許西反司馬云若酒上蠛蠓也[illegible]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比吾全於老聃猶[illegible]甕中之与天地矣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

中曰无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无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德充於內者不脩飾於外[illegible]司馬云莊子与魯哀公[illegible]百二十年[illegible]徐其俱反李云方也[illegible]斷丁亂反[illegible]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内自得者外事全也○飯[illegible]反[illegible]孟子萬章[illegible]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

贏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內足者神閑而意定○受揖而立 舐食紙反 儃儃然不趨也 徐音但 李云舒閑之貌 般字又作盤 礴字又作礡 各反 徐敕各反 司馬云般礴謂箕坐也 贏本又作裸 贏同 力果反 司馬云將畫故解衣見形 闢音闢)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以竿釣 李云 卒歲○文王觀於臧 李云臧地名也 司馬 本作文王微服而觀於臧 丈夫本或作人)非持其釣有釣者也(竟无所求 常釣也 不以得失經意 其於假釣而已)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顛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

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所謂和其光同其塵○夫夫音扶 反司馬云夫夫大夫也 一云夫夫古讀為大夫 方云大顛而占反 郭李而兼反 又而衡反 駁邦角反 偏朱蹄 李云一蹄赤也 瘳敕留反 蹵子六反 本或作蹴 在久七小二反 先君王 司馬云言先君王盛神之所役 令本或作命 王其无它 司馬云 壞音怪 下同 植道音值 散羣 司馬云植行列也 散羣言不養徒衆 也 一云植者鎡界頭造屋以待誅者也 長丁丈反 下同 官者不成德 司馬云不利功名也 斔庾音庾 李云六斛四斗曰斔 司馬本作 斔斛云斔讀曰鉞 由今音延)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與衆務異也 與衆務同也)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天下相信 故能同律度量衡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功成者非己 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 事遂而名不得不去 名去身退 乃可以及天下也○大音泰 昧音妹 泛孚劍反 遁徒遜反)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

默女无言夫文王盡之也(任諸大夫而不自任 斯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刺七賜反)彼直以循斯須也(斯須者百姓之情 當悟未悟之項 故文王循而發之 以合其大情也○刺七賜反)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盈貫謂溢鏑也 ○為于偽反 司馬云引之盈貫 古亂反 司馬云 滿弓也 鏑丁歷反)措杯水其肘上(左手如拒 右手如附 枝右手放發 而左手不知 故可措之杯水也○措七故反 肘竹九反 柘音矩 本亦作拒 同)發之適矢復沓(矢去也 箭適去 復沓也○適丁歷反 沓徒答反 下及注同)方矢復寓(敕色 治 於附 言其擬敵之妙也)當是時猶象人也(不動之至)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循縱放也 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 無遠近幽深 所在皆明 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逡七旬反 汗戶旦反 揮音輝 李音託 郭云 揮斥猶放縱 不能明至分 故有懼 有懼而所喪多矣 豈唯射乎)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怵然以形慌人之目 故休也 ○恂丁仲反 又如字 李又作眴 音舜 爾雅云 恂 慄也 恂目謂眩也 中精神也 喪息浪反 後章同)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曠然無係 玄同彼我 則在彼非獨亡 在我非獨存也○邪似嗟反)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躊躇四顧 謂無可無不可○躊直留反 躇直於反)仲尼聞之曰古

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刼伏戲黄帝不得友（伏戲黄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於人也○刼君業反元嘉本作刦【音義】）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者与人而不損於己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爲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大山音泰介音界憊皮拜反以爲于偽反下同）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言有三亡徵也○凡君凡字司馬云凡國名在汲郡共縣案左傳凡周公之後也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俗本此後有孔子窮於陳蔡及孔子謂顏回二章与讓王篇司馬家並於讓王篇音之檢此一章无郭註似如重出古本皆无謂无者是也）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竟凡故也）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夫遺之者不以亡爲亡則存亦不足以爲存矣曠然无矜乃常存也）

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无存亡）

莊子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音義曰以義名篇）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无爲謂焉知謂无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无爲謂不荅也非不荅不知荅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黄帝而問焉黄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互注】（易繫辭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知問黄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黄帝曰

彼无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夫知音智又如字狄玄水之上李云玄水水名司馬崔本上作北隱弅扶粉反又音紛又符紛反李云隱出弅起丘貌白水水名狐闋苦穴反司馬李云狐闋丘名嘴丁古反狂屈求勿反徐又其述反司馬曰崔本作詘李云狂屈佯狂似人而非也以之言司馬云之是也唉哀在反徐烏來反李音熙云應声語魚據反不近附近之近下同【互注】老二章聖人處无爲之事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道在自然非可言致者也）德不可至（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也）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禮有常則故矯效之所由生也【互注】老三十八章失道而後德至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故曰爲道者日損（損華偽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也（華去而朴全則雖爲而非爲也【互注】老四十八章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今已爲物也

（物失其所故有爲物）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與物俱化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不難○易以豉反注同）生也死之徒（知變化之道者不以死生爲異）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更相爲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也○更音庚）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俱是聚也俱是散也）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患生於異）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各以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惡烏路反注同復扶又反下同）聖人故貴一知謂黄帝曰吾問无爲謂无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不知之奚故不近黄帝曰彼其眞是也

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舍不言之探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槩乎可得而見也○探必遙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此孔子之所以云予欲無言○大美謂覆載之美也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任其自然而已大聖不作唯因任也觀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大死者已自死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方者已自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知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豈待為之而後存哉○扁音篇又音遍六合為巨未離其內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矣○離力智反其內謂不能出自化也秋豪為小待之成體秋豪雖小非無以容其質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日新也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不待為之惛然若亡而存昭然若存則亡矣○惛音昏又音泯油然不形而神絜然有形則不神○油音由謂無所給惜萬物畜而不知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以畜也○畜本亦作蓄同敕六反注同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與天同觀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說音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被衣音披本亦作披瞳敕紅反郭音童李云未有知貌齧缺睡寐偉向所說畏其視聽以寐耳受道速故被衣喜也說音悅槁苦老反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獨化者也○媒音妹又武朋反晦音悔李云媒媒晦晦晦貌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身非汝有而況無哉○丞如字李云舜師也一云古之有四輔前疑後丞蓋官名夫音符塊苦對反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委司馬云委積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氣自委結而蟬蛻也○蛻始銳反又始劣反又吐外反又敕外反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也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彊陽猶運動耳明斯道也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天地之彊陽氣也郭云強陽猶運動耳案言天地尚運動況氣聚之生何可得執而留也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皆所以明其獨生而無所資借○冥於顯反又於見反閒音閑齊側皆反瀹音藥或云漬也掊普口反徐方垢反知音智窅烏了反為于偽反無形謂太初也形本生於精皆由精以至粗○形本生於精謂常道也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竅苦弔反卵力管反種章勇反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夫率自然之性游無迹之塗者放形骸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邀古堯反思息嗣反恂音荀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言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天不得不高謂不得一道不能為高也與音餘下皆同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也○博

李云[illegible]宏皆大也[illegible]之謂也物物者與物无際明物物者无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
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物有際故真所謂際者也不際
之際際之不際者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爾耳謂
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
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既明物物者无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為之者誰乎哉
皆忽然而自爾也。殺色界反徐所例反下同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
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
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
○妸於河反又於何反司馬云妸荷甘老龍吉皆懷道人也隱於靳反闔戶臘反瞑亡千反又亡丁反奓郭處野反又音奢都嫁反又處夜反嚗郭普角反又音剝李云嚗放杖聲徐邈反又平卓反放杖曰天知予僻陋慢訑
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无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自

吾已下皆以至言為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也○僻匹亦反慢武半反訑徐无見反郭知亡反
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弇音奄堈音剛弔李云弇堈體道人弔其名繫焉謂為物所歸投也
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秋豪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而猶知藏其狂言
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
視之无形聽之无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无名也○復扶又反
於是泰清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
曰吾不知又問乎无為无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
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无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
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
之言也問乎无始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為之知

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
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
乎孰知不知之知凡得之者不由於知乃冥也○中如字一本作仰无始曰道
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
非也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知形形之不形乎形自形耳形形者竟无物也
道不當名有道名而竟无物故名之不能當也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
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
亦終不聞也道无問問无應絕學去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去起呂反无問問之
是問窮也所謂責空无應應之是无內也實无而假有以應者外矣以无內
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
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若夫婪然遊天地涉遠以入乎冥者不應而已矣○大初音泰後皆同

含[illegible]反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
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
聞搏之而不得也名曰微老子十四章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
○窅然而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
能无无也及為无有矣何從至此哉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
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窅烏了反搏音博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
而不失豪芒玷捶鉤之輕重而无豪芒之差也○捶郭音丁果反徐之累反李之睡反大馬司馬云大司馬也
云捶者玷捶鉤之輕重而不失豪芒也或說云江東三魏之間人皆謂鍛為捶音字亦同郭失之今不從此說也玷丁恬反大
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
鉤於物无視也非鉤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
長得其用而況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都无懷則物來皆應

○邀音驍下同好呼報反長丁丈反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復扶又反見賢遍反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思求更致不了○為于僞反無古無今無始無終非唯無不得化而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為無矣是以夫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為無也不得一為無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言世世無極○言其要有由也不得無故而有時世故有子孫不得無子而有孫也如是天地不得無天地而分有也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人死者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不以死死生生者獨化而生耳死生有待邪獨化而足皆有所一體死與生各自成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者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有先悉薦反下及注同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取於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心使形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耳安化安不化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安與之相靡非直無心而必與之靡必與之莫多不將不迎則足而止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群聖之所游處○囿音又反圃布五反又音布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䪥也而況今之人乎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故和之而況其凡乎○䪥子兮反聖人處物不傷物至順也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在我而已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冠古亂反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山林皋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為無故而樂也○與音餘下同樂音洛注下皆同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凡所樂不足樂凡所哀不足哀也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也○禦魚呂反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之所遇者即知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由我也當付之自然耳○強其丈反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受生各有分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皆自得也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夫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齊才細反又如字

纂圖互註南華真經卷第七

一。胥靡司馬云刑徒人也一云癃人也崔云腐刑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不識人之所惜○復之
音服徐扶又反謵音習餽其媿反廣雅云遺也一音饋本作
謂忘人復若謵復之謂也謂訛也夫人謂言者雖復小事皆所至
借今謵復人之所習既得之矣而不還歸以饋遺之也
至愚不復人之所者者也无復相遺之情故曰忘人　忘人因
以爲天人矣自然爲天人之謂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
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彼形殘骨全無所喜怒同乎天和者出
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
此故是無不能是有不能爲生之意也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
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緣於不得已則所爲皆當故聖人以斷爲道豈求無爲於恍惚之外哉
莊子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音義曰以人名篇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
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
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耆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
君將黜耆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情欲好惡內外無可○
士也司馬本作緡山人徐無鬼女商人名也李云無鬼女商並魏之隱
辛氏武侯名擊文侯之子治安邑勞之力報反下同耆市志反下皆同長丁丈反好呼報
反下注下章同惡烏路反下注下章同黜敕律反掔苦閑反又口閑反司馬云牽也本又作
音同司馬本作出崔云引去也　我將勞君君有何
爾雅云固也崔云引去也
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悵然自失謂其言之迂也少焉
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
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
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
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

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
而笑
絕句云故下之質一本無質字執飽而止司馬以執字
作視云視日瞻遠也狸德謂貪如狸也視日司馬本
直者中繩中竹仲反下皆同司馬云自謂精神不動若無其身也
謂月成材字亦作才言自然已足不須教習也卹音恤失音逸司
馬本作佚李云卹失皆驚悚若飛也喪息浪反下章注同其一
亡其耦也軼李音逸徐音逸崔云逸絕塵也○徐無
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
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
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是直無喜笑也以說音悅
如字又始銳反下皆同司馬作說從子容反版本亦作版音
又如字六弢吐刀反司馬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或曰祕讖
也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
豹龍犬也樂音洛齒尺止反一讀丁謙反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
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
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
知而喜各思其本性之所好○君說音悅越之流人越
遙也司馬云流人有罪自流徙者也數所主反　去國
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
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各得其所好則無思無
則忘其所以喜也○期音
甚
基　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
足音跫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
乎得所至樂則人悅也○逃司馬本作逃也虛空司馬云故壞冢
處也藜力西反藋徒吊反本或作藋同柱誅矩反司馬
云塞也鼪音生又音姓鼬由救反逕本亦作徑司
又作跡元嘉本作迹徐音逸崔云迹跡良位其空司馬云良良人
謂遠虛者也位其空謂處虛空之間也良或作踉音同跫然
恭反李曲恭反又曲勇反陳也徐苦江反又投布反司馬云喜貌
崔云行人之聲而喜李云喻武侯之無人君之德而處不防衛之
間雖朝廟寵愈非其言又得其所思也喜之謂人音安能不
蹙然改貌釋然而喜也謦苦頂反又苦頂反又丘已反一云謦欬李
云聲言欬言笑也但呼吸所而謂大況況又聞人之清欬至也久

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夫爲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攖焉故我無爲而民自化。攖七全反李云除也廣扶又反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事由莊氏作雖雖然請問爲天下令民自得必有道也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馬以過分爲害。○夫音扶下注同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師夫天然而去凡過公則大愧至也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囿也故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知音智樂音洛下不樂及注同察士李云察識也凌李云謂相凌轢誶音信廣雅云問也又音崇又音峻一本作囿有音又一音其夾反。○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朝直遙反中民李云善治民也難乃旦反槁苦老反後章同宿積久也王云枯槁一生以爲娛其所長宿唯名而已治直吏反貴際謂盟會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能同則事同所以比。○比毗志反下同賈音古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業得其志故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事非其巧則惰。○壯李云壯猶疾也惰徒臥反錢財不積則貪者憂物得所著而樂也。○所著時士反樂音洛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權勢生於事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故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不物則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個覓而歸有所以悲也。○夫音扶非毀如何遷一逃反圂音扶又音蒲圂音蒲又蒲忧反莊子曰射者非前

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也若謂中爲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中丁仲反注同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若謂謬中者非射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不自是者非堯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儒墨楊秉與惠施相非也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俱以陽召陽而以陰召陰也遽音渠李云魯遽人也一云周初時人以爲氣亂及下同反爲于偽反廢置也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隨調而改。○調徒吊反當丁浪反合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无聲則无以相發有声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爲調也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魯遽以此誇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未獨能爲其事也且若是者邪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而矣於魯遽之李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夫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爲至。○拂扶弗反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投之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或子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爲是故爲之。○蹢呈益亦反投也司馬云齊人憎其子蹢之未使門者守之分形不全自以爲是其求鈃鍾也以束縛乃以愛鍾器故爲是束縛也其求唐子也鈃音刑徐戶經反又字林云鈃以小鍾而長頸又云似壺而大以耑鄭云恐其破傷賤子貴鈃自以爲是也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流而未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謬矣。○唐子謂失亡子也遺類遺亡也亡其鍾鐘故求束縛以道而存也皆猶齊人遠子而夫楚人寄而蹢閽者俱寄止而不能束縛也原所百反自投於高也

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鬬，言齊楚二子所行若此，未嘗自以爲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而與舟人鬬，司馬云：[illegible]。鬬，丁豆反。注同。岑，仕金反，徐在林反，又[illegible]，崖岸也。上，時掌反）。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瞑目恣手），盡堊而鼻不傷（[illegible]），郢人立不失容（[illegible]）。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爲質矣，吾无與言之矣（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而無所用之。○爲寡，于僞反）。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高而不亢。○畔，又音叛），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illegible]）。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若不聞見，則事釁於己而群下無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遺，故僅可也。○[illegible]）。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illegible]）。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illegible]）。王射之，敏給搏捷矢（[illegible]）。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illegible]）。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illegible]）。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以得見子綦爲榮。○[illegible]）。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illegible]）。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illegible]）。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illegible]）。

猶迷惑也言其交結人主情馳富貴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苟進故德薄而名消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言已須四時之施不能起彭陽之意○暍音謁字林云傷暑也施始豉反下同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橈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泊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而以道德為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能橈乃孝反又呼毛反王一云淮南王也以至道服之人以才辯奪之故能犯顏之也○忘亡亮反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而化卑居其高而以卑為本也本或作而化也卑於人也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不以為物自苦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通彼而不喪我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人各自得所欲和矣待言哉○飲於鴆反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望其風而歸之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而一閒其所施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閒靜而不一○閒音閑

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聖人達綢繆所謂玄通○綢直周反繆亡侯反綢繆猶纏綿也又云深邃也周盡一體矣無內外而皆洞照○周盡一本作所鑒綢繆精麁洞盡故言周盡一體一體天也而不知其然性也不知其然而自然者非性如何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復命搖作搖動也萬物動作生長各有天然則是復其命也人則從而命之也此非知之而為其所師性而動其所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命名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任知其行則憂患相繼○一云音智幾居豈反時其有止也若行之何王云憂乎知與智有為者以形智不至為憂也不知用智必喪所以不智為憂及其智之所行有降無濟故其憂患治後無消更停息故曰幾時其有止也不能遺智去憂非可憂如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今夫鑑者豈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人與之名○則不知其美於人生便有見物之美而為無心人與作名言鏡耳故

則陽

人美之若不相告即莫知其美於人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夫鑑之可喜由其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發也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好呼報反注同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聖人無愛若鏡耳然人事齊於物故人與之名也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蕩然以百姓為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之由聞知則有時而衰也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性之所安故能久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得舊猶暢然況得性乎○暢然喜悅貌雖使丘陵草木之緡緡合也○緡民忍反徐音昬司馬云盛也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所見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況體其體用其性也○十九謂見十識九也見見聞聞謂見所自見聞所聞以十仞之臺縣眾閒者也眾之所習雖危猶閒況聖人之無危○縣音玄閒音閑注同元嘉本作閑冉相氏得

其環中以隨成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居空以隨物物自成○冉相息亮反注同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忽然與之俱往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日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也闔嘗舍之言夫為者何不試舍其所為乎○舍音捨注同夫師天而不得師天唯無所師乃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雖師天猶未免殉矣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況又下斯邪○殉辭俊反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都無乃冥合○所行之備而不洫音溢郭許的反李虛域反溢也王云洫敗也無心皆行何往而不至故曰皆殉也所行行備而物我無傷故無洫敗也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傅之委之百官而不與焉○門尹登恒向云門尹官名登恒人名為傅孚偽反下同傅音付與音預下同從師而不囿任其自聚非囿之也從其自散非解之也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也而湯得之所以名稱於物而功不在己之名羸法得其

兩見（名法者已過之迹而非適足也故曰言默然无心者寄治於羣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兩見音現盈法得其兩見賢遍反註同將其遺成之道以司其名實法立故得兩見猶人鑑之相得也徐直更反）仲尼之盡慮為之傅之（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无窮以輔萬物之自然也）容成氏曰除日无歲（今所以有歲而有日者為有死生故也若无死无生則歲日之計除也○容成老子師也）无內无外（无彼我則无內外也）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蝸蟲而有兩角○犀瑩[illegible]本作瑩音瑩磨君之瑩今本多作瑩乙耕反司馬云號惠王也田侯一本作田侯牟司馬云田侯齊威王也名牟桓公子○案史記威王名因不名牟[illegible]厰反又如字司馬云犀首魏官在惠王二十六年[illegible]七陽反犀首魏官名也司馬云若今虎牙將軍公孫衍為此官○元嘉本作[illegible]首[illegible]反[illegible]為君司忌也出走忌畏而走或言田忌之也元嘉本忌作士扶敕一反三蒼云擊也郭[illegible]又[illegible]反[illegible]子亦魏臣也惠子惠施也[illegible]薦之於魏王蝸音瓜郭音戈李云蝸蟲有兩角俗謂之蝸牛三蒼云小牛螺也一云俗名黃犢）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无爭矣○北如字又音佩軍走曰北）君曰

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无窮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反於其反与音餘）若存若亡乎君曰然（今自以四海為大然計在无窮之中若有若无也）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无辯（王与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与无窮者計也雖復天地共在无窮之中皆蔑如也况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復扶又反）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自悼所争者細○惝音敞字林云惝也又吐蕩反）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曾不足聞○嗃音[illegible]管声也[illegible]呼洛反又呼教反劍首司馬云謂劍環頭小孔也吷[illegible]音血又呼悦反司馬云吷如風過[illegible]音餘）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為者邪（蟻丘山名漿水[illegible]司馬云[illegible]）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与民同[illegible]）自藏於畔（[illegible]畔○畔[illegible]）其聲銷（[illegible]）其志无窮（規是生也）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所言者皆世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心与世異○不屑[illegible]不絜世也本或作肖）是陸沈者也（人中隱者譬无水而沈也○陸沈司馬云當顯而反隱如无水而沈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著明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

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靈卽是无道之謚也。大史音泰弢吐刀反人名伯常騫起虔反人名狶韋本亦作豨同虛豈反又音希郭音豨李音咷韋本亦云豨韋者太史官名[耽]丁南反樂之久也李常鴆反[樂]音洛應之對之應諸侯之際司馬云聘會之事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男女同浴此所以爲亂也○同[濫]徐胡暫反或力暫反浴器也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以鰌爲賢而表御之所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然亂此其所以爲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史[鰌]音秋司馬云史魚也[搏]音博[幣]邪作幣帛也徐扶世反司馬音弼又引衣裳自蔽扶翼司馬云謂入公及浴女相扶翼是向選也此殊郭義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子謂蒯聵也言不馮其子靈公將奪女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以凡所爲者不得不爲凡所不爲者不可得爲而愚者以爲之在己不亦妄乎○故[墓]一本作大墓沙丘地名[掘]其月反又其物反[槨]音郭洗西禮反[馮]音憑其子靈公鄭讀絕句司馬以其子字絕句向云言子孫不足可馮故使公得此處以爲家也奪而里之而汝也里居處也一本作奪而埋之[識]起徑反謂五怪反蒯聵衛莊公名[蒯]苦怪反[聵]五怪反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識]叉志反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无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大公]音泰下同丘李云四井爲邑也四邑爲丘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古者鄰里井邑土風不同故分鄰比各自有方俗而物不齊同千姓百名一姓爲十人十姓爲百名則有異有同故合散以定之圍如字又音婢合水一本作合流合并而爲公合異小之所以爲至公之一也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

不執中由出者有正而不距自外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性各得正故民无違心化必至公故主无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一萬物而夷群異也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无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賜與也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治]直吏反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文者自文武者自武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爲无爲而无不爲名止於實故无爲實各自爲故无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故无心者斯順禍福淳淳○淳淳如字流行反覆也貌一云流動貌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於此爲戾於彼或以爲宜○[拂]芳弗反扶弗反又音弗自殉殊面各自殉其所是不能齊也一云面向也謂各不同向而自殉焉○自殉殊面非天喘故有所正者亦有所差[差]初賣反有所正者有所差正於此者或差於彼比於大澤百材皆度无弃材也○比於大澤本亦作宅百材皆度度又度洛反居也雖刻鏤異所大澤爲居雖木石觀乎大山木石同壇異端同以太山爲壇此可以爲丘里之言也[壇]合異以爲同也此之謂丘里之言言於丘里則天下可知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況无數之數謂道而足邪○讀李云猶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物得以通通物无私而強字之曰道○[爲]于僞反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所謂道可道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名已有矣故乃將无可得而比邪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今名之辯无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无名无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問此者或謂道能生之○[惡]音烏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言此皆其自爾非无所生欲惡去就於是橋起

雌雄片合，於是庸有。（[illegible]）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過此以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數，誰知所以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之也。[illegible]）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illegible]）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廢起皆自爾，無所原隨也。）此議之所止。（極於自爾，故無所議。）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季真曰：道莫為也。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季真、接子，李云二賢人。[illegible]）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illegible]）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皆不為而自爾。）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也。[illegible]）或使則實，（實自使之。）莫為則虛。（無使之也。）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指名實之所在。）無名無實，在物之虛。（物之所在，其實至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未生不可忌，（突然自生，制不由我，我不能禁。）已死不可阻。（忽然自死，吾不能違。○阻，一本作沮。）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此所在無據也。）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物理無窮，故知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初不為而反自使然也。）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故不能使有，而有者自然有也。）道之為名，所假而行。（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舉一隅便可知。）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夫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極於自爾，非言非默而議也。）

纂圖互注南華真經卷第八

纂圖互注南華真經卷第九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音義曰以義名篇

外物不可必善惡之所致則不可必也○外物王云夫忘懷於我有固無對於天下然後外物無所用必焉若乃有所執為者則悲亦先將而妙矣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精誠之至○化為碧呂氏春秋藏其血三年化為碧玉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孝己李云殷高宗之太子曾參孝子為父所惡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所謂行○絯音駭又音該又胡待反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司馬云水中有火謂電也焚謂霹靂時燒大樹也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有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兩陷司馬云兩謂心與體也陷陷沒也螴蜳不得成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螴郭音陳又敕忍反徐敕轉反李丁倫反蜳郭音惇又丑倫反徐敕敦反司馬云螴蜳讀曰忡融言怖畏之氣忡融兩溢不安定也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所希跂者高而遠也○縣音玄慰暋沈屯非清靜平易之道○暋武巾反李音民又音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內熱也眾人焚和焚燒也人而遭利則和苦利害存懷則其和焚矣月固不勝火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僓然無所覺形自得貌乃盡也○僓音頹又丁猥反李云僓頹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无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此言當理无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鮒音附或一音蒲得反○監古銜反○呼火故反常與司馬云常與謂水也波臣司馬云謂波蕩之臣云謂有鱗之屬也○肆古恣反李云肆市也枯魚乾魚也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盪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任如字下同李云任國名○鉤本亦作鈎○緇司馬云大黑綸也○犗郭古邁反云犍牛也徐音界說文云騬牛也○餌音二○蹲音存會古外反稽古兮反會稽山名今為郡也○期年本亦作朞同音基○錎音陷字林猶陷字也○騖音務一本作鶩○鬐巨之反○侔音牟○憚丁旦反○赫火白反○千里言千里皆懼○若魚司馬云大魚名若海神也或云若魚猶言此魚○腊音昔制河浙河諸說反成字作漸漢書音義音逝河浙江也○人名水皆曰河浙江今在會稽錢塘○蒼梧山名在後漢以為吳會分界○司馬云浙江○厭於艷反○輇郭音銓又七全反李云輇輇小也本或作輇○諷方鳳反○揭其列其謁二反○竿累力追反云綸也趣本又作趨同七須反灌溉所反云謂小水也瀆音獨○鯢五兮反○鮒音附又音蒲李云鯢鮒皆小魚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音義曰以義名篇

寓言十九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也以人不信己故託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寓言十九寓寄重言十七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重言謂為人所重者之言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夫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卮言字又作巵音支字略云卮圓酒器也李起宣反王云夫卮器滿即傾空則仰隨物而變非執一守故者也施之於言而隨人從變己無常主者也司馬云謂支離无首尾言也郭音崖徐音詣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藉李云因也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也○譽音餘注同非吾罪也人之罪也己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彼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互相非也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三人同處而三人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是耳而獨信其所是者非借外如何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耆音年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艾五蓋反年物先耳其餘本末无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謂陳人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為安故而習常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夫自然有分而是非无主无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无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曼衍以戰反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付之與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万物復不齊耳○復扶又反下同故曰无言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言无言終身言未嘗不言誰出吾口皆彼言耳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緣出我口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惡乎音烏下同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各自然各自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統而言之則无可无不可无不可而可至也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夫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无夭落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雖變化相代原其氣則一○禪市戰反始卒若環於今為始者於昨已復為終也莫得其倫理自爾故莫得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與時俱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變者不得常是不可常非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若役其才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知音智鳴而當律言而當法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為而聖人就用之耳故无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服用也我无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注同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口服則眾人之心用矣我順眾心則眾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蘁音悟又五各反逆也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因而乘之故无不及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洎及也○三釜小爾雅云六斗四升曰釜○樂音洛下同洎其器反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罪乎縣係也謂參仕以為養无係祿之罪也○參所金反縣音玄下同曰既已縣矣以係於祿養也心再化於祿所存者觀也雖係祿而无係於罪也為于偽反○養羊尚反下同夫无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无係則不以

實賤紛懷而平和怡鴦盈色蒙之冝矣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彼謂无係也夫无係者視釜祿猶蚊虻烏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鸛本亦作鸛同古亂反鵲音文○盂庚反司馬云鸛雀飛疾蚊虻過忽然不覺也王云鸛蚊取大小相縣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爾嘉本作如鵲蚊无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外權利也○權音其 二年而從 不自專也 三年而通 通彼我也 四年而物 物與同 五年而來 自得也 六年而鬼入 外形骸也 七年而天成 所遇皆適而安 九年而大妙 善始也 復為○復扶又反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 所遇皆適也 善惡同故无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刀協反

生有為死也 生而有為則喪其生○喪息浪反 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 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也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 而生陽也无自也 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无為而忽然獨尔非有由也 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然而果然故无適无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全也○惡音烏下同 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 此已自足○天有曆數地有人據 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无命也 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尔而後命理全也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 此必有鬼也 无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理自相應相應不由於故也則雖相應而无靈也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 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景音影下同 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 運動自尔无所稍問○搜所留反 予有而不知其所以 自尔故不知所以 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影似形而非形○蜩音條司馬云蟬甲也蛻吐臥反又始銳反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 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无待而獨化之理彰矣○况音泆 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无意不可問也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 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陽子居姓陽名戎字子居○睢音雖盱況于反又許吳反又音祈廣雅云睢睢盱盱元氣也而汝此言汝與元氣合德去其矜驕誰復能同此心解異郭義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老子四十一章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辱 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去其夸矜故也○煬羊尚反又羊亮反又音羊向反炊也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音義曰以事名篇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支父音甫李云支父字也即支伯也幽憂之病王云謂其病深固也 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

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絺[illegible]反又音[illegible] 李云姓善名卷[illegible]下同〕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處昌慮反〕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石戶本亦作石[illegible] 李云石戶地名農農人也 捲捲[illegible]音權 郭音眷 用力貌 葆音保[illegible]〕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以入於海司馬云一云入海 居孫州島之上與其曲隈中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邠音彬下同 亶丁但反 父音甫下同 [illegible]〕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illegible] [illegible]〕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illegible]〕

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所養〔[illegible]〕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illegible]〕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illegible]〕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illegible] 昭僖侯司馬云韓僖侯〕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攫[illegible]〕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其輕於韓又遠絕句〕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魯君一本作魯侯[illegible]〕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illegible]〕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

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

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胡化反以華木皮為冠[illegible]所謂云或所買反本或作縰井下帝云
縰同二君解詁作縰云躧也聲類或作屣韋昭蘇寄反通俗文云
履不著跟曰屣司馬本作蓰李云縰履謂履無跟也王云躧之雖
躡李而曳之也杖或作縵縵收帑以為杖也司馬本作杖杖也
門自對門也許其反逡七旬反希世而行比周出而行司馬云希望也所行
常顧世譽而動故曰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司馬云比周也
教人以己李當為己教當為人今天下不然出仁義
之慝吐得反惡也司馬云謂依託仁義為姦惡　曾子居衛縕
袍无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縕紆粉反司馬云謂麻
也縕本亦作[illegible]古活反司馬云縕如今衣縕也又云衣縕袍是
噲剝錯也王云腫噲不常之貌[illegible]田反[illegible]竹尼反　三日不
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
決[illegible]竹九反[illegible]反　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
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
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
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

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
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
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
不懼行脩於內者无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
後見之是丘之得也〇[illegible]之然反字或作饘廣雅云糜也
[illegible]之六反又音育[illegible]七小反徐在九反又七了反子了反
又資酉反李音秋又遙反本作[illegible]在路反介雅云
慙也又音昨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乎魏闕之下奈何〇公子牟司馬云魏之公子封中山名牟
瞻本司云瞻子賢人也淮南作詹魏闕淮南作魏闕
也言心存榮貴許慎云天子兩觀也　瞻子曰重生重生則
利輕〇重生李云重存生之道者則名利輕則易
絕矣此人身在江海心貪榮利故以此戒之　中山公
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〇瞻音詹下同　瞻子曰不能自勝

則從神无惡乎〇不能自勝則從縱也一讀至神字句又一讀連下不能自勝
為句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
類矣〇強其丈反
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
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〇[illegible]孔
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
而弦歌於室[illegible]顏回擇菜子路子貢
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
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
未嘗絕音君子之无恥也若此乎〇伐樹於宋孔子之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
司徒[illegible]欲殺孔子拔其樹[illegible]藉
毀也又云陵藉也一云繫也或云係也　顏回无以應入告
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

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〇[illegible]又
苦[illegible]反[illegible]
呼報反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
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
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
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
〇[illegible]乃旦反[illegible]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
舞[illegible]又[illegible]反[illegible]如字李云反琴聲[illegible]許乞反又巨
乙反[illegible]乙反李云奮舞貌司馬云喜貌執干而舞也　子貢
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
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
序矣〇[illegible]音洛下同　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〇潁
陽廣雅云虞安也安於潁陽一本作娛娛樂也共伯音恭下同得
乎共首司馬云共伯名和脩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為賢周厲王

之難 天子曠絶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共伯不聽即干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大陽兆曰厲王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遥得意共山之首共伯名和今河內共縣西有共山 子共伯後歸于國得意共山之首 于上位孟康注漢書古今人表以為人名 三公本或作丘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无擇北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illegible] 也。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 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 [illegible]

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 [illegible] 延重反又音封本又作稠司馬本作洞天洞水在潁陽一云在范陽郡界

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 乃旦反 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无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舊說曰如卞隨瞀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謙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无所重則无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湯武耳淡然无係故汎然從衆得失无槩於懷何自投之為哉 [illegible]

[illegible] 作盧水在遼東西界一云在北平郡界 [illegible]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 孤竹國在遼西令支縣 [illegible] 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理之 [illegible] 性一本作殺牲司馬本作血之以牲

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求焉 如字徐許記反 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 [illegible] 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會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无迹故无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邪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无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无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之

聖則聖者乃无迹之名也○跛[illegible]反[illegible]反下同
突息列反[illegible]音[illegible]蔽[illegible]忠又音[illegible]或曰[illegible]其卑多[illegible]而
矣於羊二子自投于水可也[illegible]曰莊書[illegible]之由
先乎去棄是以明讓王之一篇[illegible]俗
无辱身以全生所以尊有重生之辭者[illegible]
務之為[illegible]其次者雖復被偶役求保身而已[illegible]尚甚而趣
俗自逸不役身於清冷絜不益於出果[illegible]語李子氏[illegible]于
也此清[illegible]言有所發歎之於義无[illegible]也 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音義曰以人名篇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惠也姓展名獲字季禽一云字子禽居柳下而施德惠一云惠謚也一云柳下邑名案左傳云展禽是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為友是寄言也盜跖之石反李奇注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從才用反下同樞尺朱反徐苦侯反司馬云破人戶樞而取物也入保鄭注禮記曰小城曰保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无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詔如字教也竊為于偽反下請為同說始銳反[illegible]反徐扶[illegible]反[illegible]大山音太膾古外反餔布吳反[illegible]字林云日申時食也

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上時掌反夫音扶又如字冠古亂反枝木之冠如冠多華飾如木之枝繁帶死牛之脅許劫反司馬云取牛皮為大革帶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儌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孝弟音悌本亦作悌儌古堯反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復扶又反下同[illegible]幕下同司馬本作綦下作綦云言視不敢望跖面而望[illegible]也謁者復通盜跖大怒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illegible]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趨七[illegible]反走小和行也瞋赤真反徐[illegible]廣雅云張也乳如樹反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少詩照反長丁丈反說音悅下同知音智悍戶旦反激古歷反司馬云明也齒如齊貝一本作含貝中丁仲反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

盜跖 九 [illegible]二十

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更始更反下二字同數所主反下同罷皮買反共音恭行下孟反下同 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恒民一本作順民後亦作兮譽音餘下同好呼報反下同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

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橡音象煬羊亮反又羊尚反蚩尤神農時諸侯始造兵者也神農之後第八帝曰榆罔世蚩尤氏與榆罔爭王逐榆罔榆罔與黃帝合謀擊殺蚩尤漢書音義云蚩尤古之天子一曰庶人貪者涿鹿音卓本又作濁同地理志云涿鹿也名故城今在上谷郡西南八十里也 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殺音試下同 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

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縫本又作逢扶公反音逢淺帶縫帶使淺矯居表反 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危冠始銳反又如字去起呂反危冠李云高也子路好勇冠以鵕鸃其形若鵕也 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卒子恤反菹莊居反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

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強其丈反下同堯不慈不授子也文王拘羑里紂之二十年四文王囚其文反羑音酉本又作牖羑里路反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負石自投於河申徒狄將投於河崔嘉上之曰吾聞聖人曰士民父母若臨足踐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桀殺龍逢紂殺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非聖人不仁不用故也遂沈河而死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食音嗣燔音煩燒也 互註 左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

頸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俱窮遂縊而死至肯侯求之不獲以歸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 尾生與女子
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无
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
壽命者也。尾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 磔竹客反廣雅云張也 [illegible] 李云言上四人不得其死猶豬狗乞人流轉溝中者也乞或作丐 [illegible] 世之所謂忠臣
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
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illegible] 自上觀之至
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
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
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
欲察味志氣欲盈。盈如字又餘證反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
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
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无窮人死者有時操有
時之具而託於无窮之間忽然无異騏驥之馳過隙也
○上壽音受又如字下同 瘦色又反 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
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无復言之
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
論哉。亟音紀又況々反 汲死力反急也本或作極 又本亦作伋音急又音及 狂如字 詐若孝反又如字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无見色若
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上時掌反 [illegible] 又如字 [illegible] 歸到魯
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
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
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无病
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illegible]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
爲行 [illegible] 无行則不信不
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不時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
滿苟得曰无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无
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
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
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
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
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
也。臧聚司馬云謂臧獲盜濫竊聚之人 [illegible] 下相而同 故勢爲天子未必貴
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
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
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
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
於胸中也不亦拂乎。[illegible] 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
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无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
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

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父子夫婦○【音義】丁丈反五紀司馬云歲月日星辰歷數六位君臣父子夫婦別彼列反下同堯殺長子崔云堯殺長子考監明舜流母弟弟謂象也流故也孟子云舜封象於有庳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也【音】丁浪反【正】孟梁王下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滕文公下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无君也墨氏兼愛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獸也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音】監古暫反下同又作鑑同吾日與子訟於无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弃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音】殉辭俊反約如字徐於妙反故曰无爲小人反殉而天无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无轉而行无成而義將失而所爲无赴而富无徇而成將弃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此章言尚行則上有禍貴士則上○【音義】抉烏穴反鮑子立乾司馬云鮑子名焦周末人汙時君不仕採蔬而食子貢見之謂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汙其君者不食其祿今子履其地食其祿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而立枯焉韓詩外傳同又云抱木而死勝子不自理一本理作里本又作申子自理或云謂申徒狄也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沈於河古本作申子不自理謂申生也孔子不見母李云未聞匡子不見父司馬云匡子名章齊人諫其父爲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案此事見孟子離婁下【正】書泰誓下剖賢人之心注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論子路君子之不出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夫孟子離婁下

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无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无足一本作无邪則○【音】下同不足邪○同【音】餘反不忘故不用當同故推正不忘邪○或作安言君臣推尋正道不忘故不涉邪過世之士焉言人心易動但人之賢人俱生便自謂過於世人見親自爲富貴者乎世去至重弃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音義】惕七感反怛丁達反怵丑律反恐丘勇反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无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埶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窮美究埶【音】埶音勢本亦作勢音義云究竟也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音】協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音】惡烏路反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无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弃天下而不自

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音：要，一遙反）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音：阨，於革反）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音：嗛，苦簟反 [illegible]）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illegible]）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illegible]）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illegible]）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illegible]）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illegible]）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illegible]）

○南華真經卷第九

纂圖互注南華真經卷第十

莊子雜篇說劍第三十（音義曰：以事名篇）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趙文王，司馬云：惠文王也，名何，武靈王子，後莊子三百五十年。[illegible]）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illegible]）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illegible]）

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illegible]）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illegible]）

[illegible]反下劍且同又始呂反一本作說劍[illegible]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
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
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无
敵矣○千里不留行司馬云十步與一人相擊殺之故千里不留於行也莊子曰夫為劍者
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
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
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
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敦司馬云[illegible]或作[illegible]如字司馬云[illegible]也試使本
用劍相擊斷也一音丁回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
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所奉芳勇反所奉司馬本作所奏然臣有三劍唯
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
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
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燕音煙燕谿地名在燕國石城在塞外鍔五各反司馬云劍刃也一云劍稜也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鐔徐淫反又徒南反劍口也徐徒含反又徒各反謂劍鐶也司馬云劍珥也韓魏為夾○夾古協反司馬云[illegible]一云劍把也[illegible]包以四夷裹以四時○裹音果繞以渤海帶以
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
秋冬○行以秋冬隨天道以行殺也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
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
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芒莫剛反曰諸侯
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
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
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无旁上法
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
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无不賓服而聽
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
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
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illegible]異
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
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薄[illegible]反為于偽反王
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環如字又音患環繞也聞義而慚繞三周不能坐也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
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斃婢世反司馬云忿不見禮皆自殺也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音義曰以人名篇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
弦歌鼓琴奏曲未半○緇帷司馬云黑林名也本或作帷杏壇司馬云澤中高處也李云壇名有
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
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有漁父者亦甫取漁父也一云是范蠡元嘉本作有漁者父則如字須眉本亦作鬚[illegible]揄音遙又音俞又[illegible]袂面世反[illegible]距至也[illegible]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
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
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
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

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
治也○飾如字本又作飭音敕化齊等之民也如淳云齊民猶平民也李云齊等也許慎云齊民後倣此
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
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
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與音餘下同遠或
作爲分如字本又作介音界同司馬云離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
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
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杖直亮反拏女加反司馬云橈也音饒
鄉香亮反本又作嚮同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
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緒言猶先言也待或作侍咳苦代反唾吐臥反相息亮反客曰嘻甚矣子之好

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于今六十九
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嘻音熙少詩照反下同客
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
而經子之所以○經營也司馬云經理也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
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
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治直吏反下皆同故田
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幼無序庶人
之憂也○屬音燭長丁丈反後皆同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
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勝音升行下孟反
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
順天子諸侯之憂也○技其綺反職或作賦[illegible]春秋後倫謂貢不及時也陰陽不和

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
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
也○匱求位反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
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泰本又作
大音泰徐敕佐反後同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
事而事之謂之摠○摠音總李云濫也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
希意道言謂之諂○道音導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
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
之慝○譽音餘[illegible]慝吐得反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
其所欲謂之險○[illegible]此八疵
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

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illegible]叨吐刀反
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
很○很胡懇反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
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
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
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去起呂反愀在九反[illegible]七小反
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
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
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
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
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

矣〔僭息廉反下同本或作憯憯七感反〕 謹脩而身，愼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選息戀反下同樂音洛下同〕 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祿祿如字又音錄總謂形見爲禮也司馬云錄消蚤音早字亦作早湛丁南反下同〕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過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得過也謂得過聞矣也過或作遇孔如字謂說見比從也又眺忘反〕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illegible]〕 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波定李云謂[illegible]如波也案謂船行故水波去遠則波定〕 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要一遙反乘繩證反下同倨音據傲五報反應之設反〕 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湛或作耽〕 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下遐嫁反下文注同〕 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此篇言宛江海而閒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以放出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无外蠖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固所以爲至人之道也○閒音閑類如交反〕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音義曰以人名篇或无列字〕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瞀音茂又音務奚方李云方道也〕 曰：吾驚焉。曰：惡乎驚。〔○吾驚焉一云見人感已御寇逆道故驚也惡音烏〕 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言其敬己也○十漿李云賣漿之家○將食子[illegible]本亦作將司馬云將[illegible]十家並賣漿也〕 〔言其[illegible]中五家先見遺王云[illegible]〕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解音懈〕 形諜成光，〔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形諜徒協反司馬云諜便辟也成光司馬云形諜於表成光華也辟婢亦反〕 以外鎭人心，〔其內實不足以服物外自矜飾若鎭物由〕 使人輕乎貴老，〔○貴老謂重德過於老人〕 而𩐋其所患。〔信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

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必其所見則爭逆生則於兵故行有求物各順性則足足則无求○慎或作順兵恃之則亡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為上者未之亡也○恬徒謙反淡徒暫反本亦作惔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知音智注及下為知同離力智反苞苴子餘反司馬云苞苴有苞裹也竿音干牘音獨司馬云謂竹簡為書以相問遺脩意氣也遺唯季反下同敝精神乎蹇淺貫於小務所得者淺○蹇紀輦反一音紀世反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非天之知而欲兼濟道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為之累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迷惑而失致也○宙直救反註同彼至人者歸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鄉水流乎无形發泄乎大清泊然無為而任其天行也○冥莫經反本亦作瞑又音眠泄息列反徐以世反泊蒲各反悲哉乎汝為知在豪毛為知所得者細○悲哉本今作悲哉悲哉而不知大寧任性大寧而至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

〈莊十〉

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者道柴也○為于偽反宋王司馬云偃王也使所吏反數所主反乘繩證反下同說音悅窘求殞反織音職屨居具反槁苦老反又苦報反項戶講反馘古獲反司馬云頭也黃馘司馬云頭槁項黃馘也癰於恭反潰戶對反痤才戈反司馬云謂癰而黃熟也舐食紙反痔治紀反愈羊主反亦作瘉同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汲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雕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无以為安○瘳敕由反圾五急反又五臘反危也李云危殆也下同方且飾羽而畫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從事飾畫非任真也從事華辭以支為旨

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彌煩出也遂忘性自矜為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視音示下同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能復自得於體中也○復扶又反彼宜女與予頤與誤而可矣彼百姓也女哀公也彼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真○女音汝與音餘頤以之反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明不可以不休也○離力智反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施於人而不忘之則偽故也○施式豉反商賈不齒況上君子乎○賈音古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要能於事故齒之心神之所不許也為外刑者金與木為內刑者動與過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捶音箠靜而當則內外无刑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

〈莊十九〉

宵人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宵謂宵人王云非明正之徒也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也自非其人未有能止其分者故以外內受刑也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言人情貌之難知有如此者○愿音願益如字長者內不肖也○懁古縣反又古倦反縵音萬釬音汗又戶旦反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

禮樂繩其侈靡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官大司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記樂記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商周之樂盡矣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物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為法而為之大過所以為不愛也未敗墨子道但非其道耳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夫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行下孟反下注以成其行同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而與物俱往也○離力智反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覩其性之適也○湮音因又音煙塞也洪水音烟崔云湮塞也決之海使之由地下也引而通之使之道也支川本或作支流橐崔云囊也司馬云盛土器也耜崔云耒也九雜本或作鳩雜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曰雜也腓音肥又扶非反胈蒲末反又蒲撥反又音拔股毛也脛戶定反甚雨司馬云疾雨也櫛側乙反又作櫛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

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謂自苦為盡理之法○跂其逆反蹻紀略反李云麻曰屩木曰屐屐與跂同屩與蹻同一云鞮屩也一音居玉反以藉蹻下也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也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相里勤司馬云墨師也姓相里名勤苦獲已齒李云二人姓字也倍音佩又蒲罪反譎古穴反崔云決也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訾音紫觭紀宜反又音奇仵音五仵同也巨子向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子若儒家之碩儒皆願為之尸尸者主也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為欲係巨子之業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意在不侈靡而備世之急斯所以為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

而已矣亂之上也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也治之下也任眾適性為上今墨反之故為下○治直吏反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為其真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之好呼報反註同為于偽反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所以為真好也○槁苦老反舍音捨下章同才士也夫非有德也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忮逆也○忮之豉反司馬崔云害也字林云很也又音支韋昭音洎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敢望有餘也以此白心明白其心也白或作任○鈃音刑徐胡冷反郭音堅尹文崔云齊宣王時人著書一篇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華山之冠崔云以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接萬物以別宥為始不欲令相犯錯○別彼列反又如字宥崔云以別善惡宥不及也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強以其道聏令合調令和也○聏崔音而郭音餌司

馬云色理交錯郭王云和也明和萬物物合則歡矣一云調也司
驩以道化物和而調之合意則歡強其文反下皆同令之合力呈反
下同請欲置之以為主 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為物主也 見侮不辱 其於以活
民為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所謂以此周行
急也
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 聒調之理然也 故曰
○說音稅又如字下教上謂因主也說上之教下也一云說猶教也上教之下也聒古活反謂強聒其耳而語之也
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所謂不辱之厭於豔反徐於贍反 雖然其為人太
多其自為太少 不因其自化而強以慰之則其功大重也○為于偽反下自為同 曰請欲
固置五升之飯足矣 斯明自為之太少也 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
飢不忘天下 宋鈃尹文稱天下為先生自稱為弟子也 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
哉 謂民亦當報己也 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揮斥高大之貌○傲五報反 曰君子
不為苛察 務寬恕也○苛音何一本作苟 不以身假物 必自出其力也 以為無益

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 所以為救世之士也 以禁攻寢兵為外
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未能經虛
浹曠○行下孟反又如字 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 各自任也○不當丁浪反崔本
作黨云至公無黨也易以豉反 趣物而不兩 物得所趣故一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
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
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
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
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 都用乃周○徧音遍
知音智下弃知同田駢薄田反齊人也稷下著書十五篇慎子云名廣為…… 教則不至 任其性乃至○
不至一本作不王 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緣
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 泠汰猶聽放也○遺如字一本作貴去起呂反章內

注同泠音零汰音泰徐甚蓋反一云泠汰猶沙汰也謂沙汰使之泠然也皆泠汰之歸於一以此為道理也或音裔又音替 曰
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鄰傷之鄰傷為
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 不肯當其任而任夫眾人眾人各自能則無為橫復尚賢也○謑胡啓反又音奚又苦迷反說文云恥也五米反髁戶寡反郭欺禍反又音課 謑髁不正貌王云謂謹刻也無任無所施任也王云謹刻於法而道能不自任以事事不與眾共之則無為尚賢所以笑也 縱脫無行而
非天下之大聖 欲壞其迹使物不殉○行下孟反下人之行同 椎拍輐斷與物
宛轉 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泯合○椎直追反拍普百反輐五管反又胡亂反又五亂反徐胡管反又胡亂反斷丁管反又丁亂反王云椎拍輐斷皆刑截者所用 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
知前後 不能知眾人之與非前之與後 魏然而已矣 推而後行曳而後往 所謂緣於不得已 若飄風
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

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
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 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譽音餘 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
賢聖 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也 夫
塊不失道 欲令去知如土塊也亦為凡物云云皆無緣得道 豪
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
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桀所以笑也 適得怪焉
未合至道故為詭怪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得自任之道也 彭
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 所謂齊萬物以為首
其風窢然惡可而言 逆風所動之聲○窢或字亦作閾況逼反又火麥反郭
天下十ㄱ十九

云恐風声悪音烏　常反人不見觀不順民望○不見觀一本作不聚觀而不免於鯇斷雖立法而鯇斷无圭角也○鯇五管反又五亂反○斷丁管反一本无斷字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韙是也○韙于鬼反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道无所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為不知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illegible]不聞也○槩古愛反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也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无有夫无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无有則明有物之自生也○[illegible]關尹關令尹喜也或云尹喜字公度老聃即老子也為喜著書十九篇主之以太一自天地以及群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无居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濡如兗反毀况委反一音虧下遐嫁反形物自著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其動若水其靜

若鏡其應若響常无情也○響許丈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常全者不知所得也○芴音忽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无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尚勝自显者邪尚勝自显其非遂過分以為其性邪故古人不隨无崖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谿苦兮反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不與万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猒故後其身曰受天下之垢雖者穢下類皆物之所謂垢○垢音苟人皆取實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无之以為用己獨取虛守冲泊以待群實○泊步各反无藏也故有餘守故不求其中付万物使各自足之謂○巋去軌反又去類反本或作巍巋然而有餘獨立其行身也徐而不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与道理俱故无疾无費也○費芳味反无為也而笑巧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无為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无貴於工倕也○蜘音知蛛音株倕音垂

皆求福己獨曲全委順至理則常全故无所求福福已足曰苟免於咎隨物故不得咎也以深為根理根為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大音泰以約為紀去甚去泰○去起呂反曰堅則毀矣夫至順則雖金石无堅也至逆則雖水氣无耎也至順則全逆則毀斯正理也○耎五故反又如兗反一本或作需音同銳則挫矣進躁无崖為銳○挫作卧反常寬容於物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也不削於人全其性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无形變化无常隨物也○芴元忽反漠音莫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任化也○與音餘下同芒乎何之忽乎何適无意趣也萬物畢羅莫足以歸故都任置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不急欲使物見其意○謬音謬悠音由荒唐謂廣大无域畔者也○儻敕蕩反徐敕黨反觭居宜反又音奇以天下

為沈濁不可與莊語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與也○莊語正如字郭云莊周也一云莊端正也一本作莊觀亮反大也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其言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也○卮音支[illegible]敖五報反倪五計反不譴是非已无是非故恣物兩行○譴遣戰反以與世俗處[illegible]其書雖瓌瑋而連犿无傷也[illegible]犿本亦作抃同芳表反又音[illegible]一云相從之貌謂與物相從不違故无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參初林反[illegible]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多所有也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illegible]

也宋其[illegible]明為汪汪然禹[illegible]言亦何[illegible]乎此也○而[illegible]
辯音[illegible]宋鈃[illegible]謂本亦作[illegible]音[illegible]反又[illegible]反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惠施，司馬云：惠子名施。[illegible]舛，尺兗反，又音[illegible]。駁，邦角反。[illegible]

歷物之意。○歷，古歷字，本亦作歷。歷物之意，分別歷說之。

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司馬云：无外不可一，无內不可分，故謂之一也。天下所謂大小皆非形，所謂一二非至名也。至形无形，至名无名。

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司馬云：物言形為有，形之外為无。无形與有，相為表裏，故形物之厚，盡於无厚。无厚與有，同一體也。其有厚大者，其无厚亦大。高因廣立，有因无積，則其可積因不可積者。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卑，如字，又音婢。李云：以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宇宙之高，則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睨，音詣。李云：睨，側視也。謂日方中而景已復昃，謂景方昃而光已復沒，謂光方沒而明已復升。凡中昃之與升沒，若轉樞循環，自相與為前後，始終无別，則存亡死生與之何殊也。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同體異分，故曰小同異。死生禍福，寒暑晝夜，動靜變化，眾辯[illegible]之至也。物之同者，[illegible]異於火，火中之陰異於水，然則水異於水，火異於火。[illegible]同而異，[illegible]同於異，[illegible]故曰大同異。[illegible]

南方无窮而有窮。○司馬云：四方无窮也。李云：四方无窮，故无四方，上下[illegible]無窮，會有窮耳。一云：知四方之无窮，是以无窮為窮也。形不盡形，色不盡色，形與色相盡也。知不窮知，物不窮物，知與物相盡也。獨言南方，舉一隅也。

今日適越而昔來。○智之適物，物之適智，形有所止，智有所行，智有所守，形有所從，故形智往來，相為逆旅也。鑒以鑒影，而鑒亦有影，兩鑒相鑒，則重影无窮。萬物入於一智，而智无閡；萬物入於一智，而智[illegible]。物而物无厭天在心中，則身在天外，心在天內，則天在心外也。以病而思親者，來也。智在物為物，物在智為智。司馬云：[illegible]彼日猶此日，則見此猶見彼也。彼猶此見，則吳與越人交相見矣。

連環可解也。○司馬云：夫物盡於形，形盡之外，則非物也。連環所貫，貫於无環，非貫於環也。若兩環不相貫，則雖連環，故可解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司馬云：燕之去越有數，而南北之遠無窮，由无窮觀有數，則燕越之間未始有分也。天下无方，故所在為中；循環无端，故所行為始也。

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氾，芳劍反。

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觀，古亂反。於天下所謂以為[illegible]曉，許堯反。[illegible]樂之者[illegible]

卵有毛。○司馬云：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鵠卵，卵不為雞，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感[illegible]有[illegible]清[illegible]感之分也。龍顏虎家，感靈之氣也。神以引氣，以成質[illegible]之所[illegible]如戶牖明暗之懸以晝夜，性[illegible]測，性之明遠，有習於生。

雞三足。○司馬云：雞兩足，所以行而非動也。故行由足發，動由神御。今雞雖兩足，須神而行，故曰三足也。

郢有天下。○郢，楚都也，在江陵北七十里。李云：九州之內，於宇宙之中，未萬之一分也。故舉天下者，以所處而名之。夫非其所有而言其未足，雖郢方千里，亦可有天下也。

犬可以為羊。○司馬云：名以名物，而非物也。犬羊之名，非犬羊也。非羊可以名為羊，則犬可以名羊。鄭人謂玉未理者曰璞，周人謂鼠臘者亦曰璞，故形在於物，名在於人。

馬有卵。○李云：形之所託，名之所寄，皆假耳，非真也。故犬羊无定名，胎卵无定形，故鳥可以有胎，馬可以有卵也。一云：小異者大同，犬羊之與胎卵无分，於鳥馬也。

丁子有尾。○李云：夫萬物无定形，形无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illegible]首子不苟篇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精之。

火不熱。○司馬云：木生於水，火生於木，木以水潤，火以木光，金寒於水而熱於火，而寒熱相兼无窮，水火之性有盡，謂火熱水寒，是偏舉也。偏舉則水熱火寒可也。一云：猶金木加於人有楚痛，楚痛發於人，而金木非楚痛也。如處火之鳥，火生之蟲，則火不熱也。

山出口。○司馬云：形聲氣色，合而成物，律呂以聲兼形，玄黃以色兼質。呼於一山，一山皆應，一山之聲入於耳，形與聲並行，是山猶人口也。

輪不蹍地。○蹍，本又作跈，女展反。司馬云：地平輪圓，則輪之所行者，跡也。

目不見。○司馬云：水中視魚，必先見水；光中視物，必先見光。魚之濡鱗非曝鱗，異於曝鱗，則視濡也。光之曜形，異於不曜，則視見於曜形，非見形也。目不夜見，非暗；晝見，非明。有假也，所以見者明也。目不假光而後明，无以見光，故目之於物，未嘗有見也。

指不至，至不絕。○司馬云：夫指之取物，不能自至，要假物故至也。然假物由指，不絕也。一云：指之取火以鉗，刺鼠以錐，故假於物，指是不至也。

龜長於蛇。○司馬云：蛇形雖長而命不久，龜形雖短而命甚長。

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司馬云：矩雖為方而非方，規雖為圓而非圓，譬繩為直而非直也。

鑿不圍枘。○鑿，曹報反。枘，如銳反。司馬云：鑿枘異質，合為一形，鑿積於枘，則鑿枘異圍，是不相圍也。

飛鳥之景

未嘗動也（景音影司馬云鳥之蔽光猶魚之蔽水魚動蔽水而水不動鳥動影生影有光亡亡非在生非來也墨子曰影不徙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鏃子木反郭音族徐朱角反三蒼云矢鏑也司馬云形分止勢分行形分明者行遲勢分明者行疾目明無形分無所止則其疾無間矢疾而有間者中有止也質薄而司離中有無及者也）狗非犬（司馬云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所謂狗此所謂犬也名實離則彼所謂狗異於此所謂犬也）黃馬驪牛三（驪力支反又音梨李司馬云牛馬以二為三曰牛曰馬曰牛馬形之三也曰黃曰驪曰黃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曰黃馬驪牛形與色為三也故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也）白狗黑（司馬云狗之目眇謂之眇狗之目大不曰大狗此乃一是一非然則白狗黑目亦可為黑狗）孤駒未嘗有母（李云駒生有母言孤則無母孤稱立則母名去也母嘗為駒之母故孤駒未嘗有母也本亦無此句）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illegible]）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illegible]）飾人之心易

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囿音又）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柢丁計反）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illegible]）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illegible]）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徧古遍字）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隩烏報反李云深也謂其道深）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蚉音文虻音盲）

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illegible]）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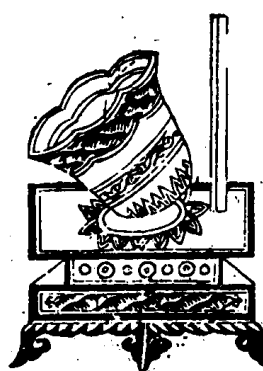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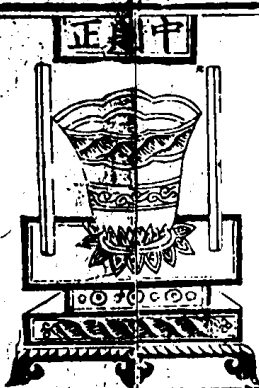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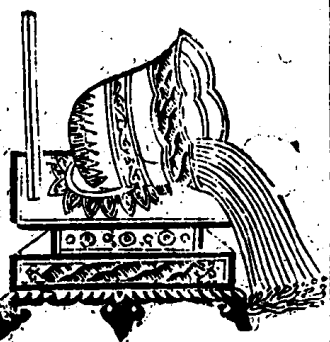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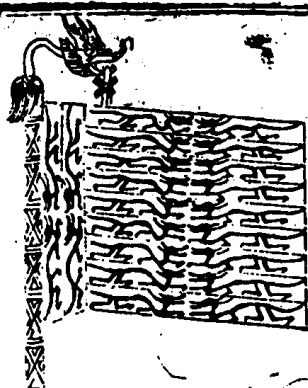
辯也

纂圖互注南華真經卷第十

荀子序　　　　楊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倞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獲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心愜文舛則意怍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意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或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煩多故分舊十二卷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

荀子篇目

荀子篇目終

荀子宥坐篇云孔子觀於魯威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此章先見孔子家語三恕篇亦載有荀子少異）

荀子禮論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注云大路即玉路也周禮云王之五路一曰玉路樊纓十有二斿以祀鄭云玉路以玉飾諸末鍚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鍚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交謂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成也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為縿斿則屬焉如金路則以金飾諸末樊纓九就象路以象飾諸末朱樊纓七就革路鞔之以革纓五就木路不鞔之以革漆之而已飾韋為纓不言就數飾異而制同

荀子禮論篇龍旗九斿所以養信也注云龍旗畫龍旗爾雅曰素陞龍于縿練旒九旗正幅為縿斿所以屬之者也信謂使萬人見而信之識至尊也養猶奉也按周禮春官司常云交龍為旂注云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亦謂交畫升龍降龍也此諸侯所建杠長七仞而上公九斿以象大火故軌人注云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若侯伯則七斿子男五斿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其斿長短諸侯殺於卿大夫齊較士齊肩若大王所建其斿與杠長短一如太常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一

唐大理評事楊倞注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贏矣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重言書說命惟木從繩則正又若金用汝作礪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益於人○知讀為智行下孟反干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荊有次飛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貊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貊莫革反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恒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勸學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跂舉足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能善絕過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眾人同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鷦鷯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為蔑方言云鷦鷯自關而東謂之鸋鴂或謂之蔑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巢於葦苕著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何也所託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茝陶弘景云即離騷所謂蘭茝也蓋苗名蘭茝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茝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漸漬也染也滫溺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漸子廉反滫思酒反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所自取也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在薪於地均若一火就燥而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儔同類也○重意易乾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則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眾鳥息焉質射侯的正鵠也所謂召禍也醯酸而蜹聚焉喻有德則慕之者眾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學也○重意揚修身篇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半步曰蹞蹞與跬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功在不舍。言立功在於不舍。舍與捨同。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鍥，刻也，苦結反。春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鍥其軸也。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螾與蚓同，蚯蚓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刖足為刖跪。螯，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行衢道者不至，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塗。今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歟。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爾雅云：螣，螣蛇。郭璞云：龍類也，能興雲霧而遊其中也。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鼫鼠，傳寫誤為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螣蛇專一，故窮。

說文云：鼫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詩曹風鳲鳩之篇。毛云：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七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鳲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故君子結於一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瑟而鳥舞魚躍也。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爻，坤六爻，不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又曰：六玄虬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仰首而秣，聽其聲也。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形可見。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崖，岸也。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惡，讀為烏。烏，何也。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義，謂學之意。言在乎修身

真積力久則入，真，誠也。力，行也。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法為類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樂之中和也，樂所以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而顯，志而晦之類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古之學者為己，入乎耳，箸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為法則。端讀為喘。喘，微言也。蝡，微動也。一，皆也。或曰：端而言，謂端莊而言也。言君子之學，雖微言微動，皆可以為法則。

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為人。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語出論語。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禽犢，饋獻之物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喧噪也。囋即讚字也。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如響之應聲。學莫便乎近其人。近其人，謂賢師。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遍矣，周於世矣。當其人而習君子之說，則身尊而知遍周於世也。

之說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illegible]左襄三十一年子產曰夫人[illegible]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致猶極也下同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誡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修正為笑至忠為賊至忠以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噏噏呰呰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注云噏噏然患其上呰呰然不思稱乎上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噏許急反呰音紫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為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即謂禮也言君用禮治氣養生則壽不及於彭祖[illegible]

[illegible]名號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臣名[illegible]封於彭城[illegible]壽七百歲也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信誠也言身時通則[illegible]窮[illegible]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提僈舒緩也不雅[illegible]詩曰好人提提[illegible]之義食飲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夷倨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也庸凡庸眾眾人野郊野之人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倡也和胡卧反下同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illegible]故為不善和人也是是非非

謂之知能辨是非為知非是是非謂之愚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謂之愚也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恒之人保利弃義謂之至賊保安也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閑習也能習其事則不迫遽少見曰陋難進曰偍偍與提同謂舒緩也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秏少謂本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秏謂多而易盡曰秏也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禮治身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漸進也或曰漸浸也子廉反詩曰漸車帷裳言知慮漸深則近險詐也故一之以易良也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膽謂有膽氣戾忽惡也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齊疾也給急便利皆捷速也懼其太陵遽故節之使安徐也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

以高志卑謙下濕亦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濕然也[illegible]也自閑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亡謂之濕[illegible]上皆謂之濕亦謂之過[illegible]而无禮者重遲貪利則尚得也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濕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威儀寬緩恒不及事[illegible]如有甲濕之疾不能運動也庸眾駑散則刦之以師友庸眾[illegible]以駑上駑謂材下如駑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刦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怠慢僄棄則炤之以禍災僄[illegible]也謂自輕其身也[illegible]反言楚謂相輕薄為僄炤之以災禍謂以災禍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款誠款也[illegible]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慤多无禮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脩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徑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好謂好善不好惡也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身勞而心安為

修身

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雖道達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窮約行其道也）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所在皆貴也）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愨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法無失詳謂審於事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汙（倨傲也固陋也順墨當為慎墨慎慎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十二篇墨墨翟宋人號為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嗇不當為精雜汙謂非禮義之言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偷謂苟避於事儒謂懦弱畏事皆怠惰之義或曰偷當為輸揚子方言云儒輸愚也郭璞云謂愚儒也又云偷儒謂懦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兌說也言佞說於人以求曲樂之事不能謂直取之也）辟違而不愨（辟讀為僻違背也不能端愨誠信辟違謂為僻）程役而不錄（程功役勞役錄撿束也於功程及勞役之事怠惰而不撿束言不能拘守而詳之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行而供冀非漬淖也（供恭也冀當為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漬於泥淖也人在泥淖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曰翼近也恭敬謂不敢放縱者）行而俯項非擊戾也（擊戾謂頭曲戾不能仰者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偶視謂對視）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則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

止之與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龍子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此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有厚無厚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魁謂偏倚魁偉之行也）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蹞步而不休跛鱉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行始於足下）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厭塞也）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故不能致遠路也）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鱉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鱉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怠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好法而行士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士事也謂能治其事也）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頗也不竭不窮也）人無法則倀倀然（倀倀無所適貌也禮記曰倀倀乎其何之）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為遽古字渠遽通渠渠不寬泰之貌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矣）依乎法而又

深其類然後溫溫然言其類然後知禮溫溫有潤澤之貌君子所以禮故深言之也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天性所安不以學出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無失師法之效如此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為也舍除也除亂妄之外人無所為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故師之禮以為正儀如法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性之所安無由學為言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引此以喻暗合大道端愨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愨與謹同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為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謂苟且儒謂懦弱也憚事畏勞苦之事也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惕與蕩同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不詳當為不祥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為老言尊敬之也天下之大老也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之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勧而

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勢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同言柬擇事理也勞勧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以和好交接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以公滅私故賞罰得中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

纂圖互註荀子卷之一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察謂如字，察謂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當謂合禮義。當，丁浪反）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也）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於偏赴淵也。揚子雲非屈原曰：君子遇時則大行，不遇時則龍蛇，何必沈身也）山淵平（[illegible]）天地比（比謂齊等也。[illegible]天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淵則天亦卑，故曰天地比也。地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齊秦襲（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天地之大包之，則曾無隔異，亦可合為一國也）入乎耳，出乎口（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即山出口也。言山有耳口也。呼於一山，眾山皆應，是山聞人聲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納雲霧，是以有口也）鉤有須（未詳。[illegible]）（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鉤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鉤，須與尾皆同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卵有毛（司馬彪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鵠卵，卵不為雞，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鄧析，鄭大夫。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執而戮之。案左氏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互註】（莊子天下篇曰：[illegible]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云云）盜跖吟口（吟口，吟咏長在人口也。說者[illegible]）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凶賊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為貴）

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不比黨故難狎）易懼而難脅（小心而志不可奪）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心以為非則捨之）交親而不比（比謂阿黨，親謂仁恩）言辯而不辭（辭足以明事，不至於騁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有異也）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道讀為導），不能則恭敬繜絀以畏事人（繜與撙同，絀與黜同，謂自撙節貶損也）；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溢，滿），不能則妒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illegible]）

君子寬而不僈（僈與慢同，怠惰也）廉而不劌（劌，傷也。說文云：劌，利傷也。[illegible]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刃傷也）辯而不爭，察而不激（但明察而不激切也）寡立而不勝（雖寡立而不能勝人）堅彊而不暴（雖堅彊而不凶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不至於孤介也）夫是之謂至文（言德備也）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詩大雅抑之篇，溫溫，寬柔貌）此之謂矣。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疵，病也。或曰：讀為訾）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蒲葦所以為席，可卷者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為伸，古字通用也，下同）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於曲直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得其宜也）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也）君

不苟　荀二　不苟

不苟

子大心則天而道(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明通而類(類謂知統類也)愚則端慤而法(愚謂無從智守法度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縱也或曰止禮也言恭而有禮)見閉則敬而齊(齊謂自齊整而不怨也)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皆當其理)通則文而明(有文而彰明也)窮則約而詳(隱約而詳明其道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諂事人也)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而無忌也)見由則兌而倨(兌悅也言悅於儌幸而倨傲也)見閉則怨而險(險陂也)喜則輕而翾(輕謂輕佻翾小飛也言小人之喜輕佻如小鳥之翾翾然音許緣反或曰與儇同說文云急也)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偏頗也)窮則棄而儑(棄自棄也儑當爲濕方言云濕憂也韓詩外傳作棄而累也)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而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也荀子案多爲語助與此不同)人汙而脩之者(人有汙穢之行將脩爲善)非案汙而脩之之謂也去汙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脩汙也治之爲名猶曰君子爲治而不爲亂爲脩而不爲汙矣(治之爲名如此)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絜脩整也謂不煩雜)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知智)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絜其身者懼外物之汙也謂賢者以不受不善人之汙若也)其誰能以己之僬僬

受人之掝掝者哉(僬僬明察之貌也掝掝謂窮盡明於事易曰窮理盡性掝掝當爲惑惑惛也楚辭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惛惛者乎與此義相反)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誠無姦詐則心常安也)致誠則無他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與物無害)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致其誠在仁義)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尊之如神能化育之矣化謂遷善也)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不敢欺故能變改其惡也)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能變化則德同於天則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變言天之所以能化萬物亦如陰陽運行則爲化春生冬落則爲變)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期謂知其時候)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常如此者由極其誠所致)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自喻其意)夫此順命以慎其

獨者也(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致也慎其獨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亦不違也)善之爲道者不誠則不獨(無至誠則不能慎其獨也)不獨則不形(不慎其獨故其德亦不能形見於外)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雖出令民亦必疑之)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卑謂不爲下所尊)夫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天地誠能化萬物聖人誠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則尊也)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持也言持至誠則得之舍之則失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操而得之則輕(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舉詩曰德輶如毛是也)輕則獨行(至誠則獨行)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不舍則濟)

通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摠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愨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若是則可謂愨士矣。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

無所不傾，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愨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晻世者也，險莫大焉。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

榮辱篇第四

憍泄者，人之殃也；恭儉者，偋五兵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巨塗則讓，小塗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

義謂行公道塗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爲不讓敬若有制物而不使之然偏行之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者也

快快而亡者怒也（肆其快意而亡出於忿怒也）察察而殘者忮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由於有忮害之心也）博而窮者訾也（言辯博而見窮者由於好毀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欲求其清而俞濁者在口說之過謂言口說觸俞濁也過其貨也或曰清其身則自清矣但能言則濁也）豢之而俞瘠者交也（所交非其道則必患也俞讀爲愈豢養也雖以芻豢養之而更瘠也）辯而不說者爭也（不說不爲人所容說或讀爲悅）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直立謂己直人曲勝謂好勝人）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劌傷也廉而太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貴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剸與專同專行謂不恤是非好狠愎言必以己者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也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案當時禁鬬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爲之是忘其君也（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鬬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改之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聖王之所不畜也（憂忘其身謂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忘其身也或曰當爲下忘其身誤）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凡鬬者必自以爲是而以人爲非也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用其賤也狐父地名也史記伍子胥曰吳王夫差敗於狐父徐廣曰狐父在梁碭之間也蓋其地出戈其說未聞或曰狐父之戟狐父之戈皆近此耶钃刺也之欲反古良劍謂之屬鏤亦取其刺也或讀钃爲斫）將以爲智耶則愚莫大焉將以爲利耶則害莫大焉將以爲榮耶則辱莫大焉將以爲安耶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耶（屬託也之欲反）則不可聖王又誅之我欲屬之鳥鼠禽獸耶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謂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多與賢人同但好鬬爲異耳）人之有鬬何哉我甚醜之（其鬬如此有何爲鬬也）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狗彘之勇於求食賈盜勇於求利賈音古）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小人勇於暴君子勇於義言人有此勇也）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眾彊恈恈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辟讀爲避恈恈愛欲之貌方言云恈愛也宋魯之間曰恈也）爲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戾乖背也春秋公羊傳曰曼帖之會帖公振而矜之何休云亢陽之貌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鯈鉢者浮陽之魚也（鯈鉢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今書字無鉢字未詳或當爲鰌鯈魚一名鰷莊子曰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見鯈魚出遊是浮陽之義或曰浮陽渤海縣名也鯈音調鰌音而未反）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胠與袪同袪去也方言云袪去也謂失水在沙上也莊子有胠篋之義）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人亦猶魚也）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徒責怨於人不自脩者則窮迫）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士但自脩身而與不遇皆歸於命故不怨天也）失之

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理。養與癢同），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埶注錯習俗之所積耳（在所積習），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跖則常危辱；為堯禹則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為堯禹而為桀跖者，由於固陋者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為，待盡而後備者也（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脩為，由於待盡，然後乃能備之。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皆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為，于偽反。孟子下篇一云：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埶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開小人之心）。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口腹，謂所知唯在口腹也。隅積，亦謂分也……）？亦呥呥而噍，鄉鄉而飽已矣（呥呥，噍貌……）。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人不學則心正如口腹之欲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瞲然視之曰：此何怪也？

也。收斂蓄藏以繼之，是於己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偷，苟且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大讀為太。侈，奢也。俄，俄頃也。屈，竭也……），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於溝壑者，言不知長慮生業，故至於此也）。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能知……）？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流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流，末流也。溫，猶足也。言先王之道……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其長遠也），非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孰，其也……）。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綆，汲索也……）。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不可中道而廢），廣之而可通也（知禮樂則於事可通），慮之而可安也（……），反鉛察之而俞可好也（……俞音愈）。以治情則利（利，益也。禮記曰：故聖人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和同，獨處則自足），樂意者其是耶（……）！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埶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以禮義分別上下也），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

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士察未明且盡器說文云有盛為械無盛為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同，所以為至平也。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不為天下以為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監門上門也，御旅謂治旅之寓舍於客旅者，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各自當其分，雖賤而不以為寡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斬然而惡，歸於治也，枉而順，謂不齊然而歸於順也，不同而一，謂殊塗同歸也。夫是之謂人倫。皆有此語，引為喻，以貴賤雖不同不以為一也。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篇，共執也，大也，駿大也，蒙庇也，言湯執小球大球，以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得也。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二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三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藝文志形法家有相人二十四卷。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道說。古者有姑布子卿，姑布姓子卿名相趙襄子者或本無姑字。今之世，梁有唐舉。相李斯蔡澤者。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道術也。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子弓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漢書儒林傳易之外更無子弓，蓋荀卿所謂子弓者，韓子論語常與仲尼相配，必非馯臂也。馯音寒。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鼻目耳雖具而相去甚遠，所以為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狀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弋陽期思縣，鄙人郊野之人。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突謂短髮可以突之人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長左左脚長也，軒較之下而以其霸，言脩文德不勞甲兵遠征伐也。說文云車曲鉤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輢上出式者，詩曰倚重較兮。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氏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夫稱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梁音禳。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公子申，子期亦平王子，公子結。葉公子

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国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揳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耳（揳与絜同約也揣約其大小也揳云結反雖千石見揳雖樹之百圍權稱也輕重凡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人小肥瘦唯在志意修飾也）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徐国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誅之瞻焉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焉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倛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倛倛音欺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也）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云木立死曰菑菑与菑同）皋陶之狀色如削瓜（如削去皮之瓜青綠色）閎夭之狀面無見膚（閎夭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鬚髯蔽其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鰭魚背上鬣也如植立之鰭也）伊尹之狀面無須麋（麋与眉同）禹跳湯偏（尸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鄭注尚書大傳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瀆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也）堯舜參牟子（牟與眸同參牟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重瞳子善堯亦然尹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書傳亦難盡詳究所出矣）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耶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從者謂學者也言將論志意文學耶但以好醜相欺傲也）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姣好也倍萬人曰傑越過人也勁勇也）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僇与戮同稽考也後世言惡必考桀紂為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言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議論不高故致禍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方言云儇疾也又曰慧也與喜而翾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儇火玄反）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說文曰姚美好貌冶妖冶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婦人之飾言輕細也擬於女子言柔弱便辟也）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

願得以為士（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也）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不必上智皆知惡也）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犯刑法為有司所束縛也）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苦傷今之刑戮悔其始之所為）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當乎）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有災禍）人有三必窮為上則不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偝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鄉讀為向若如也偝讀為背謾欺也莫干反）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不能推知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曲直猶臧否也言智慮德行至淺薄其臧否與人天相懸遠不能推讓明白之言不知己之不及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今詩作見晛曰消毛云晛日氣也遺讀為隨婁驕也雨雪瀌瀌然見日氣自消喻為善則惡自消矣不肯下隨於人用此居處故其驕慢之過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已止也何以謂之人而異於禽獸）曰以其有辨也（辨別也）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知）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二足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毛也（猩猩獸以人而能言狀交趾形笑者能言笑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胾大臠也此獸能言而食之胾側吏反）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無毛也以其

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有上下親疏之分也），分莫大於禮（分生於有禮也），禮莫大於聖王（聖王則制禮者，言人有其政宰）。聖王有百，吾孰法焉（問聖王至多，誰可為法）？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文，禮文。節，制度。言禮文久則制度滅息，節奏久則廢絕也），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褫，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不能知，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者以明久遠則不知踵時因治之道，使後王近時之王也）。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後王，近時之王也。粲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跡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為君必用堯舜之道，豈必以行禹湯之術，然後可也？斯惑矣。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為法，而審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己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

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謂己之君也。審觀其所謂道也）。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以治亂者異道，而眾人惑焉。彼眾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言其愚而不能辯說，淺陋而不能度量之也）。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傳，傳聞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而況於千世之上乎！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以己意度古人之意，故人不能欺也，亦不欺人也）。故以人度人（以今之人度古之人，情既云）；以情度情（欲惡之情，古今皆同，豈其治亂有異也）；以類度類（謂種類相類者，若牛馬也）；以說度功（以言說度其功業也）；以道觀盡（以道觀盡物之理也。或曰：宜為百姓，謂百姓之盡也，若堯舜禹湯之聖人也）。古今一度也（古今不殊，以此度之），類不悖，雖久同理（言種類不乖悖，雖久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不殊，何至人而獨異哉）。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以此度之，以測度之道，明之則向於邪曲，不迷，觀雜物而不惑也）。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外謂已前也，無傳人謂於其世無傳者也，非無賢人，其人事跡後世無傳者，以其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五帝之中間，曰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略謂舉其大綱，詳謂周備也）。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惟聞其略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公孫龍、惠施、鄧析之屬也）。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黨，親比也），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言誦說謂至誠之士也。誠士好善，言之）。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辯，謂能談說也）。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君子所好尚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也。黼黻文章，此色之美者。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聽人以言，樂於鐘鼓琴瑟（使人聽其言）。故君子之於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但好其質而不知文飾，若墨子之屬），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埤汙，卑下也，謂鄙陋也。埤與卑音同。水所渟謂之汙，亦地之下者。[illegible]）。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以先王之至高至治之道，說末世至卑至亂之君，所以為難也。說，音稅），未可直至也（未可直至言以先王，遠舉則病繆（[illegible]），近世則病傭（[illegible]）。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近世之事則患傭鄙也）。善者於是間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

緩急嬴絀（嬴餘也絀縮也猶言屈伸也）府然若渠匽檃栝之於己也（府與俯同說物之貌渠讀為附渠匽所以制水檃栝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猶此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談說委曲皆得其意之所謂然而不折傷其道也）故君子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抴（抴牽引也度己猶正己也言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正己而寬容人也或曰抴當為枻枻楫擢進舟船也度大各反枻以世反韓詩外傳鄭云抴者檠也正弓弩之器也）度己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抴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事成在衆）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罷弱不任事者音疲）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精粹也兼術兼容之術）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談說之術矜莊以涖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諭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

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言談說之法如此雖不說人人亦信受也不苟芬薌察也神之謂自神異其說不褻慢也芬薌音香驩呼丸反驩與歡同薌與香同）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謂不許也貴謂貴其說）夫是之謂為能貴其所貴（不使人賤之也）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所好也）而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仁謂誠愛之道）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吶也（吶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吶吶然非）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正或為政道與導同）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謀救謂謀諫匡救）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謂倦）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言談說之不可以已如是也）故言（所以好言談說由此二者）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

端（端首也）見端不如見本分（分上下貴賤之分小辯謂辯說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不如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已）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此言能辯說然後聖賢之分具）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言辯與理合成文而不失其類謂不乖背也）居錯遷徙應變不窮（錯致也居錯猶安錯也錯千故反）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發言已可聽也）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文謂辯說之辭致實致其實也黨與讜同謂直言也凡辯文則失於浮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為重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無統無本也）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則節（噡蓋謂騁其口舌之辭也噡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少錯誤耳）足以為奇偉偃却之

屬（奇偉誇大也偃却猶偃仰即偃蹇也言姦人雖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變謂教之使自新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

假今之世（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治世則姦言無所容故十二子借亂世以惑衆也）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梟與撓同）矞宇嵬瑣（矞與譎同詭詐也余律反宇未詳或曰宇大也放蕩恢大也瑣謂為姦細之行也說文云嵬高不平也今此言嵬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傀異裁則去樂鄭云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夸言傀行自勤於飢寒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傀與嵬義同五每反又牛彼反）被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混然無分別之貌有人謂十二子也）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恣睢矜放之貌言任情性所為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睢香季反）不

（則無一同也或曰兄猶喜也）是聖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財與裁同）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而從化）則聖人之得埶（執）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疑者亦雖不同皆歸於信）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論語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當丁浪反）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言雖多而不流湎皆類於禮義是聖人制作者也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多少無法而湎流然雖辯小人也（湎沈也流者不復返沈者不復出也）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民務四民之務）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律法）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為詐而巧（巧於為詐）言無用而辯（言辯而無用也）辯不惠而察（惠順也辯辯不順道理不聰察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辟讀為僻）飾非而好（好飾非也）玩姦而澤（玩與翫同習姦使有潤澤也）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悖謂乖於常也）知而無法（驕其異見也知如字）勇而無憚（輕死）察辯而操僻淫（為察察之辯而操持淫辟之事僻匹亦反）大而用之（數事為大而用之）好姦而與眾（好姦而與衆人共之謂使人同之也）利足而迷（苟求利足而迷惑不顧禍患）負石而墜（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之類也）是天下之所棄也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在貴位不驕人）聰明

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然後為聖賢之德也）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在鄉黨之中也）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訞與妖同）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之中亦宜刑戮及之況公法乎）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類典刑常事故法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也（士仕謂士之入仕合謂和羣謂衆也）樂富貴者也（樂其道也）樂分施者也（施或所宜反）遠罪過者也（遠于萬反）務事理者也（務使事有條理也）羞獨富者也（使家給人足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汙漫已解在榮辱篇）賊亂者也恣睢者也（恣睢已解於上）貪利者也觸抵者也（恃權勢而抵觸人）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處士不仕者易曰或出或處能靜謂安時順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明著其時之事不使人疑其姦詐）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也（云能自言其能也慎子曰勞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蓋戰國時以言能為云能當時之語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好利不知足而詐為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彊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為俗（以不合俗人之俗自為其俗也）離縱而跂訾者也（訾讀為恣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跂訾謂跂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違俗自高之貌或曰離縱當為縱離耳跂與企同也）

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跂訾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反跂立羽反訾音紫此反士君子之所不能
為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可貴謂道德也能為可信
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可用謂才能也
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見汙為人所汙穢也恥不信不恥不見
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譽不能
誘誹謗不能動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
誠君子誠實也謂無虛偽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已解在不苟篇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其前也逢掖
大衣也良謂樂易也儼然壯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
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儼然矜莊之貌壯不可犯之貌或當為莊祺然蕼然未詳或曰祺祥也
吉也為安泰不憂懼之貌蕼當為肆謂寬舒之貌恢恢廣廣皆容衆之貌昭昭明顯之貌蕩蕩恢夷之貌其冠進

其衣逢其容愨謹敬儉然恀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
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儉然自謙卑之貌恀然恃尊長之貌爾雅曰恀恃也郭云
江東呼母為恀音紙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頃倚之貌訾然未詳或曰與㜸同柔弱之貌洞然恭敬之貌禮記曰洞洞乎其敬也
綴綴然不乖離之貌謂相連續也瞀瞀然不敢正視之貌吾語汝學者之嵬謂學者為嵬行之形狀嵬
已解於上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絻當為俛謂太向前而低俯也纓冠之紐禁
緩未詳或曰讀為紟紟帶也言其纓大如帶而緩也簡連傲慢不前之貌絻其禁反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填填然填填滿
足之貌狄狄讀為趯趯跳躍之貌莫莫讀為貊貊靜也不言之貌或動而跳躍或靜而不言皆謂舉止無恒也瞡瞡未詳或曰瞡與規同
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
規小見之貌瞿瞿瞪視之貌盡盡極視盡物之貌盱盱張目之貌皆謂瞻視不正或大察也盱許于反酒食聲色
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瞞瞞閉目之貌瞑瞑視不審之貌謂好視之甚若不足也瞞莫干反瞑
母丁反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謂憎疾毀訾也勞苦事業

之中則儢儢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謑詬
是學者之嵬也事業謂作業儢儢不勉強之貌離離不親事之貌[illegible]
事之勞苦也罔謂[illegible]不畏人之言也謑詬謂[illegible]
章皆明視其狀貌而辨善惡也今之所[illegible]
宵錯謬因識所見所通之也弟作其冠神禫其辭[illegible]其言淡薄
也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正其
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
也[illegible]偷儒憚事
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
儒也[illegible]彼君子不然佚
而不惰勞而不僈[illegible]宗原應變曲得其宜
如是然後聖人也宗原[illegible]應變多皆得其宜也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
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言[illegible]況其下者乎[illegible]伯
長也為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兄子糾也
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般大
樂也汰侈也汰音太下同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分半也用稅賦之半也公羊傳曰[illegible]分焉
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詐邾未聞襲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而聞於國
乎先知之是也并國三十五謂滅譚遂項之類其餘不可盡知行事若是其險汙淫汰
也事險而行汙也汙[illegible]反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
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
能亡之於讀為烏乎歎美之大節謂節義也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

仲尼

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後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後世安反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忘忿恚之怒外忘射鉤之讎仲有美言之字父事之如父故尊爲仲父大決謂裁決之大者也立以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也不敢妒其親密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國子世爲齊上卿今以仲與之本朝之臣爲清卿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五家爲社距敵也言三百社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順序之貌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爲幸偶也孟子告子下五霸桓公爲盛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

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致至也非綦文理也綦極也有文章條理也非服人心也非以義服之鄉方略審勞佚鄉讀爲向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畜積脩鬬而能顛倒其敵者也畜積貯畜也鬬之術而能顛覆其敵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爲讓所以飾爭非真讓也行仁所以蹈利非真仁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前言五霸桓公爲盛故此言五霸非至美之此言明王者之政故言其失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彼王者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鬬必以義服不力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天下也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繆然後誅之非謂暴國也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省少也所景反文王誅四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春秋傳曰文王

聞崇德亂而伐之因壘而降史記亦說文王征伐與此小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武王誅二史記云武王斬紂頭殷尸子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斬殷紂之頸手汙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周公卒業周公卒武王之業亦時有小征伐謂三監淮夷商奄也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刑措之也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不行其故又以下五明之也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所載之地不過百里而天下一以有道也孟子公孫丑上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文王以百里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埶而不得以匹夫老桀紂舍道雖有天下厚重之埶而不得如庶人壽終也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讎人役言楚不用道也讎人秦也楚懷王爲秦所詐而役使之也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埶是其所以危也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之術終身行之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僔僔謂卑退也主信愛之則謹慎而嗛嗛與謙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春秋穀梁傳

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詳謂明法度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謹慎親比於上而不邪也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全一謂不以疏遠而懷二心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爲夸夸奢侈也信而不處謙雖見信於上不處嫌疑之地也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善而不及如言己之善寡不合當此財利也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矜靜而理謂不憤懼也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爲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埶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

(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媚愛應當侯維服事也鄭云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祖考之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事謂伐紂定天下也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大事謂大位也)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好賢人與之同者)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除怨不[illegible]舊怨)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耐忍也[illegible]忍而用之則能行之[illegible])能而不耐任(有此能者不忍急用之)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或曰荀子非王道之書其言駁雜今又言以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於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論霸道或論強國在時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不必合何以拯斯民於塗炭乎故離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堯舜之道也荀卿門人多仕於七國故戒以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明且哲以保其身異哉)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嗛不足也當其盈滿則思其後不足之時而先慮之也)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旤(委曲重多而備豫之猶恐及其禍旤與禍同)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巧者多作淫靡故好法度者必節之)勇而好同必勝(勇者多凌於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 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擠排也言重[illegible]之也)志驕盈而輕舊怨(輕舊怨謂報舊怨)以恡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為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施道施惠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己)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傹也(傹與僵同謂當為僵言可以氣吹之而僵仆傹音僵)是何也則墮之者眾而持之者寡矣(墮許規反)天下之行術(行於天下之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必通達以仁則必有聖知)

之名者在於所立勢與學而專一也此謂以行天下之術 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頓窮謂困躓也疾力勤力也重不[illegible]然後補之以恭敬之屬[illegible]困躓之時則尤加勤力[illegible]三也)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勌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省少也少所求而多功勞[illegible])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 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勢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辟讀為譬咶與舐同經縊也伏而舐天救縊而引其足愈益遠也)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俞讀為愈)故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勢在上則為上在下則為下必當其分安有勢不在上而羞為下之心哉)

纂圖互註荀子卷之三

纂圖互注荀子卷第四

儒效篇第八效功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
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屏蔽也及繼也倍反也之反履天下之籍籍謂天下
之圖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戾焉偃然
猶安然固有之謂如固合有此位也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虛謂為墟
戾暴也墟殷國謂殺武庚遷殷頑民于洛邑朝歌為墟也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
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左氏傳成鱄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
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此數
略同言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
戚以蕃屏周室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餘國名皆學者
盡詳究之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開導謂開
通導達揜襲也周公歸周周公所歸畿內之國非名周王都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反
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待其
固安之後北面為臣明攝政非為己也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幼少當此位也不
可以假攝為也周公所以必須假攝天子之位者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之不
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
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
滅主之義也周公有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
也鄉讀為向下同擅與禪同言非禪讓與成王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
變勢次序節然也節猶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
枝枝子周公武王之弟故枝主成王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謂殺管叔管叔周公之兄也
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時不得不然故易位非為不順因天下之和遂

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仰易變化天下厭然猶一也
反易也厭然順從之貌厭一涉反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秦
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人之國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錄故以荀卿為孫卿孫
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
也謹乎臣子謂使不敢為非致極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言儒者得權勢
在本朝則事皆合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必不為悖亂也雖
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
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
之經紀嗚呼歎辭也財與裁同雖歎其無應之者而亦不傷困窮常通於裁萬物養百姓之綱紀勢在一
人之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一人之上謂為人君也在一人之下則社稷之
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
存也窮閻謂窮巷漏屋謂弊屋兩者也仲尼將為司寇為魯司寇也沈猶氏
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皆魯
人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魯之粥
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豫賈定為高價也粥言粥牛馬者不敢高價
仲尼以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蚤讀為早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
分有親者取多居謂孔子閒居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多也孝悌以
化之也由孔子以孝悌化之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其位則美俗
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
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
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官百官形見也行一不義殺一無
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

儒效

下應之如讙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讙讙讙喧也言聲齊應之也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貴名謂儒名可貴白明顯之義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倒也遠者顛倒趨之如不及然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迹所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為人之師長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引此以明天下皆歸之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人所行之道也君子之所道也為詭異之論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之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

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必徧能或曰正當為止言止於禮義相高下視墝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視也高下原隰也墝薄田也五種黍稷豆麥麻謂不失次序名當土宜也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同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薦藉也謂相蹈藉撙抑也皆謂相陵駕也怍慚也若夫譎德而定次譎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或亦多作譎譎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決德而定次之語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任使各當其才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

鄧析不敢竄其察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君子皆識之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行下孟反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虛讀為墟施易謂使實者虛虛者實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同異之言相分別隔易同異已辭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僂疾也言辯堅白亦不可疾速指陳僂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不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言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理君子謂卿大

夫也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事謂作業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戇愚也辟音譬稱謂稱說反益身老子長言終身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有偽偽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相雞狗之名也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姡也鄭云使汝為鬼為蜮則汝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見汝也引此以喻任惑之人也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彼為儒學者能行則為士也士者終立之稱敦慕焉君子也敦學慕之知之聖人也知之謂通於學也於事皆通則與聖人無異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為學之後則誰能禁我使不為聖人士君子也鄉也混然涂之人也俄

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混然無所知之貌並比也鄉音向涂與途同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效白辨別也向者明不能決言所知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迴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鎖相聯繫漢書所謂鎖繫者也今文皆也顏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因徒以鐵連也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溢之寶雖行貣而食人謂之富矣屑然雜碎眾多之貌行貣乞也貣他得反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為衣則不可衣著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前事者雖未得衣食亦猶藏千金之寶也是杅杅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

哉杅杅即于于時也自足之貌莊子曰睢睢盱盱居居視于于也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舉皆也此儒學也其情皆在此故人尊貴敬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儒者之名也此身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夸誕則恐益空虛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眾應之聲如雷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曰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鄭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與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

求安利其身愈危俞讀為愈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以明不責己而怨人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除也粹讀為碎除碎折之外無所之適也言必碎折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傴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傴僂也伸讀為身字之誤也傴身之人而彊升高則頭頂尤伊故指而笑之者愈眾故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為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不亂謂皆當其分不窮謂閒於其職列也言儒為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毛云平平辯治也率從謂上下相率交接也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己至道是民德也養生為己至道謂滋生之從民德言不知禮義也行法至堅不

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方法謂行有法度行下孟反橋與矯同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未諭謂未盡得其義未安謂未得如天性安行之也周密謂盡善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如數一二之易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節也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安四枝不以造次為也要一遙反下要時同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設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擬若天告四時使成萬物也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眾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雖博雜眾多如理一人之少井井兮其有條理也井井良易之貌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嚴嚴有威重之貌能敬己不可以干非禮也嚴或為儼分分兮

其有終始也事各當其分即無悖亂故能有終始猒於豔反 猒猒兮其能長久也猒足也乱生於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 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殆危 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炤炤明見之貌炤與昭同 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脩脩整齊之貌統綱紀也言事不乖悖也 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綏綏安泰之貌或為蕤 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熙熙和樂之貌也 隱隱兮其恐人不當也隱隱憂戚之貌恐人之行事不當理此已上論大儒之德 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 曷謂一曰執神而固執持精神堅固 曷謂神曰盡善挾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挾讀曰浹浹周洽也 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管言所樞要也是儒學 故詩書礼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是儒之志 書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

春秋言是其微也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為褒貶微其文隱其義之類是也 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風国風逐流蕩也国風所以不隨荒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故变風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義先王之澤也 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以文之也雅正也文飾也 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以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以通之也至謂盛德之極【注】詩大序一国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是皆謂儒也鄉讀為向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言其德盛 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荀卿之時有客論孔子之言如此 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

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負扆而坐戶牖之間謂之扆也 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恭矣哉【注】記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發兵日以兵家所忌之日 東面而迎太歲迎謂逆太歲也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 至氾而氾至懷而懷氾水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国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氾而適遇水氾張至懷又遇河水泛溢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 至共頭而山隧共河內県名共頭蓋共県之山名隧謂山石崩摧也隧讀為墜音遂 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 周公曰刳比干居當踰軍出三日未當至共又不盡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已近於洛矣或曰至氾之後三日也

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比干紂之諸父箕子紂之諸父箕其国名子爵飛廉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飛廉善走惡來有力言也【注】語微子篇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遂選馬而進選擇也 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杜元凱云戚衛邑在頓丘縣西百泉未詳近朝歌地名左氏傳曰晉人敗范氏于百泉也 厭旦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於日謂未明已前也 鼓之而紂卒易鄉易鄉倒戈而攻後也 遂乘殷人而進誅紂乘其倒戈之勢 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非周人殺之因殷人倒戈自殺之也 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周人無立功受賞也 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定息偃仆也皆不用之義三革犀兕牛也考工記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范甯云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国語韋昭注云三革甲冑楯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 合天下立聲樂合天下謂合會天下諸侯歸一統也 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篇名詩序云武奏大武也礼記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

而舞大武韶護發樂名左氏專曰吳季札見舞韶護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發之也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闔閉非也跨天下而無蘄跨越也蘄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不待求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戒矣哉太甲如此誰復爲戒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周穆王之御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羿有窮之君篡夏太康而遂篡位者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已解非十二子篇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傾危徵驗其言有類其行有禮類善也謂比類於善不爲狂妄之言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險危也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當丁浪反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道一謂皆歸於治也故禹湯文武事雖不同其於爲治一也稽考也考成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義而化狂怪之人則畏而逃去邪說畏之衆人愧之衆人初皆非其所爲成功之後故自愧也愧或爲貴亂也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儒名天不能死地不能理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

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俗儒者之異也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者逢衣淺帶解果其冠逢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博則約束衣服易也故曰淺帶解果未詳或曰解果狹隘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韰倮爲嬳韰倮下界反倮音果嬳音獲謂母也或曰說苑淳于髡謂齊王曰臣笑鄰圃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螺者宜禾汙邪者百車蟹螺蓋高地也今冠蓋亦比之蟹螺爲儒服而尤其實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略粗也粗法先王之實言不知大節故足以亂世法韓詩外傳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亂世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王後世之王夫道崇高之政而乎制度是壹也若妄引上古不合於時則是亂矣故仲尼憎春秋又周法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不知耻士所不逢衣淺帶之比行爲謂行爲而堅也下孟反其言議談說已無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呼謂稱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之貌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𠏁然若終身之虜而不能有他志是俗儒者也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辟毗延反辟讀爲嬖舉其上客謂保奉其上客𠏁得其助也𠏁字書無所見蓋恐懼而因依之貌莊子曰𠏁然在[illegible]之中也法後王一天下制度隆禮義殺詩書其行以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節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便無纖介之差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有所未知則不能取比類而通之也禮記雖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能類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不自欺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德之儒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行萬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爲後王以古持今皆當爲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善類在鳥獸之中猶

況在人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㤰倚奇也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卒讀爲猝千忽反儗讀爲擬㤰與作同奇物怪變卒然而起人所未嘗見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滯慚怍也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既無所疑作故開張其法以度之則晻然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度大各反晻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爲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僅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小國多東灌用大儒然後可以長久也而後三年天下如一諸侯爲臣長久之業既成及三年備德化可以一天下臣諸侯蓋殷湯周文皆化行之後三年而王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錯讀爲措伯讀爲霸言一朝而霸也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

行之明也行之則明於事明之謂聖人通明於事則爲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無他道焉已乎行之矣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人無他在止於行其所學也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言雖博聞必有誤謬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見而不知雖能記識必非於指意猶若制民焉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苟不能行雖所知多厚必至困躓也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當由非仁人君子之通明者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偶中之道百舉而百陷無一可免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云能自言其能察則必爲怪惠施鄧析之比辯則必爲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察則速盡謂有聽察之性則能速盡天下物理速論謂能速論是非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

有師法則隆積矣隆厚也積習也厚性謂恣其本性之欲厚於積習謂化爲善也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情謂喜怒愛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爲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爲也必在化而爲之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乎言性非吾天性所有可以外物誘而爲之或曰情亦當爲積積與天然有殊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爲之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注錯所措置也錯千故反并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錯讀爲措并一謂師法貳謂異端習俗移志安久移質習以爲俗則移其志安之既久則移本質并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爲六極言積近以成遠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爲工匠積反貨而爲商賈反讀爲販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安習其土服之衣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謂中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也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大積靡謂以順積習爲也則爲君子矣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徼與邀同招也於宵反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

役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也言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言此無善人不求而進之忍害為惡之人反顧念重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安然為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 人論 論人之善惡也論盧昆反 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為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為脩也 汙穢也漫欺誑也漫莫半反 甚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為知也是眾人也 溝音縠瞀也溝瞀無知也眾人謂凡庶也 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 忍謂矯其性行下孟反 知而好問然後能才 其智慮不及常好問然後能有才藝 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 皆矯其不及故為小儒也 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 其才堪王者之佐也 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眾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群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 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尺寸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設失大儒可為天子三公小儒可為諸侯大夫士眾人可為工農商賈統群臣人主之所也倫讀為論或曰倫等之也言人道盡於於禮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 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準也一隆謂專一於一人不以異端亂也 累土為壇宇屋邊也防堤表標也言 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 此道德或當為政治以下有道德之求故誤重寫耳故云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安國家已上之事語之 言志意之求不下於事 以脩其志意來求則語為士已上之事 言道德之求不貳後王 道德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當時之功所宜施行之不事貳後王師而告之 道過三代謂之蕩 道過三代已前事以久遠則為浩蕩難信之也 法貳後王謂之不雅 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事而廣說遠古則為不正也 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 臣當為巨雖高下小大不出此壇宇防表 是君子之所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 宮謂之室庭門屏之內也君子雖騁志意諸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百家異說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荀卿屢有此言明之 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

也匹夫問學不及為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先王則不聽也 百家雖說不及先王之道安論異端則君子不聽也 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

纂圖互注荀子卷第四

纂圖互注荀子卷第五

王制篇第九

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不以官之次序若傅說起於版築爲相也）罷不能不待須而廢（須須臾也）元惡不待教而誅（不教而殺謂之虐惟元惡不教誅之也）中庸民不待政而化（中庸民易與爲善故不待政教成之後也）分未定也則有昭繆（繆讀爲穆父昭子穆言爲政當分未定之時則爲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屬讀繫也之欲反）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反側不安之民職謂使各當其職事以須而待其遷善也）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畜養也棄謂投四裔之外也）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五疾瘖聾跛躄斷者侏儒各當其材使之謂才）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官謂爲之施設所職而與之衣食）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天德天覆之德）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声日聞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願謂人人皆願仰也）凡聽（論聽政也）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厲剛烈也假道謂以寬和假借道引人也）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隱閉其情不竭盡也）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弛廢也遂因循也春秋傳曰遂繼事也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大事近於弛小事近於因循言不肯竭其誠也）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也（和解調通則寬和不拒下也凝定也凝止謂定止其不可也）則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也事試爲之也莊子曰嘗試論之鋒起謂如鋒刃齊起言兢而難拒也）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聽大謂所聽之事多也煩煩碎也）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議謂講論也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論則不周洽故法所不至者必廢也）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各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必隊隊與墜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類謂比類）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無經謂無常法辟讀爲僻也）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敵也）勢齊則不壹衆齊則不使（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制謂差等）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天之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澹讀爲贍既無等級則皆不足極故不能足也）爭則亂亂則窮矣（物窮竭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使物有餘而不窮竭）書曰惟齊非齊此之謂也（書呂刑言惟齊一者乃在不齊以論有差等然後可以爲治也）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馬驚於車中也）庶人駭政故君子不安位（駭政不安位之政也）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惠恩惠之）選賢良舉

王制

荀五　二

篤敬與孝悌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能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由將無益也（曲當謂委曲皆當）（當丁浪反）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非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謂子張孺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聲公卒子成侯立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耳愛泄姬而恐其皆因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從容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迴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未及取民也（不及謂其才未及取也民謂得民心）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孔子曰子產猶眾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之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也（言未及教化也）故脩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士卒伍也）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如器之上溢下漏空虛可立而待也）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彊奪之地（人謂賢人與國也彊地國之術則奪人也）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彊者（用彊力勝人非知彊道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鬬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鬬人之民日欲與我鬬吾民日不欲為我鬬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累憂累也）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守者謂地也守國以地為本故曰守者所以守者謂所以守地之人也）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交謂連結也既以力勝而不義我故諸侯皆欲相連結也必忘國而不忘為之為敵今多作懷交接言懷其與己交接之道也）伺彊大之間承彊大之弊此彊大之殆時也（殆危也）知彊大者不務（知彊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慮以王天命全其力凝其德（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天命謂不敢擅侵暴也凝定也凝其德謂不輕舉）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王則常勝矣是知彊道者也（天下無王霸之主則彊國常勝王或衍字）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備用近用也左傳曰不備器備也）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案發聲謹嚴也募招也謂募猶重募也選閱擇揀也材伎武藝與過人者猶漢之材官也）然後漸慶賞以先之（漸進也言進勉以慶賞也）嚴刑罰以糾之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則諸侯親之矣（并音併下同）脩友敵之道以教敬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說讀為悅下同）所以親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見則諸侯疏矣（見賢遍反）所以說之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敵之

王制

道行下孟反信謂使人不疑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无王者則霸主常勝也閔王毀於五國史記齊湣王四十年燕秦楚魏韓共伐齊以兵敗齊湣王出奔莒也桓公劫於魯莊公羊傳曹沫之盟桓公為魯莊公之臣曹沫所劫也無他故焉非其道而慮以王也不行其道而以詐慮為王所以危亡也彼王者不然仁服天下義服天下威服天下其仁感其義畏其威故天下皆服仁服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服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服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其道可以服人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王者之人王者之佐飾動以禮義所脩飾及舉動以禮義也聽斷以類所聽斷之事皆得其類謂輕重得中也明振毫末振舉也言細微必見也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原本也謂為治之本王者之制制謂王者制度也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過則久遠難言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之王為法不離貳而棄取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並已上辭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人徒謂士卒及胥徒也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舉皆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謂文采紛畫繢之事也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舊謂三代故事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謂三代故事則是復古必不遠舉也王者之論論謂論議賞罰也盡困反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幸儌倖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位等級之位折原慹悍而刑罰不過折分異也分其原慤之民與凶悍之民異也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刻深也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所論不易之論論乎易則人知沮勸也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等賦稅有等所以為等賦及政事裁制乃物皆為養人非貪利也賦政裁同田野什一什稅一也關市幾而不征幾呵察也但呵察姦人而不征稅也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石絕水為梁所以取魚也非時則禁及時則發禮記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孟子梁惠王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為征謂之輕重或讀為征衰初危反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任土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之類也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留貯畜有不使有无化居滯積也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歸請為饋移轉也言通流交易輸相救无不豐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其能謂竭其財力也不疾皆其勞謂奔走來王也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幽深也閒者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不為王者趨使安樂政教之也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師長也言為政如此乃可以長久也師者亦使人法效之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海謂荒悔絕遠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走馬吠犬今此之大也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翮大鳥羽齒象革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繢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嶲丹干丹砂也蓋一名丹干丹胡旦反或曰丹干丹砂也干當為玕尚書禹貢雍州球琳琅玕謂石而似玉者爾雅云西北方之美者有球琳琅玕焉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蓋南方亦有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紫紫貝也紶未詳或亦云紶字當為蚶郭璞江賦曰石蚶應節而揚葩注云蚶形如狗爪春而生華蓋也為今案本草謂之石決明陶弘景云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為貨貝居怯反

法法

西

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東貢梁州貢熊羆狐狸織皮孔云貢四獸之皮文旄之類也旄旄牛尾文旄謂染之為文彩者也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斵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物皆盡其美來為人用也記中庸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飾謂車服養謂衣食夫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使興雲雨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彼大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不患於雜也以一行萬行於一人則萬人可治也一謂得其樞要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始謂一也終謂雜與萬也言以此道為治舍是而天下以衰矣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也衰初危反

荀五 七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始猶本也言禮義本於君子也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言禮義以君子為本貫謂習行之也積重謂委積重多也致之謂至使其積重多也致極也好之言不倦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參謂與之相參共成化育也揔領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始則終終則始謂一出一入始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然後可以長久也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此已下明君子禮義之始為之喪祭朝聘之禮所以齊一民之耳目也貴賤殺生與奪一也使民其道不使淫放也下二事之義皆同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使人一於恩義

語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使人一於職業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滋長知謂識也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禮義者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無分則爭爭則不能羣也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也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物不能害所以安居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他故焉得之分義也以有分義故能治天下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

荀五 八

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能以皆謂能以禮義君者善羣也善能使人為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安其性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殺生斬伐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時謂有常服謂為之任使也聖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鰌鱣孕別之時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國語里革諫魯公曰魚方別孕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毒藥毒魚之藥周禮薙氏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汙停水之處謹嚴也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用謂食之外所用資物也斬伐養長不

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山無草木曰童聖王之用也用財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順天時以養地也錯千故反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言聖王之用使大物小物皆得其所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言用禮義故所守者近所歷者遠也神明博大以至約言用禮義治化雖神明博大以其至約為治也故曰一與一是為人者謂之聖人皆一與一動一也是則人齊一為人有力則強如人也序官謂王官序官之法也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牢之數宰膳宰爵主宰也迎賓食饗食安也周礼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謂公侯伯子男乎皆掌其一事也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百宗百族也城郭謂大小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礼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民之數立器言五方器械異制皆知其數不使作奇技之器也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周礼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亦謂之乘以其給田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車一乘每一乘又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自謂甸旋今之白乃也一乘白當皆去声同也

脩憲命脩憲法之命所以表示人也謂若以樂德教與致中和祗庸孝友之類者也審詩商詩商當為誅賞字之誤故樂論篇曰其在序者也脩憲命審誅賞其所屬之防過者或曰詩謂四方歌之謂商謂商声哀采風之以謹亦然歌者也禁淫聲周礼大司樂禁其淫声慢声鄭云淫声若鄭衛之音也以時順脩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夷俗謂蛮夷之乱雅正声也大師樂官之長大讀為太脩隄梁堤所以防水梁橋也通溝澮溝澮同所以通水周礼匠人上夫之田首溝溝有畛千夫有澮溝澮主有通鄭云溝廣深各四尺澮廣二尋深二仞也行水潦卜孟反行張行也安水臧使水潦其所安謂不使潰溢溢胡限反以時決塞旱則決之水則塞之故不失其時也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艾讀為刈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高下原隰也五種黍稷豆麻麥觀其地所宜而種之墝口交反省農功省視也觀其勤惰而勸之謹蓄藏謹嚴以時順脩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使農夫敦朴於力謂禁其他能治田

田畯也脩火憲不使非時焚火山澤月令三月無焚山林鄭注周礼憲表也主表其刑禁也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百索百物也以時禁發禁謂為之厲禁發謂許民採取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屈竭也虞師周礼山虞澤虞也順州里使之和順定廛宅廛謂市內百姓之居宅謂邑內居也定其分界不使相侵奪養六畜勸養之也閒樹藝樹藝謂種樹及果蓏也閒之使疏密得宜也勸教化趨孝弟勸之使從教化趨之使敦孝弟趨讀為促以順時脩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鄉師一鄉之長也周礼二鄉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論百工論其巧拙月令曰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也審時事考工記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乃得為良月令曰毋悖於時也辨功苦功謂器之精好者苦謂濫惡者韋昭曰功堅苦脆也尚完利完堅也利謂便於用者也便備用車之利轉之類也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專造私造也相陰陽相視也陰陽謂數也占祲兆祲陰陽相侵之氣赤黑之祲是其類也兆謂龜兆或曰兆兩兆謂占其天象云物知歲之吉凶也鑽龜陳卦鑽龜以火爇荊華灼之也陳卦謂揲蓍布卦也主攘擇五卜攘除不祥擇取吉事也五卜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言兆之形也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擊讀為覡男曰覡女曰巫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巫跛覡覡胡歷反脩採清脩其採清之事採謂採去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周礼蜡氏掌除骴凡国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也易道路易治也平之謹盜賊謹嚴禁也周礼野廬氏比相有相翔者誅之平室律平均布也室宅之法皆不使容姦人若今五家為保也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此皆周礼野廬氏之職今云治市之官兼掌道路不必依周礼制或當時職事言之抃急禁悍抃當為折悍為惡已解上也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稽計也度其功勞論其慶也考也周礼太宰終歲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也

賞以時慎脩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論
禮樂正身行廣敎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
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
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
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
人也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萬乘
之國者威彊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
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王霸
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彊未足以殆鄰
敵也名聲未足以懸天下也則是國未能獨立也豈渠
得免夫累乎天下脅於暴國而黨為吾所不欲於是者

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為堯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
亡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
於愉殷赤心之所誠以其國為王者之所亦王為危殆
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殷之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無
為縱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案
平政敎審節奏砥礪百姓為是之日而兵剸天下勁矣
案然脩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為是之日
而名聲剸天下美矣權者重之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
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權謀傾覆之
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
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詘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

棲遲薛越也是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
家案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
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
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
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
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
者往行之也脩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
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
怨曰何獨後我（重寇書中虺之誥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就
能有與是鬬者與安其國為是者王殷之日安以靜兵
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

伎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
事者使相率貫也以是厭然畜積脩飾而物用之足也
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月暴露毀折之中原我今將脩飾
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月捿遲
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伎股肱健
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
致之并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弊我日積
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
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
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敝安以其國為是者霸立身則
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貴賤則舉傭士之所以接

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如是者則安存立身則輕楛事行則蠲疑進退貴賤則舉佞悅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危殆立身則憍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藉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亡夫王者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爲相懸也亦遠矣

纂圖互注荀子卷第五

纂圖互注荀子卷第六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宇而異體同生宇內形體有異無宜而有用雖於人無常定之宜皆有可用人之理必在理得其道使人不爭然後可以富國也爲人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數類也並處羣居也其在人之法故則以類羣居也同求之道道謂或求爲善或求爲惡此人之性然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可者遂其意之謂也勢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禍害也奮謂起而爭說也說讀爲悅若縱情性而無分別民必奮起爭競而不可悅服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由於任智功名未成則羣衆未懸也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然後羣衆懸隔若未有功名則羣衆齊等羣衆未懸則君臣未立也既無懸隔則未有君臣之位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無上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於各縱其欲也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同物謂同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是賢愚同有此情也無君上之制各恣其欲則物不能贍故必爭之也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技功也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技功所以養一人足物多而所奉者寡故能治也而能不能兼技雖能者亦不兼其功技使有分也謂梓匠輪輿各安其業則治雜之則亂人不能兼官皆使專一於分不一事也謂若夔典樂稷播殖之類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不相待謂棄也窮謂爲物所困也此言不羣則不可羣而無分亦不可也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此上皆明有分則能羣然後可以富國也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德謂教化使知分義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老弱不能以自存故憂失養壯者以力相勝故有分爭也事業所

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事業謂勞役之事人之所惡也功利謂官職及四人之業人之所好也必使各出其職名從所務若無分則貴不張務而好逸也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也樹立也若無分則人人患於樹立已事而爭人之功以此致禍也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合配也分謂人皆有偶也婚姻娉內送逆無禮婦之父為婚婿之父為姻言婚姻者明有以二人之介也娉問名也內讀為納納幣也送致女逆親迎也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失合謂失其配偶也故知者為之分也知讀如字知者謂知治道者又讀為智智者皆通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明富國之術也裕謂饒也善藏其餘謂雖有餘不耗散而善藏之節用以禮裕民以政以禮謂用之不過度以政謂取之有道也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人得盡力務於力作故多餘也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易謂耕墾平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實穀實也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法取謂什一也禮節用謂不妄費也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以言多之極也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以墨子憂不足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名實皆美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貪貪當為貧民貧則田瘠以穢貧則力不足耕耨失時也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不得其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糾察也譑發人罪也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它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弘覆如天又順於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言百姓與足君孰不足也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尺證反故天子袾裷衣冕袾古朱字裷與袞同畫龍於衣謂之袞朱袞以朱為質也衣冕謂冕服也諸侯

玄裷衣冕謂上公服周禮上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夫裨冕裨衣而冕也裨冕謂裨冕之服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諸侯已下亦服焉士皮弁服皮弁謂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素積為裳用十五升布為之積猶辟也蹙其要中故謂之素積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君子用德小人用刑量地而立國謂若王制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也計利而畜民謂若周制計一鄉地利所出畜萬二千五百家度人力而授事謂若一夫受田百畝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百用雜用養生送死之類出謂財出入謂利入也揜蓋也出入相揜必時臧餘謂之稱數足用有餘則以時藏之此之謂有稱之術謂量入為出使要度不至之術也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上下所為之事皆以稱數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故無微幸之位徒無德而祿謂之幸位惰游而食謂之幸生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平謂除其不當征也省商賈之數省減也謂使農夫衆也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此以政裕民之術也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窮困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為大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樞戶樞也要腰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美謂美其有分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分割以等差制異之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樂或劬勞美謂爵服也惡謂刑戮也厚薄謂貴賤也在上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也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仁人也言為此上事不唯使人瞻望自為夸大之聲將以明

仁人乃得此文飾（言至貴也通仁人乃將此順從言不逆其志）故爲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玉謂之琢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金謂之鏤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不求使人觀望也古亂反）爲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和謂和樂餘謂過度而作淫衍者也）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德謂君上之德輕重尊卑外謂崇侈靡之類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棫樸之篇相質也亹亹勉也言雕琢爲文章又以金玉爲質勉力爲善所以紀綱四方也與詩義小異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多也）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重直用反）非特以爲淫泰也以爲王天下治萬變材萬物（材與裁同）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知讀爲智）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厚謂恩厚也出死謂出身致死斷亡謂判命也言判其死亡也斷丁亂反覆芳服反）誠美其德也故爲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有德者宜備藩衛文飾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天帝也）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愉歡）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是謂可其意也言百姓所得者多故親愛之也）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詩小雅黍苗之篇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勞以奉上輦不集猶成也蓋猶皆也輦謂輓輦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事既成則召伯皆告之云可以歸矣）

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君子以德撫下故百姓以力事上也）力者德之役也（力爲德所使役）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言明待君上之德化然後無爭奪相殺）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古有此語引此以明之也）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苛暴也征亦稅也苛關中之征出入者皆稅也）不然而已矣（不唯如此而已）有掎挈（使貨不得通流故以此掎挈其事也）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敝之（伺讀爲司掎挈其過同訴其罪詐爲其亂顛倒反覆也靡讀爲糜糜散也敝盡也）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汙漫皆穢行也）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粥其城謂以城降人以爲己利節忠節也此皆由上無恩德故下亦順覆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掩地謂耕出使地相掩表明也謂明其經界使有疆畔也）刺屮殖穀（刺絕也屮古草字也）多糞肥田是農夫眾庶之事也守時力民（守時敬授人時力民使之疾力）進事長功（進其事業長其功利）和齊百姓使民不偷是將率之事也（將率猶主帥也若今守宰）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之事也（是天下豐熟之事非由人力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墨子之言昭昭

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非公共之患也 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盆當將以盆爲量者考工記曰盆實二鬴墨子曰子墨子弟子仕於衞而反子曰何故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獲謂再獲 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一本一株也鼓量也孔記曰獻米者操量鼓數以盆鼓謂數盈以盆量也言然後謂除五穀之外更以果實有此 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葷辛菜也疏與蔬同以澤量言滿澤也猶俗量牛馬以谷量 然後我與…同也 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剸車，剸與專同言一獸滿一車也 黿鼉魚鱉鰌鱣以時別，一而成群，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以時別謂不奪其生使得成遂也成群言多也 然後飛鳥鳧雁若烟海，遠望如煙雲海皆言多也 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昆蟲蚔蠓蜩范之屬也大物之外其間又有昆蟲萬物鄭云昆明也得陽而出得陰而藏之蟲也 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

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衣去聲 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非將墮毀墨子論說不免如此 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 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樂則人情憂戚故曰憂戚而非樂也 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瘠奉養薄也奉養既薄則不能足其欲欲既不足則賞何能行乎言皆由不顧賞也夫賞以富厚故人勸勉有功勞者而與之雖衣惡食是常道發也莊子說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郭云觳無潤也義與瘠同觳若角反 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省所景反 上功

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謂君臣並耕而食饔飧而治 若是則不威，不威則賞罰不行。上下懸隔故得以法臨馭若君臣齊等則威不立矣 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賞罰所以進賢而退不肖 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不可置於列位而處置也 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賞罰不行賢愚一貫故有此弊 天下敖然，若燒若焦。敖讀爲熬若燒若焦言萬物寡少如被焚燒然 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嚽與啜同惡音烏 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管猶包也 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

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錭與彫同 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塞猶充也 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漸進也 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于是也，生民所願欲皆在是于也 故其賞行；舉皆也于是猶言於是 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于是也，生民所畏恐亦皆在是于也 故其罰威。其罰可畏 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渾渾水流貌如泉源言不竭也 汸汸如河海，汸讀爲滂水多貌也 暴暴如丘山，暴暴卒起之貌也言物多而卒集高大如丘山 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

下何患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讀

高養優泰也使謂爲上之使何使則有功者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

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

來反此之謂也詩周頌執競之篇毛云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鄭云反反順習之貌反復也後之

也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鬭而日爭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則非鬬也既上失天時下失地利則功出必寡雖尚儉而民亦貧物不能贍雖以鬭爲非而日日爭亂也

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詩說文云

頓下道也頓萃與顦顇同上下不能相制雖勞苦猶將無益也鄭注禮記云愀然變動貌詩曰天方薦瘥

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

薦重也瘥病也嘉善也憯曾也懲止也言天下何或作荐垂事養民垂下也以上所樂持之事下就於民而養之謂

撫小東拊循之唲嘔之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也唲嘔嬰兒語聲也唲於佳反嘔與謳同冬日

〈荀六〉八

則爲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麩麩音去丘羊反以偷取少

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

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以偷取爲治者也

其僡然要時務民僡然盡人力貌說文云僡然也要時趨時也務勉彊也謂以勞役彊民也僡子牢反進事長功益上之功利也輕非譽而恬失民恬安也言不顧下之毀譽

而安然忘失民也事進矣而百姓疾之事雖長久而百姓怨是又不可偷

偏也言亦不可苟且偏爲此勞苦民之事徙壞墮落必反無功雖苟求功利旋即毀壞音怪墮許規反

其無成功也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

皆姦道也以用故古人爲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暍使民謂役使民也宛讀曰蘊蘊暑氣也詩曰蘊隆蟲蟲暍傷暑也或曰宛當爲奧奧字與宛字相似誤耳暍於六反暍於歇反冬不

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皆謂量民之力不使有所傷害事成功立

富國

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

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忠信調和均辨

之至也辨明察均平均故君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

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

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自故君長民以下其義未詳亦恐誤或曰累解當爲纍解

累解釋也言君長人欲趨時遂功者若調和而使累解速乎急疾言上教之不急不後時也若忠信均辨則民說乎慶賞若先責己而後責人則民畏乎刑罰

罰音類罰佳買切說讀爲悅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

如影響三德謂調和解累忠信均辨正己而後責人也響讀爲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

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若有

疾此之謂也書康誥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從上之急也故不教

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勝音升不教而殺謂之虐教而不誅則姦民

〈荀六〉九

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屬謂著於事業者也勸或讀爲屬

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不類不以其類謂賞不當功罰不當罪儉當爲險險謂邀幸免罪苟且求當賞也

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申亦重也申令曰申

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時其事謂使人趨時不奪之也輕其任謂量力而使也潢然

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滉同潢然水大至之貌也若保書康誥云若保赤子

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化善爲善者

也是何邪則其道易平易可行其塞固其政令一其所充塞民心者固

其防表明防堤防表標表明明白易識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

矣辟之若屮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辟讀爲譬屮古草字不利

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

富國

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
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
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
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觀國之
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易與埸同端首也見賢遍反其候徼
支繚候斥候徼巡也支繚支分繚繞言委曲巡警也其竟關之政盡察竟與境同盡察極察
言无不察也是亂國已亂國多盜賊殺人故民苛察之故也入其境其田疇穢都
邑路是貪主已路謂无城郭道塗亦貪財民貧力不足故路也觀其朝廷則其貴
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
不愨是闇主已便嬖左右小臣親近者也信者不愨所親信者不原愨也主闇故嬖人多容也凡主相
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孰盡察俗謂風俗
取謂賦斂與謂賜與計數謂筭也須待也孰精熟也盡察極察也其於計數貨財必待精熟極察然後行言不簡易多忌於貪利者也
其禮義節奏也芒軔僈楛是辱國已禮義節奏謂行禮儀之節文芒昧也
軔或讀為荒言不習熟也軔柔也亦息惰之義僈與慢同楛不堅固也辱謂見侵辱也其耕者樂田其戰
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
已安難不避難也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
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愨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
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不及不及於貨財其於禮
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陵侵陵也言深於禮義也謹敬也言不敢慢易也賢
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雖在至公所以先親故所謂
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愿
躁者皆化而愨是明主之功已躁急之人觀國之彊弱貧

富有徵驗徵驗言其先見也上不隆禮則兵弱下不愛民則兵
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漸進也將率不能
則兵弱率與帥同上好功則國貧民不得安業也上好利則國貧賦斂
重也士大夫衆則國貧所謂三百赤芾工商衆則國貧農桑者少也無
制數度量則國貧不為限量則物耗費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
百姓與足君孰與不足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
末也垣築牆四周以藏穀也窌窖也掘地藏穀也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百姓時和事業
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時和得天之和氣謂歲豐
也事業得敘耕稼得其次序上不奪農時也等賦以差等制賦也貨財貨錢穀通名別而言之則粟米布帛曰財錢布龜貝曰貨也
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節謂
薄賦斂開謂勸課時斟酌謂賦斂即農荒有制也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
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藏
所藏言上下不相隱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
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无食菜之色也是無他故焉知
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
滿夫是之謂國蹷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
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
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以一國持之
至堅固也而无所容其身者貪也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
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他故也其所以失之一
也皆以貪失之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以此自覺悟也百里之國足以
獨立矣此言无道則雖大必至滅亡有道則雖小足以獨立也凡攻人者非以為名

則案以爲利也不然則忿之也 凡攻伐者不求詩禮征暴之名則求作財土地之利 不然則以忿怒不出此三事爲于僞反 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 用爲出行下孟反 伉隆高 伉舉也舉高遠之事 致忠信期文理 期當爲綦綦極文理謂其有條貫也 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 紃條也謂編絲爲之纔纔之稱也或讀爲窮王公不能與之爭名過王公也 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 載猶任也國委任賢士則天下莫能隱匿言其國声光大也 若是則爲名者不攻也 伐有道徒成惡名故不攻也 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 遠舉謂懸軍求遠也極戰窮戰也若懸軍遠與我如此則不可也 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 其境內之聚則深其險固視其可進謂觀釁而動也 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 撥讀爲發麷謂迁也周禮其實麷蕡鄭云今河間以北煑種麥賣之名曰逢說文云麷熬麥也至脆若故以喻之若撥麷以手撥麷也言易也

與禮同 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 藥猶醫也彼縱有所得不足以藥其所傷補其所敗言所獲不如所亡也 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爲利者不攻也 愛己之爪牙畏與我爲仇敵爲于僞反 將脩小大彊弱之義以持慎之 讀爲順脩小事大弱事彊之義守持此道以順大國 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 文謂敬事之威儀也珪璧所用聘好之物碩大也 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 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雅禮義之士說音稅 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爲名者否爲利者否爲忿者否 不爲不攻也爲于僞反 則國安于盤石壽於旗翼 盤盤薄大石也旗讀爲其亡期七翼二十八宿名言壽比於星也莊子曰傅說得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宿亦其類也或曰禮記百年曰期頤鄭曰期要也順養也 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獨案起而制之 或曰案然後也 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

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 不但守其所有而已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曹風鳲鳩之篇 持國之難易 論守國難易之狀也 事彊暴之國難使彊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 約以定道即畔之無日言不過一日文子作約定而反無日 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猒 十黍之重爲銖八兩爲錙此謂以地賂彊國割也必不多故以錙銖言之猒一占反韓詩外傳作割國之彊乘以賂之 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 單盡也國舉謂盡舉其國與人也 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 嬰繫於頸也寶謂珠玉中可寶者也 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爲之逢蒙視詘要橈膕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之 逢蒙古之善射者

逢蒙同謂頭爲逢蒙也膕曲腳中古獲反盧當爲廬由與猶同言如善射者之視物謂傲睨不敢正視也屈人腰撓膕言術伏畏與之甚也君盧屋妾謂爲女自稱是君廬屋之妾猶言其爲妾卑下之辭也雖畏與卑辭如此猶不免劫奪也 故非有一人之道也 謂不能齊一其人同力以距非大國也 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 巨巧爲繁多拜請以畏事也 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 雖得免禍亦不足以爲明君不言也 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 齊整也節奏之節文也謂上下皆有禮 百事齊於官 百事皆有法度 衆庶齊於下 上政均平故民齊於下 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 願致往也經謂來附也 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 名聲如火象炙熱也 威彊足以捶笞之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 趨讀爲趣 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 烏獲秦之力人焦僥短人長三尺者搏鬭也 故曰事彊暴之國難使

彊綦之宝事我易兆之謂也

纂圖互注荀子卷第六

十四

纂圖互注荀子卷第七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說於國制持字耳)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勢之最利者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國不如無國)有也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綦謂窮極而陵)齊湣宋獻是也(湣與閔同齊湣王為淖齒所殺宋獻謂宋君益也為齊湣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比一公獻國滅之後其自以各私為謚故與此不同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勢利以議字之)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所宜謹慎擇之)仁人之所務白也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提國也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而不言所務皆白禮義也無以害之故仁人所務皆明以為禮義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擽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擽然落石貌扶持其心扶持其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自若是其固之也)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其所與共為治政之人則皆用義士亦伊呂之徒比者也)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官王訓是瞭刑之類也)主之所極然帥群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主志意也仕所極信率群臣歸嚮之者刑措義之志意故不讓不義之意也或曰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之常法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當為基其然也言以義為本不仰而亦完反)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義行言志意及立身立行皆以義也於法反)著之言語(以義著言語謂所論說皆明義也)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

世〔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出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聲明天下莫能隱蔽之〕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申亦重也〕〔既爲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然始終如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部當爲剖謂開發也仲尼匹夫也若此王言猶得不隱乎天下今若以顯諸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齊謂以一國皆日知行於義則而名聲明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亳湯國鄗與鎬同武王所都京也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有他道而皆濟於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覇者亦有德義但未能濟極盡之耳〕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天下之理謂條理者略有節奏也〕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諾成也已不諾也禮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信乎天下謂若齊桓不背柯盟之比也〕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也要也皆知其可與要約不欺也要一堯反〕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謂若晉文伐原令三日之糧不降而退之比也〕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與謂與國謂若齊桓許救魯衛不遂滅之爲己利之比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綦當作基〕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伯讀爲霸又如字諸侯之長爲伯也春秋左氏傳諸侯皆曰爲伯也〕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盡修其本也〕非致隆高也〔雖有名德如舜禹湯之賢崇高也〕非綦文理也〔未言其駁雜未極條貫〕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下歸心如文王也此言未能循於王道以略信之故猶能致霸也〕鄉方略〔所向唯在方略不在用仁義也〕審勞佚〔審以佚待勞之術也〕謹畜積〔謹畜積不攻耗費〕修戰備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

〔齺齺相迎也齺然上下相向之貌齺士角反〕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其彊能危中国〕無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齊義略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挈國以呼功利〔挈舉也舉一國之人以呼召功利也言所務唯功利也以役使利舍求之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張開〕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其民言寇將至之比也〕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王以義討陳因遂滅之之比也〕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析離也〕如是則敵國輕之〔不得人心故輕之也〕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其極者則滅亡〕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爲五国所伐皆薛公使然故同言之也〕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爲務〔綿綿不絕貌引讀爲靷靷引軸之物結引謂繫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修德政但使說客引軸馳騖於諸国以權詐爲務也〕故彊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二十三年與秦敗楚楚重於齊南割楚之淮北也〕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史記閔王二十六年与韓魏攻秦至函谷軍焉〕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舉謂舉其国而滅之也〕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西振擊也槁枯槁也言當權謀強盛之時雖破敵滅国及樂毅以諸国攻之若擊枯槁之易也〕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戮〔爲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也〕後世言惡則必稽焉〔稽考也世稱考閔王爲暴亂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用

霸王不善擇者用權謀也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所處也錯讀為措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塗薉則塞不可不善為擇道路而道路薉之薉與穢同塞謂行不通也危塞則亡所以為王善擇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而土城後為安或曰循封疆立城郭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設問之詞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道達之求誰人付與之誰子猶誰人也孔子曰奔走道術合度量以求一人之識之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為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丞辭也道皆與道同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荀子多言敘前語者可皆之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積久之法持之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與憚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非積久之法坦坦然無改變也樂子曰有陰而遠者有坦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坦明功者豫古禪與坦同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度也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王改行玉佩玉行步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今日之事明朝不同言易改也一日之人謂今日之生未保明日言壽促也厭讀為饜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鄭注云閉藏貌言事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此何故有厭然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謂使百世不易可信之士為政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久問之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以壽千歲也能自持則能持國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

所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不可獨治也然則彊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若燕昭樂毅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之比也綦之而亡宋獻之比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之極也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小各半如水之分流也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恤親疏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

者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己者之用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云云見彊國篇此之謂也粹全也若舜禹皐陶不仁者遠即巨用之綦大而王者也駁雜也若齊桓任管仲內任豎刀即小巨分流者無一焉而亡無賢人若厲王專任皇甫尹氏即綦小而亡者也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能正國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故錯之而人莫能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禮記經解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詩逸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此之謂也為危能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

哉。譬之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好聲色將何用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綦極也。綦或為甚，其傳寫誤。[illegible]安樂之也。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illegible]治辨彊固之道。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辯彊固之道焉，有讀為又。辯分別事。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重言孟子盡心下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中。樂並音洛。闇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為嗚呼。若如。此之言謂已上之說。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illegible]知其道，守其職也。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將治詳備，一日如委曲列之無差錯也。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如此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為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之樂也。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循也。宿道止於道也。鄉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鄉方為務，不敢姦詐也。是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人主之職，不在躬親小事。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illegible]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

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重言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也。[illegible]於此無所移於人者。人主必窮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為之，故得如此。孔子曰堯南撫交趾，此應出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然也。荀子曰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任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不勞而治，[illegible]人任勢使然也。■音而賞。大有天下，小有一國，言天下國必自為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秏悴莫甚焉。秏謂精神損耗。悴謂憔悴也。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埶業。臧獲奴婢也。方言云荊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得謂之獲。此謂有罪為奴婢者，故周禮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埶與勢同，謂事業也。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以是一人之身縣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為之，言力不給也。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以自勞苦。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聽謂聽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揔方而議，揔領也。議謂議其所統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三公如於內是揔方而議也。則天子共己而已矣。共讀為恭，或讀為拱，拱垂拱而已。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謂如論德使能官施之事。或曰若順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禮法之大分在任人，各當其職，使其職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不知[illegible]

可以取天下之道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它國負荷其土地而從我之謂也道足以一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天下歸之也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他則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奚去往哉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道賢士有道德者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材藝也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民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脩務本業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民順服也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民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言其外俱為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矣竭盡也有等位爵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勢盡於此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著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

先危兩者合謂能盡勢盡人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之羿逢蠭門者善服射者也逢蠭門即逢蒙學射於羿逢蒙善射故射者服之逢音龐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王良趙簡子之馭韓子曰字伯樂造父周穆王之馭皆善御者也馭與御同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逢蠭門矣射及遠中細微之物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荀卿在齊楚秦天下彊國故制之者也其用知甚簡用智慮至小也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其綦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寶焉愚者以任賢為難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

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之重多也直用反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謝甚高謝與榭同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孔之與制如孔其盛言滿人情之所欲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挾讀為浹浹洽也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幽謂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也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奢也離乖離皆謂不遵法度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影嚮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

章致繁婦女莫衆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愉讀為偷也或讀為閑愉樂也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皋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皋牢未詳或作畢牢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牢牢戰國策燕太子丹謂荊軻曰秦有貪利之心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其意不厭或曰皋讀如以膏澤牢言漢書立嫂親蔑美同皆牢籠斡運之意也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違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偏舉偏黨其所親愛人主胡不廣焉無卹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廣焉開泰不私親疏貴賤為離誠能者前也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起還讀為旋功壹天下

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可以察如此之言也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楊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与墨子孟子辯論其術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与墨翟相反衢塗歧路也秦俗以兩為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蹞與跬同半步曰蹞跌差也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故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此之謂也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塗此謂求賢能之士也不求則危亡故可哀甚於衢塗也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賢能之士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曰罷病也無行而罷周禮以嘉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也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

在下偏而國危上偏々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也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一謂令行之也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王以鄗鄗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服從無他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所闕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勢即序於有天下之勢謂就其序次為天子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是無他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不以其豪末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聖王尤愛之詩曰

不侮於鰥寡而況於小民乎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故不敢踰越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民之道而得民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並已附上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使稱於用稱尺正反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徒役者械用器用也皆有等差皆得其

宜也挾讀為浹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數度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數謂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所隆之政也當丁浪反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要百事之要約綱紀者謂相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為君人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皆丁浪反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而為皆語助也垂衣裳而天下定易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故湯用

之俳優侏儒婦女請謁以悖之 俳優倡優侏儒短人可戲弄者悖亂也 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致勞苦是故百姓賤之如尫惡之如鬼 字書无尫字當爲尫尫病人也禮記曰吾欲暴尫而奚若斷亭 作賤之如尫家也 日欲司間而相與投藉之去逐之 司間同其間隙投擲也藉踐也 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爲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 論說之中無以此事爲得也卒千忽反 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 適人往與人也審慎其所道爲其報來報我也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 尚上也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 以非所取於民而巧 若兵甲作賤之類也 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 厭足也一占反 不好脩政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 啖啖并吞之貌 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 事任也謂斷決任事於外也 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 故事變也 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 以不隆禮義爲成俗 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國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爲之不然必將曲辯 辯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 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貴節死制者矣 斷節中衰斷節分 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

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 秩祿也其制馭百官必將齊一其制度使有等級重其秩祿使不敢不畏也 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 質賈律法也可以爲法故云質律禁止而不偏謂不以人貨爲賂賕也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平市謂公之月乎是也左氏傳曰質要或曰質正也 注 孟子梁惠王下關市譏而不征譏察不征稅也 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愨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此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 時斬伐謂斬伐以時周禮中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佻與佻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楛謂器用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以時令吏重其績疾其事民散如上乎君游民足乎食其日而不趨二年臺成而民 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 但務朴力作不務它能也 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 然而當爲然後 百吏畏法循繩然後而國常不亂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 所求之物皆給足也 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辯也

纂圖互注荀子卷第七

纂圖互注荀子卷第八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偏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矣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人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人勸罰不用而人服有司不勞而事理政命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籍歛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人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為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為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敬詘而不悖請問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柰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態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為身也謹脩飭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惑於天地萬物也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成其百官之事伎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

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
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禮
也請問爲國曰聞脩身未聞爲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
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
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
聞脩國也君者人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
有社稷者也而不能愛人不能利人而求人之親愛己不
可得也人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
人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
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
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
樂是闇難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故人主欲彊
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
脩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積蓄而得之者不世絕
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
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
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
爲之也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
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
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
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人而
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

垣此之謂也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
羣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
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
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
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
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
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
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
盜賊除姦邪是所以養生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
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
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
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
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等差
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
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
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
味而珍備是術也聖王則術以明辨異上以飾賢良而
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
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爲異也將以明分達治
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大夫士無流淫
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
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

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

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胑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爲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愼取相道莫經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

之痤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慆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人主欲

得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城固外以距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他故莫不失之是也故

國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
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
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
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
便辟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
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
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齒墮
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
不可以獨也非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用之於是
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
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

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
功然後隱其所愛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
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
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
有弛易齵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
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
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
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
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
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

君道

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游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
物故之變焉如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源一物不應亂
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
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
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
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
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
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
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患足以持社
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
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

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晻謂之危國雖若存古
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材人
愿拘錄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脩飭
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脩業不敢益損可傳
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之為
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也知愛人之為安國也知有
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為長功也知務本禁
末之為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為便於事也知明
制度權物稱用之為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
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然後人主之道也
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

是人主之要守也主不能論此三材者與臣下爭小察而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為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纂圖互注荀子卷第八 卷九終

九

纂圖互注荀子卷第九

臣道篇第十三

人臣之論 論人臣之善惡 有態臣者有簒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 釋並在下 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 說讀為悅或作悅 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 態姦態也 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簒臣者也 環王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謂也簒臣者簒奪其君政也 內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 民親士信然後立功 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 形則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隨不使常戾也 應卒遇變齊給如響 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聲卒倉忽反 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 此明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制度法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無所不通之謂也 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簒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簒臣用則必危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 此言態臣甚於簒臣者蓋當時之多用佞媚姦辭之人深欲戒之故極言之也 故齊之蘇秦 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 楚之州侯 楚襄王佞臣也史記莊辛諫襄王曰君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雲夢之中不如襄侯受令於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於黽塞之外韓子曰州侯相荊貴而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 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 皆變態佞媚之臣態或作態 韓之張去疾 盖張良之祖漢書張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事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約縱於宣太后也 趙之奉陽 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

君為相不悅蘇秦蘇秦乃去之又戰國策東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皆高大王之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客游談之士無敢自盡於前者皆用云奉陽君名成即李兌也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趙而來說肅侯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朝服則公子成非奉陽君也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記曰齊湣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而孟嘗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晉之咎犯齊之管仲咎犯與舅同晉文公之舅狐偃咎犯字也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國之吉凶人君賢不肖極於論臣也必謹志之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志記也謹記此四臣之安危而慎自擇取則足以稽考用臣也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

荀九

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之不以犯顏忤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為相也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音智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撟其兆切撟與矯同屈也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輔事見平原君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伐左傳郤至驟稱其伐拂讀為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為咈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奪軍救趙之事故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也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

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為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設謂置於位頗邪也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遠謂伸謂貫行也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用也邊境之臣處則彊垂不喪垂與陲同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獨謂自用其智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饗受也盛謂大業言受其臣之功業也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滅沒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無失事也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中君可上可下

荀九　二十一

君文桓公若也諂諛則遂成闇君也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其惡言不敢彊諫也撟謂屈己以從也拂違也撟拂則身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為也拂音弼迫脅於暴國而無所辟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謂習俗行之遂以為成俗也言如善俗然也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逸詩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私決擇也不敢私決擇而決行不敢更私自決所選擇也不敢有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唯順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撟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撟強貌剛折謂剛直不曲折也端志不私曲也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謂不流蕩不屈曲雖寬容而不侵亂也曉然以至道而

臣道

無不調和也雖暴戾頑之君亦以至道無不爭之道以至道則暴君不能加怒无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關通於君之心中也關當為開傳寫誤也內与納同言時開納以伸也若馭樸馬樸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以銜制必漸變之事暴君之人亦重慎之也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在順適其性不驚懼之若食餧人食餧人之道使飢渴於不適如餧人之致食或曰餧人并与之則必死令以善道量与之不使飢死也雖子日人感則死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使改故因使其改付因其憂也而辨其故憂其不可變之端則懼善也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所以喜之時所聽納故因以道入之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怒除去之也曲得所謂焉懼喜怒憂之殊委曲皆得所謂即化易君性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也敬而不順者不疾意怠慢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

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為也傷疾墮功滅苦謂錯誤耳為惑為塵也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補謂臣救其惡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為下忠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書居禮宰夫之掌治臣之後乃夫之於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右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能

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狎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言人但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人不知小人為害有甚於此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愨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愨不害傷人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善而行不以人之不肖而欲傷害之也忠信以為質端愨以為統統綱紀也言以端愨自要而待物也禮義以為文文飾倫類以為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近以知遠以此為條理也喘而言臑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喘微言也臑微動也一皆也言

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為法則也臑人兗反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不賊害則少不為人法則矣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謹慎利也鬬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鬬怒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通忠之順通忠謂忠之至者所致至堅故通之然而終歸之於順也權險之平權因危險之事而終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決持則行危險以平之使治平也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猶和聲而從之也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闇君不知所明殺害忠賢而身死國亡也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善違戾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為私事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殺晉鄙而救趙以之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君之位者不義殺君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紂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害主之無辜而殺之是仁也能上下易位而使得其當分

歸於正道是貞也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同情和而無經經常也但和順上意而無常守不恤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迷亂其君使生狂也夫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此言反經合道如信陵湯武者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以枉曲之取其順也所以不同取其一也初雖似乘終歸於理者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旗旒之垂者言湯既爲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与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爲救下民者也

致仕篇第十四 明致賢士之義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殘賊謂賊害人加累謂以罪惡加累誣人也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隱忌謂忌賢也忌讀爲諱雍蔽讀爲壅蔽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行請謂托也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者無根源之謂愬讒謗也不官謂不由主者也衡橫也謂橫至而至也聞聽而明譽之君子聞聽流言流說則明白稱與之其讒諂者謂出其事不蔽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謀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王當爲事行也言定其當當既當之後乃行其刑賞還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賞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丁浪反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明謂明白通謂達其意方並起並起尚盡謂盡忠於上也上同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爲浹能以禮浹洽者則貴名明白天下皆願歸之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侯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川淵者魚龍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本作由本務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得衆動天得衆則可以動天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美意延年美意謂樂意也元氣和則延年也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言物不能欺也夸誕逐魂逐魂謂逐去其精神也或曰魂當爲精夸誕作僞必勞於形傷其精神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無善行則賢不至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納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政之崇高在輔以中和察斷斷丁亂反然

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爲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然後進退誅賞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德化則亂）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之言義斷義殺亦勿庸即行之當先教後刑言雖先後下天尚謂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弟自厚而薄責於人也）程者物之準也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之差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言有程則可以立一二之數有禮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度其德以敘上下之位考其能以授所任之官若夔典樂伯夷典禮之比也）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之節奏陵峻奏六嚴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於撫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節奏雖峻亦有文節不至於刻急也）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法則可爲人師法不在博習也與音預）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誦謂誦經說謂解說不陵不犯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獨犯言行其所學）知微而論可以爲師（知精微之理而能講論論盧困反）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而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湍而峻則多旋流也）樹落則糞本（謂木葉落糞其根也）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於已也）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爲善則勸以戒之也）

（反注）左襄二十六年声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罰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不僭不濫此易所以懷天下也

卷終

纂圖互注荀子卷第十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時好射請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曰臣能爲王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以爲距秦之將也劉向敘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或曰劉向敘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今案史記年表楚宣王二十年孫臏爲軍師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孫臏也）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若順太歲及孤虛之類也）下得地利（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乘勢爭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奇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間也感忽恍忽也悠闇遠視也分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不測也魯連子曰弃感召之民畏出之勞者也）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武吳王闔閭將吳謂魏武侯將吳起也）孫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帝王之志意如此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路暴露也亶讀爲袒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蓋薄削之處作路單）君

臣上下之閒滑然有離德也滑亂也音骨言彼可欺詐者皆如此之國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撓攪也以指攪沸言必爛也新序作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謂人上下相愛之意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先驚謂頭目後擊之謂手臂有不救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聽謂耳目也言遠人自爲其耳目或曰謂聞諜者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或以一傳爲博博衆也而一如一也言和衆如一也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卒卒伍列行列言動皆有備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

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兌猶聚也隊同謂聚之蹶觸潰壞散也新序作銳則若莫耶之利鋒也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圜居方正謂不動時也則如大石之不可移動也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皃或曰鹿埵之貌如木實垂下然埵丁果反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然或曰即隴鍾也東籠與涷瀧同沾濕貌也如衣服之沾濕然新序作隴種而退無鹿埵字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灼炙黥刻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詐襲不可得故仁人用國日明日益明察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謀慮與之爲敵者土地見侵削反謂不服從

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詩殷頌武王湯也發謂旆也虔敬也遏止也湯建旆興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爲先故能如火之盛無能止之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設謂制置其論說數令也行動用也孫卿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勢將率與帥同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爲急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答陳王道因不答所問故言在大王之所務將帥乃其末事耳所急教化也遂廣說湯武五霸及戰國諸侯之事也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卬古仰字不卬則不足仰也上曰卬直向反能教且化長養之是足仰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

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彊弱之凡也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僭也重祿謂不使素餐也節謂忠義也君能隆禮驗功則爲上重祿貴節其次輕忠義則弱大凡如此也好士者彊不好士者弱士賢士也愛民者彊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彊政令不信者弱信謂使下可信民齊者彊民不齊者弱齊謂同力賞重者彊賞輕者弱重難其賞使必賞有功則彊輕易其賞則弱也刑威者彊刑侮者弱刑當罪使民可畏則彊不當罪則人侮慢故弱也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彊攻當爲功謂精好加功者也器械牢固便利於用則彊也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窳器病也楛濫惡謂不堅固也音庾戶重用兵者彊輕用兵者弱重難用兵者彊權出一者彊權出二者弱政多門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爲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其技也得一首者則

賜贖錙金無本賞矣（八兩曰錙。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以錙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偷，苟用之也。毳讀為脆。史記聶政謂嚴仲子曰暑可以旦夕得甘脆以養親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渙，散也。易序卦曰渙者離也。）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若飛鳥，言無定也。無日，言傾側反覆之速，不得一日也。）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此與賃市中傭作之人而使之戰，相去幾何也。）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武卒，選擇武勇之卒號為武卒。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也。）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衣，於氣反。屬，之欲反。）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置戈於身之上，謂荷戈也。）軸帶劍（軸與冑同。漢書作冑帶劍。師古曰：冑，兜牟也。）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言齎負糧也。日中，一日之中也。）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稅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處。中，丁仲反。復，方目反。）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此中試者筋力數年而衰，亦未可遽奪其優復，奪其優復使皆怨也。改造，更選擇也，則又如前。）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優復既多則稅寡，貧困，故國危。）秦人其生民也狹阸，其使民也酷烈（生民，所生之民。狹阸，謂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地險固則寇不能害，刑罰則人皆致死也。）劫之以勢（謂以威勢劫迫之，使出戰。）隱之以阸（謂隱蔽以險阨，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阨，隱藏其民於阨中也。）忸之以慶賞（忸與狃同，串習也。慶賞使習以為常。忸，女九反。）鰌之以刑罰（鰌，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謂此蹵曰蹵藉我。鰌或作遒，七由反。）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鬭無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阸而用之，謂窮之然後用之。得勝乃賞其功，所以人自為戰而有功者眾也。）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有功而賞之，使相長，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是最為眾強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為之有根本，不邀一時之利，故能眾強長久也。不復其戶，利其田宅，故人多也。以正，言皆非苟且為正。言秦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四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

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綦，極也。秦魏雖足以相勝，皆以賞利使之，其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亦無異，未有愛貴其上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中義，不為之術者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起而兼危之，故也。）故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近當為延，聲之誤耳。招延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否也。此論齊之技擊也。隆勢詐，謂以威勢詐力為尚也。此論秦也。尚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論魏也。言此等皆漸進而近於法，未為理也。或曰漸，浸漸也，謂其賞罰殘虐可漸染於外，中心未悅服。漸，子廉反。）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服其心，是齊人之術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猶齊之技擊不可以當魏之武卒也。）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辟音譬。墮，許規反。）非天下之愚人莫能試，故王者之兵不試（一舉而定，不必試也。）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其元惡，其餘皆懼。言化而來服也。）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以禮義教化大齊之，謂湯武也。小齊謂未能大齊，若五伯者也。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翕，斂也。代翕代張，代存代亡，若言代盈代弱也。）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由，用也。以詐力相勝，是盜賊之兵。）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

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史記：莊蹻者，楚莊王苗裔。楚威王使蹻將兵循江而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至滇池，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焉。衛鞅，秦孝公臣，封商君者也。繆蟣未詳。）是巧拙強弱，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相若，相似也。雖術不同，皆出於詐力，故曰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數子之術，未能及於和齊使人心也。）。掎挈伺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掎挈，持也，伺言伺隙也，司讀為伺。謂伺詐，皆盜竊其便，傾覆襲之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入禮義教化之域，未入王之域也。），然而未有本統也（本統謂前行素脩仁義，湯武是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湯武王而桓文霸，則是存亡之效也。）。

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孫卿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是智之大也。），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不可必謂成功。志其必然，莊子曰：至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牢固，則敵不能襲奪也。），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靜則安重而不可搖動，動則疾速而不失機權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窺敵潛隱深入之也。伍參，謂或參之或伍之，以相參驗也。），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道，言也，行也。），夫是之謂六術（自制號政令已下，有六也。）。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須使人知者而輕敵。），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孰謂精審，泰謂不恡賞也。），夫是之謂五權（五權，為將之機權也。）。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至謂一守而不變。）。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百官，軍之百吏，各當其任。），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不苟為上喜，不為變詐，故敵不能怒也。），夫是之謂至臣（為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敬，常戒懼而有備也。），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必無覆敗之禍也。）。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不務逃逐也。書曰：不愆于五步六步，乃止齊焉。），行如戰，有功如幸（不務驕矜。），敬謀無壙（無壙，言不敢須臾不敬也。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天下莫之能及之將。）。

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曰：將死鼓（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也。），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軍之所重在順命，故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不殺老弱，不獵禾稼（獵與躐同，踐也。），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服謂不戰而退者，不治禽之。格謂相距捍者。奔命謂走來歸其命，不獲之為囚俘也。奔讀與奔同。）。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扞其賊，謂為賊扞拒。）。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奔命者貢（順刃謂不戰偝之而走者。蘇讀為傃，傃，向也，謂傃向格鬭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微子開封於宋（名啟，紂之庶兄，周後封於宋。此云開者，蓋漢景帝諱啟，劉向改之也。），曹觸龍斷於軍（說苑曰：桀為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

（左師觸龍者誤謂不正此云臣當是說見趙策又戰國策觸龍說太后請長安君質於齊古人同官名乎）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仆猶言匍匐也……）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師長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格謂相拒捍者……所以敵不服故不擊……恐傷我之士卒也）上下相喜則慶之（敵人上下相愛悅則慶賀之豈尚侵伐乎）不屠城（屠謂毀其城殺其民若屠者然也）不潛軍不留眾（不久暴露於外也）師不越時（古者行役不踰時也）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東征西怨之比）臨武君曰善陳囂問孫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陳囂荀卿弟子言先生之議常言兵以仁義為本）

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愛人則嫌其殺人循理則不欲爭奪）（焉有其兵相加乎）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非謂愛人循理）孫卿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孟子離婁下君子以仁存心仁者愛人愛人者人相愛之）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同注】（孟子盡心上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同注】（孟子梁惠王下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是以堯伐驩兜（伐亦誅也書曰放驩兜于崇山也）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之）禹伐共工（書曰流共工于幽州此云禹伐皆堯之事也共工未詳也）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二帝四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四王謂夏殷也至周自貶全稱王故以文武為兩王也）皆以仁義之

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曹風鳲鳩之篇）李斯問孫卿曰（李斯孫卿弟子後為秦相）秦四世有勝兵彊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便其所從之事而已謂若劫之以勢隱之以阸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之比也）孫卿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汝以不便為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吾以大便為便也）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言語弟子所知故以答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諰作鰓蘇林曰讀如慎而無禮則葸之葸懼貌也音先禮反張晏曰軋踐轢之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前行素脩）故湯之

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前行素脩謂前已行素脩之行讀如字）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本謂仁義末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不求於本而索於末此李斯之說也）【同注】（書湯誥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仲虺之誥成王放桀于南巢武成篇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禮者治辨之極也彊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辨別也彊國謂彊其國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由用也道即禮也用禮即行不用禮雖堅甲嚴刑皆不足恃也）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鞈如金石（鞈堅貌以鮫魚皮及……）

議兵

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養之）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雕雕章明之貌）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為者化（存至也言所至之處畏之如神凡所施為民皆從化之也）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愿（愿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者化而愿愨也）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旁偏頗也辟讀為僻）矜糾收繚之屬為之化而調（矜謂夸汰糾謂好發摘人過也收謂掠美者繚謂繚繞言委曲也四者皆鄙陋之人今皆從化而調和也）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大化皆化也至一極一也）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為我民故辟門除涂以迎吾入（辟與闢同開也除塗治其道塗也）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因其民之安從其處不奪其所皆安言不驚擾也）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附也施令則民親比）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俞彊是以德兼人者也（俞讀為愈下同）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勢（為我勢所劫也）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眾奉養必費（[illegible]）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窌之粟以食之（窌地藏曰掌窌主窌之官窌匹孝反）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立溫良有司以慰接之懼其畔去也）已期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已竟也過一期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所得之民可信不外叛從化人）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俞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凝定也堅固所有也為難）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具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上地上黨之地也完全言城邑完具言府庫也趨歸也七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馮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馬服將兵距秦秦使白起攻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而奪其地殺盡也）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彊（得其地則能定去則無有彊而不可兼并者也）古者湯以薄（薄與亳同）武王以滈（滈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他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彊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纂圖互注荀子卷第十三終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一

彊國第十六

刑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火齊得謂生熟齊和得宜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齊才細反〕）剖刑而莫耶已（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劒規模之器也剖開也莫耶古之良劒也）然而不剥脱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剥脱謂刮去其生澁砥厲謂磨淬也）剥脱之砥厲之則劙盤盂刎牛馬忽然耳（劙割也音戾劙盤盂刎牛馬蓋古用試劒者也戰国策趙奢謂田單曰吳干將之劒古則試牛馬今試則截盤盂盤盂皆銅器若蹈鍾声及斬牛馬者也忽然言容易也）彼國者亦彊国之剖刑已（剖刑彊国之初開刑也）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劲城固敵国不敢𢮦也彼国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是也（節奏有法度也）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人君者隆礼尊賢而

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重出）（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盡亡也○云云見天論篇又見大略）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暴察謂暴急嚴察也）可不熟察也禮樂則脩分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其宜）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也愛利人之心見於外也）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帝天神也）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礼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申商之比）黭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黭然卒至之貌說文云黭果黑色猶闇然也黭烏感反厭讀為壓）如是百姓劫則畏（見劫脅之時則畏也）嬴則敖（以弛嬴縱之則傲慢敖音傲）上執拘則最得閒

則散（最聚也問際也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何休曰最聚也）敵中則奪（敵人得中道則奪其国一曰中擊也中仲反）非劫之以形勢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振動也）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讙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讙喧嘩也敖喧呼也亦讀為敖謂叫呼之声敖敖然也五刀反）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賁讀為僨僨仆也民逃其上曰潰）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熟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客有公孫成豈後為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戰国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南游乎高陂北陵平巫山右枕汝左擁發女馳騁乎高蔡之間不以国家為事不知子發方受令于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蔡侯為楚惠王所滅非宣王云宣公者史記不同也）歸致命

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歸致命於君言蔡侯自奉其社稷歸楚非己之功也）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舍子發名屬之謂子發之二三子楚之諸臣也理其地謂安輯其民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既楚發其賞（既謂論功之後發行也）子發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誡敎也凡發誡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徙舉相攻而敵退則是畏其將合戰用力而敵退則是畏其衆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是時合戦用力而滅蔡故曰衆威此已上公孫子美子發之辭也已下孫卿之辭也）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固固陋也其致命雖恭其辭賞則固陋非坦明之道者也）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自古皆然）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彼謂賞罰也言彼賞罰者先王之道齊一人之本善善惡惡之報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為治必用賞罰）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

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爵謂班列秩謂不更之屬官人羣吏也庶人下於此祿謂稟食也）。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以謂必是安與功之臣墮廢其志以為恥之屬［illegible］於心），無僇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大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揖其功族黨遺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今子發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縱無刑戮之恥而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也），案獨以為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處勝人之勢，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勢，不以勝人之道（以用也），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勢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勢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能，不能為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為屏屏棄私欲遵達公義）。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勢，亶有之矣（亶讀為但）。然則胡不敺此勝人之勢，赴勝人之道（相國謂［illegible］），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求賢而託），（敺之本亦或作歐［illegible］或曰驅也焉或作語辭以勝人之勢託之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之以王使輔佐也），如是則國孰敢不為義矣（國內皆化之也）。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于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歸義也）。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為，案直為是世俗之所以為（不為勝人之道但為勝人之勢），

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縣懸同），大燕鰌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鰌蹴也［illegible］），勁魏鉤吾右（魏在齊西故曰右鉤謂鉤取物也），西壤之不絕若繩（齊西界之地若繩言細也），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縣名也在齊之東者也襄賁漢書地理志東海郡［illegible］），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一國謀齊則三國乘其弊），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分齊則齊斷為四謂楚取其二魏取其一也），三國若假城然耳（言齊不久當為三國之所有如假借城也），必為天下大笑（天下必笑其無謀滅亡）。曷若（問以為何如也）？兩者孰足為之（兩者勝人之勢與勝人之道）？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世謂繼也），埶籍之所存（埶謂國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其數億萬），俄而天下倜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倜然高遠之貌犇與奔同），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反音翻反然改變貌惡烏路反）。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假設問答）？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為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為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汙漫謂穢行不謹慎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汙烏路反漫莫但反）。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辟音譬稱尺證反），若其所以統之（統制治也），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若能崇信則足以自強之勝不以更時與國之衆）。

(必若不崇信雖有与国之衆猶无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以更在廣大也荀卿常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陶當為擣凡之擣或曰當為逃謂逃匿其情与黨謂与之国也)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突謂相陵犯也)然則是弃己之所安彊而爭己之所以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与政有餘謂衆与地也)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咶与舐同經縊也引其足縊也)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俞愈也)為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上行下孟反下行如字)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衝閑閑)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為也(所以大就小務於苟得故羞而不為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歾頸(歾當為刎)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大雅板之篇義已解上也)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彊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故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為秦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也)諰諰然(諰思里反)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使耳(說音悅)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

彊國十一卷 五

(謂襄王之父懷王也為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自辟遠也辟如字或讀為避)視可司間案欲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視其可伐司間伺間隙也剡所斬也)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也(秦能使讎人為之役使謂楚襄王七年迎婦於秦十五年与秦伐燕二十七年復与秦平而入太子質于秦之類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謂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封域之內)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漢書地理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時俱屬秦是有江南也)北與胡貉為鄰西有巴戎(巴在西南戎在西皆屬秦)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楚地所得者乃与齊為界也)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屬河內今屬相州也)在魏者乃據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圉當為圍漢書曲遇下脩武東有圍津顏師古曰在東郡)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剡然侵削之貌苓地名未詳所在)負西海而固常山(負背也常山本趙山今秦有之言秦背西海東向以常山為固)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彊殆中國(秦之彊能危殆中國或為治)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節減威彊復用文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全謂德全)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德全者聽咸陽之政)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捨而不伐)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

彊國十一卷 六

殆可矣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能爲政雖築明堂朝諸侯然後可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左氏爲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秦爲帝築帝宮也戰國策蘇秦說張儀曰請以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是也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應侯問孫卿曰入秦何見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故曰應侯杜元凱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也孫卿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淵多良材也天材之利多所出物產多也是形勝也形勝地形便而物產多所以爲勝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流邪淫也汙濁也不流汙言清雅其服不挑挑偷也不爲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也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及至也至都邑之官署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楛音苦濫惡也或曰楛讀爲沽鹽之沽謂不堅固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倜然高遠貌觀其朝廷其朝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其閒朝退也古莧反恬然安閑貌如无治者如都无治處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功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秦以之雖然則有其諰矣諰懼也兼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縣音懸謂懸繫之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粹謂全用儒道駮而霸無一焉而亡見王霸篇此亦秦之所短也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當日日留心於庶事不可怠忽也

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謂親近之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縣音懸博謂所懸繫之時日多也大謂積小以成大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也小淺謂時日既少則所積亦小蟻蛭然也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善謂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不能累功累業於弊漏然後補之大荒謂都荒廢不治者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霸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災則懼治之不立也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戚憂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舉言甚多霸者之善著焉可以時託也霸者其善明著以其所託不失時也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志記也日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此之謂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著之功也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下效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爲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爲上者不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也或曰當爲慎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節謂限禁也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得其節則上安而下調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義之情皆得其節然則凡爲天下之要義爲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爲人上者必將愼禮義務忠信然

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撰或為撰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芸鋤也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曾連子謂以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白刃扞乎胷則目不見流矢扞蔽也扞蔽於胷謂見斬刺也胷白刃之甚不暇憂流矢也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言不惜十指而救首也或作於或作拔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疾病也養與癢同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為務痛癢緩急有所先後者也言此明人君當先務以禮義然後及他事也

天論篇第十七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行之道也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吉凶由人非天愛堯而惡桀也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謂農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備謂使人衣食足動時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不使勞苦也養生既備動作以時則疾疢不作也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貳即倍也

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既無飢寒之患則疾疫祲祥所不能加之矣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言怠惰也衣食減少而又怠惰則天不能全也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薄迫也音博祅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職任如此豈愛憎於堯桀之間乎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曾不措意測度焉以其無益於理若措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爭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

天有其時地有其財禮記禮運篇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是參於天地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舍人事而欲知天意斯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迴旋也炤與照同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謂廣博施行無不被也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不見和養之事但見成功斯所以為神若有真宰然也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言天道之神或曰當為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唯聖人為不求知天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修人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言人之身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

夫是之謂天官耳辨聲目辨色鼻辨臭口辨味形辨寒熱疾養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為用官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者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心居於中空虛之地以制耳目鼻口形之五官是天使為形體之君也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以養口腹形體故曰財非其類以養其類是天使奉養之道如此也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順其類謂能裁者也逆其類謂不能裁者也言天政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既立已上論天所置之事已下論逆天順天之事任人所為也暗其天君昏亂其心亂其天官聲名色臭味嗜欲又棄其天養不能務本節用逆其天政不能養其類也背其天情好惡喜怒哀樂不節以喪天功喪其生成之天功使不得滋長也夫是之謂大凶此皆言不脩人事故違天之罰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知務脩身遠不敢異端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言聖人自脩政

則可以任天地役萬物記樂記礼樂明備天地官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其所自脩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曲盡其適其生長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也言明以人事則知天物其要也盡也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為知天地之成萬物若脩有所為則其巧小矣大智在所不慮知聖人無為而治也若脩有所慮則其智窄矣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記識以助治道所以記識於天者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節候者也若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以記識於地者其見土宜可以蕃息嘉穀者也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有之數事謂順時脩其事也所以記識四時者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藏者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知謂知其生殺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為知其生殺之為賞罰以治之[知]或為和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官人任人欲任

人守天在於自守道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治亂天邪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當時星辰書之名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繁多也蕃茂也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皆言在人不在天也与時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引此以明吉凶由人如大王之能尊大岐山也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為小人匈匈也而輟行匈匈喧譁之声与訩同音又許同反行下孟反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道言也君子言常造次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遷之詩曰何

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以言苟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節謂所遇之時節也○[音注]記檀弓下啜菽飲水盡其歡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在天謂富貴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錯置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求己而不苟故日進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望徼倖而不求於己故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皆有慕有不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在此耳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假設問荅无何也言不足憂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星墜天地之変木鳴陰陽之化罕希也怪之可

也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則可因象畏懼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黨]覩兩反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並世起謂一世之中並起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祅則可畏也物之既至可畏者在人之祅也楛耕傷稼耘耨失薉政險失民楛耕謂麤惡不精也失薉謂耘耨失時使薉也政險威虐也[薉]与穢同田稼薉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祅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祅舉謂起兵動衆錯謂措安失於機也本事農桑之事也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祅祅是生於亂三者錯

無安國 三者三人袄也錯置也當此三袄於中國則無有安也 其說甚爾其菑甚慘 爾近也三人袄之說比星隊木鳴為淺近然其災害人則甚慘也 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袄 勉力之役也不時斯人多怨氣之所感故生非其類也 可怪也而不可畏也 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 書謂六經也可為勸戒則明之不務廣說萬物之怪也 無用之辯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 雩求雨之祭也或者問歲旱雩則得雨此何祥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明非求而得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 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 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示急於災害順人之意以文飾政事而已 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 順人之情以為文飾則無害淫祀求福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煇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 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凶[illegible]則也權謀多詐幽險二者盡亡之道也[illegible]見彊国為又大畧若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 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豐富孰與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 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 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豈如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之謂若曲者為輪直者為桷任材而用也 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 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歲也孰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 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 因物而自多不如騁其智能而化之使多若后稷之播種然也 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 思得萬物以為已物孰與理物皆得其宜不使有所失喪 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 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也此皆言理平豐富在人所為不在天也 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 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為道之條貫也 一廢一起應之以貫 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為條貫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理貫不亂 知禮則其條貫不亂 不知貫不知應變 不知以禮為條貫則不能應變言必差錯而亂也 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 差謬也所以亂者生於條貫差謬所以治者在於精詳也 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 畸者不偶之名謂偏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偏側則不可為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 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 表標準也陷溺也 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 昏世謂世闇也 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 道禮也外謂朝廷內謂冠昏所表識各異也隱顯即有常法也如此民陷溺之患乃去也 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 不能盡知一物 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 以偏為知道豈有知哉 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 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言曰尼不大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書藝文志慎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稱之也 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 老子周之守藏史姓李字伯陽號聃孔子之師也著書五千言其意多以屈為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詘而不見信也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 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與尚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 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 宋子名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也據此說則以少而不見多也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 門可出入者也羣衆在上之開導皆欲後而不屢先羣衆無門戶也 有詘而

無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賤者詘則分別矣若皆柔弱卑下則無貴賤之別也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皆尚同則政令何施也有少而無多則羣眾不化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為善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洪範以前編好則非遵王道也

纂圖互註荀子第十一卷終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為說者曰主道利周此一篇皆論世俗之乖謬荀卿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為主道利在不測也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謂下法上之表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上不導其下則下無以協上是不相須者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宣露辨別也下知所從則明別於事也上端誠則下愿愨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下不敢險曲也治辨則易一愿愨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玄謂幽深難知或讀為眩惑也與下同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知也漸進也知字入曰漸浸也謂浸成其詐也子廉反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疑惑則不知所從故難一也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人人懷利相親比則上不可知其情禮記曰下難知則君長勞也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知所從則自危也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貴猶愛也賤猶惡也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畏則謀上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眾則危書曰克明明德尚書多方曰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詩曰明明在下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

耳哉猶措直也世俗之為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簒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為常有天下之籍則然以常主天下之圖籍則然也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謂親能自有天下則不然以其不能治之也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大也中國之大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僅存之君聖王之子也子孫也有天下之後也勢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不材無材也不中不當也中丁仲反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勢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聖王禹湯也有勢籍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縣繫也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天下是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師長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暴國即桀紂也侈謂奢汰放縱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之無助之者若一夫焉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爭桀紂之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天下自去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豈為殺君乎由此明也效明也用此論明之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

為君而以湯武為弒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師長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為弒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說俗之人妄為謗湯武耳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物之彊者乃能勝重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小智所能分別也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和天下之人至眾非至明不能知其情偽不能和輯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重大如此非聖人安能王乎○王于況反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縣天下如權稱之縣揆知輕重也稱尺證反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志意至闇也其行之為至亂也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刳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亡為天下之大僇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考桀紂以為遺鑑也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妻子者有其妻子如此之人數此猶言不能保其妻子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為疇域或曰疇與幬同言覆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以桀紂為君以湯武為臣而殺之是為過甚也譬之是猶傴巫跛匡大自以為有知也匡讀為尪廢疾之人禮記曰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吾欲暴尪而奚若言俗說湯武猶尪大自以為神異也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有以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服故不可也竊謂私竊取之若田常六卿之屬是也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

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小人既可以有之則易滅亡明取國與取天下殊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古治世也肉刑墨劓剕宮也象刑異章服恥辱其形象故謂之象刑也書曰皐陶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也家書之象刑亦非謂形象墨黥世俗以爲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劓剕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爲墨幪家以黑巾幪其頭而已慅嬰慅當爲澡嬰謂澡濯其布爲纓鄭云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緦冠繰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爲纓繰或讀爲草纓慎子作草纓共艾畢共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韠同蔽也所以蔽前君以朱大夫素士爵韋今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爲韋也菲對屨菲草屨也對當爲紂傳爲誤耳紂枲也慎子作紂言罪人或菲或枲爲屨故曰菲紂屨紂方孔反對或爲蒯禮而跣屨傳曰剕剕之非也殺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純音準殺所介反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菲屨當剕以艾畢當宮此有虞之誅也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幪巾也世俗說以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爲治耶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惡惡烏路反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徵讀爲懲未謂將來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今之亂世妄爲此說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

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縣之大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各異明堂位說旗曰周之大赤卽史記之說非也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以治乃刑重亂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故犯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故當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書甫刑以言世有治亂故法有重輕世俗之爲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禁令故有所不至者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湯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振與震同恐也曷爲楚越獨不受制也

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埶而制械用卽禮記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邇近也等差也故魯人以榶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未詳或曰方言云盌謂之榶盂謂之柯或曰方言云革張也郭云謂殼張也土地形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儀謂風俗也諸夏迫近京師易一以教化故同服同儀也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蠻夷戎狄雖遠又各在一方雖同爲要荒之服其制度不同也封內甸服王畿之內也禹貢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爲天子服治田也封外侯服畿外也禹貢五百里侯服孔云甸服之外五百里也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王也韋昭云侯服侯圻也侯衛賓服韋昭注國語曰侯侯圻衛衛圻自侯圻至衛圻其間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此據周官職方氏與禹貢異制蠻夷要服職方氏衛服之外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五百里曰夷服孔安國曰要束以文教要一遙反戎狄

荒服職方氏所謂鎮服者也韋昭云各相去五百里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註】書禹貢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韋昭曰日祭於祖考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於曾高也時享於二祧也歲貢於壇墠也終謂世終朝嗣王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夫是之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至當為志志所以志識遠近也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邪是規磨之說也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尽而不圓矣於度有差錯我欲更之無以奈之何此喻於權言也溝中之瘠也謂行乞之人在溝壑中瘠羸瘠者以喻智慮淺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司馬彪曰坎井壞井也鼃蝦蟇類也事出莊子坎井或作壇井【註】鼃戶蝸反【註】莊子秋水篇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擅與禪同禪亦同義謂除地為墠告天而傳位也後因謂之禪位世俗以為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後世愚惑以父子相繼句鄉言堯舜相承但傳位於賢而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是亦有禪讓之說此云非擅讓蓋書序之說与孫說無異非是井自說意也孟子亦云万章曰堯以天下与舜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孰与之曰天与之又曰天与賢則与賢天与子則与子是不然天子者埶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讓者勢位敵之名若上下相縣則无与讓矣【註】孟子公孫丑上如此則无敵於天下无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註】易說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記大傳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無隱謂不隱遁用之士也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以讓賢而禪位今以堯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焉用禪位也曰死而擅之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堯舜聖賢至沒而禪之也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一本作使德而定次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則兼以為民偽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則兼并之令盡為民也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因無禪讓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謂其後者則天下有所歸不離叛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厭然順服貌一涉反鄉讀為向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言繼位相承與一堯無異豈為禪讓改變與他人乎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離也天下已去而復歸之猶如天下已衰而復振起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結此二句重也唯其徙朝

改制為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忍者在徙朝改制也後世見其改易遂以為禪讓也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一隆天下之人皆得其崇厚也致極也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夫能任天下者有禮義之名令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是盡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禪讓之名也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或者自以畏禪為苦以為聖王亦然也天子者埶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而形不為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間色衣被謂衣服也被自服五采之言備五色也間色紅碧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也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重謂重多之以太牢也珍怪奇異之食也期臭味期當為綦綦極也曼而饋曼當為万万舞也言万舞而進食代睪

競由人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言下民相為妖孽災降非從天降噂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為此者盡由人耳）世俗之為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曲盖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領南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不葬之也不妨農耕也掘已前取葬無異之不夭）亂今厚葬飾棺故抇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抇不抇者之所言也（抇穿也謂發家也胡骨反）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其意必有所為也）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優猶寬泰也言聖王之養民輕賦薄斂皆使寬泰而知足又不自恃賦不得有餘過度）故盜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劫殺謂之賊）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人猶不則其餘無不讓也）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

荀十二

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足知榮辱）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丹矸丹砂也曾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謂之曾青加以丹矸重以曾青言以丹青采畫也）犀象以為樹（樹謂之於壙中也）琅玕龍茲華覲以為實（琅玕似珠崑崙山有琅玕樹龍茲未詳覲當為之華謂有光華也或曰龍茲即今之龍鬚虎公羊傳曰僑佚之物為實或不雜曰春謂之茲史記曰衛叔封市茲徐廣曰茲者籍席之名列女傳無不女謂齊宣王曰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是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一弘也疑龍茲即龍疏疏鬚音相近也昔人家亦不斷實謂實於棺槨中或曰茲與鬚同）人猶且莫之抇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詭詐也求利之心緩也）夫亂今之而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不得在位使人）若其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屈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

正論

餧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群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盡如桀紂也）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抇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抉挑也抉人口取其珠也）雖此倮而埋之猶且必抇也安得葬埋哉（不可得葬埋而不發）彼乃將食其肉而齕其骨也夫太古薄葬故不抇也亂今厚葬故抇也是持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言是乃持姦人自誤惑於亂說因以欺愚者潮於朝居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皆弃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害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鬬（宋子已解在天論篇宋子言若能明提見侮而不以為辱則可使人不鬬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鬬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鬬此人君之

荀十二

德可以為主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子氏上者著其為師也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鬬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鬬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為辱惡烏路反下同）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求不鬬必不得）凡人之鬬也必以其惡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凡鬬在於惡不在於辱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鬬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狎戲也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是遽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然而不鬬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央瀆中瀆也如今人家出水溝也）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為辱也哉然而不憚鬬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鬬（宋子不知之論者也）雖知見侮為不辱惡之則必鬬（知宋子之論也）然則鬬與

正論

不鬬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使見侮不辱是過甚也解如字或讀為蟹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為舌金舌弊口以喻不言也雖子宋子見侵侮金舌弊口不對欲以率先猶無益於不鬬也楊子法言曰金口而木舌金或讀為禁不知其無益則不知不知此說無益是不智也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發論而不仁不知辱無過此也將以為有益於人耶則與無益於人也與讀為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也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本欲使人見侮不辱反自得大辱耳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也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王制謂王者舊制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期物之所會也命名物也皆以聖王為法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聖王以榮辱為人之大分豈知宋子以見侮為不辱哉是有兩端矣榮辱各有二等有義榮者有勢榮者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勢勝貢謂所受貢賦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卿相士大夫也形勢謂勢位也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榮流淫汙僈汙穢行也僈當為漫已謂任榮辱為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捽搏捽捽頭也搏手擊也捶笞臏腳捶笞皆杖擊也臏膝骨也腳占腳字臏腳則刖其膝骨也鄒陽曰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斬斷枯磔斷如字枯弃市暴屍也磔車裂也周禮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也或曰枯與辜義同故韓子曰淮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民多竊采之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而民竊金不止是辜即枯也又莊子有桀辜人謂犯罪被死之人藉靡舌縛也才夜反靡縛爲薄界反義同即謂見縛也謂刑徒之人以繩繫之靡繫也舌縛未詳或曰莊子云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謂辯說亦服辱也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勢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勢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勢辱無害為堯有勢榮無害為桀義榮勢榮唯君子然後兼有之義辱勢辱唯小人而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為治也士大夫主教化者官人守職事之吏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為己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為大分權欲屈容受辱為己之道其謀慮乃欲一朝而改聖王之法說必不行也譬之是猶以塼塗塞江海也

以焦僥而戴太山也焦僥短人長三尺者也蹎跌碎折不待頃矣蹎與顛同頃少頃也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二三子慕宋子道者上謂自其說也傷其体謂受大辱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是過也以宋子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弟子說宋子曰以禁不欲為以情欲寡以為內故率其群徒辯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稱謂所宜比也反情欲之寡成顧情欲之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欲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為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

施也古之人為之不然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罰之）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愨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為欲多故使賢者重者以受厚祿下至愿愨之民猶得完衣食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宋子之說乃大亂）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嚴讀為儼好說謂好自言其說也好呼報反）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為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二　十四終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三

禮論篇第十九（舊目錄第二十三今升在論議之中於文為次）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量分界謂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有分然後欲可養求可給）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屈竭也先王為之立中道故欲不盡於物物不竭於欲是禮所起之本意者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貌越席牀笫几筵所以養體也（疏通也……）

（……或曰……）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睪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韅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

中用得其中皆不失禮也步驟馳騁厲騖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厲騖疾騖也史記作廣騖言雖馳騁不出於禮猶之閑習宮庭已躋於上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是猶此也民氓無所知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方皇讀為彷徨猶徘徊也挾讀為浹市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市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能弘大者由廣禮也崇高者由隆禮也明察者由盡禮也司馬貞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為之帰積益弘廣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引此明有禮動皆合宜也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謹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臧已解在王霸篇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音義云孺子曰穀或曰穀讀為鬪穀於菟之穀穀乳也謂有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以其死不可再復臣子於極重之道不可不盡也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忠厚謂忠心篤厚敬文恭敬有文飾野野人不知禮者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瘠薄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槨以端長六尺而葬五重八棺鄭云五重抗木與茵也今十重蓋以棺槨與抗木合為十重也諸侯已下與禮記多不同未詳也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飾之衣謂禮記君陳衣于庭百稱之比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翣菨當為蔞翣蔞

鄭康成曰蔞翣棺之牆飾也蔞以木為衣以白布畫為雲氣如今之屏風周禮縫人衣翣柳之材鄭云柳之言聚諸飾所聚柳以象宮室劉熙釋名云喪之車其蓋曰柳文章之等謂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為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已下各有差也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為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生死如一則人願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謂屬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一國謂同在朝之人也脩士士之進脩者謂上士也一鄉鄉內之姻族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刑餘遭刑之餘死者也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為緘趙簡子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殣道路死人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殣之今喪禮如殣道路之死人也惡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加飾也今猶謂七盛飾為緣身者也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此蓋論墨子薄葬是以至辱之道奉君父也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厭掩也鳥里反謂不使相侵也或曰不使相厭惡非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紸讀為注注纊即屬纊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所謂不相厭也或曰殯當為擯擯古比反以為殯字非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作之具也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殯三日而成服備禮足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也殯猶葬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

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八子之節也文器川儀制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月而葬凡附於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末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礼也士則筮宅士喪礼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為之節制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也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貌象也言具象以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備之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喪禮之凡凡謂常道變而飾謂殯斂每加飾動而遠礼記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之也久而平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故死之為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尒則翫尒与邇同翫厭狎也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

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遂成也遠則嫌敬不成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優養生也謂送死有礼復生有節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皆謂使賢不肖得中也賢者則達愛敬之文而已不至於滅性不肖者用此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故文飾麤惡声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是相反也然礼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御進用也時吉則吉時凶則凶也故文飾声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哀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持扶助也險謂不平之時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窕冶窕讀為姚姚冶妖美其立麤衰也不至於瘠弃立猶表也以為君表之飾亦不使盡翫瘠而弃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illegible]

戚也之恆反中流礼之中道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期當為斯外是姦也雖難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為者也非礼義之節文孝子之真情將有作為以邀名求利若演門也故説豫娩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顔色者也説讀為悅豫樂也娩媚也澤顔色潤澤也萃與顦顇同惡顔色惡也皆發見也歌謡謸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謸與傲同戲謔也丈去聲悲声與此義不同諦音啼曽子曰豕人立而啼古字通用號胡刀反芻豢稻梁酒醴餰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illegible]卑絻黼黻文織資麤衰絰菲繐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卑絻与裨冕同衣裨衣而服冕也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

服之諸侯已下皆服焉文織繒絲為文章也資與齊同即齊衰也繐澣布也今繐布亦謂之資菲草衣蓋如衰然或當時喪者有服此也繐一衰也鄭云繐衰小功之縷四升半之衰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林繐布菅茅也春秋傳曰晏子杖菅屨疏房檖貌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屬茨蓋屋草也屬茨令茨相連屬而已至疏漏也倚廬鄭云倚木為廬謂一迭者也如尚物者既葬柱楣塗廬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兩情謂吉与凶憂与愉言此兩情固自有線緒非出於礼也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是禮也人雖自有憂愉之情必須礼以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類之謂斷斷而長之比附會也比毗至反非順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順從也脩治也為作也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之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

於是就也一謂不為僞言性僞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喻聖人能并治之詩周頌時邁之篇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亡異於存始卒沐浴鬠體飯唅象生執也儀禮鬠用組鄭云用組束髮也古文鬠皆為括體謂爪揃之屬士喪禮凡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其左中亦如之凡實米唯盈鄭云于右尸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是飯唅之禮也象生執謂象生時所持之事執或為持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枇髮為栗濡渥也式與拭同士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云蓋末世多不備禮也充耳而設瑱士喪禮瑱用白纊鄭云瑱充耳纊新綿也飯以生稻唅以槁骨反生術矣

生稻禾也槁枯也槁骨貝也術法也前說象其生此已下反說於生之法也說褻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鉤帶矣[註]縉與搢同扱也紳大帶也搢紳謂扱笏於帶鉤之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鉤也褻衣親身之衣也士喪禮飯唅後乃襲衣三稱明衣不在筭設韐帶搢笏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鄭玄云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士喪禮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儇與還同繞也士喪禮瞑目用緇方尺二寸䞓裏著組繫儇讀如縈二與還義同鬠而不笄謂括鬠髮而已不加冠及笄也士喪禮笄用桑又云鬠用組乃笄此云不笄或後王誤也書其名置於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書名于其銘也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重以木為之長三尺夏祝取餘飯用二鬲縣于重冪用葦席書其名置於重謂見所書置于重則名無所知其柩也比喪禮祝取銘置于重案銘皆有名此云无名後世禮變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縰薦器謂陳明器也鍪冠卷如兜鍪者猶然大冠禮緇纚廣充幅長六尺謂明器之冠也有如兜鍪加首之形而無韜髮之纚也鍪之言蒙也冑也所以冒首莫侯反或音冑甕廡虛而不實士喪禮陳明器甕三醯醢屑冪二瓦甒二醴酒皆有冪蓋喪禮陳明器入壙實之也禮記宋襄

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皆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也有簟席而無牀笫此言柩中不施牀笫大斂小斂則皆有也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未成於斲除不加功也瓦不成於器物不可用也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無內不可用也內或為用禮記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鄭云成善也竹不成用謂之無縢也味當作沬沬靧也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禮記云無宮商之調也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輿謂柩車也藏謂埋之也馬謂駕柩之馬告示也言也士喪禮既啓遷于祖朝用軸禮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士葬以國車皆不葬時埋之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生器用器也弓矢耒耜之屬徙道其生時之道器當在家今以適墓以家人行不徙常行之道更也道也略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略而不盡謂器不盡備也貌形貌而不加功精好也趨讀而藏之謂輿於墓而藏之趨若速藏之意金謂和鸞革車也說文云靷所以引軸車也杜元凱云靷在馬胸或曰靷讀為遊韅也今謂不物為貌不貌皆同義象徙道又明不用也以器適墓象其改易生時之器亦所以明不用

是皆所以重哀也有異生時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生器生時所用之器士喪禮曰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盤匜之屬明器鬼器木不成斲竹不成用瓦不成沬之屬禮記曰周人兼用之以言不知死者有知無知故雜用生器與明器也[註]記檀弓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壠其貌象室屋也壙墓中埏家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壟猶意也言其意以象生時也或曰壟貌棺椁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斷未詳象方字拂即茀也爾雅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郭云以韋靶車軾及後戶無帾絲歶縷翣其貌以象菲帷幬尉也無讀為幠幠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幠用斂衾記曰素錦褚幕丹質鄭云可以覆棺也絲歶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為綏禮記曰畫翣二皆戴綏鄭云以五采羽注於翣首也縷讀為魚謂以銅魚懸於池下禮記魚躍拂池也

至婁字誤為㛹字耳非謂綃章為翣蓋古人所用障蔽門户者今貧者猶然或曰菲當為扉隱也謂隱奧之處也或曰菲讀為扉户扇也帾讀為幬尉讀為罽罽網也抗折其貌以象槾茨番閼也士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横覆之抗木横三縮二若五元簀豈之事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上者擾扑也茨蓋屋也槾茨猶屋之茨也漫莫十反蕃讀為藩藩蔽也閼為門户壅閼也蓋屋謂抗所以禦塵土折所以承抗皆使外物侵内有象於槾茨藩閼也故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葬也若藏也所以為葬埋之禮敬藏其形体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銘謂書其功於器物若孔悝之鼎銘者誄謂誄其行狀以為謚也繫世謂書其傳裔若今之譜牒也皆所以敬傳其名於後世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刻損減附增益也墨子之法惑為惑亂其礼也殺生而送死謂之賊殉葬殺人与賊同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

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三年之喪何也曰自此句起至下古今之所一也皆記三年問之文曰稱情而立文鄭康成曰称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礼也因以飾群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羣謂群而有別也適往也無往不易言所至皆不易此也諸或曰適讀曰敵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創瘍也禮良反日久愈遲互言之也皆言久乃能平故重喪必待三年乃除亦為至痛之極也不可其月正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礼記斬衰苴杖謂苴惡死竹為之杖鄭云飾謂章表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斷決也丁乱反鄭云復生謂除喪反生者之事也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

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鉛与沿同循也礼記作反巡過故鄉徘徊旋飛邦之貌躑躅以足擊地也踟躕不能去之貌也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也燕爵鷰雀同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鳥獸猶知愛其羣匹良久乃去況人生之最知則於其親喪悲哀之情至死不窮已故以三年節之者也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隙壁隙也鄭云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故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礼記作焉為之立中制節鄭云

焉猶然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舍除也王肅云一皆也然則何以分之分半也於三年矣曰至親以期斷期断謂鄭云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是何也鄭云問服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焉宇中者謂萬物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可以期何乃變三年為也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鄭云言於父母加厚其恩使倍期也由九月已下何也由從也從大功已下也曰案使不及也鄭云言使其不若父母也故三年以為隆緦麻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隆厚也殺減也所介反間則其間也古覓反情在隆殺之間此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鄭云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皆歲時之數言既象天地又足以人思聚居崇厚之理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至文飾人道使成忠孝鄭云言三年之喪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

一也（一謂不二 喪也）自上三年之喪何也至一也此皆記三年問之文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取於三年之制也）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治人使有辨別也 文理謂法度也 原本也 情忠誠也 貌恭敬也 致至也 言人所歸忠誠恭敬皆至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養謂乳也 養或謂食）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食）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也（食謂祿廩之數 誨謂制命也）三年畢矣哉（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三年報之猶未畢也）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被之者也三年畢乎哉（曲被謂兼衣服）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 治亂所繫是有法度之至）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情謂忠厚 使人安危是忠厚之至者也）

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直但也）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社土神 以句龍配之 稷百穀之神 以棄配之 但各止祭一神而已）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百王百神也 或神字誤為王 社稷唯祭一神 至郊天則兼於百聖神 以喻君兼父母也）三月之殯何也（此殯謂葬之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所至親將去而歸丘陵 不可怠遽无文飾 故繇其期 繇讀為由 從也 足之日 然後葬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容事事足容成成足容文文足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 謂所待之期也 事喪具也 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愅詭唈僾而不能無時至焉（愅詭皆謂變異感動之貌 唈僾不舒憤鬱之貌 爾雅 僾唈也 郭云 嗚唈短氣也 言人感觸感動憤鬱不能無時而至也 愅音革 唈音邑 僾音愛）

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愅詭而有所至矣（歡欣之時忠臣孝子亦則感動而思君親之不得同樂也）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其於礼節者闕然不具（屈竭也 然空然也 惆然悵然也 嗛足也 言若無祭祀之礼空然而已 則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 礼節又闕然不具）故先王案為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文謂祭記節文）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礼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以為人道則安而行之 以為鬼事則畏而奉之也）故鐘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護武汋桓箾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為愅詭其所喜樂之文也（因說祭遂言其喜樂哀痛敦惡之意 本皆因於感動而為之文飾也 喜樂不可无文飾 故制為鐘鼓韶夏之屬 箾音朔 賈逵曰 舞曲名 武汋桓皆周頌篇名 簡未詳 象 周武王伐紂之樂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為愅詭其所哀痛之文也（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 故制齊衰苴杖之屬 言本皆因於感動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為愅詭其所敦惡之文也（師旅所以討有罪 制謂人數也 有等輕重也 敦厚也 厚惡深惡也 或曰 敦讀為頓 頓困躓也 本因感動敦惡 故制師旅刑法以為文飾）卜筮視日齋戒修涂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視日 視日之吉凶 史記 周文為項梁視日 修塗謂修自宮至廟道塗也 几筵謂几筵 饋獻牲體也 薦進黍稷也 告 告利成也 祝謂尸命祝以嘏于主人 曰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 使女受祿于天 宜稼于田 眉壽萬年 勿替引之 如或饗之 謂歆饗其祀然也）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物取 每物取也 謂祝命挼祭 尸取菹擩于醢 祭于豆間 佐食取黍稷肺授尸 尸祭之 又取肝擩于鹽 振祭嚌之是也 如或嘗之 謂以尸嚌之 如神之親嘗然也）毋利舉爵（當云無舉利爵 舉即上文云利爵之不醮也）主人有

尊如或觴之 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飲之如神歆其觴然也 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 此雜說喪祭也易服易祭服反喪服也賓王祭事畢即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 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 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三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四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互注】自夫樂者至此皆記樂記之文 而墨子非之奈何【互注】樂記無此句 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理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互注】以上亦並樂記之文 而墨子非之奈何【互注】樂記無此句 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互注】以上並樂記之文 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互注】樂記無以上六十六字 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

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互注〕以上並荀子記之文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為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僈鄙賤矣流僈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

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人之所非也而儒者為之過也君子以為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互注〕自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至此皆樂記之文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胄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

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互注〕自凡姦聲感人至此皆樂記文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還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絲竹者所以導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互注〕自動以干戚至此皆樂記之文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

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聖人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互注〕自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至此皆樂記之文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聲樂之象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筦籥發猛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耶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萬物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

衆積意謘謘乎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音注〕（自吾觀於鄉至此亦禮記鄉飲酒義文）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也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四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五

解蔽篇第二十一（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一曲一端之曲說蔽於異端曲說故作此篇以解之）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言治世用禮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惑者爲是本作兩則疑惑矣）〔音注〕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迨近也近謂所好也言君亂人本亦求理以其妬亂）（如迷繆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君好儉則墨氏誘之好辯則惠氏誘之）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積習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倚任也或曰倚猶倚觀也言妬於異術）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己不輟也（走遠也離治謂遠道也）（既私其所習妬繆於道雖與治並馳而自是不輟輟或作離）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雷鼓大鼓聲如雷者使役也以喻心不役心於正道則自無聞見矣況乎役心於異術豈復更聞正求哉）德道之人（有賢德也）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上下共非故可哀也）數爲蔽（數爲蔽之端也）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此其所好滯於一端故皆爲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公共也所好則相爲蔽惑）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末喜桀妃斯觀未聞韓侍郎云斯當爲斟斟觀夏同姓國其君當時爲桀佞臣也國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賈侍中云有施喜姓國也）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

其心而亂其行妲己紂妃飛廉紂之佞臣惡來之父以善走者秦之祖也微子紂之庶兄微國子爵啟其名也國語曰殷紂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賈侍中云有蘇己姓之國也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事臣也不用不為上用也非或為誹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九牧九州之牧國讀為域桀死於亭山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灊縣當是誤以灊為鬲灊傳寫又誤為亭灊音潛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斬紂縣於大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身不先知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主其心謂不為所蔽也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九有九牧皆有九州也據有其地則謂之九有養其民則謂之九牧也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

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逸詩也爾雅鶠鳳其雌凰秋秋猶蹌蹌謂舞也干楯也此蓋謂堯也堯時鳳凰巢於阿閣言堯既用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宋康王之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禋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論衡云宋王問唐鞅曰吾殺戮甚衆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一時罪之則畏矣宋王從之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載讀為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者見孟子或曰載子戴驩也韓子曰戴驩為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有數夜乘輜車之李史門者謹為我司之使者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史受笥之戴驩謂宋王曰大王仁於薛公太不忍人擇其時代是戴驩也蓋為唐鞅所逐奔齊也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申者晉獻公之大子奚齊之兄為驪姬所譖獻公殺之春秋穀梁傳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之子也不正其殺大子申生而立之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扶持齊也召公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勉之彊之言必勉彊於知賢輔賢然後其福長也彊其兩反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賓孟周景王之佞臣立王子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孽之爭位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胈脛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但任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此說而不知得欲之道也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

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賢得權勢以刑法馭下而不知權勢待才智然後治亦與慎子意同下知音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蔽於虛辭而不知實理虛辭謂若山出口丁子有尾之類也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無為自然之道莊子但推治亂於天而不知在人也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於仁義皆盡於求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矣嗛當為歉歉與慊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為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也嗛口簟反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則天下之道盡於術數由勢謂之道盡便矣便便宜也從勢而去智則盡於隱便無復修立也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辯說也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自然無復治化也此而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舉之言道者體常盡變猶天地之常存能盡萬物之變化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

也曲知言不通大道也一隅猶昧况人道乎故以爲足而飾之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也内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亂雜也言其多才藝足以及先王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一家謂作春秋也周道謂刪詩書定禮樂成積舊習也言其所用不滯於衆人舊習故能功業如此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不滯於一隅但當其中而縣衡揣其輕重也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理也何謂衡曰道道謂禮義故心不可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不知道則不以道爲可可謂合意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人心誰欲得縱恣而自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各求其類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嫉賢害善夫何以知問何道以知道人也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心能變數去惡何患不知心苟知道何患不知道人故治之要存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既知道人在於知道問知道之術如何也曰心在心无邪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靜能然則可以知道也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虚臧讀爲藏古字通下意同言心未嘗不包藏言有所謂虚也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滿當爲兩兩謂同時兼知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使害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在心爲志然而有所謂虚

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虚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既不滯於一隅物雖輻湊而至盡可以一待之也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卧寢也自行放縱也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則必夢偷則必放縱役用必謀慮也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夢想象也劇囂煩也言處心有常不蔽於想象囂煩而介於胸以亂其知斯爲靜也此皆明不蔽於一端虚受之義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虚一而靜有求道之心不滯於偏見曲説則是虚一而靜也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虚則將事道者之一則盡將思道者靜則察此義未詳或恐脱誤耳或曰此皆論虚一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行也當爲須道者虚則將事道者一則盡思須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虚心須道則万事无不行以一心事道則万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万變無不察此皆言執其本而末隨之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知道察謂思道者靜則察也知道行謂須道者虚則將也体謂不離道也虚一而靜謂之清明言无有壅蔽者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既虚一而靜則通於万物故有形者无不見見則无不能論説論説則无不得其宜也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通參驗稽考制度也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當爲分官謂不失其任裏當爲理材或爲裁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有惡蔽矣哉此皆明虚一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睪讀爲皥皥廣大貌涫涫沸貌紛紛雜亂貌涫者官又音貫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以使百體不爲百體所使也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

此六者皆由心使也然所以為形之君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劫迫也云言也百辭可易劫心不可劫所以宜慎擇所好懼蔽塞之患也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一而辭也其精之至也不貳其精之至極在一而不貳若雜博則惑也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曰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欹筐易盈之器也思君子置於周之列位也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則采易得之物實易盈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貳之則不滿況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他術貳之乎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枝謂旁引如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端不貳之道助考之則可兼知萬物若博雜則愈不知也身盡其故則美故自也盡不貳之事則身美矣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一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道而精一焉故異端不能蔽之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皆蔽於一枝故不可為師長也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道故可以理萬事精於物者以物物謂能名物其一物若農賈之屬也精於道者兼物物謂能兼治名物其一物者也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所助考物也助考謂兼治也一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心在為志發言為論官謂各當其任无為差錯也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舜能一於道但委任衆賢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一謂心一也危之當為之危危謂不自安戒懼之謂也則謂偶則亦充滿以義微精妙也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終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側可知也養長

心之微无形故雖榮而未知言辭精之為治兼其未萌也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於一道不蔽於一隅也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幾萌兆也與機同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濁謂泥滓也下同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文理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清謂沖和之氣也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也言以此喻心不一於道為異端所蔽則惑矣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倉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倕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黃帝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之別名或聲相近而誤耳言浮游雖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羿精之也弓矢羿已前有之此云倕作弓當改制精巧故亦言作也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乘馬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音剩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四乘馬作一駕馬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乎是當為視謂曾子曰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空石石穴也蓋古之善射之人處深山空谷之中名曰觙觙字及事死未詳所出或假設喻耳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好善清靜思其射之妙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是

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挫損也精誠也闢屏除也言闢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也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已下答之辭孟子惡其敗德而出其妻可謂能自彊於脩身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焠灼也惡寢臥而焠其掌若刺股然也未及好也掌爲未及好思也設分在下更作一句耳有子焠掌可謂能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思道之至人則无暇爲用焠掌乎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並衍耳可謂危矣言能闢耳目之欲則可謂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者精妙之謂也夫微者至人惟精惟一如舜者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未臻極雖在空石之中猶未至也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濁謂混跡清謂虛白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

何忍何危兼猶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不過制者由於暗與理會故也何必如空石之徒乎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无爲謂知違理則不作所謂造形而悟也无彊謂全无違理彊制之萌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理心之道也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也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清明審也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冥冥暮夜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蹞步之澮也蹞與跬同半步曰跬澮小溝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閨小門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為哅哅勢亂其官也厭一指按也一涉反漠漠无聲也哅哅諠聲也官司主也言勢亂耳目之所主守哅許勇反故從山下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

山上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皆知其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則守道者亦宜知異術之蔽類也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玄幽深也或讀爲眩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精目之明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以疑決疑猶闇墨之覆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夏首夏水之首楚詞云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兮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涓蜀梁未詳何代人姓涓名蜀梁列仙傳有涓子齊人也隱於宕山餌术能致風雨也其為人也愚以善畏善猶喜也喜有所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卬視其髮以為立魅也卬與仰同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比及至也失氣謂閉其氣絕也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感驚動也感忽猶恍惚也玄亦眩深難測也以此時定其有鬼也此

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無有謂以有為無也有无謂以無為有也此皆人所疑惑之時者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痺冷疾也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俞讀為愈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慎墨之蔽亦猶是也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知人之性推之則可知物理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疑止謂有所不為窮年盡其年壽疑或為凝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貫習也浹周也子叶反或當為決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子已長矣猶不知廢捨無益之學夫是之謂愚妄之人也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

謂至足曰聖也（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言人所學當止於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異術也聖王之道是為至足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倫物理也制法度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所以為至足也）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効其人（統類法之大綱）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聖人而近之則為君子士者脩飾之稱君子有道德之稱也）知之聖人也（知聖王之道者也）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自知其非以圖慮是則謂之能戒懼也）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勇於為非以持制是）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察孰其非也察其非以分為是之心此篡奪之人）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知（脩飾也蕩動也多能知非脩飾蕩動而為是則謂之知言智者能變非為是也）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誰（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誰誰多言也詩口無然誰誰也）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衆人為是者而非之參為非者而察之也）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是察非觀其合王制與不合也）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耶（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為隆正者而能分是非治曲直乎言必不能也）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辯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辯而幾利（滑亂也音骨彊鉗彊服人鉗人口也詬罵也恣睢矜本也戕近也妄辯譏利謂妄為辯說所近者惟利也）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慎墨季惠之屬）傳曰析辭而為察言物而為辯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也）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

也（言役心於無益徒憂戚亦不能近道也）則廣焉能棄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干之胷中（頃讀為傾遠也不以自妨謂不以無益害有益也）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不慕往不恨已往之事而作從之也不閔來謂不憂將來之事而苟止之也或曰往古也來將也系往古不閔將來言準義所在无所繫戀也邑當為悒或曰邑讀為悒同快也憐讀為隣悒也言其無悒怏憐悒之心也不為異端所蔽也）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辯治亂可否昭然明矣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以周密為成以漏泄為敗明君无此事也明君如日月之照臨安用周密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以宣露為成以隱蔽為敗闇君亦无此事也闇君務在隱蔽而不知照臨之光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為明狐狸而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逸詩墨謂蔽塞也狐狸而蒼言狐狸之色蒼然有異君以蔽為明則臣下詐君言其色蒼然无別猶指鹿為馬者也幽暗也險詐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反還也讒言復歸而不敢至也或曰反倍也言讒諂人相倍也）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五十一終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六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爲非故著正名篇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後王之成名 後王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効者也 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 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名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也 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 成俗舊俗方言也期會也曲期謂委曲期會物之名者也 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 遠方異俗之鄉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爲通而不改作也 散名之在人者 在人者名之分散者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 人生善惡故有必然之理是所受於天之性也 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 和陰陽沖和氣事任使也 然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合感應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耳目之精靈與見聞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 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 人性感物之後分爲此六者謂之情 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 情雖無極心擇可否而行謂之慮也 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 僞矯也心有選擇能伸動而行之則爲矯其本性也 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 心雖能動亦在積久習學然後能矯其本性也 正利而爲謂之事 爲正道之利則謂之事業謂商農工賈之事 正義而爲謂之行 苟非正義則謂之姦邪 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 知之在人者謂在人之心者 知有所合謂之智 智謂所知能合物也 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 知所能在人之心者 能有所合謂之能 能當爲耐古字通也耐謂堪任其事 性傷謂之病 傷於天性不得其所 節遇謂之命 節時也當時所遇謂之命命者知天所命然也 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 略舉此上事是散名之在人者後王可因之成就素定之名也而或者乃爲堅白之說以是爲非斯亂名之尤

正名十六　卷二

者也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愼率民而一焉 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謂言可曉也禮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 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 新序曰子產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袍衣襦袴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討鄧析而僇之民乃服是非乃定是其類也 故其民莫敢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爲奇辭以亂正名故一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 迹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亂其名畏服上故迹長也長丁丈反 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 謹嚴也約要約 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 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守儒疑其所習

荀十六　十二

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 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之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然則所爲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 緣因也樞要大要也物無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貫故因耳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殊有時欲徧舉之故謂之物有時欲別舉之故謂之鳥獸知其三者則此三者不可不察而知其意也 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 萬物之形各異則分離人之心言人心知其不同此已下覆明有名之意也交相譬喻之則名實隱紛結不知也玄深隱也紐結也若不爲分別立名使異物而 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爲之分別制名以指實 無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爲之分辨制名所以指明實事也 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爲有名也 有名之意在此 然則何緣而以同異 設問貴賤明

正名十六　卷二

同異之意　曰緣天官　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謂之官言各有所司主也緣天官言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　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　同類同情謂若天下之馬雖白黑小大不同天官意想其同類所以共省約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名為制名也　形體色理以目異　形體形狀也色五色也理文理也言萬物形體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也　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　清濁宮徵之屬調竽謂調和笙竽之聲也竽笙類所以導衆樂者也不言章木之屬而言竽或曰竽八音之首故黃帝使伶倫取竹作竽是竹為音聲之始子大類也領亦其義也奇聲萬物衆聲之異者也　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　奇味衆味之異者也　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　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曰鳥皫色而沙鳴鬱洒未詳酸腐氣也奇臭衆臭之異者也應鼻者為臭故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臊容臭或曰洒當為漏篆之漏梢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般臂漏鄭音[illegible]臭也　疾養凔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　疾痛也養與痒同凔寒也凔與滄同鈹與披同皆壞亂之名或曰滑如字鈹當為鈹傳寫誤耳鈹與鈹同重謂分銖與鈞石也此皆在人形體別異之而立名也凔初亮反又楚陵反　說故喜怒哀樂愛惡以心異　說讀為悅悅誤也脫故猶是也以故異之也　心有徵知　徵召也言心能召萬物而知之　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　緣因也以心能召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因目而知形為之立名心雖有知不因耳目亦不可也　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而類然後可也　天官耳目也當主也丁浪反簿書也當簿謂知各主當其簿書不雜亂也類謂可聞之物耳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心雖能召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主掌其類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　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　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知心能召而知之若又無說則謂之不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為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　然後隨而命之　既分同異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之　此已下覆明制名樞要之意也　同則同之異則異之　同類則同名異類則異名　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　單物之單名也兼複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

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也　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矣　單物謂之單名複不可相避則共其名若單名謂之馬而萬馬同名複名謂之白馬亦然雖共不害於分別也　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　知謂心知之異實者異名則不亂也謂若牛與馬為異實也　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　異名卒不可偏舉故猶使異實者有時而同一名也或曰異實當為同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　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　推此共名之理則有共至於無共言同至於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為萬物是異名者本生於同名者也　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　言自異至於同也謂之萬名復謂之物以同名者生於鄰異名也言此皆所以別異名同名之意也　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　名無固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約為天則人皆謂天　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　實名以名實各使成言語之辭謂若天地日月之比也　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　徑疾平易而不違拂謂易曉之名也即呼其名遂曉其意不待訓解者　物有同狀而異所者　謂若兩馬同狀各在一處之類者也　有異狀而同所者　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一身也蠶蛾之類是也　可別也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　即謂兩馬之類名雖可合同謂之馬其實二也　狀變而實別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　狀雖變而實不可別為異所則謂之化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鼠化為鴽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　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　稽考其實而定一二之數也　此制名之樞要也　此皆明制名之大意是其樞要　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　此三者制名之意後王可因其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

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己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亦見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闘或言聖人不愛己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爲殺人之言此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同名亂正名也驗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爲有名本由不亂之意因廢之禍因觀見侮不辱之說精熟可行與否則能禁也言必不可行也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山淵平即莊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即宋子云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墨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不敢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一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為平矣為不可哉古人言情欲多我以為寡芻豢甘大鍾樂我反以為不然亦可也此惑於本無定以亂古人之舊名也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緣同異本由物一貫則不可分別故定其名而別之今山淵平之說以高為下以下為高若觀其精得調理與否則能禁惑於實而亂名者也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非而謁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

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名約即名之樞要也以用也悖進也所受心之所是所辭心之所非驗其名之大要本以指之定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為其所辭者則能禁之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辟讀為僻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辯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明君守聖人之名分不必亂名累以道一民不與之共事共則民以他事亂之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民也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道達之以正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辯勢惡用矣哉申重也章明也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敷之不必辨用更勢也辯謂說其所以然也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荀卿自述正名又亦說之意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

後說說不喻然後辯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稍難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使人易曉也謂若白馬但言馬則未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反覆之名也故期命辯說也者用之大文而王業之始也無期命辯說則萬事不行故為用之文飾王業之始在於正名故曰王業之始也在於正名故曰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名之用在於易知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累名而成文辭所以為名之華麗詩書之言皆是也或曰同麗偶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用淺而以深俱不失其所則為知名也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曰累之當為異實言名者所以期於使實名異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兼數實之名以成言辭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兼說上實之名以論公即位之一意也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辯說者不唯兼異實之名所喻是非之理辯論一意以明兩端者也期命也者辯說之用也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期與命所以為辯說之用辯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辯說

所以為心相象之道故心有明辨說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工能成物宰能生物心之於道亦然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為理國之常法條貫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言經為說成文為辭謂心能知道說能合心辭能成言也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辯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辯則盡故正道而辯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形質請而喻謂若形之自請其名然因而喻知之也辯異而不過謂足以別若形質自謂異物則已不至說也推同類之物使共其名不使乖悖也聽則合文辯則盡故謂聽他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辯說則盡其實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持制也竄匿也百家無所隱竄言皆知其姦詐也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辯說也百家曲說皆競自矜伐故聖人辯說兼覆而無奮矜伐德之色也白道明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詩曰

正名十六卷六

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篇顒顒體貌敬順也卬卬志氣高朗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祆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以仁心說謂務於開導不騁辭辯也以學心聽謂悚敬而聽他人之說不爭辯也以公心辯謂以至公辯他人之說是非也）不動衆人之非譽（不以衆人是非而為之動但自正其辭說）不治觀者之耳目（其所辯說不求誇眩於衆人也）不賂貴者之權埶（不為貨賂而移貴者之權勢也）不利傳辟者之辭（利謂悅愛之辟讀為僻）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辯說也（吐而不奪謂吐論而人不能奪利或為和）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漫謂長夜貌騫咎也引此以明辯說得其正何憂人之言也）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涉然深入貌俛然俯就貌謂附近於人皆有統類不踰違也差差不齊貌論列是非若不齊然然歸於齊一也當丁浪反）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通謂得其理使所吏反）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見賢遍反）外是者謂之訒是君子之所棄而愚者拾以為己寶（訒難也過於志義相通之外則是務為難說耳君子不用）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誻誻然而沸（芴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疎略也嘖爭言也助革反或曰嘖與賾同深也謂愚者言淺則疎略深則無統類又言誻誻然沸騰也）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誘謂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而不實又不深明於志義相通之理）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藉踐履也才夜反謂踐履於無極之地貪而無名貪雖立而實無名）故知者之言也（知讀為智）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愚者反是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姡也鄭云使女為鬼為蜮則女誠不可得見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為治則是無道欲之術而反為有欲者所困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術而反為多欲者所困故非道欲則欲自去矣能節欲則欲自寡矣）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所繫治亂所在在於道欲則治不道欲則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所也非治亂也（情之所言人情必然之所也治亂所繫在節欲則治不節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求之則從其所可得者也）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此一節未詳或慮脫誤耳或曰當為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衍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天之大欲皆制節於所受心之計度之心計亦受於天故曰所受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明心制欲之義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為也言欲過多而所作為不及其欲中心制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所可謂心為可也言若心止之而中理欲雖多奚害於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心使之失理則欲雖寡亦不能止之）故理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明在心不在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所亡欲也）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

者情之應也以欲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言性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則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不免於有欲也以爲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心以欲爲可得而道達之智慮必出於此也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天性有欲心故雖至賤亦不能去欲也性之具也具全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若具全其性之欲之爲天子亦不能盡蓋有所謹戒之此也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所欲近盡近於盡欲也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道則所可近盡而止之不使放肆之者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則求節欲之道而爲之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爲貴成之謀慮皆在節其所求之欲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謂道中和之道懷者之所守進則謂貴賤所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守天下莫及之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知莫之若也而不從道

者無之有也知節欲無過於道則皆從道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爲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有人欲往南而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不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既南而惡北豈爲夫南之不可得盡而去北乎因以喻捨南而走北乎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爲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其所惡也哉今人大情欲多而惡寡言雖不盡合於人之道節欲則多安其分矣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爲欲之不可得盡因而背所欲而取所惡哉言不踰斯理而強合之不可得而向惡也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可道合道也言若合道則從之奚以損之而亂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之而至治此明合道難寡有所之不合道雖多亦可離之也故知者論道而已矣知者論道與公而已矣不在於他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小家珍說謂宋墨之屬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大欲寡欲者也皆衰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

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粹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所取未嘗全有所去其所惡未嘗全去皆有所不適意也權者所以知輕重者也能權其輕重則動而不可不與道俱則不惑於欲惡矣故達道者不惑於貧賤以道於富貴故能滿其得設不以介懷而欲自節者也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爲輕輕縣於俛而人以爲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稱也縣衡若不正則輕重等而不平矣若偏舉之則輕重不可定仰俛偏衆也遂以此定輕重是惑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爲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爲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之謂之權不正禍託於欲謂禍在於欲中若有方未覺因以爲福禍不先見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之知輕重之正離道則不知禍福也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

喪也易謂以物相易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爲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從道則無所喪是也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離道則無所得是也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爲之不明其數也累積也嫌惡也此謂不以此道求富貴終遇禍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有讀爲又難隱而難察以下四事觀之則可知也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理爲道之精微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

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嗛讀為慊，快也。謂受其賜以為嗛足也。嗛，苦簟反）。假問而嗛之，則不能離也（假或有人問之，或以為嗛足，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粥當為鬻，賣也。問之辭）。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縱其情則欲終不可欲也），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皆以重物之所致也）。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絻，其與無足無以異（絻與冕同）。夫是之謂以己為物役矣（己為物之役使）。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所視之物不及傭人亦可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紃之履而可以養體（紃，絛也），屋室廬庾、葭槁蓐、尚机筵而可以養形（廬，草室也。庾，屋之屋麤麻葭也。如庾者，假寢也。以蘆為屋，蒿為席，皆貧賤人之居也。尚机筵，未詳。或曰：尚言古，猶若；尚，書之尚。尚机，質朴之机筵也）。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埶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埶列，是美名也）。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以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之權，則為天下以多為己之私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己役物（知道則心平愉，則欲惡有節，物不能動，故重己而役物自有常。試已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無稽之言，無考驗者也。不見之行，不聞見者也。不聞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睹不聞。君子尤當戒慎，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此說亦無類之說，不刑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此二句不必此篇之意，恐誤在此耳）。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六卷十　終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七

性惡篇第二十三（當戰國時，競為貪亂，不修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乂。亦與此義同。舊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論議之語，故亦升在上）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偽，為也，矯也，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故偽字人傍為，亦會意字也）。（互注）揚雄身論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天生性也。順，謂順其性也）。生而有疾惡焉（疾與嫉同。惡，烏路反），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文理，謂節文條理也）。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道與導同），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枸讀為鉤，曲也。下同。檃栝，正曲木之木也。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礱厲，皆磨石也。厲與礪同）。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擾，馴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人之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也（孟子言人之有學，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是也）。（互注）孟子滕文公上，滕文

公為世子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 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偽之情者也（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知猶言不至也書曰予冲人不及知之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事為也任也周禮大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事也鄭云任事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天性事而成者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見之明常不離於目耳聽之聰常不離於耳也）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假於學是乃天性也）孟子曰今之人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朴質也資材也言性善生而仳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偷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自然美利不假飾而善此則為天性也）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使質朴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明常不離於耳目此乃天性也）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皆乃是其性不然則是矯偽使之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悖違）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何而生惡音烏）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偽非本生於人性者也）故陶人埏埴而為器（陶人瓦工也埏擊也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埏音羶）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而為之非本生於人性自能為之也或曰工人當為陶人故猶本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聖人矯人性而為之如陶人工人然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也（膚理謂皮膚文理也佚與逸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之）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徵驗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偽（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老子曰智慧出有大偽莊子亦云仁相偽也義相譌也皆言非其本性也）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制衆者偽也（聖人制作能起偽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拂違戾也或曰拂擊也木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拂之農器違戾也且發語也）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以其性惡所以欲為善也）夫薄願厚惡願美

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勢於外也）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賤願富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性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性而已則悖亂在己（悖亂在己以知其性惡也）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不矯而為之則）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扶問反）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惡讀為又惡音烏）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今以性善為不然者謂人之性惡也）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倚任也或曰倚偏倚觀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譁之（眾者陵暴於寡而讙譁之不使得發言也）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頃少頃也本或為須須臾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節準徵驗）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也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傅別節）

（司農云別之為兩兩家各執其一符以竹為之相合之物言論議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可施行也）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性善則不假聖王禮義也）故檃栝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

（是積偽所為乃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眾人但不能生耳）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言瓦豈陶人之性而能後成治也）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埏而生之也（辟讀為譬）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今將以禮義積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言皆惡也）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禹者以其能化性起偽於眾也）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猶陶埏而生之也（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埏埴而生瓦者也）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明非本性也）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

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然則小人是人之本性也）天非私曾騫孝己而外眾人也（曾參閔子騫孝己殷高宗之太子也皆有至孝之行也）然則曾騫孝己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三人能極其性極為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言秦人父子夫婦無別也）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綦於禮義則為曾閔慢於禮義則為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若以為性善則曾閔不當與眾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以自難言若性惡何故塗之人皆可以為禹也孟子告子下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當為將為然則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為不然也）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伏術伏膺於術孰察精孰而察加日累日也縣久縣繫以久長也）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為聖人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為而不可使為以其性惡）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工賈可以相為而不能相為是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為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為聖人與眾人異者在化性者也）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不然（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原性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之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

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孰始惡而進善孰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雖終日議其所以然其言千舉萬變終始如一條貫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謂議論皆有法不放縱也論或為倫佚以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故曰多言君子止於其所守故曰少言者也其言也諂，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言諂行悖相違也齊給便敏而無類，齊疾也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便謂輕巧敏速也無類謂首尾乖戾雜能旁魄而毋用，雜能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毋用不應於用也析速粹孰而不急，析謂析辭若堅白之辭者也速謂發言捷速粹孰所著論甚精熟也不急不急於用也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期於必勝人惠施鄧析之流也役夫賤役之人也自勞苦而不知禮義故曰役夫之知也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中謂中道敢果決也直其身謂中立不倚也先王有道，敢行其意；言不顧流俗也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雖仁亦在為富貴禮記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天下知之，則欲與

天下同苦樂之；同得其位則天下之人同其苦樂或為共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傀偉大貌公回反獨居之貌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大重也齊信謂整齊於信者也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尚上也援引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苟免，恬安也謂安於禍難也廣解謂廣自辯說以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繁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父之繁弱鉅與拒同黍當為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也拒來言弓勢足以拒於來敵者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排檠輔正弓弩之器桓公之蔥，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曶，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蔥闕錄曶皆劍名也齊桓公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也蔥青色也錄與綠同三劍以色為名曶未詳或曰曶與笏同以其形為名也鉅闕亦未詳或曰闕缺也劍至利則有缺干將莫邪吳王闔閭之劍辟閭即湛盧也新序曰辟閭巨闕天下之良劍也或曰湛盧言湛然而黑也又張景陽七命說劍曰盧之辟閭或言此神劍也說苑辟閭可以斷犀兕者也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皆周穆王八駿名列子作驊騮綠耳騹讀為騏騏驥亦名與此不同纖離驪謂青驪文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

靡使然也靡謂相順從也或曰靡讀為磨切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汙穢行也漫欺誑也莊子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汙漫我也身且加於形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為天子恐傳寫誤也舊第三十一今升在上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尊故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適讀為敵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官人掌詔告之官者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盡委於臣下故能至備也天子也者勢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愈讀為愉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詩小雅北山之篇率循也濱涯也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大讀為太太上至尊之號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自請刑戮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歟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不當則為下所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言當罪而刑當賢而爵於舜周公也謂殛鯀與禹殺管叔封蔡叔之比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善惡公然其忠誠皆得通達無壅滯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沮止也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尚書甫刑之辭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泰誓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公羊亦云尹氏卒譏世卿也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三族父母妻族也夷滅也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當謂身當賢人之號也列從謂行列相從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毛云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崒者崔嵬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鄭云憯曾也懲止也言異於此過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法效聖王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以義制事則利博也[王注]仲書謂之語以義制事從孔則必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養養所出謂所從也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源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于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

覊㪅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流謂滯也令知其所歸公故無壅滯）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施謂恩惠親疏有分則恩惠各稱其宜故不乖悖施式豉反悖蒲沒反）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速成而亦有所休息）故仁者仁此者也（仁謂愛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也愛此之特）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合宜則為義也）節者死生此者也（能為此五者死節也）忠者惇慎此者也（能惇厚謹順此五者人臣之忠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兼此仁義忠節而能之則為德備矣）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所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聖人之心有一善則揚揚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功何使矜伐為之）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而推衆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極善歸於衆所矜則有所敵故不得也）有而不有也夫故為天下貴矣（有能而不自有言）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詩曹風鳲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其威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以為正身生於謙國自化將才於能則無所得者也）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七 十二 終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八

成相篇第二十五（以初發語名篇雜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相以喻意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相之言以是荀卿雜語故通謂之成相）

請成相（請言成相之辭也）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世之殃由於愚闇以此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倀倀無所見貌倀敕亮反）請布基慎聖人（慎讀為順請陳布基業在乎順聖人也基）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主既猜忌苟欲勝人也又）論臣過反其施（論人臣之過在乎施惠施式豉反）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所以尊主安國在崇尚賢義若拒諫飾非以愚闇之性苟合於上則必禍也）曷謂罷國多私（假設問答以見其意罷讀為疲謂弱不任事者也所以弱者由於多私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曰罷病也）比周還主黨與施（還讀為旋）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曷謂賢明君臣（明君臣之道則為賢）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蹷（蹷顛覆也）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為桀（愚闇愈甚遂至於桀也）世之災妒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惡來飛廉之子秦之先也史記曰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言卑其志意無遠慮）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易鄉迴面也謂前徒倒戈攻于後微子啓名下降也）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立其祖不絕祀也左傳曰宋祖帝乙也）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累讀為縲書曰釋箕子之囚）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招麾指揮也）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子胥吳大夫伍員字也為夫差所殺百里奚虞公之臣徙遷也謀不見用虞滅係虜遷徙於秦）穆公任之彊配五伯六卿施（穆公秦穆公任好也伯讀為霸六卿天子之制春秋時大）

國亦皆置六卿六卿施言從六卿也

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 [illegible] 大儒不使通也拘謂畏匡厄陳也

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 展禽魯大夫無駭之後名獲字子禽謚曰惠居於柳下三黜為士師三見黜也春申楚相黃歇封為春申君綴止也與輟同畢盡也輸墮也言春申為李園所殺其儒術廢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

請牧基賢者思 牧治也 堯在萬世如見之

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 陂與詖同言此謂人險陂也

基必施辨賢罷 罷謂不肖 文武之道同伏戲 文武周文王武王伏戲古帝王太昊氏始畫八卦造書契者戲亦與羲同

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為

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 後王當時之王言欲為至治在歸復後王謂時設教不忍於古法也

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 慎到墨翟季惠施或曰季即莊子云季真之莫為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據此則是梁惠王鼎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之說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為祥

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 言堅固不解也

眾人貳之讒夫棄之形是詰 眾人則不能復一讒夫則棄之但詰問治之形狀言侮慢也或曰形當為刑無德化但刑戮是詰言暴虐也

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 聖人心平如之

而有勢直而用抴必參天 而有勢之上頗脫一字言既得勢則度己以繩接人用抴也業必參天也

世無王窮賢良 無王者興賢良窮則 暴人芻豢仁人糟糠

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

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寧

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

治之志後勢富 為治之意後權勢富貴則公道行而貨賂息

君子誠之好以待 君子必誠此好以待所處

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 敦厚固堅也有深藏之又既處之又能深遠思之也

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 好而不二則通於神明

精神相反一而不二為聖人 相反謂反覆不離也

治之道美不老 老休息也莊子曰佚我以老為治當日新其美無休息也

君子由之佼以好 佼亦好也

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

成相竭辭不蹷 竭盡也論成相之事雖終篇無顛蹷之辭蹷音厥

君子道之順以達 道言說也辭既不蹷君子說之必弘順而通達也

宗其賢良辨其妖孽 君子宗成相之辭必能宗其賢良辨其妖孽致治之害也

請成相道聖王 道亦言說前章意未盡故再論之也

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 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不受遂入深山莫知其處也

堯讓賢以為民氾利兼愛德施均 為萬民求明君所以不私其子

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

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

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 言以自之

堯不德舜不辭 言堯不能自以為德舜皆歸至公

妻以二女任以事 書堯典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

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 舜委任羣下無為而理

舜授禹以天下 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

尚得推賢不失序 得當為德

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 書大禹謨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予讀為與舉鯀之子禹又不私其子也

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 書大禹謨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舉舜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 甽與畎同

得后稷五穀殖夔為樂正鳥獸服 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契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 間鳥獸蹌蹌也

禹有功抑下鴻 抑下謂治水使浸下也鴻即洪水也書曰降水儆予也

辟除民害逐共工 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此云禹未詳

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 案禹貢道弱水黑水之淮又有雍溜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數則不止於十二此云十二未詳

禹傅土平天下 傅讀為敷 一云洪水泛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也

躬親為民行勞苦 所行之事也

書舜典帝曰禹汝平水土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云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益稷篇夔曰至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 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

皋陶之功横而不順者葦之直者成之也契玄王生昭明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玄王桓撥皆謂契也史記曰契為堯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居於砥石遷于商砥石地名未詳所在或曰即底柱也左氏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相土昭明子也言契移居砥石至孫相土乃遷商丘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史記曰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為夏司空勤其官死於水殷人郊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自契至湯十四世也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莊子曰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二人不受皆投水死牟與務同道古賢聖基必張道說古之賢聖基業必張大也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不知以此為治也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隱諱過惡疾害賢良長用奸詐少無災也患難哉阪為先聖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為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車已覆後猶不知戒更何時覺悟也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

忠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不能關門戶也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莫冥也暗也言闇也不終極終極無已時也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惡烏路反下同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途讀為塗郵為尤己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有事而不知其過也或曰下無獨字故事也不可尤責於人亦自美其身豈無事已不知戒後必有恨恨悔也後遂過不肯悔不肯悔前之非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為詐為知言人為詐態上不知為備人之態不如備當如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利在惡忌忌賢者妒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斂聚也下聚黨與則上蔽匿也上壅蔽失輔勢失輔弼之臣則勢不在上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孰公長父皆厲王之嬖臣未詳其姓名墨子曰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終厲公長父與孰公不同未知孰是或曰孰公長父即詩所云皇父也厲王流于彘彘地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有彘子言孰公長父奸邪遂使厲王流竄於彘周幽厲所以

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古言書忠良多有遇害何獨我也自慰勉之辭也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欲衷對言不從衷誠也欲衷以對君恐言不從而遇禍也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胥屬鏤之劍子胥自剄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也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請成相言治方方言為治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論謂君論五其簡約以明白謂下五事也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臣下職莫游食游食謂不勤於事素餐遊食務本節用財無極務本農也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事業皆聽於上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一也守其職足衣食民不失職則衣食足厚薄有等明爵服貴賤有別利往卬上莫得擅與孰私得

利之所在皆仰於上莫得擅與人孰敢私得君法明論有常君法明論有常所以刑在言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進退人皆以法律貴賤各以其才孰有私於王乎君法儀禁不為為君之法以自禁止不為惡莫不說教名不移名不移謂教之名器不移也脩之者榮離之者辱孰它師能正己則民皆從上之教孰敢以他師之言為上刑稱陳守其銀守其分限下不得用輕私門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請牧基明有祺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聽之經明其請參伍明謹施賞刑參伍猶錯雜也使明謹施其賞與刑言精研不使有僭濫

也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隱匿者則民不敢隱詐言有節稽其實誕謂欺誕使民言有法不敢訴詞在於考行實也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隱僻遠處皆得其利不壅蔽則幽隱遠者皆至也觀法不法見不視所謂觀之法非法則鉗見不視也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恣縱也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君教出行有律法也謂人欲皆出則民所行有法言知分也吏謹將之無鈹滑將奉也詩曰乃將大事鈹與披同言不使紛披滑亂也下不私請請謂請託言上下各以所宜不私請也各以宜舍巧拙舍止也如此則事君巧拙之人事亦皆止臣謹脩君制變臣謹修其職君制其變也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律法之條貫

賦篇第二十六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特明之或曰荀卿所賦甚多今存者唯此言也舊第二十二今亦在下

爰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所貴道於禮故謂之大物也非絲非帛文理成章絲帛成文章禮亦然也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為隱語問於先王云臣但見其功不識其名惟先王能知敢請之先王因重演其義而告之也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先王答之辭言禮文而不至華采者歟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雅正也似謂似於古人言有之則其有似古人也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致明而簡約言易行也其體順而有不言之禮請歸於禮乃合此義也禮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豐厚也物萬物也或厚或薄帝不齊均言人雖同見乃所智或多厚薄天帝亦不能察均也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涽涽淑淑皇皇穆穆涽涽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曰義也皇皇穆穆言皆美之美也或言嚴敬也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崇充也言智慮周流四海曾不充滿一日而徧君子以脩跖以穿室跖下惠之弟太山之盜也君子用智以修身跖用智以穿室言皆不齊均之意也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言智慮大則參天小則精微無形也行義以正事業以成皆在智也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足謂使窮者足也百姓待之智而後安寧泰也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言智慮寬平則安險隘則危脩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邪智修潔則可相親若雜汙則為夷狄無異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弇掩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榮華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此論君子之智明小人之智不然也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居謂雲物發在地時周密也鉅大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言雲之圓方也相馬篇曰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無異鬼篇相馬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言相馬也大參天地德厚堯禹參謂相仰雲所以生成為萬物言其德厚於堯禹者也精微乎毫毛而充盈乎大寓寓與宇同言細微之時則毫毛矣其廣大時則盈大於宇宙之內宇謂屋也謂天所覆三合云四方上下為宇上大參天地此又云盈天宇宙言雲之變化或大或小故聖人重言之也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攭分判自言雲或散或聚忽之遠而還聚或分散相逐而還於山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卬卬高貌雲高而不雨則天下皆蹇難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捐棄也言雲或表五色之文皆充損棄也往來惛憊通于大神神謂陰陽也

逼于大伸言雲之皆昏暗故比之圖也償因出入困日亦居行故惛憊為晦瞑者也出入甚極莫知其門門豆讀為極究也門所出者也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雲所以成雨也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請君子設辭則其意言弟子不敏自謂陳此事不知何名故君子設辭小言雲之為物雖隹居于方明知之也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雲氣無所塞故曰不塞也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者與窕讀為條字亦讀為挑言充盈則滿天宇至郄穴則入郄穴而尚自無偏側不容也窕他彫反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訊讀為信言雲行遠疾速不可依託以寄信也訊讀為信同也不可依託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與雖生未雨頓掩翳萬物若惛憊也不可為固塞言雲或作或散不可以固塞也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億與抑同謂雷霆殺物不可億度也則不可也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天下同被其功曾無所私置又言無遠近也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風與雲並行故曰友雨因雲而生故曰子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在冬而令寒在夏而承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全對至神唯雲乃可當此說也雲雲所以潤萬物人莫知之知敏於此則測之也

有物於此儳儳兮其狀屢化如神儳儳無毛羽之貌其變化如神也三俯三起成蛾翔之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文飾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鄰蠶與殘同音故曰與暴為鄰取名於殘食故曰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繭成而見身廢繰而家敗不害見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耆老蛾也後世種也人屬所利飛鳥所害人屬衣而用之飛鳥則害而食之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五帝也五帝占之知蠶之功故請驗之也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女好柔婉也其頭又類馬首周禮馬質禁原蠶者為其與馬同氣也天文辰為馬故蠶書曰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壯得其養老而見殺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蠶蛹有壯也之時未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遊謂化而出也前亂而後治繭亂而絲治也夏生而惡暑生長於夏而惡暑也喜溼而惡雨溼謂浴其種既生而惡雨也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互言之也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俯為用而不食事乃畢大已言既之後乃畢也謂化而成繭夫是之謂蠶理五帝此言乃先生蠶之義理也先言蠶之功至大聖人知其本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故圖此治之恐敵前御彼而哉也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山阜鐵所出也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窬讀為窬智日夜合離以成文章離合謂縫綴者相合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從縱也子容反衡横也言箴亦能縱衡亦得其連縫而成綴合縱也連衡之人南北為縱東西為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見猶顯也下自顯其功見賢編反時用則存不用則亡順時行藏臣愚

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為箴則鐵為鉅則小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長其尾謂線也剽末也謂箴受者宇也有長而无本刺者未之意四小反頭銛達而剽趙繚者邪長其重晚子曰肯贊而无乎銛銳也趙讀為掉長尾而銳其剽趙讀為掉繚長貌言箴將尾而繚也掉旋繚反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結其尾線無羽無翼反覆甚極極讀為亟行箴後亟急也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尾邅迴盤結則箴功畢也簪以為父管以為母簪形似箴而大故曰為父言此皆箴狀其形也管所以盛箴故曰為母禮記曰箴管線纊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理義也箴古者貴賤皆有事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妻成祭服士妻衣其夫以箴理之也箴以託箴而用至重以戒當世也此皆不精婦功故託於箴明其衛物微而用至重以戒當世也天下不治請陳佹詩荀卿請陳佹異激切之詩言天下不治之意也天地易位四時易鄉皆言賢愚易位也鄉猶方也春夏秋冬皆不當其方言錯亂也鄉如字列星殞墜旦暮

晦盲 列星二十八宿有行列者喻賢人墜以喻百官也設日暮昏晦 盲言无復明時也或曰盲當為萌生長也 幽

闇登昭日月下藏 言幽闇之人皆昇明之位君子明如日月反下藏也昭或為胡 公正無私

反見從橫 謂從橫反覆之志公正无私之人反見 志愛公利重樓疏堂 士位在

行至公以利百姓非謂重樓疏堂之尊貴也 無私罪人憼革貳兵 憼與儆同備也貳副也謂

無私罪人言果於去惡也言去邪累乃所以儆備增益兵革之道言強盛也 道德純備讒口將將

將將去也言以讒言謝退送或曰將將讀為鏘鏘進貌也 仁人絀約敖暴擅彊 絀退約窮約 天

下幽險恐失世英 天下凶暗凶險如此必恐時賢不見用也 螭龍為蝘蜓鴟

梟為鳳皇 說文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螭蝘蜓守宮言世俗不知善惡螭龍之聖反為蝘蜓鴟梟之惡反以

為鳳皇也 比干見刳孔子拘匡 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

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

之晦盲也 郁郁乎有文章貌拂乎此蓋謂耳當為拂乎其遇時之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言晦盲言人莫

荀十八　八十

之識 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 皓與昊同昊天

者也言氣昊大也呼天而訴之去世亂不復憂不可竟也復自解釋云亂久必反及於治亦古之常道乎或為幾 弟子勉學

天不忘也 言天道祐善故曰不忘弟子勉之也 聖人共手時幾

將矣 共讀為拱聖人拱手言不得用也幾辭也幾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救也 與愚以疑願

聞反辭 反覆叙說之辭猶楚詞亂曰弟子言當時既與愚以疑反覆叙之人故受辭以亂也欲之 其小歌

也 此下一章即其反辭故謂之小歌總論前意也 念彼遠方何其塞矣 遠方謂大道也 仁

人絀約暴人衍矣 衍饒也 忠臣危殆讒人服矣 服用也

讒人服也樂也音盤 琁玉瑤珠不知佩也 說文云琁赤玉也瑤美玉也言不知以此

四寶為佩 又太玄也 雜布與錦不知異也 雜布帛 閭娵子奢莫之

媒也 閭娵古之美女後語作閭娵楚詞曰閭娵 梁王魏嬰之美人

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 莫之媒言无人為之媒也 嫫母力父是

十八卷十

之喜也 嫫母醜女黃帝時也力父未詳蓋醜也 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

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言惑亂如此何為告上天曷維其同言

何可與之同也後語作曷其與同此章即遺春申君之賦也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八

荀子　八十一

身也（注末）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相謂云妃助也宗事宗廟之事也）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儀礼作勗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鄭云勗勉也若汝也勉率婦道以敬其為先妣之嗣也汝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云大姒嗣徽音）子曰諾惟恐不能敢忘命矣（子言惟恐不能勉率以副先妣不敢忘父命也）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所以備行者在礼也）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惠亦賜也言行礼如此五者則可為人之其也）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臣妾猶妻子也此明治家則可以治國也）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面謂以顏色慰悅之不欲施小惠也家人故使其貌也此語出曾子曰有嚴君焉勿彊不欲）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礼記曰礼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礼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禮

之大凡事生飾驩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不可太質故為之飾）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庸功也庸庸勞勞謂稱其功勞以報有功勞者殺差等也皆仁恩之差也）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倫理也此五者非仁恩皆出於義理也）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行仁義得其節則是礼有次序也）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非仁不親非義不行雖有仁義無礼以節之亦不成）仁有里義有門（里與門皆謂礼也里所以安居門所以出入）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虛讀為居聲之誤也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礼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仁雖在推恩而不得其理則不成仁謂若有父子之恩而無嚴敬之義也）遂理而不敢不成義（雖得其理而不敢行則不成義義在果斷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也）審節而不知不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和亦不成礼知或為和）和而不發不成樂（雖和順積中而英華不發於外无以播於八音則不成樂也）故曰仁義禮

樂其致一也（言四者雖殊同歸於得中故曰其致一也）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仁而能斷）行義以禮然後義也（雖能斷而不違礼然後為義）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反復也本謂仁義末謂礼節謂以仁義為本然後成於礼節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通明三者然後為道）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唅（此與公羊穀梁之說同玩好謂明器琴瑟等生之屬何休曰此皆春秋之制也賻猶覆也賵猶覆也覆者謂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知生則賻賻知死則賵襚唅）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皆謂葬時）故吉行五十奔喪百里賵贈及事禮之大也（既說弔贈及事因明奔喪亦宜速也礼記奔喪曰行百里不以夜行）禮者政之輓也（如輓車然）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上卿於周若冢宰也皆謂書於策讀之而戒天子深戒之也言天下安危所繫其憂甚長問何以治之能為天下除患則百福歸之不除則反為賊害策編竹為之後王焉）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讀為捷速也中卿若宗伯也）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禦禁也二策第二策也）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下卿若司寇也賀者雖在堂弔者已在門言相襲之速閭門也）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言同一門出入也賈誼曰憂喜聚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豫哉言可戒備也三策第三策也）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兩人共耕曰耦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殺大蚤朝大晚非禮也（殺謂田獵禽獸也礼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蚤謂下先上也又曰朝辨色始入殺太蚤謂暴殄也朝大晚為解弛也或曰礼記曰獺祭魚然

後魚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 此爲蚤也又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礼記平衡與此義殊 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跽讀爲跪 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命卿此鄭注礼記曰此皆鄉飲酒時齒謂以年次坐若立也礼記曰三命不齒族人雖七十者不敢先言不仕不與少者齒老者亦不敢先也 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此再復一命再命三命也一命謂公侯之士子男之大夫也故曰下大夫 吉事尚尊，喪事尚親。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礼記曰以服之精麤爲序 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老者以養。不得謂不得聖人之礼法驩與歡同 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聘，問也；享，獻也；私覿，私見也。使大夫出以璋所以相問也聘享奉束帛加璧享所以爲敬也享奉束帛以請覿所以私見也聘享以賓礼見私覿以臣礼見故曰私見鄭注儀礼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尊恩意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尔雅曰穆穆敬也皇皇正也鄭云皇皇自修正貌穆穆美也皇皇有光儀也皆由言語之美所以威儀備飾或曰穆穆容儀謹敬也詩曰皇皇者華 朝廷之美，濟濟鎗鎗。鎗與蹌同濟濟多士貌蹌蹌有行列貌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謗上曰訕亡去也忌與疾同惡也怨謂君公弟叔肸衛侯之弟鱄怨謂若晏嬰鄭 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之往也礼記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也 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粱肉，有酒醴則辭。鄭云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不食廢顏色亦不可 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謂制度精麤設衣宴衣也 易之咸，見夫婦。易咸卦艮下兌上艮爲少男兌爲少女故曰見夫婦也 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易說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以夫婦爲本也

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明陰陽和然後相成 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聘士謂若安車束帛重其禮也迎親迎 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則顛蹶陷溺。所失微而其爲亂大者，禮也。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記經解礼之正国也猶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圓也 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和樂之聲，此言行和樂人心也 步中武象，趨中韶護。佩玉之声步則中武象趨則中韶護礼記曰古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是其頌也成曰此和樂聲在車和鸞之声步驟之節也 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君子在位者之通稱也礼記曰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聽律謂聽中音律也言威儀如此乃可爲士士者立也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此孟冬耳當爲冰泮之名也日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殺成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一說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

欲也月令在十一月此云霜降前鄭與呂氏所聞異也鄭云婦妻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成昏矣故云冰泮逆女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儀禮士相見云子視殺所介反無不然者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若不言則視目無上於面孟臣於君前視也近視大尺自六尺而廣之遠視而不過三丈六尺曲礼曰立視五巂 文貌情用，相爲內外表裏。在車上與此不同也文謂礼物威儀情謂中誠用謂語言 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貧文相成不可偏用也 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並解於礼論篇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貨謂聚斂珍異獻君身謂死於社稷人謂薦賢也 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易復卦初六之辭復返也自從也本雖有失返而從道何其咎也 春秋賢穆公，以爲能變也。公羊傳曰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以爲能變也謂前不用蹇叔百里之言敗於殽函而自變

也克亦勝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皆謂言財貨也士不通財貨士賤雖得言之亦不得貿遷如商賈有國之君不息牛羊息蕃殖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錯置也置質謂委質為臣也孟子曰出疆必載質蓋古字通耳置贄謂執贄而置於君也禮記曰士大夫莫贄於君再拜稽首禮曰畜乘馬者不察於雞豚或曰置質猶言委質也言凡委質為人臣則不得與爭利也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園冢卿上卿不脩幣謂不修財幣收自上之也治稼穡曰場樹果蓏曰園謂若公儀子不奪園夫之利也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竄容也容其手而力作也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並解在仲尼篇言周公終王業猶不得無誅伐至成康然後刑措也重引此者明不與民爭利則刑罰省也多積財而羞無有羞貧重民任而誅不能使民不能勝任而復誅之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上好羞則民闇飾矣好羞貧而事者多則民闇自修飾也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衢道也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忍恥不顧辱也傾絕謂傾身絕命而求也分背如人分背而行者也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疾苦也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榮盛也謁請也婦謁盛謂婦言是用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貨賄必以物苞裹故謂之苞苴興起也鄭注禮記曰苞苴裹魚肉者或以葦或以茅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

祿非以尊大夫而已差謂制等級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人謂賢良事謂職守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謂若使禹治水不告治水之方略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工賈亦然以賢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後知克與人戀敵故知必克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卞魯邑莊子卞邑大夫有勇也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蒲衛邑也子路為蒲宰杜元凱云蒲邑在長垣縣西南不知而問堯舜好問者則無不知故可比聖人也無有而求天府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也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問先王之道則可為堯舜也六貳之博則天府已求財於六貳之博得之不窮故曰天府天府天之府藏言六貳之博可以得貨財先王之道可以為堯舜故以喻焉六貳之博即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如蟬蛻也幡與翻同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效放也置措也言造次皆效而不倫也無留善有善即行無留滯也無宿問當時即問不俟經宿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非知之難行之惟艱故善行之者究其難也君子立志如窮似不能通變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天子尊三公貴對之性一故曰如窮也君子隘窮而不失不失道而謙讓勞倦而不苟不苟免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尸子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銳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蓋昔所踐履之言此細亦當讀為昔或曰細席謂講論之席雖艱難不忘素所講習忠義之言漢書音王吉諫昌邑曰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歲不寒無以知松柏語在論語子罕篇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無有一日不慮道所謂造次必於是也雨小漢故潛未詳或曰爾雅云漢為潛李巡曰漢水溢流為潛公云此小漢故潛言漢者今因雨小水溢而成至其盛也乃溢為潛矣言自小至大也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問遠色澤洽謂德潤身也問音問下孟反小人不誠

於內而求之於外言而不稱師謂之畔（畔者倍之畔也）教而不稱師謂之倍（義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反逆之名）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不足於行者說過（言說大過故行不能副也）不足於信者誠言（數說誠實其言故信不能副君子所以貴行不貴言也）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春秋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傳曰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又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其一心而相信則不在明誓也）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皆言與理冥會至於無言說者也相謂入為贊相也）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發言使人可聞不誅妄立行使人可見不苟為斯為孝子也）言為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親近皆說為於近親遠則設及遠由及親也）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假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皆為孔子弟子此言使曾子豈好事者為之歟）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諸檃栝三月五月為幬菜敝而不反其常（皆言車之材也示讀為寘檃栝揉曲木之器也言寘諸檃栝或三月或五月也幬菜未詳或曰菜讀為帱謂轂輻也言揉直木為牙至於轂輻皆敝而規曲不反其初所謂三材不失職也周禮考工記曰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鄭云幬幔轂之革也革急則裹木廉隅見考工記又曰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鄭云菑謂輻入轂中者也蚤讀為爪謂輻入牙中者也匡刺也晏子春秋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君子之檃栝不可不謹也慎之（為毀其性故不可慢）蘭茞槀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雖指香草然以愛於其醴一玉佩方可易賢之言所漸者美而加賢或為蜜醴漬其一倍也漸浸也子廉反此言與晏子春秋不同）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雖正直之君其所漸染於香酒則讒邪可得而入言其嗜變居之性或為美或為惡皆在其所漸染也）

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和之璧楚人卞和所得之璧也井里名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禮記大學如切如瑳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論語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瑳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言所得也）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道遠日益矣（未曾學問不敢立為論義所謂不知為不知也為道以德日日有所益不必道聽塗說此語出曾子）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也（無親不親師方法也皆謂雖廣博而無師法者也）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諷謂就學誦詩書也言不學雖有壽考不為成人也）君子一教弟子一學亟成（一專也亟急也己力及）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進仕誠偷）不能而居之誣也無益而厚受之竊也（誣罔君竊立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如往）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息休也）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詩商頌那之篇）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詩大雅既醉之篇毛云匱竭也類善也言孝子之養無有竭之時故天長賜以善也）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言文王先立礼法於其妻以至于兄弟然後治于家邦言自家刑國也）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詩既醉之篇毛云言相攝佐者以威儀）

也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詩豳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屋非至治其屋弗漸也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皋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壙丘壙也皋高貌嵮山頂也與嵮同如謂冢也土填塞也鬲謂隔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墳如鬲張湛注云見其墳壤鬲異則知息有所之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好色謂關雎樂得淑女也盈其欲謂好仇寤寐思服也止禮也欲雖盈滿而不敢過禮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過禮也故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其誠以禮自防之誠也比於金石言不變也其聲可內於宗廟謂以樂章播八音奏於宗廟鄉飲酒禮合樂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既云用之邦是其聲可內於宗廟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以用也汙上驕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為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言有文謂不鄙陋聲有哀謂哀以思也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快謂快其意古者匹夫五十而士禮四十而仕五十而後爵此云五十而仕恐誤或曰為卿士也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天子諸侯之子十九而冠先於匹下一年亦雖人君之子猶年長而冠之而後聽其政治以明教至然後治事不敢輕易也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有君子之實而所好得其人謂得賢師也其人也而不教不祥祥善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既無君子之實又所好非其人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若使不善人教非君子是借資盜賊之兵糧為害滋甚不知不教也齎與資同兵五兵也不自嗛其行者言濫過嗛足也謂行不足也所以不足其行者由於言辭汎濫過度也古之賢人賤

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豎褐僮豎之褐亦短褐也言貧人雖貧窮不苟進安取此過而行不留之事也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柳下惠魯賢人公子展之後名獲字禽居於柳下謚惠季其伯仲也後門者君子守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渾跡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間聞之久矣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蚤與爪同言仕亂世驕君貪得小利然喪其身也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有與友同又相友謂不使喪亡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察其友則可以知人之善惡不疑也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取友求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本言所以成德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詩小雅無將大車之篇將猶扶進也將車賤者之事塵冥冥蔽人目明令無所見與小人處亦然也[illegible]易乾卦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則各從其類也藍苴路作似知而非未詳其義或曰[illegible]當為狙僈也謂雞註長狙經知人藭曰狙狙者也類智而非智或讀為狙伺也才野反懦弱易奪似仁而非仁者不爭而與物故懦弱易奪者似之易奪無執守之謂悍戇好鬭似勇而非悍凶戾也戇愚也丁降反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者不為是棄國捐身之道也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反覆也出去也凡乘勢而去者皆是物之還反也言善惡皆所自取也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蚤絕之流言謂流轉之言不定者也

絕也凡禍之所由生自纖纖又微細故君子早絕其萌此語亦出曾子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蓋之閒言有分限不流溢也器各有區與區同義謂漢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丘與區同也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重引此而句以明之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誠忠誠言不可以詭妄了知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說並音悅語曰語子路篇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語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甌臾皆瓦器也揚子方言云陳魏宋楚之閒謂臾為甌臾謂地之坳坎如甌臾者也或曰甌臾史記曰甌窶滿溝汙邪滿車裴駰去甌窶傾側之地汙邪下地也邪音斜甌與臾相近蓋同也窶力侯反汙烏孤反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家言謂猶備見自成一家之言若宋墨者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參驗之至則流言息死猶盡也鄭康成云死之言澌澌猶消盡也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

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泔與奧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曾子自傷不知以食餘之傷人故泣涕深自引過謝門人曰吾豈有異心故欲傷人哉乃所不知也言此者以譏時人飾非自是恥言不知也言不知與曾子異也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遇當也言己才藝有所短宜自當其分不可彊欲當人長而辯爭也故塞而避所短移而從所仕仕事也疏知而不法察辯而操僻勇果而亞交君子之所憎惡也塞擁也移就也仕與事同事所以能也言務其所能也疏通也察辯而操僻謂聰察其辯所操之事邪僻也多言而類聖人也應萬變故多類謂皆當其類而無舛越此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言無法而流詁然雖辯小人也詁當為湎湎非十二子篇有此語或曰當田為括括古忽反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無以分得也有分義則容天下而治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天下之人雖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特意謂人殊意

為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易牙齊桓公宰夫知味者師曠晉平公樂師知音者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三王之法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言不待暇有所得而死亡速之甚也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蜉蝣也蜉蝣渠略朝生夕死蟲也言此者以喻人既飲且食必須求先王法略為治不得苟且如蜉蝣也虞舜孝己孝而親不愛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辟讀為避賢者不能行言遂也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惟惟而亡者誹也惟讀為唯以癸反唯唯聽從之貌常所從人而不免亡者由於退後即誹謗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俞讀為愈訾毀也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修德在己用選在命誥誓不及五帝誥誓以言辭相戒約也禮記曰約信曰誓盟詛不及三王殺牲歃血告神以盟約也交質子不及五伯此言後世德義不足雖要約轉深以彌不能固也伯讀為霸穀梁傳亦有此語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九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二十

宥坐篇第二十八（此已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故總推之於末）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春秋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傳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廟欹器傾欹易覆之器）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為戒也說苑作坐右古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注云欹器也）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挹酌也）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撫掩也猶言蓋世也）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挹亦退也挹而損之猶言損之又損之也）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為司寇而攝相也朝謂聽朝也）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聞人謂有名為人所聞知者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心達而險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辟讀為僻醜謂怪異之事澤有潤澤也）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營讀為熒熒眾惑眾也）強足以反是獨立（強剛愎也反是以非為是也獨立人不能傾之也）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禮記王制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狂矞華士昆弟二人立義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吏執而殺之以為首誅周公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夫君之所以使臣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為君乎是以誅之也尹諧潘止付里乙史付事跡並未聞也）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詩邶風柏舟之篇悄悄憂之貌也慍怒也）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別猶決也謂不辨別其子之罪）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老大夫之尊稱春秋左傳曰使圍將不得為宣君老也）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嘆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犴亦獄也詩曰宜犴宜獄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地野犬亦善守故謂之犴也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嫚令謹誅賊也（嫚與慢同賊謂賊害人也）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賦斂無時是陵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已止也即就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周公命康叔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抵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行之然後教人）若不可尚賢以綦之（綦極也謂優寵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單盡也或為憚）綦三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化不過三年）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百姓既往從化其邪者則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

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篇氏本也卑讀爲俾瀆爲毗毗也）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之於地不動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岸崖也負重也任負半生重之車也遲慢也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陂阤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砥矢之道所以陵遲哀其法度）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蔡然也）

（凡雉雄雉之篇也若施德化使下人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敬之至百姓不來者爲其上失其道而人散）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何也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徧與諸生謂水能徧生萬物爲其功似上德不德者說苑作徧與而無私者）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埤讀爲卑裾與倨同方也拘讀爲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似義者之循理也說苑作其流也卑下句倨皆循其理）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洸洸讀爲滉滉水至之貌淈讀爲屈竭也以道之無窮也家語作浩浩乎無屈盡之期似道也）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決行之使行也佚與逸同奔逸也若聲響言若響之應聲也以勇者果於赴難）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爲注量謂坑受水之處也言所經坑坎注必平之然後過以有法度者均平也）盈不求概似正（概平斗斛之木也考工記曰概而不稅言水盈滿不待概而自平如政者不假於刑法之禁）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爲綽

約弱也綽約柔弱也雖至柔弱而浸淫通達於物似察之見細微也說苑作綽弱）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言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絜似善化之使人去惡就美也說苑作不清以入鮮絜以出也）其萬折也必東似志（萬折萬折不常然必歸於東似有志不可奪者說苑作其折必東也）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無才述以告人也）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舊言平生之言）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肬贅則具然欲爲人師（肬贅結肉也莊子曰以生爲附贅縣肬肬音尤具然自滿足之貌也論語子罕篇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糝與糂同素感反）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

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隱謂窮約）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爲必用邪干龍逢不見刑乎汝以諫者爲必用邪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姑蘇吳都名）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不爲求通）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皆自爲樂天知命）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爲善不爲善在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

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重耳晉文公名出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使其裸浴薄而觀之公因此激怒而霸心生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勾踐為吳所敗以甲楯五千棲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小白齊桓公名亂奔莒所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謂奔亡也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夫子當時蓋窮厄此喻也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未既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耶彼有說耶匠過絕耶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為北蓋當為盍彼當為被音皮被皆繼其材木不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此為有說耶匠過誤而遂絕之也家語作北蓋皆斷王肅云觀北面之蓋皆斷絕也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言舊嘗有說令則無也官致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也麗謂附麗節文謂造

太廟之時官致其良工良工則因隨其木之美文而制之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矣非無良林也蓋曰貴文也非無良林大木不斷絕者所以貴文飾也此盡明夫子之博識也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弟與悌同謂自卑如弟子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上順從於君父下篤愛於卑幼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志安於禮不妄動也言以類使謂不抵誤也如此則儒者之道畢矣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衷善也謂善發於衷心矣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從命則陷身於禽獸之行不從命則親為脩飾君子不從命是乃敬親之故可以從而不從是

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愨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彫傷也萃與顇同勞苦彫萃而不敢解惰失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不幸以不順於親而見惡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不然違哀公之意故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

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審其可從則從不可從則不從孝經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樹殖也蓺種也胼謂手足勞胼也胝皮厚也丁皮反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繆紕繆也衣為扮聊賴也言雖與之衣而紕繆不精則不賴於汝也或曰繆綢繆也言雖衣服我而綢繆我而不敬不順則不

親故也韓詩外傳作… 王肅云…皆已事實相通不順…皆與此不同 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顛…國士一國之士 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為而無孝之名也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練小祥也禮記曰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也 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謂非於上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裾裾衣服盛貌…作襜襜 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讀為方…方舟也附… 非維下流水多邪…與…同豈不以下流水多邪故人畏之邪言盛服色… 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充盈… 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 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奮振矜也色知謂所知見於顏色有能自有其能皆矜伐之意也 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皆在不隱其情 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士者脩立之稱 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禮者眾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

吾語汝（汝曾元曾子之子）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珉石之似玉者）爲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惡音烏猶言烏）賜是何言也（謂此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鄭康成云溫潤似仁也）縝栗而理知也（鄭云縝緻也栗堅貌也理有文理似智也）堅剛而不屈義也（似義者剛直不回也）廉而不劌行也（劌傷也雖有廉稜而不傷物似有德行者不傷害人也）折而不撓勇也（折而不撓似勇者也）瑕適竝見情也（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澤調適之處也瑕適竝見似不匿其情者也禮記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扣之其聲清越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扣與叩同以有辭理則人樂聽之言爭吏無繁辭也禮記作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彫彫謂彫飾文采也章章素質明著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詩秦風小戎之篇引之喻君子比德）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以能愛人爲先使人不愛己亦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不長謂不爲人所尊敬）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謂不信於人）三者在身曷怨人（當反諸己）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不識天命）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南郭惠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爲號莊子有南郭子綦）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

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之之時無所往託）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耶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志記識也服古之服猶若夫子服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也）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舍去此謂古也）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章甫殷冠王肅云絇謂屨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紳大帶也搢笏於紳者也）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絻與冕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爾雅云輅車之大者葷菜之臭者）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儀禮曰斬衰者何不緝也衰長六寸博四寸三升布爲之鄭注上曰衰下曰裳衰當心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胸背也此言服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言人之賢愚觀其儀狀有五也）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色色謂以己之色觀彼之色）

色知其可惡也論語曰色斯舉矣）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己憂（不知託賢但自憂而已）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交謂接待於物也言不能辨是非張張失據也）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不知所貴重也）從物如流，不知所歸（歸所止也隨物所誘蕩而不返也）五鑿為正，心從而壞（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以於正而其心已從物所壞矣是庸人也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謂以外物所誘為正也）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率猶循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處其一端言有所執守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論語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也）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謂正於所說事而已矣）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由從也謂不從不正之道）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言固守所見如受於其性命肌膚不可以他物移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指謂志也不可奪）如此則可謂士矣（士者脩立之稱一曰士事也言其善於任事何必以入官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不自以為有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猶然舒遲之貌所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家語作油然王肅曰不進之貌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本亦身也言雖法天下而不傷其身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也）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富有天下謂王者之富也怨讀為蘊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畜私財也家語作無宛財禮記曰事大積焉而不宛）而施天下而不病貧（言廣施德澤致貧窶所使家給人足而上不憂貧所謂百姓足君孰不足也）如此則可謂

賢人矣（賢者亞聖之名故云賢人多才）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辨別萬物之情性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謂情性乃能理是非之取舍而不惑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其事謂聖人所理化之事言辨別萬物如天地之別萬物各使區分也）明察乎日月（聖人之明察如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言統領萬物如風雨之生成者也）繆繆肫肫（風以動之雨以潤之繆繆讀為穆穆肫肫讀為純純莊子云肫肫其仁物雖繁多純純然而眾人不能測其所之）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言聖人所為若天之所嗣）其事不可識（眾人不能識其意）百姓淺然不識其鄰（鄰近也百姓淺見不能識其深所謂日用而不知也）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哀公不問舜德而問其冠故不對也）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務讀為冒拘與句同曲領也言雖冠衣淳朴而行仁政也尚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美大其問故謙不敢對也）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胙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謂祭祀時也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恐天下不歸故欲致而取之也）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惓而天下自來（執一專意也行微行細微之事也言精專不怠而天下自歸不必致也）執一如天地（如天地無私覆載也）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以於細微安舒而出無怠止之日也）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賁飾也形見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也）天下其在一隅耶夫有何足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求而致之今天下盡歸不在於一隅爲用致也）

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武侯文侯之子也）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巫臣楚申邑大夫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中蘬與仲虺同湯左相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書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疑謂博聞達識可決疑惑者）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或作莫）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憙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振救也）

伯禽將歸於魯（伯禽周公子成王封爲魯侯將歸謂初之國也）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將行何不志記汝所傅之子美德以言我）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愼（寬弘也自用好自務其用也愼謹慤也）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君子好以道德撫人故民歸道猶衆非謂寬弘也）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彼伯禽既無道德但務容此乃出於善惡無辨分）汝又美之（以爲美也孔子曰寬則得衆亦謂人愛悅歸之也）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窶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詢問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書曰自用則小尚書大傳曰是其好自用也以致益之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士謂臣下掌事者不爭言委任也）彼爭者均者之氣也（彼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爭事乃均敵者尚氣之事非人君之量也）汝又美之彼其愼也是其所以淺也（彼伯禽之愼容不應接士適所以自使智識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周公聞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懼其壅蔽故問無乃有不察之事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知之事亦少少則意識淺矣聞或爲問）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成王未知成王之諡此云成王乃後人所加之耳）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周公自執贄而見者十人禮見其所尊敬者雖君亦執贄故云周公執贄請見尚書大傳云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舉士之中也百人舉大夫之中也）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禮臣見君則不還贄敵者不敢當則還之禮尚往來也士相見禮曰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曏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鄭康成云還贄者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貌猶待也以禮貌接待之士百餘人也）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事也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千人朝者萬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於是千百人之中僅乃得三士正身治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十人與三十人雖尊而猶未得賢至百人千人然後乃得三人以明雖士不賢無由得賢也）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上士中試重之故可薄爲之貌下士輕無執贄之禮懼失賢人之心故厚爲之貌也加謹敬也）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人不知則以爲

皃踦然亦以礼貌之故而至也士至而後見物物事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猶不驕士汝今以魯国之小而遂驕人危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illegible]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黎讀為黧謂面垢凍黎之色者也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賴守道之士不為人故得綱紀文章尚存也語曰繒丘之封人繒與鄫同鄫故国封人守封疆界者漢書地理志鄫縣屬東海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国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礼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下謂下人也子貢問欲為人下未知其益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也深抇之而得甘泉焉抇掘也[illegible]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者其猶土也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宮之奇虞賢臣諫不從以其族行子馬未詳其人也[illegible]左氏傳曰襄二年齊人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又六年齊侯伐萊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遂滅萊或曰正輿子字子馬其不用未聞[illegible]諫也紂刳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国亡也

為說者曰孫卿不如孔子是不然也孫卿迫於亂世鰌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礼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

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覩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將懷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為人所疑其知至明脩道正行足以為紀綱嗚呼賢哉宜為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為亂闔閭擅強為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為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為政功安能成志脩德厚孰謂不賢乎自為說者已下荀卿弟子之辭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二十　十八終

重廣註揚子法言序

太儀之體渾淪無際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論則度舍之紀茲或罔焉欲明緯象不可得也羣經之文支離寡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之解則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書所以亹亹而為已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號太略鄭康成大懼夫浜之弗行思覺於後故增之箋言而三百廓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作亞聖之譔獨揚孟而已七篇有趙臺卿為之題頗詳眞經有范叔明為之解甚悉惟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荅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雖為之註然愈略於毛公之為唐柳宗元刪定雖釋二三而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如五聲十二律面友戰諍之類甚顯而反釋之)理尚祕者則置焉(如荷蕢之莩書與經同雖噫泰經狐揚不勝偽溥沒齒之類甚秘而反闕之)闕文者弗能正(如衆人所不能踰脫不字之類)譌字者乃無辯(如聖人不干作不手之類)至於言不詁(如韓楊剬之類)而事不屬(如罷善閶參辰之類)議失旨(如風不再實錄多愛周人行秦人兩行有兩曼之類)而舉矢類(如擊劍也賊秦篡凝秦之類)已付其手是使揚氏之意尚有所晦學者未能無冗謬也故康成之志咸敢竊而取焉凡裨其闕糾其失五百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自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由隨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未理盡譜于後仍條其舊以為十卷雖不能廣聶賢業庶亢巾笥為詁謀之具云景祐三年二月日著作佐郎知尤溪縣事宋　咸　序

進重廣註揚子法言表

臣咸言臣聞魯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漢室羣儒
多註書而顯氏刕蕭會昌之旦敢忘釋詁之勤願
壓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臣竊以前聖既没微言即倫並行者非先生之
流橫議者皆處士之輩儒綱盡弛民極都焚惟鄒
國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出復生揚雄咸能著書
更相樹道闢王基於絕代振天爵於羣倫若趙岐
之釋孟篇如楊倞之箋荀育大決宦奧靡留洞疑
惟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高而絕義祕而淵雖李郁
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略猶或誤
遺凡埴然易別之條則五行俱下而詮釋泪卓爾
難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闕云遂使十三篇之旨
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說猶昧唐陸德明云註既釋
經經由註顯若讀註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
也臣爰自効官未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
尼之綱比緣從政之餘輒恣討論之究增加剖理
庶所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況愚夫之
慮或有得而可收恭惟
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道
冠先天業恢長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周而右文
雖祕藏之多甲加於乘正在小說之畏罔忽於棄

遺臣是敢前冒
邦刑仰干
天聽終篇稱善儻垂
衡石之觀以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廣註
揚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昧死詣
東上閤門投進以
聞臣瀆犯
宸嚴無任鳩踏屛營激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祕書著作佐郎宋咸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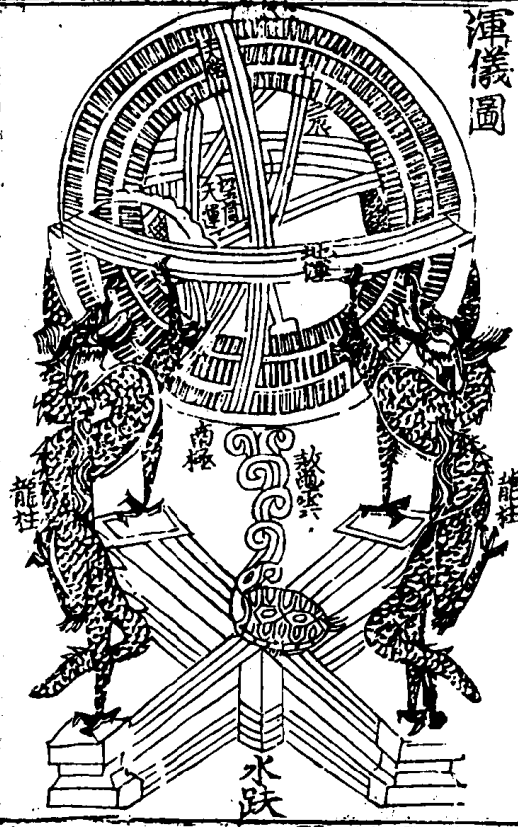
司馬溫公註揚子序

韓文公稱荀子以為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為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為定論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唯其簡而奧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為諸子而忽之晉祠部郎中李軌始為之註唐柳州刺史柳宗元頗補其闕景祐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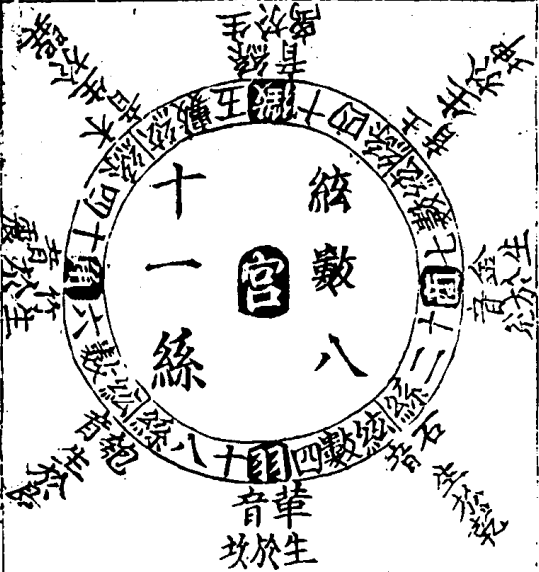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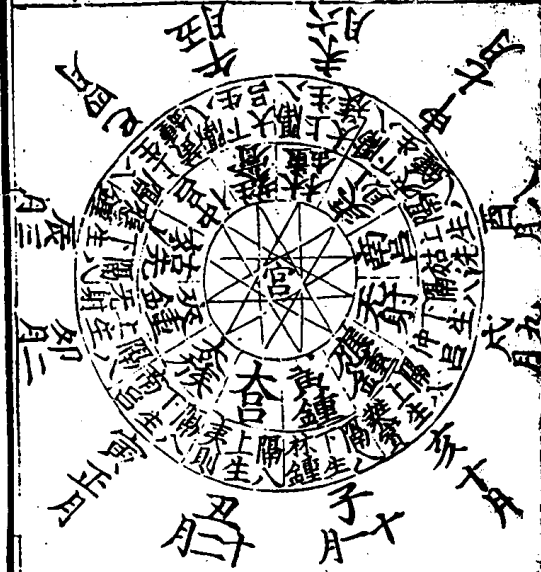
詔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畢上之又

詔直祕閣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之又

詔內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鏤版印行故著作佐郎宋咸司封員外郎吳祕皆嘗註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輙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曰集註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故相宋公庠家有李祠部註本及音義最為精詳音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為正宋著作吳司封亦據李本而其文多異同音義皆非之以為俗本今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為李本宋著作吳司封本各以其姓別之或參以漢書從其通者以為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冀來者擇焉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涑水司馬光序

篇目

重黎篇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能違也請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後漢張衡衡字平子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曆算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遷為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注漢名臣奏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精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論曰儀象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注撰碑文也

宋元祐初蘇頌進儀象狀曰古人測候天數其法有二一曰渾天儀規天矩地機隱於內上布經躔以日星行度察寒暑進退如張衡渾天開元水運銅渾是也二曰銅候儀今新舊渾儀翰林天文院與太史局所用是也又案吳中常侍王蕃之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機衡其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詳此則渾天儀銅渾儀之外又有渾天象凡三器也由是而言古人候天具此三器乃能盡妙云云見新儀象法要

五聲十二律圖

吾子篇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何云云

聲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也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第一

晉李　軌　唐柳宗元註

宋宋　咸　吳　祕　司馬　光重添註

學行篇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為衆人。

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

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

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礱諸，有玉者錯諸，不礱不錯，焉攸用？礱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

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

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

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

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之之取爾 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 鴻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 祕曰鴻漸于陵水流就下其漸一也 光曰鴻避寒而就溫孝者去非而從是然鴻之飛也不決起直上必以漸而置高孝者亦自近小而至遠大猶水之滿而後進也 【易】漸卦初六鴻漸于干六二鴻漸于磐九三鴻漸于陸六四鴻漸于木九五鴻漸于陵上九鴻漸于陸 請問木漸 祕曰易曰山上有木漸 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 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人脩道義為根本業貴無躐進孔子如枝條德貴日新 祕曰言木上長木漸於上水流就下其漸亦一也 光曰木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孝者正心修身而家齊國治然十仞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亦猶水之滿而後進也 【易】易升卦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歟 斧藻猶刻桷丹楹之飾 祕曰桷謂之楶 光曰楶音節斧斲也藻文飾也 鳥獸觸其情者也 祕曰無別也 衆人則異乎 祕曰衆人有禮義之別所以異乎禽獸情 光曰人為万物之靈 賢人則異衆人矣 奉宣訓誨 咸曰賢人豈

人 祕曰賢者述之異於衆人 光曰能循禮義 豈言其有明識之性而異於衆 聖人則異賢人矣 祕曰制立禮教 其生而知之又異賢人 咸曰聖人豈特但止制立禮教而已蓋言 光曰能制立禮教 祕曰聖人作之異於賢人 光曰擬議研抉 禮義之作有以矣夫 言聖人訓物者其皆有以哉 咸曰聖人則動故作禮義使衆人自別識有言焉 賢以為鳥獸雖雄無常 祕曰聖人作禮義使人自別於鳥獸豈彊為之教哉 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 是以聖人作經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 祕曰人而不學禮義之經雖夷嗰而無憂奈如禽何 光曰不學則不知禮義 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 光曰言非獨習其文而已 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有其志而尚或不能成其事無其志安能立其業 祕曰求而不得蓋有所未至 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 祕曰睎睎望也 光曰乘繩證切 或曰顏徒易乎睎之則是 祕曰顏子庶幾其難至 光曰易以豉切 曰昔顏嘗睎夫子矣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 奚斯魯僖公之臣宋正考甫作魯頌 甫宋宣公之上卿尹吉甫周宣王之卿上尹吉甫 祕曰正考

甫於詩教作大雅崧高烝民之詩以美宣王正考甫慕之亦能得商頌十二篇以頌湯之成德昭公七年傳曰及正考父佐戴武宣 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 事而魯大夫公子奚斯能作閟宮之 祕曰正考父商頌美祚祀之公之廟亦睎詩之數也而魯頌美之曰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光曰揚子以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閟宮之詩故云然 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御焉 或曰書與經同 咸曰書謂諸傳記之書猶論語孝經爾雅荀孟之類經謂五經也言此等書亦道與經所同也 而世不尚 咸曰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能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孝科而已論語爾雅荀孟之類未也故云世不尚 治之可乎 曰可 ○ 咸曰揚以為皆本諸道雖世不尚亦可治而學之 祕曰凡諸書與五經同而時世不尚未列于學官者治之可乎 書謂若左氏傳古文尚書毛詩樂記之類 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 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 祕曰漢之明經以策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故曰須以發策決科而同經無所施焉是以笑之其當時五經列于學科者易則施孟梁丘京氏書則歐陽大小夏侯氏詩則齊魯韓禮則大小戴慶氏春秋則公穀王莽置周官傳士鍵不在焉 光曰啞

於客切 曰大人之學也為道也小人之學也為利子為道乎為利乎 咸曰或人謂可以決科之經則治之是為利而非為道也故揚以君子小人正之 【音】記大學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 祕曰或人以書不得祿而治之譬猶耕獵不得穫饗亦耕獵乎 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 祕曰必須治者以道德為穫饗耕獵如此利莫大焉 祕 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 咸曰參辰二星名晉史童因曰公子重耳以辰出而參入言重耳以驪姬之難出晉當以辰於外十九年入晉當用參也以參辰出沒不相比列而重耳象之終免其禍吾出爽之正故君子不器乃遷善之法也 祕曰安安而能遷鄭衆成曰男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是遷善之義也多其可遷則遷為遷善之義也 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 祕曰參辰二星不並見猶善惡二途不同 光曰以君子貴於惡而遷善者聖人之徒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 相近者以定居其所不能相就也君子則不然能去惡而遷善去惡遷善而不息則為聖人之徒矣 光曰比毗志切參辰所以不 百川學海而至于海 行之不息歸之不已 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

丞止 祕曰語曰分女不置丞 术曰惡鳥鳴𨒪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 祕曰丘陵亦止之類而小故曰學山而不至於山川之學海而不息故能至於海丘陵止而不至故曰亦惡畫止不學也

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祕曰鸒斯羣行喙啄相食人之黨比必安無學而已矣頻頻之黨其必私比之人其於鴟鴞之羣徒 賊稍翼而已矣 光曰鸒斯卑鳥也鸒鳥必羣飛比人而不學則食然曰無所用心徒羣而已 擾食何以異於鸒鳥

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吳曰 光曰言朋友當以誠心相與切磋琢磨不可心知其非面而不言 子之所譏 光曰言朋友之道相與謀議以相規戒相從飲食而已

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 祕曰白圭周人也孔子時有丹圭亦曰丹圭 光曰猶猗頓之富以爲孝善其富殖世無比是

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 咸曰先生有道之稱 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 祕曰富以義取今宋吳本作如其富如其義 咸曰此句作如其義如其富

或曰先生生無以養也死無以葬也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 義不必豐 光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光曰養皆余之以禮 記檀弓篇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 祕曰猗頓用鹽鹽起富之 光曰猗頓之富足謂能養顏子簞瓢是爲餒矣或人以爲顏氏之親不免於餒也

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 祕曰回邪也貞正也 祕曰粗以飲食顏以承順 顏其劣乎顏其劣乎 至曰足若外物不能累其內 光曰彼以大馬之養而不正顏以承順顏子之正而不回顏豈劣哉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 祕曰紆朱懷金之重光曰紆朱懷金爲貴 宜以爲樂 光曰紆朱懷金之美服不敢其樂爲正 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 至樂內足不待於外 紆朱懷金

可以爲求朱衣金印貴者之恨下章言富不足索此章言貴不足樂皆不如孝子也

學行卷第一己七

之樂也外 求不足是故假於金朱外物所以爲樂也 故曰外

或曰請問屢空之內 祕曰屢空何得樂乎 光曰言顏子貧賤單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咸曰或人以揚言顏子樂內而非外故問屢空之內也 祕曰顏子貧空何以爲樂 光曰言顏子貧賤之甚何樂之有

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 祕曰顏得孔子之道所以樂也 論語先進篇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然亦有苦乎 光曰言顏子之樂非天下之所能易 咸曰顏子苦於孔子之道卓爾難及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曰顏苦孔之卓也 祕曰顏子苦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光曰李本作顏苦孔之卓之至也今從宋吳本

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歟 祕曰瞿然驚貌 咸曰瞿然或本作懼祇適也 光曰瞿音句

論語子罕篇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 祕曰立有教立道此則無心者仲尼是也有學術業此則無心者顏淵是也 光曰宋吳本作有教 今從李宋吳本言教立道者當以仲尼爲心學術業者當以顏淵爲心

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 咸曰或人疑孔顏之道不可以思力學之故對以下文爲可學也

曰未之思也孰禦焉 祕曰孔子習周公顏淵聞一知十 孔子所立卓爾顏子聖人之學 祕曰習孔者孔之徒顏者顏之徒誰止焉

法言卷

五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萃然有文未異於貍咸曰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

貍變則豹祕曰辯人貍君子則君子矣豹變則虎祕曰君子聖人亦聖之徒光曰言三者皆有文章顧其質不同耳若能變更其質去彼取此則身御焉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市肆不能釋義祕曰若市肆之陳光曰要約實也

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咸曰鈴以喻小聲猶小說祕曰不合大雅則諸說鈴也光曰不合大雅之言不擇也不見則諸說鈴也

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非法不言何所擇乎非正不聽何所淫乎

擇則亂淫則辟言有可擇則猶亂聽有淫則邪辟祕曰有擇則是非相亂淫則邪辟光曰擇謂言雜是非淫謂聽入邪哆

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咸曰哆音昌者切又尺氏切祕曰哆侈也不垂貌亦謂其言不正也猶辭賦本欲諷以正道而卒歸之於邪

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咸曰蘇秦張儀述邪哆之辭而欲歸於正道光曰夫有專述邪哆之辭而能歸於正道者今從諸本言書聖道而陷於異端者

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祕曰孔子之道已較著而入於聖道者也光曰較音角較明也且易知也

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皓首猶紛亂而不理也祕曰紛如亂也光曰言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

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祕曰孔子以正言曰孔子之道以正教人不姦姦者以誠實待人不詐詐者以正道見孔子以教之以正不以姦詐則易知猶教人而易也諸儒佔畢以為博多

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光曰以姦攻姦以詐勝詐也咸曰非聖人之言而以為正豈特楊子言而後知之哉夫不以姦攻姦不以詐勝詐者皆知惡之義不詐者謂不以姦攻姦則不以詐攻詐也祕曰如以姦攻姦以詐攻詐又安得而正之光曰耳目所以視聽也能正人之耳目而不能自正

多聞則守之以約所守簡要祕曰百家之說守之以經

多見則守之以卓言所見守之以聖祕曰掇家之以聖

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少聞則無約要之守少見則無卓絕之照○祕曰不聞人辭何以表經言之的

不見小說何以明聖道之卓光曰約謂釋其精要卓謂拔其高深

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綠衣雖有三百領雜色不可入宗廟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紵絮雖有三千斤單薄不可以禦寒文賦雜子不可以聖經奧不益於實用猶詭辭小說不益於正理祕曰綠衣非正色紵絮非溫者光曰知詞非者雖多而無益

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祕曰居敬而行簡光曰簡則易從

要而易守也祕曰一以貫之

炳而易見也祕曰坦然明白

法而易言也祕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光曰有制度可言也

震風凌雨陵暴雨祕曰暴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也夏大也帡幪蓋覆也音荒今從李宋本作帡幪見經音帡二切又音并

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郛郭也郛郭以禦寇亂光曰聖人宗仁義正持世之道雖君而不避祕曰聖人之道能禦暴虐宜亂亦宜有郛郭可以自衛也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咸曰楊墨之道無稱於世也光曰為我兼愛楊墨之道雖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是無君兼愛是無父乃獨善其身兼愛獨善俱偏於道而欲攻其失以罪辭之

路者也楊墨之為已悟得不毀楊之義無親疎之別大為不可使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斯受之而已矣此孟子闢之辭也祕曰揚朱墨翟之橫議充塞聖人之正路孟子闢之郭然無復塞矣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後之塞路者有矣申商之類祕曰若韓莊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竊自比於孟子孟子楊文公下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眾言淆亂則折諸聖光曰設之詞也下同萬物名狀雖殊其性命同歸於天言理雖殊其極致終歸於聖

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光曰惡音烏

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祕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記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書五經

脩身篇咸曰吾道之本者也脩則克矣故次之吾子

事有本真祕曰凡事有本有真其道也陳施於意動不克咸克能

莊周當戰國之間，猶能不屈楚威王之命，而終身不仕，故有箕潁之心，此可取耳。祕曰周之書十餘萬言，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而老子以無欲官，如為理，至周不顧厚幣之迎，是少欲可取耳。鄒衍有取乎。曰自特。有以自特之風焉。咸曰言鄒衍之作怪迂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言，然其本以有國者淫侈不求尚德，施人整之於身以及於黎庶，故有自特之意，此可取耳。○祕曰衍之書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禮與其奢也寧儉，是能以節儉自特可取耳。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祕曰罔無也。夫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而周本乎老子，欲絕禮學之意，而曰情性不離，安用禮樂，以天地為一指，萬物為一馬，是無君臣之義也。衍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作怪迂之變，是無知於天地之間也，雖與鄰亦不欲見之矣。光曰罔誣也。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之三　九　終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第四

問神篇

咸曰既哲乎道，可窮之神，故次之問道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光曰惚恍，无形方，道也。事繫諸道德仁義禮。祕曰神也心也，惚恍乎无端，以經緯於万方，而並有條理，事繫乎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兼德仁義禮而言之也。光曰君子之心主此五者。謂問神。祕曰天有至神，為造化之工；聖人之神為道之宗；其神一也。

或問神。曰心。祕曰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心主於神。咸曰所謂精義入神者，存乎心而已。光曰物之神者莫如心。請聞之。咸曰未諭心之義，故請之。光曰李宋吴本作請聞之，今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光曰潛，深也。潛心於天而知天，潛於地而知地也。咸曰心潛於天則知天，心潛於地則知地。光曰潛心。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咸曰言世所謂難測者，惟天地之道、神明之義耳，然一潛其心可盡見之，況人道之近、事理之淺，安能裁哉？倫，理也。敢問潛心于聖。咸曰問可以潛心于聖人之道。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通也。咸曰文王演易，仲尼盡得其道而潛之，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達也。祕曰文王作易繇辭以盡天人之義，孔子五十以學易而作十翼，无不通也。達，通也。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其殆庶幾。咸曰閒當作間，字之誤也。孟子謂顏淵其聖人之體而微，此稱未達一間，際也，言去聖人不遠，誰謂其際之地爾，今諸本皆作一間，非也。孟子曰賢不肖相去不能寸，言近之也。易繫辭仲尼宰顏子其殆庶幾，以明易義，今註以庶幾為顏子近聖人之意，非謂矣。祕曰顏子具體而微哉，所未通者一間耳。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是潛則速至。神在所潛而已矣。神道不遠，潛則深。祕曰探賾索隱，至神運日月。咸曰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以神明光燭四方，人以潛心致深致遠。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天以精粹覆萬物，各成其類。人以潛心考校同異。祕曰天之精粹流形萬物，而各從其類。光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人心如神，變化无常，操而持之則義存，捨而廢之則道亡。孟子告子上孔子曰操則存，捨則亡，出入无時。操而不捨，則道義光大。祕曰在天地為神，在人為心，潛與不潛，操捨而已。

之謂其遠大也周書噩噩爾不阿附也　咸曰噩噩猶察察也言尚文而相檢以禮樂察察然　祕曰噩噩猶諤諤言諤諤也謂其明正也下周者其書譙乎下周者秦秦書酷烈也　光曰秦書譙乎不合典訓李本譙作誰今從宋吳本渾胡本切灝胡老切噩五各切渾渾深知之貌灝灝廣大之貌噩噩明直之貌其書譙乎言不足以為書也

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祕曰五經之難解也　咸曰五經文而奧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光曰覆敷又切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祕曰俄猶須臾也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郛莫有不在其內而能出乎其外者　祕曰不能出其域

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訔訔也咸曰訔訔爭訟之說　祕曰訔訔猶閽閽中止也言聖人由為後世未其道者之所以此言訔訔中止之義則理不通焉　祕曰聖人之作事豈不能使明如日月乎何使後世之文字者訔訔而不能達其心也訔訔和也和悅之貌　光曰宋吳本訔作訔今李本作訔語巾切訔訔爭辨之貌謂爭者爭論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咸曰瞽師曠默默審於樂咸物声也　祕曰喊声也瞽曠之和推能使默而識之者必有瞽曠之耳不能齊聽者不齊之耳狄牙之耳美能使喊而播之者必待狄牙之口不能齊食者不齊之口猶聖人立言能使服而行者必須賢哲之人不能齊衆者不齊之心也瞽曠知樂者也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狄牙易牙也知味者也大戴禮曰失管仲任豎刁狄牙易牙為君主味　光曰咸呼覽切呼暫切下齊二切人之耳清濁高下各有所好瞽曠不能齊也狄牙能嘗和味而人之口酸辛鹹苦各有所好狄牙不能齊也聖人能行正道而愚闇邪僻之人相尚詠之聖人不能止也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咸曰猶易極之精義而見于行事　祕曰猶言自神受戒驗在禮樂遠必有驗乎近咸曰猶大雅之稱及黎庶而本之於己　祕曰猶言百世可知驗在損益大必有驗乎小咸曰猶二南獲瑞而由之室家　祕曰猶言天地之動驗在蕃蘖微必有驗乎著咸曰陽春秋之推至隱而顯成法　祕曰猶言履霜堅冰至而驗在弑父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必有中　光曰言雖幽深遠大而不可考驗於今者所謂無稽之言也

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祕曰難乎為君子也　光曰難以明道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祕曰發言成教筆成則　光曰體以偶切白日以照之咸曰有所發明如白日江河以滌之所滌除如江河灝灝乎其莫之禦也咸曰所滌浩浩無能當之者　祕曰照之滌之如江河浩洪流誰能禦之面相之辭相適咸曰面相對之辭相適也　光曰言面相對以辭相授也捈中心之所欲咸曰捈引也　光曰捈同盧切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嚍嚍猶憤憤也　祕曰嚍嚍猶聞也　咸曰衆人善惡之辨　光曰嚍呼陌切宋吳本嚍作嚍李本作嚍今從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㖧㖧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㖧㖧所不見　咸曰㖧㖧旨皆古昔之書所以著古人㖧㖧之言傳千里忞忞之懷也　祕曰㖧㖧昏不可知也忞忞自勉也古昔知之迹書以著焉所以記久也千里自勉之行書以傳焉所以明遠也　光曰勉者君子勉小人勉為小人也　光曰㖧呼昆切忞武巾切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發為言畫織為書

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咸曰君子之言書有文質言書有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　祕曰心有之言焉畫焉以似之　光曰畫猶圖畫　祕曰觀書可識也　光曰見賢遍切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咸曰君子所動情者道小人所動情者名　祕曰情動於中而形于聲畫

聖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洪流也渾渾若大川之流　祕曰聖人之教順則安逆則危　光曰渾之則便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

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咸曰言不能曲從以圖用如范叔蔡澤之

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咸曰言聖人貴求富為范蔡之術乎　祕曰范睢蔡澤六國游說之士為祖宗也　光曰不如范睢蔡澤能得台出以代雖為相言孔子不如　咸曰范叔辯人于王者得事秦為相號應侯蔡澤燕人說應侯成君二字皆以說術取位其如聖人之道何　光曰仲尼君子為行之則亦為小人安得為聖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必曰往南王安著書二十一篇太史公司馬遷為書五十餘萬言其多知哉何其不純而雜之父也

也雜說家作內書外書又作中篇言神仙黃白之術淮南九流百家雜語曰雜乎雜祕曰備其不純所以為雜○光曰言書說雜也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祕曰聖人雖多知皆歸于正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動而愈僞咸曰贅疣也身之羸者也夫言書既不出乎經則為道之累亦多多矣光曰言書不合於經知之愈多則愈為害而無用若身之有贅疣贅附肉也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咸曰揚子著太玄經所謂玄者一也大地陰陽參也一生三服其三數故有三方三生九故有九州九生二十七故有二十七部二十七生八十一故有八十一家遂為八十一首故有三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一日也一百一十九贊而當周天之度一歲之紀節候陰陽五行咸在其中以人以為孔子述而不作擬太玄不常作故問之祕曰孔子述而不作太玄何為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言者老彭好述古事孔子比之但述而不作今太玄非古事乃自成一家之書故作之也或曰孔子述事者有矣然何嘗作書乎咸曰當孔子之世周室下衰詩書消亂禮樂崩壞先王之制無一而正者故孔子區區於道以述古事而詩書定禮樂約春秋而修春秋後與諸侯門人更議典制然後各得其所故明道立教盡在是矣何

須更作書哉故所以述而不作者蓋此也非不當作之也當揚子雲之時則不然六經皆更聖人之所定漢興已以弼為諸儒討正故無古事可述而其身非孰曰非作書者成一家則何以明其道哉○祕曰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自子原申子魏之以終分二十七章為一會八十一章為二綜謂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其事則述也作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十一篇而此其書則作也光曰仁義先王之事也方州部家揚子所作也言揚子雖作太玄之書其所述者亦先聖人之道耳〔音〕語述而篇述而不作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九齡而與我玄文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光曰為于光曰與言玄亦如顏之與之或曰玄何為曰似為切言名待事而作曰為仁義咸曰言玄者為仁義而作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祕曰賢者皆言諸不為仁義何必玄曰勿雜也而已矣祕曰雜則巧為息雜則敦邪生咸曰言如三家田可求中庸之徒雜以邪說戕祥刑名浮虛而害俗今之文得專以仁義也或曰太玄之專仁義也安在或曰太玄之道雜以陰陽從以星斗五行之說然其日應於著之占星陰而時數辭從則為木也星陰而時數辭違則為咎也使人

問神卷四 六

知吉凶之來善惡之修豈非仁乎夫義者宜也復使窮渾天之法以知人事之紀通變化之本豈非義乎祕曰引之以天數播之以人事終歸仁義不離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今玄準之故曰為仁義夫人道則然且天一至地十易道也三摹九據玄道也玄之準易不亦非乎曰玄之準易非准易之道准易為書也易准天地自天一至地十天地之道備矣玄何為哉易之書准天地玄之書准歷數所以為准易也歷數者天之道也自一至九陰數之極也若類之於易則非矣光曰則象天地以為人紀異術無從而入或問經之艱易光曰易險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咸曰請益可了故易祕曰若孔子在三千之徒並授其義亡則艱咸曰師益莫各異故艱○祕曰若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光曰亡當作文字之誤也秦火之餘六經殘缺雖聖賢治之亦未易悉通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祕曰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光曰聞其聲詩知其國之興衰庶幾可謂知樂矣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光曰末無也若其聲詩皆已廢亡雖札亦不能知也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難矣祕曰魯得用天子禮樂盡在魯光曰監於二代制為之制事為之防學者皆之因無難矣如秦之

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為難矣祕曰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禮樂弛廢雖季子何由知之光曰秦誼三代之禮樂弃而去之自為苟簡之制後之學者求先王之禮樂於散亡之餘誠亦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有君而無臣祕曰君在位而無輔光曰秦收諸侯之禮籍獨取其尊君抑臣者存之是衣而不裳也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祕曰權在臣下不知有君衣裳其順矣乎皆是物也三桓專魯陳恒滅齊王莽篡漢三綜之亂祕曰上衣下裳大順之道光曰先王之禮其於君臣之際雖不失尊嚴不和樂存焉或問文曰訓訓順也咸曰言知五經可坐訓者問武曰克克能勝者咸曰言克定禍光曰克勝也未達不諭曰事得其序之謂訓順其理也祕曰五常得其倫萬物得其序文之訓也光曰經緯天地綱紀四方勝己之私之謂克推公克己也祕曰弔民伐罪與天下公共武之克也光曰勝人易勝己難勝己之私以從於道則人無不勝矣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咸曰所為無敢禦者故曰行所動無敢蔽者故曰光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祕曰知德者寡安得有光光曰鮮寡也曰

我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 所謂大人用之不為善惡改常日月用之不為貴愚易其改其常也 咸曰所以頤端下 祕曰為而不息其光愈大 必我知而為之光亦小矣 咸曰君子之不瞰闇室而慎其獨何必示之 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 盍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附之令勢以近名也 此義猶王孫賈勸仲尼媚於竈也 祕曰幾近也言何不附勢於有名之卿可以近名也 光曰幾音機不同幾冀也 曰君子德名為幾 祕曰以德近名 光曰君子所貴者德成而名隨耳 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 祕曰梁孝王武齊懷王閎趙敬肅王彭祖楚孝王囂非不富且貴也咸不修德而何有成名 光曰惡音烏言四王者非無勢也所謂民無德而稱焉 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 謂爵乎自得而已矣 祕曰夫逐物以喪真而不能求已以經祕曰子真隱居以德有名豈其附勢於名卿哉 阿平二年王鳳聘鄭子真嚴君平皆不屈雲陽宮記漢鄭朴字子真 光曰李宋吳本還作揔今從漢書 或問人曰

難知也 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難任人莊周亦曰厚貌深情 光曰李本難作艱今從宋吳本 曰爲難未諭其難所以又問 曰太山之與蟻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 形彰於外視之易見 光曰蟻魚綺切垤徒結切垤蟻塚也言才德之大小著明者易知 大聖之與大佞難也 物形外貌人冲內藏外貌易察內藏難明 咸曰夫天聖之道廣若天地世莫詳辨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疑於東家者也大佞之巧變若影響人罕察識故孔子惑紛昧趙高之姦德宗也不悟盧杞之邪人主宜慎之 祕曰若周公忠勤而被流言王莽折節以鼓虛譽 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 咸曰夫以若道小人巧說故易知 祕曰嗚呼人之難知也若能參之以其似者則無難矣若周公伊尹之聖也豈為不利哉王莽寒浞之屬也豈能歸政哉故曰無難 孟子曰伊尹聖人之任者也 光曰李本作能別以今從宋吳本見于參以摧見求參以玉則自易知矣○

互註 孟公孫丑上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 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 論天地人經是德也不合爲愆愆亦取也 祕曰愆引天地判以來五德轉移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是德也否則

問神　九

否是愆也 光曰鄒衍所陳終始以禮節儉在周禮中深以爲貴翰其言合於天地人之常道者所謂德也不則皆過言也 愆務問其義從 曰問若何以愆若淫誕之語君子所不道也 語君子不出諸口 咸曰不言之也 常言君子之道 祕曰夫 光曰鄒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第四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第五

問明篇 窮神知化是謂明矣故次之問神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咸曰明哲之人道足以照微隱故能照無窮遜于不虞，遜順虞度也遜順於不虞之外理以保天命。咸曰不虞猶不度也雖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不度之長則可措乎揚子之發身於庭亦有謂矣故曰邪無道者行言聽一光曰李奇門常行於順以備不虞雖有明智旁照無極不於思不虞之患而預防之使不失上免禍於其天命猶未足以為明也晏晏之安其聖賢之明智論足為明

或問明。祕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而遠曰微。咸曰大微研幾極深見於未著者也

或曰微何如其明也。咸曰未諭微義疑不為明 祕曰見之於著何明也

曰微而見之，明其詩乎。祕曰微已察之明豈亂哉 光曰詩亂也 咸曰言窮乃在於至妙之人○咸曰言窮微乃聰明至極之美也 堯曰聰明文思舜曰聞之聰明 光曰聰者聞言察其是非明者見事知其可否人君得之為堯為舜 祕曰匹夫得之窮神知命才之至矣莫尚於此

聰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咸曰言不聰不明雖有耳目與無同也 光曰愚者顧劉是非反易忠邪雖有耳目何異聾瞽

或問大聰明。咸曰既知微義復問大者 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 咸曰眩眩猶杳杳而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負薪之說 光曰音義曰眩胡涓切眩眩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觀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聽芻蕘之言商賈之言者蓋此也闇主則不然夫天臨之甲而及于民則耳可謂下矣故明主之所以不夭而井幽遠貌光謂物之視聽君於形聲天則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發於心者天必知之故無若天之聰明也目高所以見遠耳下所以聽卑

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與！是何師與！祕曰小事其多不能辨天下小事為不少矣，每知之，是謂師乎？巧射所每人知之豈皆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祕曰賢者志其大者大知聖人之教 光曰知天地人之大道小知之師亦賤矣。光曰相類狗亦其蒭狗雖妙何足師乎 致遠恐泥是為君子不為故不貴也已

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光曰過古禾切或曰：亦有疾乎？

光曰問揚子亦有所疾乎曰：摭我華而不食我實。華者美麗之賦實者法言太玄 咸曰門喻華謂法言玄實 祕曰孟子與子雲俱游於聖人之門而不與同入室孟子七篇與法言為教一也無太玄以華為賦實謂太玄言孟子似言過其實故曰摭華而不食我實 是以謂之不云乎言仁義之所宗以其教故曰摭我華不言易者易者禮之所宗仁義之所本耳言孟子不能窮微探賾不如言不愆於易而不食實孟之時方今時君猶謂迂闊向暇言易乎今揚之微言之亦人之宗本耳 光曰聽行使者不食孟子之欲小知淺識之人○孟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能窮微探不遑不言易者雖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皆謂或

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祕曰仲尼彌年行教蓋天勞之其病夫 光曰彌終也言仲尼終身行道憂其無事蓋天勞苦之亦將病矣然之事

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咸曰天以自強不息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天亦勞何病之有 光曰天日行一周而不息 祕曰天地聖人各得其道行之自然一度未嘗休息何病乎

天樂天，聖樂聖。咸曰所以無病 祕曰天地聖人非所病自然或曰所以 光曰言天聖各得其道行之自然

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言凡鳥獸之不可得及鳳麟亦猶凡夫不可企望聖人之道

祕曰疑夫騏驥之馬亦驥之乘也光曰言鳥獸不可為鳳麟猶庸人不可為聖

曰：群鳥之於鳳也，群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群人之於聖乎？鳥獸大小形性各異人之於聖猶藏形也 祕曰形殊性別 咸曰人之性豈有異乎所不同者性道耳 祕曰聖人與人皆人也形性無殊何為不可致及

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祕曰聖道不益於庸愚之人讀其書而所行何不去之 光曰聖人天也之貌象五常 光曰去近言切言俗儒雖讀聖人之書而所行無以異於衆人盍去此俗儒乎

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咸曰言讀之尚有聞聖人之道者夫之則雖無所行從無所聞矣 光曰李本作抗五官切今從宋吳本言俗儒雖不能行聖人之道猶得聞其道而專諸人欲於世也若無其實而欲去之則與秦之

去之抗也。光曰抗猶抗也言聖人之道猶得聞其道而專諸人於世也若去之則與秦之抗秦者非斯乎？投諸火。咸曰李斯以書投諸火人之道於秦者李斯也非唯陷之復投於火以滅之也 光曰猶仲尼不夫其率以存告朔之禮 祕曰抗秦者非李斯乎以書籍投諸火 咸曰陷聖人之道於秦者李斯也 光曰此也言諸儒之所以見抗於秦者亦以聖讀庸行好横議以非世故秦人深疾之并其書焚之皆使秦之法遂行於世則聖人

絜之然也此因上文稱鳳之在亂則隱故舉鴻鳳鷦絜以為之擬爾夫鳳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棲註以鷦明非竹實不食又以遴集為執衆鳥羣游皆非矣夫鷦明為神禽當冲天遠去故下篇亦云鷦明冲天不在六翮乎此之謂也斷踉羣游而集者常為所安可謂食其絜哉 祕曰鷦明以鳳南方神雀雖於翔集終非絜不食者也君子非其道不食其祿遴行難也 光曰鷦音焦遴良刃切音義曰說文曰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鷫鷞北方幽昌中央鳳凰又司馬相如傳云鷦明已翔乎寥廓之宇又樂緯曰鷦鵬狀如鳳凰光謂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明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 **鳳鳥蹌蹌匪堯之庭** 蹌蹌者威儀之盛也言其降步于堯之庭非堯之庭則不降法也 祕曰治則見非堯之庭乎 光曰蹌七羊切 **亨龍潛升其貞利乎** 貞正也利者義之和美龍潛升得正之德乎 光曰言龍之所以能亨者豈非以其有正利之德乎 **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 得潛之正 **可而升不亦利乎** 得義之和 **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 行止不失其所得嘉之會以正升以義用以時龍德之通也 祕曰隱 **或問活身** 成曰問何以安生其身 **曰明哲** 祕曰明哲以保其身 **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 成曰言童蒙無知者亦能活何必明而哲 光曰言愚者乃所以全生若莊周論陳社支離疏 **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 祕曰君子所以貴而異於童蒙者亦曰用明哲保慎其身也越曰也 **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 成曰庸愚也翳塞也衝衝多也言庸愚塞路多多而活者非所謂聞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不貴之 祕曰翳路言多也 **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 楚人龔君賓龔長倩各節世謂之楚兩龔 祕曰龔勝龔舍皆楚人也並著名節漢哀帝時俱為諫議大夫老焉不復仕莽以太子師友祭酒召勝不食而卒言其絜中清矣 **蜀莊沈冥** 祕曰君平姓莊字君平蜀人也晦迹不仕故曰沈冥 光曰三輔決錄曰君平名遵光謂沈冥言道德深邃人不能測 **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 所謂沈冥其德也 光曰見賢遍切 **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 祕曰隱居成都人幽也雖隨侯之珠和氏之璧豈加於才德以 **舉茲以旃不亦寶乎** 成曰旃之也言舉此諸德以珍哉 **吾珍莊也居難為也** 人所不能非難如何 成曰言君平之道為難也 祕曰莊通應數以才自鉻之

他人之所難 光曰吾所以重 **不慕由即夷矣何龕欲之有** 成曰言君平非慕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既不可害亦不可利 光曰宋吳本龕作利今從李本 祕曰非以其君身之道人難能也許由即慕伯夷爾何利欲之能動 **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 周列禦寇士衡冠之徒皆有是言未知信否 **曰好大者為之也** 祕曰好大言者為此無其實 **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 祕曰由隱者也無所求於世其行止此耳 **允哲堯儃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 成曰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由此言之堯豈先讓許由而後舜哉故揚子謂先以命取位是禪授之事也 光曰儃與禪同市戰切光謂信以堯禪舜之重言三載乃命陟位是禪授之慎也 祕曰許由也為智則必不輕授天下於由矣 **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亦宜乎** 累積也克勝也積大言以相勝 祕曰累剋猶累日也好大言而累日滋久以至相傳稱巢父洗耳莫辨其偽不亦宜乎 逸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河濱 光曰宋吳本克作剋灑作洗今從李本灑音洗

逸士傳篇云堯讓天下於許由云云 **靈場之威宜夜矣乎** 靈場鬼神之壇靈壇所以為威可宜夜不可經白日 祕曰靈壇鬼神之威施於冥夜則見陳設累久之說施於晝常則見信靈場猶靈壇也 光曰妄言可以欺愚不可以誣智 **朱鳥翾翾歸其肆矣** 朱鳥鳥名也肆海肆也或曰周禮玄鳥氏司分玄鳥也玄黑也周禮以黑鳥為燕此註以朱鳥為燕非謂矣朱鳥隨陽之鳥謂燕也燕亦時來時往何獨燕哉肆非獨海言其南北所止之區肆之言也 祕曰朱鳥鳳也翾翾飛貌肆其所止集之肆飛歸其肆傷時之言也南方朱鳥羽蟲之長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是也 光曰翾許緣切音義曰朱鳥往來以時不累其身放肆自遂 **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 取其春來秋往隨時宜也 祕曰時之治可來則來亂可往則往 **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 夫人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朱鳥之若哉 祕曰君子在治在亂若鳳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 韓非作書言說難說之難也而卒入關于秦王伏劍死雲陽故曰何反 成曰韓非所作孤憤五蠹說難之書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於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王始遣非使秦秦至

紛任用之而為李斯所譖殺書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遺非藥自殺注謂入關于秦王伏欲止未知其據也 祕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作說難之篇本以治說之難而免於咎耳而既下吏死於秦乎如其言何邪及邪司馬遷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光曰說音稅

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 咸曰言非徒知說難而不能行說難故所以死也 光曰宋吳本此下有乎字今從李本 採人心而求合則無所不至適足取死

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 咸曰備孔孟方枘圜鑿豈有所以憂不合哉 光曰確乎守正不移貌 祕曰周之行而捨之城何憂之有

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咸曰夫不以禮義而惟以談說何注之類過憂其不合則邪佞詭譎無所不至宜其死也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或曰言韓非憂說不合為非乎 祕曰或曰非謂韓非 光曰宋吳本作非憂說之不合非邪今從李本

曰說不由道憂也 咸曰言說人不以聖人之道此君子之所憂 誠本曰披說情以說秦

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咸曰言說人以道而不合則猶仲尼去魯孟軻捨齊何憂之有韓非則不然故所以卒死於說難也 祕曰說以道而不見用繫乎時君已則何憂

或問哲曰旁明厥思 咸曰旁廣厥其也言凡所思慮廣然明悟而歸諸正者之謂哲 祕曰所思皆明也五行傳曰明作哲 光曰欲知聖人之道宜廣其思不能得由一塗由一塗不可以應万變應万變而不失其正者惟窮通乎

問行曰旁通厥德 咸曰言凡所立德廣然通達而貫諸道者之謂行 祕曰旁通其德而行之已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曰可見之行也 光曰欲行聖人之道宜廣其德 情動

寡見錡 咸曰聖人之道甚著而務不能故明哲稱矣宜務乎未至者所以寡見之論於之問明

假言周于天地 遐遠周偏 光曰李宋吳本假作遐今從漢書 光謂假當作徧假

贊于神明 咸曰五經之言皆若是

幽弘橫廣絕于邇言 咸曰言幽深弘大之問縱橫量度之制皆其弘遠横制度絕去近言 祕曰贊于神明以通其德周于天地以範絕去近末始得諸正 光曰横者言其横度横度絕言其高絕于近言

譊寡見 祕曰求聖人假遠之言以悟民近之惑。去之遠隨也 光曰狹出人淵於近小而昏其遠大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偭焉 祕曰假一本作假古字也我寡見人之好遠者雖近文則視近言則聽至於論遐遠之道則背焉所謂■也若也偭背也

翻曰偭艱而改錯。光曰偭彌箭切又亦二切

或曰書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 咸曰言此淡過也孝光王之道者亦滿門耳。光曰言寡先王之道者所在滿於卯門為少

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 祕曰聞有榮祿迷道故文章雜而不護已也如得已則各至其所不至矣所至道 光曰宋吳本作文亦言得已則至矣今從李本

得已而不已者寡哉 夫以榮祿為官也得不榮祿而好文章者為己也為己之寡也內為官之寡也內之与內由南之與北相去甚遠是以假其少也 祕曰不為補試而不已於聖人之道者寡哉

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 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 咸曰盡心於異端揚于所疾也 祕曰不入于韓■則入于揚墨

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 祕曰一躁諸聖

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 君子多聞見而心愈其小人多聞見而情愈偽也 祕曰家非而博

如賢人謀之美也誨人而從道也 咸曰美善猶仲尼夾谷之會孟軻侯去齊國從黜好之會 光曰鄰与歷同如往他往就賢人■之則彼將從人之心以從正道

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誨道以從人 咸曰猶商鞅說秦帝王之道說秦孝公以強國之術 祕曰謀為國君謀此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 惟變所適無四時之宜有五行六子十數二才備乎易 祕曰天

說事者莫辯乎書 向書可論政事 祕曰二帝之德三王之業政事咸備乎書

說體者莫辯乎禮 咸曰事之辭也 祕曰經三百儀三千各正其辭者備乎礼 光曰礼正上下之辭

說志者莫辯乎詩 咸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祕曰四始六義發揚其志者備乎詩

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屈㫄比事之義 祕曰傳有三例皆有五不失其理者備乎春秋 光曰明事理之是非

捨斯辯亦小矣 咸曰捨五經皆小說也 光曰宋吳本辯皆作辨今從李本

或曰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鶉兮 咸曰芚猶盛也然而生聖人孔氏尊而人心有以援手而進芚猶盛也鶉猶美也 祕曰天氣之春使羣木芚然而盛孔子之道使羣士翕然而服援我手相与將処之鶉乎而安之■猶言淳也鶉子曰聖人鶉居而鷇食尸子曰堯鶉居 光曰李本芚作芸今從宋吳本徒渾切援音爰

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 咸曰言去仲尼雖沒

而其人如在 祕曰去孔子已五百年服行其道常如存在按孔子以魯哀十六年卒至宣帝甘露元年子雲始生凡四百二十八歲後天鳳五年子雲卒去孔子凡四百九十八歲言五百歲者舉其成數

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 祕曰今之學者譊譊然爭訟其道之是非也何謂若有譊譊爭聲也 光曰李本訟作說今從宋吳本 譊女交切

曰旻是為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 其義雖存言天下無復能尊用聖道者久矣 咸曰旻猶不也亡猶去也久猶遠也不是為猶徒是為也言譊譊者徒是為天下離去聖之遠然其道尚存安能亂哉 祕曰旻無也今之學者無知是為之也以其去聖愈遠而不能自悟故也 光曰音義曰旻莫平切旻是為者言無能求其是者而從之天下之無聖人已久矣故疲訟無所折衷相與爭訟

呱呱之子各識其親 祕曰無他知 光曰呱音孤

譊譊之學各習其師 祕曰但然其師而已非師則爭 班固曰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 咸曰赤子雖識親因其愛而不知禮之序未學雖習師翫其說而不明道之正然苟能精而益精之則聖賢雖其道當各辨於其中矣若秦儀荀孟較然自殊 祕曰精則是者是精之精非者非精之各在其中矣 光曰宋吳本是作各今從李本聖人之道布在方冊賢者得其大不賢者得其小各得其一端而不能辨美惡有人精心以求其是不離其中矣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 祕曰与璠寶玉也器圭璧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周礼曰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 光曰璵以諸切璠附袁切

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祕曰言之有文如天之有象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仲尼祖述堯舜之文其典謨所以作經 光曰言文之不可以已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 祕曰司馬遷以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明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言道家以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是謂不如老子之約也班固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其所蔽也

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 祕曰果如是言則周孔非惑則賊矣

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 無訓解故 光曰李本無經字今從宋吳本

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 鞶大帶也帨佩巾也衣有華藻文繡言有經傳訓解也文繡之衣服分明易紫訓解

之書為然易曉 祕曰鞶帶大帶也帨佩巾也所以飾物而為飾也言古之學者有其大體所以易也今之學者有經傳章句如華藻也繡鞶帨言其文辭繁所以難也安在老易而不老也 班固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十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 光曰鞶音盤帨始銳切選音息學帨已見前篇又從而繡之言章句煩多

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 咸曰夫說學繁多故發問

曰可約解科 言目可令約省爾但當使得其義旨不失之也 祕曰可以約解科之章句令不繁 光曰解科闕

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 亦聽爾但不邪

荒乎淫拂乎正沈而樂者君子弗聽也 記曰其求之也佛 佛違也沈溺也樂學子夏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光曰樂音洛

或問侍君子以博乎 祕曰博弈

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 咸曰言君子坐則有正言飲則有正禮侍之者得聽而觀焉何事於博弈 光曰焉於虔切

或曰不有博弈者乎 咸曰謂君子言禮之外豈無博弈之事乎 ○祕曰據論語有之 咸曰此文本連下句意未終不當於此註之兼註語大與正文不類須失揚子旨弗敢削去解之於下

曰為之猶賢於已爾 侍君子也

侍君子者賢於已乎 咸曰賢猶勝也言為博弈者但勝於無所用心而已爾夫侍君子亦止勝於無所用心而已乎言不然也 祕曰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言為庸常不學之人以小道諭之耳今侍君子豈直賢乎已於博弈者哉 光曰已謂止而不為

君子不可得而侍也 人師難逢也

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 祕曰窒塞

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 咸曰言但患君子不可得而侍如得侍之有此諸益豈特勝於無所用心而已哉 光曰宋吳本有作存今從李本

鷦明冲天不在六翮乎 咸曰鷦明鳳別名見問明篇 光曰翮下革切亦鳥羽 朋 當作

拔而傅尸鳩其累矣夫 咸曰拔鷦明之翼以傅尸鳩不能中大鳥之遠飛也以喻小人以大位而不能成大功也又言學小說不能成大儒 鷦鵜也言以聖人之道使小人行之適足增其累耳 切小人竊聖人之道以自售適足以為其身之累耳 祕曰尸鳩 光曰累力瑞切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

之法不可以致和平也昭辭樂也晁錯曰秦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蕭何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光曰國語作韶功言必應更張

或問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 咸曰李斯上言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故特獨得存其周易而已此抱周書者蓋易也言人有居秦之世獨抱周之易可益乎 祕曰周之書若周禮周樂周書周禮周易春秋之類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曰譬世寒貂狐不亦燠乎 貂狐之裘於時燠 或曰言貂狐之一裘於肆雖存不能救天下之寒周易一經於時雖存不能勝天下之暴 祕曰禦世方寒服貂裘狐裘之衣亦可以禦寒而同遭惜秦世之酷物禮義之教亦可以濟迴正治 光曰天下無道而獨得先王之術可以自治矣 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 言秦焚詩書坑儒士於湯火之中信若太熱耳此謂或人戲嘲揚子辭 祕曰何必貂狐之爲燠若用湯火亦燠矣猶言何必周書之爲治若用刑法亦可治矣 光曰言用秦之法以治秦之民亦孰敢不從 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 數其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隱於商山尸子避地斯皆清涼其身不燠秦之湯火 祕曰數湯火之燠非所謂燠也天將自有大寒矣 光曰言雖不得已一時暫勝而中心不服終致亂亡 非其時而望之亦不可以至矣 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而其人之不可見非道之道行而以刑法行之使至治不可至 祕曰非其夏時而以湯火望其燠非其王道之 光曰用秦之法以求治猶冬而望生春而望穫之熟而南適楚也而北終不能致

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 咸曰秦法雖侈失之又毒之秦以法爲本以刑罰決斷爲本而秦之有司乃以殘酷爲能足負其法亦負其法志曰秦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 光曰秦法雖酷亦志在於求治而有司又爲巧以亂之 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 祕曰以禮義爲法秦是負之矣 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 咸曰言天地以生育爲德秦以殺戮爲本是爲天地亦大矣秦欲以爲萬世君之天地以二世滅之是違秦亦大矣 祕曰天地生五行之性而仁義禮智信指矣秦毀滅之專任刑法是大違天地也秦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止二世而亡是天地違秦亦大矣刑法志曰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第五

纂圖互注揚子法言卷第六

五百篇 咸曰聆其未至而說之自非聖人則孰能與此故五百之義次之寡見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 咸曰靈猶萬靈也言天有泰否聖有小治皆不常然故聖人之出沒繼天道之否泰所以測濟萬靈者也 祕曰神靈 冠乎羣倫經諸範 咸曰範猶制度也言聖人之生冠于羣品經緯以制度倫品也 祕曰至聖之者存乎德 光曰聖人以聰明淵美之德纘成上天之功測知神靈之理首出羣類爲天下利立之法度以爲萬世之常道 譔五百 祕曰謂聖人不常出聖人不常生或如三辰之並照或如一天之獨久能存其道則譔奧可量哉 光曰明聖人之道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 孟軻史遷皆有此言 祕曰揣皷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 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 光曰並出 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 光曰同處 湯孔子數百歲而生 光曰湯上距禹下距文王孔子上距周公皆數百歲 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 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 祕曰堯舜禹三聖相並後數百年始生湯文武周公三聖同處後數百年始生孔子先則比年而三聖後則遼年而一聖因此以推來雖千年一聖亦未可知也夏后氏有國四百三十二歲而湯殷周有國五百七十二歲而孔子生 孟公孫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 稟天地精靈合德齊明是以首擬天腹擬地四肢合四時五藏合五行動如風雷言成文章也 咸曰夫天地之道或泰而通或否而塞泰則萬物阜否則萬化閉常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生而出或亡而絕出則萬物樂絕則萬化滅亦常一而常也是故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絕揚子因上論聖人之生有以合天地之化遂爲之言爾註以別爲一義且云首擬天腹擬地以形體解之甚失揚旨矣夫人之有血氣形體首圓象天足方象地至于股藏名有所法雖庸愚者皆然豈獨聖人哉學者宜辨之 祕曰聖人有以擬法天地而參乎言行也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禮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言聖人之道也 光曰言德與天地參者則爲聖人無資數之拘也

或問聖人有詘乎 咸曰問有所詘身之事 曰有 曰焉詘乎 言安所詘 光曰詘與屈同 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 祕曰南子衛靈公夫人也孔子以不欲見也 於陽虎所不欲敬也 祕曰陽虎陽貨也爲季氏家臣專魯之政孔子本不欲敬也 見所不見敬所不敬

如何祕曰小道害聖如之何可小義曰天復本無如何字今從李宋吳本光曰音曰若是則何爲去乎咸曰言不見用則已何去魯去衛之爲乎光曰道既不可小則所如不合何必去父母之邦曰愛日祕曰欲及時急於行道曰愛日而去何也咸曰言欲及時行道則止魯可矣何去之祕曰去魯光曰留魯而化之則改政彌遠曰由羣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雅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政諫而不用於是遂行咸曰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立桓子卒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遂行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不聽正當作不聽政字之誤也雅意謂歌數之辭與爲五噫之類也庸邪謂女樂也言仲尼所以雅噫歌之而去者蓋不能飽食安坐厭觀庸邪之樂欲變曰殷殷於旋道也光曰宋吳本作不用雅噫者今從李本無雅字正與政同懕一監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諫不用乃嘆曰吾爲大夫豈可坐觀其政亂民困邪故去之他國觀庸闕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惜寸陰光曰君子已道必不行於魯故汲汲去之他國或曰君子愛日乎祕曰君子必如天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祕曰仕則欲道之行居則欲道之著光曰居處不仕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日不暇給咸曰言不發一見之安得餘日而愛之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祕曰孔子言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三代損益相因若循環而繼周者宜復用夏禮矣秦不用而治是聖人之言無驗乎〔闕〕語爲政篇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云云曰聖人之言天也咸曰聖人之所言者天命也如五運正統者循環而因而損益也天妄乎祕曰聖人之言天意也聖言不驗豈天或妄乎無妄也言甚亂者非天意也光曰聖人之言猶如天天運行有常豈妄動乎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咸曰安忘也天以未欲天下太平而忘乎命聖人以繼周故秦非正統閏因秦天得之也祕曰秦不用三代之禮是未欲泰平也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他道

亦無由至矣是秦之繼周王莽之後漢藏復猶將悼之賢者能無慨歎乎咸曰他道謂邪道猶秦政也言天如欲天下之平則捨秦而用聖人矣用聖人則秦之邪道亦無由至矣今註所以不嫌文煩之但引王莽比秦以非正之意夫王莽篡也而秦并天下其可謂篡邪秦與王莽異則何矣而其所取異焉祕曰如秦以滅亦滅秦平也捨禮而用刑法亦無由至也〔闕〕孟公孫以下夫人不欲平治天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祕曰羣目非日光無以辨色羣心非聖道無以表裏光曰渾戶昆本二切月因日光然後能有見心因聖道然後能有知渾渾廣大跡通之貌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祕曰支離繁瑣咸曰支離猶委曲也祕曰支離猶言分散也各有科條分散而難通光曰支離猶扶疏繁多之貌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支離分別之而後所然事得簡易祕曰五經分散各有利條使人訟決○討源然後知聖人之道法天地之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既簡既易乃是混茫之初焉支焉離言不可子也咸曰言天地之道闢闔舒條是亦先委曲經營而後至於無爲五經之文亦轉祕曰亦先委曲分別而後至於易了如其已簡已易則安用支安用離人之道何支離之有光曰道之未明故支離以明之道之既明則坦然簡易安用支離也言經者所以明道道既明則經不繁矣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祕曰庸用也老子有絕聖棄智之言故曰無益於用漢淸尚黃老而司馬談班固之徒各揣老義之妙而此皆言聖人是以或人問之多此類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有時而盡倉廩雖於人有近光曰益而所藏不多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學者治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取足祕曰神者所以用乾坤六子而生萬物者也聖人之道神妙之道也得其小大各有所成而無所窮盡裕如也光曰神以喻化化生物無窮裕如有餘貌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仲尼有所不訓祕曰如有困者之而不用亦猶草木鳥獸之愚不得其道於神明亦無如之何也光曰頑石朽木造化所不能移下愚之人聖人所不能益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言能占之而不道說之也祕曰孔子罕言曰事無法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聖人

適時順宜其道一也○祕曰仲尼之道亦二帝三王之道也

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祕曰道之常也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討然其所爲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辭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祕曰予與與同春秋之將齊晉得專征伐者蓋前王與之尔遠四年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周制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予王賜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皆賓于諸侯孔子刪書而序文侯之命無所黜去則齊晉亦宜爾也自湯武以上猶由是言之明二霸之迹不可黜也

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綱紀謂之有綱紀猶網之有綱振則目張綱則眾事舉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蒞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咸曰執契而已○祕曰各有司存

或苦亂告患○祕曰或人以惟有司苦患其人

曰綱紀綱紀然後綱目正○祕曰提其綱紀正其綱紀有條而不紊○光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問子如身使臂臂使指

曰惡在於綱紀光曰惡音烏下同曰大作綱小作紀綱須綱紀君任輔佐光曰天子以爲四方之綱諸侯爲一國之綱卿大夫士各紀其職亂何自生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日而正諸君無綱紀自不正諸無股肱自不治祕曰王者之教化也仁廉禮義爲其綱紀以糾之則百辟自正

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祕曰管仲之器小哉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咸曰夫以規矩準繩而能使上下無猜者大器也大器者以蒸永息華婦之長莫得與之爭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周三歸反坫毀法安○祕曰規矩先自圓方準繩先自平直然後能爲器器出癸是大器者也管子不知禮安能以遵正國哉

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咸曰言先王身以臨百官次乃考察其人考其勳績也○光曰工官也言先王其身而後工巧則績善工拙則績惡言當先正其身而後正人

或曰為政先殺後教光曰言當先使民畏威然後可教曰嗚呼歎嗚呼

之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天道先春後秋以成歲爲政先令後誅以成治

吾見玄駒之步玄駒蟻子也雉之晨雊也雊雉鳴化其可以已矣哉咸曰陽感節自然之化化之所感自然而聖人之教化亦非一朝一夕之故順春秋自然之道教不從而後刑焉聖王奉若天道救之而已○祕曰晨雊蟲之微者非教化之所及所以然者天道自然先化之耳爲政所以先教也步行也雊鳴也古今註云蛉曰玄駒本已作成至於季春蛉化蠆而行雉之朝雊乃春候也○光曰宋吳蠆蒸萬物而成春聖人以道德陶染百姓而成化故見春物而知教化安可以已哉

民可使覿德是以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不可使覿刑是以桀紂之民比屋可誅○祕曰王者先德後刑可以德示民而不可以刑示民亦之義也在易坎險爲刑而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是不可頭示於人也與人險何也示推曰坎律益也郭云易坎卦以主法法律皆所以益量輕重

覿德則純覿刑則亂以刑觀德則民歸觀刑則民故生亂

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象以也言畫龍刻木以爲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

曰龍乎龍乎祕曰言龍非其然乎貞龍然後雲行雨施非真龍負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道化行也

若夫果非有傳說之賢明之實者豈能爲霖雨哉○光曰言菲薄也爲政者當務實不可以文辭致治

或問政核咸曰核實也問爲政之實○光曰覈下革切謂精確得其實

曰真偽用真人真偽則政核善善明則真人顯惡惡著則偽人退是則政事核也祕曰真真而偽偽則政得其實光曰真爲真偽爲偽當畢作則真偽

如真不真偽不偽則政事不核咸此百之弼南向之古書多然祕曰真偽

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天以雷風鼓舞萬物君以號令制御萬民

雷不一風不再申令二也祕曰雷發則羣蟄皆起雷敗則羣蟄坯戶不生於一者也春風至則萬物皆生秋風至則萬物皆落不俟乎再者也俟王者號令一出天下大同大同則何一之有一出則何再之有再言其必游雷隨風乃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衆光曰一

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咸曰聖人知天命遇与不遇皆樂焉咸曰言明道立教使天下皆成其器猶陶甄者隨小大而制之祕曰陶者无模範則泥不成器聖人無禮制則人不成君子

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羣咸曰仲尼光曰宋吳本衆下有天字從李本不

寶貨婦女而東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之項羽見秦皆以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乃斷韓生此言項羽之暴以矣韓生說之欲城咸陽既不能移後即當自引去又謂人爲沐猴是其所宜矣 祕曰生既知羽與沐猴無異而去之可也乃謂人明言其沐猴而冠其亦宜乎蓋不能危行言遜也 光曰言蔡生知項羽與沐猴不爲羽所知信則宜去乃又謂人沐猴之是自有沐猴之狂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 焦逆訐而順守之雖辯劘虎牙矣 逆意而諫順意而守可謂辯說矣然劘近虎牙言其殆也 祕曰謂義如焦先所來皆前其言而訐其事所守皆陳母后之大義至順之理雖辯則辯矣譬猶劘虎牙也言無位而廷諍發後色之道也 光曰訐君過切劘言將直數其惡是逆訐勸之以善入之以忠是順守 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 祕曰甘羅甘茂孫也以請張唐相燕及說張唐遂行悟呂不韋辟彊張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事覺陳平周勃皆十二歲豈甘茂張良皇之祖父使之然乎 光曰以甘茂之孫張良之子故能如此其慧乎 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 祕曰人之生天與之才譬如天才自然發其神心無假祖父茂良非假父祖使之然也 光曰言祖孫父子材性不必相類 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 光曰酈音曆食其音異基敖音敖 韓信襲齊以身脯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 幾危也小有才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斯足以殺其身而已 咸曰食其說沛公以陳留天下之衝又願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又說齊王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信爲蒯通所說忌其襲戰之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是使齊王疑食其賣已乃亨之當是之時非食其之不能辯勢之然也何哉夫前亨之而後暴之兵安彼廣之不疑哉今揚之意言君子之所謂辯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辯其身如仲尼之於衰周孟軻之於戰國小若夫以辯說人則猶商君張儀之徒矣不可危哉蓋恥之也 祕曰幾近也夫辯者辯其禮樂之所歸行之而爲君子也如事從說以辯於人不亦殆乎可哉 光曰幾音機辯者以辯自明其志則可矣若恃其辯欲以撥誘他人此危事也 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 祕曰蒯通說韓信使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不忍背漢遂謝蒯通通說不聽懼誅乃陽狂爲巫抵濟也謂其說若所排使之 光曰信既不用其策又陽狂爲巫言亦未辯 曰方遭信閉如其抵 信盡忠高祖若門戶之閉無巇隙也 曰巇可抵乎 祕曰巇隙也言若設巇隙之詐辯以動之其可抵乎 光曰巇許覊切 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巇況拊鍵乎 咸曰司伺也言賢者伺見禮制則動小人伺見巇隙則作況拊云開鍵乎 祕曰司主也賢者所主人事彼人推禮是親不爲小人巇之謀況信拍鍵可開之乎言不可爲也拊拍也鍵鑰 光曰拊音撫鍵其輦切鍵鑰閉也賢者見有禮則從之小人見巇隙則抵之況亂摘不可見乎戶無隙而拊拍鍵鑰入乎 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 光曰太史公語 曰斯以留客至作相 秦宗室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以爲不可秦聽之是一事忠 光曰斯可謂盡忠乎 祕曰李斯楚上蔡人也斯學曰吾以忠死宜矣而二世責其信重始皇所知始用事以至爲丞相 光曰因上書諫逐客爲秦王所重 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詔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 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爲宰相不能諫止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發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其欲斯諫之不見聽恐誅乃作督責之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皆斯所爲非忠也 祕曰或人以斯忠乎 光曰於此數事皆不忠欲何所用其忠乎 霍 祕曰或人以霍光非忠謂問霍光 曰始元之初 祕曰武帝以光行周公之事輔少主昭帝既立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遂罷鹽鐵榷酤開內藏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 擁少帝之微 祕曰昭帝立年八歲政事一決光 班固曰雖昭帝幼寡輔政然 立摧燕上官之鋒 祕曰始元之明年燕剌王旦上官桀等謀反皆誅滅之 班固曰摧燕王仆上官處廢興之分 立二十七日行淫亂一千一百二十七事光乃議白昌邑之賀廢賀爲昌邑王而立宣帝 班固曰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 堂堂乎忠難矣哉 祕曰光本作始六冊之初 光曰李本作始元之初今從之始元昭帝年號也興廢謂廢昌邑王立宣帝 堂堂勇貌言此皆霍光忠於社稷之事人所難能 至顯不終矣 顯光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知之而不討賊 祕曰光夫人東閭顯使淳于衍毒殺許皇后因勸光納小女成君爲后及光死後語泄上始聞之後奪霍禹等印綬終至弃市 光曰光知妻顯爲邪謀不和解隱不言忠不終矣 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 祕曰馮唐爲郎面對文帝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信乎 光曰諒信也文帝不能用乎 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 祕曰唐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有坐發以激文帝耳

義比滑稽之雄者也○咸曰言朔非夷曠而尚取容依約其隱玩弄於世但滑稽之雄者而已何所比哉○光曰李宋吳本皆云非夷尚容依隱玩世其滑稽之雄乎按漢書具載揚子之言恐諸家本脫誤也今從漢書音胥言朔依違隱者以死悔世人以詭譎避辟而不違迕取禍也滑稽多智圓曲之貌

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　此問發於東方朔也○咸曰或以揚之短朔疑柳下惠同道故舉之為請○祕曰朔既非隱則柳下惠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豈非朝隱者也○光曰朝直遙切

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然則惠不獨高餓顯未為下祿隱今發高下之論蓋有子守素食○咸曰揚以惑人用朔比惠故舉孟軻不恭之言以非柳下惠又以夷惠隘不恭二者雖皆不可然惟而取之以伯夷之義餓死柳下惠之義不卑小官所以難者為下故曰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備舍其小而取其大也○光曰餓顯謂夷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　光曰譽音余下同仁以褒善義以貶惡而妄以毀譽加人是賊傷仁義者也

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　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衆皆悅之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光曰鄉原謂求媚於人者鄉訕謂訕毀以至之鄉書造謗訕使人畏其口者

或問子蜀人也請人　祕曰問蜀人

曰有李仲元者人也　蜀有嚴君平然君平已顯仲元未聞○祕曰仲元則其人也李仲元名弘見秦宓傳○光曰人者蜀之賢人也仲元事見常璩華陽國志

其為人也奈何　咸曰奈何猶言如何

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　光曰原良為功不以爵位屈其意不以祿利累其身

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　光曰有夷惠清和之美而無隘不恭之失隨時之義治亂皆宜○光曰有濟和之美而無隘與不恭之失不害於義則可害於義則否

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　咸曰夷齊餓於首陽柳下惠三黜以仲尼稱之始聞○咸曰東國魯也左傳云柳下惠也言夷惠得仲尼之言名始聞

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　咸曰王吉字子陽事宣帝為諫大夫貢禹字少翁事元帝為御史大夫此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即位遣使者徵之○光曰言二人遭遇漢之盛時並為名臣言二人亦不得遇仲尼而名亦聞○光曰言王貢力學砥節則名不彰而王陽貢禹之顯豈嘗遇仲尼乎言名著海內豈必遇仲尼乎

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　咸曰雖有華藻然亦能自顯耀也○光曰言星之明非藻飾所能為以名所以彰者有因於朝故也

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　光曰言王貢之名為人所聽仲元何不仕

曰皓皓者己也引而高之者天也　光曰若天下見王陽貢禹雖有賢德而後名顯也仲元不高之故不彰

子欲自高邪　君子行德俟命而已

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　咸曰仲元之不見察者盾如或人豈能自從哉

聞其言者愀如也　咸曰言正故聞者悚然改容○光曰愀親小切又七由切

觀其行者穆如也　咸曰行溫故觀者穆然和

但聞以德詘人矣　咸曰詘人者使人而從己也○光曰李本作詘古字通用今從宋吳本

未聞以德詘於人也　咸曰詘於人者以此德而從人也○光曰言仲元德能服人而未嘗屈節

仲元畏人也　言可畏敬

或曰育賁　言夏育孟賁亦使人畏

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咸曰言使人心服而畏之○祕曰人所畏服○祕曰夏育孟賁皆古勇力之人所畏也○光曰賁音奔下同

請條　祕曰條目也○問其目

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　所畏謂言不妄行不妄○祕曰孔子之所畏焉

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纂圖互注揚子法言卷之八十終

長卿也（咸曰司馬相如文賦雖麗而寡於用　祕曰相如文辭雖麗而寡施用）多愛不忍子長也（咸曰史記敘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不忍　祕曰聖人之道至於滑稽日者貨殖游俠九流之技皆敘而錄之是多愛不忍也　取不忍棄之　祕曰不可以垂世立教）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光曰仲尼稱管仲為仁史遷然為伯夷孝子之類亦多愛　直譏伯王西君子之傳或人既聞揚子上論淮南子長）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咸曰非經謂之傳或人既聞揚子上論淮南子長之言愛奇而雜故因駁之而為問也言甚矣彼傳書之不果純於聖人之道也　祕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定取此乎禮樂施於三百一十一篇而已）曰不果則不果矣（光曰書者果純於聖人之道而已　[illegible]）人以巫鼓（咸曰巫鼓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於不言　[illegible]）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illegible]光曰天使人作又）曰吁是何言歟（吁者驚歎之聲）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丹青初則炳然久則渝變聖人之言久而益明）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或曰經文雖萬事錯綜　祕曰天有定之高有常也聖人幽明不可多變　光曰聖人因事設教隨時應物如天之陰陽五行變化無窮）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光曰孔子之門也　聖人以為外往諸貧以方中求　祕曰通之者聖也　光曰聖人不同六子各得孔子而未達其際　故強名有所得而所以為至道　言之論六子者所謂子游子夏得聖人之一體所以聖人所謂天也天多變　光曰天則有常聖人變布於萬物而可見）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illegible]　祕曰天之高也及其發則二氣推移四時更代）

〔造三辰運行[illegible]〕　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光曰言天之變化亦多也　祕曰或人聞多變之語不達其旨　光曰請問所以異　祕曰聖人應物而[illegible]）曰子未觀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祕曰時有可否行有礙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咸曰高者水之流故避之則流通者也君子之處世隨時制宜不失其正則通矣）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光曰嘉其善也若不足也）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我各自知而不忘人之好物也而譏彼）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祕曰與何等人　光曰許也）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祕曰孔子曰進以禮退以義）進而進退而退（光曰勤與甚同　當進則進當退則退）日孳孳而不知勌者也（光曰此進退言不以祿位之進退為進退而已故下文云請問退）或曰進

則聞命矣請問退曰昔乎顏淵以退為進（後名而先也）天下鮮儷焉（祕曰人不貪其祿而得其位不役其業終日如愚而回也不愚是以退為進也有其德　光曰鮮少也　鮮少也儷匹也）或曰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光曰慮若然則不必進　光曰以退為進則必退者為進乎）曰必進易儷必退易儷也（光曰必退者以退為進則貪祿利為退則矣）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進退不失其正者君子也　祕曰猶仲尼之於衛也）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光曰往而不返所以然之可否者也　[illegible]）曰作此者其有懼乎（光曰作則之論加之者也）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

[illegible]後王不能褒則仲尼述之[illegible]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遵[illegible]孟軻[illegible]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考亞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興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為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正觀二年（觀上闕）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為長孫無忌所抑㞞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福畤文中子幼子時昔止）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為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為中說之序（杜正觀二十年今世所傳本乃正觀二十一年序）又福畤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疑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緗帙（緗音相淺黃色）卷目相亂遂誤為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

中序

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撰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叔達依遷史作隋書今亡）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于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殂音徂）帝閣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子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揚倞註釋（倞音亮）況文中子非荀揚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奧引質同異為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為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者也　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盛平聲）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有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

中序二

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分推策揆影焉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題之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苦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爲十卷謹序

篇目

文中子纂事　河汾鋳子王王

世系

按後漢書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弃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侯霸遜立于朝閻陽毀之遂止以病歸連徵不至以壽終

霸　漢徵君絜身不仕

殷　十八代祖也爲雲中太守家于祁而以春秋周禮訓鄉里

述　十四代祖也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

寓　九代祖也遭愍懷之難遂東遷

仕慕容氏爲上谷大夫

守見玄謨傳

空

秀

與空皆以文學顯

玄謨

玄象玄載玄邈皆從弟見南史

玄則

字彥法以儒術進仕宋歷仕太僕國子博士江左號王先生

字彥德宋武帝時爲從事元嘉中補參軍領汝陰太守後終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贈謚莊公

煥　江州府君

年表

干支	紀年	事
甲辰	隋文帝開皇四年	文中子始生
乙巳	五年	
丙午	六年	文中子始亡書
丁未	七年	
戊申	八年	銅川府君以告元經
己酉	九年	
庚戌	十年	
辛亥	十一年	
壬子	十二年	
癸丑	十三年	

干支	紀年	事
甲寅	十四年	
乙卯	十五年	
丙辰	十六年	
丁巳	十七年	銅川府君歿戊木以命之癸昃有四方志
戊午	十八年	
己未	十九年	
庚申	二十年	
辛酉	改元仁壽	
壬戌	二年	
癸亥	三年	至長安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不用歸東

干支	紀年	事
甲子	煬帝大業元年	一徵不至門人自遠而至蓋千餘人
乙丑	二年	
丙寅	三年	
丁卯	四年	
戊辰	五年	
己巳	六年	
庚午	七年	
辛未	八年	
壬申	九年	楚公召子不仕
癸酉	十年	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

干支	紀年	事
甲戌	十一年	以著作佐郎國子博士徵並不就
乙亥	十二年	
丙子	十三年	
丁丑	十四年	子寢疾七日而終

越十年戊子實唐太宗正觀二年也御史大夫杜淹始亭中說及文中子世家又越二十有二年己酉實正觀二十三年也福時傳授中說於仲父凝

中說卷第一

王道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illegible]未嘗不篤於斯斯文然亦未嘗得宣其用不進時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述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illegible]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著六經至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聖師而明因孔德考子謂董常曰吾欲脩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illegible]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晏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史臣於記傳後贊論之類是也吾得皇極讜義焉[illegible]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前賢文集所記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以正風雅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載言所錄吾得政大論焉王言大道其制明白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文[illegible]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內史道衡之子昔聖謂孔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史有記言求言則制度得失[illegible]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史有明得失政化則詩明矣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illegible]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illegible]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下文辭相模無經制紛紛多且亂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四者由紛亂故子不豫[illegible]聞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弑逆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隋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文中子已死故歎天辭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自孔子孟軻已來不勝時故曰久矣吾將若之何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都也晉汾陽子所居也三才五常謂續經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illegible]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illegible]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六代注見上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三百篇周一代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告猶貢也其俗於時君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經可得不興乎言必興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晉惠帝名衷武帝子也政由群后天下大亂故元經起於此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差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帝無王薛收曰然則春秋

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相反 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朝政與章文物皆杜所定 董常房玄齡賈瓊問曰何謂也疑稱天太過 子曰春生之夏長之長上聲 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用之於物自然天也太宗治平歲斷死罪二十九人幾乎刑措米斗三文行道千里不齎糧王道將成非如天之功歟 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光惚貌兒惚音忽 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知隋運亡又未遇太宗所以光惚憂也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岳此言五嶽成數歟 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簡則用省 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季札列於國風夷等也 誰居乎居音姬語辭記曰何居 幽王之罪也幽王惑褒姒廢申后申侯弑之周遂微 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黍離王國十篇之始 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沴音麗皇極則五行各叙故禮行皇極也沴閭計反 四靈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仁及飛走則龜龍麟鳳在沼故樂形仁聲也畜許宥切 子遊孔子之廟漢已後郡國立孔子祠 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行法君父尊詩序人倫夫婦正 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言無窮 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夫子謂文中子也 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言貴玷 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生民之師大於生我鞠我者之恩啻施智切 吾子汨彝倫乎言人必於其倫不可汨亂謙也 孝逸再拜謝之終身

不敢藏否部鄙切 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韋鼎未見不言謂見學道存 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不得其言而得其志 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御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 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祜字叔子晉武平吳以祜督荊州祜後吳人吳之降者欲去則聽之遜字伯言爲吳大將軍攻晉襄陽獲生口問還之二賢皆仁 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不惜已死又使亦又切 子曰今公能爲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折衝挫敵也樽俎宴享也言折衝樽俎安用此 子之家六經畢備朝廷禮器不假又不假借 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正家以正天下 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齊多無功食祿餐千安切 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續書有之制指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是也 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不可親猶子也哭於寢則大親不可視猶朋友也哭於野則大疏故折中於寢門之外 拜而受弔知生者弔似哭我狀其助故拜之 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玠字叔寶晉善談玄理有情恕理遣之論 子曰寬矣寬而已 曰仁乎以寬爲仁 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非但寬 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藏否人物何如嗣宗名籍不論人之過 子曰慎矣慎言而已 曰仁乎似仁 子曰不知也仁非但慎 子曰恕哉凌敬敬未見 視人之孤猶己也以己心爲人之心恕也 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仁難爲而智易智難於義 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介自異好去聲 薛收問至德要

道乎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行成德德成身道施天下禮不云乎至德爲道本周禮師氏三德六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繫辭行去聲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本諸身自出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爲乎無思無為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義和而有宜曰利反是曰利子登壺口之城壺口在中部慈州望龍門之關何中有龍門縣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險不可恃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文達以見其義見劉孝標絕交論曰劉峻字孝標性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峻性率多毀作任昉死有子東里冬衣葛裘孝標作絕交論以譏任公之友然又彰任公不知人耳見辯命論曰峻不有辯命論言官暫才高不遇乃出辯命人道廢矣達由天明不由人見不知天命或發人道也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言晉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下非蜀而已其光未死公可助成治定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論言不攻即墨乃全國之教者皆善其蘊用也智哉美太以天下為心非兼并齊國而已仁哉夫毅不圖初能發明毅之仁也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阮瞻作無鬼論謂可以辯晰明益不知聖人不語之旨焉於是反

卷第一七終

中說卷第二

阮逸註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圓動地方靜人者心可見矣動靜之中也中也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爲乎智者所存我從而利之故樂樂其路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爲乎我忘則物將自化故壽子曰義也清而莊姚義傳未見清潔而端莊靖也惠而斷李靖本名藥師其學兵倫恍其善論無惠物而果斷威也和而博竇威字文蔚資資兄也和公而博識收也曠而肅薛收字伯褒曠而志肅瓊也明而毅賈瓊通明而果毅淹也誠而厲程元字太白山杜淹字執礼正大不厲徵也直而遂魏徵字玄成直道而遂行大雅深而弘溫大雅字彥弘量深而寬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之子初公子也簡靜中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言有其才皆為陞卿相或多以史令淹為御史大夫玄齡為司空徵為太師大雅叔達皆為尚書是皆卿相也然各有一德而未成全才故曰禮樂未備耳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權變才也其靜也至至和性也其顏氏之流乎之流謂微者其庶幾乎靜之極者其屢空乎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為吏部尚書十餘年天下稱為得士然使非吏隱怠非隱逸而已曰仁乎以忠所為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玄邃公與楊玄感謀亂自謂能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孤虛兵家之術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李德林子也論而朝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應瑒劉楨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四聲起自沈約八病未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篪塤音喧篪音池則清質則濁

地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首也吟詠情性五常之本也）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貢告也歌錄行則知衛風歌板蔡則知[illegible]俗鄭六卿賦韓宣子宣子曰吾以知鄭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詩說來詩言）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之末也）是夫子之所病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孝文本為道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為內史侍郎知文中子聖人謂八卦以時令則之矣）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illegible]）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遂果行也挺謂特[illegible]）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

（直行挺持）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撓曲）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illegible]）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害也[illegible]）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光字不得[illegible]河東人隱者書老[illegible]二字為對[illegible]有仲長先生傳）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則天禮曰安則久久則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子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孝則知父之慼）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悌則知兄之友）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至孝近於王至悌近於霸推而達於天下可謂君子）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濟天下）小人之學進於利（[illegible]）楚難作使使召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楊玄感封楚公[illegible]作亂下同）天下

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illegible]）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illegible]至細也不可以天下之大易小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爰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竟被伏誅）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嫂）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不慢）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illegible]）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illegible]）惟有道者能之（有道）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之職也（[illegible]）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四民何也）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

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illegible]）薛方士問葬（方士未見）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椁封域之制無廣也（古不封不樹孔子[illegible]不可不識也故封之）不居良田（[illegible]）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非禮）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illegible]）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禮周）（祭天曰祀祭地曰祭宗廟曰享[illegible]）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三才之奧）叔達俛其首（[illegible]人之長）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illegible]）

（[illegible]）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illegible]非正道，故云太平則亂）問牛弘。子曰：厚人也。（[illegible]殆其質厚，故稱厚人）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illegible]好諫）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淹好刑）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常也無事於出處。（[illegible]）子曰：大哉！吾與常也。（[illegible]）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illegible]）子在絳，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元門人[illegible]）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illegible]）

[illegible]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爲也。（[illegible]）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微，其事以蒼生爲心乎？（[illegible]）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illegible]）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illegible]）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illegible]）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禮論、樂論所以正之）大義之蕪甚矣。（蕪，[illegible]，音無）詩書可以不續乎？（續詩、續書所以明之）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堯直讓舜，大也）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以聖承聖，何常法之有）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後若無聖，安能格及）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弒終焉。（湯直伐桀，簡也）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illegible]）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下若有叛臣，則無君之心難制矣）如有用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可以承則承，可以扶則扶，此周公之爲）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一謂堯舜湯武一歸于道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大備謂設官分職，制禮作樂也。禮曰：禮器是謂大備，大備盛德也）後之爲政有所持循。（一本作循，漢史作脩）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述詩書，作春秋，所以明周公也。禮曰：述者之謂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無所偏則取中焉。中，如字，又去聲）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時異事殊）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當仁）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顏子坐忘，[illegible]）靜不證理而足用焉，（靜則本性也，本性則不待外徵物理而後致用也，如此則當其無有之用）思則或妙。（妙謂幾微也，知幾其神乎，神妙萬物，不思而得，坐忘是也。董生雖不能無思，故曰思則或妙，以辭上文其殆之義）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illegible]）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達者無方，未達者迷焉，故設之以方，使趨於彼也）必也無至乎？（待至於彼，然後見）董常聞之悅。（[illegible]）門人不達。（若房、魏尚未至彼，安能無至乎？故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

況也爲芮城令陝州芮城縣名芮而銳反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晷景蓋以事兄之心焉暑星曆恐門人拘忌妄言災禍故特云曆日而已子謂薛知仁善處俗知仁未見処俗謂能隨俗而處以芮城之子妻之妻七計切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同州府君以之文中子高祖名彥爲同州刺史內難未詳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從中道

中說卷第二

中說卷之三

事君篇

阮逸註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仁義者則王道盛也禮樂者義之容也以待明王乃作因非今所及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瞻且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廢諸侯置守郡縣始於此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文餘不足觀列國謂封建五等諸侯皇漢雜建四百餘載漢併置郡縣亦封功臣宗室子弟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有封爵無實故敗於權臣之手吾不知其用也觀周漢之不觀魏晉之從其用可知矣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汾符分切疏屬山名山海經云汾水名晉本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正規以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終辭以拒之子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悅謂知德恕謂知刑不得已而行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怨謂不教我而殺我詐謂犯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古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北齊高洋以暴法御下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實國掌命楊愔字遵彥文宣時爲尚書視民如傷奚爲不終言有賢臣故不亡賈瓊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北山丈人謂文中子曰

事君三

何謂遑遑者，無急歟？曰：非敢急，傷時怠也。子曰：吾不度，不執；不常，不遂。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

子遊河間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至人相從乎？子曰：否也。

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尚書召子仕，子使姚義往辭。

或問奢儉不傷礼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以人……）損之可也衣弋綈傷乎礼（礼象夏也君不以小善……）中焉可也（不偪下則中）雖然以文景之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今之事君也以佞无所不至（所至皆佞）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述謂修之論謂引立理）吾於礼樂也論而不敢卞（……）吾於詩書也卞而不敢議（議其得失之旨）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聖人立言或微而顯或……而彰或曲而中……不可執一說是故有可以述則述可以論則論……）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纘而存之者耳非我自可否也）子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矩步）若有所畏（礼恭）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温温然如有就（得中）子之服儉以挈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以……）婦人則有青碧（……）子宴賓無貳饌（……）食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曰尔於我乎取无擾尔鄰里鄉黨爲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反必後（……）子之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馬）

（……）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锸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椁綵飾衣衾而卒帷車而載（……）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既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弗識也……）子之他鄉舍人之家（舍於主人）出入必告既而曰𢙢道而無禀（……）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翼如也（……）芮城府君起家除服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内（……）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礼（……）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礼（納采問名納吉……）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音縣）若愚似鄙今人以爲恥我則不恥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道行於人）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難矣乎（……）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而已非委之以政事也……而已非假之以名器也秦政酷故用吏不由官不揆德）古者士登乎仕（士謂修己者也從王命爲仕）吏執乎役（役力）祿以報勞官以授德（祿以報勞者……）

爲天下誹也 子曰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育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 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 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 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 無功作五斗先生傳 王績字無功 子曰汝忘天下乎 縱心敗矩吾不與也

中說卷之三

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阮逸註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 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 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寖 亹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 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 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 曰何謂也 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 曰敢問道器 子曰通變之謂道 執方之謂器 曰劉靈何人也 子曰古之閑閑人也 曰可乎 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 曰道足乎 曰足則吾不知也 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 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 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 子聞之曰收善言 叔德善聽 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 子曰古之義人也 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 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

在則卒章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鄙蒲妹反門𦵏也刺在不得志湯帝任群小仁人憂之言董常不遇者天也 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比 邳公好古物邳國公蘇威 鍾鼎詩什物珪璽錢具不具 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聚事詩書禮樂之性 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之器 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子光隱者見上 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會當其時有所適則居之且不知其可不可也 子曰是人哉隱居放言也放於履反任意所適逍遙也道在山林隱居不知其可放也 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 薛收問隱子曰至人不隱至人極乎道為至人死生不變其道者一貫天下者也 其次地隱藏其天真高莫窮測 其次名隱辟地山林高身全節心名在出在朝市 子謂姚義能交結交 或曰簡簡靜 子曰所以為能也簡淡故 或曰廣廣交也 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交愛中有擇 子

謂晁眉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眉說文帝曰五口之家服作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天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行故漢致治不及三代文中子惜其有復古之心焉 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下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命制也秦改命為制漢因之 曰詔詔令也秦改令為詔漢因之 曰志志謂帝王有心於治道而未形乎制詔者也 曰策求直言而兼慮之 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命爵 曰訓師訓 曰對奏對 曰讚襃讚 曰議評議 曰誡監誡 曰諫諫諍 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天容物 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唐子曰大制不割分割者也 其上湛然其下恬然湛恬皆靜 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凡天下事必以天下同之 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吾當假帝制自謂也 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詔皆同制矣 文

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業業又畏天孜孜憫人易者天人必時而動也 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難知 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乾乾又勤勤不輟之意 視之不臧我思不遠又卒詩也之使勸文字之易也臧善道則已在我思之不為遠言必不思 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可非行而其聘則禮與之 歌乎鼖而遣之于鼖衛詩美武公子多好善 既而曰玉帛云乎哉實也貫也流失反 果求賢不在長以郎 子謂房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 子曰必也量力乎量力相時 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忘要平聲 賈瓊奇與行事臨難不變相友貴久臨事貴斷 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事君貴正出處貴潔 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

能也好奇尚怪蕩而不正必有不詳之心應之 薛宏請見六經續六經子不出門人或者見子 子笑曰有好古傳雅君子則所不隱言宏非好古者 子有內弟之喪內表 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非其過禮 子曰吾不忍也 賦載馳卒章而去載馳衛詩卒章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言我自不忍也而然 鄭和譖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彼謂文中子 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 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勇於義日勇 或曰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知故能知人 自勝者雄自勝故能勝人 問勇子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宜皆勃戾矣 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

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況人乎

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爲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

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

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

中說卷第四

中說卷第五

問易篇

阮逸註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

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

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

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

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違一也

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

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

教於是乎可一矣（洪範五皇極若義實中道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者天地萬物中和之物也故曰建皇極）則三而一矣 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賈瓊習書至郅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郅惲王莽時上書曰漢歷久長非人力所能移也莽怒欲加害郅惲曰天命不可非也臣所言皆天命也非狂人也志者謂之於心也制者謂之行事也命者謂之於禮義者也）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兼道諸說反）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天下節守一身）子聞之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命與制形於外）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心可以形外則）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幾微於中則可得矣）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無驕）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恩及賤者）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之于天下）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衛氓篇卒章也言必反復思其所行之道苟不思則已矣）子見縗絰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喪不可過必俯而就之）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決勝（言仁義何能勝兵）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言其知勝人以力不知勝人以道）子見耕者必勞之見王人必俛之（俛俯）鄉里不騎（不騎馬）雞初鳴則盥漱具服（內則事父母雞初鳴）銅川夫人有疾之未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 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後六經之發也）記註興而史道誣矣（三國志）是故惡夫異端者 薛收曰何為命也 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人事稽合曰命非人事也假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者非知命也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吉凶由人也至於命有不虞之吉出由之凶也蓋事與時故宜之故委之於天命）吉凶曲折無所逃乎（非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也吉凶之來時與之也）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知天）非聖人孰能至之哉（聖人能至命惟理之以性）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元命包易書也）子曰至矣（易者性命之書也知易則至命）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無制而有命）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漢制以尚書為本以命）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邮人乎（漢之王本以愛民而作制）志其勳德於備物乎（漢末不備尚）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問漢制出三王之道否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昔之帝者以道昔之帝者以名始秦始稱帝）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是也）其秉秦之弊而不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熟稱帝）政則苟簡（苟簡之義）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二帝三王）是以富人則可與禮則未（禮未備）薛收曰純懿遂亡乎 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後來聖人生則道必矣）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勝者）子

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五常具則幾乎聖道通變之謂道故曰變理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勿與小人辯以明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小人爭子謂諸葛亮王猛功近而德遠矣一時霸興因爲功雖近然謂及身後爲德益遠子在蒲蒲古中都之地隋爲河中郡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元帥並潰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亂也賦兕之卒章詩王國十也失信諸侯用兵卒章云我征亡矣後逢此百凶歸而著兵經之本曰以俟能者百姓與欲者行之子曰好動者多難易稱如此數其大聲小不忍致大災清妙此文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見乎變爻言凶生功業乎動變動者吉聖人之濟以濟无動則吉不生見故推以成務亦將效動則功不可人故内二易可知焉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爻在卦如人居鄉遂江而動是其次序薛生曰智可獨行乎言卦爲智識則可獨行子曰仁以守之智不以仁則易失之不能

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仁雖智无用子曰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貞信也運之以智五常成功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凡佞人殘人不可以義誘諸葛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絶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董常弱冠而死門人悟聖者也死後无人助行周孔之道將夫喪之子殁吾亦將逝矣喪斯文我必不久作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議禮樂房魏自言不備子讀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序卦輪術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生生不窮遽則化之故曰幾也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雜卦止說一卦也守則終之故曰義矣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有用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非然後明此謂相明去不安則就二不安則去此謂相安已上皆因讀易而言也賈瓊問太平可致

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古道備在方冊行之可致瓊子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詩所以明此變也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救此失也文中子曰強國戰兵力爾霸國戰智任智之兵在人王國戰義禁民爲非不獨任智帝國戰德仁者無敵於天下德可知矣皇國戰無爲神武而不殺安見其有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以智與義則道不舉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名存利取故帝制没而名實散矣此言名實散則決其必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不言多事生之讎也保生者少事方士傳未見曰逢惡殆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太剛也若暴虎憑河子路終焉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誡言遜邪當諷諫喻之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或問韋孝寬韋叔裕字孝寬後周武帝臣也子曰幹

矣此齊周攻雍州孝寬守之下下齊和歸順而崩此餘事而已問楊愔楊愔字遵彥北齊文宣帝之臣也於國事不辭小反子曰輔矣愔以朝章國令爲務不辭小事而已故可稱輔相之器子曰道人事如何化及齊右將軍過之子問天道也化及隋臣江都化及弒逆宇文化及問天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一則故君陽臣陰爲仁爲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故示以仁義以戒之爾賈瓊爲吏以事楚公隋三公府皆自署吏末君命哉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遠不失其身就不苟容泛乎利而諷之無關其捷凡民因所利而利之物皆自取禍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不遑事人也盡宜然子曰元經其正名乎正名帝皇始之帝徵矣以發之也違天子稱皇帝將以正統也天長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始出有中原此正統也東晉宋劉宋中國無貢正則江南以爲正統故曰近於是乎未忘中國晉宋皆有中國之土得兵復之心

穆公之志也(晉陽穆公作政大論言帝王之道元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齊梁陳之德斥之於四夷也(德皆後魏孝文太和元年宋蒼梧王元徽五年也時江南衰替中國始尊)以明中國之代太和之力也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後漢文帝始改中元後元年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彼謂後世以心之可也非古也)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此問勸子言也下句云何若而外物輕矣)子曰彼有以自守也(夫子橫議非天下公言自守此說而已凡聖人之道無以驕無所輕)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絶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七歲殤帝一歲登后臨朝且此時漢制已絶可爲亦此不續元經以振王法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以待其復興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待之切也)故假之以歲時(自安和歷順至桓靈假歲時而終不復興)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曹操擧兵吳蜀稱伯作事獻帝禪位漢制乃絶)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平吳蜀一天下)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平吳天下同)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太康二年劉毅比帝爲桓靈是帝制將大壞矣)故永嘉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武帝崩惠帝嗣改元永熙賈后殺駿天下大亂)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上無王法故君子作賞罰以救亂臣賊子豈好辯哉不得已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絶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元經興而帝制亡矣(書亡而元經作於續書續詩之後)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則國)天子不採風(古者采詩之官)樂官不達雅(歌頌陳皇風于王者若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是也)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嗚呼斯則久矣(自仲尼已人古爲詩樂爲歌以合雅道詩存空文而其實廢矣)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中説卷第五

中説卷第六

禮樂篇　　阮逸註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正禮樂以崇帝[illegible])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王道成則可以制作以俟得公輔崇貴之位乃成王道也)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亂世道不能濟天下則修身以正家可矣)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譜(古者氏族譜牒所以辨門家[illegible])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自秦始皇號帝者非前代號也故曰不帝久矣)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三代稱王故春秋書王以尊天子漢稱帝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

子曰絜名索實此不可去(辛後帝之名者皆前帝之實也中國天子不可去此號)其爲帝實失而名存矣(實謂道也名[illegible])或問謝安子曰簡矣(謝安字安石爲東晉相[illegible]而無喜色[illegible]東山此簡可見矣)問王導子曰敬矣(王導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爲相每[illegible]元帝[illegible]恭可見矣)問溫嶠子曰毅人也(溫嶠字太真[illegible])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溫字元子[illegible])賈瓊問群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外雖同而內必正內雖異外無傷也)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烏何)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知道可與適道者也不失其真可與立者也不殊俗可與權者也)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

義後邁牧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天
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
一本作泉後人避唐諱也知道者蓋默默焉牧者亦隱士也必意謂薛收尚得其所知道者何不默
而進子聞之謂薛收曰猶善可矣者斥牧不有言乎誰明道
乎既云知道不可獨善其身於當言于天下使明所行焉子不相形不可以貌取人相去声不禱
疾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不卜非義不疑何卜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
妄福不避死義二者常德也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
溫大雅能之深而弘能容物處貧賤而不懾魏徵能之直而敢能隨位
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好學孔相處亂世若富貴竇威能之
儉薄窮田族人慎密不出董常能之時知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
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謁隋文帝時年二十一是早成子曰通於道有
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學於道非務早成叔達出遇程元竇
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
嘗不充欲焉所問道必充其欲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
求而不給者也凡發問者皆充欲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啟之非
積學能致也言早成亦非志學蓋天縱生知爾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
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必須學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
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為長生苟不仁不孝甚長生何為甚矣人
之無厭也秦皇漢武無厭妄求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嚴光字
子陵少與漢光武同學除為諫議不就耕於富春山樊英字季齊明經讖推步之術順帝徵不出隱於壺山北並不求名
而隱故曰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避毀斥言之言而已問東方朔朔字曼倩
漢武帝時為郎諸郎呼為狂人朔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子曰人隱者也不自求混俗隱

於衆人曰人隱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公占
長子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季歷生子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奔荊蠻以讓季歷一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後武王克商封虞仲於周太王之後言二人以後未見有遠地以避賢者故曰鮮也仲長子光天隱者也
無往而不適矣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遠或藏名或混俗或避地皆然惟天隱者然子曰道甚無悶其避世之謂
乎避世即天隱也生世間治則見亂則隱身潔則行道遠所適人不能知是天隱也非夫
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可不可齊致則天隱文中子曰小雅盡
廢而春秋作矣四夷交侵故春秋作以尊中國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
帝續詩有六化小化大化小雅之義也及其衰也四夷交侵故曰非一帝元經所以續而作者
其衰世之意乎春秋元經衰世之作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叔達時為
絳郡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絳州夏縣陳守令勸吏
息役慮其師見役民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
行也一行國以觀天下風俗又中子一布衣出行而郡守息役是不虛行也賈瓊事楚公困
讒而歸以告子楚公見上子曰瓊於將閉門却掃歟不知
緘口而內修也古人杜門却掃者義在緘口潛其內也瓊未達古人之意
焉將謂真閉門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
為運奇一時之用無為長世之圖文中子以為知言言得大者遠者文中子曰
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
之矣此人即謂仲長子光也退迹平夷則知消長進退之驗也子曰知之者不
如行之者苟不能行尚不知行之者不如安之者天資以能不勞明安然而事
自行此亦篤文無為之 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稱德
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朋友呼而字之非自

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作[illegible]）季常名靜辭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辭生是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辭生於是乎可與友也（[illegible]稱則誠之[illegible]友矣）

中說卷第六丁八終

中說卷第七

述史篇

阮逸註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已後至十六国載記及南北史有褒貶喜怒之辭如詬罵焉）楚公作難賈瓊去之（楚公[illegible]難見上去聲）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常封楚公不預事也）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彥博本以多知為問子答以无知是知也）問識子曰無識（不言如愚）彥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詩棠棣篇）彥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大雅皇矣篇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謂大雅）有一国之作焉（謂国風）有神明之作焉（謂頌）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樂而不淫乎（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觀周樂聽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聞周南召南曰勤而不怨聽豳曰樂而不淫樂音洛）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烏何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言先王之德也）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季子言周南召南勤而不怨）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後魏孝文帝）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有心於治美矣未成化是未光）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卦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言）董常晉告於子曰吳蜀遂亡乎（續書[illegible]）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吳主孫權謚大皇帝蜀主劉備謚昭烈皇帝蜀相諸葛亮字孔明）

述史篇 一

（明吳相周瑜字公瑾魏武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亮云吾天之下莫匪漢民瑜云曹公託名漢相實漢之賊是也劉音閱）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五帝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冀舜都蒲三王夏都安邑湯都亳周都雒洛皆中原之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春秋以中國為法）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並謂吳蜀）是也聖賢除之耶（除吳蜀）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周孔之志）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未忘中國故帝之至齊亦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詩四月篇云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箋云今我亂不瘼病必有之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必君元魏）且居先王之國（都洛）受先王之道（建明堂修典礼）予先王之民矣（文中子自謂言予自晉陽已來事魏故曰先王之民）謂之何哉（何為不帝）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申皇后元年當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也然元經尚以晉泰紀年）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晉主中國至孝武帝名存而實去矣故曰非中國）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傷之不當云天命未敢有書政之吉勳氏心夫之）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雖實去尚追懷之）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魏至孝文方得紀帝）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天時人事盛大而帝之以得其宜也）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穆公虬宋順帝升明二年奔魏王肅字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亦奔魏並魏孝文時也虬為晉陽太守肅為平南將軍比是時國政典眾禮衛制興章律令故曰達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以先天為公）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書曰隋九年春帝正月晉安齊梁陳亡）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琅邪王睿自徐州移鎮建業中國衣冠皆依焉）而卒不貴（貴猶與也）無人也（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頼王導為之輔東穆之世桓温專政晉祚中微至孝武朝顛）

（謝安為之左江東復振安帝後桓玄篡位劉裕因焉是无多賢人使然）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宋嘗有尉晉之功君子猶与之也至齊梁陳无復念中國但自相簒立故曰不与其為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云君子猶懷晉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晉舊國）且言其國亡也（春秋書梁亡言自亡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尚淫靡之文自取亡國故曰自亡）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南朝喪棄古道）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桓玄盧循此樹晉功也伐南燕擒慕容超伐後秦姚泓平洛陽修謁五陵留子義真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陳不修礼樂但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及史以其未亡而必奪之也）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已亡謂晉宋礼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儀有中國之人故君子及史雖其已亡而必与之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銅川子之父也書異褒要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為卹（故詩篇云匪我期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卹逝往也卹憂也言君子未來我憂恤之往不可期其來至而供多日為病也文中子竊比懷先王之道亦猶此詩爾）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所以書五國皆曰亡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未不足稱也（未謂末節也）然書不可廢尚存近古對議存焉（于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高貴鄉公問諸儒經義博士淳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礼為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往復臺閣上之分孝鄉閭下之分是也）制誥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制發於君心也誥臣下誥君之善也詔君以告于下也冊君求于賢也皆近於二典九誥）薛收問仁子曰

五常之始也（五常一曰仁在乾四德為善之長在孟子四端為惻隱）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本謂善也孟子曰人性无不善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性善其道一也禮曰率性之謂道）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言夫子以門人不可教而天子不民以道教之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責賈瓊不知公也言三才五常之道有為之教者盡之矣如毀无者則退藏於密不能及焉是謂力及）或力不足者斯止矣（智不及則有不及焉故不教不也默識）裴晞問穆公之事（續書有此篇名事則未詳）子曰男氏不聞鳳皇乎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比文中子之勞也亦擬乎鳳有德則來无德則去）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言續書之事非為穆公而已蓋明齊襄因君子振風翮而去之穆公所以來魏也）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應聘列國未嘗暫憩）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仲尼誠有此勞也然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豈敢違天）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子自謂我勸道亦勞也然後人視我亦將為人壽幾何也）溫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為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若周公是也）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若孟軻是也）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齪齪焉自保不足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也齪側角反）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周苟公无之深識孟軻之不動又无伯夷叔齊之潔固則是功祿如穿窬者亦窺容朱衣）何足及政抑可使備貟矣（若漢之張禹魏之類備貟相位實非其人）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大宗小宗同尊其祖所以親族不亂朋友相字以表其德所以稱謂不亂）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薛道衡自謂淫文溺於浮詞）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頹綱（詠古詩也頹綱謂六朝文弊）子將之陝（河南陝縣屬陝州陝）門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黍離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言君下用剛也）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孟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家人卦大象辭）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何不說）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困卦繇云有言不信周公之詞也故曰久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困卦繇云貞大人吉彖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言命雖致困志必遂進）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麟不遇時天命窮矣）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先王之道掃地而更新是人事極矣）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者春正次王是天人之道參焉）子因天命之窮仲淹因人事之極天人之道一也）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辭春秋云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樂謂守成也治成則与民同樂憂謂慮始也事初則与民同悲凡可与守成者難与慮始苟成王初幼周公是也可与慮始不可与守成若范蠡然是也有始有卒堯舜全也故樂音洛）二帝三王可與憂矣（濟堯舜又得禹天下共樂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憂樂皆以天下故文中子以天下之道甚與而言之也）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子曰可与適道未可与權變權也反經合道之謂也孔）子讀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為此哉（大革可革）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革象曰初九曰鞏用黃牛之革不可以有為也）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卦時之門變之闔闢也閔氏易傳曰乾坤屯蒙四六十卦為六十時而小言之六爻而已）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爻效動也）趨時有

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一卦二時之動適時則吉失時則凶收曰
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
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關氏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程元辭收見子子曰二生之
學文奐志也對曰君父之[illegible]不敢殆也殆怠同
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illegible]若而安動
而變可以佐王矣[illegible]董常之喪子赴洛[illegible]
在道於洿池[illegible]主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
荊棘問讀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讀而
竟未獲未獲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變窮而不攝
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常人矣餐千安反
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絕之
接之是執一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
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乱世當如此文中子曰賈誼
夭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材甚卿相然未及大用初誼夭帝崩使
漢祚不及三代之永誠以此尔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
彰者也三者必然之理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
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策[illegible]董常曰噫三
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謂動也子曰十二策若行于
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
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足以無為其有不言之教
行而與萬物息矣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是也文中子曰天
下有道聖人藏焉[illegible]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辯不得已董常

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反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靜則乃歸同
有老子曰歸根曰靜是也无跡謂无形也无形聖人所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因貳以濟能無彰乎
貳謂異端也異端害乎大義我則制之尔如夫以因史法之貳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說之亂奉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亂華之
貳尊元經以濟之蓋有為之典也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太山魯國周公礼泰
之地文中子思之後故慕焉一說太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董常曰將沖而用
之乎沖虛也老子曰道沖而用之言子不求官逆而忠矣泰山黃帝周公之道是將沖虛為詞乎易不云
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易簡言無為也道冲用則知子之志有不可為矣杜淹
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注見士問賈誼之道何如子
曰群疑亡矣易睽卦曰貴兩則吉群疑亡也誼上書文帝曰漢興二十餘年宜當更秦之法定■名礼樂又對鬼神
之事君臣相知也爾言矣此其道也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東平惠也元王名交好書
多才曾與魯申公白公穆生同受詩作傳曰元王詩又穆生不飲酒士設■待之是惠也問河間獻王子曰
知人也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而朝廷等見特進爵王亦好書多招得■獻王及得礼樂服製共宗廟問天下
餘事王對以道將將事必中立是智也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
重之位三公上蒼意不安上疏歸藩帝問處家何樂蒼曰為善最樂是仁也問東海王強子曰義
人也光武太子名強母郭后有寵廢而強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遲回數年乃許之遂封東海大國後明■立■強讓
之也故曰義保終榮寵不亦宜矣言四王皆善終有惠智仁義子曰婦人預
事而漢道危乎呂后称制異之政■呂后家祿之擅權終危漢也大臣均權而魏命
亂矣權司馬宣王与曹爽分推相奪終乱魏也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惠帝太
子適未加師訓立果廢晉作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天謂曆數也人謂典礼也
漢魏晉曆數不及三代者典礼不備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中說卷第七卷七終

中說卷第八

魏相篇　　阮逸註

子謂魏相真漢相識兵略達時令遠乎哉魏相字弱翁[illegible]賢良為茂陵令宣帝相諫伐匈奴是識兵略也署作明堂月令議是達時令也　子曰兆謂齊文宣瞢而善楊遵彥也北齊文宣帝高洋即位以來以功業自矜而瞢於為政然善待楊遵彥又以為尚書令楊愔字遵彥淨跡注見上瞢莫亙反　謂孝文明吾不信也後魏孝文帝元氏名宏都洛陽文物始備然有王封不能用有尒朱榮不能圖以不明也　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榮字天寶有戰功為都督將軍害靈后及少王而袁逆帝恐其難制也手刃殺之　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辭酒乘馬是汙迹也求小責免大患是遠刑也　人謂不密吾不信也皆謂植以才自顯不知汙迹保悔其心密矣　有是夫古知道者視聽不用耳目故問失所存　董常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　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抵訐也　曲而不佞者矣言推其道終乎中道　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常問一知十　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言其道故終顯其志　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晉州有馬頰山絳州有牛首山　登降信宿從者樂　姚義竇威進曰天子遂得潛乎潛隱也　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詩正月篇也箋云喻賢人道不行雖潛伏亦甚易見炤音灼　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大業十一年再徵皆不至　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箋云彼王不我知不得言禮命多也仇仇敖言二也我執留我然不問我功力　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箋云車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其輔喻遠賢也　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箋云車之險曾不為意乎喻治國亦然　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感隋長言之終其意也　既而曰不可為矣言隋性不可救

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言當道在乎事思無邪在乎性　禮以制行行有不可必以禮制之　樂以和德德不可苦必以樂和之　春秋元經以舉往仲尼采周公之典禮仲淹修孔父之筆法皆是往也　易以知來生生不窮是來也　先王之蘊盡矣蘊奧也盡備也蘊於粉反　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詰人徒生矣[illegible]　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必萬古為兆人五常為四國三才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仕　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贊易為司命元經為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　叔恬聞之曰孝悌為社稷不言為宗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極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雖生亂世而門人能宗其教以行於天下生亦足矣　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吳欽史傳不顯　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欣悅也焦悴也如無依據言事自慎　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設此以證彼之非　其處家也父母晏然晏安也言不欣高而自安　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無思言無事也安用據哉　裴嘉有婚會裴加未見　薛方士預焉方士未見　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士婚禮三日不舉樂　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謂君子也方士不先為語之而後非之是後也故禮則然矣而用之何不從先進　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常經也經正則義存焉五始不可移易是也　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為權言有時有適不抗常道若與奪褒貶以尊中國是也　權義舉而皇極立矣取衷於義見上　董常曰天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董常知六經一貫而道以歸乎大中也　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周室一國

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約天以礼法）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天命在周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罷侯晉宋天下為一國）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定无國謂南北分名无一定也不明謂僭号作也）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天命不改則周室入一国為春秋天命有歸則晉宋魏周隋入天下為元經文離上文）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一珠其志也）子曰斯謂皇之不極（云推義至而皇極以董常推此意以為義大推小則正以義故或義小拼大則過乎權故執小妨大是大之不中也故必執大弃小是謂大中）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楊帝開河役之衆皆名聞河運糧於遼）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先師謂孔子也）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孔子尚極此說於小定礼樂時極周道而已）

（子敢暫捨哉）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公典礼与天命齊其長久故曰敵也）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抗李也春秋李周王正朔而書魯以魯史者以周礼尽在魯故也）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元經李帝況以得中国者為正朔蓋天命帰中国也）張玄素問禮（史傳未見）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上問事台礼則道在其中）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窮之而成名者況躬親哉（切謂非己有也假以節而行之尚得成名況玄素有心於克己哉）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又假而不帰焉知其非有也）乎為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若湯武之兵伐桀紂孟子之辯排楊墨皆不得已也）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若顏回不言如愚知時之不可為也老子云善戰者不陣時可不為也）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

（賁董常聞知時也）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為讒則讒佞得進矣言所動静）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謂董常（吉）難思解（去聲）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矣（如天不息者）蓋有焉我未之見也（以為難為尚）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年天也兵人也）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黃公侯生未見）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修己以及天下之務也）玄齡曰如主何（再問正主之說）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蕭何知其主不可以正也而私營物產張良亦私自保赤松子遊皆病也）噫非子所及姑守爾

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言隋主不可正）江都有變（楊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弑逆）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道謂先王典礼）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禮樂興）斯已矣（能斯辨不能者）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平亂富民和以礼樂自江都有變至武德二年庚辰唐高祖武德二年也平之十年至太宗正觀三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正觀十二年房玄齡且奏太平又和之終正觀二十三年太宗崩礼楽已和未大成尔）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偷薄也）妾媵無數教人以亂（言弃古礼是婬無數者之罪也）且貴賤有等（妻妾陪媵各有等降之數）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國風正夫婦以正反王化之本也）子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門人編之）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理則言對非務其辯也）房玄齡請習十二策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適於時非經久之策）

(時參掌朝政唯諾取容而已煬帝遇弒世基見害)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小雅詩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首章云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言世基必罪死)世基聞之曰吾特游繒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若董問之則對不爾則自述其道待時而行)竊比我於仲舒(董仲舒漢武帝時對賢良策後為公孫弘所抑退從以著書為業)子曰吾不仕故成業(所成述業)不動故無悔(悔生乎動)不廣求故得(得足)不雜學故明(明道)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蠹也忿憾者仁之螣也纖悋者義之蠹也(皆自內害其所營)(物雖元經乃斷從曾子之重類故交)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天命未改於晉則元經斷之於晉南天命有歸於中國則元經斷之於後魏言此皆天下所蘊非我能至也)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之

謂竇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言孔子數言禮有次序)竇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難亦謂此次序)子述婚禮(述在禮論)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續補亡也)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輕古禮阿時俗是諂也)姑存之可也(續而存之備時而行)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盥而不薦可以盡神之典)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宰資才則不肖者遠矣)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哀之不能退之也)如是寡怨(不退之故不肖者不怨)猶懼不免(不免怨害)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詩小宛篇注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子讀說苑(劉向撰三十卷)曰可以輔教矣(謂其禮樂可左古教化)子之韓城(韓城縣馮翊有)自龍門關先濟(龍門漢皮氏縣後魏改龍門)

(□屬絳州河中有縣)賈瓊程元後(從行在後)關吏仇璋(字伯□)止之曰先濟者為誰(問之)吾視其顏頽如也重而不亢(顏重之貌)目燦如也澈而不瞬(澈清也瞬目動)口敦如也嚴而不張(敦厚也嚴深也)鳳頸龜背鬚垂至腹參如也(參參然盛貌)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言此數者皆異常人)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鞠躬謂卑俯守默謂不應)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

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關子明霍汲皆隱於樵漁)吾將退而求諸野矣(野謂漁樵近也)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心易機易)吾願見偽靜詐儉者(矯情時譽偽靜詐儉者)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迎之也)吾不入其門矣(或情飢大臣不勸善而節義亂)子聞之曰強哉矯也(明而毅故曰強矯)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不責人以必諾)無財怨(不以財使人怨)無專利(利必先人)無苟說(所說必以道)無伐善(不自矜伐)無棄人(片善亦取)無畜憾(不念舊惡)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裳裳者華篇言似其祖)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擇可交則與交)

中說卷第九

立命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命也是命者因人而驗天有情於人而命之者也故君子畏之孔子畏天命者蓋畏人事不修而違天也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易曰其受命如響故歸之於天聖人无不應无不當與天合德故立命則配天命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易彖引以明命因人性而稱也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書大禹謨云也惠順也迪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之詩也戢聚難懼也那多也言不聚法不戒懼則福多矣彼交匪敖即福亦就求之也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自取福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明徵能自取多福則顯上文其稱人事也子曰誠哉惟人所召召亦取也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何獨死生言命而富貴則言天乎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凡未死則出入皆云命合生也已死矣則出入皆云命不生也未富貴則出入皆云命合貧賤也既富貴則出入皆云命不貧賤是死生富貴皆人先自召之在前而後散而言命是在後也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未若奚也言我莫如之何所欲故世不可自取理矣夫寧求福退藏而已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若周公之佐武王仲尼之求為東周皆自作元命終獲多福此作命之大者程元曰敬佩玉音服之無斁服行也斁厭也文中子曰度德而師度己不如則師之易子而教易互也今亡矣亡無也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以己之道安人之國不以己身是大臣矣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受先君之顧命作後王之輔未明不盡己之心不尚其位非其臣矣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月日久不違是仁人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上文謂常也皆有慮為亦三月之義爾無苟羨焉顏回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彼顏回大賢舜此故常亦不羨顏回但當慮而行之自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言仁之也非不可為但當精微仁性則一也常也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慮即道也思即睿焉能不違不違三月不違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年二十師玄曰吁其躬達也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焉夫子謂文中子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孝逸謂未嘗服人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年在德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語曰當仁不讓於師此謂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左傳曰年均擇賢是則賢德爲上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鯉趨而過庭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子謂文中子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志在斷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德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事以制法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理至於命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言孔子不教四經者待其具而後教之也亦此姚義言之也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此亦小學之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凡教人量其志行因材而及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不變則不適中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不節則蕩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

乎可以立制事先制不求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性以天道合為元命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志未定於驟而語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德未合驟而語書則狎法狎法謂文也驟而語易則玩神不知其則以神為戲玩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宗即統言六經也列之以次次謂先詩孔而後次之四經也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已近謂近取諸身也物遠謂遠取諸物也斷物和行制法務理是也曾其深乎曾其深乎曾信也信乎孔子先詩孔其教深與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得六經之深故能言此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有亮少識必有大發之過有才少德必有大成之過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治亂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革之異焉乘之謂舜乘堯之類革之謂湯革夏之類是也窮達時也關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天下者也君天下得君子之道則時舛得小人之道則時塞有行

之者有遇之者窮達皆由時然有行非其道而自窮於時者有雖行得道而遇時不明者時則一而行之遇之異焉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作謂自作孽自求多福皆由人作之者也偶謂衆人偶貴害人偶禍皆偶然者也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往來循環數有苛溺人不能也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治船伐盡麓盧谷反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掌於山麓之官何辭對帝或問續經辭叔姚義告子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對之以道賢者以當愚者非耶吾獨奈之何愚者不知道不可論因賦黍離之卒章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入謂門人曰五交之而勇劉峻亦知言哉孝標論曰推效五交是生三衅許偵反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乎子曰讓矣非必忠也善讓歸於君而已過歸於己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為

政而何有未有過此得為政之要者如晦出謂竇威曰讜人容其許雖太許必容佞人杜其漸漸尚不可況深乎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政矣容一許直示賞百善之門絕一佞將示罰衆惡之柄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續書帝制公命推漢有之不及魏黃初魏文帝初即位年號志事不及太熙續書君志日事至晉太康而止矣不及惠帝太熙惠帝年號褒貶不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仁壽仁壽四年煬帝弒立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大業煬帝年號事不忍言安所褒貶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歉歲歉則仁者隱惻蓄藥方義生於豐豐盈則義者制宜故富而教之斯易也以由豆則歉以為易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解上文富是以至治之代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者之服必章明曰五章人謂三皇時

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群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標枝上下也標方小反野鹿自然分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漓朴散其可歸乎歸復也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人存則道行言亦不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陂彼義反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由上之所化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解上文弘道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為哉若言經籍不能復古何為盡論耶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云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當為決淳朴之辭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

未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路分二曰歧性感物而動曰情言情之惑性如歧之惑路也能制者少矣）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直方性也不習謂不疑惑）賈瓊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近庶幾也）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恐門人輕威而重常故答以不知）子曰大雅或幾於道蓋隱者也（謂大雅或幾隱處中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幾道則默默必應也）或問陶元亮（潛字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潛作歸去來辭）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潛作五柳以自況閉關注見上）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若舜不然而慕是也）忘大樂者必有餘樂（若顏回不改其樂是也）天之道也（性與天道相合故能如此）子曰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都居也）而三才備矣氣為鬼其天乎識為神其人乎（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者精氣之變也故曰氣為鬼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識則不能神故曰識為神）吾得之理性焉（窮理盡性所以行變化通鬼神）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公曰予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故止問周公）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心謂天理）故悉本於天（悉盡也盡我於天理也孟子盡心章義同）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此宗祀大神也）近則求諸己也（己謂人倫）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反己復性）卒歸之人（於父與子性人人一同）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食禮接焉（此大禘人鬼也）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盥潔也貴敬也盥古緩反）薛收曰敢問地祇（既問天神人鬼次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祇字亦作示旁作民）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骨肉屬土）故以祭禮接焉（此既薛則祭于地下也）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蘊者精奧之稱）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識不止形而已）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中故因三才之蘊始學易）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時謗）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曰七十子之服仲尼中心悅而誠服也）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此其次也）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並當世尚力不知義者）子曰大熙之後六子所存者號爾（晉惠帝）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北之矣此元經何以不興乎（詩亡則春秋作）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營營勤也）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不知其正）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二伯）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孔子叔向）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孟）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董仲舒君家推災異）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濫謂不尚于棄道）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蟠屈）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孟子繼孔子其適時一也）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衿篇刺亂世學校不修也嗣音謂繼續也）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乃玄齡言之非止身而已繼時之道當遠大）

九卷終

中說卷第十

關朗篇　　阮逸註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見亡魏之）魏之不振有由哉（國不振由賢人不用）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時陽…）（中國失道情可知）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因謂古詩乃…）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情不亡詩不廢）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職詩謂…官不明…）姚義困於窶（窶貧）房玄齡曰傷哉窶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為人請猶以為捨讓也（古冉子為公西赤之…）況為己乎（毋請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非冉子弃…也）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不察其本則…言若…）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叔父…太宗…為諫議…）通何德以之哉（…）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況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魏徵問議事以制子曰何如子曰為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周我必也無訟乎（…）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隋文…）

（…）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傷禮樂則述章志（…）正曆數則斷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國而正皇始（…）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年二十成人始封之…）知治而受職（…）古之道也（…）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眾目張弛一機萬事隳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為人臣況君乎（君更須知道）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苟道也（秦廢井田開阡陌…）雖舜禹不能理矣（…）子曰政猛寧若恩（…）法速寧若緩（緩寬）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裴晞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閟其心可

故小人憾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大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大原府君曰天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俟來哲此並當其時有其言以傷河汾之教為長孫無忌所抑房魏等不能振之也

叙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為首古先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燮理為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既燮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易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以關朗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杜淹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潔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為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略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彦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為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為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彦曰同州府君彦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王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為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來地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乎

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以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有四方之志盖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墻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慇懃古人之心乎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

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士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堦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頴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為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為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為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為十卷元經五十

篇列爲十五卷賛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
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嘗
離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
又以書授于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
福畤

録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太唐龍飛宇内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時後進
君子鮮克知之貞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
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
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
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

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于時有不平之色文
中子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貞觀之始諸賢
皆亡而徵也房李溫杜獲攀龍鱗朝廷大議未嘗
不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蕃邸及當宸
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
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
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濬哲至於聞義則
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
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讃揚帝德上曰止引
羣公内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遽
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爲當卿等悉心以

對不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爲房杜所
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礼既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
其説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礼公旦
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頽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
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
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
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悦翌日
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礼眞聖作也
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
爲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
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

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誠朕所
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爲將來所笑公等
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
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礼壞樂
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朕
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
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
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任功臣獲全肅宗重
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
三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礼樂度數徐
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晩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

所以遑遑也卿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等並慙懼再拜
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
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
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
肱不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
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時正觀
二十年九月記

東皋子答陳尚書書　王　福時　撰

東皋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
于東皋自號東皋子正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爲監察御
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
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illegible]
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
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
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作書遺[illegible]季父深言
勤懇季父答書其略曰亡兄昔與諸公遊其言皇王之
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
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
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啓之徵也
儻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
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
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
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
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爲多
言見窮乎抑天實未啓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
一言以裨于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皋醉醒自適
而已然念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
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僕何
爲哉願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既去餘
在福郊丙采其意幸甚幸甚

錄關子明事

關朗[illegible]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筭
浮沈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
書署朗爲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
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張
彛郭祚嘗言之朕以卜筭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
道微言深殆非彛祚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寄
發明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爲本飾之以刑政禮樂
帝嘉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
占筭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干成湯今子明
假占筭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
且與卿就成筮論既而頻[illegible]會帝有烏
丸之役勑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
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illegible]

粲之死則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微臣所生至宋大明二年也既北遊河東人莫之知惟盧陽烏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爲秘書郎遷給事黃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容閑宴多所奏議帝虛心納之遷都雒邑進用王肅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關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曰嘉謀長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穆公與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洛踰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闋（闋苦穴反）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爲決之何如子明曰占算幽微多則有惑請命蓍卦以百年爲斷府君曰諾於是揲蓍布卦遇夬之革 ䷪（兌上乾下） ䷰（兌上離下） 捨蓍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二再傳爾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也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參伐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

我除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請刻其歲朗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朗曰不戰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後如何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府君曰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亂者未可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剽（剽匹妙反）西北之俗其興也勃又況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南運曆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卒倉沒反）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己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亢而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謂亡也夫明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黃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

甲子甚賤王者合平用之則王道振矣不用洙泗之教濟
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晉之郊乎昔殷後不王
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斯人生晉矣夫生於周者周公
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
然府君曰厥後何如朗曰自卯申至甲子正百年矣過
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一端朗曰何謂也
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
未可量也是非一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
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
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
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筭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

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眾明君寡
堯舜繼禪（禪時戰反）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
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
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
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
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
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
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
一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
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准繩陰陽恢皇綱立人
極脩策迴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筭成敗於無兆

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
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
之典禮稽之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
或有已盛而衰或有過筭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
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
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筭餘年者非先王之
功即相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筴（初革反）
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筴告未來之
事遞（大計反）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謀朗曰人
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

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奔馭哲童
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數不延乎八百秦法既
立宗祧（他彫反）能踰乎二世嘻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府
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用勢
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將百代無隱考龜筴而研其慮
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蹶（居衛反）然驚起
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盖王氏易道宗於朗焉其後
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
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
及周齊分霸卒并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如其言
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

安康獻公老于家謂銅川府君曰関生殆聖人矣其言未來若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朔者一載銅獻公筮之曰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九年己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文中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為矣遂退居汾陽續詩書論礼楽江都失守文中寢疾歎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呼此関先生所言皆驗也

王氏家書雜録

王　福時　撰

大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正觀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厥師訓施于王道遂求其書于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為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杜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凝天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蓋薛収姚義綴而名曰中説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六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凝以喪乱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説一百餘紙大底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絶蹇滅未能詮次會仲父黜為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緒録焉礼論樂論各亡其五篇續詩續書各亡小序推六經讀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為六部號曰王氏六經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後不達于茲也乃召諸子而授焉正觀十六年余二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略嗚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為洛州録事又以中説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説之為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為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諜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目六經中説于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文中子之所為者其天乎年序寖遠朝廷事異同志淪殂帝閽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為素業云尔時正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中説卷第十

五子纂圖互註四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龔士卨編士卨爵里無考前有自序題景定改元葢理宗時人又有三私印一曰龔氏一曰子質一曰石廬子葢其字與號也是書於老子用河上公註凡二卷於莊子用郭象註附以陸德明音義凡十卷於荀子用楊倞註凡十卷於揚子法言用李軌柳宗元宋咸吳秘司馬光五家註凡十卷於文中子中說用阮逸註凡十卷每種前各有圖而於原註之中增以互註多引五經四書及諸子習見之語未能有所發明其於文中子則並無互註體例殊未畫一至老子之首列三圖一曰混元三寳一曰初眞內觀靜令一曰金丹莊子之首惟列周子太極圖荀子之首列三圖一曰欹器一曰天子大路一曰龍旂九斿揚子之首列二圖一曰渾儀一曰五聲十二律文中子之首列二圖一曰世系一曰年表無一足資考證者而莊子因大宗師篇有太極二字遂附會以周子之圖尤爲無理核其紙色板式乃宋末建陽麻沙本葢無知書賈苟且射利者所爲因其宋人舊刻姑存其目以備考耳

六詔紀聞二卷

〔明〕彭汝寔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六詔記聞二卷》提要

逸使寔曰世有欲稔聞而未遂聞者世固樂聞之亦有未之前聞而駭然聞者亦世所欲聞也乃今得從兵憲俞子文峯聞所樂聞於六詔載平之日是用紀之以詔我蜀人德公之私且以志興雖與酉陽雜俎同行亦可也夫麗江迤西邛筰迤南皆古六詔之地諸番六苑相攙交處逐群爲穴如犬豕然居無寧歲舊矣以致內壓廟謨外迤潘憲日有震隣之憂滇蜀士馬寧有貼席時哉嘉靖乙未春我文峯子憲借月坡朱伯黃子崧臺憲僉辛子奉命撫處不煩寸兵開以誠信卒能羅拜諸酋於幕下各得其隱而爲之平焉因其刻木結繩之俗剖分符璽各還所侵奪腴緑塞西南凱旋矣四方聞者莫不嗟異況吾輩厭然如蠹不知于宣干襄爲誰之賜哉麗永之平固亦目擊耳聞喜談而樂道者也諸君自乙未來各有聲詩彙而成帙爰有方海山人者命曹將軍元索卷一軸樂斡箕頭如世所傳紫姑故事按韻和之大題其端曰南荒振玉詩亦清新迭宕真無烟火語如鶯囀喬木老燕

挽落花悲月扇初生握風簾始下鈎日月東西成塵蟻人生南北任飄蓬縞帶飛時龍舞甲園茶燒處鶴辭烟一氣爐晴入燒痕苦吟人在白雲村之句皆迅筆附荅不少留滯吁亦異哉山人自稱爲宋狀元要之蜀山如青城邛萊岷峨諸勝多列仙異人蹤跡山人字體遒亜不類蘇黄視晉人亦遠詩裁頗類晩唐人賦物語謂宋狀元或未然而其才美掄魁何足多哉其託名曰魁魁固鬼之精而三宿所臨亦文章之傑故山人所發多談文論學評書作畫不及人間禍

福語固有可稱也其姓曰何豈抑所謂烏有先生無名公意耶紀之將與窮理君子商之耳然其溟漠之地雅重兵公者似欲代蜀人言則又不可不紀也況所詠勤功燕然吉甫聲華諭什山人必早見而預頌耳無亦效世俗相諛乎哉遂並兩省公移山人和卷刻之嘉之九峯書院

云嘉靖乙未季秋九日

賜進士第南吏科給事中漢嘉彭汝寔拜書

會勘夷情前卷（金聲玉振集）　邊防

四川雲南布按二司　分守金滄道左叅政黃　整飭建昌兵備副使俞　帶管瀾滄兵備僉事辛　為撫處夷情事照得四川塩井衛左前二所與雲南麗永二府節年互爭村寨搆兵讐殺釀成邊患慘不可言彼此架捏情詞屢經奏擾備行兩省委官經年撫斷執迷不服勞費兵糧不可勝計近該各道親詣適中地方會同四川都指揮李　雲南都指揮樊　督併委官知州趙德宏吳曾等撫拘土官剌馬仁阿查應襲土

舍阿和通把白兒剌和奸等到官備將節年文卷圖誌詳加查審其各該村寨應退還者責令退還應拆毁者責令拆毁及將各奏事情逐一公斷寫立合同文約四紙用建昌瀾滄各兵備道印信鈐蓋給發各夷收照并將有罪人犯具招呈詳外查得正統元年弘治九年二次斷案莅明其原給畫圖貼影追出查對各家俱有洗改以圖混爭蓋由先前給與畫圖填註村寨有青白紅三色分別亦明但夷性變詐無常且紙上顏色易於改洗若再仍前給圖執照難免奸

[illegible]為此令將斷過前項事件并各原管村寨地方及今新增改正者照欵開坐刊刻成書呈送撫按二臺并布按二司守巡等道備照仍編給行都司麗永二府塩井等六衛及各土官水公剌馬仁阿查阿和通把人等收照永為遵守庶免改洮混爭之弊而邊患亦可少息矣須至冊者

計開

一斷過合同

立合同地方剌馬仁係四川塩井衛左所土官千戶嘉靖七等年內有雲南麗永二府土官舍不公阿和與本所互相奏訐節經二省委官撫勘未結至今嘉靖十四年正月內蒙二省三司各道公同先後各該委官親臨地方蒙將各奏村寨分斷明白各家情願退領管業不致異詞除將分撥村寨并各項事情開列于後各家自今已往永遠不許爭兢及互相讐殺倘有不行遵守聽守法之家將此合同告官查照斷撥項下治以重罪仍罰白米五千石運赴口外邊倉上納恐後無憑立此合同為照

一荅苴寨左所退還永寧府管業該府情願出房價白犢七百隻與塩井衛左所剌馬仁收領

一納古魯村照案斷給永寧府管業於本川內挨僕剌山根下水窪讓路一條橫闊二丈自魯普尾村起直抵你卜歌山亞口以通左前二所往來前所村寨

一魯普尾村與僕剌山相連今斷與左所剌馬仁管業

一六尾水寨原在瀘沽湖中但與左所村寨相連今斷與剌馬仁管業

一列烏水寨原在瀘沽湖中該永寧府管業但先年剌馬非曾蓋寨房在上今斷還永寧府仍令該府出備白犢六十隻給剌馬仁收領以作先年房價

一比呂呂寨原係永寧府地方先被剌馬仁占修嘉靖二年委官斷折不許修立後該府又復修寨今查照原案斷令折毀不許重修

一魯枯捨可新舊一村查照先年卷案斷給

永寧府管業二家相連田地彼此各有相
攙俱照舊耕種管業
一魯枯水寨勒革水寨比衣上下二村落書
村落水村卜烏尾寨的約村節波上下三
村呼節村俱照原案聽從永寧府照舊管
業
一尼則村谷苴水寨哭盧村俱係刺馬仁原
占斷令退還永寧府管業斷退之後限五
日內左所刺馬仁即將守村人役掣回聽
從永寧府阿和令人住守如違問擬恃強

變亂成法削奪官職重罪
一香羅長官司管下水里尾寨婆羅尾寨革
普尾寨子卜村尾祖尾寨古剥寨西沙尾
寨谷節尾寨捨筆尾寨窩登村尼馬都村
尾魯之長官司管下卜兀尾寨的約村捨
尾村那刺寨刺昔村摽摽村都密村刺卜
村刺卜捨尾村多力村伯伯村察部不借
村刺次和長官司管下賈切杜杜墨村挖
尾尾寨六挖村矣樓寨波羅村啞節村章尼
寨歇尼村只羅寨豈卜寨以上三十四村

寨楊賢執稱左所刺馬仁占白兒刺執稱
無占責令白兒刺寫立不致暗占結狀
一刺馬仁妻阿氏先於嘉靖十三年四月內
永寧府送還刺馬仁完聚
一刺馬仁男刺馬恩女阿些於嘉靖十四年
正月初二日該雲南分守兵備道行令永
寧府追出關送四川建昌兵備道轉給刺
馬仁收領明白
一木公阿和刺馬仁等各奏殺人命仍查照
嘉靖十三年六月內各家和講合同內各

抵對勿論外
計錯落七字又塗三字俱用印鈐蓋餘
外並無洗補
嘉靖十四年正月十六日立合同土官正千
戶刺馬仁畫同應襲男刺馬恩畫把事白
兒刺畫八刺麻佐畫王竹佐畫白友義畫
几各拍畫千刺初畫補卜窩畫哈思白佐
畫屋華畫代書把事白友義親筆合同爲
照　右給付永寧府土舍阿和收照
建昌兵備道用印八顆半

瀾滄兵備道用印半顆
立合同地方官舍阿查同男阿他係四川行都
司塩井衛前所土官舍嘉靖七等年内有雲南
土舍阿和互相奏訐節經二省委官撫勘未結
至嘉靖十四年正月内蒙二省三司各道公同
先後各該委官親臨地方將各奏村寨分斷明
白各家情願退領管業不致異詞除將分撥村
寨并各項事情開列于後各家自今已往永遠
不許爭競及互相讐殺倘有不行遵守聽守法
之家將此合同告官查照斷撥項下治以重罪

仍罰白米五千石運赴口外邊倉上納恐後無
憑立此合同為照
一好足瓦寨克可村阿汝能村以上三村寨
審係永寧府占今斷退還前所阿查管業
斷退之後限五日内永寧府即將原守寨
人役掣回聽從前所阿查令人住守如違
問擬恃強變亂削奪官職重罪
一我苔村烏求村阿伯村都羅村阿牛寨托
補村折普瓦寨恭都村以上八村寨阿查
執稱永寧府占楊賢執稱無占責令楊賢

寫立不致暗占結狀
一攙安村樹羅村列烏瓦村亦初村結得村
折石瓦寨窩羅村亦雞村漢羅村火索村
烏鄉村列麥瓦寨澗各禄寺補節村箏鴻
村瓦垛村朶力村夜葉姑村土作村瓦邪
姑村讓谷村列義初村窩羅之西番尾以
瀉村以上二十四村寨阿查執稱麗江府
占和好執稱無占責令和好寫立不致暗
占結狀
一麥得村苔邪村捨瓦寨禄如尾寨由瓦寨

折尾寨都厂瓦寨以上七村寨阿查執稱
刺馬仁占白兒刺執稱係刺馬仁管下西
番占今責令刺馬仁令西番退還阿查管
業
一窩尾村亮苔村苔凹寨以上三村寨阿查
見管
一八瓦寨原係前所地方麗永二府不該平
毀又於隣近一山起立波兒瓦寨但前寨
係是荒山既已建立成工難以折毀今斷
令麗永二府出備原平毀八瓦寨房工價

白犢一百二十隻給發阿查收領聽從修
蓋八瓦寨其八瓦寨原管地土至波兒瓦
寨山脚下原管地土俱聽阿查照界管業
永寧府不得越界侵占經斷之後如二府
指以村寨相近恃強侵奪阻塞出入查照
變亂成法削奪官職事例重治及差官就
將波兒瓦寨道行折毀
一窩石寨獨力麻寨原係各家經行香羅等
處路口先經委官斷令拆卸俱不許重修
令永寧府仍復建立查耶原案斷令折毀

以通各家往來
一原奏內羈留阿查先於嘉靖十一年十一
月內該委官都指揮李差人於阿牛寨拘
回該備聽候
一阿查妻木氏先該四川建昌兵備道議將
木氏另行改嫁行令鹽井衛呂選婚配今
審阿查願與木氏完娶斷令麗水二府將
木氏并女買阿眉送與阿查照舊完娶
計塗抹一字改三字俱印盖外並無洗
補

嘉靖十四年正月十八日立合同上官千戶阿
查書同應襲男阿他書把事羊麻足書玉竹佐
書白兒刺書四川按察司整飭建昌兵備副使
俞押四川都司都指揮僉事李押雲南布政司
分守金滄道左參政黃押雲南按察司分巡安
普帶管瀾滄兵備僉事辛押雲南都司都指揮
僉事樊押四川委官知州趙德宏書指揮李雄
書指揮毛服書指揮董治書雲南委官知州吳
曾書指揮陳簡書指揮李昆書指揮李時書土
官知州阿鑾書合同為照

建昌兵備道用印五顆半印
瀾滄兵備道用印半顆
一永寧府管下村寨一百三十一處
六得寨　些長乍村　魯枯水寨　阿納瓦寨
四瓦墨村　谷朶村　若祖瓦寨　阿羅村
諸得寨　節婆下村　厄度奴村　勒鄧瓦寨
刺莧瓦寨　遮瓦寨　賞谷姑寨　刺克寨
烏祖瓦寨　扨羅寨　把丘寨　果羅寨
次羅瓦寨　必溪木　老不羅村　把袞村
普救寨　八瓦村　葦底瓦寨　捉羅寨

足瓦寨　賈習村　蔡德村　治須村
節吾寨　白羅寨　意得寨　阿舊村
瓦都村　藍拍寨　普都寨　剌得物村
剌曲村　剌羅寨　尖任寨　厄牙村
華剌瓦寨　尅沙瓦村　阿黒瓦村　葛長寫
里伯寨　合得寨　剌克瓦寨　哭瓦寨
古伯寨　剌羅村　斡如寨　華孝的寨
苦祖寨　普答寨　左烏寨　不旬寨
木些瓦寨　阿杓瓦寨　娼矗瓦寨　寫卜寨
牙牙村　若谷瓦寨　掩的村　阿花村

阿那瓦寨　結着村　厄馬都村　捨光瓦寨
窩登村　婆羅瓦寨　木里瓦寨　吝節瓦寨
子卜村　西沙瓦寨　古剥寨　瓦祖瓦寨
香羅長寫　華普瓦寨　的約村　巫畓長寫
標標村　剌不捨瓦寨　剌不村　那剌寨
伯伯村　多力村　六捏村　察登不借村
波羅村　賈切村　契私長寫　杜照村
捏瓦寨　啞節村　歇厄村　只羅寨
矣樓寨　魯枯捨哥村　毋月瓦寨　都密村
剌普村　落水村　落書村　納崙村

卜羅村　賈卜村　鐸哥寨　密若寨
勸華水寨　矣得寨　呼節寨　哭朶寨
剌瓦村　華瓦寨　卜住寨　章厄寨
杵衣寨　谷普村　華枯寨　厄則瓦寨
答苴水寨　答苴寨　尖瓦寨　捨瓦村
哭盧村　鴛水寨　波兒瓦寨

一鹽井衛左所土官剌馬仁管下村寨五十三處

着落地　哭伯村　束瓦村　白耳寨
臥羅村　哭卜瓦村　竹瓦村　瓦烏村

瓦來村　華祖村　務波寨　自可寨
華撒村　莽瓦村　剌烏瓦寨　骨得村
瓦烏寨　千能村　節里村　剌肉瓦村
四不烏村　剌兒瓦村　雞月瓦村　目枯瓦村
列節哥村　八苦村　肉苴瓦村　扒麥瓦村
合元瓦寨　剌可瓦寨　掘卜村　卦華村
石瓦寨　木剌村　着蘇寫村　却瓦村
普婆瓦寨　耳姑村　毋落村　月帖村
脱西姑村　剌烏村　剌茲瓦寨　多陽寨
可捉村　約普村　納拍村　白鹽井

黒塩井　剌滅瓦寨　納巳河村　亢永寨
魚普瓦村
一騰井衛前所[illegible]管下村寨四十七處
阿牛寨　亮答村　禄瓦寨　答瓦寨
阿伯村　烏求寨　我答村　折普瓦村
潑邪瓦村　阿迷能村　克可村　好足瓦寨
火索村　漢羅村　亦雞村　委脚村
者都村　答那村　由瓦寨　八瓦寨
都卜瓦寨　捨瓦寨　都羅村　折石瓦村
結得村　亦初寨　折普寨　烈烏瓦寨

擺安村　瓦以滴村　窩羅之番　列義初村
諫谷村　瓦那姑村　土作村　夜葉姑村
朶力村　瓦扨寨　筆滴村　補節村
潤各禄寺　列麥瓦寨　八瓦寨　魯旦瓦寨
窩尾村　補烏瓦寨

嘉靖十四年二月　日刊行

六詔紀聞前終

六詔紀聞序後　金聲玉振集　邊防

南荒振玉者何方海何真人題贈蜀憲使文峯俞公也真人出宋代曷爲有茲贈也筰都之間寔真人神遊之區公如南荒凱歌反筰真人倚而和之降翰于曹將軍之第卷乃成其歌也孰唱之滇南藩臬月坡黃公憲僉崧臺辛公也胡爲乎凱歌也邛僰息爭邊徼乃謐記時事也何爭乎蜀之塩井滇之麗江永寧壤相接也故恒爭以戰恒跡于朝洪武永樂正統弘治時以四下公卿部使者議爲之處析矣處析則畏爲復

爭也羌性反覆成案固在久乃入弊嘉靖戊子以還興兵相攻擊虜劉種類以蕩揺我邊服駪我[illegible]耗我芻粟勤我士馬其毒與費莫可勝云癸巳公奉天子璽書備兵南詔甲午開府于雅冬孟入建長至後師行六七百里進補樹村而營乙未元日月坡公崧臺公至自滇咸公舊人也西羌栢葉東浙椿花喟焉興懷於是有深入不毛之章蠡茲氏類罔識公家於是有雲自古之章冐胡雪仗節萬山中於是有滿目夷山之章集諸戎布惠宣威別其村寨定之法

律刻爲籍冊守之用淵夙弊以收百餘年之績
以遺西裔百代之休椰絲鳥語異域生春懽動
兩國各賦歸矣於是有天涯握手之章有聯驄
憶昔之章楚天梁地誼契萍合舊雨新春惆悃
惜別於是有伊洛之章春仲攬轡而東高旆清
鏡顧瞻亭榭南澗先生二律在焉禮義張維信
蠻貊之邦可行也於是有憇息之章旋旆之章
應元維公以元德重望兩鎮蜀滇鴻勛茂集受
知當守震盪遠邇曩歲防禦川西北收復侵疆
塞無亭障長吟短什鏘鳴薦紳之口之役也底
績而成歌其相如論蜀之文乎晦翁謂詭藻之
詞勝言志之功隱重慨夫世之爲詩者顧茲川
以南沿邛筰上下數千里在公保釐中嘲風謔
月流連光景公弗遑爲也是歌昭志也述事也
琤如琀如璀如豈古采薇出車之什其聲有不
容已者與仙翁云振玉諒哉

嘉靖乙未七夕門生李應元謹頓首書于月心
山萬壑亭

喜文峰翁勘事

昔年奉別長沙水今歲相逢捨可村麗永湖山
分土苴憲臺風節振轅門蒼蒼樹抱天邊柱冉
冉雲廻江上尊會有雙封朝北斗便看兩省靖
西崑

松臺辛東山

川雲自古相連地萬疊雲山萬種村疆里雖云
殊尺籍供輸總是屬公門紛爭可恨腥羶類笑
虎怍傾滇海尊指日賀成秦晉約好將歲月勒
高崑

文峰俞斐

一氣噓晴入燒痕苦吟人在白雲村華夷盻限
雖岐路桃李春風總一門腥穢已消東浙水文
章偏放北恒尊捷書行見舒民望今聞應堪並
峙崐

方海山人

嶽麓青雲契金沙畫舸遊十年懷謝客萬里恭
吳鈎酒藉郵筒勸詩憐郢雪酬王孫歸馬日草
色碧江浮

松臺

伊洛淵源舊松臺蚤遡游胷襟羅列宿文彩照
瓊鈎異域懽重晤高情媿莫酬不堪分袂處雲
隱萬山浮

文峰

三川稱疊險萬里解遨遊月篘初生握風簾始
下鈎羌城天鄭重村酒債償酬分付山前樹
烟莫浪浮　方海

見雪

瑶空飛雪舞山巔客裏經春興黯然異域可旋
蘇子節郯溪虛泛戴生船湖邊細草含青色嶺
外孤雲啓碧烟滇海風流開萬斛星槎廻渡杏
花天　崧臺

四顧夷山雪滿巔春寒處處想同然天涯遊子
迷津渡江上漁翁罷釣船中立奇勳光史冊浩

然佳興逼雲烟邊隅此會良非偶行看同瞻尺
五天　文峰

突兀羣峰吐白巔玉芙蓉削自天然肮㼝踏破
乘行夜奇畫粧成載酒船縞帶飛時龍舞甲圍
茶燒處鶴辭烟巳占三白歌謠盛宜麥南荒仰
二天　方海

宿瀧藻

雙旌搖曳海天風立馬重關萬木叢絕域版圖
聯境內諸夷烟火半山中徘徊還看相隨翎翠
散誰憐不繫蓬野菜村醪成獨酌何須丙穴與

耶筒　月坡黃棋

天涯握手對春風漠漠雲烟四面蘢鳥語無端
驚慕底柳絲不覺暗堤中夷頑縱是如奔豕法
斷于今似轉蓬回首滇南無限思何時重得泛

耶筒　文峰

春逗疎簾醉午風客懷吟思幾叢叢化機自運
無言外生意都涵有象中日月東西成曆蟻人
生南北任飄蓬折衝樽俎男兒事何媿青山飲

耶筒　方海

朔雪疑寒到客邊馬蹄萬里踏雲川窮廬被髮

沾脣澤野戍荒郊起暮烟定擬解消胡虜甲不
須屯種渭濱田從容羽扇還師候醉倚東風二
月天　月坡

聯驄憶昔浣溪邊玄論聯翩若決川德量汪汪
歸叔度事功煒煒並淩烟片言析處人遵化異
類翻然各藝田兩省邊彊從此靖懽聲直上九
重天　文峯

宦途風月竟無邊一旦清明映萬川豪放掃開
千嶂霧餘暉蘸破八荒烟與頑起懦鉼金石載
酒搜詩賞玉田萍蕩乾坤隨處樂都歸胥次不

雲天

六得寨　方海

江天岑寂無書鴈節駐窮邊典獨憐簫鼓猶聞喧騰夜椒盤誰共慶新年梅花破雪傳消息甲冑生風解倒懸金馬蜘回春草緑將軍沉醉玉樓前　月坡

深入不毛驚踰月無邊懷抱有誰憐謾思青萊傳纖手忽訝桃符換舊年魚窟海中春盎盎榛翁室上意懸懸幾時脫却樊籠去戲看斑爛舞膝前　吏峯

渡瀘心事踵前賢許國肌膚弗暇憐膺狄只教平且靖居夷不假歲和年近來巢壘窮梁跳此日生民解倒懸文武才名真雅趂刻功應在燕然前　方海

不寐 舊題亭壁

長夜渾不寐愁劇轉多思狼虎縱橫地風塵慘淡時危途九折險薄命一生悲燒燭呼童子樓頭鼓尚遲　南潤楊守禮

甜息遊亭下無端獨靜思建城臨末月番地住驚時撫處功堪語艱危事可悲瀘山今對我把酒莫教遲　文峯

弛羕危俗慮觸景動幽思踈懶真如夢繁華易過時鶯隨喬木老燕挽落花悲惟有琴書趣閑庭晝晷遲

早起

早起開窓鵲亂鳴柝聲猶自遶墻行調生漫擬三千歲策馬輕來萬里城撫景不堪愁上眼迎寒全仗酒爲兵江湖廊廟誰知巳紅日白雲總是情　南潤

旋旆繞聞百鳥鳴凱歌聲沸任徐行腥羶此日

真遵化禮義原來可作城諸葛無煩屯渭策范公胸有聾夷兵邊偶事業成非偶寄語邛人好用情　文峯

鏘鏘載道玉金鳴聲拂旌旗爲送行病草芬芳回大塊膏風駘蕩布戎城棄繻巳壯三軍氣借冦無慚萬竈兵吉甫聲華今再見詩人名與並宣情　方海

煌煌憲節迢迢路深入何妨異類村細柳霜威肅海徼春山月色照轅門汝彊案斷南荒靖封事傳將北斗尊裴績定宣天子詔玉聲巍得振

金峴

詔我借公食多君獨遠遊痴雲淨墅嶂新月上簾鈎杯酒籌無算忠真願已酬年來心不夜猶自畏名浮

六詔山飛玉壘巔海天客思正悠然孤征不減吟風興不丈空懷此夜船萬竈貔貅明號令三川斥堠息烽烟薦書推俊昭奇績指見台星轉一天

嶮巇鳥道馬嘶風誰道重關百二叢寶劍氣橫霄漢外千金人到白雲中洞庭八日人驚捷盍并諸夷膽落蓬明月清風歸客擔山花熏雨費詩筒

建昌遼邈蜀窮邊誰領春回綠滿川茫老襟期看海月少陵筆草掃雲烟斑爛目斷雲歸岫撫治心如穀種田愧我殘車淹歲月一官有伏得同天

古云忠信行蠻貊今日憂勤肯自憐荅茸新聞王者化遐陬爭問相公年華夷一統山河壯勲業千年日月懸一代明良應有象阿衡誰道獨專前

分符移歲月尸素愧遐思浪跡原無我瀘江渡有時墅花嫌景瘦猿鶴爲誰悲極目皇州遠踟躕獨爾遊

千山紅葉盤秋鶚雲擁人龍屬遠行左袵頻教醒醉眼邊偶從此見長城極知王者原無戰誰謂書生未緒兵仰止芳蹤忠烈在百年重見古人情

南池李瑜

六詔紀聞後卷

嘉靖庚戌菊月吉日重刻于嘉趣堂

書兩省會勘夷情錄後

世挺入蜀習聞南夷相角流毒日深奏牘山立天子下兩省撫巡臺議承檄而往勘者數矣率未之解爭甲午歲晚我憲府文峯俞公以職事深入逾月乃底定厲以法律爲是籍世守之蓋千載之績也狀上撫臺方塘潘公廵臺和峯鄒公具疏以聞俞賚之典且將下焉世挺曩讀會勘錄已竊嘆曰析大疑集大務非我公深哲雄斷詎能為厲功於一時哉邇入雅獲披海仙南荒振玉卷覽李子叙誦藩臬公諸什益悉公勘事之詳謂茲卷宜屬諸錄後因附而梓之且以爲邊吏告焉

嘉靖乙未秋八月下澣廣東南雄府同知前屬吏邛州知州安成朱世挺謹拜手跋

六詔記聞二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上卷曰會勘夷情錄乃嘉靖十四年建昌道兵備副使俞夔處置四川鹽井衛土千戶與雲南麗永二府土舍爭界事公移案牘下卷曰南荒振玉乃乩仙方海何眞人與夔等唱和之詩南京吏科給事中彭汝嘉合刻傳之夔門人李應元爲之序二卷一記邊防一談神怪殊爲不倫殆於無類可歸姑隸之雜編附存其目夔建德人正德丁丑進士汝嘉嘉定州人正德辛巳進士

木鐘臺集初集十種十卷再集十種十一卷雜集十種十卷(一)

〔明〕唐樞撰

私藏明嘉靖萬曆間刻本

木鐘臺集

禮元剩語敘

先正云聖賢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予深佩服斯語然觀近日高人達士著書立言語臻玄妙由其擺脫世故而玩心高明賦稟清虛而境超頓悟天地間自少此一種道理不得如菽粟鹺蔬之切于食範金合土之切于器布帛絺組之切于服參苓朮藿之切于醫舉世人皆知之舉世人皆用之然亦有不此之藥而訪空青丹粒不此之服而製荷衣蘭珮不此之器而蓄芝

盤珊瑚不此之食而吞日精朝霞謂斯四者可獨濟衣食器藥之用予固未敢信然謂空青丹粒荷衣蘭珮芝盤珊瑚日精朝霞爲天地間所無之物者蓋亦非也予嘗即詩道而喻盛唐詩人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者上也其論理道而入妙者亦是之倫歟予嘗董晉學同寅楊子出唐翁剩語一編示予予讀之覺其詣與識徽境入圓妙不泥方體

不必[illegible][illegible]想見其人必其內性朗徹逈然王立絕塵想遠宦情斷烟火食已久而胷中豁豁無一物如藐姑射之神人然後到此宜乎楊子之尊崇之也然予夙慕聖賢切問篤行之學而于近代每以薛文清誠敬踐履爲師楊子雅服文清亦同于予而尤深重乎唐翁之語錄者其猶世人雖慕乎空青丹粒之類奇瑰通靈而自不能離乎布帛菽粟之用者耶有清虛之識趣兼之以格正之階梯則駸駸乎上智之境而透徹

之悟聖賢之學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旹

嘉靖丙辰歲夏律中黃鍾之辰鄢陵真白子陳棐書

刻禮元剩語敘

楊子刻禮元剩語成以示曹子曰曷敘諸曹子曰唐子之言至矣從亦心井井說出來前此都無人道得參得透便是存神充得盡便是過化一切伎倆藝業種種纏擾皆打貼乾淨只一真性流行常寂常照到老受用不了乃聖學一大孔竅同志君子最宜詳玩楊子曰言則至矣慮恐初學之士疑其過高而流於玄虛也曹子曰彼所謂內外八景與夫元神別名妙用皆有省戒實功然後到萬靈實際即精一戒懼法語中反覆發明無非此意要在默而識之耳又何玄虛可疑哉予愛其言之可傳僭為之敘說反之時

丙辰季夏望後紀山曹竹譔

禮元剩語

吳興唐樞著　東會楊儁賢校刊

天地從空中生故生而不有其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夫太虛者致一之道故曰不貳人亦從空中生非天地所生大哉乾之元至哉坤之元亦致一之道天地包裹其中空為萬靈聚所人氣質包裹空藏於心亦為萬靈聚所屈伸闔闢化機牽擾而其靈未嘗滅牽擾者生於有其生未嘗滅乃乾元坤元太虛之真生有其生亦生於真生初無相別要之萬靈一真一事靈則萬否靈一也有致一之靈有只靈於一事以分合為真假以存逐為空塞空則不塞不塞則萬物皆備故盡萬物而無邊際則空落一念着一物則靈為一隅所覆是以牽擾之生即其所在雖未嘗不生而終死於其生乃非所以生生故曰非真生古謂無思無為不識不知即真生之無生又謂心之官則思思者聖功之本即真生之

自然生無生者無逐物之生自然生者生虛
空之生世人之思患在離虛而逐物迷中起
悟只有轉向入身來故曰再斯可矣若逐物
之思雖極盡計量三思愈遠
盈宇宙假象假法假名假事盡感應實悟實證
實際實進元端尸物一實不變是故可以知
始及至運用作成便種種差別都成幻寓這
裏雖皆一實散見然終不可執以為據到底
有減時畢究是假借偶有惟一元誠鈌資生

道敝迷昧冥區遂將化迹芬挐所直信作着
實住處遍起隨逐終成飄蕩於是顛倒真假
錯亂賓主而滿眼繁華滾滾朝夕即與之同
生以死而不之覺其要歸總認形骸為真體
耳目口鼻四肢五内將囫聾以後作計不理
原始要終之學又何以知死生之故其有異
學膚淺量破假種亦能游戲生死但不究本
來實理終非一元真感夫感應之理外悅受
而内止這止處乃成始成終玄機命之流行

而不已也此實不變真體故以不變者爲
則隨應曲當諸假只是我一事孔子謂吾
一以貫之是一所貫滿不是一以貫萬假者
不容真假處無能着力這毫釐之差相去不
止千里直須徹底打迸
理氣無彼此無異同無偏全總是太虛影子上
之極則能生故有流行而爲氣虛之極則不
滯故有靈通而為理不滯則所以為生生則
得於有生所以為生立有生之機有生有終

匱之化然有生之機即假終匱之化而見氣
外別無尋理處漢宋諸儒俱分理氣作二種
性即理性亦即是氣故曰仁者人也形色天
性也性中無五德五德所發見處都是性氣
亦無二氣五氣只有元氣流行隨在變化這
裏有所存主便謂之德各中時措之宜便有
五者名目若在五者上覓性則非德矣非德
非性非性非理非理非氣非氣非[illegible]非人非
天人者天地之心天地有人如人腹中有心

人爲萬物首靈於理氣不容毫髮分別雖禽
獸草木誰或出此氣各有偏塞理亦即此而
在蓋理無定體可通處即是君必以能言能
行衣冠禮樂爲理即是泥於人相不曾推見
至理茍泥於人相雖天地亦喚不得作全理
雨風露雷山河大地俱不是神物若能超於
人物相外則禽獸之生化草木之榮瘁何等
聲明文物各擅通處其真論到極全大備天
地之道人猶有所憾只有人者天地之心聖

人成能知天地之化育中間純駁去處復有
丹頭可據點化有恃也
浩浩太虛無有際住處中間靈通神妙徹宇徹
宙亦不見從何處舉起向何處引着人氣質
之凝似有住際然神通在心故其氣也無涯
其有涯惟有生耳含其有生而能自主其所
爲氣總是浩浩一物所以人之身觴之即知
無尺寸之膚無不言而喻者何也非膚也然
心亦非心去應膚眞無舉起無引着中間靈
通神妙蓋徹宇徹宙而見於七尺之軀乎人
之目觸色即見人之耳觸聲即聞其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者何也非彼來投此亦非此去
就彼眞無舉起無引着中間靈通神妙蓋徹
宇徹宙而寓於一身之近乎機至則玄辨眞
照而神以故能動物動天地感鬼神乘不
閒之體而無尸本生之化初未嘗毫髮添助亦
未嘗毫髮假借界隔塵飄而分別出妄施好
惡而取舍之輾轉情機而緣因深積界觸忤

而仇覓結食愛方便而阻蓋成違使靈氣隨
於有涯若太虛真機時無流行而不息而復
不自覺以合此而他本體剛之功其業矣哉
凡就心就識就念就情就體就用就相就證就
知上可言不實可言有無性則無有無無空
實性立天下之有心空而性見相空而性現
識空而性靜念空而性定情空而性止證空
而性真知空而性明體空而性寧用空而性
行有性則無有無空實幻從生作滅由無階

幻則隨處妄有迷則隨處滯實性者得於天之生理有無空實之境物而不神舍生而就死

性無善惡心無善惡亦無有善而無惡謂性善是從偏曲上形來謂心善是從過失上規轉謂心性有善有惡是從未定之天鋪品若進擬性根心地何曾偏善偏惡何善惡具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道亦即是氣陰陽所以能繼乃相善之所在這是命之流行然非命在於善陰陽所以各成乃性真之所在這是心之流行然非心着於成性根爲天地萬物之主天地萬物有變性根不變太虛空真妙一物無聲無臭至矣在人則寄舍心中一竅是爲心地此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元機豈容着得此子纔着些子便是不能繼不能成的病根故以善惡體性即落意見以善惡觀心即落情欲情欲從性外見心意見從命外見性皆是緣物而起皆爲有倚之學非太虛

空真妙一靈光淨承受之也

天下古今不少英慧俊傑昂首軒眉弘希玄覽只未得着實腳踝趨趨步步徒作一場想像話頭現弄景相耳寔懸空學問有從文典上拈着有從事機上會着有從傳授上得着有從困頓上通着有從漸染上沿着總不外識神上影響涉獵將自身飄蕩宇宙之外因空體空忘置軀殼中舍之空古人所謂脩身踐形乃在七尺之躬了三才極理妄認浪脩執

殉家常隨處停泊只管謾天漫地倚古粘今却於化機分落種魄無干大凡有血氣皆含虛妙而翻毛性多偏塞究竟爲軀殼所限人世殊質異稟抱差別雖爲萬物至靈有丹頭可點然當下進爲亦只從腳踝發軔此是學者第一步這處躐等縱飛輪神駿之功枉費心力

人爲三才之一與天地同大合下便整頓此念纔是安身立命路頭後世既無如此清明氣

志又所交習者大家俱倒塌間有不欲自安
意思復不深作區處秖得箇小可脫俗元與
性命不相干此千百年絶事向誰問向誰說
向誰證乎孔孟沒參寥寥長世豈謂無人或窺
見全身一斑前路不得眼底遮瞞得過便自
信打透關竅張目大膽任意作爲或揮麈臯
庇演法伸辨殊不知只透得言語關或秉權
御世拯救瘡痍殊不知只透得功業關或輔
國長民脩立政刑殊不知只透得事機關或

清脩正行守死不變殊不知只透得信義關
或甘恬高隱屏息塵慮殊不知只透得廉[illegible]
關若追見天如何成覆地如何成載萬古如
何生人生物與自身如何做一般樣同來同
去同施同作同大同細這裏有一些不相似
不見能參那裏有一些不相通不見共體如
何認得打透要之見時落識感時落念做時
落事識念事諸合不乖便成自信入則無法
家佛士出則無敵國外患便認[illegible]之安資之

深又假而不歸便認自得之驗若真實搜研
如何得路通參贊大凡欲去路遠須是來路
深機源滚滚即無三落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此去遠來長之旨時出之景不離五或只別
有大關竅打透處一併統括亦不是儱侗顢
頇無的據也
自生身以來通體徹骨都是習心運用俗人有
俗人之習學者有學者之習隨古今有世習
隨四方有土習真與習化機成天作每向自

己方便中窩頓凡日用視記討論只培溉得
此習中間有新得奇悟闖越峻立總不脫此
習上發基方且自認從學術起家不亦誤哉
今學者之習盡[illegible]與[illegible]者證古聖者
拈古其新得奇悟闖越峻立不知不覺陶鑄
古人鑪范信意拈來都是骨董何不大着火
力十鍛百鍊何以煎銷夙具透露性真夫性
真元始不惟少儀胎教未及追尋直窮到[illegible]
源溫古氏已言格式淵乎其淵孔[illegible]五[illegible]

學煎銷習心至三十纔立得住不爲習使盖
直是和根拔去另換轉地面不留餘種纔是
光浄天生厥躬到這裏不容不從學問思辨
上研窮來亦不容不從學問思辨究竟自然
無處不是反身求誠亦無處不是樂取諸人
以爲善又無處不是天地萬物打成一片
寂而住則照照而全則寂真照真寂照寂互蘊
假寂擗散擗散爲昏假照揣識揣識爲擾性
靈故照性空故寂空從合來是以能生照靈

由定出是以能吞寂互無兩顧舉不重機顧
無光可回機無緣可起是謂常寂常照乃天
地之原始生人之根蒂本學習靜求明淆亂
心體中閒一習一求生添伎倆[illegible][illegible]種總
是鍛煉造化戕賊元神直待身命將盡時諸
人俱息然後悔愧無益亦有既死餘習尚爲
厲作祟良久而滅又復有少年銳業漸老消
除太虛至妙之真永久不息固未嘗無定時
只世短意長等待不及忽到覺悟時不容不

寶訣
履坦心不可便認作素位而行及到濟艱處始
知平日履坦心乃順於緣境非所以自得之
也有緣之境皆境奪我對時育萬物境自吾
寓坦時元不昧艱時亦不困即如慈幼一節
盡世人有之何以及長而衰乃知其慈爲幼
子所感童真完切命脉精神具足故慈緣境
起稍長感處欠慈隨境感矣濟艱心不可便
認作彌綸之道及到履坦處始知一時濟艱

心乃執於緣慮非所以順應之也有緣之慮
皆慮奪我安而後能慮慮自吾主艱時元下
生坦時亦不忽是以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
辭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乃知其出其辭
其蹈爲意興奮發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皆
土苴糟粕故事緣慮起非入則靈機事與慮
化矣
情不定境美惡瞥起流注苦樂百辯不能脫智
者追從性根上料理又幾不自由念慮泉湧

動而以過勝之終落強制於此不的見所來何從下手當其境之未生自以其後動之情非巳所宜有及其境之既設信無所憑識因潛發夫信淺故無憑妄隱故潛發造化元機靈顯浩浩未涉軀殼些子這處不加體驗最容易錯認及一誤永誤收拾費力乃復執迷爲明終身不見惡境彼亦烏知其非有也

心無動靜乘之以時以啓其逗而心不爲其所逗心無生滅現之以感以別其化而心不爲其所化心無屈伸按之以機以著其運而心不爲其所運心無感應寓之以形以名其通而心不爲其所通故知動之恒滅可以議禮知靜之能顯可以作樂知生之得止可以立政知滅之不忘可以明刑知屈之存身可以分田知伸之蓄德可以制祿知感之忘物可以官人知應之舍巳可以用財時非心而心不外於時命之流行而不巳陰陽之所爲立也咸非心而心不外於咸[illegible]之呈露而離過

人物之所爲具也機非心而心不外於機欲之利用以崇德生養之所爲遂也形非心而心不外於形事之假托以積成任用之所爲重也明於陰陽之立人物之具生養之遂任用之重而後明吾之心明於吾之心而天下治明乎天下之治而後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本性各各具足只被信心擔閣一返即得一主即張一現前即意流千古一對境即智周萬物若不返不主一任觀察天地博通古今口中歷歷意中了了總是傀儡在塲上迷中忽悟此意飲食時便撇㴑盌碟著衣時便扯破衿袂笑得如此容易亦被如此錯過到這裏不覺甘心拾放舊身命完復本來體段不使離拆作兩絕人所謂兩絕人自身靈光不將在自身上作用猶之拆裂身分所以肯處便是進處悟處便是到處拖泥帶水不是肯兩邊三[illegible]不是悟學文希聖

不是悟切忌自家身子替人打哄度日
事機玄局合下齊在元無界格端緒可辨一拈
兩到意轄幻剖故渾沌七日鑿而死飄輪湫
盤共會於碧虛真府本末精粗內外隱顯之
論總是說病堯舜禹相傳心法只有此裂迸
不開爲大過人處是謂精一唐虞夏諸臣僞
子之啓明共工之鳩僝工鯀之悻直不可謂
愚昧終爲聖世所棄只是不離分別病雖殳
斯伯與朱虎熊羆亦有滯着在所以成就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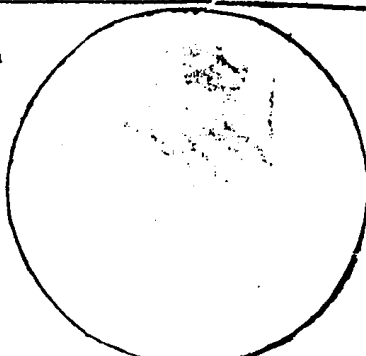
小又雖稷契夔龍夷益迹其專典精任終是
有些二不打成一片處又雖皐陶却有知安九
德名目不能超脫禹包括大圈子卒爲禹之
所吁至三代而下冥脩傑作未必盡無但已
大脫毋子不可致議宋儒知圖熙舉而反壞
於割刻遂使支離病作兩下蹉跎推此成就
反不得如三代下覇功此學寥寥千古不啻
不直下承當亦不容草草然非[illegible]真神明以
輔僻力

太一無病有二即病知二是藥二從無藥無病
而藥藥亦是病病而無藥并病不知不知之
病離遠太一雖云離遠蹉過當向雖云蹉過
其實見知其迷其悟太一常在要之迷悟在
心背否背則一明否則一二一有萬千一不
離一萬千皆一離一爲二二從一生舍體而
用逐不顧已向背之分同出此物一哉太一
是名真一知二是一二復亦是一耐病諱病
一總不炤藥來病去一總自如是以太一無

病無藥其有病藥乃人添增及其有病萬千
病一病及其有藥萬千藥一藥一藥起萬千
方一病現萬千症按症立方脩方對症症不
泥脉部方不泥藥性復歸於太一二之則不
是雖然若不的認一徒作圖繪頭想病却生
矣
至哉一之爲神也其太一而無以復加者乎一
無形故強形之以〇至於〇形無形圓成而
斷際天下之道無有出於此矣不以〇形一

則求一於無一不可以無求於是而有加損
則求一於有一不可以有求求一於有無之
外形之以○斯人道之贅長物也求一於無
有無無則非所以爲學求一於無無有無無
無之中是故斯○之所爲立也字俗作一○
之爲衡者也神之著也易簡而盡乎天下者
也從其衡爲丨邪丨爲ノ反ノ爲乀至乀而
窮然有直有折折一爲ㄱ反「爲厂轉厂爲
乚反乚爲亅至亅而窮然有仄有正正折爲

∧轉∧爲∨側∨爲<反<爲>至>而窮
然有半有並再折爲冂轉冂爲凵側凵爲匚
反匚爲コ至コ而窮然有缺有全引一而繞
合之爲口然有方有圓環其方爲○至○則
轉行無異勢一之理盡矣乎故盡○以表一
而不費於加發舉一以擬○而不患於歉耗
隨其所出之一形而不苦於偏滯合其累出
之衆形而不亂於紛賾故是皆萬自彌昭六
合生生息息於從衡衺正逆順離合曲直

圓之間不能自立豳格神道而遁神散而閉
神存而得神失而敝明者會於元化斯可以
言學

太乙元神

樞自幼名菴即此
神物歷今三十餘年未得
圓成斷際此
神物分明在心目每墮落
蹉過悔吝作輟切自咎愧
因像而演之朝夕奉禮庶
提省周旋藉以發明也謹
識

染根起欲　觸處來魔
滯藏不化　意動有感
厭妄沉息　欣真落法
頑虛說靜　太詳孜學
此內八界有一即離
尊神當時時猛省之
擠自揚己　易指品人
躁動剛益　闇闕可畏
施無含蓄　發不調停

臨交敵爭　立業專殖
此外八界有一即離
尊神當時時猛戒之
即太虛為天　即宰物為帝
即生理為性　即靈真為心
即載營為魂　即混成為玄
即和達為道　即存主為德
此八者乃
尊神別名敬而守之省誡之實

推之不見其起　引之不知其極
息之不滅其機　發之不留其迹
無一物不知　無一事不能
無人己之隔　無幽明之分
此八者乃
尊神妙用人人完具不事他求
禮元剩語全

讀禮元剩語

高少宦於朝壯伏於野今髮且種種矣傾心海内名傑願與之遊而知湖州有一菴先生者久矣寥廓興思神交若契地限南北無由一造先生之門二十餘年有懷耿耿茲僉憲小竹公以先生所著禮元剩語刻諸晉陽高得三復卒業焉乃喟然竊嘆曰大道一而已矣學一而已矣天地一元萬物一本宇宙一心吾道一貫合人己内外終始而一之者也是故爲於穆不已爲充塞無間爲流行不息爲普物無心爲普應不宰爲淵泉時出爲川流敦化爲費隱爲中和爲易簡爲良知良能爲達道達德九經之本而天地得之以清寧人物得之以變化王侯得之以爲天下貞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以來其揆一也先生於道直闡其本原故其於一之旨闡發其精蘊而昭示其骨髓如此學者於可以淺近窺耶小竹公以斯道爲己任而深得乎一之旨者故刻此以詔諸來世甚盛舉也高

亦知求一者而未之有得幸覩斯編如瞽獲相且以慰二十年仰止之心爰書此數語於末簡以識歲月云爾

嘉靖丙辰夏六月吉日寧化潘高拜書

刻禮元剩語

一菴先生以所著禮元剩語見寄賢爲之刻于晉陽或疑内多玄虚之談恐下學難入賢竊謂不然夫著書面教其體不同面教貴於因材造就須斟量其語使人人易及著書則將以俟百世而不惑故當主張斯道盡發天地不測之蘊然後可也觀於繫辭論語可徵矣先生兹書窮極一元之與天地人物打成一片而世俗沉滯之見爲之一洗苟非有深造自得之學其孰能與於此然中亦欲人着實趨步從學問思辨以加省戒之功其于下學入門最切夫復何疑先生筮仕刑曹以上疏剴直被罷林居三十年養深望重學者多出其門與先君蓋同年同志云嘉靖丙辰夏六月古壽張後學楊僎賢頓首謹書

三一測叙

三一測者一菴唐先生之微言也先生倡道爲學者宗余自勝帶知向其義誦説其文辭顧未獲躬望見先生而其門人近輯是編因枉先生之教曰今志道之士可以語上者非子孰與徵吾言哉夫余不敏先生固進之矣胡敢讓焉謹經其著譔之畧爲叙曰夫天人之學儒者難言之而孔子之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故詩書六藝於載道一也而其彝倫類切事情自日用之施始至若理性命之原終始陰陽之運極鬼神之情狀獨於易詳之何則明者通其意愚者泥其辭至道難名固不得與雅言同科而槩語之也漢揚雄氏作太元以擬易也故其言微妙難識而世儒闇其大都詆之覆瓿無所用今讀其書指義所託固已遠矣難爲淺見拘學道也漢律歷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余始未知其説所從及考之元所謂中者其贊初一昆侖旁薄幽測曰昆侖旁薄思諸貞也而後悟曰三一

之旨泄乎此矣夫氣始於子未分之初於候
至於律黃鍾於數得一天地人之理昧而未判
故稱幽焉會三於一故稱函焉三一者天地自
然之數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三三生萬物夫
自一而三先天所以先始自三而萬後天所以
遂終老子之云蓋得之易而元所祖也易觀其
深矣測者言知其情也不幾於觀之深乎三一
測後元而有作也是故上則天經下理地宜中
統人極析之三才合之一理其辭與其義精其

變旁引曲鬯詳於神化之難知以發先天之蘊
彼代施化涉事系措諸天下國家經綸之業則
具矣而未始昭示也斯不亦測之深耶故曰先
生之微言也先生平生他所著識猶多而是編
之出獨曉噫其慎已學者默而識之可也昔司
馬子長論漢以來倫文之士各以所言名家至
是非不詭于聖人有裨世教者獨楊雄劉向司
馬相如稱焉則雄之文固未可輕議而況先生
志於明道假元之義或反其辭輔元之闕不沿

其例是非純駁之歸可覈而定也有如子長復
起論列當代作者載其言附之儒林以明易教
其必信且傳於世又何疑哉又何疑哉雲間莫
如忠撰

歸安唐樞撰

冥曠之與俱以彼合則蕞耿茲之與馳以我合則援涵三無術滯三無主聯三無從夷猶覆載離朱求之而不得奇若議求之而不得窮騁反變意者或有歸圖然測之而已敢曰至乎哉因述焉以俟道槃

五氣

人之生一氣而五名之曰穀曰習曰毋曰世曰元得言乎也人生拆娩而出各肖形立骸雖同乳孳胞而辰晷所值及分向別舉頻鞠不齊乃於妊積所鍾添轉遷化自起機局此穀氣也於是而心慮所便耳目所染日漬歲移是曰習氣孔子十五志於學所以去習然習自外定其魂魄鮫髓團結包果悉緣胎娠天癸十疑萬形情感所成追擬先天於形之本已蒸然是曰毋氣昔非見本始逆出虛靈端倪而能不爲所

但流墮世切氤氳日散淳痝既漓大造元灝無不與俱變而化機紛擾摩蕩參裂神欲存而氣不易凝元巳竅而資難爲力此世氣之所爲祟也四者一逆打疊澄然真機衍濩宇宙與亭毒相貫而通而綱維在我然後謂元氣備是故變化之學有非人易言者也

命根

胎卵原始精水自天降而爻以愛通神火自地升而毋以觀翕水陰根陽陽行即變故從天火陽根陰陰凝即化故由地斯二者交非識不搆性非意不行水火和於真土其愛其觀不能以獨立是以命具而識存降本流末禪生不巳苟其識之不烱生其何有故造生攝命以爲化本凝之而爲精發之而爲神運之而爲魂定之而爲魄注之而爲意精也太陰之所爲也爲水神也太陽之所爲也爲火魂也少陽之所爲也爲木魄也少陰之所爲也爲金意也冲氣之所爲也爲土叙其行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

因意有魄因魄有精推其實精以益魄魄以益
意意以益神神以益魂魂以益精充其用精勝
神攝神勝魄攝魄勝魂攝魂勝意攝意勝精攝
執其獨态蕩廢精态逸廢魂态遺廢魄态逐廢
意态發廢神會其要識之而無不守守之至則
性靜性靜而命斯在矣輪廻情識流轉造化古
今有生之衆類其知其所自有其學焉者彼亂
是他求之豈立命之道哉

陰識

三測　三

由中陰起識由亂始發智亂自太虛生雲合內
外爲知五蘊不得而成五蘊身目鼻口耳蔽
於陰濁然而識與智復其宗焉一也故情之成
定於資生之實其所爲生必有行成之者然後
得正而伸之此推行之化乃天造自有贊之以
人力鮮不惑於所惟中陰起也夫轉識成智
竺子以爲首詮故翻其說之近似則必致瞀思
古君小之乎責愚則曰枝游辭直盡陽明勝則
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不衆而[illegible]以著聞
意析即之以動乎思也是故陽之爲明也陰之
爲濁也未始與爲兩物其以互見而察之者也
顧其勝不勝以別物欲德性從此則名此從彼
則名彼或得乎全或據其偏之不同耳坤之先
迷迷於陽也是以謂之陰乾之知始始乎陰也
是以謂之陽惟其迷則一切皆迷其後之所得
得所就之偏而已惟其知則一切皆知雖未嘗
無所被寓莫非全體之爲用也故轉而成之者
成非難而轉爲其難其成如破竹其轉如登天

三測　四

轉之之機在致其思焉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
然而力於學者復以中陰起思則不能有濟是
則轉之所以爲難也

七情

七情陽也注而緣物陽自外流而內陰滯矣雲
行雨施春舒夏假陽注而其虛不損太虛者無
所有無所有則無所雜故不損此以逐彼有緣
之情散於無本所謂無本散於其本之有物當
其生也芃芃乎其來也不能以成禦勢之有引

於前也然而本不盡泯未嘗不勃其中勢之不能勝故也于是屈伸尼進之機覩於勝道而决其爲引也輕其爲禦也重則伏於其禦其爲引也重其爲禦也輕則逞於其引故赫赫乎其有法也見勝於法然而有盜其法踰之者矣故斤斤乎其有明也見勝於明然而有撓其明掩之者矣故肅肅乎有正議也見勝於議然而有敗其議亂之者矣故天下之情如火不撲其炎燎原而不已如其禦之則憤之聚癭而怒之結疽

其故物不减頭目少焉侯勢之解隽之未盡展尢注而完之也故天下之情如水能塞其委流不能保汩汩乎源之不已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見人仰猶天之恒燠恒寒陽九百六立見不遠之復不變乎其本則然耳是故陰陽不可相離離則病豈惟獨陽而病獨陰性狃而爲識其病均然二病且互相發所從以治之藥一而已聖門立方不治病治受病之源以忘情治情以忘識治識病終不能愈况于[illegible]遏制其

哉後世以刑法繩天下伺摘得姦究毀舉持擿切徒令增其不淑古道日去而不能復猶認爲轉移人心良法雖智者信而不疑亦末矣擔當世道者必有念於斯

物氣偏

莊周氏有言曰鵬蜩異翼或翱翔天地或畢志榆枋大椿八千年爲春秋朝菌不知晦朔信物各足其極可以遂性然是物之性也限於氣不能目逼者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以其偏者形

物而物束于命物無立命之性性無致命之才氣無造命之具人則異於是形別草木禽獸蠃踝合陰陽德靈俻五感雖緼搆淳駁愚能明柔能剛知擬議以成變化故氣不歛於自立其大敝焉於習乃資其明用爲姦資其強用爲暴蓋并不善用性亦其無不有之故具也

性一

二天地氣質以爲性擅出爭端吾莫知所由從氣非虛不生命非氣不行性非命不[illegible]非性

不終天者虛之所在而命之所出也太虛不得不生氣有無相入空實相含有之機攝無以流虛無之妙孕有以函實于是濕冲漠而滋消息其為物无妄則其生生也不匱故氣與命一物也氣不二於命又何性之二耶橫渠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辭雖析意實相銜不得已之言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反之云者復其初也能為反者氣之終不能勝者也不能勝者氣之自具其美不漸摵也明道有曰二之則不是所

謂論不論亦不得已之言也伊川有曰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人五官百骸具其性可知矣濂溪性剛柔善惡中謂至其中為性貞若五性雖感則善惡分也夫氣質之性之說發於四先正然而其指有在非致疑性善孔子以性為相近及子思子二知三行得四先正所同然既曾中其訓矣其近也非所以為兼也兼則二之矣其三也非可以歸一也不能歸則二之矣性無不善合古今而同之有所病於氣而

氣負能反之具則近之者於善之中相近未全隆於惡也有所別於今而氣負能進之機則二之者乃追責其本末便定其品也孔子告哀公形於一之謂性即合虛氣意同至形色天性之論又驗若左券易擬乾剛健中正純粹精記稱血氣心知之性無哀樂喜怒之常皆該本末貫精粗隱顯然後盡造化之蘊周日用之詳道無餘法矣雖然論性而及氣質推其用之所至自其感物之動而追原始性固未嘗敝也故勇不

決於力者非才之罪也辨不定於志者非明之短也德不長於事者非理之衰也其為習者三之二其為懦而闇生於勢地者三之一若於性居無幾必深致思焉可考而工於學矣

寤寐

寤與寐之相逅其奚從而介之也寐之不暢于五竅之官也其神斂也所以通其神執綱維是舍神無以為斂主也神驅以斂其神神不自寧於役未有能斂者也至其辭寐而中寤又奚從

而至於無何有乃萬有而不匱吸之謂也人之生受胎自吸始娩拆自呼始娩拆始呼故其死亦盡於呼天地開闢自呼始所以持其歷劫壽若吸焉天地閉闔始呼故及呼盡而復渾沌是以養恒者存吸道先內葆者毋求端於開施受相傾則屈伸利生不自融於性其孰從而主之

神火

人生身於易無不撕所以用其形則為離乾坤本也坎離用也後天退乾西北坤西南明乎用之先見者也心也神也火也周群體所急持其火不為炎極則坎也坎離用所以用乎乾坤乾坤毀火水不蓄用火水不蓄用自正十失召始於是木不養人金不欲水乃生火施強退之計未始矣學人立制不示無心而誠有意正土為意意動火炎魂以蕩其神魄以搖其精金木脉而震乎不成轉夫可易見離也人一莫不從火願學之士亦從而撲滅之孰知自求真寶耶甚哉意之誠乃學問初關而造詣有守而具謂

誠不守則燥爍而燼火夫亦孰知火之自來乎華國潤身之正料王者功加調燮向明而治小而四民之業盈天下貴於不自廢者也

五運六氣

有生之道天以六化廻旋寥廓而為標地以五行嫗毓幽深而為本含吐互遘上下相召變化錯綜不有陰濁無以定凝締之形不有清陽無以貯神明之府岐伯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以為之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謂之魄所以任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是故經脉營氣腧原筋骸上是乎管焉為淫泆鬱復適平之機夫其智慮思意以生喜怒思憂恐則又不能以自遂必資化於五神臟精粗其循其判清濁未離其端緒其要而通之不可以岐求矣蘭臺秘典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

焉主明則下安否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不通
形乃大傷夫所謂主明者心之官也喜怒思憂
恐雖出五神藏而皆系於其心故曰肝在志爲
怒心在志爲喜脾在志爲思肺在志爲憂腎在
志爲恐患在受成而横於職則反病其所生造
化所通不能當於五天之成運謂非人之自致
哉其曰悲勝怒怒勝思思勝恐恐勝喜喜勝憂
非以一臟強而治之蓋若并其德以成制然得
乎其元而已

圖書

世說文至圖書出河洛豈惟初學末生謂難了
義雖鴻儒能宿脩不可闖其階閾及夫羲文因
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明疇聖人以此明白示
天下而天下且縮首委輿密無以致直探之路
學不明於後世其原昧日用之粗乃遂亡其精
而莫之識不亦謬乎故嘗玩旋毛負文而的然
符參於生成奇偶之數則五位異同相得各有
合而燦然著列于八卦九章之陳體乾知[illegible]

之運通皇極建中之機而服食器飾語默進止
取與辭受之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
洞然證印而不之爽何也相生者意所欲爲相
克者凝決而力裁其化欲爲者起於惻怛裁其
化者不能不盡其彌綸之功爲與裁合發於元
無悖向者也皆人情細微可見之實也以之生
數統成數而配合之道周以之奇數統偶數而
尊卑之分介以之位中外而主客義明以之列
正側而貴賤禮立以之中其土而不易而知所

以貞其無爲者不能守也體圓而用方追其物
之所主自體言對待而道不孤體方而用圓驗
其情之所就自用言迭運而事不窮體用各通
其變則交成互籍殊流而共濟其動昭爲陽其
靜閉爲陰其僻而戾爲陽慾陰伏其意舒爲木
其意戢爲金其意發爲火其意蘊爲水其意冲
和爲土其意重倚而横馳爲眚爲咎爲害爲災
云爲酬應之常如喫飯着衣潑溺死礫頭頭拈
得惟心通之而已世儒泥點畫神龍馬辨數位

考統離順逆虛實方隅不亦煩思而愈遠耶

委形委順委蛻

攝甘綺侈封靡日營營供治百欲有其身者也知委形之不有其身所以藥之也怯利害餌方術亂自引長夭年有其生者也知委順之不有其生所以藥之也私嗣宗峙遺積慾厚其傳以求自植有其子孫者也知委蛻之不有其子孫所以藥之也病起而疣之藥製而復矯之皆非也三委自天一承惟我我不蔽於見於習惟有

知耳行不知所性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是以無藥有有固病無亦病兩病惟一烏見其能愈哉故以不有藥有以不無藥無則無有無無無有無無則能有能無能有能無則能得性而離其身與生與子孫身與生與子孫之能離也則不狃於習蔽切而爲之者至情不容自已者也澹而捨之者欲無自而起者也皆性機所自呈我弗得而私之矯之嗟乎吾亦烏能多見有矯之藥乎哉天下自托於懲矯甘心焉弗藥[illegible]藥矣甘心焉折病徒掩於人以自飾嗟乎亦烏能考性機爲致擇乎哉

陰符

決物柄要於陰符得其所持若暢然能理於闢格殺機一語執導化之會而明闔闢之情可謂奇文意切於中矣有僞黃帝受廣成子則誠不然是豈聖學宗旨哉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無生無殺道之本也生生之真德之用也聖人神武而不殺有神武之施運直無殺心洗而退藏

於密老氏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吾不敢爲主而爲客老氏之意與易合乃欲立機於殺不亦左乎有擬出戰國縱橫家恐非所能及其謂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且知殺之有生不專事於殺縱橫家曾有是乎特轉先後着失乾元所由始與先王不忍人之政不相蒙故齊魏秦技擊武卒銳士下桓文節制桓文節制下湯武仁義又謂強若齊愍亡國之兵也奮若魏惠衰國之兵也勝若秦昭干賞

蹈利之兵也或曰義以正民非乎曰欲育而為之正所以全仁之道也或又曰洛書惟主克王者之法非乎曰圖以立書之意書以指圖之用可相發明不相離者或又曰其學則誰與曰其太公之流乎子房孔明其類也或又曰孔門教求仁戒用殺孟氏子何並以義曰不嗜殺人一天下孟氏子家法是則義所在焉

正統

論正統者無慮數十家類術事情泥政化未有求端于天通幽明之故而體古今之宜則論定而學明夫時有消長故道有升降道有升降則事有因革而治有隆汚帝皇尚矣王者往也以往天下謂之王後世持王志不取驗王迹世降而無矧王之運則王猷不能以自立身寡而衆什之才弱而中折之意衆而事尼之何也力勝而術之盈天下也力之所以勝術之所以盈潡於氣化之陶煅而成於風聲之漸習順而御之欲挽而勢不可敵必有待於能率率力也所為

為術也力必計大小術必計巧拙大小巧拙所資所由以分邵堯夫曰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爭者以規利規利則必假名是以霸之道不忘利心能不并棄其名人情莫不欲利得乎其外而安於一時其以往天下不得已而歸其迹皆天之所為孰能禦之五伯雖往嗣是得天下而守之無有自超五霸之所為者其若小異或以道德功力為率或以化教勸率為力有所脩夫聖而為霸有所脩夫賢而為伯有所脩夫才而為霸有所脩夫術而為霸氣之既漓不能不衰其衰其為霸一也彼其確然由衷而無異心則必終於所值是甚哀君子之修悼元灝之已散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天下之君不可一日無立君之立不可一日無政有所出以為政則必有厭天下之心而後不敢閔有所立以為君則必有持其重而後不敢動將得而未盡屬必前之氣焰尚未消絕已捨去猶不改其中則威靈所就托於後而

無所留以是論後世則所以爲統明矣治亂之機自古常相勝天之戾氣古不絕無古以正氣勝後世不能勝於氣思所以通之通之化甚微而其機甚危不得而以咎世非君子之學學之者造化入吾手不爲世氣所溺然後能執轉移之柄否則幾何得自遂之道哉

元聲

漢唐後訂樂者皆器數末習黍竹金石尺指以爲證失其我之自具者也聖人聲律身度樂作自我我作而求參於天黃鍾聲氣之元聲氣在我而合於天之自然天無所不包故黃鍾理而高下洪纖曲直繁瘠廉肉節奏合同而爲化驗之物者昧天而謀諸粗也候之氣者泥天而荒於遠也民受天地冲和以生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乃性術之本象是謂元聲不待安排假借口口天籟人人太和三統十二律六十調八十四聲以及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悉於是[illegible]

性術蔽於物倚而爲僻聖人作樂宣八風之氣以類萬物之情夫其所宣者聖人之身之風也聖人以性術披拂萬物所以憩乎人者天之條風也所以振乎人者天之明庶風也所以煦乎人者天之清明風也所以齊乎人者天之景風也所以撿乎人者天之凉風也所以正乎人者天之閶闔風也所以肅乎人者天之不周風也所以廢乎人者天之廣莫風也聖人執天之行體萬物而成其化然後布爲音章精其器物皆天籟太和所運故統之於宫尊尊之實也次商次角次徵次羽大小貴賤輕重之宜也於子全律資始萬物非空筴也於寸數能引達萬物者也於分數能振養萬物者也於釐數能咢布萬物者也於毫數能申堅萬物者也於絲數能畢入萬物者也於寸法能留孰萬物者也於分法能昧蔓萬物者也於釐法能已盛萬物者也於毫法能冐茀萬物者也於絲法能紐牙萬物者也於黃鍾之實能該閡萬物者也以之[illegible]

其陽之爲通以之嘉量得其陰之爲容以之鈞
權得其比伏以含知以之平衡得其爾任以齊
禮以之旋規得其動運以生仁以之折矩得其
數執以成義以之定繩得其經守而行信以之
平準得其執中而居貞此黃鍾所爲具與其所
爲來及其所爲用有不協反其身而圖之有不
脩就其端而充之有不孚於俗責其事之未和
有不動神明馴鳥獸導其化之自出有不悟其
聲自天出密察性術所以過不及考元聲切經
法其斯無餘蘊矣

三陳九卦

君子之體易脩陰陽之化通神明之德豈特安
常處順然後當顛沛多故未嘗委而自昧三陳
九卦非深知巽翼之心不能形容至此拯也文
王與陰陽合德以易知莫非天以簡能莫非地
性之確然而常運也乾也而機有不得不悅而
通所以和其秉以行健也是故取諸履情之隤
然而隨應也坤也而道有不得不裁而止所以
守其體以凝順也是故取諸謙其事理所值微
然而致其不暢也陰之盛也而機化昂藏雖當
閉鬱而善端之自伸也是故取諸復斯三者文
王之自處若求動於感則莫大乎巽巽一陰伏
二陽之下順以入天地之道隱而求通優衍情
術而浸漬歸趣恒爲下經巽體之首所以示守
取諸恒益巽在外體反益爲損井巽在內體反
井爲困名義相形可以表巽道之用故並取四
卦以見意而直以隨巽終之則上下內外無非

巽一皆造化之所爲無所戾於外矣夫履謙復
上經取其三陽之爲也所謂行之危之意也恒
以下下經取其六陰之爲也所謂言之遜之意
也危則不回經德故褩信而同其歸遜則切中
事情故交親而服其化而上下體獨無離又可
以深長思矣此易之所爲易乎

郊禮

甚哉祀之祀已也已能實行其事即其神之在
已也故曰有其誠則有其神又曰鄉之故饗之

天子之郊以天爲德有大造之心行大造之政所以盡萬物者無所愧於天故樂六變而天神格樂非聲器之末樂以象成樂至六偹極治功與之參而賛之者悉揄揚之而我之天於昭焉若陟降乎左右矣記曰告利成於主人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不孝其親不成享於其先不行孔子之道不成享於文廟不受養於井竈門霤不成享于五祀無在我之實欲強合於彼得乎孔子不與魯郊說者皆不當初吉幽厲之傷傷其德不合於天也魯郊之非禮周公之德之衰於魯也杞宋之郊無禹契之德而空爲事守也春秋書郊九有瀆卜有慢牲有越時有忽吉皆非孔子之意乃孔子則因事紀不當郊夫以諸侯僭天子不以位言之無天子之德以治天下虛名茲百物之精亦徒焉已張橫渠謂成王不敢臣周公亦非體之粗述而二王之後修其禮物不過用天子禮祀禹契之身若杞宋之主可以無其事而行其禮耶董仲舒曰

郊不可廢以譏秦而復病學士萬民多貧以爲誤言豈亦取玉帛牲醴之故文章以爲郊耶然而仲舒有不昧者則又曰天下和平災害不生天下所未和平天子之教化不行也郊祝辭有曰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天子不自爲言爲庶物群生言意非專有在哉故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日長至貴生也圜丘示無滯也陶匏牲犢尚質也蒲越藁鞂神明之也四圭大裘而冕重全也衮不止郊乾之無息也皆以明天之道也事明則道明道明則政明政明則典謨訓誥禮樂刑法一出大公無所容其自私此禮之至也苟非素能顧名思義圖以急副之其禮之次乎

五行

人之有生陰陽五行之所爲也一陰一陽之謂道而五行出五行變化而性情具形體分然能得其不變不化者主之則性情形體妙萬物而爲靈一陰一陽之道在矣天地[illegible]化功未[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爲物不貳故也月令有曰盛德在木水火金土皆然此的知五行之源豈漢儒所能道其必有所自來也天一生水陽始發爲一陽無本則不能變陽者太極之所爲是得五行之全體故合五而一得地六於是陰相成而有水然則地六之成水非登天一數而加之即是物無有異也火金木土皆然斯五者土能合四其謂盛德則非合四之土故土不着於土乃謂真土合五而爲之之土也丹家指戊巳爲真土戊巳乃合四之土於盛德尚有間木中之金不會流求則名戊土既變太陽則名巳土土尅金情而[illegible]殺土生金性而爲生生以結靈殺以定體具土也得乎不貳能順以成之存天理之謂也右於戊巳能逆而返之去人欲之謂也聖門然學以其去人欲以爲功也易之神妙萬物皆爲言其後天卦退乾西北專於用則益之以出齊見役說戰勞終始皆是物也故求仁以盛德見於木教也集義者以盛德明於金者禮入者從於火而爲盛德之習也正知者從於水而爲盛德之求也思誠者從於土而爲盛德之守也專務木而爲愛專務金而爲我專務水而揣摩測度專務火而巧言令色足恭專務土而必信果崇素樸天下言五行衆各相生以爲德相尅以爲刑相循以爲勝復相孕以爲火中液水中精乾成交之鉛坤受交之汞既濟歸併之土相宜以爲四時聲色臭味之適其當相尚以爲受命之符運要皆離於五而言之以其有

生而爲生者也從其所爲主是謂無生夫然後能生生

天人

或謂天人感應之機聖人信之乎曰聖人重倚而信之以成德也或又謂五行傳何以非之曰聖人通幽明之故也信諸在人之天天之應於人者則畧之也信諸人之天所以神明之也求之天之所應則亦有不然者聖人不勦是之遠功也或又謂三式而能精也觀天之大運察事

之細來其應也如響孰有不然者歟曰聖人時有為之則聖人之見於事也聖人所以成德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歆向仲舒是以非聖人之學也或又謂立本而棄末聽於天巳乎聽於天則於天無屬不可謂天人通也曰聖人奉天以致命隨日用事物窮其理之必當以盡其性不以瑞呈為可置亦不待沴作而後警兄於六沴分朝中夕受其咎不亦外而瑣耶或又謂酬物對事烏乎天曰應感在靈所以啓其天昭昭然進於是矣或又謂叔興論五石六鷁非國災管輅論三惟非凶兆信矣曰是昧其本之不可也苟本之先立則末亦未嘗棄何也求其本以證乎其末蓋有所從始耳或又謂堯湯運百六陽九不能巳旱水奚不直全其末泰無道而來五稔奚無關於本乎曰堯湯能為旱水備是不失其天也泰自忘其本所以褻天也天必待定而後可以言人或又謂孔孟終於不遇奚春秋戰國之天之難定乎曰孔孟脩其天於身人[illegible]無疑其本孔孟潛通於末者豈人所易識哉萊子論魯信之天恐亦未之盡也

五倫

五倫在人性也性天之所命藹然而惻怛具逆道之原始有物之則物典之惇天叙之天生之人不能參其付受置舉然性不裂五常應感起物因其情知有五者之端隨其所見而天則統之以五倫隸五常則必析而有倚倚則弊過不及故攸斁非性勝向而徇之非性厚薄薄厚非性舉此而置彼非性久而僻非性性則天天運而不墮安而無矯信而有等圓而周施徙而悠化是以性定不成弊道從達矣聖王敬五教以寬敷之欲以啓其天使人自悅自全契之振德使自得之動其天機不專崇外飭子思述孔子以智仁勇德也道自三者為行始古之教意洊法外而化洽事中其為教之者不以言譊行不以貌襲隱不以勢與利與名寄情其不為教之者亦不以逸散犯辟盡教之者從意不為教之

者從風是以仁讓流而俗習美惇其雅實而動有成則世氣日漓積涅攻内教者計速化教之者安敝習天下不伋於盡廢徒以利與勢與名束於前姑借迹以塗人耳目而經生尤得以文自蔽若呈其天趣而鍾至情則有數矣其尚持一綫亦賴有天存靈機特著蔽於安寧而生於窮迫遷於因物而完於無爲昏於有我而明於責人喪於正交而收於假合失於因心而興於偶觸所謂降衷惟天不容僞此也或曰道能盡

於已可矣何待舉天以證之曰率性之謂道自外得者苟而已未足以言盡或又曰以聖人之事律衆不亦駁乎曰古行有本豈必使天下皆爲聖人乎如射者立的中與至弗泥也不的則非射

美惡

物之爲美惡惟其命之而已天下之爲美惡者命之而定則必任於所命所命殊致各命其所自命命及名成命伸於所見名成於所指其見不齊而指隨揔各以勢衆勝於是見見繁苗指指率舉天下之情有以所勝從有以所便從夫萬不齊物也亦萬不齊命也物定命先命定見先命無物隨在而能爲命命不命見命以命物然後乃能命命始爲定命依名之命損實以就名位也地也器也人也行也之爲物也其貴賤彼此好醜尊卑賢否寄遷低昂任我於物其猥指蕪指混指別指襲指創指裒指約指蒙同緣起任物於我孰知美惡不在物不在我作者

啓之肇隨時之名也作之者宜之自致隨時之實也名可行於永永則限而美惡之實日新故述者不能繼其志後世學者或信古執物或慕本易物命之無從乃欲以咎裁決裁決不得司其柄復以讓鑑辨鑑辨不得持其發復以懲好惡好惡苦反覆之梏以質性機然後知有物囿物囿物眛物眛物謬物謬物害物害物者有彼物而害此物也太虛則不有物故從天從天而命定

地道

嘗閱星相家疑命宮面部列九州及證堪輿極金函赤霆書皆膚索小述信俯察道喪雖無以事爽不入長琬玄黃意微矣夫覩不徒肖化不徒禀胡然而有其無胡然而叙其運統致從之眞蘊皆倫之實充其受畢小九州七國一粟其事午而無偏能其邇劑而無因應其闢久而無漏機其受多而無積方其膏繁而無射德是以形不滯位運不虛宮龔水土藝此準四海準此安上敦乎仁安此生萬物莫至乎坤翹天翶蠕叢其資山川五材畢其精至靈惟人鍾其特禀以其能劑爲爲發而棄其觕以其翕定含含具而失其光以其得主利利成而終其迷爲之含之利之之從其體也而觕而光而迷之不奉沿於故也則以其劑之定之主之之病於所爲從也而翕而能而得之先昧也故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出處

士學不究天人不盡出處之正孔顏用則行舍則藏充其自具善爲應而已以貴賤命出處離出處尚貴賤隱顯不尸其柄何所施以名顯何所執以名隱無執無施不以一成我我以事立兩之乎爲我則事逐人有不得言出處信也有爲貧以爲我有爲兆以爲我而蕪善我之至也有遵晦以爲我有吾斯以爲我而高蹈我之左也外是以跡號人輒曰令出令處人亦輒曰出止是處止是而我從而自信之曰出矣處矣出無素脩見於世處無完整存於身出不能全處處不能基出出爲導欲處爲閉情導之極以厲民閉之極以敗俗此衆人浪習烏足以云士哉士以希天爲學其出合陽展其處合陰蟄隨時所遇以其身之一變而應之不以逸地自惰不待既出圖其衆服其始所修即欲萬物爲一體有不協於悟則咎思有不融於欲則咎志有不質古今之宜當競綠之節則咎才思立而游心於一志立而濬機於神才立而通眞於化如有

用我執此以往有不用我適世無悶不見是無悶能以天定人故能以人從天此不可言解章章乎蹈人實章章乎莫非示符矣

色用

玄黃啓𥟖太素張維勝復參綜欲濯其本以通之爲之詮曰物之聚天下伸五族兩五色者青不能不爲青威靈仰主之得木之精以顯氣赤不能不爲赤赤熛怒主之得火之精以發神黃不能不爲黃含樞紐主之得土之精以中化白不能不爲白曜魄寶主之得金之精以斂形黑不能不爲黑叶光紀主之得水之精以藏本合性協律定倫至矣黃中通理黑可以掩四而赤不可行掩青則發於物就推白堅收以和其發凡明視莫若丹青黑則昧矣夌清夌寂是爲太玄太玄有色無色以是而實性以斷調本白能過黃黃稍爲所勝不得其正者以白爲地若見盡於白彼力一入則減我體入黑之減與入青之減相當赤與白宜亦能爲白亂白正可從赤白橫亂赤赤亂與逼黃同法白欲減黑由赤始力不加於赤黑無及也以是而質律以明治機白受采無所不涵顧慎其所納輕於點染難變也青爲出色原始易遷不易收能酌於用可濟他采赤不明不大章色道後天貴離建業象成在焉其黑黃雜赤白青雜雖泛而易交混須裁劑則其道成矣以是而質倫以申敘誼此五者專得也雜之而爲間損之而爲淺益則倚倚則勝而踰之朱爲紫所奪以致惡緣可黃綠泣之白似緗緗似黃黃似朱朱似紫紫似紺紺似黑乃以白爲黑由有所間之也紺齊緅緅謂其淺也青白異方不相與不相隣然不本相與相爲不各當其所爲驪爲碧爭色兩明欲置喙而無五可評況奚從覓太素哉

三一測終

太極枝辭序

易道之不明也性之說不一乎學易之人之言作也定性之學不一乎易生生之謂也性生生之易也太虛生生之性也言生生之性則虛之極矣天地未生此則生天生地人物未生此則生人生物非性不足以生生非生生不足以言易非易不足以言虛非虛不足以言極故曰易有太極太極至虛而靈至靈而神至神而靜不離於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間而實不滯於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間故曰無極而太極太極不得不動靜而生陰陽陰陽不得不變合而生五行五行不得不凝而生乾男坤女乾男坤女不得不交感而生萬物以至於生生之無窮是命之流行而不已也誠之自然而不可揜也一也此性之說也人得此生生之性寄含於心至虛至靈至神至靜貫乎一身之中包乎六合之外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太極之全易在我而無聖凡君子小人之別自夫着於形發於知

動則牿滯而不生生自失其虛靈神靜之性以流於惡於是乎爲凡庶爲小人醉生夢死而人極不立矣惟夫聖人之主靜也主於生生之性而自然無所滯於其間君子脩之吉也復完其生生之性而不至於滯焉以自謙如是則太極之全易不失其初天地之化育不異其體而所以立乎人極者均歸於一矣非夫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者不足以與此此其爲定性之學乎由是言之性學之說雖多而生生則一膠滯則二可以兩言而決矣吾師一菴先生慮世之言性者滯於形色而不知生生之活體言定性者滯於故局而不知生生之活機故託太極圖說而繫之以枝辭蓋將以開示後學使歸於一非徒以訓詁前聞而已也先生之學以一爲宗近主陽明遠承濂洛行著習察不求人知不大試於世而世人亦鮮知之者其性之定也畢乎其類父矣枝辭之著殆微見其藏乎雖然辭之枝者心之疑也先生之心卓然信一而不疑先

生之齗齗然一歸於本根而無枝蔓自吾所聞而質之鄒謂傳濂溪不傳之的而發聯翁不發之旨亦未爲過矣枝辭之云其自道也夫儒也硜硜不學動見膠滯年幾四十塊然無聞方深以爲懼前年見先生若溪別墅稍聞性說且信且疑今年復承此本見示反覆體玩恍若大寐得醒始知性爲生生之易而學易之爲定性無疑也第質頑病痼志徃習牽兢兢乎又以或忘先生之教爲懼乃漫序其端以志之用以當韋弦而警朝夕同志之士倘能取覽熟玩體驗曰用而辨性學於生滯之分則庶乎易道之要可冀而學易者之繼作將不岐性而二之也已先生所著有禮元剩語宋學商求圖說樂等書皆發明性學之一學者合而觀之亦知其宗云

嘉靖己未中秋門人盱江沈僃拜手謹序

太極枝辭

言太極者無慮數十家謭昧不能領略輒疑之於是而有言焉易曰中心疑者其辭枝予此之謂也述太極枝辭

太極圖周子慨道學不明舍其性善而務求於外故即日用之所常行追本其所從來蓋曰事有本始道有統紀學有淵源能立乎其大然後一以貫之五圈總是一套原無精粗先後上下之別自上而言以致其實則本立而萬化出自然之機有所必至自下而言以究其真則學明而大業生徹底之功不容自已

全圖總發揮孔子易有太極一段言易理雖微妙無體無方然天則昭然極至而無以加惟其極至而無以加則其爲物不貳而誠之不可掩便有不容於不動靜之機立於其間故曰是生兩儀是者太極也太極不得不生兩儀兩儀不得不生四象四象不得不生八卦人能奉天立極心學既明純而不雜則萬事萬物不得不會

惡以從善不待安排勉強莫非天則矣成男成女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萬物化生定吉凶生大業之謂也

太極圖發明人性皆善

朱晦翁曰自太極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後有彼

張南軒曰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陰陽之流布人物之所以化生於是知人之爲至靈性之爲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非私智之所出也

圖無圈畫無畫焉不分一不寓陽不局左陰不局右極非在前儀非在後精粗不殊大小有定假圖以明其渾淪無物假畫以狀其有無各異徹上徹下性命各正

左右假意以寓方前後假斥以著本

易之有太極也且易與太極一也指易之真固如此也無極之爲太極也太極與無極一也明太極之妙固如此也道理難以名狀不得已而強名曰太極然而未嘗言理爲太極也亦未嘗言道爲太極也則所謂太極者果何物哉即兩儀四象男女事物之類之謂也眞至之理皆著見於日用之間惟在人自悟人之所以能悟者其最靈之爲恃乎

太極只是箇動靜陰陽之外別無太極理惟極至而無以加則其機有不得不動動乃陽氣之流行動者太極之所爲也故其機有不得不靜靜乃陽氣之止息靜者太極之所爲也故其機有不得不復動動靜無端陰陽綱紀一皆自然之妙用而太極之眞體在矣是故動靜二者皆太極之所爲具故曰互爲其根自其所見之陰陽而分之則謂之兩儀實豈有二乎哉故曰分陰分陽兩儀出焉

氣只有一氣陽氣是也陽息爲陰故陰者陽之所不足也女者男之所不足也惡者善之所不足也惡亞心也謂之失其本心

原缺第四葉

原鈔第六葉

所以流行宇宙者實無有後先多寡之異其冬
附之以五而後其資始全五非土也即指五行
而言之也謂雖分定而不離乎本體也然總非
截然有此位次皆借是數以明其意耳
五氣之所生而成質以爲五材則於元氣流行
中各具其一性雖皆出太極之本然然既以成
物不免局于有體而據有專勝之偏是則所謂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人則妙合五者而兼統體
太極者例以男女各一其性言之恐非周子意

校辭　五

也
五行生物得其正者爲人得其偏者爲禽獸草
木之類故人則備五行之全此其大分然也中
間分之不齊不可窮詰厚薄異同隨在殊出但
其本體之蘊通古今賢愚而一此因薄求厚反
異爲同之具所以擴端致曲之功人人而可能
也
無極以太極而真二五以太極而精所以妙而
合皆太極之所在也

識昧其虛靈之本體而作用於知覺之所及是
以五性感於動而有善有惡萬事之不齊矣性
原是至靈原無有知識妄生意見俱是逐物然
性之本靈者則未嘗易也
性混然太極之全有善無惡不添一物知見一
起乃爲動所感然後善惡分萬事出矣世謂周
子以善惡言性非知太極圖者也
定之者理勝欲也聖人非以理而定欲聖人盡
性欲無自而起也故曰定以者無所以也聖人

校辭　七

率無極之真人若見其有四道焉聖人未嘗有
以之也
中正仁義而以實行之謂之五性氣之五行無
極而太極者也
仁者心之生理自然惻怛慈愛聖人之心順理
而應因其所感之宜無過於發所謂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若發而無制則感於物而動性之欲
也是爲無義而仁亦非所性之仁也故仁義合
德則盡性統而言之不可以相離推而析之若

有所自主故聖人之主靜乃所以為慎動耳
人性仁義盡之仁者氣之行而為陽義者氣之
止而為陰中仁之盡其則禮也正義之致其貞
智也
天地之德太極之本也日月之明陰陽之道也
四時之序五氣之布也鬼神之吉凶萬事萬物
之迹也聖人主靜立極天下之事畢矣
主靜則能正動動靜合德則能定性定性則能
立極

脩者完其所既壞悖者全其所本有性為形所
蔽而性未害務所以救者其既壞也所未嘗務者
其本有也言凶者言乎其失得也人心之所明
莫非聖狂理欲之驗其應也如響心所安謂吉心不安謂凶
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人之所以為人
只有此一本不有兩則無以見一故曰陰與陽
柔與剛仁與義二者只是一箇太極所謂六爻
之動三極之道也
人之所以為人其始也不始於生而始於所以
生其終也不終於死而猶有所未嘗死者惟其
着於有我即死生為終始故軀殼起念神為形
蔽若能推原其所自來而不以知覺運動為所
生之實歸本其所根柢而必以復還大化為得
其不死之真然後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妙皆
入吾手
斯其至矣之斯指太極易道廣大包括天人之
理只是有此

是編吾父獨得之見千古公案存以符定
者也言受於高命而喝嘗之字字可入做
手收約簡要直瞭一中不費辭而逆備不
務施而業章皆有辯無極以為有無別理
氣岐性品而疑其禪宗者將於此盡破矣
同志案覽欲便勝述敬梓以應之
嘉靖戊午歲秋閏月吉男炳言頓首拜識

答沈道升太極枝辭疑問

太極圖周子慨道學不明倘能立乎其大然後一以貫之愚謂立乎其大即是主靜立極即是一以貫之然後二字請更斯字何如敢問　答曰以斯字易然後字徹見精粗顯隱本末瑩然無有痕際至道不能容一毫干涉筆舌便作贅疣矣然此乃是悟頭當思作爲何如夫既曰大則必有所小孟子曰先立乎其大則必有所後心之官便是耳目之官大心而小耳目心到便是耳目到先心而後耳目語意起伏頓逅蓋有不能已者

全圖揔發揮條人能奉天立極六句疑當移在大業之謂也之下　答曰六句承三不得不意

假圖以明其渾論條假畫以狀其有無各異一句竊疑於心請更有無各異四字爲眞實無妄四字何如敢問　答曰黑之爲畫也言乎[illegible]歛而無形也白之爲畫也言乎其生之有[illegible]陽有陰無理之粗指姑借畫以名之而太極之一眞體則無有無無者也眞實無妄太極之謂也畫不得而狀之亦無黑白之分耳

太極只是箇動靜條靜乃陽氣之止息止息二字竊疑之太極生生之機於穆不已無一息不流行無一息停止動靜只是往來屈伸之謂動者陽氣之伸而流行也靜者陽氣之屈而亦流行也何嘗須臾之止息哉師云造化凝締之機所以流行宇宙者實無後先多寡之異又云於元氣流行中各稟其一性由此言之對待之說非矣流行之說意者未可盡非耶敢問　答曰即陽氣而形陰靜爲止息蓋陰之止於陽中而存息焉者太極生生之機無一息不流行無一息不停止流行者造化發育之妙停止者實體常住之眞流行而不止息是動而無靜止息而不流行是靜而無動物也而非太極之所爲也是說雖近似對待周子本旨實不主此夫理

氣一物動靜一具顯微一機太極只有此陽氣陽氣之流行太極之流行也陰陽乃互爲其根陰氣之存息陽氣之所以流行也故以言乎陰陽雖成兩象殊無對待之義若以言乎太極專於陽氣之流行則實豈滯於流行哉

氣只有一氣陽氣是也條陽息爲陰之說上文既請問矣其陰陽男女之說竊疑與善惡不類陽不得不陰男不得不女此固太極生生之機也若曰善不得不惡可乎夫曰惡者善之所不

足也惡亞心也謂之失其本心其說精矣然陰陽男女恐未可以類言也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又曰無成王事有終愚竊謂陰者順承乎陽而代陽之終者也女者順承乎男而代男之終者也坤者順承乎乾而代乾之終者也臣者順承乎君而代君之終者也子者順承乎親而代親之終者也柔者順承乎剛而代剛之終者也義者順承乎仁而代仁之終者也良能者順承乎良知而代良知之終者也由是言之

陰之行莫非陽之行也陽未嘗有所不足也坤之行莫非乾之行也乾未嘗有所不足也師云陰者陽之所不足女者男之所不足竊有疑焉敢問　答曰不足者不得爲敵體之謂所以破對待之說也太極只有一流行之氣陰不得敵體於陽人身只有一陽德女不得敵體於男人性只有一剛健中正純粹精惡不得敵體於善然陽之無陰則爲妄動男之無女則爲靡内善之無惡亦烏能全盛而可繼乎故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物之不齊天然所自有其代理之功乃相成之義尤可以驗不足之道若論其至則義屬太極非陰陽男女之可該也

陽主於流行條竊疑陽主於施故曰變陰主於受故曰合一施一受皆氣之流行也未知何如　答曰太極之流行一而已矣陽一流行而陰復一流行是二之矣此對待之說而交相養之病根所由起也

五行氣也條師云五氣循環迭運而成四時以

爲行故曰四時行焉是行也即五行之行也此
條於元氣流行則又判然說破矣　答曰所
謂陰陽流行者謂夫太極之流行陰主其流行
而陽運夫流行要除一箇除不得故當其流行
之間目陰爲收歛亦可也陰字之義氣之氤氳
而蘊諸中也
人性仁義盡之條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
人以仁育萬民止之以刑非周子之言乎師云
動乃陽氣之流行靜乃陽氣之止息又云陽息

爲陰陰者陽之所不足也女者男之所不足也
又云陰陽對待流行之說恐非周子本意又云
陽主於流行陰主於收歛又云坤則有所不足
女者陽之不足而陷之也又云義者氣之止方
爲陰非皆周子之意乎愚竊謂春之生物雖陽
氣之流行而止之以秋亦所以成就其春生之
意陰也莫非陽也陽氣亦未嘗止息也仁之育
民雖陽德之流行而止之以義則亦所以成就
其仁育之功義也莫非仁也陽德亦未嘗止息

也天之春生雖肅之以秋而未嘗止息故曰四
時行焉聖人之仁育雖肅之以義刑而未嘗止
息故曰與時偕行由此言之陽之止息處正所
以爲陽之流行也陰之收歛處正所以成就乎
陽也陽之不足處正所以順承乎陰也天地之
間只有一陽氣而已矣人身之中只有一陽德
而已矣陽何嘗有所不足哉又何嘗有所止息
哉師云氣只有一氣陽氣是也至哉言乎井觀
之見如此幸教　答曰自春而夏而秋而冬

即一氣之流行莫非陽之所爲而陰皆主於其
中其仁其義其禮其智即一德之全備莫非道
之所爲而性皆主於其中生之止之氣之所以
行其化也而生不爲陽止不爲陰歛則太極
之所以持其機也造化無二局聖人無兩心持
之而化達則動利而吉生行之而機存則陰氣
而靜主故曰氣只有一氣若夫交成之義旨體
之眞不待言而自無不有也亦非太極之庸心
而勉作之也

無極之眞至坤道成女其氣化而生人物乎二
氣交感至無窮焉其形化而生人物乎梅翁氣
化形化之說意者是也師不云是否敢問
答曰太極圖明天人性命之一致氣化形化不
越乎人生於天不必置論
天地之德太極之本也條窮謂太極本無極未
嘗有本也曰太極之本也僞也惑敢問　答曰
本即指太極太極豈復有本

又答沈道升十五條

問性心之生理也故从心从生生生不息變易
無常故曰生生之謂易易之生理至純至善太
一無二故曰易有太極太極之妙雖不淪於無
實不滯於有故曰無極而太極　答性也易
也太極也無極也一也不易之論也聖人爲特
立教言不虛出上古伏羲氏欲開物成務故以
易闡道孔子恐體易之無據故曰易有太極朙
元公推本太極之妙故指曰無極然此皆吾心
所不容已之理故以性名之而大人之機無餘
蘊矣
問陰陽互根而兩儀立是太極之生天生地也
答曰陰陽互根者言不以動爲天而立天之道
陰與陽不以靜爲地而立地之道柔與剛故太
極之妙無所見於兩儀而謂兩儀立則人強以
陰陽而分之者也故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問二五妙合而化生無窮是太極之生人生物
也　答曰人得其秀而最靈二五妙合之生
也生物則有所偏滯

衆人感於動小人悖之凶得此太極而自失之
也　答曰太極非有一物之可得只人生來
靈秀處便可全盡此極理靈秀走作便是失之
問聖人主於靜君子脩之吉得此太極而自全
之也　答曰理氣不二故太極之眞只有一
陽氣可據顯微無間故陽動之發只有一靜陰
可持此主靜之說而君子脩之之功所在也無
欲以爲靜者不以感於動也
問太極生天地而生人物則陰陽合氣剛柔合

質而天極立於上地極立於下　答曰以太極而生天地人物是太極與天地人物各爲一物非天地人物即太極所在之意也以天極立於上地極立於下是神有方而易有體也以陰陽剛柔爲能合是氣與質之原先有殊別非太極之所爲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天地人之形有別而一無別蓋一而三三而一之者也

問聖人主靜而仁義合德則人極立於中而與天地參　答曰仁義非交相合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

問原始反終聖人主靜之學也君子脩此　答曰人身日用粗迹上尋見所以生來本真此原始反終之實

問始在有生之先原始之學在有生之後始則有終反終即在原始之中不死而常反非待將死而後反不以死爲終雖死而未嘗終　答曰此能立人之道者

問原始者原此太極之初也反終者反此太極而終其始也　答曰太極別無物只在粗上得精

問原此太極之初則生非徒生知生之所自來故知生之說　答曰不恃形骸起念

問反此太極而終其始則雖生而已知所死雖死而知其猶生故知死之說　答曰不與草木同腐

問時時處處原始即時時處處反終時時處處知生即時時處處知死更無兩事　答曰聖人只有當下主靜一事不計生前死後自人論之有如此

問太極天命之性也人極主靜率性也君子脩之吉慎獨以脩性之道也學不知此則虛生虛死執滯而不變易不可以言人　答曰學之者之知此實體之也合下着衣喫飯行住坐卧出處取與利害毀譽死生實察而實守之不徒以其解會之明而已

問隨時變易之道雖大太極生生之妙盡之矣
答曰隨時變易之道廣大而難持太極生生之妙微奥而難測人得秀最靈只求之人心之靈可逢原而自得之也

又答沈道升五條

問無極而太極言太極不滯於有也太極動而生陽至變化無窮焉言太極不淪於無也
答曰合前後總是無有無無有無一理若説合有無便落有無見

問成男成女善惡分朱子似相照應不知當作如何解敢再以問竊謂男女各得太極至善性也其善惡分習也　答曰形與性一物形異則性亦異男子之陽剛豈女子所能及氣質之分善惡有雜於淸則爲濁有雜於純則爲駁善惡豈得專言習

問主靜者主於性之神靈也性本定故曰靜非陰靜之靜也主靜者靜則虛動則直靜亦定動亦定一無欲而已矣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答曰以定形靜此靜之眞也無欲故靜得矣見靜也即陰靜之靜也陰靜之靜合無欲復有所謂靜乎性之神流行而爲陽性之靈存主而爲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是得其靜而虛感於物而動則有物而溺於情邪若能以靜爲主不流於欲其動則直矣夫欲起於動之有物動不引於物故無欲是故主靜者其有主以定其動乎此動靜之眞機造化之原始體用顯微屈伸之統紀聖狂之分岐耳

問感物者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有欲則不一不一則靜亦妄動亦妄神役於形骸知見性靈障塞　答曰感之爲義悅於外而止於內動於感則內無止矣乃所謂欲也物引之而去是役於形骸從知見不從性靈然而障之云爾中固自若也

問太極惟陽地極惟剛人極惟仁陰不過成陽柔不過成剛義不過成仁成而無成獨而無對故道之本體惟一學之功夫惟一　答曰惟

明惟剛惟仁得其所爲大者成陽成剛成仁得其所爲精者無成無對得其所爲本者本體一功夫一得其所爲真者本體與功夫一得其所爲無極焉者言太極而無餘蘊莫過是矣由是而喫飯着衣行住坐卧出處取與利害毀譽死生實察而實守之隨其日用之粗迹而彰彰者明則彼我之論非論太極也體太極而出神靈不落於知見之末者也

枝辭終

宋學商求

孔孟没道學之傳發揮於宋諸儒諸儒之學是非浅深宏狹種種備具予自幼就而學焉摹擬歸趣以求自得茲將老矣無聞故吾不覺内赧偶郊居靜坐尋肄有及因札記之借爲離索師友集成命曰宋學商求言念冥心未悟況眼方人以自驚哉以予之質籍警於外且繁尚無所發明而況不爲此也夫道出於天學折於聖邇而求之堯舜周孔則能與天地相似而顧以宋

爲乎以予之質從事於近且繁尚無所發明而況不爲此也是故合之於博以說約技之於困以冀通考之於參以互興歷之以漸以追古業之於所常習以希遠其斯學之序乎以予之質烏乎誕言之也蓋託以存其志也歸安唐樞書于東皐浹大樓

陳摶

希夷之學簸頡造物吞吐世維可不可爲不爲常置此身丘隅便地任意綿蠻天命之謂性畫蛇添足

种放

雲溪之學宗希夷沉機制世歩趨天民蒙書嗣禹說表孟篇及十二時議可裨趙祚晩節騰眥多俗梗所起然亦以有意召之世謂豹林捷徑便未的然也

高懌

安素之學伯仲豹林終閟不試無自以爲雌黃朝乎寇杜野尚三友庚幾卒永終譽

李之才

青社之學受穆伯長穆以受种明逸种以受希夷其後青社傳之邵康節其語康節析科舉義理物理性命第以爲詰則知其所謂性已含三者外而求之豈本末精粗一貫之實哉

聶崇義

秩禋亨治對越有所由來考古象文因心未始不印𡌇盛以持開業之本從道而體隨時之宜而聶國子商宋新猷鑿鑿典具一代之典潤矣獨不衡先後着爲欠事下中書省下禮官下儒學議恐不以是及惜耶

黃晞

聱隅之學憤世歔欷瑣微論巳非樂天

徐復

沖晦之學依玄飫微綽有超思然淮淅老脚總屬藝成真玄至微之實會以爲歩推聲噐之間者乎

鄧孝甫

筠州之學志於用世伊誰尸之文昌不專於詞宰輔不專於才其無所執焉敝乎

張塈

正素之學其士之次敷篇章更漏皆其培溉欲求以進之未能也

譙定

青城之學初學郭曩氏易自見乃謂之象一語入象自心著見以心通心本性生性由命立則譙郭淵源能以體天地之撰爲象立天地之神爲見否耶後以授籍溪白水及馮時行張行成是時蜀盛易學馮張皆蜀人篋叟晉翁多能衍誼

張詠

乖崖之學知宗斋夷不大入悟然煞將赤心付信心料理耐得走得擔得轉換苦惱得只終日撲塵面躍裹身重着勞碌無以自率本等

韓琦

魏公之學沉毅悠逸行其所知非識上起明則不逵非定上起廸則不徼逵之徼之可以爲學矣而謝上蔡以其爲不由講然否歟突而來而應忽而發而脩久而持而理量所受也非性邪廓不名量而程伊川以其爲間氣終歸上資根然否歟透露世情不落濁俗見却容却處却脫

却真漢子只勞頓威音王以後零碎

范仲淹

文正之學有運量有持待有光燁行無襲軌見無介藩幾於性真矣然微擬其所發孔鑄不由曾魯未篤不免倚見聞爲帮并緣俗化爲馳騖喜功名而勇事爲無以盡融厥中是以所存不累而言爲避忌用若任率如戒姪書觧呂申讐爭前愼却之類可見使得遊洙泗之濵豈在子游下哉

胡瑗

安定之學體用合作經事耦功宋代菁莪斯所盛矣顧析從無主專重既孤其要只在愼獨欲請以爲質

孫復

泰山之學經明教嚴師道以作人爲立正學以率性爲道謹儀程表章句當有進於是者

石介

徂徠之學磅磅不隨能和以絲竹翕如純如乃

成皦繹

周敦頤

濂溪之學灼見道妙體用流行渾乎一貫得此欛柄造化入手治有其宗而事循其則此外更無餘法中間才力造詣未暇論君子脩之而已若曰但默契道體待擴於二程不已裂乎夫六經未有以體用並述一源之說出佛氏之典蓋復岐而爲二掃百家而盡空之曠哉鄒魯依其在目

程顥

明道之學嫡衍周泒一天人合內外主於敬而行之以恕明於庶物而察人倫務於窮神知化而能開物成務就其民乍日用而非淺陋固滯不求感而物應未施信而民從筮仕十跡足以占王道端倪惜早世未極其止

程頤

伊川之學精傳周教敬沿家承加以窮研物理溥歷仔肩懲異學高明之病而務欲歸於踐履可謂偹全矣玄藏欠封命之流行而不已似歟一格

張載

橫渠之學知神化天人精粗本末通體如貫其見已到至處西銘推出本體與孟子性善養氣閒功又東銘一室交列原無偏重禮入之教欲立於嚚邇於運亦兩不相離而志趍之所向才力之所任又足以勝之但人謂其造道之言其自謂亦曰譬一株根本枝葉悉偹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此自道真語也

邵雍

康節之學探閱玄微條點造化其志氣澄邁已超立九霄之表不累塵寰寒暑第日用居藏應時裘葛不自愜膺體終作隔溪風火

司馬光

涑水之學以誠入純乎實踐信人也而博極群書以求充實之美精誠之至可以貫金石華夷男女老幼賢愚皆知爲司馬相公誠之感於人

也而氣魄足以任其所運兹其所以爲涑水歟學不通於太虛終守之以人是亦涑水焉矣

王安石

金陵之學信古不信今信聖人不自信其心心虛可以致學人從可以考德一信萬信三不足爲不足實之弊至此也當其未顯於事以經術實其心的然自執不浮沉於世人有以孟子推之及其小試於鄞以政績實其心牢矣不破不討其不可行於天下遂毒民誤國而有不悟起於意必以墮惡流是則學之爲病矣

鄭譙

夾漈之學如飣餖春盤入齋堂布施

張九成

橫浦之學快便明切超然無塵埃粘染覺之一字萬行靈機然終不脫直了彼未嘗不討論不講習總培溉見成家當徑山其所自來杲老才智迥出人只如自種自喫不納貢賦亦不受人周給

陳祥道

三山之學如黃蜂遊百卉強力掇啖終未能釀蜜

李覯

盱江之學擬諸蕭宗義輩尤善討訂富人窮力購骨董以致貧出而現之曾不若糲粟紕縑

劉安世

元城之學受之涑水自不妄語入其氣勁毅不能下人謂殿虎鐵漢露見軀殼然發詞詳慎御情雅和自忍於死生患難功亦未嘗廢也得力禪來

呂大鈞

京兆之學其不可量者歟入德莫貴於強明正虎而銳發之勇以之不以衆詛不以辯奪不以勢回不以力窮進學莫貴於不自止而擬議之功以之見程張便無疑別便有疑疑便疑其終疑不疑甚哉學之爲病信病審審病信信上起審審上起信京兆之不可量乎然明道云渠直

知疑箇恁子敢贊曰莫知信箇恁

呂希哲

滎陽之學秣馬膏車躅日設祖而未及識岐

朱光庭

偃師之學篤志力行輕身慕義蓋云勇矣然伐異植同非一體之公聞斯行諸無曲成之術析理未精化神竟滯

李籲

緱山之學與河南劉子絢乃程門外護

馬伸

東平之學求見聖人於生故求見聖人於死有子路結纓之勇孔子曰由也不得其死然蓋評學也

楊時

龜山之學宗二程氣象似明道持討以擬伊川推其所得議當世事咸切機宜淑人心而闢邪說能坐而致之學者以爲程氏正宗初從明道送之歸曰吾道南矣後羅李之派果大發明有以出處譬恩疑者有以餘禪論者宥以雜博訾者皆不知其爲養其方以下惠亦姑迹其粗要之未及其至爲質性所限未變化盡

謝良佐

上蔡之學窺明道閫奧識持主腦簡而密故展托得開但氣質樸實終限垣域若繩以竺派非也語錄論仁論敬論誠論窮理及入德之門教人之綱深玩味自得

游酢

廣平之學宗伊川而綱領不墜於人多感孚

呂大臨

藍田之學爲程門四先生之一程之徒言議事爲若而人不少况不越三子發明烏乎藍田爲哉大亦取其實爲力耳

張繹

壽安之學銳銳從恃來恃無立是以學貴有持自作主張則天地不得而生我

尹焞

和靖之學如勤畝治𤳋畬終乏豐獲然鋤鋤見穀

孟厚

世有不飭儀不脩近以為學者其病不廢心於內則騖情於遠廢不及見騖不暇見不及不暇是不以合內外為心洗而退藏於密放之而準四海其心之蘊哉程門孟子嘗心於學而一室糞穢不治非知心者也

侯仲良

程門侯子貫通經術商榷時務安羈苦而不移可謂自力於學而不諧於俗入館人家見佛像佛書而走有父在而主祭祀則不飯於其人和靖謂其議論只好隔壁聽析理之未精其弊在不講得無憂乎

周行己

程門周子苦守蕭室登科娶瞽其志已銳然而後來馳逐世紛自以為擺脫不妨彼固非假借累於意見之墮耳泣岐泣絲可不慎乎

蘇昞

武功之學如新移栽大松栢枝葉尚精神只經不得霜日

劉安節

永嘉之學補衲襲陳儘禦厭發不能自起機杼

胡安國

武夷之學道慕伊洛而志在春秋據經立言明天理正人心以陳南面之學術其論時事述治體瑰然雄正切切不以爽誠用世具也輪轂秘機更上一段再得拈着則不為几冊玄矣

羅從彥

豫章之學龜山嫡傳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探據本源以為致用之具其論治皆切時正義使其見之施行皆王道之要特謹於斂約光輝不著竊蓋疑其器也

李侗

延平之學得諸豫章以遡河洛大要尊伯子默坐澄心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作何氣象中間

種子恰當多少意思庸詎致訐乎其後耰耨培漑莫覩鋪張以驗有獲未能遽斷也

胡宏

五峰之學析性命精微之妙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理於一原指理欲之同體驗之端倪之近推之藴奥之深歸本只一敬而欲先識仁體其玩心神明學者未易窺及若對景鋪張能日用醞醸便不是餓肚富戶

胡憲

籍溪之學當元祐禁嚴與屏山白水與力篤求可謂不溺流俗矣自黨禁後縉紳逃禪類煞有所得自程門衍派向來精於學者居敬以克己窮理以致用兩言隱括似不若禪直截孰知此兩之化乃復俟一而神者乎

劉勉之

白水之學與籍溪相似白水師元城

劉子翬

屏山之學簡截勁肆復齋一銘聖傳十論足希

底裏嘗自言不遠復平生三字符直能允迪但以軻死不得其傳爲孤聖道絕後學殊矯而過之

劉清之

靜春之學工夫志趣點水滴凍祇是枯索不能副其所爲

王蘋

福清之學實實則能守守則斂拘是故推其能樹巳通人尚矣摘其斂泥古東迹于何哉

李郁

西山之學果於自守不樂外干緣有定力得而知之其斂事物歸精神凝渾淪爲涵養有眞識則不得而知之

李衡

樂菴之學游戲生死鄙瞿曇只不動念不知瞿曇此外妙應能習而不能察臘月三十日直得好散場總是告子強制

朱熹

晦菴之學後世宗之以爲集宋諸儒之大成大要居敬以立其體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其居敬內外合養其窮理本末兼致其反躬動静交脩語學於是其誠謂之成矣第頭腦浩繁省持叢午欲其序不可亂則奚以爲歷欲其功不可缺則奚以爲朞安得起公以承析請

呂祖謙

東萊之學能展以見功能合以見容能受以見積能順以見用爲然爲一代宗望夷考運用來歷如御庖調手儘能劑鹹淡但依舊與自家爽裁

張栻

廣漢之學英爽與緊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然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又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世以此言爲發前聖未發竊疑下手照顧有爲不爲非理非敬何以得其向往之真當其未感何以養其静淵之體廣漢師五峯五峯得之其父武夷武夷得之上蔡廣漢才力足以致用尚滯裂文義五峯見識打成一片只才力未能達

陸九淵

象山之學淵然心得不落格套拈出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本自作爲自受用丱角時聞伊川言便覺與孔孟語不類讀論語便疑有子支離天下人習染舊業煞疑其爲禪天下人不知禪烏能以識象山象山自信太篤亦不知禪之所以爲禪烏能知己之禪不禪佛了正覺空相不空心未嘗離物理人情也象山能漸學漸進耐得商量纔是入得至路否則直下能見性乎

陳亮

永康之學銳情植事幾流邁俠自謂雷雨風雲交發並至龍蛇虎豹變現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其爲志已糲而外是以居身轗軻知其術之不能行也其謂天理無架漏過時人心非牽補度日乃得造化生物之本心源不死之機未可致詰

魏挺之

艮齋之學志節卓犖凌空趠遠探訂勤苦上古下今存乎銳乎性乎與乎天乎人乎曾以辨焉否乎

蔡元定

西山之學與其子九峰沉於晦菴直打合同其博學尤勤於訓詁其踐履尤務於涓約

黃榦

勉齋之學深入朱閫

李燔

弘齋之學朱門稱黃李

李方子

果齋之學宗朱而重居敬者

黃灝

都昌之學宗朱而重踐履者

張洽

寶章之學宗朱而重窮理者

陳淳

北溪之學宗朱而重訓詁者

廖德明

槎溪之學信古守涓確乎不移平生受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然只是斯民

趙師淵

訥齋之學宗朱而重史事者彼謂此學爲冷淡生活蓋論從容進修之力非徹見本源欲到澄然無事處故申商楊墨總屬外套奚足以砭訥齋膏肓

杜知仁

方山之學宗朱煞切問近思能於師門自作主張惜未見成就終是不可與立

陳埴

潛室之學窮索甚勤終落文義不見及本原故任事喜功漢論數篇隨人誇附茅焦夷門侯生等議竟落第二義

薛季孟

濡上之學務博喜功幼從父宦遊閩渡江諸老

中興經理大略輙言就老校退卒語得韓岳事
詳年十七遂起從帥辟後雖事程朱學甚劬畢
竟露起家頭角

程迥

沙隨之學博聞窮訂制行立政咸桎梏經義

陳傅良

梅潭之學克巳競業增進叅倚其爲文脫新宋
格至增重夷貊第入頭窮理偏重訂考故直内
太信卒病壁立倚天

葉適

水心之學慷慨負經濟文行傑然着數不定一
落佗胄穢局便輾轉脩綴益深過咎是以學貴
知本

李道傳

井研之學勇於行誼以氣節爲務卧榻屏大書
喚起截斷四字經史無論著曰不敢不苟作詩
文曰無暇銳然直前不見四面

楊簡

訓詁以爲窮理而大要病於困心章句以爲經
義是以記誦說釋客勝主微而孔子博約之旨
反湮沉而亂其真矣何之徒有婺川王栢及有
慶元王應麟慈溪黄震其爲功甚勤而終非翕
聚凝一之發自是以後求若數子又不可得岐
博約而爲二其弊一至此乎

原缺第二十一葉

予既述宋學商求因憶平時與友人論議可互爲發明者倂録以附於後云

鮑子才問通書幾字周純公指點人用功喫緊處却如何太極書不發明此意答曰主靜處正是幾又問主靜是指太極幾則動靜有無之間曰動從靜中作靜在動中藏這是常感常寂故主靜所以愼動愼動正是主靜幾者命之流行而不已無動無靜乃太極之本然也得此欛柄

是爲人極立又問幾既是太極本然誠屬恁麼曰總是此一件自其理之真實而言謂誠自其理之發動而言謂幾自其理之運行而言謂神自其理之存主而言謂德又問何以謂誠神幾曰聖人曰自其行此理而自然謂聖真實而無妄發動而能持運行而不滯則自然之道也又問然則幾非常人所有曰常人安得有幾惟其理之實有於心所以隨處擬議以成其變化這是乾乾不息之體學不至於聖不是昏昧便是

妄作安得有此以爲隨感而應之地又問幾爲聖人所有如何又有惡幾曰惡豈有幾如弩然機發便其直如矢自然旁行不得又問如何謂幾善惡曰此對誠無爲而言謂幾分善惡蓋有善而無惡也鄙見謂豈惟胡氏幾圖不然晦翁亦作兩截看

周靜夫問程門主敬功夫得不傳之絶學却從何處悟來答曰還從濂溪之門授受主靜立人極儒者用世緊要機括又問敬貫動靜何以古人都從事上説敬曰心無動靜靜是動之主動是靜之運常動常靜事爲動事有主則謂敬敬之爲靜程門以主一釋敬又以無適釋一太虛之謂一安得有適蓋以靜主動止於我而不逐物非謂專主此一事不適他事又問二程同否曰明道巳打迸做一片伊川居敬又要窮理又問坤之六二既曰敬直内何以又加義方外曰坤六二一爻生二説二説闡一意不是兩様功夫各時舉動效法之謂坤正當有感之際以内

卦之主柔順中正故有直方大之稱不回邪之
謂直無殘缺之謂方能不回邪自然無殘缺欲
無殘缺須着不回邪故敬是義的指向義是敬
的作用又問如何說敬義立而德不孤曰不孤
之謂大對不敬不義而言天下未有不義之敬
不敬之義枯守義襲皆非真德
盧元功問横渠禮入之教何如答曰此是各儒
宗對時育物的苦心要旨至道無言纔落議擬
便舉重舉重便有專勝雖當下製方處病成變

商求　二十五

化以定低昂總屬權門顯實宋初諸易師高迪
玄覷用懲絕學至周程會極全盛宗元横渠慮
人之無所據浩漫以馳乃有自禮入之教况禮
原是天理節文仁之井井秩秩不相紊處所以
横渠容聲啓口又動拈禮本有曰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無一事而非仁有曰禮非止著見於外
亦有無體之禮有曰禮本出於性又問此禮既
是合內外之道何不舉內以該外因精而得粗
曰道無內外學無內外但見有內外守有內外

其守其見生於時而道與學存乎我定我之[illegible]
存以正時之流弊是以不得舍此取彼又問横[illegible]
渠借名申意已得聞命然其意却在專求諸內
還是內外兩忘曰根底横渠學術却尚有說横
渠用世之蘊宇宙內事統體一心安讓尊內西
銘正蒙理窟世維玄運駢肩獨擔安謂兩忘鄙
見私窺秖恐其有內有外又問周孔於內外有
乎忘乎曰聖人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蓋無
有無忘又問横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

商求　二十六

不成此正是有內有外否曰恭安非兩物孔子
不自知之學者想像形容聖人則然烏得而學
之也又問明道何以謂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
病在曰明道正謂不能學學則病生又問上蔡
謂恭謹必勉強不安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
忘安如勿助長須勿忘勿助間仔細認取然否
曰這話乃形容繁語助忘上着不得力須必有
事焉仔細認取必有事之謂也又問以勿忘助
求恭安體果非容貌度數曰[illegible]成就人才[illegible]

不脫這裏只話頭轉得一轉又問理窟謂禮所
以持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此
可合教旨否曰此話分明從外面補輳自性乃
小學少儀弟子職勾當豈千古道脉所在理窟
或有綴雜
王以仁問性有五德洙泗何爲以求仁設教答
曰仁者人也仁人心也乃天地生物之心而人
所得以生者所以謂元者善之長義以宜此禮
以序此知以知此信以誠此四者以成是仁仁
以成是人謝上蔡謂活爲仁具此生理自然便
有惻怛慈愛之意故脩道以仁人所當行之道
有未盡則藹然而興不容已之念是則人之所
謂仁也故又曰肫肫其仁與生俱生是惟肫肫
然弗但息矣今夫天地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
以照臨山川之所以流峙草木禽獸之所以生
滅風霆霜露之所以變化統體夯壽合同而化
無後先登耗顯隱難易之別到得觀法具象出
機散殊人惟至靈反貪天功以爲已力忘其[illegible]

自來而逐於所向徃昧其所固有而恣於所本
無假天靈以資情竇乘生勢以趍世緣而仁斯
斬矣世當周之末造人心陷溺正道漸微孔子
有憂之指點爲人之實以詔世人之聾瞽使各
去其私而仁得仁得而道在道在而學成言至
於仁而五常百行皆未嘗外之也又問顏曾孔
壇嫡泒何以不布衍仁訓曰顏曾得手撒手見
真脫假異辭同指學之化也又問仁者人也仁
人心也思孟有所從來否曰思孟不約而同曠
世相感真裏印真化中生化無相襲也又問續
孔壇秘絕謝上蔡獨能發之曰道理只是這件
上蔡也能覷着這是不走作宇宙真機但此物
未嘗秘絕亦非孔門故物又問何以言之曰孔
門是三月桃李花上蔡是冬花孔門是飢時飯
上蔡是厭飽後飯花也總一般飯也總一般只
是結果不結果濟用不濟用差別又問上蔡造詣不謂
淺薄乃如此曰上蔡不是瓶枝剪彩不是未成
穀未成炊自孔孟以來也甚難得又問如何又

是未嘗秘絶曰此至寶無時無處不發見只是微不能充欸忽不可久見過信不過拈着用不着耳何曾秘何曾絶又問上蔡活處如何曰知痛痒又問上蔡謂孝弟非仁孝弟已於父兄知痛痒如何非謂之仁曰孝弟是爲仁心存即是仁孝弟是即其所被上蔡此意一轉而爲張横浦張横浦一轉而爲陸象山上蔡所不敢衝突者横浦盡衝突横浦所不敢衝突者象山盡衝突象山一轉而爲楊慈湖象山所不敢衝突者慈湖盡衝突

吳宗魯問温公一誠爲學能續堯舜之傳否答曰堯舜之道允執厥中誠是允却須不失其中尾生白公亦是允若真謂之誠必盡精一功夫始得

謝成叔問道一編果是定論否答曰異者不得強同初時二先生太辨後來兩下俱平緩大段是年力盛衰之故壯時英氣鋭競論不已末後老成説話乃妥帖要之學術各自成家又問二家誰是曰勝氣未除總於性命有干涉若謂透見一路各能顯著宇宙好光景三代而下非人所能及也

答姚子冲問曰易謂一陰一陽濂溪謂太極陰陽横渠之謂太和一也故道與氣一也無異同無先後無彼此無偏全者也道也者以其沛達而言之也氣也者以其氤氳而言之也總是太虚影子虚之極則能生故有流行而爲氣虚之極則不滯故有靈通而爲理不滯則所以爲生生則得於有生所以爲生立有生之機有生負終匱之化然有生之機即假終匱之化而見氣外別無尋理處漢宋諸儒俱分理氣作二種其曰性即理也性非即是氣乎其曰生之非性謂夫昧於爲生者也仁者人也之非然乎故易一陰一陽兩一字非以言乎等匀者也時陽而陽之時陰而陰之不失其太虚之本則道之所在也欲陽伏陰横於流行而無所主得爲道耶夫不欲不伏不横於流行則爲時陽時陰陰陽時

則和而無戾是則橫渠之所謂道也超漢宋儒而為見者也故氣得其正之謂道不必氣外別尋道道所運化之為氣不必道上更生氣太極圖數圈發明自無極以前至物萬化生以後總是這一物其分陰分陽總是這一極其動極靜極二極字即太極之極字惟其動以太極而動靜以太極而靜故能繼成迭用氣與道一物所以為和之至也夫理氣原不相離奚必強彼而合此又奚俟籍此而善彼強而合之者荀告宗也有所疑乎氣思以制之也籍而善之者莊列宗也有所鄙乎氣思以助之也弗強弗籍而遂之者東惠宗也有所聽乎氣思以直之也之三者皆非所以為和則其於道遠矣外是而弗強弗遂弗籍而蔽遂於緣者則世之節槩文章政事者也有所橫乎氣思以假之也又外是而與世低昂無所自主於志民斯為下矣則氣之為戾甚焉乃以羽儀聲譽翛翛乎美於人以為和豈不誤乎

姚墳之間陳龍川附漢唐之治於三代終是偏霸手段答曰此是論道體逝者如斯夫意思渠謂天下大物不是本領宏大開廣却擔當不去蓋雖智力欺假一時亦不旋踵而定豈能勉強得三四百年來這誠有協於人心可包裹許多品彙處纔能安於自享中間偏全純駁高下淺深即在三代其逅世傳業猶有不能盡齊者若謂架漏牽補度時日豈惟漢祖唐宗縱到嬴隋操莽圖未嘗澌滅龍川不是論人品亦不是論治道乃直指化機流形大塊滿眼皆本相呈露惟其知之便能體惟其體之便是道至其出入大小生熟以分人品賢愚而別治道隆汚則三代漢唐不待智者而後以為異同也又問龍川得為王佐乎否曰龍川有王佐氣魄尚是狂者造詣地步儘宏大開廣着只不屑在道中膚處極高明成就直不得自已便宜舍身普物是其活計又問是乎否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殷士重問程明道可謂純德但其才能濟事否答曰明道論王霸等十䟽煞得天德王道要機漢唐而下章奏都無人道得又問此亦恐是經義中常談若到犯手做或未見如何曰這須得勢得時不可執一論明道自不是空見又問何以知其端倪曰新法氣焰既不廢本等又不惹禍孰能運量得來不知者以爲軟慄取容其知者以爲開誠孚感殊不知直是運量處的的分明不欠缺此子當時荆公亦殊不便只耐不過他周詳和雅如荆公嘗謂明道之學如上壁便答云參政之學如捉風當荆公厲色怒言者便徐語以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雖戲玩匆遽間不放懈走作豈泛然聽捨而已又問究竟不能救正何歟曰成敗利鈍有天存非所以論學

嘉靖十有七年大巡泠塘周公闢景行舘延夫子講學其中於時即弟子答問之意著景行舘論三十一篇鎮受而讀之遂與同志之士鋟諸梓敬拜而序之曰夫人之所以爲人心焉而已自風教既衰學術大壞心之所以失其眞者已非一日夫子欲有以救之故論中首揭眞心爲言雖三十一篇之中各有發明欲人反而自求於此心之眞其旨一也夫心之所以失其眞者何也習使之然也性者心之體也有性斯有生有生斯有形氣有形氣斯有知識有知識斯有好惡而感應於是出焉性寓於形氣之間其爲機也常虚物至而自照其爲體也常寂感至而自應雖形氣之各有所寓知識好惡之各有所向而太虚烱然之本未嘗不在故有知識有好惡而無偏倚也此性之所以爲妙而心之所以爲真也惟夫其始之以形氣各有所偏也而緣之以生知識好惡之端繼之以知識好惡之各有所倚也而緣之以爲造詣成就之實知識好

惡喪轉相尋而太虛之體不可得而復見矣是則所謂習之而失其真也夫形氣之不能不有所偏知識好惡之不能不有所倚雖大賢以下皆然惟不自是而覺其或有所偏覺其或有所倚斯即性真呈露之端而所以消除融液其或偏或倚之機於是乎在故形氣好惡知識覺之即爲性溺之即爲習覺之與溺相爲進退而性之與習亦相爲消長覺即性靈圓融真心用事而形氣知識好惡之偏自爲之退聽而不敢干

真心論中所謂尊尚正統提起真宰令以剿除雄據竊弄之徒是在覺之而已夫心本一致習有萬殊真心用則合天下於一無私好惡而與道爲公所以能使天下各得其所習心用則岐天下於萬各是其是以相非焉各顧其私以相圖焉而相凌相軋相讐相怨之禍起矣此大亂之道也故真心習心之消長係世道升降之機而治亂之所由出也今天下之習日益深而心之真者日益隱故夫子戚焉特爲之說曰有真

有真而論虛論性論志論學論情論功夫論玄理論治論養論國運無非所以啓其覺而救其溺也孟子曰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其論鄉愿曰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夫人心之真不容盡泯故雖牿亡之後亦必有著見之時特其自以爲是之心横於中遂至於暴棄而不之顧然則平旦也者其覺之之端而自以爲是者其溺之之自也與夫子平日專以討真心爲教而圖說具存此論乃其互相發明

者也故鎮爲之推衍其大端如此云

嘉靖戊午仲春吉日門生錢鎮頓首拜序

論眞心

眞心乃人實有之心實有之心是人自知的所在無賢愚無古今無老幼無操舍無貴賤凡有這形便有這心只被人自埋沒不肯露出本來面目然畢竟於埋沒所在安頓非是滅絕所以功夫只要尋討明白自然受用不盡所謂埋沒非止一端大約是緣習見聞心乃氣機流行之本屈伸闔闢所從以命故耳目之官主役心之

官主思役爲价從思爲宰令价從黠頑竊弄宰令權柄橫行專勝如亂世舍其正統脅從雄據之盜如今若欲尊尚正統提起眞宰令須剷除竊弄雄據要剷除須倡立大義嚴程政刑脩明禮樂復興宰令之職正統之事今之學者須死得見聞一番要死見聞須將實有之心依靠他做隨時隨事無往不是這心運用平昔所見所聞一無粘染罣礙如此做去自然日進高明若依遠舊習都是假套久假而不歸烏知其所有可不深自懲創深自探求

論習心

古時氣化厚人不易偷後世漓薄之甚胎骨稟已帶病痛加之以積成俗態過眼即移繫心成學古人胎教少儀小學又蕩然不存而世教不明義外風熾欲不泊溺蓋難矣所以世間人都不肯挺然自做人都是喫別人飯穿別人衣說別人話行別人事客作自主翻覆乾坤間有小圖主宰得其影響者便得手勾當轃泊軒昂次

亦小成家當人生瀾倒不振是誠可哀也

論虛

太虛無物至靜無體惟其無物無體故能體物不遺人受天地精華以生完具天道故心能至靜全得太虛之妙學者養到靜虛之極纔復得心之本體所以心體着不得一物不惟惡念雖爲善意見也容不得凡心滯於君便是小忠心滯於親便非大孝故曰忠矣仁則不知也清矣仁則不知也惟仁人爲能享帝纔是與天合

太虛在我後世節氣文章政事言語之徒縱一時好看胸中已被闕礙有愧太虛之本做得恁事光以血氣冐爲節氣便佞冐爲言語浮辭冐爲文章權術冐爲政事又相蹈襲而無算矣

論性

性無本然氣質之別天地之性即在形而後有之中次之所賦元是純粹至善氣質有清濁純駁不同其清與純本然不壞雖濁者駁者而清純之體未嘗全變其未全變處便是本性存焉此是能善反的丹頭

論仁

一仁字已完具天命之謂性復形容仁的光景又添義禮智復形容仁的來歷又添出信仁之流行止於所當止是爲義明於所行是爲智文其所行是爲禮實有而行之是爲信心之所以生生處是爲仁脩道以仁義禮智信皆仁之流行也肫肫其仁心之所以生生也即此義

論喜怒哀樂

七情道有不得亦道無不得若說無情效天下之動乃實有之事蓋有不得不然者存於其間若說有當其情生之時此心本體亦寂然不動這纔是聖人境界今人只緣習見聞無實用功處所以錯認本來體段迷者動於欲既墮任情之私智者偏於見又着過情之矯如以喜怒不形爲賢便當喜當怒而強以遏之如謂哀當荒迷便哭父母強作亂狀皆學問不明之故古聖賢手舞足蹈赫怒整兵豈有不形之理君子慟之論乃門人未到之見孔子不欲與辨承而答之故諒陰哀墨中當秩然有主聖賢血脉路頭全在這些子處如春夏秋冬總是爲物不貳發越故能生物不測月令云盛德在木所謂盛德所寄寓盛德不動也

論動靜

動靜一義而二名自其可見之迹生陰生陽其實則根陰根陽生陰生陽性之一定而不易根陰根陽命之流行而不已須是存得這根自然

金不根前圖生妄言動靜者也

論五行

如今金木水火土是五材其元氣之藹然發生之意木之行鏗然堅烈之意金之行暢然昭著之意火之行悠然涵蘊之意水之行渾然充實之意土之行質成於可見謂之材氣運於不可見謂之行五者妙合而凝以爲人兼體不累存神而時出之性之道也其次致曲

論玄理

學者理會本無事理無難易隱顯如河圖洛書太極圖之類盡在着衣喫飯上搬柴運水都是功德洒掃應對性命道德已具更有何精何粗何天何人故有玄象無玄理象玄理明存乎人心天之精華生人完具天理人即是天更不分別故謂知天地之化育日用云爲只辜負勝事埋沒好光景遂岐天人爲二識得此冤屈誠不共戴天猛圖恢復

論志

立志是爲學種子期王而王期霸而霸試欲行十里若行十一二里便覺倦十五里便覺厭二十里便病以其原志不及也所以凡事必志以行之但中間邪正大小又貴辨志古人爲學一年而離經辨志今人且未說辨的功夫只求有志者尚不多得志於道德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其不累者以志各有在耳志於富貴氏斯爲下今之志富貴者幾人試觀世上人孰不欲富貴畢竟求而不得

何也情分氣散未嘗專志於求耳其心熱事纏只一時意興所發一心鴻鵠隨物有遷朝立夕什今日立明日作今年立明年什殊非貫始終等夷險合東西之道不足以言立安望其濟即如人欲富專於取利欲貴專於取官有發舒而無翕歛譬之天行四時無元氣以爲之本立志是植此元氣元氣既植開發收閉自然生出許多節序豈有歲功不成佛家所謂婆子氣道家所謂結胎皆能實用此道不謂吾儒輩乃甘心

閒歲月耳猛省猛省

論感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凡人一言一行外面可見之迹都是糟粕彼我相遇之機只在冥冥中不可得見這點意思試觀遂年事我想起彼就說來這是何從來感應之妙誠不可誣令人只怪人不應我正不是反己之學直做到與物大同七尺之軀與千人萬人打做得一片纔是心體逼真處一有礙置便是功夫未了當也淵乎深哉士不可以不弘毅

論功夫

功夫就是本體不容添得一些尋見本體不走作纔是真功夫大學明明德上明字功夫下明字本體然原無兩樣只復如初明而已人若以去人欲做存天理功夫便如捕賊保家所謂克己復禮惟其禮故己克所謂閑邪存誠惟其誠故邪閑故存天理是去人欲的下手處舍此[illegible]惡之說不曾教人從惡只要人反轉克治這

[illegible]矯枉過正不在本體上下功夫却從外邊討取不自信將誰以為據乎此得罪聖人之門非盡心知天之學耳

論學

學字從羽從孝謂習熟為人子之道雖掀天揭地功夫只是無忝所生習者如鳥數飛是舉動自家天機盡了之道是盡自家所以為人之理與他人不相假借不相幫補只從自家精神命脈處發揮元非考古人之成法效他人所為所

以師資友輔尚論古人只作成得自家善端了當得自家本等元不是冥然悍然隨聲附影學者篤信聖人直須自信纔為真切自心自有如來脚脚佛不如眼眼佛眼眼佛不如念念佛能念念佛便羨墻卓爾步步踏蓮花矣後世見學而不思則罔之說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之說遂分思為圖維於心學為模倣於外嗟嗟豈有不圖維厥心而能以為學乎但凡天下無無學之思亦無無思之學思學偏廢總是罔人殆人不

足謂之思學故當其事而內運謂之思由其心而從事謂之學所謂學而不思正是模倣於外而不自為主者吾輩試將自心師資俱是真學千古聖賢都在這裏其有不通者思之思之又重思之鬼神將通之這等以學為思纔是真思自無以思無益之弊

論敬恕

敬恕是合內外之道物我元不相判聖人通天下之志不忘物不失己便不必言推而以時出之不必言主而萬物皆備因人專於自守故教之恕令不忘物因人徇於處物故教之敬令不失己此隨病立方非交舉並進之功近來說敬說恕殊昧此義所以存敬功夫流為迂腐執着強恕功夫便錯認齊物我同賢愚一大小如虛無寂滅都自迂腐來黔婁務光尾生所為都自執着來殊不知這敬字乃指點義以方外之法孔子言敬則曰執事敬脩己以敬敬事而信到得宋人伶俐馳逐然後二程以此立教又如强

列之論強齊物我范忠宣恕己恕人之說強同賢愚夷齊疑武王子路不悅於孔子強一大小殊不知這恕字乃發明物各付物之道孔子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蓋言能推而不自用中間隨材各足之義已流行語意之內其答仲弓問仁恐不兼言敬恕出門使民能以見賓承祭推之皆恕意也不然兩樣功夫如何一時兼用得

論安勉

或安而行之或勉而行之俱是徹底功夫俱從靈扃處發越來只被氣質限住稍有生熟久暫之別後世認安做心上自然欲行的勉則心上不欲行但勉強硬把捉的嗟乎此正是克勝界頭豈有不心肯意肯喚做功夫得後世學問枉費精神終其身不之悟正坐起脚差耳所以如今初學且未論淺深高下只要端的向背從違纔是實心纔是實德纔是實行

論經權

經權總是一物得其理之自然之謂經合乎理之當然之謂權經者廓然太公之本權者物來順應之妙後世泥經爲死煞道理權則聖人活變大用神無方而易無體天下豈有死煞道理聖人精義入神不外衆人常知常行不能盡權總是不能盡經耳

論改過

過惡不同過止害功夫惡害心術惡字從亞從心是第二箇心過則本心做去忽又墮却知得

遂改時依舊本心復其天地之心乎不遠復即是原生真物只怕迷而不復頻復亦是意興使然能敦則自不頻

論異端

正道如刀口上立差過一些便是異端而無所用心者不與焉孟子願學孔子虛明中正天道本然之實乃是正學楊氏以爲我求心墨氏以兼愛求心許行以齊物求心子莫以執中求心告子以強制求心淳于以言語求心孫張以功利求心白圭以省用求心這便各有所着孟子辭而闢之以明心體之大一自小即非正學近世只知斥佛老不知異端不在佛老亦不在世俗凡人乃在學道而有著者或以節操或以文藝或以簡退或以任事或以講論或以和同或以才與其氣魄足以移俗其聲望足以流風其興味足以集事爲正道漸增赤幟而人莫之知要其歸明的於小物而不能充其量蹔渾於意見而不能存其主摽獵於膚毛而不能入其精

所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無別等伎倆孔子之道忠恕而已無外向功夫原是平等法門易知易作驗之以難闡之談故天下無真知矯之以峻烈之事故天下無實行堯舜孔孟知有吾父母生吾身從而親之兄弟吾父母所生從而愛之吾之有是生夫婦以爲配君臣以成治朋友以輔德從而義之別之信之推而百姓夷狄禽獸草木凡肖形宇宙皆吾一氣從而仁之愛之根苗既植暢茂洄然盡此道於心之謂忠推此

道於心之謂恕若學術不正便泥於所着只要行自家心願便令此處顛倒錯亂所厚者薄

論教

自古聖賢設教興名乃因時立說不得強同春秋時放於習染孔子教求仁令討出生意戰國時溺於功利孟子教辨義利子思曾子纂孔子之後只據父師所聞教爲大學爲中庸濂溪接千餘年寥曠之傳教之太極喚起上遡程門發明太極之學教之敬橫渠恐人之無所據也教

之禮溫公見人之澆偷也教之不欺晦庵懲各立門戶欲會而全之教之存敬窮理今時人儘明白理會只欠躬行所以陽明先生教之致良知人有眛於致之之義妄詆儒宗謂良知不足倚靠錯認功夫爲太容易殊不知人人自知實有的心輒被外面見聞牽引實有的心常在這裏這便是良知即此真察而真行之便是致若謂人無實有的心則非所以爲人若謂實有的心不足用便是躐等妄想若謂實有的心裏面不用是不尋討之罪也

論治

立國規模未有不本學問來學問不止讀書須得其大意融會天授不落世局纔能自作主張透出靈光建立事業三代以上不須說三代而下亦未有孟浪的便致天下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俱有包括宇宙之意其間不學無術作輟出入雖不得古聖王心術之正要之氣度施爲已見大意他如秦隋五季得失之易雖不足掛

齒然一時雄傑已無能挺出其右漢初洙泗流波尚有不泯高祖聞而悟之竊其餘潤唐太宗得於河汾一派天資甚高惜其不與弟子之列宋太祖師辛文悅辛玩易甚深與圖南諸易師同出是時學易功夫已超脫漢唐舊業所以得力玄意大凡一朝人物俱是立國之君植立作養的宋時諸大儒輩出便見太祖立國氣象漢唐亦然我朝

高皇帝全得朱文公學問及今正學大明亦是

高皇帝培植徵驗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
志脩身見於世見是見龍在田之見見龍在田
天下文明講明正學以俟來者能爲王者師此
正文明之實也

論國運

國家氣運盛衰成敗之迹智者不待其至而知
故至誠如神亦不是懸空讖緯之見幾動而心
不遺志故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入其國
其人賢得其紀綱明其元氣不鑿其爲國未可

知其紀極也入其國其人賢失國將衰其元氣
鑿國將危其紀綱亦明國將亂其人賢失若紀
綱明元氣不鑿復不旋踵若紀綱不明易世而
復其紀綱不明若元氣不鑿人賢得復及一紀
其元氣鑿若紀綱明人賢得越世而復若紀綱
明人賢失不能支越世若紀綱不明雖得人賢
不能支一紀入其國其事作其俗直其人堅方
興之勢也入其國其事成其俗理其人通極盛
之勢也入其國其事靡其俗讀其人疑必敗之
勢也作直而不堅興將息靡謏而不疑敗將回
作而不直興以寓敗直而不作興始築基通則
理理則成靡踰謏敗始謏踰靡敗中靡謏作直
半撥亂之機也疑思堅中興之兆也通憤謏物
極之反也凡家亦然聖賢保泰飭蠱之道正於
幾動時先爲之所不令事至付之誰何則曰天
也

論爲臣

大臣之道專於格心君子之學行於無我此三

代之所以盛後世局意見以求自遂又有以兩
可托於調停詭隨托爲將順國是剝落人情日
擬於是復有懲式微而超進英傑懲更張而延
訪老成懲因循而思圖更化虛評滿朝高士牖
憐坐取富貴此道日競民生多故然後咎無格
心之功此不講學流弊

論一體

聖賢發揮道學之秘只是欲人明得一體之義

王者闡揚仁義之政亦只使人成得一體之治父子有親五者亦只做得一體之事由是禮樂文明之化民生日用之常性命鬼神之奥學校朋徒之習言語論說之煩如指南針縱横曲直皆不越此今如手病求醫足往不憚千里目病欲避事耳專於聽以助之這何曾希賞而勸懼罪而行必如此纔是一體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四體不言而喻

論應事

古聖人有心法無事法五帝不襲禮三王不沿樂以時出之不能素定預講孔子教人執事敬如論士先之以有耻不辱次之以稱孝稱弟又次之以言必信行必果自俗眼觀之却似倒轉立說在聖賢愈近裏則愈精切人見聖人亦曾指一事褒貶人不免加情於人所見之地便泥着格套要之聖人先得其心然後因其粗而論之故能脫然毁譽境外纔可馳驟世途雖波濤擾攘中常得透出頭來有本故也今人應事忍

痛辨痛克納交要譽惡其聲之心纔是惻隱之實

論易書詩春秋禮記

易不外象占聖人因人事幾之動而象其理乃吾心中之象占是心占之擬議以成其變化聖人開物成務洗心退藏於密因天理所當爲者爲之故作易者無中立有學易者動裏求靜畫以立之占以求之但易無不包卜筮者亦可自附其一後世不究其本遂泥象占專於卜筮此非四聖人之易也詩之爲經聖人專形容人本等性情性情天生來原和平被物引欲勝流於過當聖人欲示人以爲法乃取其歌吟之間不致過當可易考玩者以爲詩教所以學詩之法當想像詩人性情何等氣象務得其天生之本然纔可以喜可以怒可以群可以怨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非孔子正意春秋是非之書不是賞罰之書聖人不專意褒貶人欲直指人心是非之實以詔於世恐懸空說與人不解悟故借

曾史所載以予奪之發明其是其非是則天理之正人心之安綱常倫理於是取衷非則人欲之私人人所惡綱常倫理於是滅絶聖學王猷皆不外衆人能知能行之本在察其真而已若摘字隱詞瑣瑣人日之間恐非聖人至意禮不取儀禮周禮爲經而以禮記者何經主發明義理威儀產設總是粗迹禮記是推出所以爲禮之意書經亦是各代故實其以爲經乃二帝三王順時爲治精要處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整

然包括宇宙氣象法在道在後世有天下者可以爲賢所以學書要識中字惟其中故能不愆不忘有此氣象否則鮮不偏且弊矣

論史

看史若記誦故實深索而刻覈之便非性分之學學者只借先代成敗之迹參訂以爲鑑戒啓我聰明亦非便做其事行之後世用情史學者即流爲玩物喪志誇多鬪靡與實學問何干依此法看史二十一史當要除許多[illegible]

中各志所載之事取其係國家興衰之故者否則是贅辭各傳所述之人取其係國家理亂之由者否則是他家譜所以後世史家著述類多妄作有何頭緒可尋學者須自做主張自做計較吾謬爲證道編於考據筆法處全是惶愧特欲發明古人之所以存史之義不至郢書而燕說耳

論看書

窮經不在章句只研磨古人意思令自己可爲

持循之地故解經不患其不同能借其書模寫性命事一番干涉自家受用便句句實話馳逐辭藝標竊古人聲嗽縱逼真聖言更有何益孔子許子貢子夏可與言詩取其不失本等說詩就想在學上即如舉業也只在這處用功去使得其本原自是容易至依傳註立說依時套作文乃適時順應之法自不相妨

論作文

凡作文各有時節拘不得格局各有資質拘不

得才氣各有主意拘不得議論各有發揚拘不得緊約各有酬應拘不得法度各有受用拘不得顯隱各有取尚拘不得意義各有照顧拘不得委直各有一貫拘不得聯絡趣結只從自家性意發出自然成一片段下筆滾滾若徒摹擬古人辭體終不可入識者之目

論務實

制器作事須打從肚子裏陶鑄一番過纔是真物件髻花金栢可觀而無本三代忠質文順時爲尚不加減毫末於其間盡在肺腑中流出所以制度文爲包含性命服食器飾都是天機要奢奢不得要吝吝不得煞有許多悠揚滋味即如漢冠束髮漢以前血氣盛髮盡到頭唐巾宋帽髮漸有短束亦可知氣數人事愈煩質愈弱太祖置網巾以便服戴這不是草草更變又如周以後世衰後天鬼道日勝鼎彝蝸首崇牙彩鷁翁仲荼壘之設以鎮之皆聖人與造化爲通有花生果外此則是疣物

論養

廣德陳生困於貧因論及天之生人萬理畢備故萬化從出足周所用有耳可聞有目可視有口可言有手可持有足可行豈有不能自養之理仰事俯育饑食寒衣儘自能致之其謂饑餓不能出門戶然必有故不是人之常理其謂貧者士之常蓋指出處窮達不是不能自生試看人初生時有耳目未能開視有口未能食有手足未能持行便繫生出乳來與父母亦心誠求之人有見遺失嬰兒亦未嘗不收留此俱是天道補其不足處只被人自墮落無所用心五官四肢失其職業所以積成禍胎蓄害並至於此若復能反本重加整頓亦未爲晚方且荒求迂怪通歸天命不知此命自我心中渙汗孔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奕有恁好猶賢之意痛望人自操其心操雖不得其正尚不至灰死語意無可奈何是誠可哀耳故曰心之精神是爲聖能提掇精神來德養身都在這裡

論師

弟子非師不能發明自家德性師非弟子不能成就自家德性這都是自家的事古人所以交相求令之爲師者無招徠興起惟待人之來求其爲弟子者不屈已虚心亦惟待人之俯就是交相待而已自惟無大趣致故無大聚會無大聚會故無大造詣人生天地間只有此一事流光如駛天監有嚴興言及兹能不悚勉

嘉靖戊子春一菴夫子自京師宦學南還湖中日舉子陽明子致良知學服膺其所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其功夫條理先後次序之分合而一歸本於止至善及所示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乃若致知存乎心悟云者傳習久之則轉其致良知者而立討眞心宗案焉爲圖以象示爲說以文示爲問答以意示而圖前原有神明本體說前原有義理功夫問答前原有聖賢實歷作者蓋實存之允蹈之信授之矣曾時在弟子列日存討本有眞心以副討手授眞訣時得眞心眞人眞天頭頭相合觸觸相諧遂從本來光相中潛討得道太一一生二二爲氣爲形有萬不一一中生生是爲道心自能變化氣質合一道眞天地生人先生道心聖賢心學性之存之而已繼從本來光相中辨討幾一得天玄造矣堯舜精一允中上下同流矣孔子格致誠正下學而上達矣心學一也惟事有合分質有純瑕故教有博約學有頓漸及其盡心知性知天則

一而巳矣子陽明子當士學推測知識之習有埋没本覺之弊而揭致良知单提直指一得盡得握心印之真也夫子承之覩今學皷弄精魄之習有漸流假托之弊而轉討真心的見本來務從實體致良知之功夫也故十二時中尋繹吾真心之無情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間時得一真普應有不玄不着的意思人以爲愚吾知真機未透耳透則雖愚可明尋繹吾真心之無動於慈孝敬忠友愛正信間時得一真普接有

不玄不着的意思人以爲淡吾知真行未徹耳徹則雖淡不厭尋繹吾真心之無象於法象文章聲律器度間時得一真普用有不玄不着的意思人以爲簡吾知真才未充耳充則雖簡可文自是尋繹一功以通經天星辰之儲精以通經地山川之儲靈以通經世五神之儲貞以通調元四時之儲信少得真真照注的意思愧無先覺真真擔當的力量耳自是尋繹一功以通先天易中無名公之復心以通典謨中羔稷之

日孜幾康以通雅頌中周文之緝熙繹思以通孔門之求仁以通宋儒之涵養吾一少得真真照注的意思愧無先覺真真擔當的力量耳時與同學諸子共適間有云子復見禮元剩語太極枝辭三一測數十種否教亦多術乎曾謂討真心我宗門之性悟也其剩語種種立德立功立言者以堅定吾自然操持純熟吾自然涵養淳博吾自然擴充日新吾自然變化也術豈多乎哉一日夫子謂曰汝從討上得箇恁從真心

上得箇恁曾對曰討緒真真源討尚日討之真心若生日日討之真心若主又日討之真心若常主生生又曰莫見莫隱瀰漫六合真天真地真我真人真物事事浮雲過真實續長生夫子曰試爲我叙厥原起對曰曾奉此功課日事尋繹除去萬緣之是褒存保一點之長生一日或至一簣吾止自欺謗道則本真彌失真討隨至烏乎敢因呈以附諸談下門生吳與曾頓首拜具

真談吾師一菴夫子講明心學以授弟子之書也心本太虛不雜不僞何以曰真以罔之者明之也學以自然爲宗無思無爲奚事於討以放而弗求者約之也夫人心之動莫不有知虛而靈焉是良知也惟夫形氣乘而物慾交蔽意見起而假借横生雖設施體面動有可觀而中藏揜閟不可測度是皆失其心之真也使非搜剔研窮悉拔其私利之根以默識其無所爲而爲之之意則始之欺巳以誣人終至喪心而失理

其去道禽獸不遠矣吾夫子憂之以人皆知心之爲體也而不知不留一物爲心之真亦皆知事心之爲學也而不知深見底裏爲學之實故以討真心爲歸指而敷言以析其義欲人反求而得其本心也皆自宋學失傳文離牵合遺心而徇耳目遺耳目而徇簡書于是陽明夫子倡爲致良知之訓真千古之日星也近或竊易簡之談文粗率之癖乃曰質任自然此弊之興莫知所止吾夫子急衷思救而討真之論所以不容

已者與觀叅受學於夫子之門飫聞至論茫無所得然誠欲以夫子之教嘉惠後學而昭示無窮於玆編漫著數語以爲之引至於微詞隱義服之終身而無斁者庶幾同志者之深思而自得焉門人嚴大觀拜書于江陰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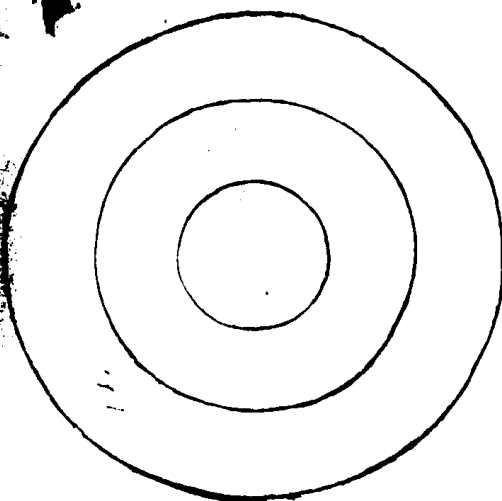
真談序

源從先生游得聞先生以一名菴之義矣至讀真談乃復竊而言曰天不能不生人人不能不生心心也者天之實理之所寓而人之異於禽獸者也其蘊之也而為性其秩之也而為倫其散見之也而為禮樂刑政為謨訓功烈無虛假無異同無始終而一出於誠故曰夫焉有所倚此真之謂也故是心之真也不貳者也有貳則非一矣不息者也有息則非一矣知心之真則

知一知一則知所以討之之功昔者曾子之精察力行討矣而一貫未聞猶有貳之者也顏子之仰鑽瞻忽討矣而吾才未竭猶有貳之者也夫惟有是曾之唯也而後有是死而後已之遠也夫惟有是顏之卓也而後有是三月不違之久也由不貳故不息斯之謂能討斯之謂心之真也而可以語一矣然則討之功止於賢乎曰非然也孔子嘗自志學以至從心矣其所謂學所謂矩心之真也其始之志終之不踰討之功也蓋不貳不息莫非一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大哉討乎是故可以語一矣雖然人之心一也何有於真又何俟於討乎曰心本真也限於質而亦真也蔽於欲而亦真也牽於習而亦真也至虛至靈之體不能有所壞惟不反之而不得其故惟不求之而不得其實任其質也欲也習也以為是不圖協於其一故周子之圖太極程子之書定性皆是物也而陽明先生之致良知不得已而

有言焉語學而至於致良知極矣先生宗良知者也而必曰討真心懼人之以識神為良知欲因其知以探其實也先生自弱冠時即銳志古人真切之學以一寓號亦以一教人此真談一書則門人吳子學曾嚴子大觀之所集也源從先生之門最晚愧質不敏蔽欲而牽習得先生討之之說深有不質於用者以是珍二子之集為終身焉敢陳意以諗同志然惟同志所具有曾待源增諗乎其自諗之云爾門人王汝源書

眞
誥
眞誥
一

眞心圖
眞誥
二
心

外一圈元氣之謂也次中一圈人身之謂也最中一圈人心之謂也元氣即太極也可見者爲天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心具中理天地無不包故居外萬物各得其偏維至眞至精者爲人故居天地之正中維皇降衷無少偏倚退藏於密心之爲心也故居最中夫中無所着無所着則虛虛而生靈靈能通天地包萬物心該天地是故人爲萬物貴得天地之中也人爲萬物靈心具天地之中也人即天天即心心無弗有無弗能宰制萬物放諸四海而準與天地參不容僞焉者也着一物爲塞爲偏爲私爲軀殼之身是謂失其眞心

右圖說

眞心是人實有之心實有之心乃天地生人之根抵亘古今不變不着一物是謂中者天下大本人孰無心只因隨情逐物生心非天地大中之本心不得爲事物之主必尋討精詳辨其眞而用之不幇補外求亦不索之玄妙無影自然衆念天則擬議以成變化其急緩放過錯假爲眞便一齊倒塌醉生夢死此討之之功所以不可廢也

今三尺童子知事由心作小生初學知道自心傳只認心不眞縱而不檢者以爲隨俗任情不礙立身自昧其神明之靈甘蹈褻天違天之罪誤而淺識者以其見聞所習的信當爲直遂其運用之機卒陷戾人闇人之咎於此不力考而深思之何以迸出原生本體

天之生人原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人之爲心亦是不學而知不慮而能其所爲知所爲能又卻停停當當增不得一些減不得一些徹古徹今隨愚隨聖無二一道無兩心私欲起知能爲物

念所蔽於是昏明強弱低昂淺深雜出然原生之知能與既壞之知能揔是一知一能原生者全體定而正用由此而發既壞者偏於所便安而用不得其正全體定是謂良知良能偏於所便安是謂識神小有才識神與良知小有才與良能茍不自爲主深加精別則妄與眞混離道斯遠

心到極眞處絕了得心之官心之官則思討則所以爲思思則得之思非計量揣摩之思亦非

漫天潑地之思又非將迎意必之思存存不失之謂思思者聖功之本惟狂克念則作聖怠縱放下便去聖而狂故愼可以狀思愼字從眞從心必愼而後能思必思而後見愼道心惟微惟思通微學而時習惟愼握幾眞心無象惟微惟幾幾微之妙天俱地俱人俱物俱此眞之至也三思則紛弗思則眛紛眛爲疚討道瘀久耳

眞是攧撲不破乃天道之自然即中庸之誠易之無妄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大亨以

正天之命也這處得悟保合太和渾是一團造化何樂如之鷄鳴而起孜孜爲善舜之能討之功其終身之憂正樂善不倦之地蹠之徒機雖同出然以樂爲樂樂流於欲失其所爲討夫討之競業若遠於自然實復焉孰焉步驟是以不安於蹠之歸也

諺謂不善人瞞心眛已有而匿之之謂瞞瞞心者瞞其眞心也心匿而且有之欲隱而不能滅是以謂之眞乃已之未嘗喪者也特眛焉無明

耳無明不善之舟有覺衆善之祖天之所常昭以爲無明人之所自息以爲無明天者命之流行而不已而人者氣之限怠以成蔽不有命則無以主其生不有氣則無以爲生其爲生心也而主之者其眞心也於其生而思所以主之者是討也心無兩心立乎其心之大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從其所令則爲眞心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所被以生心則心非其心矣心因所蔽以生則必匿其已之所自有此無明之所由

習之熟則出之易爲之久則反之難與衆同俗則信爲世人之當務故舉天下淪胥以溺而終其瞞且昧不有以耶

真徹宇宙真貫幽明真動天地真通民物真合動靜内外本末精粗故有偏全不足以語真有難易不足以語真有廣狹不足以語真有久暫不足以語真世以一事一時一藝一能一文一行爲稱述是一時一事一藝一能一文一行之美而謂人心天命之真則非也不得爲人心天命之真則情境既移不免於變夫豈貞一之道哉

宇宙真光景自古流傳迄今風日雨雷山川草木今猶古也文物聲名衣冠居處今猶古也只一念朕兆乍呈乍擬欻作欻改而不著不察乃其病根故有初發念本是真機外感乘之而變竟迷故步以至愈感愈離忘其所起亦有隨常應迹原無關轄而中靈偶啓秉彝勃然瘁不知其所因泯不知其所已事非降心内非襲外其必賦界有係於天而梏蔽亦別於人故也天理不架漏過時人心豈牽補度日能一致留神即點而化中間終始之義不必追尋而久暫之勢亦不煩預詰在當下爲之者已

真心者實理也理實則無物故虛而炫世師情其氣魄可與馳駕爲而可與張掩莫政事文章節氣若其濁者聲量不怯横持蠻壓莫富貴驕淫若又其巧者欺瞞籤頓莫押闔縱横若其蕩者隨廢日用莫玄迂逸恣若彼其心迷執事障

以爲盡爲人之道故窮其力而爲之所而卒舍其所當爲是不討之罪也意興所注抗其真機勢不能以勝復苟非猛加悔恨奚能自主轉移之力更進而上之仁智之所見夷惠之不屑狂狷之志楊墨之心悉牢成根蒂尚不易於自拔故力不真則無以成其能靈不真則無以成其見志不真則無以成其資學不真則無以成其德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擬議以合變化鬼神將通之矣

真心即是良知良知是活機活為性機為欲活機性之欲也惟陽能活惟陰能機陽者虛之流行而不滯陰者物之關轄而成運合而發之是謂天靈妄以為動謂之變詐此處毫釐千里學者不致辨其間揔非活潑真體所以一動便涉私利朝索暮營七擄八搖骨肉相仇衣冠公竊日墮穢濁之坑此世所以不治而君子之道喪矣吾學者須懲根器所限又念末俗頹習加心於貨利之交嚴决取舍這關臨一透然後隨所舉動容易措手足古之豪傑都從此作根基絕利一源用師百倍王人者導利而布之民拚得總成得捨得總有得若不着實致力將真心迸出何以知此物穢濁累人玄覺云命從愛生愛因欲有此亦就所生所化而言正是機之關轄而成運者若追求天命原始則生生化化流行不滯之妙只在真實一念上辨别此一念倘轉動不來未被穢濁牵縛苦惱一生及到生盡化還方信無益其真真不討有如此

腑明為輿居温飽為縷粒遊合而揖序形謙笑而手神動人日用之順機也可以為委順乎自熟於習心而真已移矣見聞漸被客入作主豪網維之統併烏知其非有然自視以為真宰心不亦誤哉夫以輿居温飽揖序謙笑之常緣順乎施無所横於喜怒且變而失其本始况憑倚所欲而梗其好其不拂然抵而應之於是假性中識能以濟吾私營貪天功為已力又復錯擬典冊以起附會摩搆意見以申漁獵事愈明而道昧名益蓋而意衰敝過隱伏淪胥為溺中古而下雖賢學莫以深辨嗟乎德盛至堯舜只不自息討討息聖息顧其丁耶

心一也曷言乎真之與假也心得其心之體謂真有所因而動則受病而為假體病則用必不當然而從其中以令五官百骸其為心則未始不為心也醫家五臟六腑而謂十二經其一則心包絡又名心主經手少陰為真心經心也經乃真心之别脉不與真心同經真心為君火心

主爲相火二者其脉雖殊均是之謂心君火爲火之全體相火一時用事之火一時所用事雖未嘗離體而有顧未盡其體耳眞心不病病者心包絡爲諸經之横出是心包也與三焦相表裏三焦氣之父心包血之母君火不能自盈乏神明之舍凝命而立則三焦之運如度而心包善輔否則火不炎則鬱病由以生此賓主之義而養生繕性當各圖其本也

或謂性本至虚執心而以討爲務不幾於雜乎曰性立天下之有其有也以其無所着也故謂之虚易之有太極書建其有極詩有物有則莫不有歸的故初學至大聖人皆不可忘學或又謂道妙萬物泥討而盤桓於心不幾於靡乎曰萬物皆備於我以方寸菅攝物理約而精之其道光明不能外也或又謂德以自然爲宗庸心以爲討不幾於擾乎曰討者天功也非有加於人力必因天機之動而別其敝於人者不盡人聰明則天聰明莫能全察其幾已矣

古今心學之傳自伏羲始伏羲畫八卦以道陰陽陰陽立而心之眞見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有靡昧以爲毀有敝着以爲毀有失則內外以爲毀有逐引以爲毀有藝局以爲毀毀之心猶夫心也氣機流行闔闢屈伸不死惟其易無所見故無以通神明之德理事物之宜於是堯憂之曰允執厥中中不偏陰偏陽允指心之眞已而舜憂之曰人心非心眞道乃心之眞一陰一陽之謂道惟精求則純一純一則中之微得精一

是功夫陰陽得其中是本體功夫本體爲定名眞心爲虚位所以辨其眞於精一得之所以致精一於陰陽之中得之所以定其中於不倚得之守不倚之性運全眞之命以體開物成務之機天下事畢矣

孔門高第其始篤學而志道乃眞心之萌也以爲得乎眞未也子貢之兩悅拚以蔽其眞曾子之魯質以局其眞顔子之仰鑽瞻忽鋭以荒其眞思求乎眞而疑而局而荒則迷其所從入然

而竟以得焉討之力也三賢者自得不真則自討不已故子貢直以道勝紛華曾子直以質見性顏子直以進抵止學至於道於性於止而後心之真定真定而心未嘗有增當其未定而其真未嘗缺真無異同見有始卒始而騎驢覓驢當面錯過及其得而知求之易又晰其求而知得之難鎔鍛火力粗試而爲之言復恐爲舌端輿鞴銘心嚴討敢自已哉

孔門教求仁乃真心之作料有作料如治食得米孟子闡明仁義乃作料之烹調大學止至善其米而舂簸淅炊之盡也中庸之誠治食而味滋色臭之實也以之爲貞固之靈知其烹調之做手以之爲嘉會之合禮其烹調之分兩學者惟得作料爲先急善根植雖有出入悔吝不遠於復聖賢千言萬語固會歸至道其首事而易爲省能無在哉

大學合正心而言致知其意乃倫陽明先生蓋一良字則心不待言矣孟子謂不學而知此謂由中以爲照者不學二字正惟知之源　心之真也復證以達之天下尤見親切蓋達孝達尊天下人心所同然乃通真照應處大抵心之體虛故靈無不通靈局於一物必通此滯彼若只以自信作入頭恐原有先入易涉情欲要之可與天下同知之至也同則宜民宜物宜古宜今其小忠私孝曲謹博施未嘗無知又別有乖睽去處究竟於虛靈有碍而曰我知之良其然乎習機熟而已非心真也

孝弟天性達之天下而同以爲心之真乎曰吾未能盡然之也婚媾之諧如琴瑟鼓以爲心之真乎曰吾未能以必也連袂而傾蓋挹容而進以禮以爲心之真乎曰吾未能以信也能盡然之而必而信之者貫始終歷利害判逆順苦樂而不渝焉者也以始終利害逆順苦樂而渝則必以始終利害逆順苦樂相感爲異同其感同則合其感異則渝之矣孟子謂不慮不學而自知能言人有是體也非以其皆生知而安行者

也其謂良知良能狀其體之妙也非以其不待主持而任其自發者也故愛之於父子和之於夫婦禮之於賓主眞也而籍遇於外無定已存存之恃不免於有渝夫良知良能性眞不昧之本三知三行生人成性之功性不養則心不存成性存存然後爲心之眞是語聞之似駭不實以討焉豈眞然眞必眞信之者

性盡則心眞道之本也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蓋跡於性功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義之所

爲重也昌爲而自昧乎耕鑿作息翦不受侵而強無售鳌帝力由焉而不自識衣裳文物侈格窮宄而債無極敝象魏安焉而無敢越此會歸於天下者乃國家仁佬所洽而百姓莫得其所從來謂爲心眞未也故有觸即渝不可謂之民彝當其始也能一反而得之則所以爲民之分百變不回矣其民之秀者始束髮佔俾問其故則曰祈爲官問官爲誰則曰希富貴及其仕也於民而厲不暇論其立精政案者或炫名以好業或立見以伸氣於上而欺不暇論其出忠獻替者或紐所習聞或從其偏解謂爲心眞未也故發而致蹶不足以爲天常久而不渝志則渝道當其始也能一反而得之則所以爲臣之節順應不窮矣故欲明其義於天下在能自反所求乎臣以事君反之功焉可誣哉是謂討

予嘗見隣婦恤其子以戲水有溺幾投業而沮之沮而不已而業不能久投乃忿作以撻其子撻之而梗遂大忿而撻之甚幾殞子命予感而

言曰以眞心始事而中渝之後先之用情也何其遠哉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以瞬息分眞假豈無柯之可執而取則無其所耶患在伐柯而不圖爲柯卒於無所云伐以忿而蔽其初眞其不謬乎於幼幼出婦心且然則夫易渝者不待更端大爲忿而失之者多矣

予嘗見友人送人殯與其爲喪者爭道相毆而致訟予嘆曰其始也何所費意以爲行也其蔽於習俗侈蕩相高以是爲因而爲果乎此豈[illegible]

瞬息之渝失巳也又方情之蔽之大者并其真假之分失之矣夫真假之分烏得而失之乃風教所漸以爲成者以其所旁觀則其分自在大學合心意知物並舉一正心而意知物各得其當意知物得其當而後心之真始明心無體即知而具其體心無形即意而現其形心無方即物而立其方心宜常存而意知物不可執有常存者存其虛也有意爲將迎有知爲識神有物爲引逐所謂誠意實其意使意意不落意也

所謂致知隨所感發天睿以照之也所謂格物即事而研其幾不狥外也至於心則主在意先虛涵知妙統包物外朕兆意知物之萌聯轄意知物之運心至虛靈蓋虛而生靈非靈不足以驗虛而惟虛乃可以出靈故心常貫知而知以攝心也致良知者誠見太虛真體不以意物參其間然後不墮俗習成念囿意見而迷物實否則毫釐千里學術之弊有不可勝言者

予少慕學莫得所由入每莊情咎過猶若當其爲過依違廓落與世憑陵乃病敝兩年困心日遏忽有冥詔以爲道自古流傳迄今心自內昭明在外求爲學所假而心與道壞去其所爲壞者則道具於心然必追見心之元真其壞斯去巳而聞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欣然欲往從正出處互違不遂虔晤而先生云逝先生之學或顯或晦朋儕商證合并殊難因復自考切懷知此真此討甃而後巳一念機靈所籍皇天后土輔賚孱昧可易承易視乎哉

學問功夫說到良知處更無此子躲閃良知是心體心體乃人生不能假的所在物欲也蔽不得習染也移不得氣質也拘不得蓋本體之真實有未嘗息者學者只被意見雜擾妄以識神自認爲吾知之良且復鼓其敢爲之力初時止由學問差惟其種子不真易爲變動轉輾脫換恣蕩情理遂溺世情文飾門面甘至直錯到底是惟違心自昧弄假成真以至此極今欲破無明之蔽須求自信之真欲得自信之真必證靈

知之妙然欲顯靈知之妙不待尋討之力鄉俗常談動舉真心根究人似易拈取乎故即此作爲欛柄但任意胡搭應曰此是我真亦能錯誤只的的提省慎思明辨自是有真難假人生活計宇宙真消息都着此中藏納故良知無些子躱閃處纔是人逼真家當區區豈敢自異名號又豈敢作奪胎換骨語

右摘平時論答

門人吳學曾嚴大觀集

轄圜窩雜著序

易大傳曰乾爲天爲圜說者以圜爲天之形未察其爲道之體蓋天運而不積旋繞而無方并容無覆而無外形與道俱焉者也老子所謂有物混成周行而不殆者圜也天非圜無以職覆人非心無以轄圜圜轄於心則人亦天也譬車之行地也三十輻共一轂陶者埏埴以爲器匠鑿戶牖以爲室咸有以轄之也夫物有以轄之皆適於用矧心之於道乎一菴先生壯歲遺榮日進此道以一自號以轄圜名窩窩之大幾何而名若是豈所謂大而無當者耶爲嘗見先生之心矣先生心與道俱不隨俗同異俗尚皦皦先生若昧俗多兢兢先生若遺安步當輿蔬食當肉一裘一葛卷舒隨時窩中之坦夷也綱維陸沉章句闡道宗旨其言皆心所自得不闢蹊導諸從之游者出門即登覺路不悵悵於多岐窩中之橐籥也左右經史上下古今筆其意之所契事之所成友朋之所論詰者彙爲一書而

道轄焉窩中之公案也夫窩能轄園不可以爲小園轄於窩不可以言大非先生之心處乎至一之度遊於無端之紀管乎萬物之所終始退焉若怯冲焉不盈以闕衆甫孰能幾於是哉先生雜著中言道甚悉言心學甚精細吾不暇陳其論文廟諸從祀參酌古今一宗孔氏正脉而淆以訓詁淆以藝文淆以名實淆以襲虛沿古者皆不可以祭今雖有舉莫廢安知祀典終不飭而先生之私議終不行乎至於温縣講章謂君子之學以盡心爲實功以知性爲實地慈悲叙辨則以學莫先於名實之辨心莫存於內外之合道莫顯於人已之通青原易著則以聖人退藏爲洗心之具又論春秋爲性命之書與易無顯微之判所以立園之體也而一存焉政議本於天德而其施條已以安人其極易簡而理得諫原主於養氣而言非沃心道非自得者不可以諫所以達園之用也而一著焉海上十三參與而難測隱約而可思又其胷中廣大[illegible]

超悟上乘俗儒野衲能窺先生之法門者鮮也天先生蚤發賢科仕竟郎署功雖不表見於世然而行可以敦薄言可以厲偷書可以詔後此如泰山喬岳不動而及物豈以仕止爲窮通而江湖廊廟爲顯晦耶然則先生以一自號以轄園名窩信非大而無當者矣讀先生之書而與之同志者宜有以見先生之心古杭唐禹撰

榕園窩雜著

吳興唐樞著

門人唐卿編刻

文廟祀典私議

曷爲文廟祀曰祀功孔子生于周季王迹熄慨道學不明聚英才而造之正六經以憲萬世天下後世知有正學可以全性命治國家以求其所以爲人皆孔子之功及從孔子之學者之功也是故聖若堯舜非其傳則弗祀也師若異端

小道非其至則弗祀也親若禰考非其成則弗祀也訓若嘉言善行非其本則弗祀也孔子之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天地之道天地之道主于至虛而彌于無外是故孔子之爲聖也根抵太極紀綱造化宰制民物與天地準禮樂不能悉其神論議不能悉其德行業不能悉其變述譔不能悉其意訓詁不能悉其蘊天下後世之學孔子者于述譔而得意焉于訓詁而得蘊焉于禮樂論議行業而得神與變與德焉于是以全性命以脩其身以治天下國家者於孔子之功及從孔子之學者之功不能忘也故曰報德報功之無盡功以行教德以正教執此可以議祀

孔子之祀定從食者若干人曰顏曾思孟嫡任傳道之責曰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子貢子夏子路子張子游有若冉有宰我皆願學孔子詳于簡帙焉曰南宮适宓不齊高柴樊須孔鯉公西赤漆雕開澹臺滅明原憲林放曾點蘧伯玉亦

次之曰商瞿司馬牛巫馬期公冶長公晳哀顏無繇陳亢周行不徵示我無及曰顏辛曹卹秦商冉孺梁鱣伯虔叔仲會名僅見於經載曰秦祖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虔奚容蒧顏祖句井疆公孫句茲縣成燕伋顏之僕樂欬顏何狄黑孔忠公西蒧施之常秦非顏噲冉季漆雕哆漆雕徒父商澤任不齊秦冉公肩定鄡單罕父黑申黨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廉潔邽巽公西與如步叔乘三十九人并其名無所考曰申棖

公伯寮琴張學不協中佔俾所㫖曰公孫龍荀況左丘明谷梁赤高堂生毛萇劉向公羊高伏勝戴聖董仲舒韓愈言雖成家孔子堂域概乎其未歷也曰鄭衆杜子春盧植服虔王肅杜預賈逵孔安國馬融鄭康成何休王弼范甯無蔓宗旨謂能存經誤矣周程一數輩聚奎有宋續微言之絶大義一明恭沉胡安國邵雍呂祖謙司馬光眞德秀則所繫微有間焉許衡吳澄蜀日越雪然感在當其時已爾執此可以議例

夫祀在對越精神之所注也體其道而稱報是之謂利成故曰鄉之然後饗焉惟孝子爲能饗親仁人爲能饗帝此祭之本也故君子之議祀莫先于議學其議學莫先于議行其議行莫先于議心其曰吾學孔子而遠于行其曰吾行孔子而違于心則不可以祭孔子之心與天地準主于至虛而彌于無外雜之以章句漢諸存經其祀之雜之以解會宋諸訓詁其祀之雜之以藝文劉向韓愈者其祀之雜之以情肆琴張申棖其祀之雜之以名實公孫龍者其祀之雜之以襲虛沿古三十九人其祀之雜之以附聲貴耳商瞿馬牛輩其祀之是故俎豆者師資之後贄也夫然後志定而慮研慮研而執立執立而禋成廡從寢設敬有心訣稱褒章服事有義起品羞列舞典有由褒進將奠釋特有特虔名分次列位有正體隆殺進舍之宜上下大小古今之異悉槩是出執此可以議儀

鵞湖書院謁辭

維嘉靖之戊申兮節屆清明齋趍隅之宿虔兮爰拜先生繄皇初之渾噩兮氣與道衡歷三代之[illegible]迹兮魯鄒宗盟彼人心之不澌燼兮自昭[illegible][illegible]七十子雖既喪兮大義未傾恢有宋之大闢兮崛起周程合體用動靜一兮已見夫行變化而通幽明值星奎之兆聚兮作者雲蒸念性學之易始兮慨聖道之難成失則内外兮固自是以爲一而裂天倪以爲精浩恍惚以泣路岐兮忽封畧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奧而兮終楯鑿以

詨嘗呰淬礪之未切兮乃質訂之歎誠匪依違以姑可兮必呰𧿹之弗徵憶友道之久墟兮懸春山於鳥鳴乃如四先生兮奚自舍而忘情輕數百里而來兮即虛岩以合幷意耿耿以不隨兮言諤諤以彌謄或直了以致慮兮或支離之置評或異語以掖辨兮或微默以申不爭之爭要同歸于公是兮靡自好之爲勍讇若迅雷之游兮契結醇醪之醒識者明金蘭於道一兮報者正俎豆於同楹儼其遺躅兮卓彼與荊峰岩

瓦兮睚谷平東風飄飄兮爰拜先生

玄菴訪誼

予觀政尚書曹率晨入堂揖輒休沐抱被饕素湛於同年余玉匡昌其爲輸忠之地耶玉匡子曰吾儕小臣有待焉無已則遍質諸名流姑正所學乎曰明心術以一類祈官聯以和衷不亦善之大乎乃兩人相與日倸倸乎事斯事秩登玉寺諷逐輕蹄注造玄菴穆學士學士[illegible]而言之曰二君者何所來於倸哉乎兩人曰玉堂之禁䦨非陋子宿聞東魯之舊風非南生便習大儒之首選非凡能擅擬庸無來乎玄菴曰淸員無補聖澤旣墟叨冒未堪曷勝三悚予兩人曰一正而三脩脩願聞其要玄菴曰官有法身有行予兩人曰法安從守行安從著玄菴曰法而守則守矣行而著則著矣守之至而官稱著之至而身脩矣予兩人曰不有不祈稱而爲法無程脩而爲行者乎玄菴曰泛而從之不可也予兩人曰事必有其宗事于事者泛事事者貫事

於事之謂義襲事事則能有主玄菴曰此其心不有交脩者乎予兩人曰無心無事兩不容分一脩兩脩偏脩無脩心爲脩表法與行爲脩影表端影正現影只圖立表官與身二物法與行萬殊其要惟心心存則諸理盡得玄菴曰徑約廢博枯本遂末可乎予兩人曰約居博中本在本上同舉同債析之有所不能離除之有所不能去但綱維有要而消息攸係惟心耳玄菴曰沿革彌綸寬猛文質法之在天下曰變而不

同尊卑繁素厚薄親疎行之在吾身日新而不已尚非酌其施以時其化而動曰心焉不幾於人文之廢哉于兩人曰何其宨心之滯且小也玄菴曰二君者明於聖人之心不明於常人之心于兩人曰聞公發解句一念之間方堯方桀一日之頃朝堯暮桀雖全桀者而有微堯存有諸乎玄菴乃頷而謝之以別

楊子析衷序論

歲辛丑秋月後渠崔翁識樞於南都官署出示楊子析衷序曰盡子商之樞曰道議如刑一成而不可變翁曰公理其明之無以拘爲樞乃敬謝而言曰翁抉慈湖三非爲道一之衛道之一也物之有則也物之有則也天載之不容以僞之也有則故有的有一故有地有天故有止道無爲以心爲則心能動以道爲一心與道無形以意爲主而以天爲定則其體也一其本也七其發也定其原也因其原以見本因其發以見體惟一而神所以生惟則而精所以立惟天而

聖所以止由是言之不即心見道道安外求不從無視意意可內馳不自精神擬聖聖容別作乎一也則也天之載也二翁之妙古善闡學秘者也翁曰道一不可以二求意有不可以無求理之極不可以形氣求樞曰至一不二真有歸無極理不外氣翁謂圓徹靈覺神明居之則雖欲二而有所不能岐也翁謂康欽齊作赫赫穆穆同體則意意不落意乃其爲本皆有也翁謂能通者神所通者理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理皆有異義乎翁曰虛之所包無窮形之所納有限道與性與理生於虛心與精與神生於形胡爲一動與之樞曰圜中數外而爲心以其虛也虛而生神生精圓徹靈明之所具乎謂其方盈寸取其所涵不即其血肉故心無心心之所以爲心命於性性無性性之所以爲性現於心心命于性則清通而爲神機不容以自帶性現於心則審察而爲精理不能以自昧皆性而馳心暴棄之徒也以是小其心可乎翁曰由太虛有天

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胡爲乎同之樞曰具天其道以爲性其性以爲心蓋所以明一也由者強析而分其名合者統同而會其實皆不得已之爲言也翁曰姑徐擬之樞曰疑信不兩立遲速不兩就貫精粗而後能超玄化去依違而後能徹自得翁曰莘哉子之至吾其有所啓乎願爲僕僕樞曰虛矣翁之心道德高矣以樞見鮮而辱取焉則樞之不自力脩敢不惕惕

見陽明先生祠致語

維年月日後學某謹刑鷰作黍春見於陽明先生之祠曰嗚呼先生悠悠宇宙兮魯鄒之靈或似或幾兮詎曰虛承良知崛起兮天開日明嗚呼先生先生先生之靈或似或幾兮詎曰虛承悠悠宇宙兮爰拜先生

才意告張子固

才曰運德濟惡不才道無定用是惟心裁一以貫萬務成物開務息厥心虛靈洞達可變可順可舒可括寄如九疑峰比三峽操之斯左放之斯發發之斯文文之斯若化本則神事理不行彼馳者昏憧憧芸芸事往且累事前有根肘動皆掣實忘其原其原得養神一化兩利害通窮屈伸頫仰鹹夷邇遐剛柔縮任順應若流一指諸掌曷誣才微惠弗可強

題坐床壁

三十三天十八層地獄自未開大闢地到人消物盡後晃長碣夫萬物萬事三百六十件行業

一齊在這裏收攝管運

硬脊梁筋趺瞋戒食脩不語與蒲團無下有時關門失去或又在鬧裡尋見這幾莖草包累許多根苗花實久久自知

几製

本一硯分習五硯頂平口圓直以方立高五寸五分具河圖全數揔高無定分加立高十口圓之徑隅角在前彌綸在後表裏如一可斂可舒斂則前不見積舒則前後俱不見積隨涼隨[illegible]

隨卑隨夾不用飄帶輔片諸文飾幇補惟乎中其製袤志衛夫

衣製

上衣下裳乾坤位矣乾運冐德衣制備矣事章義遠深道名矣面背以著陰陽身四袂二袵二旁積幅四以著十二支身本二而中屈之爲四以著十干袂規袷矩負繩齊衡以著經權體用袵續於身以著統旁幅四幭一積齊伸以著周長短惟體肆額惟時續素惟分吉凶惟禮無鉤邊飾緣貴簡也廣袷重本也要縫之而半于下約中也不信連裳之法惡雜也惟乎衣可燕可恭不費天子服之公卿士服之鄉老人咸服之而其所損益不遠其又何慕于古何濔于今而忘衆人所同有也

貪廉說應談簡之就正

天下之道仁義焉已矣事以仁行仁以義用貪者愛之流仁而弊者也是謂無義義則廉仁義人之道也於心見之心不容自已者爲仁其不容不自已者爲義不容不自已寓不容自已之中非有二也故仁義合德之謂心事行不以仁則僞仁用不以義則放僞與放均失其本心孔子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欲仁之發也欲於仁則不放謂求其仁于義也又曰君子喩於義喩則不僞謂求其義於仁也廉斯至矣

名實辯

名與實異乎曰難言也同乎曰難言也若表景爲表則景弗表弗景夫謂表與景則強矣曰苟眞贋糅毀譽不已異乎天昭事公不已同乎曰同其眞不同非眞非名實裂也非眞而公論明則眞定信名實之弗離也曰久假弗定則何如曰人欺而心知之是之謂眞曰誠同矣乎曰羞名勝而務實焉懼實喪而正名焉爲其判也烏乎以爲同也曰然則曷以謂之同也曰於羞而懼是則同

曹園詮

徐波石約予聚西湖之曹園焚香據榻默坐移

甞予乃言曰別久兄之進無量矣波石曰奚以
知之予曰奚而不知之波石曰吾無進也予曰
然乎然乎波石亦曰然乎然乎予曰學之功有
進有退學之道無進無退學之要有進無退學
之實有退無進予嘗資兄之實欲袪雜以證道
資兄之要欲策惰以律功波石曰安之而已無
多爲也愚不肖夫婦能知能行人莫不飲食鮮
能知味察天地以此爲堯舜以此盡人物以此
故不識不知以順帝則何思何慮以同歸致予

曰嗟乎哉不相爲謀于小子膏抹之時也兄其
息肩而入坐已乎波石曰異乎哉何其學之判
始卒也予曰學無息幾予誠懼始卒之爲判也
以起脚擬勉以到家擬安波石曰如是如是予
亦曰如是如是

明州談述

己酉仲冬三日訪同野王子於四明郡城王子
止予飲償歎而不腆傳觴而不戒閑儀而逸辯
而取予請曰廿載之神交不君一吻所及盡示

諮同野曰山中靜理不爲塵客所乎予曰孰仕
孰隱孰贖孰閒孰道孰凡不賈爲感本隨安爲
應迹妙明爲境真吾欲以無相求心同野曰因
因陳陳孰我孰人沕沕軋軋孰贋孰真無終爲
主有盡爲客廓然太虛是名如如吾欲以不息
求學予曰詮不植言帘交不落黨曰然則孰與
聚乎閑闍究蘊鼓篋圖參弗講弗可同野曰曷
爲心予曰太虛其至矣同野曰曷爲太虛予曰
天地間只一氣氣得其平之謂虛平昭其序之

謂理理當其施之謂道能主其施之謂心能發
其昭之謂性五者皆天也同野曰欲安從生予
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
是流而爲弊焉者也心虛則感而不動有物故
塞屈伸往來緣實境化是故欲仁得仁究竟在
着欲罷不能終爲鋭作況倚物而不歸乎同野
曰曷歸之予曰歸莫大于學又曰請言所以不
息同野曰學以不學爲學故無所起而爲息學
以不息爲息故復其體而常存夫不能袪之以

人性不能助之以氣靜不能雜之以爲因于朕
兆之機順其流行之化悶悶焉以共其敦斤斤
焉與條其品繹繹焉與恒其緒無所忘而未嘗
令其不忘兀乎其自得以待逢原之取此脩之
至也乎曰可一蹴至乎同野曰可有生熟無聖
賢有向背無金禹有作輟無悔吝有淺深無彼
此有久暫無異同乎曰信哉同野子之學乎世
之劫於功力事其多而忘本體秪自苦於途岐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

諸非道能有求而未已于遜逆未持同野之說
哉同野曰善哉一庵子之心乎世有以襲義求
心而失外以溺玄求心而失內以扞物求心而
失事以自用求心而失情天命之性之心其道
貴無蔽無蔽與天同體不離形氣而通神明烏
覩夫境與世與物哉言訖翩翩四袂翥一笑而
分客不謝款主亦弗留

諭錢守中南離巾

昨見新製巾詳玩巾說大意已領略人爲天地
造化之主則而像之以神形器學無餘蘊矣但
句簡不盡闡揚輒有數問聞古釋名云巾謹也
謹所以謹夫則像之道也學莫不有則顧精粗
深淺正邪過不及紛然而出則别乎其謹之法
耳所謂飾貌而崇德者飾之爲指雖善而所以
生於飾大亦與德二乎荀子曰琴瑟戈予以飾
喜飾怒竊嘗疑焉以爲外之也故至文不飾大
道不彰君子緣德以著貌因貌以成文就文以
立義飾不飾非其所獨知而尚得而名之乎古

者有冠無幘秦加武將首飾爲絳幘其後稍作
蔽題漢續結高顏皆後世之飾也白虎通謂夏
商周冠飾大小亦漢儒之說也上圓象天下方
法地固矣而新製之圓其横不圓其縱方於體
不方於用何歟豈智或有時而不圓義臨於用
而不方者乎且首加衆體之上輕清只有天象
難者曰冠圓冠以象天而欲騈以陰陽因物作
識可附而同之否也巾既合陰陽[illegible]爲
製履可亦取象于天以褻於在下否乎製巾作

思履恐非徹上下陳高卑之明法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孟子曰經德不回以言乎其體也蓋自命意造端而直以達之者也不識人於人之情也可以直言之乎情本於性之謂直守中之意是矣而舉情以徑名直毋乃號之不可而不能以語於他人者乎記曰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夫圓智方義以盡天地之道是乃所謂直也而圓之方之當求諸情焉抑必求諸性焉毫厘之間而有千里之辨不可以不察也說曰天

地之數各四涵太極而爲九夫太極復出於天地之數之外則非所以爲涵而復增其一其卽古六天之說贅疣造化而成數矣而可乎哉天下之道長短高卑豐隘之度信有天則不可以無品古緇布冠前高七寸長八寸後高三寸委貌皮弁長七寸高四寸章甫毋追前高廣後卑銳要各有意義不能懸度特患天下之用智以成其義者皆就其氣資所近以申其意見而不歸的于天命之本然其不流於自用耶漢法冠

一曰柱後冠以縰爲展筩而新製縰合於前柱前柱後不可爲典要但天下事雖成于交然重明以麗乎正而綱維轂運彌綸機化之術君子尚玄而體黙者其惟人之所不見是以履錯之敬黃離之吉然後可繼照於四方佛氏之南無易繫之退密中庸之尚絅寔南離道人家藏胄董肯以章章顱額之間遽拈以示人也乎凡此皆所未領畧幸商示之至望

溫縣講章

溫邑聚友索丁講正蒙由太虛有天之名四句爲之說曰此張橫渠發明心性之說謂人之所以爲人主之以心而本之於性性蔽則心不盡心不盡則學非其學故心之所以爲心性也性之本體自然而無聲無臭者天也性之生生而不容自已者道也故是性也無所有而立天下之有惟無所有是謂無極之眞視不見聽不聞擴然寂然故曰太虛惟立天下之有是謂本然之則絪緼屈伸摩盪乘制日運而不滯故曰氣

化然天與道非二也自其性之所從來純粹至善而不參以形曰天自其性之所必至體段充周而隨在各足曰道故夫由不可爲由以其元非二也合不得而合以其元不相離也故天道心性一也析一物而兩言其義之謂由即一物而詳指其實之謂合是故言至乎性而精粗本末上下有無貫乎一道無餘蘊矣知覺者性之靈明是也有性即有靈靈即生生之本草木生而不知禽獸知而不覺乃得性之一偏非夫人

之爲心也人之爲心而靈非攀欲蔽性而光餘也聖人之清明在躬固聰明睿智達天德也是故君子之學以盡心爲實功以知性爲實地不知性之所從來是義外之徒也不知性之所必至是幻妄之徒也不知性之所從來即其所必至是支離之徒也皆不足以語心學

予既述前解溫友李宜春朱則乾鄭伯起李子允一數輩復欲約其語而質古人之成編故又曰天者性之本道者性之體心者性之郛廓天命之謂性言其本也率性之謂道言其體也脩道而戒懼愼獨言其守郛廓之功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強名曰太虛一陰一陽之謂道故直指曰氣化不以合爲一滾出來則非妙而凝矣不以明覺爲性之自然則惡智之鑿矣故學問之道無他能善用其知覺如禹之行水也則養性於存心而天與道在我

慈覺敘辯

慈訓方揚山速予文而懇揚山蔚志士白少慕

古切尚之予感其意而叩焉已酉十月二十有九日游姚江入訪渠官舍歡晤質參然殊不協稍持之改歎稍激之改容傳杯宵讌星河照庭時予雖寒劇而莫之動也揚山曰學以躬行爲至予曰行者誰乎揚山拱揖以示曰正九容予曰正者誰乎揚山曰先正有格言予曰格言雖出誰從揚山曰隨時以從之予曰時誰知之乎揚山曰思則得之予曰亦信有思邪思者心之職也且正容盡乎揚山曰未也忠孝其大[illegible]

細予曰孔子贊忠清難克伐怨欲不行而不
與其仁云何大學先正心於脩身云何揚山曰
一是皆脩身孝弟巳堯舜之道云何予曰誰巳
而誰一之乎揚山曰吾見人疽矣不剌不瘉不
瘉予曰此瘳人眞見也揚山曰吾嘗疽矣不剌
不瘉不瘉予曰此自瘳眞悟也揚山曰藥餌乃
外來物予曰擇品而製劑亦外來物乎揚山曰
說口墮行心學昧稽吾欲致恭以明色表予曰
學莫先於名實之辯心莫存於內外之合道莫

顯於人巳之通如以明表襮不可言縱其內信
亦爲自用卽君好古甚者不能自奪於王制其
守聖賢一論又重違他訓則將安決哉揚山曰
淸虛玄極之功吾付一笑予曰知儀章不足以
盡人當痛哭太息百塲揚山曰公何攻我之深
予曰言動知所自來便咲不藏刀哭非激發暴
露揚山曰請言所以不可予曰心迹如形影元
不判只工夫有本末重輕得其本而末從其次
末者究竟本之先擬復宜本上尋討幾可學[illegible]

若欲偏擬遠慕新法可希周公聶荊巳稱義烈
故恭當求安必信必果非大人之道必正心誠
意以踰小學節文之本聖賢有心法無事法曰
心學曰性學不曰行學姑試思之予別宿舟中
因念曰玆乃坤月晦日夜當愼用上六明日晩
復飮揚山宮舍揚山色辭較潤懇質予予曰惟
聖人而後可以踐形以盡其性性乃心之生理
聖賢血脈路頭只有此靈根此心虛明則能照
物能正行一有物則自是自用不但爲惡雖窮

附義名不過換面改頭摠屬私欲揚山曰旣事
虛明矣不致力於實踐乎予曰實踐者虛明之
影心如天太虛人界日月雨風露雷顯著種種
然非種種所能自爲揚山曰思而不學不幾于
殆乎予曰思學不可偏廢亦不能偏用習學時
求明於心則爲思思不學尚未謂之思學問惟
有主腦纔成片段中間不可單言思況可泛言
學乎揚山曰無思玄詮諴我滋甚君子有九思
能一而足乎予曰九思一思一思不思孰是[illegible]

維安而能慮故云吾道一以貫之揚山惟悅之
予復別宿舟中因念曰茲子月朔宜安靜以養
微陽又明日入別揚山揚山曰教願心須顧欲
安頻此物予笑曰此正予得見天日何幸何幸
但昨日慮無心今日又慮有心有心之心原是
無心舜與木石鹿豕本無心及聞善言見善行
纔有心然却沛然若決江河莫禦又做得箇無
心有無之間乃天命流行之機容不得些子別
物起一些意見便是杜撰染一些睹記便是徇

外占一些便宜便是情欲可不慎乎遂別去舫
人曰初潮未可捩柁予曰姑待之

紀客談

泰州王子宗順暨其叔汝良弟宗舫宗度亦唐
子勳之黃子子元近於維揚道中質予學予曰
竊聞之心齋之學學矣家學之爲學其復何言
諸君子曰良知則曾聞之致亦曾力之然更願
申衆予曰謂良知有聖愚古今固不敢謂良知
下手即了手則予亦不敢諸君子曰有尉補不
予曰無尉補有造就無作爲有體認不惟自信
以致之又須好學以致之孔子曰十室之忠信
不如我好學此知致致之者也諸君子曰信與
學有異從不予曰信人善人貴於克實而有光
輝殆不可強同諸君子曰克實光輝於良知復
有加不予曰充實光輝適得其體信人善人或
據其曲諸君子曰若是乎良知有偏全予曰良
知無偏全習聖有限量氣質有顯晦良知只是
箇丹頭直須點化始得能不能見不見良知皆

能知之知其能且見者於是而行以致之知其
不能不知于是而學以致之孔子曰知之爲知
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子路直信故特指良知
以告令其可據此而學日鍛日磨日進日諸皆
自一念虛靈不昧處運用大抵學問之功變化
氣質學問之道了當性命學問之幾本體靈明
學問之極智周萬物智不周則道不濟與天地
不相似良知之所未安未安而不思以求安是
豈良知之量人之生也爲氣敝爲習壞即其靈

詖之心認作一了直了一得永得恐終草草承當是豈良知之實學者之病患於求之太易從入之門既誤不免師心自用認假爲眞其流又不可勝言者切念化機至靈操肆起岐忭根最蘊感應惟危不以業業競競者根抵品彙這漫天發地道機滾滾何物欛柄其或意見以爲能自得耳、如龍泉倒持勢不在我強作施爲剖決幾何而不自償諸君子曰然然至維揚城以質之沈艾陵王淥湖亦曰然然

日征問

一卷子將之岱華不踰淮而返復南渡江登北固山遐眺蓋有所未窴者以目爲征而以意問之其詞曰化國流形懸弧男子膏秣夷猶孰爲尼使河橋夕暄驛路春山問津服犢孰爲間關茫茫寰宇東于若許欲弘之人孰運者主喙于無術荒心靡歷陽浦商丘亳都安邑以及鎬酆微傳精一凌厲皇墟冥搜風蹟孰玄孰黃允肯疆域十二周封合爲七雄巍項勝廣歘乘其墻

孰綱維是在沛攸同蜂湧鼎國兩晉綫脉宋齊梁陳三魏南北慨厥嵩宮隨所經値孰啓謫營爰吊狂忒唐馭長安宋崇汴垣敷文韜勇孰續貞元李揮趙繿迹諦征轅胡擾元穢陽離陰昧世祖晨星耶許孰諱魯驛孰祀阜宣鼎止伊洛孰開河汾可是堪輿　靈孰麗屯社禝護明間孰牖宣旨洪匡乘鑾子先騎笮上奮吹笙浮丘相援耽逸償務孰廻狂瀾孰擾持虎太行試武跟跕焦原孰以成阻㚉牛功佗五臺息流竺宗

濫起孰卬左求嘉峪白嗽瀚海愁雲套幢朶貢大宣績紛靖國孰畧饒倫孰門新渦湯湯徙決孰防徐宿及恐至於大梁引汶會通泉微孰從衛輝漕策快於流洪勢曠中土惑窮齊魯哮虎彝狼寶裏入府決孰明威機謔結伍艱火多貲三役是資而織而甸孰彌奄繖佃見睢陽小醜角塲淮陽肖警臨齊不邉孤懸寇臬守牧孰商群逵所插眞恒太迫未幾而誅孰爲情實召庸紫荆山海非隆四阻之外毅函右迎虎牢壺口

濉潘梁并孰戒孰懈復孰他初赫赫假符鐃鼓
盈途痍夫號呻孰爲誰何供潘汁代歲支不逮
孰建訏謨萬事可賴三輔貴淵聖業蕃騈孰嚴
定誠以恤逋遷東濵之濵伯生所陳孰昣而犂
陟相其因膴膴周時有如百二朔京自西孰不
足恃終南美林亦有漢陰隙土指闕孰秦無人
宛穰負險襄漢是歛孰經南陽鑠戢商阪洛滏
濡滍漳滹塹轃澇憪荐臻趙魏孰救太華西聳
岱宗東擁孰肅孰和孰爲心奉鎮朔惟恒二室

連横孰背孰正孰爲心承梁靖勢兢慶源嚮應
全淮克寧孰爲心令維揚之陸一緒百族勑斷
如平尕此鞠育舉則殊端歛藏一掬孰其酬之
欸示予曰

青原易著

于戊申春與會於青原山中鄉東郭劉獅泉彭
石屋諸公諭示數日大要以良知無聖愚古今
不容多事而予鈍質過慮以易忽之偶諭及神
以知來智以藏往諸公曰信在洗心一事予曰
退藏以爲洗心之具諸公曰莫盡蛇添足予曰
良固不可添却有蛇在鄙意人須完具惺惺本
體私欲自無不洗因作神知來智藏往論呈衆
曰人之所以爲人者天也聖人與天同體心寂
然太虛而性立天下之有何哉以其理之實也
理實故心不得不眞心眞故神不得不凝神凝
故智不得不明智明故道不得不從道從而天
之化昭矣聖人之口曰代天言聖人之身曰代
天工是岐天人而二之非所以言人也天生人

以爲言猶身之有口以言而口未嘗外于其身
也天生人以爲工猶身之有體以行而體未嘗
外乎其身也軀殼殉而意識起見聞被而習罣
成嗜欲重而天機息好惡作而本體迷於是慧
者天飛愚者淵淪蕩者雲駛悍者塵湧餙者貌
從是以執有涯之情以御未由之化天下之故
日與我相距又何以通其志斷其疑而定天下
之業乎聖人者與天爲一洗其形生之心而退
藏於天命之本然是故不措於形器而神以[illegible]

[illegible]不滯于見聞而智以通之主之神則不必億逆而自然先覺是以大生焉幾先之炳常照所不能逃通之智則不待安排而莫非天則是以廣生焉隨感之應萬物之所皆脩常照則若有前知然聖人不以前知爲學聖人能見其方動之機而不爲物之所蔽常人困於梏亡清明不在於躬其何以爲知來之本乎皆脩則若有所宿搆而聖人不踐成法隨時變易悉能當乎天理之正而合乎人情之安常人以有我爲私將

迎無定其何以爲藏往之地乎故聖人之運天下必自定其根抵於冲漠無朕之中而於穆不[illegible]於屈伸相代之際而綱維獨存于感應旁午之時而樞紐寂持操之以厲息情思之以精入義安之以順自化不以業緣拘吾應迹不以擬脫廢吾性本不以封補系吾眞一不以直了書吾深造不以速化傷吾端倪不以師心拒吾資輔以此以洗而無自齋其眞已至藏至密而不自窈於玄脩其何以致是哉性使然也性雖不

可以言有無而實非空寂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無方之神而有其神不鑿之智而有其智存存以門道義甦而後已嗚呼此聖人之體易也可以輕言乎哉

渡江賦

乘鴻圖之砥道試驅關以服牛諦闈親以挨柁兮振喬企於先脩順青陽以規化兮質霽灝以綜謀率水淌於重濵兮度札子之故丘歷子游宅而思北學之似兮沿具區而懷鴟夷之扁舟

乃拂雄於京口兮獨對志於洪流意耿耿以垂譽兮情嬛嬛以靡酬追皇初之原始兮貢百川以爲淮瀦甸服之漫澤兮縈濼脩之餘湛肆景籙之永逆兮奚海若之能厭靈繁滋以植賓兮界南紀以天塹假渾沌氏而七鑿兮腸胃苦而人力殫憊流形於大塊兮沸物華於馳變覽渚淤而決滲兮暨濛漠而燭淪涵飄輪而合色兮攏湫盤以盪滴勢呼吸以瀾萬里兮凌物化而貫天一索王如逝者於斯兮非聞職秋水於無

極道存靜主兮世有常迪天理未架漏過時兮
人心豈牽補度日爰津衢之非好問兮幡岐陌
之徒泣或誕登於先岸兮或劫毖於鼓栕惘蘆
中之有人兮守卬否而人涉羑濠梁之至遊兮
趣中原以濶躡懃匏瓜之終繫兮惻不食於井
渫淺擊舷於祖逖兮迂囊沙於步隲斲樊水於
載絲兮暴佽飛於揮磔遡河洛以息鄹兮訪豐
鎬之承烈慹洙泗之幽涓兮探陽蒲之垂末倚
闕山於如待兮挹風雲於相迎擷韶光以鼓篋

兮取潺湲以霑纓適芸芸於翺蠕兮納總總於
耕軒咤鯤龍而俛臾兮戲黿鼉以縱橫假牙穡
之櫛比兮倀無炬而宵征識生辰之弧矢兮究
岷崑以宗盟隘潢汙之自好兮誠和鸞於亭程

南嶽告章

負虔遐陟職將賤私不因不滞匪微匪諛勿爲
浪豫烏惟搜奇秉朱明以立極亘炎德之雄維
緼乾坤乎磅礴著光華之赤微雲蒸寶籙秘兕
金書百服輸向　天王垂衣運幽明於[illegible]品

禮樂於斯斯乃綿脩之未就矧年華之易移咨
悔吝以頻復迭迷照於良知始綳朱以絲泣繼
勝負於鷸持或從抹以起散或因矯而成疑滞
情理於章蘊囿區寰之違依念化洽之妙毓閑
眞精於重離彼律襲之頑懈豈黎荷之能如耶
玆不敏奮爾於爲賁天風以自鬻盍懷機之相
貽滌湖湘以響補效鎭嶽而仁順冠雲霧之變
合引岡陵之紆徐貫群生以中信蕩一曠於南
覜執心香之默矢擬玄牖乎潛資

感感搏虎

沈竹里寓文一庵子曰感搏虎大惡劇惡虎而
快其能致擒也一庵子然而疑之爲之說以復
其然曰虎耶於人其不容嚴惡惡也人耶而虎
其不耻怠爲善也虎耶麟耶其不當于彌善惡
之不明也故愼斯術以往思過半矣其疑曰嗟
嗟虎嗟嗟虎天下知盡咎虎虎惡實居半而人
成之軋心勝以成其咆哮恚心勝以成其螫戾
懼心勝以成其惢愎嫉心勝以成其戕賊禍心

勝以成其蠱爪牙齒雖犬羊猶反之而獨於虎耶登人伏虎哲士遠虎力者暴虎聖王驅虎皆能不成其惡以爲之處環而苹其髮何情乎也幾哉乎虎夫在人心用善則善爲踞爲視爲步爲蹈芼爲大人之變爲楊香憤激爲夢澤之乳爲雩門蒙皇比可以壯儀可以起惕可以明文可以覃恩可以全孝可以敵愾永叔詩有云狐奸國可笑虎猛誠可傷其哉有疑于狐之獲免也噫嗟幾哉乎虎吾復有疑于羊質而皮之亂之

也夫束法者任法用法者任意意誠物格決行物從格王從伯格賢從詐格天從人不軌不望不嫉不懼不禍以承天倪以脩人紀以對時育萬物心之本體也夫是之謂處虎搏逐咸可

廣陵紀夢

予別毋將遊岱華至廣陵度顧恭府廣莫所乃愀然不能前即止宿旅館夜夢一狐裘肥大袂予掖升驢一青衫老子旁出掣予肘二[illegible]大[illegible]老子白眼睍睍予心泥老子下乘禮之[illegible]老子曰吾爲汝故主一旦忘我故以相逆予曰予亦便汝面目敢作忘耶予逐老子行老子跨空入一瑶府予迹于閽守人且遥見有躋堂者閽守人曰此碧虛君所御老子寔其長男君躋堂老子已退聽矣予急馳甬謁君曰汝欲見青老乎予曰予故主不能忘也君曰覓之玄衣使者可得轉堂後扣使者曰悉授君符令不能自鑒鑒則恐爲君惡汝徃請之予復謁碧虛君君曰業以無爲爲宗不可思議予少佇間老子忽至予趨

而迎之且讓其避老子曰碧虛君前吾父見吾父猶不足耶時戸外櫓聲觸耳予寤而自失曰若哉予學之不進也使狐裘夫爲青衫老爭銜復不質君而扣使者不已雜哉歸而求之有餘師即鼓棹南返

請諸鄉先生立社會疏

切念志士不以出處易學仁者不以人已異情違人不以遠近弛事壯心不以老少改力豪傑不以雅俗貳念況今際明時處[illegible][illegible]當無[illegible]之

身厲歸田之操而盛忘年之風如我湖不少槩
見者乎故倡不可無和事不可獨成樞也晚脒
深爲是懼謀之揀塘南茗二君二君曰約時結
社寔予同心因屬樞居府城道路之中先爲舉
事其事歲二會在春秋二社日當事者給饌治
具先期一日到會所既會次日乃散會之所任
當事之便樞今六月十六日奉候於峴山浮碧
亭風雨無輟公私俱置衆寡不拘後先繹來出
入任意供具不華一取相觀之益一勿盍簪之

疑一溫知舊之情一申鄉曲之欵一寄登臨之
興是會也止折簡不邀止長揖不拜止隱服不
冠止論說不譁止陶情不醉止盟神不禱懇願
俯臨共成雅集

存神說答吳龍津

人四大出機入機孰闔闢是孰能轂運令不敝
是至人性性不着喜怒哀樂氣住氣行與之相
注故可以御世可以因躬若一有滯心便[illegible]
生種種差別以氣用氣氣盡而[illegible]即不盡[illegible]

乃病病因滯來遂致枉㓕不及盡其天年其源
失也人能常淸靜天地悉皆歸不淆濁不撓動
虛明在躬志氣風馳百骸理而萬化安所惡頑
寂亦物于物自古創業之君未嘗短命大富大
貴人未嘗瘵損彼豈以逸得之哉不失其所存
此非止丹術存存以門道義[illegible]所用
丹家多隱譬假名愈體索則愈支離三鍊咼置
咼云化虛三家相見結嬰兒相見處是結處眞
土制眞鉛眞鉛制眞汞此鑿[illegible]業乃圓滿道

埸儵忽遇于渾沌甚善只怕七日鑿破若認眞
土不眞亦不到乃凝之地所以龍從火裏出虎
向水中生三花聚咼五氣朝元不容干涉些子
形器故曰淸通而不可知這是活潑潑無方無
體有時關門失却或向鬧市裏尋見在了悟不
在辭會世上歡蹊眉端苦業直須鐵心腸掃蕩
盡纔得阿儂露出頭面

政議

人皆曰政者正也以正夫人之不正也[illegible]

號令餙章度煩遲聚必賞罰勤興革劼勉無怠日人皆曰號令必嚴章度必餙賞罰必必遲聚必煩興革必勤可以齊可以禁可以作可以驅可以辨故儦儦爾行忉忉爾居僕僕爾諏若度若詢無弗索之人證之古以無弗布民養以無弗布民教以無弗布民治使天下皆曰我能爲民養而教而治是可以謂爲政乎曰吾未可以知也人皆曰政者正也正己而人正者也其殿其餙其必其勤其煩皆以外也于是乎玄默清寂持拱端慤不號不令不弛不張不諏不度不詢是可以謂爲政乎曰吾未可以與也人皆曰政者正也正己而正夫人者也于是乎兼內外而脩合物我而盡廉以立介肅以持公和以遷惠察以彰明于是爲之法以治爲之利以養爲之教以餙律厥自處而其施又無弗布民者是可以謂爲政乎曰吾未可以以也吾嘗聞之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誠也謂純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天得[illegible]

地得爲寧王侯得以爲天下正故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在心爲中在事爲道在序爲禮在和爲樂在律爲刑百姓日用而不知則政出是故考其施脩己以安人據其實以人而治人推其盛上下與天地同流要其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故內外不兩脩物我不兩盡爲民以爲己也爲己以無弗爲民也爲己也爲民也以無弗以全吾一也神以運化極以立法性以出道感不感利不利立不立違不違存乎吾幾發乎吾幾故于是乎度其勢察其時審其情辨其分而制其宜使莫有謬焉此也于是乎諏之度之詢之治之養之教之而莫有謬焉此也明此謂知能此謂仁序此謂禮斷此謂義或失則人焉謂霸或失則己焉謂偵或失則人己兼焉謂支離故凡號令賞罰章度遲聚興革皆吾心之明焉以有是能焉而序生焉一定而不容易者也廉肅和察清持默守昧時勢混情分而失其宜而成其心於言語威儀條令皆非吾心之明焉以有是

能焉而序生焉一定而不容易者也故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愼獨焉止矣

諫原

夫諫何爲者也將以通也閉泰之道也天之立君也君之立臣也以爲民也合天下之民之情而同謂泰易曰通天下之志是也通則大公天地位而萬物育不通則否君不忍其否廣資精益聰明以求通臣不忍其否正其君以助通故諫也者將以通也諫行不直君臣通天下皆通諫不行不直君臣閡天下皆閡君子遇天下閡能安于情乎故寧言逆君耳而欲通其心逆卜通大則不嫌于尊尊夫尊尊者定分也情通則道立道立則分定君子求尊尊于情通未曰迂也臣成其臣則君成其君君成其君則民成其民民成其民則無復有滯焉古帝王畏天明命視萬物爲一體無偏喜無偏怒無偏聽故諫[illegible]無偏評事[illegible]而言明之後[illegible]

[illegible]至其君亦遑已以拒天下事遂去故明乎帝王之道而後可以諫矣古之爲臣者以行義今之爲臣者以遂利如其義則出也逆義處也守義言皆裁于吾義故莫非爲君如其非義則假義而出假義而退假義而言以莫非諭于利故矯言邀名掇言邀勢揚言邀貨執言要君不誠而未能動動而未善則義利之原失也故明乎出處義利之辨而後可以諫矣夫言心聲也我知之也言與民通逆道也我知之也言不與民通私見也我知之也知而言知而不言我亦知之也斯幾也莫見莫顯幾善而君孚幾失而壽天下故能愼獨而後可以諫矣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直養不屈其氣也無害不暴其氣也儒者誇調停激者任豪邁言非沃心道非自得皆無以塞天地之間故能養氣而後可以諫矣雖然時不相不裁變物不察不成務勢不導不顯義禮樂刑政殺生予奪不體權不悉宜故萬變吾直

其致一順則王逆則亂強則伯故明天之道與地之宜與百姓之故而後可以諫矣雖然帝王之道公公則無不通出處之義正正則可以通慎獨不泥已養氣不逐形不泥已逐形則能與人通明天之道與地之宜與百姓之故則能觀會觀會則知其通是以通焉止矣故曰諫也者將以通也故明乎帝王之道出處義利之辨慎獨養氣天之道地之宜百姓之故一而後可以諫矣作諫原

與萬鹿園論廣齋

報先保定禪集在處廣設齋咸鹿園爲之主予致曰廣齋一事諒兄不落布施波羅蜜昨與潤西人機僧論欲其脩實功德不泛舖餟笁傳家法有四十二章經乃佛典初譯其一曰飯十凡人不如飯一善人飯百善人不如飯一持五戒人飯千持五戒人不如飯一阿斯洹云云君以爲着揀擇相不應佛祖皆顢頇不細審也淨名謂須菩提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彼等觀正化以通莫二之法雖未始不廣要之合宇宙衆生以爲等耕者以食脩者脩者食于耕者耕耕脩脩各有定正爲不食故應行乞食爲壞和合相故應取揣食爲不受故應受被食庸詎無實相眞脩而徒以空食於耕也乎以是佛之爲道廣布施不着布施相狹布施不着不布施相若以有布施爲布施已多一有況復待乞待取世有沙裏淘金之喩意非不是但就沙而金可淘若不問阿堵物但欲得金其果得得否耶故欲淘

而得金先須覓沙得沙又必致淘之之功不然雖頻沙滿室而金不入手況沙滿於室中無所用費施十粒玉薪桂以委之阿堵物且復誤其力勤生理寧不兩擔閣哉昔佛祖之開權門因寓顯實妙理其并容衆集率能互習相觀無非不爲鎔淬遮詮表詮拈着向着隨處提掇這件隨處參諦這件傳之久而失眞百丈乃創叢林昭餙像居以寓警發迄今而百丈之所爲復作故事矣襲其故事以靡舖餟之費而寔無所著

明則抑奈之何哉故世之爲禪榻者謂曰念佛矣而自予以爲口佛謂曰焚脩矣而自予以爲木火之氣而非心香謂曰跏結矣而自予以爲不坐馳則必頑昧謂曰衣鉢矣而自予以爲掛絲咬米謂曰識禮矣而自予以爲拜跪常儀未嘗有所心悔謂曰經行矣而自予以爲非不離這箇之法然則徒以務權而實不足以相副是合下未得爲權主者施於傷惠大衆安於住食其異於玄覺之爲期不亦敝乎所望事必討眞信非空發不以有限之財爲無益之費何如何如

海上十三叅

玉京禪榻一僧不識何姓名趺儼默坐予問曰得毋脩不語耶僧不答予曰入定否耶僧亦不答予曰有形有用有性有學禁用有爲正覺有法有爲者因戒而求入化有法者隨報而成實相緣相眞而滯化迹得爲見性乎僧固不答予曰知爾守戒守期守信心守法忍守究竟心願予竊疑之戒必求大定期不落時曁信非脫一而縛九法忍寔認無生心願不在聲聞辟支究竟僧復不答予曰開口益我閉口病你你病在閉我病任開益我開病乃因你閉我閉自益不計你閉矣遂行僧下榻褰予袂止之予曰佛有言戒不因口過只欲去妄言之根你褰我衣心境未滅乃欲謝絕口關滾滾靈機過舍頑空然不能終舍殊不知此中有悟即得超脫若未悟當廣叅窮訪况當面錯過枉費工夫逆磨面壁九年知者以爲不啻開却聾聵試思僧頷手起僕僕數拜終不語而別

雁蕩羅漢洞居脩僧勝通與之語恊甚但曰別欲從淨土予曰何淨于此僧曰洞中滴水作業障予曰直須從到阿鼻獄裡不肯住僧叩首曰萬行六度今日得透萬世不忘大德

祖關首座僧無能予問作何功課僧曰晝誦夜坐予曰誦誰坐誰晝誰夜誰僧曰萬鹿園科儀也予曰萬家科儀倒在無能座上用僧曰兼進

合盃何不可予曰識得進無兼識得盃不合坐以疑動誦以豁迷迷爲覺對動爲迷來覺則常照迷動兩忘誦坐溉培一歸如如本體僧曰初機權門以待末乘予曰待一千來依舊寧波城外僧曰願明四誰予曰乃知誰是你僧曰并願聞誰四予曰你若在自有分別僧曰功次若何予曰急處幹僧謝拜曰何幸直撥香火

大威僧見予便走石梁急上曇華亭相叩予曰久聞高名却在危橋驚瀑中得悟僧曰我不見

危亦不着驚予曰你若這們此橋是你蹀躞之所僧曰也不會予曰只怕你做死和尚僧曰也只怕大人做活秀才予曰到底在橋上還有曇華亭僧曰啓我良多願下榻細請遂止宿講至半夜而睡

天封潔菴僧年七十一貌若未五十者予異之問曰何養若此僧曰石玉溪大人曾問及僧亦不知所答大都可說的不能受用能受用的不可說予曰已擧了三日半偈也藏去幾年書

矣僧曰公道何如予曰我不管三生八萬歲只知嘉靖二十八年冬至後第二日（時二十八年冬至後二日）

小有空明居士述元末高僧名讓牧隱居此山中鄉學博黃文玉牧羊爲僧犬所傷黃大詈之僧遺一詩云山僧不是嗾龎人愛禮存羊獨有君白石滿山鞭不起明年春草又成群又我朝太祖召讓不赴遺詩云寄語山中老賊牛何須苦苦戀東洲南巒有片荒草地棒打繩牽不轉頭讓終不赴復一詩云老牛無力已多年項

破蹄穿只愛眠震旦坡中粮草足農夫何必苦加鞭予曰此非高僧詩僧僧家僧也居士曰佛道回光返照讓終恐脫毋予曰回光返照乃玄門法佛視之爲阿私陀見性纔是佛乃逼緊牛角尖點水滴凍容漏些子不得

岳林彌勒道場僧智祿宿予論渠開山法門予曰歡顏敞膜處鎖研便無盡藏清風明月然握之可掬無相有相僧曰何言之予曰斷除命欲以自輪迴又棄愛樂捨還滋愛本此彌勒傳法

先發信心直開樓閣門然後已此彌勒教門授受分明總收拾一笑僧曰我家舍利在塔山被相公得去

比僧淨雲行脚金沙洞予與符松岩一衆途逅於海門城予挽僧同行僧不顧松岩强之僧曰人各有路予知其爲異也語之曰還上我們路僧曰我路熟予笑曰見熟便走僧遂隨予行予曰我今不與汝同行僧即拜願請究竟予曰塞北路江南路天上地下路古往今來路三教路都在海門兩隻泥脚只恐草鞋隔住

國清住持僧王軒善知識殷裕且好客予問曰生涯謂誰僧曰春雨江門獨放船予復問曰狠藉家私謂誰僧曰玉露梧桐一葉飛予曰未然僧曰秋盡啼猿萬壑哀予曰未然僧曰百花香煖鷓鴣啼予曰未然僧曰一樽酒盡春山暮予曰未然僧作禮願教予曰百花香煖衆山明僧復作禮謝曰回頭是道

赤城山房道者圓辯求參予曰何公案道者曰念佛予曰如何念道者曰心念予曰念珠何義道者不解予曰我知爲口頭禪也汝念珠不念佛道者曰何謂念佛予曰汝問佛不問巳道者曰巳即是心予曰汝識人不識天道者曰天人佛我總是當下何必差別予曰我知爲口頭禪也道者曰命之矣向後願着裡

寶珠梵僧遇于天台道中跪而請曰慕老爺久矣願垂慈啓發予曰閻浮長跪僧曰脚踝不便予曰只要閻浮界上僧曰一向閻浮居住予曰好好好

性褒巾子山僧官軼宕贍才務懇質予予曰愼勿顛倒法名

野雲老衲北人偶邂逅謂予曰官人莫存事上主予謂曰衲子莫向野裏尋雲衲曰一脚踢開兩片予曰還能手團攏否衲曰壞我法門予曰正是胡亂踢脚衲悟曰願改名雲野予曰我亦原是主事

國初王晃者卓犖有豪思子切慕之忽形夢晤晃梅花屋中兩情協劇王曰撑宇挈宙悠悠邑蹇子曰蹲蹲着地當前作憩王曰吾仗子呼邪許柰何柰何子曰山前鳥嚶山後聽山前山後一笑聲敢負君情哉王曰子看雪遍天下盡白子結成子曰溫潤縝栗恐圖不得不怕不結成滿片王曰世短苦意長子曰茫茫大化短若長莫呈通商量弗措大王曰只自家苦心子曰野手自家便落皮囊王曰敬謝不敏志於道德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兩人一大笑乃覺

華山昭光寺聚友講章

吾友李維喬張汝登陳子漸何徵夫汪君寵輩聚會昭光寺問顏子得道喟嘆之旨爲之說曰此顏子心學有得歸功孔子之啓迪而言實本心悟非自外而得之也喟然嘆者既得其眞追前用力之差也仰鑽瞻忽求聖人之道於聖人之身者也高堅前後道不可以外求也孔子以人治人循循善誘[illegible]

衆雜以見聞之末故曰博我以文約之以禮凡日用常行錯綜經緯人文也性眞天則無過不及禮所生也文者禮之影禮者文之表學者馳騖於文之末而不自求其本故終身無得孔子隨其文之散見約束顏子於禮令其心源振發靈明日著以自得之者也不能罷者顏子反求之機也竭才顏子約禮之實也卓爾顏子自得之眞也功夫至此雖欲如前外求不可得已故曰末由也已夫外求者無所主宰故其心或失則卑而覺其高或失則弱而覺其堅或失則疑而覺其前後卑弱則不及疑則過非禮之體也善學者不束法聖人不以行示人在各自信其心焉博我約之旨不並列有序之教豈以文禮爲先後哉善識本末乃循序之謂也若究其歸的無內無外何先何後一念惺惺本末具舉此卓爾之實也及推其極則無所謂卓者故[illegible]有諸友曰顏子或未及此曰仁存之謂卓爾三月之違生熟久暫而已諸友曰[illegible]境界化不

可爲也故不免於三月之違也曰其然矣但
章文意不相屬

跋朱子楚辭註

嘗讀楚辭竊疑瑰上自用激發憤嫉無以槩於
中義及語蓋衷耿然三代完節然終不可以爲
訓況呻吟不恙暨齷齪自以憤者雜次同粿可
耶原藻致迴爲詞祖九辯後諸作不失可傳顧
藝成而下要非正性之習靈脩爽世麗作同聲
和者彙起而莊山感離憂之情道奮善昂切之

韻是則楚之詞也傳云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
夫其能者能稱詩以論其志別賢不肖而觀盛
衰焉溷之以不類非矣雖然晦翁有取之學隨
事明情由言律故有借事以明其心有借詞以
明其事有借類以明其本有借人以明其辭玆
編也皆所以明學也雖然何不爲法語是循慮
其計之左也方時文肆漫不探其實王洪晁周
之說逐鶩詞苑古道愈遠辭而闢之無以也申
此以抑彼其亦不得已之意哉

題戰國策

商國策者兩家一曰世末事移雖善爲謀者不
度人而緣勢無以持傾赴急是故趍時者道之
化也一曰帝王仁義之正不宜附於流俗計則
倖倖則變是故立本者德之實也有又爲之說
禁其說者必明其說於天下鄙而存條而懲是
故求多聞者事之建也雖然皆未也本以時立
時以本趍知其說不待禁而本具奚事借明以
爲助哉聖人之化日新經緯神巧錯綜不可致

詰末始來於執以爲正也知止而后有定歷世
浮濫其務棼僞而遇夷轍逸之而不弛動之而
愈明未始放於通以爲能達也是以反吾固有
不待人所未敝先擬其疵製方以待之不亦費
乎是策也機鈴閃幻欻忽鬼神其使乞駢驟應
若谷響能執其事之必濟求欲多見而不能得
稍其主張綱維是卒墮奇衷爲周官所擯荀轉
幹善用先立乎其大庸非有斐之章皆可采之
地哉第不以末見本其要只在愼獨定其趍生

以爲先驅則節文不廢矣
解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這章書說盡人子事親之道乃所以爲學也爲
學之道各因才質之宜以盡其分之所當爲因
其分之所盡而求以造乎其極其要歸于自靖
其心而已故天地造化人而寓形父母性天性
也而父母性之體天體也而父母體之人不可
滅天棄天所以有學有學所以有父母有父母
所以一跬步不可忘有不忘所以不遠於遊有

不遠遊於是爲之脩以養之爲之顔以承之爲
之順以安之爲之道以諭之爲之守以護之爲
之賢以華之爲之推以究之此不遠之實也天
下有不善事其親而徒以身附其親者曾足貴
乎然笈脩之士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又不得自
泥其常其始生有懸弧之祈其求學有擔簦之
往其行道有環轍之征其從義有出疆之贄其
敵愾有致身之勇凡若此遊者則有道存焉蓋
非無事而空行乃所以大孝其親者也遊而無

方是謂好遊宋句踐之遊司馬子長之遊皆好
遊也凡出無裨於用動不明其心皆好之之謂
也人之才質各有不同有不遊以行孝有能遊
以成孝脩吾分以求靖吾心靖吾心以求靖吾
親靖吾親以求靖吾天當其不遊也必深知其
遊之不可而不爲否則踈吾親矣是故非慵怯
之近逸然日用之常而徒以托于其親也當其
遊必深知其不遊之不可而爲之否則小其親
矣是故非馳騖迂誕曠其根本之愛而徒以蕩

其情也故曰人子之盡孝乃所以爲學也
告子義外兩章杞縣肝山書院說書
告子以欲食欲色爲性即其發生處謂仁仁由
內出非有所待於外即其得當處謂義義隨事
變非能直了於內孟子乃先詰其所指以究病
根之所在告子答以事變合宜從物所定故謂
之義外孟子謂物無一定之迹豈能泥而無別
又詰其果在物上求義抑在處物上求義告子
以爲處物乃是仁在物有一定之處書從而爲

之是謂義此其所以爲外孟子謂嗜吾炙與嗜秦炙固有一定之處但嗜乃心所發生不應亦謂之外

行吾敬以行爲義故在內孟季子謂敬因人立不待我行之孟子言敬雖立於人然在其人身上又隨時而別必須我裁度乃可得豈非是我所行孟季子言敬固別於隨時都自其人身上起與我無干公都子謂飲湯飲水亦隨時而別然皆從此心發動豈謂無干

觀上論則在外之辨明觀下論則非內之辨明然摠歸結嗜飲之間告子以食色爲性已明仁內之旨而孟子因其所通而善牖之也夫義外之說所自來非以其外而不之顧也盖欲牽補人力以助天功然後盡脩爲之全學荀子性惡之意亦猶是耳雖其泥有以驚窮物既着義外之非則必緣空以生虛見并遺仁內之實而性非其性天命之眞乃入動靜隱顯之偏矣孟子能不辨乎

論春秋乃性命之書

春秋謂賞罰之書非也無其位而寄空文於榮辱之間烏乎得也謂褒善而貶惡亦非也聖人明道於天下而欲以虛名動之可乎孔子之作春秋也所以立教也不得行道於當時慮後學之求其依歸而不可得也而至理不容有言則又難於先备以爲周行之示於是即易陰陽之化消長吉凶之實而假世象以章之所以闡其玄以通之者至矣然猶慮夫中資之未能遽以

曉也乃復以當時行事之粗迹一折衷於性命精微之宜使知道必待恊於中而人心本體之靈遵於今古而不昧是故春秋是非之書也以別理欲而决王覇成治亂興衰之由者也大中至正之矩無過不及之學損之而自生其情也贊之而自肆其情也委之而自遏其明也紊之而自罔其迪也故春秋之旨與易通無顯微精粗本末之判也

論文中子之學

文中子之學已見大意可以脩身治國家第守而未及於化有唐天下克開一代之業誰之乎力也王魏房杜未盡底其精蘊而太宗禮樂之議悠然遐慨卒無以爲就要之一大事因緣定於有本文中子已先道之豫悲董薛之無寄而魏房内宴之對數日中書省之留宿亦知能致可竭之力能陳易納之謨乃若夏殷忠敬之化姬周王道之誠固非可以強襲是雖君臣商索殊切若槩乎未有得而其所以然之故已照然見於言表矣

焚梳文

梅溪民江天祥以雙趙氏梗化州郡震騷湖素無兵臨司調發不便且原其情欲安之而計無所從乃屬予入諭其巢江信而領罪散其黨衆越未兩季有司襲殺之予聞而感焉淚暗墮濡梳事平設酹焚其梳爲之言曰嗚呼子仁子仁推信以待我而我負子仁能不悲乎子仁於我無素一相見即釋大疑捐大忿冒大危從我鼓順不數月而致之死則誰咎哉山州孤懸郡闕晝閑監司請書絡繹到門攝篆唐通府攢容告急我以地方之故應懇而往當其時不惟我無給爾之心雖諸衙門亦無設給之計事平而邀功射利者遂有此舉我不得聞而阻之蓋雖不殺伯仁其死有由我能自忘於幽明之際乎始子仁而起其事者趙梢氏致之唐通府激之安子仁而蓄其處者胡分巡主之林大巡成之我之昧愚徒知非行在勢不計其事發有根故於

二巡公往復酌約不曰論議二三則曰多門出政不曰公負我以負潔則曰我誤一言以誤一生不曰言語勝事功則曰輕死生而重心術而二巡公謂我則直持信義之專深鄙狙詭之失故我以爲必不負爾不謂勢從根出四百之賄趙氏判府因而醞釀之矣明不炳幾處無周物此區區所由以負之也嗟乎我三入尓里初以片言獲諾中則再申無疑末乃携妻孥弟僕面縛出官其黨圖之而不聽其親識危之而不畏

其室家厄之而不從而謀者果不旋踵豈其幾明甚以著而尒特信我之深毅然歸向而輕於衆論之雜耶尒向我之勸而我怠於尒周旋則涕之所從容自已耶尒之始事唐通府就謀於我尒知之欲殺二唐已有飛帖傳郡中通府欲我入諭則秘此不言我冒隱禍見尒尒能會前恨而成新信則尤世之所甚難者物順至而逆應之不捫心而酸鼻嘗寡情至此極乎尒只約八百火甲人雜弁我前曰大軍至不分玉石願

終事以濟一方我里當世祠公我因顧謂尒亡方人命所繫尒泫然興悲尒傑江龍曰家亡亦命也望大人慎重嗟乎子仁慈悲尚如此我今日不泫然悲以謝尒傑哉尒死有決戊衣有情尒事雖負我心實誠我恨相見之晚不能消尒自逞於未事之素尤幸相信之偶尚能啓尒自悔於方事之形我情在枕尒情在眞我泣泣茲尒泣泣誠尒死悔後其又何惜夫餘生

題白紙硯罩

以白護黑意不在色以楮衛石意不在力故物善於用而身貴勿謂力多人役色晦人抑

禮曹會約

嘉靖丙戌同年雍董子豫陳子越陳子諸子閩倪子陳子鄒子畿中王子淮夏子吳沈子徽汪子汝李子并蔣子楚李子洪李子傅子暨予會於同官約曰凡我服事於春曹茲十有七人匪在泮罔業匪展家罔政嬉康唯弛乃舉會會五日是期時在申冀志伸也相觀以善相勸以德

相聞以過相商以疑相考以民風相策以官服露衷吐誠傷于直毋懼困于斜毋悲屈于美毋媢覆于忮毋蓋蒙于外議毋弛置簿一書名界格程功不紀無過紀改過爲白圈不紀無善紀不服善爲黑圈善悔羞吝日省候紀旬察氣校月評事竣以燕償不于旅于絜情不于蕩于洽儀不于繁于直話不于奇于忠四席席四人主人侑歎償弗踰四核償弗踰四殺償弗踰五六唯酒食如[illegible]

各率乃情實毋浮斯名若梗弗友主人爲之浮

白

三萬子字說

石梁萬侯子若姪三曰曉時旭索予字之予惟出其闇之謂曉當其分之謂時始其升之謂旭曉陰陽之判也時陰陽之正也旭陰陽之運也陰陽道之著也盈天下皆陰陽盈天下皆道故有天道有人道斯三者字從日皆天道也日實也大明盛實其在人若萬物備是故能覺悟則

曉在人矣能順應則時在人矣能日新則旭在人矣覺以言乎人判於道也順以言乎人正於道也新以言乎人運於道也啓吾靈率吾真神而運之造化在我天下之理得矣字曉曰子覺時曰子順旭曰子新或曰其聖乎不易從願貶之曰道無二無貶安斯焉存乎聖利斯焉存乎賢勉斯焉存乎初學暴棄斯焉存乎百姓或曰合斯三者盡道人得一去二非乎曰覺則順順則新致一不二或曰曷爲要曰道或曰曷爲[illegible]

道要曰心心若日日實也故心也者萬[illegible]備[illegible]斯盡焉誠自不欺入不欺者雖家[illegible][illegible]爲之奚其聖

轄園窩雜著終

吳郡朱樽刊

感學編序

編以感學名非緣感爲學而無感非學也學何學乎學以心性爲歸而剽遺言誇浮靡者下矣古之人觸豆几杖皆感也羮墻步趨皆學也其功非漫用也心常處其内而性不牿于外也夢蝶幽人世之所訾堅僻之學也至其論庖丁輪扁亦與至理相徵發未可以人廢言其餘以紛紛之口病心性閱數千載著作滿篇帙於道何補惟宋諸儒學得之真感感野馬以氣感窓草

以梲禹惡酒曰此其頥養也顏育才曰此其錫類也指事指物見性見心盖一振道學絶響矣近世篇帙愈繁涉獵愈富摛管摛神思若形枃擬者謂其學寄人藩籬下然昔人所云藩籬猶自文士言之若鄒魯藩籬豈容徑到以今學士涉鄒魯之時直恐藩閫盈尺地亦未許之跂足也吾師素史先生是編觸事寓言根極理要顧又非衮合成文令學者皆爲首肯知其躍然起予也編凡十三而天原一論揭三才之奥統之以元神尤太極西銘諸書所未發乃若訓内省訓補咎訓感應訓貞實其歸皆切於心性盖先生平生力學累幾千卷大抵推究本原獨窺玄解取足於德性而證印之見聞非借見聞以裨德性其心源澄徹性靈了了皆自内得也先容篇論心性尤詳其篇末喫緊爲人曰如欲見鄒魯遺靈也介是先容夫先生親見鄒魯不別求其爲介紹者世儒歆春華擷秋實率性而行之信心而得之庶幾鄒魯不遠而是編其指南矣

夫萬曆二年歲次甲戌四月乙巳朔同群門生吳維京拜手書於青蓮精舍

素史氏感學編

一卷　唐樞述

予不史而紀事故曰素予漫觸而言故曰感予有從而未能濟有遇以耶其悟故曰感學融然紅冶沛然若決江河則予豈敢其惟志吾志云編成爲嘉靖歲辛丑驚蟄日

沫異

有樵盜乘其主之山爲樵山瀕溪溪可廿丈許廣方冬冱寒其主適至趨而前盜奔避主益趨追之盜計主近沫於溪急既逾溪以走主亦索之急追沫於溪既逾溪盜無獲矣主盜各去主振衣拭膚搓髩且歸意不置卒擬不能及乃已抵家如居平無恙盜脫入其室屬煬者湯走者市醪厚布益裘寢護櫛旬日以死素史氏曰奔同沫同竟止死盜者豈其殊力異耶患固厄於水水值寒易劇人然顧其衷怯盛内省以勝感焉誣乎哉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其斯符之

醫忽

予有姻氏病劇廣迎醫凡所致醫悉有著聲予宿其家適夜分索予告急予就諸醫商之醫布宿各寢時夏秋之交有一醫宿一風軒軒八窓不闔者七入商之出以自念曰慎風如冦否則疾彼其方書故陳若湯液診切謂弗知之乎且以自胃奚不用其知也越寢有一醫處一滂室室基下爲四潤所逼經歲不暴見一履置寢前

地入商之出以自念曰染濕於服久則疾彼其方書故陳若湯液診切謂弗知之乎且以自胃奚不用其知也又越寢有一醫醉困顛其服裳首蒙以衾震其躬不寤出以自念曰熱攻傷竅其則疾彼其方書故陳若湯液診切謂弗知之乎且以自胃奚不用其知也素史氏曰其殆見聞之知乎大德性所牖不緣外攖當其寢知風故闔當其置履知濕故計當其飲知醉知困故節世儕於學者意藏了了應多方書湯液診切

終甚餅説鈴如三醫亦不謂無名醫名也念之夫

恭廟

友士偕予與度宣聖門予視地手與駕作下狀友士亦視地手與駕作下狀與人咸視肩手肩駕作下狀至則下若戒以乎予顧友士問曰禮乎曰禮復問曰子禮矣旅與人禮乎曰禮予曰君是乎世之禮何行之夥也友士曰下而不禮吾無以索禮予曰謂非下而非禮也謂下之末

識禮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仁人心也心爲生理具此生理便有惻怛慈愛古以覺言仁是謂禮根禮得根則禮由衷之典不以而陳故旅與人其習使能歟安知予與子其非習使能歟素史氏曰若乎然哉率性之謂道作之不止乃成君子言中作也非作於習也

稚頑

慧族子讀予家予愛若慧樂誨之族子慧而耽於嬉毀卉什器日損予予誨之曰損庆貴不可族子曰令無損甫明日卉弗毀器弗什帆其同儕人禿其毫而壆其卷予誨之曰損庆類不可族子曰令無損類明日毫弗侵卷弗壆坐守已席締蒲於裳袖楮陰裂之予誨之曰損庆身不可族子曰令無承甫出以語同儕人吾隨喜性存不損不暢予適以悟學素史氏曰世之善改過抑末矣易顱寬容故意尚其將焉用改乎哉遷善以補咎直下項門一針淨刷三昧俾督衝流馳然後得

諫徙

諫者蹴予叩而跦跦而盱盱曰胥於都縉紳驅在上下觀望諂脩以襲譽吾不便與朝夕將之邑府予曰邑府云何曰胥於邑府遠而慢専而黠顯而任日渥情不怵人吾亦不便與朝夕將之野予曰野云何曰胥於野曠使其湯鄙使其楙不軌不共熾私弗格吾亦不便與朝夕予曰惡惡于何無以之者迫天逵不偏于馳隘地域

不屬于廸太宇通寰流光四亟斯民所以三代古今不易尊愚哲不更性很不便於遇可耶將比子於君拗西伯比子於子拗舜比子於臣拗旦比子於接脣賈寵農流工廸胥賣友拗寶將脫而之夷言言服服習習鰲鰲將之獸之植弗類弗聽弗與子恬惡惡于何無以之者素史氏曰人不可尤哉學貴反造物夯冶同陶殊摹體塞百生吾全其生生埶通一具哀昧悲窮欽若天道不欲見其短况病乎是故得遇而行善善

不可常施有所為而為之有所感而出之有所啓而成之豈元神注哉

還拾

鄉婁人適城鬻織織可浹歲辦以其力耕得粟以易枲以其力傭得值以供軸杼以其力舁得鮮以易綜筵以其力漂得明以成織市鬻金以去跡於薉亡之有行者得而憐之市坐移晷亡金者至血泣悽摧行者曰毋為狀金存卒畀以去逾八祀亡金者行者悉忘若事也行者[illegible]急

桑桑直騰沸閞洞庭山可市同閈人湧發行者附同閈人舫於洞庭洞庭居浮震澤中行之日宿震澤之涯舫人屬皆行者索燧行者至一戶見其婦人得燧偶脫其腰束婦報畀之行者謝婦格謝曰曾獲亡於行者多金玆足道耶行者質其故即亡金家婦以報主而沾而獻而斂而頂而歡且曰隣有餘桑處以歸毋濟行者如主言同閈人舫之颶作陷於覆行者獨無恙素史氏曰善通戩穀有天宰非也有神錫非也其聲

氣相求相應者乎水流濕火就燥狎海鷗而馴偶虎莫知其然其應也如響責吾元已矣

玩器

嘗玩於水器窒竅不注曰竅執其器全乎嘗玩於甌抽實上不逆曰上執其抽全乎嘗玩於琴不鳳池不韻曰空執其琴全乎嘗玩於籥不出均不調曰孔執其籥全乎嘗玩於車桔槔轆轤不虛輪不規曰當其無有執車桔槔轆轤全乎素史氏曰明者迹名生於迹定名而不為用[illegible]

詎知土且名乎飭行治觚嗷嗷詳礐日遠天命之性方諸太虛靈神寄乞自外以流所好謂自爲精弗之信也悲夫

鶩耕

闃人效耕牀耕節一人兼三人畲耜之耨之火之灌之銍之亟匱力則彄之以之又匱鐪則翁之章之稚之又匱守則隣之嫺之及其獲耗於一人畲子遇笑曰是人弗遠乎鎛弗趙乎霑暘弗人若乎非然也小不寃大不撅耕可以况鍾

志荒而事不稱平施以能功是用集故古善學者尊所聞行所知貴自得之也自得之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言有本也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進君子之致於道不成章不達昔孔子之門由纓子夜實短實殞如群飲於河各乞其腹由是而進吾進也由是而足吾畫也是故獲寸吾寸廣尺吾尺乞㑥吾㑥言吾言不言人之言行吾行不行人之行夫義之謂襲也非自得之也噫嘻何哉其所謂襲者殉聖人企古禮

守訓經病於嗜學而枉於信皆外也素史氏曰終與亡同

年歷

子之昧駁於質也年二十而飭飭礐秉蹈世見範履學而學焉以履見息靜學而學焉以息三十而知遵本因其接而若諸身也因其困而通於取則也因其日知而無以亡月也四十而後求體於內緒餘應迹子疚書視棿往來內顧悟書意疚於應點視匠取鉸先與而取悟應疚勞

視莢漸生悟力疚悔吝視布經端而緒悟環子乃惘然失而訝於正性若蚕蟲驕游乾坤實際何許見墻見羨見礫見溺徹俯仰之真通幽明之故埶不匱之用凝藏玄之神以前民偱以明業迹以開來彥曾可訖乎故觀於學或欲奮之益正性以物是以雜求際或姑以俟之輟正性以懈是以蕩求際懲奮懈而中之守正性以疑是以巧求際素史氏曰甚哉正性乎伎倆不能施隊㓕無所攄雖欲從之末由也巳

天原

素史氏曰善言人修者必求端於天天現徵元氣元氣爲陰陽陰陽無分所以元氣運行之度也故氣陽氣也陽行而息爲陰不息不行不行不息故曰陰者陽之守也陽者陰之使也一也故曰天道圓以明地道方以幽明以吐氣幽以含氣吐以施含以化施者神以運含化者靈以全吐品物之本陰陽之所爲道也何所別哉由是行者曰陽息者曰陰本一氣而兩名之由是

陽有稚有盛陰有稚有盛曰木曰火曰金曰水曰土本一氣而五名之由是屈伸往來闔闢相摩相盪相兼相制相攻相取乃曰寙曰窿曰末曰欸曰夬曰軓曰美曰惡曰細曰鉅本一氣而萬名之萬物一五行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無有異也故人物同塞天地英華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雖鄙而章雖纖而著人則帥全於物最靈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成乎艮其功六子而本乾也六子氣也乾神也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其一氣元而貴生也故氣者生之託神者生之主命由神生命生神在通之一物錯之五行陽之陽丹天之氣通於心竅於耳陰之陰玄天之氣通於腎竅於二陰陽之陰

蒼天之氣通於肝竅於目陰之陽素天之氣通於肺竅於鼻陰陽冲合黅天之氣通於脾竅於口故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生之來謂之精精之爽謂之靈靈之通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謂之魄所以任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智者患其闢格主於存神目以處誼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心以一主

牡以嘗其配沴病以調其衝正思以和其木夫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區霿所應不期而至此存神道先也是故陰陽平氣木敷和火升明土備化金審平水靜順神得而律之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專爲雹陰專爲霰陰干陽而勝爲虹神得而燮之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山爲積德川爲積刑丘陵爲牡谿谷爲牝神得而襲之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而生午而隆日西而虛暮而收拒神

得而承之五味五色五聲五臭神得而宜之丹穴人智太蒙人信空同人武太平人仁山氣多男澤氣多女石氣多力暑氣多夭陵氣多貪衍氣多經神得而通之故曰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必當年聽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神之至也古之善學慎所以處神窮吾元神非心思意慮之神故神充不夢孔子思周公志切於學合內外之道翩翩舞蝶幾於亡乎故曰性性爲能存神堯夫曰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吾未信其元神思則得之

養具

素史氏曰古之明辟必具養度其秀民士必程其自律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爲之遂其善訏其非覺其吝悔非由外來也成其故弗得已也人之生其氣爲物精其命爲物統其神爲物

主其道爲物通主以生感通以生應精以生推統以生化惟天下感故能存貞以所不匱惟天下應故能守要以待極勢惟天下推故能立變以合同塞惟天下化故能保和以致各正是故明辟秀民士知性善不可以矯繕矯繕荀功也知性一不可以岐疑岐疑告學也知性真不可以泛紊泛紊韓說也故正其感應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爲之禮以昭其序吉喪嘉軍賓法矣爲之樂以宣其風聲

哀樂和矣爲之仁以明其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正矣爲之義以剸其宜谿隆流坎繁簡辨矣爲之嘗御幪幪之獻爲之盤盂劒佩之銘有惰警矣爲之養存爲玩之限爲之問學思辨之功爲之狂偕舒急霧之戒有咎補矣爲之路宇亨繅之制爲之爟浚之調爲之齊膷醯醢之品爲之燕明奔息之容有修禁矣爲之馮相保章之候爲之祲瑞之度有眚解矣爲之鞮鞻象胥交訝以通其遐爲之罔鷄羅豕穿牛絡馬以盡其物爲之楊揚松鬆榴留梨利以闡其細有滯開矣故善學者原命守氣存神體道嚴設榜檠不專外維遂其善訐其非覺其吝悔成其性之故而已故廸德不忘其真普德不讐其民流德不艱其後是謂養其

先容

素史氏曰德者人所具以正於己者也道者人所立以通於己者也命者人所受以宅於己者也性者人所定以靈於己者也情者人所受以成於己者也心者人所主以統於己者也志者人所向以求於己者也後世昧天人之交舛事理之端失盡己之實越神以求德故其隶踈越化以求道故其行窒越理以求命故其遇惑越真以求性故其本蹶越正以求情故其欲流越管以求心故其道微越辨以求志故其趨雜故恭予德非正也冊寂道非通也紂有命非受也舒樸性非靈也翾孜情非成也是故惟危懼心三志各出天下之學日講日眩日得日訛攗故闡逞意見無道於深造弗知由己故耳古先民之英恆影衾適仰頻其陽展以明事天其陰執以察事地其意萌以質鬼神如欲見鄉曾遺靈也介是先容

性治

素史氏曰聖人之大寶惟其位至誠之盡性惟其治民不可詒叢在感民不可力服在曁民不可倖致在施民不可襲求在化故先王慎所以爲政不敢以驕心處之不敢以怒心乘之不敢

以玩心易之不敢以僻心私之不敢以勝心𨊠之不敢以慘心傷之諄諛諄訓諄誥明乎不教之虐也典同典儀典舞明乎辯序之道也肺嘉宥贖泣刑喪戳明乎不怨之殺也匡撣宣遂明乎承流之澤也剖符秩祿臨軒側席明乎同賢之及也軏轡軏爵祝哽祝噎明乎尚老之風也掩骼埋胔矜鰥贍獨明乎錫類之誼也厚農抑末用一緩二明乎務本之實也散澤梁省耕歛蠲征賦咎灾疫明乎一體之大也故民戴為父毋明乎曁感施化之誠也是故生榮死哀愾敵奉恪明乎盡性之治也故天子不有天下有天下之民諸侯不有國有其國之民大夫不有家有其家之民有其民者有其治也有其治者有其道也有其道者有其性也有其性者有其心也不為好作不為惡作不為氣動不為貨誘不為嗜耽日主其真以全其神是之謂有其心

感學編終

一菴唐先生語錄序

顯功壬戌春升叙

天廷吻授歸安敎別諸薦紳鄉逵且惜且諗曰此行當見一菴夫子至則開討真心之秘啓示君障復尋真體回聆往業有似尋中頃之讀所者[illegible]編稍稍似喚發欲醒第工夫淺造詣[illegible]先生之學廣大高明望然莫知所止又明[illegible]陸生汝和次先生語錄則居常與所同志[illegible]酢應感之語種種自真心發出視彙編說有對境實證恍若微醒信其愈廣大愈簡易愈高明愈切實而非有加於性命之外焉夫性命流行於古今宇宙事物而實體俻於人之一心自此心而一之則為真心自此心而引去之則為[illegible]心而莫非真也人惟習而不察故真體[illegible]應感酬酢爲於意識滯於見聞欲其通天下之故難矣先生承陽明之後私淑居多歸[illegible]十餘年聲聲性命功與年俱邃於上下四方[illegible]古來今事事物物則識體俻於我即其心[illegible]

信[illegible]而不察汲然觀會通而盡洗見聞意識之習猶目激時學鼓弄精魄漸流假託爰轉討真心之方因蔽納牖隨病施劑與四方同志聚會發明於木鐸之堂卟無不鳴小大無不應事事物物無不微顯闡幽根極理要領匪託空言實皆允蹈善養以俟其自得[illegible]隱維持世教而運動造物所謂廣大簡易高明切實觀於語録而思過半矣同志者誦先生之語心先生之心務期習障銷磨真體透露俾所謂參者苔然後覺則亦庶幾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者也尚其勗諸

嘉靖歲甲子立春日門生陶顯功頓首拜書

一菴唐先生語録序

聖人以道命學而語道之言則畧焉而不敢盡其志念所存抑何深遠也學必有術聖人詳說之而畧于道然中立而躍如道未嘗不在焉乃語道而或至于盡則求道于見而遺其心固自聖人命之矣聖人有所命復有所不敢盡故性命之旨學者必悟以心而不得求見于言其或邪說横行大義侵蝕當是時性命之旨不明則其害不熄聖人蓋憂之而后有槩而授諸其言者而道因以不蝕令繹其旨本天載以著人彝極于幽深者歸于精實閎非玄莫謬悠議于無形者也然由載籍以觀若後世所稱微辭奥義亦不可數數覯焉夫以聖人爲道而有言而卒畧于此斯其所存可以深長思也已古者聖人有言莫備于孔子亦莫備于論語一書其間命學不於詩書則於執禮不於文行則於忠信門人所謂雅言皆其所以爲教也而性與天道則不得聞惟所自撰易繫中屑其以闢邪說而附

大義不能不一言焉而易繫不刻雅言中庸既
作至子思而后出其亦罕矣聖人以其雅言命
學而學之所本則言之必罕以此互見並行于
世將使馳見遺心不得爲學者病玆所以爲聖
人之言歟孔子而後由孟子至宋周子程子楊
墨佛老之憂甚于亂賊其憂大則其言愈詳易
繫中庸之旨發之殆盡雖於其時則然而罕言
之意亦未嘗不戚戚焉我　朝廣東陳子湛
子浙東王子先後發明救人心于聞見視宋二
子又過之而性與天道之蘊由是塗人後生習
聞其說蓋去聖人既遠而六經宗本不至侵蝕
要非知言者不能然使求見遺心之害加于周
程之後則亦知言者之憂也還不學於道無所
窺竊謂言不可爲典要惟其時而已將蝕而無
撰其蔽闕既明而復贅其蔽文假令陳王諸子
由今之習固將易術而語矣故性命之旨可以
自悟不可以瀆人可與能者期于從而不可與
未得其門者蓋其見學者以是求其庶乎鮮矣

一菴唐君繼浙東而有言者也其學深詣其教
直討真心其爲言宏邃而切禮元剩語景行館
論三一測諸編一時學子莫不願聞之往年與
予遇于白下尋策海事去思以所背槩于心請
焉未能也復得其門人所述語録讀之予乃喟
然起曰微哉唐君憂不在斯乎乃其言無前諸
編則憂于道者不直無後一編則憂于學者不
逮不以其罕言掩其所雅言唐君之謂哉夫予
所欲請君既先發之則取諸印可以爲諸編覆
予惡得無言然君之學以悟幾道者也造詣精
則言益粹若雲之間予尚有請焉其必有進我
者而斯言蓋其質矣
嘉靖乙丑立夏日安陸吉陽何遷撰

一菴語録

門婿陸稃録

稃問古聖學相傳只有性功儒者又以用世作宗旨二者若判內外分輕重將何以爲從事之地先生曰性者萬物之一源求盡人物之性纔是盡巳性之實用世是我處民物處之之道只在感應閒不失定理性之感於世而應之寂然不動一觸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之故乃萬物皆備之體能使其體全具非養就寂本烏得遂通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獨乃感與應關捩慎之所以持其兩也

稃問性天原始不離日用既得聞命只天命流行複被氣質限住欲盡其性者却從恁地作入頭性學紛紛之說終持疑案孟子告滕文公點破機栝然而後世更多聚訟雖孔子且先出牴牾云誰之何先生曰古今論性之多是求之言語若眞能見却了却便直從性根上從事自然有主腦有條序有歸宿蓋人要盡性須向認性要認性須向養性要養性須向處性忍性節性正性中閒處得來忍得住節得當正得定乃是得養能養乃是得見能見乃是得盡世閒未有肯處處不得肯忍忍不得肯節節不得肯正正不得若不是人人善根完具如何人人能盡若不是人人昏明強弱不同如何人人須從功夫上了當又若不是自家履迪上經涉如何得自家眞覺此孟子性善與孔子相近之論同而凡古今說性多有從想像弄口唇皮者

稃問知行何以合一先生曰主宰處是知發用處是行知即乾知太始行即坤作成物未有離乾以爲坤亦未有離坤以爲乾者獨陽舍坤是落空想像孤陰舍乾則不知而作皆非眞乾眞坤故以考索記問爲知者遂謂知先而行後而知非允迪之明以襲取強爲爲行者遂謂行實而知虛而行非由衷之典兩者如形影除一箇除不得自來聖賢說知行皆是假舉虛位初未嘗實指知其行其善隨其所行能著能察處乃

爲知人之所以爲人日用云爲何曾欠乏只少此一知如無根之樹滿天下都甘做無根人稱復問凡日用云爲非知如何做得出先生曰皆是見聞習熟心漫然隨意識轉動未嘗的由主宰發越試細體省自見

一友論經濟曰有物必有則況邦國大事豈無一定之謨一友辨之曰滿肚骨董以土苴視聖賢非精蘊也幷以質之先生先生曰道理不由你落空不由你執有事未到前橫出伎倆將成

心料理固不可若對景生猷就事致議也說不消得亦不可前友曰古者立一王之法乘幾百年無弊烏得謂先事不可豫爲先生曰聖人立幾百年之法只了當得當時心思參據得見在勾當宜順得合下人情若鑿空懸度便是着私智矣後友曰心體太虛不容較計此乎帝王不襲禮沿樂用之則是先生曰誠之至故虛虛而生靈靈則不識不知而天則瞭然所以溥博淵泉以時出之然九月乃授衣而流火時已作備

冬堅冰而履霜知之於秋事未顯幾動於心則爲之故擬議研窮之道不著則變化息而經綸之迹微非聖人遂通天下之故之心也嚴子孚因問曰二說相牴牾宜先生默同於一而各致辨焉何也先生曰二友之言俱是無容加辨只意之所向各有偏認吾固不得自默孚曰二友之偏認何以知之先生曰即兩言不相下所以不打合同若其意是自須相成而合

稱問先生以一名菴之旨先生曰我初知向學

時號朋垣子因循數年頗亦苦力於身心畧無所得忽天啓愚衷知學問所以擔閣只此一號乃其大關係病根遂以一名菴所以志做蓋初時銳氣長傲責人太厚見得人無可與爲朋故謂所朋者垣而已是時何等心腸千般萬般競馳雜化種種業造後漸思來看去人只有得一條命根與物大同無有異處苦二三便是私己直須光光淨淨打疊到逼真不添一物然後能變化不測數不盡恒河沙總屬這件此所謂日

新富有特愧幾十年來尚不曾囫攏得有辜吾
契問情

鮑子才問竊疑三代而下學問從事身心的恐都陷禪脩非儒者用世眞派先生大驚起作嘆欵謂曰何幸疑到這裏此正是造悟門頭也便須直入堂室緫是三代而下好漢儒者之學只在感應能將心性感處研窮事理的當以應之是爲用世後世學問多端不向事物上馳逐遂其利欲之私即落枯寂以求心性却將天地生生之機滅滅分數或作鄉國愿人小圖安樂法所以眞儒難得但既覺得路錯即思換路若徒將人比論不干涉自巳勾當是先不能用巳況能用世此又爲儒病之大者

先生與唐荆川論孔子先生曰删述六經恐未了得孔子論語一部書亦未了得孔子荆川曰然盡性乃了結處先生曰盡性是統括語孔子在當時有家風有做手有成業有遺訓此是人生世勾當況孔子乎孔子劈頭到底是用九功

夫聖人乘六龍以御天各隨時位所及然緫是龍德杏壇雄帳訓語因人而發却都作雌話六經大訓也只是死本孔子撑拄宇宙自有大孔竅在其論語不爲弟子三千人只要淘出顏曾六經也不爲垂憲萬世只要遇着開而知之者孔子不幹第二等事孔子的家風做手却自有一種雖窮居獨出王侯上隱隱維係綱常運動造物此意惟孟子深悟而體之只欠熟脫曾子子思不可謂之非嫡傳只到家風做手變化上便覺牽強龍德也是龍德乃用七未能用九大學中庸巳形容到極盡絕處只一大孔竅於有欲時尚欠覯盡所以後世但稱孔孟

猶道充問聖賢立教各隨時捄獘孔子何以云求仁孟子何以云仁義先生曰自來以活言仁春秋時王迹熄俗入昏鈍若有死其心者孔子提掇人生理感動善根漸至戰國警發懷惻蕩然馳驟之間蓋生機既放無所檢防孟子仁義之說所以致辨又問曾子子思何如先生曰曾

子闡明心學煞能令脩子思指點性源鋪排的當二子疏導洙泗流波一將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物來見心無内外精粗之別必合而從事庶不至走作一將事理大小背隱統歸真實無妄見性本無虛無實無微無顯必該貫盡處繼成道德誠聖之具孔子所罕言一齊道破又句句血誠步步話頭真聖學也又問二子所以同先生曰同一感應上體貼又問顏子何如先生曰顏子在孔門甚銳好學無以過之孔子謂語之

而不隳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他不肯自起門戶耳心子道臣道一面見得有孔子言無不悅有若無實若虛不違足發無伐善施勞竭才於博約克復直欲了結性與天道推其志又不願做二子便到孔子田地也不住

顧子静謂人生世欲圖不朽其惜先生不遇無功業在人間先生曰區區潦倒不足論且論不朽之道有謂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又謂堯舜事業太虛中一點浮雲二說各有所指

前說謂自視甚輕後說謂人視之甚輕唐虞治功不世有而乃云甚輕何也其所重在建立治功之本堯舜所以聖前無古後無今垂之萬世而不磨有此不朽其得志爲事業也得不得志不爲事業也得這裡勉強增一些是性上添了一物怠惰減一些是性上失了一物故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聖賢用世只考驗着感應的當乃是性命流行即貞夫一所在此處以其立體言爲廓然太公以其研

幾言爲物來順應至公至明具則人心純從天運天不變道亦不變於是施之天下便功成位育有堯舜事業即之家鄉便成家鄉位育雖之夷狄亦成隨在所居位育到這裡上下與天地同流所以不朽與天地同流不在巍乎成功煥乎文章乃在不慍不屑不知爲之者處乎静曰然庸爲總屬治功先生曰三者皆指王者心上

歐南野與先生論精極不失已裡通不滯物只一良知主持先生曰良知一拈萬到本末具舉

但以涸擾成習之心落事落識機關已熟種種牽障從真上起散散上起捄捄上復起散散上復起捄捄散横持真妄雜出信於直内其勢必至拗已信於非之而不顧其勢必至遝衆信於調停其勢必至陪奉世情其曰人人完具廼僃侗灝頂話只有致之之功所宜勉力是須洗已以盡精體物以盡神心不虛則於已有先入烏能精意不周則於物有遺照烏能神精神不備則知不良烏能致知良而不以致烏能自定其

人人之完具公曰精之神之致之心以虛之意以周之而舍於知之良者其孰從而得之先生曰耕者之有種良知迺種而種之又時其種而種之又因其種而擾之耘之溉之暘之以宜之則致之之功也而亥以良知自能可乎當陽明公時人知以考索爲知舍其本心之明故指摘示訓此喫緊爲人處今日已知此意只欠躬行一着竊恐陽明公而在亦當易語而教矣

吳甥允恭以已過質示於先生答曰人之過他人難言惟自省自知之然人知過亦難言若所見未定必起意識便眩是非擅出異同又改過亦難言有改而除其召致之原有改而竄其形迹之表有改而移其蹈歷之路惟除原乃是真改又文過亦難言世以掩飾爲文不知意之所便資所近似體段威儀不著不察皆所以文之又欲聞過亦難言子路喜聞過先篤於爲學故心虛理明聲入而心通若劈頭聞來也無用是以欲求言過必先盡事有必有事焉然後可酌忘助

先生姪烱問近來見得人心生理是立身之本先生曰宇宙真種子只有此不息真機乃爲物不貳所流行處但塵俗擾擾私感憧憧又悉入戕道不可認做生理孔門教求仁直啓生民秘藏後世愛欲作祟發生無制反以病生故佛氏尚無生不有生則不有戕生戕戕已戕戕并無這處却有認戕爲生又棄生成戕者任誠不可不提掇議擬學問初基須先定真種子安靜以

聽造化原無所自爲生故亦不自墮於滅其有病有藥得悟得矯直須專心從事對症應時方自出低昂不致差誤

吳前亭與先生論李陵答蘇子卿書何以入選先生曰他這一段至情便對孔子也說得過

閉惟肅問大學三綱先生曰人須學學須得箇下手故即人靈明真得處指點從事機括曰在明明德明者靈昭不昧德者自得實理不昧見無所不明自得見無入不能這明德却是與物

大同不自私而爲乖戾故又曰在親民蓋天地萬物異形同氣是以性根知此然明其明德以親於民不是虛見亦不是浪施有箇極恰好的道理以爲準則曰在止於至善至善乃事理當然之極更沒處走作只在親民上所以明德盡便是又問知止定靜安慮得先生曰知即是明德之明知最活惟凝於德則爲真知若逐於物則爲識神故此知能止則意纔定意定則心靜心靜則身隨以安身安而後明德可酬酢於親民之間以爲慮能慮而後德之明以親於民者可得之矣又問八目先生曰八者總爲一事不枚舉無以會其直機不合見無以約其偏重齊治平乃脩身之所在心則身之主宰然心太虛不能施力只感應處可以表見是爲意這感應從何來心虛則生靈曰知有物一觸其靈畢照於是因其物感以此靈照而應之則格致之功盡感應實得其理而主宰者自正矣身豈有不脩身脩天下國家無餘事也

吳子明問有善知識得悟後嘆曰早是吾師不先道破纔得有今日此何故先生曰此不特禪家語吾輩亦真是如此孔門以求仁爲教孔子復罕言仁蓋春秋時縱欲敗度生幾斬絕憂世者不得不將緊要處提掇然又恐漫然便發洩盡反令學者落一見解自恃聖學如此容易將所聲聞支吾過日用不作深求力體所以只隨人通處指引善根以俟其自得大抵友朋落見的病痛甚多其爲病亦甚不小若不猛自討省

安能迸逼出眞意
先生語聞惟肅曰學者不可着見須有悟入纔是允蹈若以見爲悟直是阻隔大病惟肅請言所以悟先生曰悟與見毫釐千里見也得悟狀悟亦類見幾只悟從全體上呈露見却透得一路即此一路巳謂通髓徹骨但非寂然本體與觀會大法所以不能遂通不能行其典禮推原病根畢竟是心不虛認得虛爲悟體乃不落揣摩然又或於悟起病以儱侗標認大意更於條理處不照顧終墮潦草并無見解之用故悟亦靠悟不得學然後知不足是認虛之學方可得悟眞

王以仁問理一分殊先生曰二者一事理眞眞是一條路無雜二三所以分定不得不殊豈容假借增損若以私智穿鑿不立純體便厚薄高下大小倒置隨在不停當人有謂理雖一而分實殊者專重分上將何處作把柄去殊得又謂理則一分則殊者是兩重臨境當感如何互相下手又謂分雖殊而理惟一者專重理上或墮儱侗虛見聖人心體眞能純粹至善所以其幾之動隨處以時出之蓋形見處是分殊主宰處是理一兩者當時同有
先生與楊素夫論學先生曰昨承極論令人三晝夜省惕其浣滌一番反覆打疊非不肯別換程途竟罷孱障嗟嗟甘作狗守漢孔子歲受魯哀公粟六萬石衛靈公亦願致六萬石養孔子否國中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

於諸侯此是春秋戰國時王迹熄諸侯僭肆天下無法制以爲準繩聖賢身任救世自信得過人亦深信之不疑今日盛明之朝道德一風俗同憲議森然孔孟而在或強之而不肯爲誦其詩讀其書是以論其世這心上安不安一照便破佛群弟子數千人說法俱仰食耕者獨孤園來歷不盡考必各從人心欣捨又實有益於俗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否則只是儒佛皮毛終非骨髓

談簡之作貪廉說就正先生曰這干涉最大從
性根上分仁義來孟子義利之辨千古道脉所
在中間有義外而徇於利者又有謂義者利之
和這是無形影的東西最易淆惑然一念之靈
乃是定盤針又是人心所同然若以利爲利必
與人不相和已心人心各昭然天則只怕不能
用九不得見天則世心以陰識作主貨利浸灌
蓋原人身來歷命因愛生愛從欲有不是一朝
一夕之故所以學問勝不來必得鐵心腸拚捨

身命志氣否則反假借智巧爲文飾漁獵之助
許多英雄漢子都這裡掣肘天下事分數懸絕
的容易勝負貪財好色是人心生幾發來其流
弊乃至此其勢力也甚大若無黃帝智勇也閑
不過蚩尤然智勇過的又易入黷武窮見廉士
深刻寡情乃行義不由性真是無本也

吳宗魯問先正云合着本體的是功夫做得功
夫的方識本體細體驗真真如此先生曰這兩
言雖至當卻須善體天生人心性有善無惡乃
其大槩中間見在分量器局又各各不同能進
而求之又能日新深造所以本等體段原無一
物可見只從實踐徹悟處便是若不用功本體
即不呈露若踐不實悟不徹雖有浪講虛解本
然之體亦漫乎無具故即人功夫所在這些纔
可名本體這些豈得先有本體將功夫夫合又
先有功夫復去見着一箇本體

張德夫問不爲惡的心可勉而能限於才力阻
於時勢爲善之難何如先生曰世間有做不來

的事無有做不得的心故阻時勢則有之限才
力則未也今人只因不在不慮而知上求知故
慮而不能得不在不學而能上求能故學而不
能行德夫又問聖賢已向慮而得學而行道過
先生曰慮而後能得卻自知止定靜安來由教
而入者必從天命之謂性蓋學與慮乃循據之
功不慮不學實其主腦之所舍不慮而爲慮舍
不學而爲學所以倚墮苟什

王繼源問乖崖移心法心豈移得先生曰移心

必有爲之移者移以禁疾莫若將能移之主心自主而不待移豈不簡當又問玄家攝心何如先生曰攝與移相似移則將心轉到他事攝則將他事轉到我心攝亦有爲之攝者攝以禁放莫若將能攝之主心自主而不待攝豈不簡當繼源曰庖丁解牛目無全牛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者紀昌視蝨大如車輪射之貫心而懸不絶劉晏會計熟見錢流地上皆心之所寄也都是客作自主先生曰釋典有弟子訪道於祖師

途被刺傷足痛甚輾轉思維知我本心上原無痛何處增來此情念因遂得悟蓋轉而得其所爲主者繼源曰這一轉還從主來渙散客抑自客來催出主先生曰客無見主處繼源曰主如何肯立先生曰主者我自主之立不立由我肯不肯

王繼源問陰陽物也其理則太極也太極不外乎陰陽則太極不外乎物先生曰天下知精玄粗者上理下氣莫知徹上徹下貫精貫粗之所以然既曰物矣理矣是復判理於物殊太極於陰陽之外烏得謂一道器同意象繼源曰顯固微用即體未嘗以有無言分析看先生曰既云固即已有顯微體用之別分析有無所自以起中庸夫微之顯一之字寓千鈞努力顯微體用生於視無顯無微無體無用生於明視思明則謂見見見則能一而同繼源然之曰一本雙幹千兒萬孫千萬皆雙凡雙是一先生曰祖宗雲仍畢竟各體恐於羲皇無窮之畫孔子生生

之賛似不相類生生者其生不自陽來其不生不自陰滅其主所爲生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是以生之生之於穆露機色空同運若自我而子而孫則代謝可見之迹天地間只一陽氣陽息而陰未嘗有陰陽兩物陽行陽息皆太極所在亦未嘗有所謂本於太極故曰顯仁藏用神而明之意象盡了繼源曰如此則往古來今吾心即是先生曰此二語盡括肯綮秪以心學不明世見揉雜遂使欲徹上下貫精粗先自繆於

精粗上下之實故日用云爲不能自體以致吉凶消長無柄可執

巖子平問不忍不爲達之所忍所爲如何達先生曰學者實落下手若待推而達之不幾於勞擾而綴憑之善學之法須直截綮動眞機就事運誠隨時正感豈可因我明處豫先作念推到不明上或因不明處追考原初明的來作樣子此書孟子恐人道在邇求遠事在易求難指點出人眞機乃處處完具只被私欲間隔有能有不能若能處處不爲私欲間隔如明處作爲無有不能爲者非謂必待比擬推廣然後可能

先生與一友人論遊先生曰孔夫子周流四方只光光性命一件帶出帶回所以當時後世信而安之夫子微行門弟子作隨從絕根問津艱苦百狀到孟子戰國世亂道路警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却無中生有此屬時勢使然孟氏子心曲上原不爲有無計世以有無相入心者尚以異心視之孟氏子學則孔學行則孔行

世傳車裂之禍不識果否不識有所因然抑非道之所當議而慮之也餽兼金七十五十鎰而受餽兼金百鎰有處而亦受孟氏子心曲上知無他後讀其書考其行者皆信而安之而今之人設有其事則從而議焉豈古今人心曲不相及乃人情故差別若此古聖賢以應迹爲精蘊而人心之靈恒以精蘊夜應迹中間時俗茂對斂有可商量在

吳朝節問虛靈瑩徹則性盡而天亦盡達之天下雖紛挐盤劇裕如乃天應而已不勞先生曰心性天只一物學者所事在存心說性是箇名目說天是箇影子虛靈瑩徹心到存之盡處蓋甚難言天者性之順利處性外別無天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只以順矯論不以勞逸論吾輩要瑩徹這虛靈有許多磨鍊操省在若說虛靈原是瑩徹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却誤事虛靈是升頭斂須點化

吳朝節問極靜無體惟神之棲至動無方惟神

之俱故虛靈者神神者人先生曰於形質求通靈於虛靈求神妙能貫精粗得形而上下之實但動靜一時事又至動至靜與神一件物故能無方即是無體一俱一棲兩神不相下棲之俱之三者何狀而入功夫須直截不落詮索乃是巳物

吳朝節問靜極明生機非外至明極知滿量本由來斯境與性俱入與性俱出先生曰致知在格物含感應無以定明只其機處是靜明知一物且無識藏以為受量故其滿處亦無由自現若能與性為出入便是透頭徹悟然也瞞性不得

沈忠夫遊成均歸學問大益先生喜曰其不徒行者歟然有不徒行必有不徒止吳望魯問何以言之先生曰能合行止為一然後不干涉意興

先生語稱曰黃汝登嚴正苦心世間物可謂不易動直待他動得世間物纔是大歇手

先生語諸友曰學問大阻當是貨利關難透費道充昂首而言只欠志男子掀揭造化誰能阻當得先生曰道充屆節長至煞有事道盡所望不淺然先王到此却閉關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道充曰敢不努力細心

辛酉湖澇歲大歉人情洶洶衆問曰先生何以不向人道苦先生曰古制三年耕有一年之積自巳酉被荒迄今豈得怨天尤人衆曰貧家每歲不穀用烏能例古先生曰大則大用小則小用大有大積小有小積古人量入以為出所以盈縮登耗均停近多務繁文浪費只顧目下乃量出以為入故一遭歉乏便涉狼狽

有傭舂者嘵喋於言先生謂曰汝舂力足乎曰勞又謂汝知力之出於氣乎何煩言以損氣傭者緘口久之先生喜其能受訓也謂門人必有心心乃活物汝久不務於言內心何用曰吾因不言思集衆苦窘乏逋負種種到心奈何先生喜其能內運也謂曰汝何不解脫此苦曰不能

先生曰向者寄心於言衆苦不至今何不置心於自解以爲此窘乏逋負苦不苦尚在苦亦何爲傭夂之若有容色先生喜其能驅憂樂之易也因謂曰事不可徒苦亦不可不處分傭默然夂之若隱隱作思狀先生喜其可與語進也乃謂之曰思是心的職業苦樂所以攻心而亂思心隨思作主役使苦樂是假官行事以苦樂作心主役使其思是吏卒行事皆爲不可汝前言語不愼乃樂使之也繼以窘乏逋負入心乃苦

使之也今約而煩思又思使之也總屬心不得令傭役默然夂之若忘忘有所得既去越歲餘相逅復而謝曰蒙開諭以來心地覺快活轉動不勞自是逋負亦償衣食頗足矣

倭患棘海上浙會城縉紳群集各由策以禦之言訖先生曰今日謀猷疊出所以夂無成功者奈少一叚事不可得衆曰何不速陳先生曰只有不殺倭子心可萬全弭患衆大笑以爲迂甚先生曰此却是實實至計人生作事直須從造化筭來種種設計都是無頭勾當雖成功亦是草草初啓釁端原爲國家德脉少貫通有苗不格禹便再舞干羽迄今出戰亦須先爭打鬪心地以爲取勝根基纔不破綻若一心敢勇只要殺他乃是倚靠宇宙間戾氣縱一時得勝也屬邪法非聖王仁義之師况以力勝人未必能勝王者無外聖人泣凶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總是發而中節之和天奮雷霆豈脫了大造生生做出來

一姪收租先生偶過而語之曰租米升斗石斛你收也照數不多我收也照數不少只你心上顢顢的一眼怕自家少我心上也怕自家少又怕他人多了你說升斗石斛顢顢爲米穀我則顢顢爲信義有此些子不同姪曰說升斗石斛不爲米穀何不廢而不說先生曰信義不是廢升斗石斛只是以公心說爲信義者尊因自家說便只知有此米穀

徐節推質於先生曰予竭力求民之平然勝者

喜而負者怨奈何先生曰後世情欲太盛旣曰求民平須實平其情則可兩造相狠勝者未必全是負者未必全非是非互有聊別分數若不周知慎測輒低昂太過勝者之是是矣而漏其非負者之非非矣而沒其是所以不平非惟怨的不平其喜亦是不平越數日徐語先生曰近細察而與之處兩是兩非俱與明白不惟無怨又且無喜者

先生見南俗奢靡士習聱勢長嘆示衆有友勸

先生爲忠告爲力諍爲面攻先生曰這爲計已左了古人獨持風致只有自盡孔子在春秋時止盡得孔子所居之位委曲退讓所以明禮孔子爲孔子惟無自足一念流行人已之間隱隱處亦可與衆相屬若感通不來處又儘有可責已者今人忍言人過都是不知人痛痒

有富人子不肖欲害之以訴於先生先生曰過矣汝子不肖只是敗家若害之則汝自敗其性敗性乃失人理其過大於汝子萬萬委曲勸阻從之踰年忽富人毋手治一綾令富人來贈先生初不受後述其故蓋前事感之深以致情也先生乃與富人相向泣受其綾衣之而富人子亦改行成家矣先生長男炳文問曰父滌何從來先生曰欲堅其心

道者楊丹霞能伏虎先生當夜分同露坐山中問楊曰汝必有奇術楊曰人無害虎心虎無傷人意忽有蚊集楊頰上楊掌而殲之先生曰蚊非生命耶楊曰我無害蚊心俄誤失耳先生曰

莫兗屈祖師老子常是一點靈光不滅

月松僧投教先生問渠西來意松善詩廣文藝洽習五燈來歷陳說明證先生曰今日豈惟儒學失傳佛教亦久失宗旨佛三十三祖到慧能嫡傳有荷澤宗後佛教不明於世却序傳南嶽青源兩派兩派分出臨濟潙仰雲門曹洞法眼五宗而荷澤乃視爲旁出五宗競發機鋒巧突文字意奇將性眞馳鑿佛印不契又是時有破相宗顯性宗無寄宗雜出惟荷澤以靈知立教

靈知原是達磨行囊故物殊非淺見所能及這却是汝本等不可別求

玄家曰定投教先生曰愼勿襲江湖浪腐語愼勿倚傍參同悟眞愼勿別性宗命宗作雙脩汝所襲聞既曰勸君窮取生身處窮取生身受氣初直要求之父母未生以前安得復從形骸粗處作有爲法蓋凡氣魄靈機都屬陰都是後天只有主張處所乾知太始上乃是元陽是爲先天先後天無兩物毋被裂迸開離合隱現不齊

所以心猿意馬元陽走矣訣有之神一去便收來又曰意所到皆可爲這是先天緊要關棙得此則萬事畢嘗竊謂三家學問可合同處即此一件在虛空中撈得住的實理實事仙家七眞年歲俱不長可見大常大存自有所向

吳懋昭問盜跖何以壽先生曰善人惡人皆壽大富大貴人皆壽氣能團聚故也聚則凝凝則久又問如何善惡富貴人聚得氣先生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氣不聚做不出事來又問營富貴造惡業何得謂之志謂之神先生曰心之所之謂之志靈之所通謂之神神志自氣上生所以志要上志神要元神纔是至處又問也有不應的何如先生曰不應的是未能入套數又問顏子何以不壽先生曰顏子初時爲學一團銳氣拚捨身命已煞傷生到有所聞時氣壹動志却轉不來

項甌東以舉業所著商於先生先生曰我　國家初設科上有稽行程功之實士亦假道以爲

出身之地故時無絕藝而人有實脩承平久狗於辭章標竊捷徑句鍜篇磨纔意鏤格士精神命脉疲於雕蟲飣餖之用令九脫不能勝一縛而兄復助之恐非古棫樸初心甌東曰將借此以挽頽習先生曰兄立身端方敦雅乃是挽頽習之大者此處愈加功夫何不好

先生一姪欲爲賈困於無資且坐止令其往市中訪衆賈能自具本者幾何姪往而復曰十無二三先生曰有者不親賈賈必籍人有有者思

能買人甚切能買人實爲有者所求其求云何求其可爲信耳信則不失已利今不必憂無資具憂未立信以應有者之求

吳望曾問質拙不能博采爲馭世計柰何先生曰秀才入仕途頗無所執世浮則浮世沉則沉所以不惟善人少雖爲惡人亦少今且要先有所執如有用我執此以往中間廣狹小大淺深高下未暇論須早决向背從違之機吾契挻挻一念已是能轉法華愼毋惑於馭世浪欲博采

若騎兩頭馬反擔閣程期區區亦知此貨不利互市及到卸鋪收場只是本色可經久賡種却無用

俗以二月十九爲觀音誕日群男婦赴寺燒香先生與之語曰汝衆以爲賀生日死觀音不當賀以爲行忌日禮觀音不生不滅元無忌以爲一無所爲何不別日舉行衆以不知答先生曰既若然不知而作何以謂之脩行所謂脩行乃舊造惡業今脩而補之衆願請教先生曰大慈大悲觀世音汝衆起崇奉心是人心中觀音始生因平昔虛禮崇奉大慈大悲上欠缺忽感二月十九觀音肉身生日於是懺悔執香往拜借他塑像堅我心中的大慈悲蓋大慈悲正合天地生生之意救度民物不爲私已縱欲這是天地生人的命根故起一善念鬼神皆知增獲福祐

張子固問孟子以疢疾生智慧佛則以定生慧何其相別先生曰智慧必從定上生孤臣孽子

却因疢疾上定得孟子言意有感慨於其間故曰恒存曰獨學問本要通明智慧乃今毋自疢疾上得來反於學者之不能誠可念也

一傭夫能而無遇患之先生語之曰不早闢土是汝心病惟此心病致久墮於傭今日能提掇起今年可得傭他年可不終爲傭矣一傭怯而無遇先生語之曰不量力求任是汝心病惟此心病既以阻人遇又日傷已力莫若減人隹直以省已力今年可得傭而後且不愈疲已身矣

一傭夫多謀而無遇先生語之曰計慮多而人疑忌是汝心病惟此心病意氣拒人能甘心放下直截不惟可得傭隨處地步寛平矣時偶一裁縫匠在側聞其言笑曰家寓數文學方索學舘未得正類此歸當告之

先生在會語諸友曰凡人日用云爲未必無知做出來只是習熟見聞之知非德性之知畢竟謂不知而作從早至晚如作揖喫飯着衣七八都由罔昧舉動若眞眞肚子裏陶鑄無幾及干

涉重務雖或經心一番却又從聞見之知上打發將平昔與友朋深考力辨的放在一邊試省驗自見學問勾當是米煑飯是水煎茶的的實用不煑不煎雖有萬千也無用貧人飢甚得顆粒皆有濟富家崇墉比櫛通爲長物秖以名目積累透這關纔得言語上着闌

上吉夫問忠質文異尚其意謂何先生曰此聖王順時爲治之道史記謂救獘非也夏之忠其文質已盡於此商之質未嘗無忠無文周之文不於忠質之外能加毫末自後世視之夏若簡甚只了其意之所及而夏則事樸情直更有加焉則於理有添矣周若繁甚施之以潤色而周則世冗民偷不有加焉則於務有缺矣當商之中意亦云云吉夫曰請言其事先生曰天作君師以爲下民聖王只倚傍下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所以不襲禮沿樂當朝代改革必是前王德澤已斬有甚不得已處負天命者起而更張之原因利之久塞而不興弊之甚害而不息於

是作爲整頓增損不得些子後世欲新天下耳目以一其心志則出於有意此後世之所爲治功也

萬彥明問祭祀只了生人思慕之心還實有神來享否先生曰惟孝子爲能享親惟仁人爲能享帝有其誠則有其神不止祭時思其居處笑語等以爲思成報利成於主人只因父母精神命脉都遺在我心中如樹生果覔核種之即生原樹蓋核中仁實包含原樹精神命脉無少欠

缺惟不肖子不以父毋爲心則無其誠所以祭無感格故神之有無以我心中爲有無又問祭外神於我何干先生曰我從其道我被其澤我襲其事皆我精神命脉所在於是而祭是謂有其誠祭如在章孔子祭而如在乃所祭之神如在我心故孔子曰吾於祭若不是神在吾心無所干與何以祭爲故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天子之祀天地必先有天地之仁能覆冒民物以爲對越之具即此是其神來格

一人處內不和先生勸之居外有老僕問何故居外便得和先生曰其病根在此情狎則易遷凡人之情令其可繼一時用得多便後手不來久則變變則違所以自坊者須吝情吝情者須疎遠

陸游卿問應物之難不欲失己又不令惹禍何術而可先生曰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己固當不失却須察己身是道義抑屬門面禍固不當惹却不可先以要便宜心計較規避這裡定則感物弭患蓋思過半

徐神甫問五倫一也何故天下弟兄多失恩先生曰相臨者爲君臣臨則持之以分相生者爲父子生則通之以禪相合者爲夫婦合則配之以偶相交者爲朋友交則求之以輔兄弟勢位比和其低昂無以分以禪之懸絕其昵附無以偶以輔之互投長短多寡日形舉動日逼所以天親易喪須從長短多寡之間斬絕世情乃能追念一體來歷然後不涉勢位之弊又問孟子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弟道既是難全孟子如何將來證印至道先生曰原隰裒矣兄弟求矣天顯一念只爲私欲遷改到得死喪無所爲而爲之時真心自然迸出

一富人兢直涉世多致愆先生與之語曰我知汝心無他但以富人處今之時須屈抑一分乃爲平理如取諸人者以百計當以得九十爲平與諸人者以百計當以舍一百一十爲平如此

則人皆親附得其九以入吾用之之資棄其一以定吾得之之地有其地而得順聯其情而入安況既以貨財雄長一鄉亦當以貨財覆庇一鄉此則其交以道又其接不可不以禮假之顏色溫我話言體其艱苦這是不費之惠尤其可為也其人悅而不繹果數以事累

俞汝為初得第未敢即圖復姓姑有所待以商於先生先生曰情有不能遽復早一日不得復姓是粗迹汝既煞能兩厚洽然情意之間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汝已有之學者只在這處照顧世有以此犯清議者豈專為粗迹責其意耳

湖孩大行先生子炳音有僕染疾與之處如故親為執役及傳染數口亦不變復自以身染亦不變先生語之曰汝欲為善吾敢強遏汝但可謂之善端非至善也善無常主協於克一為善者不從性根發動非泥事為便落念慮事為屬聲聞念慮着意見聲聞意見都是緣物而起事

變當前必有的當處置靈明之體畢具身在井上乃可救井中人不以患難入心是汝執定一訣然連這一訣也是綴術惟無入不自得為訣絕不走作稃問曰患難不入心利害關已透如何是綴術先生曰心不入患難是無入不自得患難不入心尚未自得況或別有走作處

陳邦佐以妻不協於母欲議出謀於先生先生曰大孝愛母亦愛妻後世人情喜怒無常豈以一時毋心便成大處他日毋追悔時汝悔何及此時只宜委曲調停不至為他日作懟纔是天命之謂性良策未幾婦姑果相協邦佐早世其妻幼寡迄今老而貧堅守其節

唐子瑞問孝弟慈皆天性何後世孝弟之衰而慈道獨存先生曰世人的天性都待人喚起挺持學力惟賢者能然慈雖性生大分為孩幼所感而有所以既長感道缺慈漸衰薄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只爁一待字

隣有姑婦相仇室中人偶以為論先生曰初原

是一點好心只少見幾而作以致直到這裏愛子有配豈無屋烏之情終身仰望者之所從出豈無推尊之念只姑知教婦初來物而不化不分是否而飭之婦於此能知其幾契受可也而心不自堪姑於此能知其幾當急反之復加責以求其順婦於此能知其幾諒其造端無他可也而乃動於辭色姑於此能知其幾悔難再誤反益甚其怒婦於此能知其幾恐逆道漸成可猛作挽回又拚捨不顧於是輾轉醞釀大背而馳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然所爭無多只一明幾自塞耳嗟嗟豈惟此事雖聖學一研幾之盡

陸繹之問孔子不取帝王盛治垂訓顧因周東遷之後一國之乘以作春秋何故先生曰是時王迹熄人欲熾天下不復有信義廉耻之守僅有賴於侯國以勢力自雄姑主持其民而天作之君師者存一綫之未泯孔子不得已而取之又問小人肆而君子怠則春秋書亦何補於用先生曰謂春秋賞罰之書非也無其德而托南面之權則僭謂春秋褒貶之書亦非也無其事而寄空文於後世則泛謂春秋立王法之書亦非也事不可豫設先王不襲禮沿樂謂春秋垂聖教之書亦非也道無常形行誼不足以槩心術之精蘊謂春秋傾否之書亦非也春秋盡五伯之功過王道隱而思伯功不猶愈於戰國之無其統使斯民之困以踣乎要之春秋乃闡性之書著是非明道義之有在孔子所以借往事立學問之例者又問聞教則春秋經見得性分

中有如此天則學聖者以此而啓其眞機爲治者以此而端其政本然諸家傳何以不著此義先生曰諸家都是發明作文之法不曾指出作書本意

先生仲子炳言與徐時化論世習多以力見不能以意運即如木匠能以意運者便做作頭徐時化曰汝何不做了秀才頭炳言感悵歸告先生先生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可不懼乎炳言因銳於進脩病其身不惜先生曰秀才頭須徹

底做木匠成物利器用小而益於世秀才頭若
專肥身潤家反於世無益木匠實落食功秀才
受公家作養不盡報於木匠或不及若一了百
了處猛提撥秀才頭也做徹底也了身也痲不
范子秀問宋諸儒能續孔孟之緒否先生曰孔
孟真儒能用世宇宙入其手造化生於心以此
例宋儒品題自見孔孟從周文武養出來宋儒
是宋祖生得又問一代君臣俱自一時氣運所
生恐立國之君不能轉易且宋祖豈能主得瀌

洛諸君子先生曰大化流形盛衰倚逅以氣言
之誠有淳漓麗散之異至其風尚凝飭豈無中
育所在然宋祖亦非小可與漢帝唐宗另一機
局聲色不動而天下定胥次了了其初釋宿衛
兵權次收藩鎮又次削平僭亂又次從事北征
何等條理想像他洞開諸門氣象功業所就若
其緒餘
許孟中問非不竭心事學稟質習心作祟不免
於意念知識相乘而起何以解脫能一了百當

先生曰意念知識心體上原少不得學只得真
種子便念念不落念識識不名識不忽念起惟
患覺遲能覺便轉識成智何事解脫作丨當吾
契龍江開宜真開眾動的的惺惺豈離得識念
只不祟氣習
周德膺問春秋從同同何聖人自貶以為論先
生曰這不是襲故蹈常道無常形人心之所共
安時勢已不能回志者便而從焉蓋由衷計量
不得已而順之聖人之所以與其心也又問如

此者道已為至否乎先生曰若聖人自處尚別
有神化轉移造物
閔安卿問春秋諸國之良不少于宋之會向戌
特啟伯合晉北趙武爭歃而叔向勸之毋爭至
于申之會則子產叔向向戌咸甘心焉又華元
克合晉楚之成孟獻計魯奉楚子良勸鄭盟楚
蓋不一而足何諸賢拒楚不力如此先生曰合
比諸侯外楚固是華夷之辨然中原日非生民
塗炭已極求其稍為拯救已是無策智謀之士

自逞已自雄只有能自反退讓以明禮一着人
不肯相下諸賢窺天下之勢闘以處之雖非王
猷之盛其心固已籌之矣豈惟怯之爲病然孔
子毋不之與孔子有孔子舉動其諸賢之心亦
然有未純然自協於極者至其無可柰何之赤
孔子亦自掣肘孔子豈不深諒而通之
余舜耕問隨時變易以從道何所爲執先生曰
定盤針不得草草然定盤針元是隨時變易的
東西但非極深研幾不足以得此人心事幾固

宜有定見定力若先以自信爲任多有從意見
認爲良知直須細細功夫養就眞體使靈明烱
然無有糢糊疑貳纔得有執宋諸儒立朝舉動
不敢輕議然有自坐弊端處彼豈有私情所使
又韓范富歐此意雖每有之然却少却淺何也
事上磨鍊得熟所以通得去的多荆公也然要
好病源只在三不足秦皇漢武三代而下極有
志以天地民物爲念其分岐處只爭此子大膽
莽撞以成堅執不再凝神詳體晋悼公儘善思

量做作但欠細膩於職思其外上再轉念一番
邢丘之會議事有制雞澤之盟表僑禮過而因
使大夫張又寓乎其中遂致溴梁橫舉階亂作
偪所以不可率意更張粗心揮霍其居官藝典
守身繩準安可視爲土苴只於其中能光爍爍
用之自有調停出來
沈道升問服食器室必有定理古聖人制器尚
象說到十三卦反更遠却無所據依柰何先生
曰十三卦是本上影出末來人日用資物利用

乃因末以現本近來恣情侈具顯顯於末上快
意不向本性塑子裏印出眞胚所以過當又問
天下之物華素豊約繁簡無常何處尋得逼眞
塑子先生曰舍時與勢與分無處覔性理乃因
時勢分而有光自意識中起空知見不得光逐
時勢分上流蕩不得性爲感應眞消息不離物
不殉物者又問堯茅茨土階何性之隘先生曰
堯茂對時育萬物打從俘中大陶鑄過要添添
不得又問舜造漆器其性何以先生曰到舜時

事用稍益添以備敝要已已不得又問群臣何
故諫先生曰君臣各中所至之見虞廷臣惘恐
舜有侈心
張子建問道大難弘不能一一説至誰何以爲從
入先生曰道理平平妥妥可矣可行至簡至易
中庸其至矣乎只是日用常行中而庸者便爲
極至道理人却不肯知不肯行看做天來大海
樣深的殊不知這箇天則昭然自在乃因驕心
起便飛揚而上吝心起便卑墮而下躁心起便
縱放而前怠心起便廓落而後侵心起便攘據
而右怯心起便委順而左奇心起便索隱行恠
巧心起便機械變詐所以中庸不可能若種種
心俱泯即是平平妥妥的即是察乎天地但這
種種心從久積習難得消磨排遣故道不明不
行其或念而圖之又出入悔吝脫縛交勝不得
光浄打疊故學不易成子建又問易地既寬難
根何追難者難於不能易易者易其不必難低
昂有形輕重無算何人心之不較如此先生曰

我固有之也弗思爾矣乾以易知易則天天則
自然這種種心都無着脚
史君右問命有正不正從何分岐命不可移從
何能立命出於天從何而有不正先生曰天之
生人一氣而已氣之流行於凝結而謂命氣之
凝結於流行而謂人是氣也有靈通以爲陽曰
性有運化以爲陰曰造人之在大造一天而已
命者在氣之天性者在人之天造者在命之天
性與造原不相離惟其靈通則能於氣中透出
有轉斡充擴宰制之才惟其運化則縹重渥漓
或輒一成而不可反惟其有轉斡充擴宰制之
才是以不爲氣束故人之所能自盡者性也惟
其有縹重渥漓或輒一成而不可反是以任造
物以自見於生而非人所能移者也人之所能
自盡非人之所能移皆命也君子知非人所能
移者則非人之責乃於人之所能自盡處加之
意所以只有性學這順受纔是正命有不盡其
性皆非正命所謂順受順其性也立命者性立

之也不正者非天有不正人之天未能盡也處命知命致命曰有命以此孔子罕言以此文王新周以此易各正性命只在性上正得漢儒說命有三科曰正曰遭曰隨白虎通保度遇暴應行歛未知有性王潜夫能表性莫知天命之謂性總不脫桎梏巖墻寔曰而宋儒亦向命上認正尚於性异視之且吉凶禍福事也不是命此乃人之自造非冥造也冥造者氣之縹重渥漓夷轍以縹重渥漓夷轍致吉凶禍福之事耳子貢以敬禮慰死生可謂知本誠不在遭遇幸偶論命孔子不幸回短命乃自傷失一賢徒不在回身上說不幸

楊元化問宋初言官不敢指摘卿輔韓范整頓斯弊覺大精采然後來韓范爲大臣率牽制言官乃韓范自立病根先生曰一法立一弊生韓范後來阻滯實自元初積下但韓范亦只得如此做古論聖賢之學其做時便已照破有後日履涉韓范或不免只見得一時痛快又問既該做便宜直前何必又要照破得先生曰心體一合下當普觀詳審不遮障一些若不將日後事筭過終非大虛樣子

曹宗孔問狄梁公一心唐祚何以武后不爲疑豈其機深不露如此先生曰梁公雖知有唐若一向要傾武后但機深不露武后聰明豈能容得惟梁公推心與物毋毋勸武后却辨得真誠說實話所以武后能信而從之如武后欲易太子梁公謂天未厭唐德當時相對之言必尚有敷衍倚陳事勢有不可爲者這真真是實話了無機械豈得不孚信

吳敦夫問藝成而下良工絶藝豈是人聰明聖人乃天聰明否先生曰聰明只有這一件聖人固聰明靨知能用其全故無所不通若藝能只悟得一處然其所能悟非自不學而知不慮而能上發越則藝不能精工豈能良所以飲食牝牡人道至常而易者牝牡之能結胎飲食之能受化總是爲物不貳之實雜着一些刑減[illegible]

一些人事决不能全美況於人倫之大經國傳世之謨幽明感通之故容可草草故凡營辦齟齬直須責誠

王以仁問周禮有信為周公致太平之書有疑為戰國陰謀漢儒附會又有闕其為瀆爛朝報何以辨之先生曰周禮數百端勾當只為與天下民物委曲計較豈不是聖王舉動後世號令法度秖求得箇朝廷之上便安而利益之此不待辨而曉然自別以仁曰覷王猷聖典都只道得這件便光説心性處亦不曾落空這關棙乃王霸公私分路先生曰誠然過這關纔是已起機杼然後營經繕緯布錦攀花應時合品次第完織

沈汝喬問為政才慧闇不同其治功不甚相遠此何故先生曰才慧闇却是末迹若誠有天德則迹不大分別而實事實心之中到後結果有受用即如古柳豪強又能安富以公心無不愛今之懲右族本是善舉然非古人此衷只且了自家門面故豪強乘間益肆又如父之訟子孔子乃緩其決刑及不孝何等好名目孔子恐傷其天性之親這點實心纔是治事精蘊但只才慧闇上論治所以功效不相遠

葛文卿問作文頗欲自達其意故於時未諧願示先生曰辭之達也其機甚微而所關甚廣以其始之出則自達其己之蘊以其中之向則必達於人之投以其終之歸則直達乎行之通以其事之全則統達乎業之就以其學之得則致達乎道之極若只論達已意恐非而已矣之旨文卿又問辭之達也盡其意以投於人乃辭之可為至於行之通業之就道之極則何係於辭先生曰言者心之聲其心明白洞達行與業與道皆從此定文卿又問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賈誼質直矣好義矣不能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如何得聞者之聽此身見用於朝先生曰然

沈梓卿問古今選舉法不同而得人與否迥別

古以鄉三物教萬民賓興之漢亦鄉舉里選郡國得自辟其屬故賢良方正孝廉茂才不乏槩晉而後漸以失真九品中正罷而詩賦論策明經墨義全據空言今日古法可行之否先生曰失不在法在意後世求士路數雖不同皆可以得士只一大關竅與古異以後節節感召相左天降下民作之君師使治而教之原是求賢以安民惟其自爲心切則安民之意輕以是上下感應彼此交致其私如何得不生弊如以品求以言求以功求以蔭求以鄉評求以著行求以射求以讀法求揔是求之有迹人心既私任其有迹而爲之蔽若嚴蔽明蔽賢之罰則并蔽其真而亂其罰故古今士不相及公私異之也是以士所就之業亦以所應於求以爲盛衰若非挺然自做人必落世網

馮廷宣問鬼神幽闡聊浩中庸性命之書何以將他證費隱先生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孔子告宰我合鬼與神教之至也以其至粗者言落於器數物而不能化以其至虛者言入於玄二至易之無體若所謂鬼神乃人這段氣魄軒然充溢可挹而不可即能意會而不能指者千里神通驀面悟意空流恍閃掀宇揭宙皆是物也這乃是至誠的影子誠之至鬼神亦至無誠則鬼神亦息古有萬人敵又謂班門不敢運斧揔是虛空中光芒所射默有以制之孔子所謂教之至却要求盡其誠表立而影隨要幹辦天下事無此不得今爲學無赫兮喧兮以爲可儀可像便於盛德至善有歉

先生與姪文昭及陳道夫趙允中二數輩坐語垣外有隣人狂噪可厭先生曰諸君厭否諸友曰誠亂人思先生曰人思不可被渠亂三人行必有我師此處正是做功夫之地彼狂噪者自處以爲快意不知隔壁聽却有許多不好處吾輩若胡行浪道其爲隔壁聽以爲何如其傳之人人爲隔地聽又垂之後代爲隔世聽又爲何如入我耳則厭出我口則不是口耳不能通周

一身之間形斯隔矣壁之內則安壁之外則否是內外不能通烏在其能千里之外應之天生口靈於言人用口則否是生死不能通有口一如無口有所樂于此忘其厭於彼是樂厭不能通則情之所得不勝其所失譊者言發於心肆者言隨於口若心口不能通豈惟隔壁雖同席人心非之豈惟同席人雖其人亦自以爲非只因同上肆場故安於相肆設轉置衆肅之所便不如此以是朋友之功蓋不可少

孫化卿問大人如何樣正己乃能令物自正先生曰所以謂之大人以其以民物爲度不私一身之小若天民於時勢可能處便可做否則兀守不能施轉移之力這是獨了漢故只謂之一民而已但非落陷私欲是以天稱之大人正其所大之已滿宇宙都擔在自家身上彌綸輔相勢有可通必爲之及不施勞而底豫舜使着功夫做出來無所逃而待烹中生乃獨了漢畢竟彼此俱受虧

倪子良問心之精神是爲聖岦於提掇不起柰何先生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精屬水神屬火古謂精無人神無我無人者自析之道專無我者所用之化遂精一有人則易流流則散神一有我則累私私則滯精散乃亂於思神滯乃[illegible]於志其要皆失其心之官向與羅念菴會論收歛精神我謂所收歛與提掇同異意者不得視爲異然欲必求其所以同子良曰提掇者舉之而圖有收歛者息之而使無誰何以同先生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故放之費也卷則隱也費隱不是兩時事可舍費而存隱外隱而尋費否

王體仁問書載帝王大經大法而以二誓終何故豈孔子知繼周而王者非魯則秦故及之先生曰從古得天下的必自性根上料理來魯素弱一變化氣質於征費便鼓奮整秦素暴一變化氣質於殽之敗然能悔過改從徧考諸國

極好的只事功上打點欲近裏求之着巳含曾與蔡無所得是有得天下大機括雖非的知其有天下意固可以附帝王者又問前後秦而有天下亦有所由從否先生曰自官天下以後虞廷諸臣皆以大功德後世皆有天下漢唐而下雜雜駁不一但能氣質上轉動一分其治功自別漢高外面粗拙内克從人非人所及宋祖全是内運唐宗傳襲河汾影響學問雖干涉作弄破裂元氣然轉運處煞有圓活君劉裕蕭道成輩才能儘過人只是任他氣魄所以終歸亂做奪爾而息

王德明從先生遊既白之府既白江西之賢宗室也少restore陽明求學闓爽盡物情德明問曰富貴而移氣誰其移乎其物以移之往抑氣之自移也又物以移於性乎將性與物相應而俾氣之改者乃氣物性會合同而為之化耶以其能從於學則不與之俱往以其氣之自弊則何所緣而為起以其物能移性則未不可以戕本以其性祟氣則眞未嘗以變假以其三者之會而化則所以主其融又誰乎也能知其竅可以致觀能觀竅可以有欲願教先生曰三者原不相離有性以使之有氣以具之有物以即之於是合而成焉主於性則命於性而氣與物從主於物則命於物而性與氣從氣則因而見之命於性聖功也命於物常人也聖功觀竅者也常人迷竅者也因而見之氣無所與於竅焉者也

先生既遊王屋山下而入懷慶金則乾李宜輔問山有天壇相傳軒轅皇擊蚩尤受天符於此有諸先生曰此古所傳聞竊意聖王伐惡之師不敢不慎故托身寥虛之境以自齋其神乎遂以為受符地耳二生者好談武者也又問戰孔子所慎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出師而不懼於臨不豫定其謀乃齋神於寥虛不幾於廢若事哉先生曰兵者不漏之學不漏者不可以事豫盡不可以力雄盡不可以計圖盡必齋心以清其神則好惡當而計智周是以知彼知己得

上得下善始善終夫然後詳於節制之教和於仁義之交以定勝負而達天人齊之技擊不足以當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足以當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繞不爲干賞蹈利哀國亡國之兵然桓文之節制止不漏於戰陳於彼已上下始終之間尚不免於滲焉今之兵思圖技擊無以盡其術其不自齋神始知其戰居無策求古之爲兵之最下且不能爲乎以言無漏又問事漏而求之事所以滲漏復屏事而荒之柰何先生曰失事人未嘗不事事秪失緩急輕重之宜事失其宜亂也事亂者心亂心亂者神亂古名家都自起規局不祖襲粗法要能養神以出之故八陣圖只是武侯家當他人不得拘泥任他以三以五以六以九只我神志定隨在成數風后幄奇惟有得這一件

先生與黃久菴葉海峯符松岩泛舟遊海門誤觸閩舟守海者其戍卒肆悍捲係我人資先生與一帖邀其長過舟出以相迎與之揖讓而坐焉曰吾操人不習濤性以累於執事者毋亦欲估而債之將倩工以爲完也其長曰下卒戇傴長者罪應罰敢云債乎先生曰海壖相逢人生一幸重辱高情又何可當遂還其捲係陳道甫李正卿疑其怯以問先生曰天下禮爲大嘉會足以合禮須細玩味嘉處二友曰習禮易入僞先生曰須真有讓心僞便不能感

先生登碧岩飛步八百磴陳徙夫問何以得便走力先生曰魂能載魄又問載魄之魂云何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謂形視聽言動持行謂氣聰明睿知恭重爲神所以運聰明睿知恭重爲魂所以定視聽言動持行爲魄魂屬陽魄屬陰孤陰易敝有陽魂以載陰魄然後能勝於用又問常人舉動獨無魂乎先生曰常人亦有魂只是魄來載魂非魂之載魄也又問陰陽一也何陽之獨貴乎先生曰有形謂之後天人身一團都是陰却須先天以知太始是謂元陽古云道

生之德畜之人不知道所生而自用其生故全落陰分不知德所畜而恣外爲畜故了失陽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則覞俔他一受用不窮

先生與數友群處讀所以暇出遊見有搆居室者顧諸友問之曰何物以爲搆歟有以土木答先生曰此搆料非其搆也有以匠作答先生曰此搆工非其搆也有以地址答先生曰此搆基非其搆也有以財貨答先生曰此搆直非其搆也有以經始答先生曰此搆主非其搆也有以

鋸斧繩墨答先生曰此搆器非其搆也有以結架雕鏤答先生曰此搆巧非其搆也有以丹堊甍螭答先生曰此搆餙非其搆也諸友曰是奚以爲搆哉先生曰何圖而以搆之爲也則所以避雨雪而蔽風日也避而蔽之是其中之竅可矣則惟中竅之搆云爾矣而十鳩九集千繕百營其功也而美哉輪奐君子攸躋其業也吾與諸友所讀者書然何物以爲讀歟試於諸友借以喻之諸友群然答曰知之矣室之中竅其吾之性乎十鳩九集千繕百營皆吾復性之功乎而美哉輪奐君子攸躋所以宣日新而成富有之蹟乎先生曰然念之念之

先生登南嶽與湘南寺關僧論辨死生之故已而下安寶觀以述劉成德李鳳喈皮文叙數友數友因劇質之先生曰始吾陳說關僧說死道今吾陳說諸君說生理了生便了死了死便了生一死生則能化能化可與天地俱與天地俱其在儒善用世其在佛真滅度吾輩芸芸並馳

以爲盡生事柰步步滅道忘其所謂真生者開眼放口喫飯着衣盡落幻相天下之物之事吾攬而日用之乃天下之生之地不可以自無吾能以其有而不有其有者乎能或不有其有矣而能無所有其不有其有者乎能或無所有其不有其有矣而能無其無所有其不有其有者乎能不有其有則不逐物能無所有其不有其有則不矜長能無其無所有其不有其有則不墮志逐物之患大而常墮志之患輕而卑矜長

之患微而隱三患甚戕於生以銳治異患以忘治大患以搜治隱患三治亦甚戕於生故生理之難全也則皆戕法也諸友請曰願示生生之學先生曰性者心之生理與生俱生衆生而皆有其生氣質物欲蔽其生而生機未始絶於生能於真生處不昧其生是謂真死真生

先生語王本卿曰王以仁敦實此學可謂篤信友朋不可不相親

先生憂疚中與諸友群坐諸友請歌先生諾之而內入衆歌畢先生出吳子明問竊意孔子與人歌而善必令其人反之於心然後和如何先生曰子明意思近覺更精密

張子充問心學至誠戰事詭道聖人之用兵亦取而參之否功成於親上死長而勇振於干賞蹈厲以利害驅忠義不已末乎兵法奇正相生又形人而我無形奇之正之我也我不形則誰乎其生結伍練卒安營布陳意者是正則誰乎其奇奇正得技擊勝勞績奏而復曰三綱軍政之始則誰乎其先先生曰天下事無精粗大小未有舍至誠心可以倖成浪舉蹴慎罕濯孔子所以備誠孫武子不識本原名之曰詭呂東萊謂一仁字黃石公流傳秘法惟其兵出於心學便變化不測妙用無端孰能窮之此奇正皆吾實理無不正而無不奇伍此陣此練此戰此君定得這志念甚惟不壞心術事功亦易成

湖有白包巾之變也妖人馬道師煽衆騙財無他志有司捕之急適民兵三月不給粮乃相搆而亂先生馳入府請速追原捕差因諭安亂者并散補民兵應得已而議報諸司申檄先生力勸緩抑其辭將有欲窮詰之者先生白當事者曰衆逞其情而陰德歸損於公公則愚矣又白承勘者曰一字千命舉筆神知乃以前後事由徧白諸司曰寧失不經古聖人良法於是全活甚衆

梅溪有江天祥之亂公私戒嚴兵無可衛調者部使及監司議撫以托於先生先生遂入其巢

諭之曰汝之讐趙吾甚憐其情乃忿發轉讐於
國法其爲計左矣江曰大人之言則過乎先生曰
法度乃
國家法度有讐許汝自白有司不公許汝并白
有司并白而不行直咎命而已敢與
國家敵
國家合四海之力視汝如蠒絲牛毛
國家法度能治汝所顯
國家存恤不幸之仁誰能照汝隱情吾甚爲汝
憐之今爲汝計莫若急卸刀倫吾能保汝待以
不死汝且存其身爲後復讐之地孰得孰失江
曰大人何自而來先生曰部使監司屬之來江
曰其屬之來何故先生曰亦爲兵力不足江曰
既不足兵力何以謂
國家能治我先生曰兵力不足者於湖於浙言
之合四海之力而於汝謂之不足耶江曰信以
何術貸我先生曰諸司不可憑只吾不欺一念
可以獻信江曰大人何以信諸司先生曰諸司

圖之急乘其急而應之即赴戍所可全信也江
曰設諸司兵力足以誅大人大人何指先生曰
吾安肯欺汝始唐三府謀於吾吾以急請兵告
吾幾中汝江曰公眞誠人也語唐三府計已誅
知之吾諱任公進止遂撤卤防散黨與出領訓戒
辛酉秋飛英塔會衆友先生語之曰今講學不
見大明白只是私欲不得克除此一大病痛流
轉人心善惡雜用所以言語文字易能此處難
料理直須探透孔竅眞辨去取纔能實落下手
一齊打疊試與諸君商之人心有私欲只因有
身有家人無常活之身身享有限之用何苦妄
認虛名浪生幻念有一鄉之善士以一鄉爲家
有一國之善士以一國爲家有天下之善士以
天下爲家其心愈公則其善愈大所謂善乃心
與人同視之如一體不與相讐而惡是所謂公
也以天下之善爲不足又尚論古之人與天下
爲公公已至大但恐於見在天下起念或識見
上生公故又追尋上古無所爲而爲處考驗性

根發動所在纔無走作此性學也仲連天下士亦能拚捨身家將天下大體作區處然未屬性分事業終是戰國人意興慷慨充其類論之㣲有慝於天下不是與天下善末學認賊作子誤公於私若我心真能與天下同休同戚同安同危如伊尹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如范仲淹自做秀才時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樂而樂默而省之有否又降而自貶國人競爲善吾能奮然起而當之聲實風澤與之相副默而省之有否又降而再自貶一鄉人競爲善吾能奮然起而當之聲實風澤與之相副默而省之有否又況於一鄉人漫不知爲善吾於是奮力爲倡首國人漫不知爲善吾於是奮力爲倡首天下人漫不知爲善吾於是奮力爲倡首千百年漫不知正學吾於是奮力續不傳之緒默而省之有否人能是而吾不能是性能是而吾志不能是天之所賦能是而吾自爲功不能是誠可慨也嗟嗟今之謂有志天下鄉國都只是

意興少間施爲究竟又却了得肥身潤家惟有這識趣又有這事爲纔爲真志人之爲志三志於富貴以爲肥身潤家氏斯爲下今固不可得多見嘗憶前輩肥身潤家與今日事大不同前輩着實能肥能潤不是浪說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而以其所有善事之家有同氣焉兄弟之謂也而以其所有親愛之家有閫室焉妻孥之謂也而以其所有合共之家有黨類焉宗姻之謂也而以其所有賙存之家有力役焉臧獲之謂也而以其所有贍需之家有儕輩焉比閭隣好之謂也而以其所有拯助之必如此乃爲潤之之實今其有之否乎前輩欲富其身則身勞富術悉籌以開財源慎守以裁物取量入以通致用儉質以節享奉思圖必積而不易散前輩欲貴其身則心精干禄有大利不之貪有大辱不之較有大樂不之縱有大忿不之逞思圖必進而不致黜必如此乃爲肥之之實今其有之否乎前輩肥潤是着實有心有事所以得享

得久不以粗心浮氣莽撞蠻法朝婧暮要今也
或是之無也嗟嗟誠甚可慨也吾輩今日既以
學問爲事在當心地上竭力照顧即吾所知所
能不怠忽放過私欲自然不萌不因自家嗜好
損人厚己求而得之縱其快樂求之不得恨悶
予奪以致骨肉相殘親朋結怨鄉國天下人啀
罵非笑設或偶有亦易覺易改如其割捨不斷
復須痛責吾志又將世情天理兩下再稱量商
確一番使重輕緩自分如外而行不順利復須
反求自己有所未盡不得畏難中阻行之久熟
日就安樂此是一劈頭到底真切實學志不必
三辨善無鄉國天下之別亦無善與惡理與欲
兩件聖賢血脉路頭人生這些子命根無此不
得爲人酌算生世利害得失這條路却大得便
宜此惟默坐澄心細細尋討始見的當世上繁
華擾鬧變詐機械人心最靈瞞不得久不得感
動不得只誠心爲善乃攧撲不破吾輩痛相念
之如有所疑須煩而剖

辛酉冬飛英塔會衆友先生語之曰日曾論爲
學先須立志此是喫緊第一義自家意思油然
不容已纔有入頭進步否則刑驅勢迫終爲牽
強縱得手亦不堅固孔子學而時習之章如後
人所解言學而不言所以學聖人立言不應糢
糊若此蓋悅乃學的真種子苟非心上喜悅安
得肯從事不問其功這悅處正是立志此章書
宗旨悅在學先樂在朋來先成德在不知不慍
先人之所有事若心肯意肯則自然學學自然
時時習吾心所嗜好肯大同於人必興起感召
朋友自然來歸吾之德成於身則人己一視同
異不形毁譽難動人不相乎蓋反己不暇奚暇
恠人故非切緊不足以爲學非成物不足以明
學非務實勝不足以盡學切緊所以立志成物
所以通志務實勝所以辨志一志立而百氣從
做來做去隨順隨逆隨久隨暫隨人隨我總將
此志運用調停處不因時逐境變改擔閣志如
根學如枝葉鬚花乍英生意不著立見敝棄百

年無常之身光景易邁誠可嗟慨竊念志之難立只因埋没性命不得發越是以失其專感心之所之謂之志此專感也人心於日用豈無所感但憧憧往來雜觸雜引用不致一是則中無主宰不得謂之志恍感也憧憧往來雖非不恍恍恍於學則專其向往又此學是大同務實勝之學外恍而內止故爲正感恍有不同故志不可不辨世之不立志却因無不恍泛雜觸引聲色貨利耳目心思任其所被遂致瀾倒壞禮法

冒非議不之顧若能一反入身來收拾專一性命即在顏子之竭才正是不浪散所恍吾輩當痛念無常之身須知得人身甚大頂天踏地啓後嗣前盡人盡物總在于一人七尺血肉上若不作此念便自委爲一物之物一物之物等禽獸草木禽獸草木我甚賤視之忍自賤我身耶念之念之

先生偶遊小學諸童子請教因作俗言曰古時取孝廉的人做官愛敬父母叫做孝不貪財物叫做廉天地一塊氣生出人物都該愛敬父母又親生我身尤是切近況只靠得我如何不愛敬得財物乃人心同好我若占奪人的人心便不平我行止虧損天理且不容得來也不消受人若能孝心地和順必能忠君敬長恤苦憐窮仁民愛物衆人都來倚靠自然福禄到身人若能廉心地乾淨必能撙節勤謹守禮務實一味公道衆人都肯服從情願向他剖斷所以孝廉人合該做官今人取讀書做文章做官書上是

說孝廉的道理文章是發揮孝廉的道理中間聖賢說話雖不同揔而言之不出此意切念人豈不知要孝只因與父母有氣惱相干便忍耐不過人身上爭氣一事最是大病痛凡事從幼能忍耐後頭受用不盡凡人見了財物好便不見了道理人身享用有數又生世不久何苦將不合道理的東西強要人的細思量自是惶恐若常存怕惶恐心從幼有志氣成就必然遠大今或做官的讀聖賢書不體貼在身上做文章

的不説自已身上話所以處人都不停當貨利相干隨處要便宜遺累父毋被人唾罵此不孝不庶非古人之爲學也願相與勉之孝庶二字包盡世間道理天下第一件事切勿放過

一菴先生語録後序

榜讀陸生汝和次先生語録見先生居常闡道立教而牖諸人者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當不易之論而且日益親切更不隨古今人口吻是先生胡爲其然也蓋先生以天挺之資崛起力學聞道甚蚤曾不假師傳口授自爲經生時便以聖賢之業自淬勵嘉靖丙戌登進士服官秋曹是時朝之縉紳士遂拭目名世矣居無何以上疏去位是天將以明道之責寄先生也自是

著書茗上垂四十年勇力爲斯道擔荷瞬息存養靡有間斷博觀宇宙之内凡陰陽之變化鬼神之屈伸古今禮樂之沿革綱常倫理之顯微以至一草一木之繁一事一物之接靡不引爲吾分内事反而體驗於身心性情之間必求自信自有而自得之斯已矣此先生之學之有本也夫學之道統有其宗而會有其元得其一而萬於是乎畢多岐云乎哉先生居茗上四方士大夫之遊其門者聚散不常於先生平日之所

論列未得徧觀盡識榜也濫竽門墻深以是爲同志之歎茲陸生能裒而集之以録諸梓則先生之言將施之無窮焉奚止及門之徒得聞其說而已哉

嘉靖甲子歲正月丁亥門人黄榜頓首謹序

刻酬物難序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而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予友一菴唐君顧難於酬物者爲篇章以啓來學何哉其謂難者君之爲言曰難以自處又曰君子慎所與處是惟茲篇之要旨也夫道不可以離物而學不可以廢巳故茂對之誠所以立本幾先之覺無俟億逆乾之易也其知以爲然也坤之簡也其能以爲然也是故慎於處而學備矣得於酬而道全矣世惟僨於恣巳不務反身之誠則其萬備者幷而棄之烏能獨主而並福哉君精研之學自得寔真惜未大其所試其徒臨泉兵憲卜君深於授受以達政事之間於是以其所著壽梓而屬予序其端

嘉靖戊申歲夏六月朔龍山戴金撰

酬物難序

一菴先生筮仕比部即以言事放歸閒居三十餘年發明心學於茗水之上四方有志之士受學甚衆汝楠以年家子得數撰杖屨從先生游因而聞教焉先君夷軒先生嘗謂信先生之學者宜若如汝楠汝楠非能遽信先生也質以困知聞言則繹繹故知疑疑則求以通之故終於信之深也先生酬物難之書行於楚中以叙見屬汝楠敢以辯先生之學者叙先生之書夫義理之辯枝蔓於季宋之世學問之首即困以事物之難嶺越互明得聞心學先生弘以自得廣牖同志呶呶群言比幸甫息酬物之著物物而酬之則是重立宋學之幟而矛盾於師門之說若物來而後酬酬物而後思鮮不失矣蓋嘗辨而得之物者宇宙分內之事酬之乃人心感應之常難之云者不敢以易心先之慎夫所以酬之者也言心之寂然莫著乎艮艮曰艮其止傳易者云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夫敵應者茂對乎

物之謂也而非止矣言心之感通莫著乎咸咸曰何思何慮系之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夫精義利用則不免於思慮也而非何思何慮矣是獨何與昔者聖人會天下之動覩其會通釋傳者以庖丁之言爲喻汝楠未嘗不歎其最善名狀也善酬物者無往非肯綮之內然善刀而自滿於志不善酬物者無往非窒礙之處然刀折而不憮於心故精義利用適所以爲何思何慮不相與而敵應焉正所以爲止其所也先生之學以奉天立極爲命脉以慎獨即是主靜爲工夫而切要之處括以主靜則能正動動靜合德則能定性定性則能立極之數言茲酬物之書其要在謂足乎理之謂誠察乎理之謂明備乎理之謂物通乎理之謂心當乎理之謂處喫緊爲人則曰凝吾神止矣凝神於獨與慎獨主靜一也故默成神明以變以通易知易從知險知阻難而易易而難異乎物至而思酬物物而酬之者也然而先生之必爲

此皆何也俗學同流撓巳於物門墻之外窒於酬物不假言矣柰何心學雖明用功岐二同學之士不免於忻直截而鄙精研崇高虛而畧物務自謂意無所動而竟無能自慊於心騣騣乎入於離巳與物而不自知覺執離巳與物之心以應微䁲變態之情當推盪無窮之變值家國天下上下四旁周流不居之時位吾見神明一塞凶咎如響將何望其旁燭遠邇如執镜者鑑萬物而不疲於照經綸天地如治絲者無一絲之不理於機秉天則而裨世道也門墻之內流弊或至於此先生其能巳於苦思靳於立言乎善觀者味凝神於獨之意澄然反觀其於寂感之際能廓乎以容昭乎以通付乎物物而漠然不爲之動出之淵淵而深乎不見其窮不礙於用不失其宗斯庻幾先得乎先生之同而不假乎詞說之辨矣先生著書數種其最關於學者別有太極枝辭合酬物而論之則枝辭泝晢道定性兼焉酬物於關中理一分殊之指曲盡而

無遺矣又泝而上之證枝辭於子思之謹獨立本證酬物於曾子之知止格物無不合者汝楠始信夫慎所以酬之亹亹而不能巳也以是復先生并告同志僭書於首

嘉靖丁巳孟冬朔年家從學蔡汝楠撰

酬物難八篇

予之難於酬物也有所懲而若之于思于思鬼神有庇焉予不能以自信故予述斯言也姑以酬其志也若曰酬物之盡則予不能以自信也作酬物難八篇

酬物難

甚哉酬物之難也彼非物之難酬也能明乎物之情之難也明物之情而有以處之之難也盈日用無非交欲而感突而應彼常搆於其豫而藏於其寄出之雜揉之性締之傾組之術持之逖久之期偵瞰以爲罅餂餌以爲機漁攘以爲欲壯篤以爲覆遊假以爲螫是故不可以不察也嘗闚之執一實以御百虛又背質之原樸之穽於詭也慵疎之紕於計也則未始不由以致之者也然反以咎誠非也誠之未有至焉其明失之也是故足乎理之謂實察乎理之謂明脩乎理之謂物通乎理之謂心當乎理之謂處故物以物來而我以我應其感也順物以我來而我以我應其感也難物以我來而我以物應其感也軋物以物來而我以物應其感也侵軋以自愎侵以自恣順以自成難以自處君子慎所與處外侵軋以自成之道也故先王之道有會極使民無競施先王之法有典要使民無岐情先王之學有慎獨而未嘗以自用也先王之教有多術而未嘗以設科也先王之化有茂對而未嘗以忘物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豈無所用其心哉其理實則其明生其明生則其用神其用神則處之萬變而不可窮詰迹其意之所來道其往之所止明通而通乃極而極勢駐以駐詳於參伍之變因於性情之宜則幾矣

迹其意之所來

昔者淳龐之世民有實心今民務外行堯舜嘗乾九五外內惟具大禹八年甲子入午會姤始而民偷矣故務秘者避見執賢者秘機避見之計殖巳三窮秘機之德以爲玄默天下曉然視

於衆或寡爾故古之先覺含其億逆而思通其
微本其造化而務於人之所不見視其輔頰以
爲露布視其手儀以爲鹵簿視其舉措以爲牙
纛視其精神以爲中幕精神之道與衆貫喜怒
不能執其向進退不能攄其方當其意之來也
有定於稟以其上超之則以爲誕巳也有漸於
習以其正格之則以爲逼巳也有籍於資苦之
以所取義則以爲間巳而攘之也有拘於能雖強
以策之必託於其他而婉以設辭也有弱於名

百抑之而不易以從其好也是故因材之篤天
道以立隨物之付聖教以明順時之治王猷以
著就其所可及而不強其所不能因其自遷而
不病其所苦鼓其必振而不置其自安於便攡
而精至迺而神從覶而會通溥而物止其所君
子之探物凝吾神止矣

道其往之所止

太虚無涯其氣也有涯氣有所來必有所往以
其來知其往以其來淺深美惡溢縮之等知其
往也亦然來也其生也往也其滅也太虚不生
不滅是爲化本氣落生滅以歷化迹故以其來
也汹然而驟也則知其不能久也悠然而繹也
則知其不能息也索然而羸也則知其不能守
也淵然而持也則知其不能動也靦然而靣目
也則知其不能成也棼然而自呰其爲也則知
其無與爲後也道立而氣正其學無住太虚之
體也有着有碍有碍有住着爲來毋碍爲往子
住爲止體着不得不碍碍不得不住住不得不

極極不得不反遡其着可以造命守其碍可以
基化踈其住可以動悔激其極可以廻瀾迎其
返可以冑新太顯失情太蘊失事太疾失幾太
徐失勢酌人巳之交醞幽明之妙轃闔闢之門
其有所據也以往

明通而通

人受於天以生必有所厚鍾而不壞以其鍾之
厚者而不自鑿於人則其所爲明蓋天得之其
爲道雖人人殊未始不人人有也是以被於所

敝以豢於陽而獨蘊其靈以蓄於陰小觸而大適邇引而逖伸顯示而趾應德士知其然不商折人過懼導掩而滋僞也不訏人陰私懼既暴以遂事也不逆詐不億不信懼逢人之惡也不已甚而疾不仁懼閉其善端絶之門也罔治其所脅從懼傷其不得已也不追既往之愆懼其無所適從也其人以厲人生於其技之心所欲有甚於技者投之而厲已其人以媚人生於其求之心所欲有甚於求者投之而媚已其人以

五

烜人挾人訾人訐人武斷人生於其蔽之心所欲有甚於此者投之而蔽已蔽生明滅明生蔽滅蔽明交則從其勝蔽明戰則從其定君子牖衷以定蔽小人攻瑕以暈明是在得其執焉爾矣

力極而極

人之有成心也不可以遽反窮則變變則通君子治人成心必思所以窮之或激之使窮或順之使窮致其窮以聽其自化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其要使人歸於善而已夫闓闢屈伸心之質也天神地靈心之蘊也氣機熟而質便於習德性存而蘊侵於化習與性成則天與人動一綫之蘊其安從生當其心之向成也惟知所向之爲樂雖欲誘之使美弗可截矣當其心之既成也惟知所成之爲樂雖欲挽以萬牛弗可迴矣聲其鄙所以牢其好嗜摘其害所以完其保護辯其非所以形其惠利有厭心則知其鄙有畏心則知其害有倦心則知其非

六

所以啓其厭而畏而倦窮其所向之力俾其不自適不俛首而悟吾不信也吾患夫世之忠臣義士烈丈夫折焉以隕無所成其大於是道也則已失之矣乎

勢駐以駐

人具五性得天地之秀有所勝則有所制勝瑕於人而制發於天思以啓其天其無道以制之不可爲也故剛柔摩盪變化云爲相乘相克莫非陰陽之變循其實則能善反其勢消息機微

止行在握故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嘗試觀之其心有僻慝不振則舉其毅厲以金勝木木斂和矣其虚崇飭脩則析理以昭其明以水勝火火升明矣其狠鬬以傷類則率典儀以節文之以火勝金金審平矣其巧摩競慧則與之敦愨空其術於無所用以土勝水水静順矣其悃愊閉隱則悠揚生意茁其天倪以木勝土土偹化矣濬水疏木鎔金理火顯土以脩六府變陽合陰以和五行嫚而助之烈而抑之闕而章之偹而戢之臣之植之輔之翼之來之勞之又從而振德之絿而不廢強而不韇長而不助順其所為勢令無所欲其勢焉則所以起於人者與天同化矣

詳於參伍之變

言天下之事在情言天下之變在時言天下之幾在勢情有分有情分之分有情分之分分時有分有時分之分有時分之分分勢有分有勢分之分有勢分之分分別之愈明析之愈有情有踰於時勢有重於時君子不能以景從也情有踰於勢時有急於勢君子不能以境隨也時有急於情勢有重於情君子不能以欲遂也情也時也勢也有專勝君子不能以泛顧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迄無所漏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夫情立於衆而不可見時動於冥而不可知勢隱於趨而不可闢引於不形之表劑於獨持之中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是故道以經緯為全物以本末為定策以合離為審三以參之以定始也五以伍之以受成也經三而緯五以其寡而率多得十有五經五而緯三以其多而率寡亦得十有五稽其起與考其合同焉有失之者乎故曰數者道之度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故行有親疎貴賤低昂常變之別政有賞罰競絿革沿保飭之別尚有窳篠朴餙周約硜緩之別親親疎疎貴貴賤賤常常變變低低昂昂賞賞罰罰競競絿絿沿沿革革保保飭飭窳窳篠

篋朴朴餙餙周周約約硯硯緩緩惟盡物者能之

因於性情之宜

情者性之所就性者天之所就天者理之所就性情別而理能一之故揆吾理而萬物之性情在矣君子之勤萬動易外以精内執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夫攫然攖者孛其作䶩然悖者穌其標木然愊者犂其辨則性情本也哂之以立大怒慽之以寄大爽與之以將大取屈之以干大伸則性情本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出鬼入神降離升坎近古遐今則性情本也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同之人武太平之人仁石多力暑多夭陵多貪行多悍山多男澤多女雖頴傑不能回之則性情本也名禁而輕千駟貨啗而府群怨氣結而亡白刃儒癖而遺正義則性情本也性一成而不可變情一效而不易收君子持其衷各正其量則思過半矣此明物之盡處物之終不可以不察也

木鐘臺再集

積承録序

積承録者吾師一庵先生闡性誨人之微言而吳友子明録之者也以其所嘗承受於師門者積有是編故曰積承云耳先生一日示孚遠曰盍序之余惟先生之學精深浩博非門弟子所易得而窺測也顧其所以立言之意惓惓於當世之學者則畧可得而述焉蓋性學之難明久矣性者至虛而靈故萬物皆備於我神明變化其端無窮而

或者謂其猶有假於外求是不知性之所自來也然而性之蔽於氣也自聖人以下所不能免也非有事於學問之功則不可以銷磨吾氣習之蔽而復其性之本然故雖聖人兢兢業業不能一日忘其所有事也而或者謂其可以直信此心不假脩習則是幾於無忌憚者矣雖然天下每言性而昧學又每言學而晦性則是性非其性而學非其學也愚嘗求之矣蓋吾性之靈明其幾有不容自已者乃爲學而學之覺悟之爲乃爲性知性而後可以語學知學而後可以語性性無窮學亦無窮也此豈言說擬議之所得而明也哉先生有憂之故不得已而爲之言其參互會通假借援引要所以闡示性學之真使人實用力以求之也篇中有曰精誠是學斯可謂一言以蔽之世之讀先生之書者其尚知先生惓惓之意而毋徒索之於言詮可也謹序

隆慶庚午四月朔日門生許孚遠頓首拜書

續承録

門人吳思誠録

○心只有這一箇是眞心二之三之以至千千萬萬都是假有非天命本然之心曾見羅整菴辨析心性甚詳只不説得心之眞處所以心性看有兩件人的生幾是心心的固有是性含生幾無處尋理含固有無處覓幾故天理自然即是與生俱生靈明變化即是有物有則只因含其本眞資其明用於奸資其強用於暴把這假

種來運用所以心非其心性非其性不是背馳異禀眞則一齊眞假則一齊假如何拆裂得

○愼字從眞從心惟愼而眞心現失其本心只因不愼

○爲雛可覩仁此語意欠明人慈幼一節極見至情然未决是眞心若因自家所生我愛我物便出私情故其長隨境爲變却是原初愛情有息惟至誠則無息

○人身大得緊原是乾坤造化合成不少此子不偏此子須識得方肯幹辦

○爲學先次向背從違其淺深高下且未論

○論性不求盡性便落見上影響説空話縱説善與孟子同也不是若先得箇主腦自家在此處從事隨分致辭明學俱不妨自古聖賢性論各不同有以本源言者有以發用言者有以流弊言者有以變化言者有以統括言者既會其本句句從天命上發不分本末精粗今古任是脚跟熟步

○心常要在腔子裏心超運天地古今烏得有腔子腔子似落肉團蓋指中虛一竅此虛至靈正是萬物皆備所在故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惻隱乃靈處生幾即應一物時萬物皆在照中這靈神總是此虛竅所生以之落一物則逐以之在本體作用則謂腔子裏

○人各有箇眞心只被氣與習所假或將就放過或勉強飾掩或習染相忘孔子十五志學力舍氣習方自做主張然作輟悔吝生熟淺深到

三十纔學上立得住一年消磨得一年如此難
○人非父母可生亦非乾生坤生乾之元資始坤之元資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故元天地之生理也亨生理之達利生理之遂貞生理之藏仁人心之生理也禮仁之昭著義仁之裁制知仁之明辨信仁之貞實
○一善根是爲學的作料善根乃仁體一元之氣所以生天地生人物之本天地民物浩浩蕩蕩原自貫通只爲形骸隔礙遂分人我之相此

理完寄此心惟此心不能靈照便自局私巳
○人有衣冠文物禽獸却無人以爲與禽獸大異其實所以異者只在一箇心人心能變化不測做出聲明禮樂禽獸心不能所以異於人若人將此心不存弃其幾希者去之便兩無異
○聰明睿智衆人所同有聖人固之以達天德衆人每散用
○精誠是學
○情之發是感應感應是心體喜怒哀樂相循而見有性就有情時時存時時發衆人情無所主應感起物若成性存存則道義之門發時有未發之中然不云不發而云未發性立天下之有湛然太虛巳具萬物皆備之根所以待天下之感完遂通之實是本體也因無先入專倚是之謂中及隨其所發全是這中作節制不容應感之起於物是之謂發而皆中節之和
○孔子謂再思一思也慮其常思之沿氣習故致思焉以爲再此自人不能思者而言若聖人

心體存存無所不思則曰無思則曰不思而得九思只一思視惟思則明聽惟思則聰學與思一物析之則兩非總名罔殆以思無益不如學謂不如學上思若望空致思於躬行上不相干心之官則思思是心體心體一不存便皆昧只謂弗思然其思實無庸思故思不出其位出位則有物
○横渠謂兩末之學誠是諸家通弊轉關處不理會須事物上理會道理

○見理未明竟放過一面別探求不可起爐作
竈
○纔說孔孟天資好即是自暴自棄宋儒有此
言此道學之源也
○易乾以易而知坤以簡而能然乾以知故易
坤以能故簡自其不容已故知能自其不容雜
故易簡此一元之妙太虛之靈氣機常凝寂而
流行不已也
○四勿四句語脉皆在非字斷眞心之學只有

一禮無勿
○元統括亨流通利停當貞蘊蓄六十二卦總
是坤凡坤總是乾之所爲一部易只有得一箇
亨可見一箇亨只具得一箇利元無所不包貞
無所不藏衆而言之無可名狀
○一日二日萬機乃人心感應之機不於天子
乃有
○集義即一時一事上無不宜非累而積之蓋
廣照而會通之也志運其氣於無所不及則浩

然之體具皮囊爲崇氣便弱小能以此心四達
不悖是謂至大至剛
○從來認博學差其易學以聚之自古未有明
解以學爲考古訓效先覺故以博爲徧歷以聚
爲積累學字從羽從孝謂如鳥數飛習爲人子
之道鳥之習飛必鼓動自家天機豈容倚襲於
外學歸到天機上是其博其聚乃普照以致明
周知以盡物觀會以得其通蓋隨一時一事一
處去其自用自專顧此失彼之弊而已這指研

幾以允其迪不单向知上亦不单向行上整整
精誠照管踐履
○言有教六者乃躬行詳密處開列零碎若灝
瀚流行一齊打迸又不待費情六者言出諸口
只爲通意人我無爲而騰口說有爲而辭無徑
約直指而其人意不能通皆非盡教即是面言
一日省無數話動有法不輕意胡行便處處從
心中發越豈有碍理犯憲之患人日用須由習
慣俗尚不是我自家陶鑄來盡有爲便在學上

歷出脫去氣習舊套矣日中勉強意興雖自己或被瞞過到毫釐中不失其本纔見真實故曰實有得凡情火一開眼便透走於此能收拾乃不爲情火所熾故日嚮有存向晦入宴息凝定精神爲後用可繼是謂息有養澤中却有雷斂靜所以蟄動不是放逸

○情效天下之動效法之謂坤所以率性正是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未嘗有善惡之分內得艮而外得兌止而悅咸之至也物交物主於物意之流而不誠未背於本而妄以用之性之欲也非情之實也

○天只是理一大謂天至極而無以加理如玉之有文路恰恰好無走作先乎理之未形存主其廓然之體曰先天後乎其理之既感流行於遂通之用曰後天先天即乾知太始後天即坤作成物先天只在後天中具後天只在先天上做

○陽明曰耳目口鼻無體以萬物之聲色臭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之感應的是非爲體直剖破俗眼是爲學入頭處

○尚書開卷只一欽字到底了得這件

○大禹謨一篇要領只克艱二字上

○天是臯陶說起心是堯舜說起性是成湯說起仁是孔子發來中庸說性不說心大學說心不說性此非這處透悟得將來作話柄只從這時節說得通一字一大用

○五教皆是君子經營後彥之心或成就其願學之心或各補其才質之偏或因其所問明處以通其蔽或陰乘其間以投勸戒調停啓揲竭盡先施之道以成授受之功

○凡言教俱是因病製方所以古聖賢立論便難據信須從自家認取

○論道乃直述論學須救敝

○友朋切磋須料處消精又須忙裏忽起一關際令渠快意中驀有省惕無事中驀起風波其有力

劉靜春云說此學二字是自招彼學與之抗須透得這處纔打合一家

○國手教人奕令看人低着能超逹而遺下截総爲天資

○有問上蔡程門敬中庸爲恭何不同上蔡云恭平聲敬叉聲舉坐大笑晦菴云只比並作箇問頭何益此誠警策答問

○佛教非無學只以養爲學將氣質疑滌出清明來候其自化吾儒之教非無養却在作用上

妙發其靈明追見本始以求融液蓋以學爲養

○伊川云孔子論夷惠說德孟子論夷惠說學聖賢論人都說自家話句句有用不欲比方人物

○三教有不同三家學一箇心性

○天下任事在行任功人未嘗乏只少任學人少任道之器

○三代而下愼取舍是出門首着所以重禮教消化俗情

○小人安常習故自以爲中庸是無忌憚

○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義理後世認取義理不知不覺入利害去

○文始經謂物交心生識故識千年俄可化嗟乎哉我心不從物起便能去識闕尹子可謂搜出根源

○轉識成智亦能因智墮識良知若不的致或落緣慮流情於學更遠

○壺丘子未後相雖巫咸不能窺慧忠國師未

後心雖大耳三藏不能測術妙攝密秘伏氣機已是造化在手但聖人太虛寂體更大隔礙吾聖人能感之寂萬物皆倫立太虛通靈之實體洗而退藏正自有下落彼將遏抑靈機作無而無

○我祭必受福在盥以前不在薦時孔子既灌而往者不欲觀有其神神是我之神

○能照於既應之後不能照方應之時病在生熟不遠復以此若應時既嘗加謹而曰無照則

照時亦非真照照生於謹照之神無方而感之
道有本故學以虛受人心以化體易本源既融
何應不妙
○精神提掇則靈靈是幾收斂則凝凝是誠真
幾真誠則通通是神心之精神是爲聖提掇收
斂一舉兩到不界分不第及
○幾是千古學脉又誠神幾一齊到有則俱有
無則俱無
○擴充四端是從性根上覺察存養令其常流
行不息不是因其所有推以求全其未有性中
雖包含四端然自四端上求不得性只爲諸情
發現知得性中完具諸品所以露出這端倪若
逐名目爲善便落好仁 智不好學之蔽人只
有性學性屬太虛光照 箇靈機生意
○至命是合天命與之爲一立命是我信命自
立至命窮理盡性而命至立命順受不貳以脩
其身窮理信天脩身信已信天太虛處得性信
已執實處了心造道入德淺深疎密所判在一

悟
○易逆數也化機生生之謂易順者其已生逆
則生生已生付成於生生生則不窮所謂收天
下春乃綱維造化之機正是逆處太平時滿眼
韶華從多少辛勤來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中間
挑揉勾剔只指下自知所以君子有終身之憂
但其憂又歸結到如舜舜極歷變艱却只不昧
常性不妄添了一些
○身命終時帶得去纔是不朽之物俾爾彌爾
性纔道在不朽有子孫不盡慈道雖生事葬祭
屬子孫所禮春嘗業流傳屬世情所歸着系稱
籍稱屬誌號所留存總是門局好看處君子之
學九世而斬能真真自盡愈久不能斬故不盡
孝父母一片神主板也帶不去若真識仁體不
爲自私自利滿天下親疎貴賤尾塞冥途
○陽足者爲天道爲君道爲父道爲夫道爲師
道天道在我能變化君道在我能用人父道在
我能愛物夫道在我能立綱師道在我能施教

禮樂政刑四維百行乘時御天非陽足便鑾法
堯禝舜禹湯伊尙旦備堯小大適從名業相貫
非陽足便虛際假合仁覆天下覆國覆家或覆
一鄉覆一人非陽足便流私狗為植黨以群為
衆雄以才為事倚以力為難率非陽足便不成
引領模而模範而範非陽足便言不能有物行
不能有則舍此亦有分內效法為地道蓋忠為
臣道善事為子道合濟為妻道傳習為弟子道
用六利永貞受用却無欠缺只怕半肩不駕

○曾男子柳下惠可不可見內之功專忠信為
為學之本也若充性事尙有商量在

○學貴辨志志向外學外志向內學內着實要
為聖賢便性命上磨鍊若不立主腦雖致力講
求畢竟氣與習上培植灌溉得

○避壁彈絃斲輪運斧煞有徹悟這是到家話
不是學者下手世氣俗染心不惕警一番不見
入頭只管混混沒巴鼻豈能長進

○臨床寢薄好好色惡惡臭乃借事以明意形
容形謹恐懼之道性太虛無一物有深薄色臭
還屬利害心所以點出四如

○不受外曰虛心不逐外曰安心可受從染根
起逐因動體各自有言處立名總是一箇無所
主立

○人到死生之際甚忙亂雖傍觀人也忙亂曾
子易簀啓手足童子也不為境奪都是能學處
簀從季孫所賜必有情禮不可舍去曾子非愛
而用之亦非昧而不察虛受童子之言以全禮

到這裏滴流消

○真本無神虛極而神自生虛本無氣神運而
氣自化氣本無質凝委而形自成形本無情靈
活而幾自效從真直到情一有便齊有不相前
後不相假借只真元樸樸不破歷切流行自本
而之末能攝無而為有若由末以見本豈不能
寂有以合無寂有合無御有而不逐有乃妙於
為有妙有之樂何等快活不可言說

○支道林逍遙論明至人之心謂鵬以營生之

路曠故失適體外鶩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物物不物於物則逞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其言實似是考其實只駕發得物感不令引逐萬物皆備之實却未了此意出南華槩于南華脫灑分明行未必能掩言要非述家常茶飯所以躬行甚難托不得話頭

○求天不遠求人不近幽冥不是天舉動不是人質諸鬼神而無疑是知天却不說建天地天地發來可見的尚是粗迹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知人倒不說徵庶民庶民尚有情欲不惑處乃徵之之實若三王所已行又是粗迹知天知人只是知性

○秦誓所謂天命無處見只在元命作民父母上紂縱欲不父母斯民便是誅命之[illegible]武安百姓便是弔伐命

○辨朱陸異同與朱陸自為異同[illegible]議論知其所為同便煞自盡知其所為異[illegible]以相成交

脩之見以病偏重直截之悟以厭支煩這已識得時病却欠製治病方非所以處異會禮於約何脩非文體學於聚何截非直若發明學問必執布已見非所以處同能自盡能相成纔謂體道

○諸儒泥經習勝特然知用世為真脩文中子有自得之見從來向事物上尋討特然知有太原本周濂溪搜出千古秘密宋儒蹊徑多端特然知箇最直截陸象山挺立漢子這處就將見來受用體會付踐履不自負見纔不墮見

○勝事勝景業成遇安易啓吝嗇拂抑苦楚易愁離可見境上非是學本懸空無緣起志纔無走漏有從逆處能轉頭亦是原有根器却被安平埋沒着

○聖賢不籍夜氣日中欲火為牿故平旦纔驗真氣發生胚原不識理一氣孔神是矣于中夜存則非虛以待之是矣無為之先則非其先已無其待惟何求[illegible]集寂寂惺惺是無記寂寂非

惺惺寂寂是亂想惺惺非恰似有丁落又顧作
用斟酌若在感應上定寂不須再叙惺若在真
誠上驗惺不須再叙寂若已了會欲交明互舉
便是兩家一様
○人之生也直直是天地一箇生幾於此觀仁
最易省允吾子草鬱則病木鬱則蠧人鬱則病
上帝臨汝貳爾心是鬱心之天靈有恰好過不
及是鬱中間附邪舍正情雖暢遂然乖忤天理
質鬼神有疑總是鬱此豈尋病形有礙天地生
幾不知不覺造化上損福
○言逆言遜必向道求但未來之先如何使他
一逆一遜此法以待初機入門
○周公才美自太虛中搆締靈竅發啓玄感有
物理不倚物生却從物倚止而恍受之此性真
也止者寂然之體惟其寂然故能含天下之故
一感而遂通之輕重長短即此可以推度上下
四旁即此可以會通是以不期美自無滲漏若
驕吝即不虛不靈

○陳同父超然拔持不染習俗又聰明出類只
氣上剛來擔明朱文公就其剛處箴告之曰真
正大英雄非從戰戰兢兢做將出來若是血氣
粗豪却一點使不着真箇言惜不反繹
○圓覺謂命因愛生愛從欲有這是造化之根
世降氣漓承受處易動情欲溪堅禮義無明所
以終日這幾流行愛隨於物不爲義質禮行遜
出學問下手不真真自信拚捨傳身命如何得
轉身另換路頭能換路然後悔吝作轂上可漸
着闌
○王澤竭而人心偷世入春秋人切功利然局
面尚存風俗未盡瀾倒才賢輩出孔子之教亦
可下手到戰國漸不可支氣運日漓人心陷溺
一聞學問之風反生假借孟子不得已却從假
借處抵當敵辨申救然位力無據雖善不尊自
是以傳竟以彼勝
○學重靜功謂自下起元不翕聚不能發散原
是這裏討出生幾陰符經遂將殺處定萬化之

其殊謬甚仁義非色挺兩物道只有箇仁故學
只有箇生幾人皆知得仁是穀種乃被閒見上
擔誤
〇一人感之而五雲變八風遷君子通天下之
志成百姓之務只是這件運弄憑人將來作個
用
〇爲政須識治體變裁鼓舞學古議制乃官家
無漏法王道即是天德一慎獨包括了當近日
論頭謂我心已盡事尚缺與恐未然

〇張南軒告君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
臣處末俗名言
〇王弼諸儒中煞見理何晏鍾會輩以爲聖人
無喜怒哀樂弼謂聖人神明茂於人七情同於
人故能體沖和以通無持七情以應物惟應物
無累於物漢唐來不能道只是說聖人身上事
不取作本等用
〇三代下學術既湮知尊孔子知取五經研究
只盡落文藝到宋說者已近裏尚不能脫化蠶

蜂所過花朶形色如故却不結果實
〇春秋孔子即當時行事裁定其是非發揮人
性上有此尺寸分明啓學者內求之實原非爲
褒貶人
〇易是四聖人闡明心體幾微無據可發揮只
得取象以形容之令此理此學可着玩味故治
道人事都是所取之象說者把來做當眞話却
下一層
〇書經歷述帝王政治之實却是帝王一時可

見之迹學者又須據此探求精蘊想見帝王心
事却有大原大本處纔自家有展手
〇二誓侯國之紀乃附帝王之末取其轉動氣
習惟時瀾倒誰非功利能於性質上磨鍊弱者
奮然有爲強的肯轉頭另作處孔子也知得日
後有興必此兩國
〇說詩者倚毛傳鄭箋到宋以其爲不足思齊
魯韓三家且模擬溫柔敦厚之教却每着章句
不許玩所以感物而成聲者中間亦有理會這

翼又不將自家性情磨鍊了結唐以後詩話種種儒發揮時作整頓辭氣所以後世爾唐詩然不係作者由衷止敲訂言語說鬼話

○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其來有根源其行有照顧其出有遞序其任有幾詳其時有損益以爲凡致太平則用此便爲局方後世用而生弊以此其倣擬偶得小益俱是影響

○三代而下禮教失所行之本禮從宜乃茂對時若道却欲倣古是襲外以狗儀非天之序天之秩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增減一些一漢高堂生徐生都吹聲蕭奮孟卿后蒼二戴慶普孔穎達輩都說鬼宋聶宗義李泰伯三大儒禮範文公家禮等作總末緒餘談故綿蕞開元顯慶禮儀纂禮象諸典總成後世之治王制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又明七教以興民德乃定禮意於先又齊八政以防民淫復謹出禮於後

○詩功用最大後世却落第何官師不以正教學士云其立教之本能誦說三百而無諷詠研磨之道所以不能有興詩可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只因得悟性情見發言所以然處原從七情上成聲却不爲七情所流故先王立教使人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若徒將疏訓解釋過竟何益

○孔孟後將儒學破裂探求作用從來非無人却落匡局影響皮膚之末一冇反入身來又迂腐董荀楊可惜一段精神空廢文中子是作者所缺默識畧其退藏之洗成就可先卜這許多經師几冊上浪談有何所濟及宋儒輩出實可對越宇宙信篤成器力竭定脩難妄品題若貫通造物旋斡命元又未能浪擬所以此學甚可慨耶乎此身不識得與天地鼎立終歎擔荷願各猛省

○巳巳春木鍾臺商欸講學不應踐履總是談天衍炙轂晃體道不盡物情總是喫畫餅實滿卮脩行不本造化總是上戲場開騙局處世不

施仁愛總是泥塑形毛生種恩親不圖答報總
是痿痺病霾霧天受用不節侈費總是蠓蝐口
虎狼欲讀書不見聖賢總是經紀簿鉛槧傭立
業不從實地總是吞海飲望桑絲

因領錄叙

因領一錄吾
師一菴唐先生所授門人語也其間隱顯詳略
似不同科而或寓鍼砭之意或申獨得之秉則
此書之大較也然一言以敝其指歸均之闡颺
性學而已蓋先生冲邃之資弘于天授而所嘗
問學者盡聖賢關閩之旨皇王廟算之略夙以
抗言時事放歸田里於是進四方有志之士及
搢紳願學者于門墻而受業焉且著作則有
禮元剩語之類其門人紀述則有一菴語錄之
類而斯錄也則亦先生所授于門人之語微夫
吳子因領而錄之者是所謂夫子之文章可得
而聞也至其闡颺性學之意則存乎學者之自
悟焉然此書闡論博議無慮千言而根極領要
範圍全體則首尾之二條備之初述神體揭其
要也末紀十論示其全也世有玄覽深識之士
燭其義而旁暢之則即夫原始要終而可以支
分節解矣由先生之說辭而可與窺先生之總

行矣然則先生之渙其文章以昭後學者乃[illegible]
所以言性道者歟後學之所謂可得而聞者乃
其所爲不可得聞者歟或者曰先生之著述炳
矣侈矣是集不可以已乎愚則曰先生謫法孔
子豈不欲無言而有不得不言者爲昧者設也
譬諸岐黃盧扁亦豈欲困立方書而有不得不
立者爲病者設也是集詎可以已乎或者曰孔
子之言類皆坦夷典要而愚夫婦之所樂聞先
生締爲艱深之辭君若少貶以俟後學愚則曰

先生學博而才奇思玄而氣灝志欲爲三代巳
上人故其文上遊于商周之逕今書之殷盤周
誥易之彖首文辭皆佶屈聱牙至今人不可讀
文運適然非作之也先生之文意者其流亞哉
或者躍然起而嘆曰子之言婉矣切矣平生之
疑孟釋矣顧文雖高而人不我喻意雖卓而世
不我用柰何哉愚愀然而應之曰孟夫子不云
乎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今我
國家方隆羲唐之運而沛黃虞之德縱不必遂

用先生之書以鑄金石而班天下倘有執政者[illegible]
求先生之書之意而議之朝經之野是猶先生
之登用而師範於明時也安知人之不我喻耶
雖然遇顯道塞而性亡加損先生之學爲性學
先生之言爲言性則世之用舍人之喻否又烏
足以議先生之襟抱哉
隆慶辛未歲夏季之辛亥日門人賈攀龍頓首
拜序

門人吳允恭録

復王以仁○盈縮厚薄澄淆是氣而神不與之
齊品然不能不與氣相隨而俱見神能帥氣突
超於氣之表其不能不相隨而俱見則非神之
本體陰符經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
以神又丹家謂鍊神須鍊不神神以不神別相
隨以不神而有神闡神之本體稽王賓序先後
定本末然後得其所以從事○學者誤裂仁文

僻以文爲論說以仁爲德誼故岐知行之功從
事於言藝聖門辭而闢之曰君子之會友所可
據以爲言者雖只見之於文而其意乃實欲發
明心學輔其力行之仁耳故仁與文一物言與
行一功文闡仁之英華仁踐文之精蘊啓口不
落空故曰心聲舉動不忘德故曰神會能心聲
而無彼此之判能神會而無合離之慮
許俞子寅○子寅甘約滌脩澆浣與月露爭澄
顧秋思太凝重於幽邃處似少湛或一元統體

不待人包縕有涉分別道無有學無有消爍費
不由意擬作抓搔矯心與弊心同一衰境不若
怡然不見美惡直從無不愛處心上正直處分
與吳子明○子明有大升沉在猛作區畫急判
消息人生此真消息都隨落向後却忙忙滾滾
作世間升沉想推世間想煩惱日化亦假成真
以想爲真何啻千里能得真消息可以別此不
然想亦世間實事想豈無因又真處不完結却
落真想一辨須再辨復辨辨到無所不辨能真

辨邊不待辨
與黃汝登○汝登莊縝可律人惰窺發可消人
玩確直可警人蕩儕儔中有厚朴陳皮不患不
推滌壅滯良醫用神因病立方先哲方書起而
再試之知皆覆試病無一病相同世醫一藥治
千百病三四藥治一病又無病先藥藥以發病
又病不見病藥不中劑故醫須神得之
諦鮑子才○空山蕭寺連月淡季豈無事而能
哉舜居深山時只有野人所同有言聞行見皆

出自野人抑尚有別遇否只在野人則善有限含野人又無交沛然江河之决彼何所向耶若謂學問無可名狀是顛頇剖藤若謂只定守其心不以化機體靜若謂傍倚人轍迹非大聖人取善之地若謂坐靜得灑灑無眞沛然現相亦是流往不返且舜之沛然在未聞見先抑在聞見後又在言行上在耳目上在心上若在心上於言行如何作沛然狀也此居深山第一關鍵

答費道夫○孔子以禮點化顔子顔子爲仁之心銳故以中道繩其過不及惟其心銳向孔子身上求仰鑽瞻忽故孔子告之能自己身上求中道纔是仁博我的文約我的禮爲仁由己豈由乎人顔子尚不悟請問其目故又告之爲仁只有箇禮豈有四者之目顔子纔悟纔竭才能如立卓爾

答周靜夫○學性學不精專不盡性性吾之性故求則得之待一毫人力參其間則求之吾性之外性起於感而有情性現於事而有德行性通於竅而有耳目鼻口性被於人而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性著於藝而有文章政事殊猷曲業種種性達於天下而有典謨訓誥禮樂之沿革與徹張弛登耗之宜莫非性則莫非所知所能有一之不知能皆性所未了能求無不知能而求之各知各能皆非性學故性吾之性而性非空以求之吾是性不可離內外又不可合內外有離不得謂之專於吾有合不得謂之精於吾得之離合之表會於精專之通當啓深長思說不得却透得

答朱子忠○此身無常身身外一切都作長物天生來凡有血氣木團攏一魂又所生時不曾帶得世上種種却將既生後種種傷殘我所生時實實所有乃世上常習吾輩須痛辨

語俞子震○歷刼運伸一遐情不可即拒爲荒見或是超俗初且睽世軌挺一迂行不可即拒爲乖僻或是立信眞[illegible]尋常人最苦几席盤桓人面上妥帖遐情不能久迂行不能安能久能

必須有定力這裏得師友却是機會這裏向師
友却是作料只超俗立信心不徹底不容易變
化

語吳敦夫○人身與天地萬物同體以有是心
相屬故血脉可貫通却於形骸上管攝有家者
於家有國者於國交者於交之人任用者於任
用之物其休其戚漫不與之干涉若形骸上一
關即覺此何故所病在無明故致知之功非錄
不得

語胡光甫○天下之動神鼓之也鼓之舞之以
盡神神有出來伸於静體静體不植烏乎神爲
静之至神之至神之至幾之至幾之至動之至

語王維价○道若大路然隨在有成山徑之蹊
間介然用之而成路便是砥矢周行我盡物情
我輳人桃李不言下爲之蹊有所餌而去物來
緣我是有物不有性五倫交遇豈能必如我意
賢愚美惡只在我致處相與

貨錢守中○世間只有儒與禪兩般學問今這
謂之非學自來儒學不的當感而遂通處牽強
隋落其病在失主腦孔孟後都着此病有傑者
繹追孔脉思圖究本便入禪去故於世務不能
諧而冒爲儒以名其家則宛儒甚矣春秋胡傳
一書有官服者不可不熟玩但忒板法處總落
儒之迹然近來世情忒懶悧亦須參備楞格可
陪奉新局不令粘染切恠同志中欲舍粗尚精
殊病精粗之分孔子到七十不脫矩上追尋矩
是儒迹中含精蘊有不得向人指說者孔子不

忘於粗以求存孔子之所不得已然不捉着病
根終無能爲之所

語李彦和○雄驅踈節士有高明雅誼敦懷行
無滴畧事安而情澹道憑融液中間能的的士
不落陽轉行不滞陰執道不見融而化亦不見
液而神這纔是學優無自是心乃伸仕優之驗

寄黄子欽○學問要信要解要商量造車而出
門合轍工巧天靈固在我然亦未嘗界隔門外
若作門外想便落言詮若顓顓作閉門想便落

見解枯不得離不得又迷不得
別開惟肅○學貴鋭鋭而不病於退速乃爲眞鋭學貴思思而不出其位乃爲眞思學貴恭恭而不病於不安乃爲眞恭學貴讀書讀而不病於書讀我乃爲眞讀學貴無以其妙有而後謂之眞無學貴眞於鋭能繼於思能止於恭能安於讀能用則能有學有得乃不病於其有子未至吾臺惟恐其有其別而去吾臺惟慮其無有無無方學化道昌

復吳樞季○安樂正法就吾所本安者爲定盤星中間銖銖兩兩較然不爽儒者之用世只有無漏法門時入太爐俐語或有所懲萬物皆備之實必從恂慄求見心體

語胡子賢○氣質從開闢來漸壞到父毋托生三因三緣能感後有無明識根成愛根業根三事和合住胎身受生流轉雖聖賢不能盡無只分數有輕重易轉不易轉故無明之識由中陰所起聖賢之能轉則從乾始發智乾之知合內

[illegible]五蘊不得蓋之其事之成娶於資生之實哉爲生必有行成之者然後得濟而伸之此推行之化天造所自有陽靈昭發不蹶於所值乃非中陰起也

復姚子冲○知人安民德之務越德存而人無弗知民無弗安故知不傷於逆億安不病於博濟若對德並陳則四字爲剩語即款枚舉則兩在爲滯說此極虞夏授受例精一執中之傳非後世言語以致測影響而槩其眞者故孔子患

不知人孟子惟恐不一怒安天下視皐陶邁種德惠可底於行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學者不可不知此爲歸的之眞又不可不知彼爲允迪之實

語丁瑞育○橫渠主禮作教旨却是濂溪靜程門敬的大幇手周程不是遡洙泗話頭乃發搖漢唐來秘密藏紫陽零碎收拾煞見良工苦心象山沒奈何發很去救支離這諸儒可輕意說他無見亦豈可說他不識時病中間所可言處

說筏渡人自家未誕先登岸所以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語張銘卿○古今豪傑定說要從學問郤下何管仲賢大夫而難爲上晏嬰賢大夫而難爲下所患不能盡物觀會而得其通便隨在推得去是謂爲學觀會乃天德步數得通乃王道路頭

語繆曰思○爲學有起步有行程有到頭詳審起步緊着行程究竟到頭便朝長夕進日異月不同多見學者爬行程郤不審起步要之不是

眞學只欲逐他情向所願爲故得有興趣殊不知是世俗常心非爲學心也能審起步又懶散不直前亦是通病總只審而未能詳乃意興所發每有拚性命舍死也是意興不曾詳審着充其心少停住頃刻或變動若說到頭話箇箇開大口實無究竟眞心學之難如此能不痛念

與王以仁○聞述周萊峯鏡然學問不覺躍躍其靜坐之說自痛自痒須自知滌汰紛拏靜坐一計亦甚好周程遠紹絕學厭心功利之久已厭繁山延平派衍宗門或以默坐澄心或看喜怒哀樂未發皆補偏救世弊近來白沙玄論亦是如此學無動靜心性未嘗無感應所以感應之本則寂然無有一物此直動直靜若析動靜謂有時是指未爲學者困於其動先覺設一方便法與之坐而凝焉導其從入之途致虛以召靈可令養出端倪苟的然有志聖賢合下於眞動眞靜處着實落手可復湮沉向殼子上作勾當幸先轉萊峯俟得晤口悉達磨面壁自謂忙

了九年顏子之心齋竭才復禮皆能必有事不惑於他歧此其悟門也程門敬功必了徹安頓孔子之敬以脩己曰安人安百姓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一非一事一是我萬物皆備於我主其一而物無不盡借靜以鑿動借坐以攝運又何不可之有

語吳子明○爲學如打虎一下不决逆反被所傷古眞立志人具金剛力得入門宇宙大着長着一小小形骸欲相似誠若妄想顧惟所以爲

之者可易言之

復覺道充○山中一往返煞有發明中間英爽處再有應束抑否世苦不能立能立有降不下能如是仕如是降皆至語一箇菩提心乃眞種子脩道以仁仁者非自成巳達人立人心原與欲立欲達心同與並致若差先後便巳亦未謂立未謂達

語蔣子方○古豪傑成身以立家必有執其要機不待勾當臨頭作第二義處分神龍有欲得

而臨之雖王者不富天下量入以為出居今之世厭其征役之繁則當辭富居貧若善覘避非正法

語王子得○神一去便收來即顏子不善即知知不復行意所到皆可為即大學正心誠意此處是三家關棙丘劉譚馬霍王孫之神雖非顏子之神總從造化上攝神不是世情諸業障作弄神七眞之意雖非孔曾之意總從空寂中起意不是世情諸業障馳逐意能由七眞神與意

便就世故可移為顏曾神意若作弄神馳逐意不惟顏曾雖七眞也是對頭

語吳澄夫○易謾藏誨盜非指藏之不固謂凡貨財流傳世間不當藏若設然圖藏盜便思奪理財正法只有量入為出聖賢與天下為公不令人自哀多哀來須益寡此處透得纔穩守

語盛時惕○學者須將奔荒之氣無縛而入羈的以有餘待其所來仁者無敵謂不生敵於巳非敵之不勝我我不生敵於巳則彼敵雖至而

我猶為無敵不特顏子有不較惟顏子纔有犯我無此招致彼橫逆之來是為犯

別左肥熙○見有我汝便落見欲明道銳向自念落符於論為門局落两落總屬邪蹊一濁一清一誤一故我汝两家可同在見見是靈機徹照照處是跋覆處豈言說思議所能盡

答陶膚仲○德上以達而聞心日不足則敬道日脩事盡而實著漆雕子之為信也信於政易於學難學於仕易於信難仕於民易於巳難漆

鄧子之眞試之也達聞有眞辨難易有眞試流
鄧子不昧其始機孔子之所爲恍

答鄧誠夫〇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這知能不容一毫人力陽明時世習鶩見閑拈出三字符以救時弊後學不可不愼承若認識神爲知之良不體驗寂感使能遂通天下之故殊非昔日宗旨

語鄧天元〇區區孔夫子門頭人會與聞老衲路數匆嘆兩家共由却老死不相往來異同你我嗟嗟只不了見自家住處安知隣爲隣睦隣爲睦隣又安知隣非隣隣亦我睦隣非睦隣睦隣爲自睦老衲祖師大慈悲孔夫子求仁天地萬物一體這住處原同貫址同宮墻參得這裏透萬法皆空一空盡實只自家家當尋不着滿眼世業都作敵我赤幟

復賁道充〇事有化有迹迹幻化不幻幽得虛源乃能化化非實不能達莊列之學未嘗無所自執顧其言蹟直以攻俗情而世甚聱之蓋蹂逆其流也性者化之母虛者事之根未有子而無母亦未有根而無枝君子以虛受人無不受者虛之至也

答陳舜臣〇求世俗悅服便外馳不照顧世俗便外滯世俗豈無淳漓升降竭誠以一視貞愛以力挽脩禮以明交則無異同自反轉移之道吾爲主以賓之有外之心已失主道

語姜以德〇因因沉沉摸摸索索頹頹搭搭近日賢愚夥中俱詡外眞金自鑾沙裏淘出滿眼韶華誰肯將才氣落後天之賦質不外露必有所在處撥動眞機倒易展手

語袁華卿恭復之於從道〇爻卦之分乃隨時變易總是太極形見若偏舉含本徇末反成凶咎八卦是一卦震巽坎離交之發艮兌坎離交之極坎離乾坤之交乾坤之所以爲乾坤坎則離之藏離則坎之昭著坎不離不容已離不坎何能來總是一箇陰陽即是一箇乾坤無乾之坤獨陰不成無坤之乾獨陽不生自其章明

言名離而坎以存之也自其運作言名坤而乾
以知之也自其主宰言名乾而妙萬物而神之
也自其起息入納言名震巽艮兌皆形容之寓
義不能析而異其位也羲黄開物分言之文周
孔明道實言之漢唐以下不知易不知此也故
能合爲善學易

語趙子化○謀道不謀食章爲謀食立論謀食
中必尋箇事理當然之極有恒産者食從産出
有官服者食從禄有有工商之役者食從力得

因領録　十五

獨孤園萬二千五百人俱菴羅樹大比丘八千
衆名浄乞食彼謂諸法等食等秖成自脩宜自
食其力何爲可取食於人曾願歳輸六萬粟居
孔子又中國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人即以
爲賢聖家法此在國爲育上盛與非孔孟之心
這也是王綱解紐列國有此舉動孔孟又筭計
無功不享報凡食之道必食功乃正法貧而謀
生須有功及人

箭鮑子才○聞一令親逆妙不忘鄙陋未能即
造峯明巷了願見切有一喻區區如浄明惹土
大觀像人禮而拜之以爲有神明善機猛生諸
惡消阻土木像不開口不說法致無端功德區
區見令親或辜負不若令親隱隱啓悟以無人
得師區區以無言持貨

寄黄惟賢○世局旁午意識蜩生綱維忙亂不
能獨往獨來嘗調友人云見十三縣下阪車每
置四頭或二頭從者在車後倒挽閲玩不覺有
餘味又見老子觀井圖三十年前鄙其太慎似

因領録　十六

無禮近追念之亦不覺有餘味

語余貞伯○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物有未
體則心爲有外此形容心體極分明而謂世人
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見聞乃狹學者所知世人
之病雖不脫見聞却不在見聞上作病源世人
合下是利欲根病利欲易救藥病見聞又添
層寒白

語李實夫○古之好學者五十而知四十九年
之非陶淵明質美不學亦謂覺今是昨非非

心虛令是心足聖門一大公案差一些不得
語楊時化○妙彥初基大賢底裏總不脫一志
運用志之所在神隨以凝學以凝神爲的神以
定志爲凝一年而離經辨志辨者辨其志之能
凝神否志銳則力勝力勝易退志雜則情淆情
淆易流志荒則意廣意廣事畧志追則見局見
局功踈志露則道淺道淺勿固古謂令終有俶
所以重志自起脚到盡頭勾當只此一物堯舜
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中間匡植等件莫非嘗
的得這志凡鬆不成絲只火裏受病
答唐明甫○生有二義須分明一自性分發來
一自念慮發來性分之生生而無生天機之自
動不容已不計利害得失此之謂生理念慮之
生有所因以生物欲意見習染爲計功謀利獨
外恣情即其生皆爲戕道生於事不生於塈一
部易只有一利有攸往而孟子七篇却嚴義利
之辨易尚生之正法孟子戒妄之旁例河圖主
生洛書主克天地以生生爲心王者體天地之

心以治天下必待克而後有成孟子善用易後
之善闡先天故易與河圖是生理乃發於性分
孟子與洛書所指是狥生乃發於念慮心一而
感異感一而發異其機一而事異此生之謂性
之有辨也所謂天機自動不可以易易言必慎
取之
復高汝爲○狥私之意勝雖親其親長其長亦
是私凡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又老吾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都從無私之意上推來
無私之意以無不愛爲體故厚吾親長皆合於
道之正非昧是非之實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雖施有料級而吾情同發於仁體父子之相
隱與諍諫正教並行春秋三諱諱其辭事則屈
然而在
語李孟育○孔門求仁是教旨如何而爲仁如
何而爲求各隨弟子因病立藥方顏曾將肉之
化點指上截蓋因不犯大病痛一諦而悟曾之
一貫顏之復禮只藥其見病少習病少發病所

以湯頭簡捷

語彭秉之○滿眼機流性立也性不立火到眉毛邊尚不解世上人得睫惺悧不是機流

語潘思賢○造化生意色色備諸人身五官百骸種種發作用只被世情心牽住不得盡其所長人謂貧無路可為養是自棄是褻天

語王伯友○極騃人有思計滿天下營營終日只是算在別人地上竟擔閣自家勾當

語蘇汝礪○學莫尊於為慎一慎而百攻退聽

學莫切於為訥一訥而百惡歸根學莫神於為勤一勤而百廢具舉慎有十八徑以重利害訥有支源以惑是非勤有支引以遊得失三支既絕百道盡充

答施文英○斯人之徒不生於我未生前亦不生於我既死後恰恰與我生同世八萬四千年中一奇會能無繫情乾稱父坤稱毋一呼同接天根一吸同接地根舉一念深深恩能無爲道休惕孺子入井不忍窮愁孤苦喜見異邦似人亦本心只與有干涉便視骨肉起仇冤有以利掩同有以忿掩同有以習掩同有以怠昧掩同有志者轉怠昧最易轉習亦易惟利與忿難二者之為幻到悟時一笑

答龍尚伊○學重審偏道存究實人苦不自知偏必從實處追發其偏逼見若偏蔽既呈即是實在不必更又思尋實氣肅氣溫氣凝氣暢雖生來有專重但成此重體多因生後加添不知不覺將習染培植故重處愈重推所由來只其志

不切故其實不章但救偏法不可以矯心乘之病以藥治藥又發病一實為藥百偏皆從此治自古聖賢不曾全舍了氣質向他處別尋故文武周公各有成就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之勇各文之以禮樂皆得成人文以禮樂從實來

與戴守中許孟中十評○福善禍淫天道人事不爽善乃造化之為妙生人之根非可襲取偶合倒襲取偶合以疑不應不能探其本也善惡

小積未足以明報影響將就皆不可以言積或
係無心浪蹈只好云息機若眞爲善須能逆和
又和自明發古謂雍熙雍則仁熙則智總歸一
性不判兩物纔眞實爲善○爲天下得人聖賢
傳心要法身有盡而心無窮却須尋得箇人可
鋪張衍濩不自身而窮逆而盡性克憂舜舜憂
禹皋陶不逆而明性孔子三千人中求得顏曾
纔得隨孟一部論語諄諄只是教人以善之忠
孔子宗旨教求仁隨時立說有曾子合意知物

了明明德於天下以闡仁之所以求有子思繼
義禮知於脩道以仁有孟子仁義並立皆以實
仁之所爲求此傳心要法今學者從事致良知
必然戕復上磨鍊庶不鑿空起意見墮文過用
私○孔子予欲無言乃言教之至處眞人傳藥
不傳火藥眞則火自眞學問不從眞種子透露
總是丹家舁法直須隱微上精考天鑒在嚴敢
不凛凛○精無人神無我一有㣲外心粘帶便
不精一有自爲心粘帶便不神㣲外心起於私

係自爲心起於見物兩病一根心之精神是爲
聖則兩化一機精則無不靈神則無不感無不
靈而無乎不神無不感而無乎不精感感靈靈
虛實相生顯微相涵無彼此無遠近無始末陰
陽之化乾坤之元天人物我之關棙也○得手
易下手難上路易束裝難充拓易住立難遷喬
易離窠難逐項易打迸難魏煥易本色難幹辦
易坐鎭難掉霍易蘊籍難擔當易忍耐難直截
易經久難抵逆易馳順難進取易謙守難難以

決向背從違易以定生熟深淺信心一處便判
人鬼中間履歷直絡索一條路盡收拾腳底○
天道一得死便復生有所主執也人一得生便
作死耳目口鼻生而一任視聽言動以爲生心
志生而一任喜怒哀樂以爲生其任也作死於
生也能循造化綱維於其生不爲五官七情所
逐則其生在我能生其所生可與天同運生生
之謂易變化不測常死常生故無死無生融融
化機悟者不見斷除其昧者作死終日殊可哀

悟如有疑情急堅悔力〇心性一也自其靈機
之發動謂之心自其天理之通明謂之性發動
處有偏全通明處有透滯全處便是透處偏處
便是滯處二義總是一物二病總是一箇氣質
二件總是一套事落氣質未有不生異同有謂
心是氣質一邊性是太虛一邊非也佛家說肉
團心不盡心眞宋儒說人生以上不容說纔說
性時便已不是性不盡性眞氣質之性一滯便
生偏生假種種熬可轉動能使通明醫家心包

絡謂之小心小心纔是肉團上相火〇人身生
來煞許大自小者賊作狠籍推其故將天下可
好之物一細細品件看得天來大故輕此重彼
這從氣與習上掩蔽靈明妄生顚倒吾輩思從
學問已是轉頭作計直須深究其所以大不令
放手亦不令小就便歇絲是宇宙大漢子〇宗
廟之美所以昭誠感百官之富所以充治才明
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人心萬物皆備對越格
臨之道情文利成之實所以昭之也公卿監牧

之布列教養正育之脩明所以充之也情無不
有學無不全得其本則誠生神得其大則才立
事子貢諸徒性學之功粗立其美其富色色淺
露孔子仁熟聖至并其美富藴化無方此道之
極也後學美富兩不見終是塗人可不深省〇
人凡日常存立都是陽屬乾知日常運用都是
陰屬坤作這錐不離本性却依氣與習隨在滾
滾靈非全靈神非全神總不謂之靈神又錐名
家學問亦借口頭解見世趣好尚資其明用於

奸資其強用於暴大哉乾之元至哉坤之元其
爲物不二乃能生物不測功夫不徹底畢竟贋
物

答張日新沈相之吳徵夫論十諦〇天人相關
甚嚴不可不畏述首諦得人以傳思老計也述
二諦眞種子學問下手處消息幾微之要述三
諦精神是做處述四諦功夫須重入頭述五諦
生幾不可錯認在不生處得生述六諦聖學只
在心在心則人人可爲述七諦人身原大人自

不察述八諦心體誠與才原不乏述九諦人心
造化全則真偏便自私述十諦此十諦科品也
能見心一諦也是長語不肯作心計萬諦不明
作計未得見須從論究諦義不合心願求簡教
諦外得足全義乞為華感
此吾舅師與門弟子問答為應感之語也恭
因領而明之種種合一性至露闡明正
學大有助於吾人者是以亡其愚昧錄之
成書以便觀閱同志君子默識而有得焉
則終身用之豈待他求者耶門下甥吳允
恭拜書
吳興朱樹刊

六咨言集
歸安唐樞著　門人楊子龍校刻
金波園聚友咨言
丙寅秋八月聚友於金波園餘百人予樞至
則濟濟盈坐矣樞為敬質之管夫南屏王夫
龍溪孫夫蒙泉王夫敬所胡夫石川一數衆
曰何言乎守先師良知之訓已矣樞曰致良
知陽明先生一生苦心拈出千古秘密藏但
今日之事言不盡則非實脩諠不明則非聚
樂放切願有請立教宗旨各因時病製方孔
門教人求仁點出生幾一再傳便將生幾來
作弄孟子不得已又益之以義以明仁體之
蘊大學合意知物了明明德於天下中庸繼
義禮知於脩道以仁之下意亦猶是也本朝
祖宗功德深厚垂百年至
憲
孝廟民俗淳實無所驅畏而不為不善禮樂百
年而興先生適值其時但正學未明襲文絢

外先生即致良知爲訣開將迷昧今日却將
知解錯認爲良知其毫釐千里使先生而在
必另換湯頭矣蓋人心至虛所以有靈知解
雖自靈出祗爲識神故靈自虛生謂之良知
知從物起謂之識神一識神流轉人心濟私
戕物而曰我知之良由不慮順應復自信而
無愼辨以思豈不大可畏耶今日學者只在
仁上受病性者與物同體若人我相重尊自
已要便宜縱講得良知極明白亦屬知解與

學問不相干有友辨之曰不從良知作主何
緣知得這仁予曰性渾一而五者具故月令
謂盛德在某或各因所重時出而名之有倚
則泥矣有友聱之曰天理不架漏過時烏得
謂認利爲義予曰頹俗末習與性混成主與
賓莫辨一竅之明反爲情竇蹙機所役有友
疑之曰知主而仁輔予曰性從心從生仁言
生也義禮智信所以爲生者也故仁性之作
料四者作料之光景無先後有緩急無彼此

有隱顯無輕重有行臧會而通之一而已有
友覬之曰右仁必左知而同五德爲辭兂狥
生必執有而貴一體爲愛敷予曰公則一私
則萬殊求之肫肫一念不見有取捨乖和而
忍縮長短自立倚術照索當否容無惡鑿之
患哉有友少之曰道必盡良知可充其量仁
不足以該之予曰善根在天地間其爲物不
貳只被一私所隔能當下試觀曾休戚人休
戚否察此爲神體此爲化而此其體與察之

地乎王丈沂陽欣欣謂予曰盍述諸陳丈敬
亭王友體仁一數衆咸黙領之已而別吳子
明費道充聞惟肅仇君彩陛與中從途問予
仁之所來予曰人不是父毋能生亦非天地
所生乾之元資始坤之元資生元者天地之
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
生理之藏仁人心之生理也禮仁之節文義
仁之裁制知仁之明辨信仁之眞實也滿腔
子是惻隱之心故仁者人也具此生理自然

有惻怛慈愛然猶未盡形容而曰深體味之可見又問曰此命之爲性性復以禪命歟予曰果核中有仁種而生如其枋命禪也歷刼不壞的丹頭又問曰求仁立教而孔子罕言仁何也予曰性體太虛無庸言纔說用處便涉於愛又不可以言其告門弟子問仁皆義禮智可見之粗然莫非仁也又問曰人日用散見莫非仁體歟予曰七情導明六塵緣影終日芸芸於馳欲烏乎仁又問曰有固結而不可解如孝慈然有怵惕而不容遏如觸感然是可以見仁體矣予曰抑未也仁體在真察真行非偶啓暗合歘發而旋滅者可以許之又問曰何其即之易而行之難也予曰爲則得之知非所先也

木鍾臺咨言

一學所以學爲人凡人在天地間未嘗不爲人其衣冠文物食息起居古今聖凡總不相異只古之聖賢全以善心流行日用之間若世上人便隨情逐物惟圖自已方便漸將善根斬絶亦不之察吾輩既從事於學須此處決擇趍舍豈可浪過

一古之學校教以人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上用功惟其善根既植自然所遇於人無往不是與物同體之意若五者一有虧損即與學問没相干痛省痛省

一學問不長進只是情欲不能克除舉心作事凡涉要便宜即一切倒塌縱有文藝講說之明適以益過

一近來貪風大熾大率因用度多用度多便量出爲入古人用財乃量入以爲出吾輩須儉以助廉痛革奢侈之病凡衣服飲食舟居器用之類必斟酌務實莫謂小事不計較

一心無内外合萬物而成其仁乃能盡心之量若専内信以求心便落意見專務外以用心便徇習俗專考古以事心便涉見聞專事功以盡心便泥才能專表暴以見心便重名迹

專意與以寄心便漸消滅專鋭務以襲心便
易退轉此等心皆非天命的真心眞心須着
實詳討乃得

一古之聖賢常存敬畏心能敬畏則小不敢擅
於妄作小則虚不肯雜以情欲虚則大自能
兼包群彙大則無倚不爲分別所勝無倚則
中煞有凝立之地中則有本實惟一切所宗
有本則敬畏

一學者敬畏不存只是志不立知敬畏而不能
久只是氣昏精神不易提掇欲志之立氣之
不昏直須靜養釋教先重立戒蓋所以謀始
吾輩反悠悠墮落殊可念殊可念

一今日諸君終歳所論只决得向背從違的話
至於儒者用世之學使充此心之量尚干涉
多大未曾商量着尤殊可念

一人各有箇眞心或因私意瞞着不將來用或
爲積習所移不之察或氣弱質鈍病於因循
或事勢遭逓拂逆而變或享安逸自恣或被
交與之人所誤以壞今既是爲學須着實研
磨察其病從何來隨病製藥自醫自養

一今之學世終日營營都着閒氣迁情戯心浪
見不從實地做起若眞心上體貼必守分量
力無益之事不務針針見血粒粒是飯願共
力之

會友飛英寺浴言

今講學不見大明白只是私欲不得克除此一
大病痛流轉人心善惡雜用所以言語文字易
能此處難料理直須探透孔竅眞辨去取纔能
實落下手一齊打疊試與諸君商之人心有私
欲只因有身有家人無常活之身身享有限之
用何苦妄認虚名浪生幻念有一鄉之善士以
一鄉爲家有一國之善士以一國爲家有天下
之善士以天下爲家其心愈公則其善愈大所
謂善乃心與人同視之如一體不與相讐而惡
是所謂公也以天下之善爲不足又尚論古之
人與天下爲公公已至大但恐於見在天下起

念或識見上生公故又追尋上古無所爲而爲處考驗性根發動所在纔無走作此性學也仲連天下士亦能拚捨身家將天下大體作區處然未屬性分事業終是戰國人意興慷慨之其類論之似有慰於天下不是與天下善未學認賊作子誤公於私若我心眞能與天下同休同戚同安同危如伊尹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如范仲淹自做秀才時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樂而樂默而省之有否又降而自貶

國人競爲善吾能奮然起而當之聲實風澤與之相副默而省之有否又降而再自貶一鄉人競爲善吾能奮然起而當之聲實風澤與之相副默而省之有否又况於一鄉人漫不知爲善吾於是奮力爲倡首國人漫不知爲善吾於是奮力爲倡首天下人漫不知爲善吾於是奮力爲倡首千百年漫不知正學吾於是奮力續不傳之緒默而省之有否人能是而吾不能是性能是而吾志不能是天之所賦能是而吾自爲

功不能是誠可慨也嗟嗟今之謂有志天下鄉國都只是意興少間施爲究竟又却了得肥身潤家惟有這識趣又有這事爲纔爲眞志人之爲志三志於富貴以爲肥身潤家民斯爲下今固不可得多見嘗憶前輩肥身潤家與今日事大不同前輩着實能肥能潤不是浪說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而以其所有善事之家有同氣焉兄弟之謂也而以其所有親愛之家有閨室焉妻孥之謂也而以其所有合共之家有黨

類焉宗姻之謂也而以其所有賙存之家有力役焉臧獲之謂也而以其所有贍需之家有儕輩焉比閭隣好之謂也而以其所有拯助之必如此乃爲潤之之實今其有之否乎前輩欲富其身則身勞富術悉籌以開財源愼守以裁物取量入以通致用儉質以節享奉思圖必積而不易散前輩欲貴其身則心精干祿有大利不之貪有大辱不之較有大樂不之縱有大忿不之逞思圖必進而不致黜必如此乃爲肥之之

實令其有之否乎前輩肥潤是着實有心有事所以得享得久不以粗心浮氣作撞䜌法朝婧暮耍今也或是之無也嗟嗟誠甚可慨也吾輩今日既以學問爲事直當心地上竭力照顧即吾所知所能不怠忽放過私欲自然不萌不因自家嗜好損人厚巳求而得之縱其快樂求之不得恨悶爭奪以致骨肉相殘親朋結怨鄉國天下人唾罵非咲設或偶有亦易覺易改如其割捨不斷復須痛責吾志又將世情天理兩下

再稱量商確一番使重輕緩急分如外面行不順利復須反求自巳有所未盡不得畏難中阻行之久熟日就安樂此是一劈頭到底真切實學志不必三辦善無鄉國天下之別亦無善與惡理與欲兩件聖賢血脉路頭人生這此子命根無此不得爲人酌等生世利害得失這條路却大得便宜此惟默坐澄心細細尋討始見的當世上繁華擾鬧變詐機械人心最靈瞞不得久不得感動不得只誠心爲善乃擲撲不破吾

輩痛相念之如有所疑須煩面訓

又會友飛英寺咨言

日會論爲學先須立志此是喫緊第一義自家意思油然不容巳纔有入頭進步否則刑驅勢迫終屬牽強縱得手亦不堅固孔子學而時習之章如後人所解言學而不言所以學聖人立言不應糢糊若此蓋悅乃學的真種子苟非心上喜悅安得肯從事不問其功這悅處正是立志此章書宗旨悅在學先樂在朋來先成德在

不知不愠先人之所有事若心肯意肯則自然學學自然時時習吾心所嗜好肯大同於人必與起感召朋友自然來歸吾之德成於身則人巳一視同異不形毀譽難動人不知乎益反巳不暇奚暇恠人故非切緊不足以爲學非成物不足以明學非務實勝不足以盡學切緊所以立志成物所以通志務實勝所以辨志一志立而百氣從做來做去隨順隨逆隨久隨暫隨人隨我總將此志運用調停庶不因時逐境變改

擔閣志如根學如枝葉髣花非火生意不著立見敝棄百年無常之身光景易邁誠可嗟慨竊念志之難立只因埋没性命不得發越是以失其專感心之所之謂之志此專感也人心於日用豈無所感但憧憧往來雜觸雜引用不致一是則中無主宰不得謂之志悅感也憧憧往來雖非不悅惟悅於學則專其向往又此學是大同務實勝之學外悅而內止故爲正感悅有不同故志不可不辨世之不立志却因無不悅泛雜觸引聲色貨利耳目心思任其所被遂致瀾倒壞禮法冐非議不之顧若能一反入身來收拾專一性命即在顔子之竭才正是不浪散所悅吾輩當痛念無常之身須知得人身甚大頂天踏地啓後嗣前盡人盡物總在于一人七尺血肉上若不作此念便自委爲一物之物一物之物等禽獸草木禽獸草木我甚賤視之忍自賤我身耶念之念之

天心書院浴言

良知須認得眞頭而纔可轃做手其知之知大段在感應上然何等樣感應乃謂之良今論者以其不慮而知上求便要落恣情無忌憚以其不識不知上求便要落積染心以其太虚之體上求便要落昏昧以其天則昭然上求便要落意見以其遂通天下之故上求便要落識神以其變化不測上求便要落機械作弄以其無古今聖凡上求便要落凡近將就以其流行無滯上求便要落憧憧往來以其自起自照上求便要落師心自用所以一致字豈可輕意理會不凝神合體的辨理欲關着實在踐履處善學何以日進日明崇德廣業令此學眞切有味不至浮情而空講也蓋這良知原是不慮而知不加力致之功則忽而不章原是不識不知以順帝則不加力致之功則行不著習不察原是太虚之體不加力致之功則頑空而神不顯原是天則昭然不加力致之功則[illegible]利以爲義原是遂通天下之故不加力致之功則非萬物皆備之

實原是變化不測不加力致之功則徇末不自
本出原是古今聖凡同具不加力致之功則隨
其資之所近以爲發明原是流行無滞不加力
致之功則情機易熒原趯的照不加力致之功
則應用無主腦雖曰力致之功總是良知之良
能不得又添補一番說然顧人用不用與其眞
用不眞用又與其詳畧淺深其用致而用之是
良知假之而不誠其力急之而不極其力良知
之自昧也自昧者固人之常情其原實肇於立

說之太易以爲這良知無所事於慮無所事於
識與知也本以太虛本以天則昭然者也一感
之而遂通焉變化而不測流行於無滞古今聖
凡然然而自起而自照不待助於人之力也惟
倚其說之太易遂舉全其學之難不覺其簡便
之是趍耳夫良知天也致之者人其天也形骸
具而靈虛易撓一欻忽不從造化起念便與之
不相似精一之功可以少懈乎哉甚哉精一之
難言也非深潛不精非觀會而通不精非實際

不精非徹始終不精非神而明之以盡變不精
而況乎嗜物而昧所裁體義而未離襲靡靡於
其粗混憒於無決也而誰之乎鑿精也有不凝
聚不一有不弘含不一有不無息不一有不達
之天下不一有不貴富貧賤處化而齊不一而
況乎二三以爲德分別以自營芸芸於並馳之
地又假而不歸也而誰之乎以語一也此非岐
天人爲二人之未始不爲天其靈根也而天之
所以蔽於人氣與習累之也有所敝不以靈根

通而充之其致之所爲病乎故不可以太易立
說不可以太易持功竊意陽明先生宗旨在難
不在易不識諸君以爲何如

小學浴言

古時取孝廉的人做官愛敬父母叫做孝不貪
財物叫做廉天地一塊氣生出人物都該愛敬
父毋又親生我身尤是切近況只靠得我如何
不愛敬得財物乃人心同好我若占奪人的人
心便不平我行止虧損天理且不容得來也不

消受人若能孝心地和順必能忠君欲長恤苦憐窮仁民愛物衆人都來倚靠自然福祿到身人若能廉心地乾淨必能撙節勤謹守禮務實一味公道衆人都肯服從情願向他剖斷所以孝廉人合該做官今人取讀書做文章做官書上是說孝廉的道理文章是發揮孝廉的道理中間聖賢說話雖不同摠而言之不出此意切念人豈不知要孝只因與父母有氣惱相干便忍耐不過人身上爭氣一事最是大病痛凡事

從幼能忍耐後頭受用不盡凡人見了財物好便不見了道理人身享用有數又生世不久何苦將不合道理的東西強要人的細思量自是惶恐若常存怕惶恐心從幼有志氣成就必然遠大今或做官的讀聖賢書不體貼在身上做文章的不說自己身上話所以處人都不停當貨利相干隨處要便宜遺累父母被人唾罵此不孝不廉非古人之爲學也願相與勉之孝廉二字包盡世間道理天下第一件事切勿放過

疑說偶述

門人潘鳴時述

天地之間大如是也而天下之人夥如是也天地之間之久遥遥如是也品彙之繁物象之變化美惡縮窪聚散虧盈之代著色色形形如是也人御其間其終日營營焉固如是如是而曰是之如哉則莫知其如之是果無疑於如如否哉吾惟不敢以是爲眞如嗟乎終日營營焉盡天地之大天下人之夥天地之

間之久安之安之而不疑之苟不爲猛悟以營營至盡其身信然謂了其人所以爲人者嗟嗟乎不亦誤耶故能起疑乃人之始能破疑乃人之終不能疑恐未足以語人

實之在天下如立表天下之用如影古之人務實勝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衣而食之欲各適其宜然後爲之色而備之用而恐其敝且磬然後爲之副而繼之有所以待不測然後爲之益而贏之皆以生於其實無長

物無糜文聖人制器尚象有爻稱爺而後世
熾情濫燁服食器飾舟居輿天下之物以及
吉凶軍賓嘉儀威交報揖叙之繁鬪姸而縱
末後至使人莫觧其然其於實不啻千里然
世且宜焉疚哉

天降下民作之君克綏厥猷惟后故帝之道以
德御天下天下乎其德而戴之德冐天下而
有天下冐其國而有國冐其家而有家無德
無冐無冐無民後世以智勇命德不事冐事

得董之以力而率之以術其爲得與冐同是
以人皆尚之忘其得由而離其冐體聖人之
道不明遂坑誤豪傑儒者以虛見知之百喙
不能明其實昔孟子以不嗜殺人一天下有
合於易神武而不殺而後世有襲其說者則
昧於事幾之會是虛見也孔孟真知而無所
用不病於無冐故曰士尚志大人之事備矣
大之者冐之也與物大同天地生人之根也
人之生飢而食欲也食而擇性也害生以養生

仁根忍乎以害生而廢生則不自忍其身性
無不愛故無所往不爲不忍上古爲食者攫
其鳥獸茹其毛而飲其血聖人有憂之思爲
之處教之稼穡以粒蒸民所以代禽獸也迄
於中古又沿之習稔熾之情聖人不能盡變
遂委之曰聖人之用牲也聖人復有憂之不
得已而稍爲之制不泛其用以啓人不忍之
心而人之能留存有終不盡忘者然而習之
沿而情之熾復以芒宗是擯則于之何

三教在天下陰陽之會萬物之所成天地之道
備矣或不足於明而求之陽或不足於幽而
求之陰皆思以易其俗豈好異滯於見哉求
之陽以明入所以全幽也故釋之教宅妙有
而攝真空求之陰以幽入所以全明也故老
之教歩清靜以綿玄化求之陰陽之間以全
入所以慮倚也故儒之教致知而格物其爲
意以立訓一也其學本之性命之真一也而
三家者毎以[illegible]之不得其所爲教之意釋

以無生陁滅而過老以追元執有而過儒以多脩支離而過遂諦道若譬聚功如訟古迄今鶩同異不相貸則任其末從而咎懲原始不已費乎顧其自爲家反廿心焉謗師敝行立亦懺於同几乃妥然不以爲內愓也噫噫駭矣哉古祭之有尸而以孫爲之孫爲之其父北面而事之而曰明子事父之道詎非夷蠻之俗道哉夏立而卒祭殷周坐服上服以象生詔侑無方旅酬其六不亦大謬耶然則何

以誤言於古也尸主也謂木之爲主也祭成喪者必有尸以其主立也祭而有尸所以出主也尸必以孫孫抱木主而出也孫幼不能抱及無孫使人抱之所以抱其主也夫婦共尸二主之合抱也始死無尸未立主也神具醉止則非尸所食儼如在也皇尸載起還主於廟也舉斝角詔妥尸所以安主也故曰尸神象也以木而象其神以有依也杜氏佑議嚴矣惟委爲異禮若宋大儒反以精神求遠

於祖宗則信經之習何其過甚哉

人日用切莫飲食若又莫服帶若又莫揖拜若晨起而服則服之服在服我無以知其服乃食則食之食在食我無以知其食乃揖則揖之揖在揖我無以知其揖亂萬而種種者種種在種種我無以知而自主其種種故人之日用用以盡日我不有其用是物用我以終其生述以語人不信嗟乎天之生吾身吾自生也而爲物所用以生有此究盈其欲低以

復之其機由我蓋甚易一悟而轉移之古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堯之治天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斯五者人皆知之而世之所習傳勉於事之常迹持其情之易守賢者竊行脩於古而不肖者掩目耳於外此豈堯之所傳以爲教乎堯之爲君也則天蕩蕩民於變時雍性之功也而膚求襲取不與天下爲皞皞顏驩虞如哉

聖人之治教消融其渣滓後世存其驪黄牝牡且猶不竟其所據依一拂於情則變又謂教之明烏可得也此千古未了公案或曰易爲性功曰斯五者性之功也不爲膚求而襲取之也故天下皡皡如也禮義廉耻油然生藹然而不容自已世之爲五者強以應世偶而合逆而衇如無源之水立見其涸乎而歷古今賢若愚咸心然之不可以不痛辨

天下之道一其所以爲一有不可勝窮古聖人示天下開物恐人昧散殊以求一又失其體要之地故闡乾而坤即乾坤用而坎離序坎離之用析之而允震巽艮兌此而六十四變而動此而三百八十四推此而四千九十六極此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始終天地全物而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五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萬然而時之溢而日之新無已也皆畫一而昭其所在非二物也叢皇意詳其畫文周孔各著其本後四聖人者

乃泥圖析卦倚書以體易舉天下豪傑聰明雖知易道之大而信八爲卦及變極之繁而判云云其知者擬群有本於乾坤元亦復離而成見又有知易在已尚昧不須言合宋初諸易師有曾及之者未見成變化行鬼神其後諸儒多着訓詁易於今不大有可疑之責哉

古今繼嗣議皆誣人其自據疏煞煞有明辨莫于新婦若然適厚誣已十疑六不解孰非借語乎何惟天親之不容僞也乾坤大父母性同氣同理同道同是目而同也骸以真別類族辨物形之不可混誰其有也而爲似哉故嗣統嗣業嗣事以爲借爲可是物也爲人後之議物而不身接果引柯嬰兒化乳毋移其外而中味如故夫禮後大宗孰後後統與業與事精神可相注而逮而峻髓之隔不可誣以能易又意不兩重於所生無絶道庸自割哉物有非其類而化者蜾蠃䲨蟦駒掇乂竹

生青寧青寧生程人以其見爲異不知有同
以爲先因故當其變而後始成實體若九我
以擬昊天謂重養也養自外有秖能益一情
德名稱膚體不可得而移亦不可得而傳故
濮園議及今日諸君子論著恐皆未見其本
也
兵不可以形求孔子只慎戰不命學軍旅露則
潰陣可限而八又次而出之旋歷以爲用誰
其神哉圖非不言變化索神於可求非揑非

機餘奇爲揑奇所以九其八者有先司而無
豫設其立圖虛亦全局以待其一之相值規
乎其爲天載乎其爲地向附其爲風雲繞圜
其爲虎蛇突擊其爲龍鳥皆言意也八陣圖
圖陣列不圖戰演法亦演陣不能演戰又動
言奇靜言陣又天圓而地顯又善爲兵者不
陣雖各有指亦皆言其意也武侯者得其意
高平新都魚復任其意之所就無慮其不同
寶金玉何心乎金玉之貴誠貴耳然寶不稱其

貴以衆貴而競寶之侈其人之情也衆粟帛
何心乎粟帛之用誠適於用耳然衆不濟所
用以其一之可用而思萬且千焉迷其人之
欲也斯之謂因名而昧其實卒於敗德僨身
至不以悟是惑之甚也人告之曰其始由於
是尚能信諸
醫之家訣脉三部九候莫知其所由從世謂宗
叔和秦越人叔和秦越人自以爲發明內經
而內經謂尺內兩傍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

尺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鬲
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
內以候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前以候
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
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以是詳諦之三
部之相屬錯而背何歟又輕按得腑脉重按
得臟脉且深疑焉以按之上下分陰陽於腑
臟則九候之浮中沉乃不能施于九候歟而
診道荒何以製方劑哉然則古今名家能奏

功紀籍皆倬而偶者夫脉者血之府呴之爲
氣濡之爲血氣運脉之外而血縈脉之中故
十二經十五絡又八奇經惟財而官者爲臟
腑以見於脉吾合系而獨持之則無所名於
具矣故心包絡三焦不得爲無位兩腎不得
爲自離而叔和異之弃其可諦者

五經者聖人垂世立教之大典聖人之學求之
心性爲事物散見之原故本立而末緒自明
經常也變化以形事物皆常道之所生也其

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而後世治經之士
以象事玩易以歌詠肄詩以政猷述書以襃
貶辨春秋以儀度議禮剿獵散見學無會元
之地是以不得其所生無以著經術功効國
以此設官士以此成俗而學以此明誼昧本
從末非聖人之宗旨聖人之意曰吾性之動
有幾神焉與造化通乃陰陽消息之所在然
而不可着言說借事象以形容之蓋即粗以
況精而遂逐於粗可耶吾性之動有幾神焉

觸感而成聲而本體流行之實其應也如響
故欲就其鳴推見眞竅之所發必於歌詠得
之豈專圉歌詠乎吾性之動有幾神焉一日
二日有萬且微惟幾惟康則典謨訓誥禮樂
政刑神而明之以宜天下是驗正影所以印
表之端者也吾性之動有幾神焉邪與正立
判而行事軌迹章章乎著明舉其顯以定理
欲之介春秋之所以作也吾性之動有幾神
焉秩之而三千三百無一事而非仁也示人

求仁之方姑擴其土苴庸舍仁而圖之五者
聖人之微後世去此取彼惑已惑已

人才爲世重顧其致殊欵則其用殊應古鄉三
物造士後世專倚於文故古聘而徵之而今
投牒以自附其治效不古若不宜然哉項安
世有謂科舉之法今日不可誰何之法也人
才一限於科目入是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
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置之久上不以
爲疑下不以爲怨一出此爲取舍則上競砥

而不步下聊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
之不敢復議朱晦菴曰今取士法敎之之詳
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
乎無用之空言如之何其可也國初重薦舉
後以漸士與舉皆不能無疑是以宿欵難易
今疑未及士而先疑於舉者天下之私勝也
故莫先於正俗以養士今日之士正則他日
之舉可免於疑若天下兢相疑無時而已予
烏乎不深疑之

南方人飯稻曰稻食之正也東北方人飯麥粟
曰麥若粟食之正也西方人飯青稞曰青稞
食之正也外海人飯蜃鮮曰蜃鮮食之正也
終南深山谷人飯山花火頭根曰山花火頭
根食之正也不稻而南食不麥粟而東及北
食不青稞而西食不蜃鮮而外海食不山花
火頭根而深山谷食則強而苦之若互見異
其方之食則嗔然笑有方異人道其方食而
聲不以信此豈天命之謂性分定者乎哉其

習性則便也毋於習以成性遂以便焉不疑
誠不善轉然然習食異可也性不善轉盡其
方人終其身不一致念是大可訝矣然豈惟
食然

字有法象音義古若今習之焉已矣孰能察哉
雖於象莫識其何因而起況法乎義乎故點
畫締構天成史頡頡之傳已不能通於衆奎
勢圜曲龜文鳥跡之狀頡以神會籀篆甄鄧
下不得爲異同其傳物理施之於無窮謂入

能則有之入妙尚越一格品以入神不亦過
哉夫後世變體蟲篆八分飛白章草掀揭鉛
槧柢部位上盤桓愈變愈離其本至能書大
家覩其所布具窮其端肇得其既生之字而
不得其字之所生字字也嗣之也緣子有母
毋失而忘其故自頡後盡古今人不得其所
以生非大欠事哉

錢幣之典其於三代下之事乎而後世援古以
言非也在國爲利情在民爲玩情在市爲[illegible]

情在私鑄爲僞情在歷代諸臣議爲習情皆
不見其本真禹湯以莊山歷山金救民之無
饘銅而非錢也周九府圜法貨而非錢也自
太昊高陽之金高辛之貨陶唐之泉齊莒人
之布之刀皆非錢故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
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錢也奚而適於用也
以輕重權子毋覇政之餘術謂知開塞之微
取天下如化兵家之專語市之道懋遷有無
三品之幣百貨之繁天下不限方物王者之

重寶令民不窮於所用玉足以庇嘉穀則寶
之龜獻臧否則寶之珠能禦火災則寶之金
利擊割則寶之材畜皮革穀錯可倫醫養器
用則寶之於錢何謂哉文輪肉好異制低昂
徒張玩具秋國勢以馳市局鍵其多門而掊
歛一孔公天下者不爲也欲民不效而尤之
得哉而古今名家議不曰不必行而曰未善
於行亦未矣其後相沿而弊輕至綖環右葉
重及當百當千又淮交川引湖會抵貨於楮

舉敗腐之尺券奔走世財則尤委無用之用
而黥人配人陷戾人無算不亦昧夫
此一卷先生所疑之誼而鳴時述之者也
先生誼不止此鳴時偶聞而感於心因以
識焉其首欵乃鳴時不安之懷沛然之機
得於先生之所聞若夫諸誼亦不敢恍而
不繹先生播疑而明信鳴時起信以辛疑
疑信本末爲授受終始豈惟偶之云乎門
人閩潘鳴時謹書

吳興朱穉刊

舉敗腐之尺券弁走世財則尤委無用之用而賤人配人陷戾人無筭不亦昧夫

隆慶辛未正月八日我側室氏沈以疾卒考於成服泫然哭慟而爲之言嗟乎哉禮雖先王未之起而情已驗於天矣我於沈自壯年力家同事毋養同居室嫡娣息愛氣誼同奮闕綜維典饋典藏惟順我約趍同我生予生女生多孫孫有室同嗟乎哉禮雖　國制未之起天固有顯於情矣闡議事以制孔子謂從

闕然禮有公禮有私禮禮從宜禮存於公不容不遵禮發於情又不容不自見於私昔宋一代章儀既定而朱晦翁何以有家禮理富何以有横渠禮朱張之禮正謂禮之私也夫禮可私乎情真而限其公將以求自伸焉不昭於布遠不滯於梗俗不嫌於逼嫡不昵於泄邇惟隱憂日夕致與居服食之節時思感泣之哀所以守素以完吾獨情也且吾正室先是已不幸我服不因其舊酌而守之欲降一等雖緊擬其他亦只宜降二等古語師無服心喪三年古人爲不學無常師故師服不立有以而孔塚群弟子又不然亦私禮也本朝孝慈録服品新易皆從其實尚於是未有言亦以世之妾其人殊故其待殊其待殊故其情多殊則報禮宜殊而不能定古之妾接也畧以面承夫子不得稔以見焉此禮之不起於先王也嗟乎哉我之所自信於天而已乎哉

此二卷先生所疑之誼而鳴時述之者也先生誼不止此鳴時偶聞而感於心因以識焉其首款乃鳴時不安之懐沛然之機得於先生之所聞若夫諸誼亦不敢悦而不繹先生攝疑而明信鳴時起信以幸疑疑信本末爲授受終始豈惟偶之云乎門人闕瀋鳴時謹書

易修墨守序

易修墨守何我一庵居夫子語學易者之力于修也夫易有象有變有辭有占爲攷備矣而曷言乎修開之伊川云隨時變易以從道是力修有在時惟何隨而從則何以言成事而心應之也故象安從生盡不由心感非也心屬誰起義不自身顯非也辭以心發變以心管占以心卜覩會通以行典禮精義入神而致用在我聖人欲開物成務令人反覆入身來斂于允廸此易

之所繇作也後之學易者吾惑焉模象以入玄虛徇辭以獵粗迹錯互明變測驗求占各倚于偏不能斂入身來體諸云爲以自然其擬議之實其則滯于觀玩岐居動而二之祇見其遠于易也嗟乎易之爲道不可遠而人自遠之此易墨守之所爲作也雖然修之一語非自吾夫子始也無極翁言之矣太極一圖探造化之微究萬物之膭初不爲玄遠虛論而其要歸于修之吉至夫子乃揭而名其書切顯性真以明易道

十五篇歷歷皆實用非窾語也四聖人之心法可謂約而盡矣讀先生之書苟以身體易之功少有未至則所取于明者其亦易之書乎敬此爲同志告

萬曆甲戌夏孟門人烏程王思宗頓首拜跋於企瑩之洗心齋

易修墨守

吳興唐樞

用易

易與天地準廣大悉備無所不包先元皇介而後有禹皇策大道無言混沌眞一聖人馳駉玄化斷氣以目二緣物成三而天地之道不滲蓋欲開物成務不得已畫卦借象以明意後元皇而出者顧其人取而用之能切於身以淑於邦國無所往而不爲用故地靈毋易靈緯連山歸藏萬形經乾文緯考靈經制靈圖三墳八文兩鑿度希夷名合文嘉彖象傳十翼其義叙指演各不同而適於身用以及邦國其爲揆一也善用者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未嘗慕古以泥象緣今以贅辭後世滯其觀玩之實空懸造化之虛評不切顯性眞以思明道烏乎云易

易名

古論易有三名易簡也言德變易也言道不易也言位位爲道德之立易之所爲體道爲德位之運易之所爲化德爲位道之實易之所爲蘊合舉而含同之無先後無彼此者也易有太極易未嘗有易易之所有惟太極太極之所有惟兩儀兩儀之所有惟四象四象之所有惟八卦八卦之所有惟萬事萬物萬事萬物之所有未嘗有萬事萬物其所有惟易是以易不可以虛玄求孔子謂將有爲有行問焉受命如嚮開物成務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萬事萬物不可以凡近褻孔子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故三名者隨舉其一而三意全齊有齊無然後可以辨眞易以三言之知其知易名爾

蓍占

筮以蓍得易之所以重幽賛數以策分易之所以明參兩卦以揲成易之所以備陰陽爻以變取易之所以本剛柔然而其占也心占之也物來而應於感擬議以成變化孔子曰不占而已

矣豈指叢生之莖哉然其學之不明也聖人至德全而王道成天下和平民有蓍瑞其言生蓍則民瑞之餘物也天規地矩鞠踐馥於造化盈縮旋止之分聖人參兩之爲輕重長短之度於是而定陰陽之變以判淑慝决是非心揲心扐而心營之無所事於草也於是而象剛柔之宜以劑饒損審低昂心發心揮而心生之乃心之神昭之無所事於手衍而得之耿茫之神也故聖人之作易藴積其德而懋昭其道使明其條序於無所不宜夫明其條序於無所不宜則謂窮理窮理者隨時變易以爲道也從道者必淵於德則性之所具之藴盡矣盡性者必原於天則命之所由以出無不至矣此誠作易之實而謂揲蓍以求卜不亦小而昧哉

大衍

易何衍也衍之乎其人之心也大衍何衍也衍之乎天下國家者也小何衍也衍之乎日用之常也曰大衍舉其全曰小任其取人心之生幾流行於感應未嘗息乾之體也衍而付諸允迪坤效法而作成之於凡六子皆坤運也蓍五十性之全體乃乾之完數有感於一即寂然者之通天下之故是以其用四十有九有用必有二乃善惡陰陽之大分是分二以象兩造化於人爲三才體造化不可徇人亦不可失人故掛一以象三揲必以四執兩端觀會通舉事情而悉之也歸奇於扐事有旁出之端情有特遺之隱爲之周而不漏以合餘而成大業也然大分定於始得既有是非彼此之別又必以其非而彼者復設身而處其地是曰再閏再扐轇轕以成四營乃心易之精之至也不爾則一日二日萬機而四營十八變待蓍成占不應勞若是乎嗟乎孔子之傳心學如此而後世誤焉甚矣或謂易自古有卜則易無所不通乃其旁流一藝

立卦

聖人之教民不得已立卦欲開物成務以爲天下利其混沌者誠不能以析之析之言隨其時

也如以時則烏乎八哉蓋亦有本矣故乾之元坤之元乃曰其爲物不貳則陰陽未始能析春夏秋冬乃曰盛德在木與火與土與金與水則四象未始能析帝出而運陰陽六子乃曰神妙萬物而爲言則八方位未始能析而况於百而千而萬而無涯者哉故時乎其位以名之卦不有所以綱維者持其中則物而不神用九而非可變之陽用六而非可變之陰徒順動入陷麗止說各倚於性偏泥象泥辭泥變泥占後世之用易雖大名家不能亡泥則可以廢習矣

重卦

世傳先天八卦圖出伏羲其重卦無明文後世遂歸論紛紛然以愚意八卦圖無所不含一可演而八即其義例相錯可盪而六十四惟其取之爾已有爲盪四盪五者不成名而有物若更復重之則爲四千九十六又復重之則爲一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無不可者以無涯之事物而充分秒之細隨所在爲數乾鑿

度謂垂皇策者羲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謂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此皆倚辭探事不切關研幾以定酬物卦其卦而非吾心之卦也故重卦者以爲皇策所全具正以道其實以爲成於文王則非文王所創以自立是以不必證取益取噬嗑破鄭玄之謂神農也孫盛之謂夏王禹也不必順王弼既畫即重爲信祖也不必向穎達正義爲近派而從也不必是程朱傳義而伸今日之所尚也不必沿史遷楊雄爲可據也能身力脩惟取之焉已乎

說易

說易有多家類注象注辭象而注以泥數畫數畫易不可廢而欲合於踐覆辭而注以泥人事人事易不可廢而欲契於造化先元皇啓天下之味惟恐其不悉而假之以象也中古文周承之惟恐先元皇之意不白於天下籍其辭以爲教也周末文勝孔子十翼惟恐模象以入虛玄狗辭以獵粗近立章陳義反覆入身來歟於允

廸所以明教也後孔子者乃析而離焉自商瞿泒洙泗五六傳至田何巳漸脱梨絮而遭秦燔坑易獨卜筮存則所存直卜筮耳得無失之大乎又一再傳爲丁寬説三萬言謂之小章句又一再傳爲田王孫學爲施孟梁丘學乃至費直學長於卜筮亡章句觧上下經即今日所習傳之始同時高相學頗類之并合陰陽災異旁出焦延壽以授京房弁驗陰陽災異之占訛訛相襲易之道日以繆漢魏而下鄭玄王弼兩大家

崛起不可謂無自得而鄭倚書王倚辭不能歛復入身求事至而研其幾蓋於象求象而非心之象可以神德行於辭而着辭而非心之辭可以驗造化終作易注脚嗣之者櫽而出迄今則王勝鄭亦不乏要之各有所注是泥也豈古聖人之心法哉

卦序

易今本分上下篇卦序兩兩對槩此孔子易也其詳著於序卦一翼易之理任人所自悟孔子之悟於易太和流行而陰陽條序剛柔動靜之常貴賤後先之分主客合離之義定其盈縮而審其輕重孔子以其所自爲學筆之書後世之所習傳孔頴達韓康伯乃謂文王所繇之次文王有文王易今所謂後天八卦是也如夏易之首艮商易之坤乾各有其悟而取而孔韓畧之宜其爲非易之蘊又孔以周氏六門定往攝韓以二耦限覆變是則淺矣果非易之蘊也善乎讀易考原一書蕭漢中深得孔子序意但精於

探索無反身自體之亦誠又謂在伏羲重卦之後文王未名卦之前則亦烏覩夫孔子之悟云

先後天易

世傳伏羲諸圖爲先天易文王卦爲後天易不知起自何人伏羲巳顯象位烏乎爲先天文王之易文王之心法烏乎舍先天而忘其原天者理而巳知始而運行爲先效法而感通爲後兩不相離道之極也有謂邵康節得之李穆康節咎世學易忘其所來故著其原以本之而非以

文王爲後天也文言先天天不違後天奉天總以吾之心爲闔闢豈指二時先後之耶

連山歸藏

夏商易謂世久不傳竊以爲未嘗亡夏易即文王八卦圖是也商易即伏羲方圓圖中方圖是也文王八卦主洛書乃禹之爲疇相克而有成王者之法經綸乎天下曲裁萬物之方禹八年入甲子世交午會上古至是一變及周之興當文王與紂之時中古至是亦一變二聖人道化同其學同故文王之易仍禹之易惟連山首艮文王首震帝之出乎震也文王聖德而不敢當尊位也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巽艮不交陰陽雜上古降而傳賢禹不能不順乎天也商易首坤方圖化從中起而專明逆道故卦凡自下而上而曰易逆數也圓圖天地之運而行方圖天地之交而生運不順不行交不逆不生歸藏傳曰炎帝坤鑿度云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度蓋坤農之紹宓羲聖人法象知元氣憒委固甲作捍瀕孕靈於坤後世法之而作元包有曰亢弁其默承森岡匿所以默天下之機以式九閫湯之德中起而下上者

互卦

互卦備觀變中一例然非得卦宗旨鄭玄虞翻崔憬輩尚互體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蓋中初上之未周物情非原卦之當互也古之得卦而有互人之值事而有隱情情雖隱其機之顯然者備是於涉歷之間既已列其大分而復等其換合劑量彼此之毀成慎測爻遷之俄化參審以精其變是則互之不可無也其法象之自然以六十四卦互三十二卦又以三十二卦互十六卦卦置三疊而終歸乾坤既未濟隔八而得縮四而一其天成巧妙如此但斯互也象也畫也能以心神揆應感以逆行誼之間則四聖人之意也

卦變

卦之有變易道之最切者也易之爲言變也象

之所由出占之所以成也彖不能出變變生於人之能觀占不能合變變正於幾之能研研幾而合占觀變以立卦焦延壽易林非吾之所述也焦以象而得變吾之所述同焦以筮得象吾之所述心之宰事而得象不同也心爲應主而事爲易原蘊吳不能以盡時窮變不能以定境職惡不能以詳物情僞不能以悉衆漓淳不能以蔽俗雖聖人之明無以制典法立會要睽而知其類異而涵其通則識變者也故情僞相感遠近相追愛惡相攻屈伸相推見委則獲直徃則違聖人之所以貴圖變也卦一畫變者六二畫變者十五三畫變者二十四畫變者十五五畫變者六六畫變者一又衍一爻二爻變主貞三爻變別貞悔四爻五爻變主悔六爻變主之卦卦以序得變雖變而可以豫測行以揲得變雖變而可以全收故知有不變者以爲之本然變非盡也皆心之策也隨事而揆其細也變著於時於地於物於情於俗揆著於思所以占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程傳

宋之易派二一沿註疏正義而精於名理爲伊川傳一沿希夷李穆大闡數象爲康節經世書已而晦翁重程學審十字樞周變象體德今日之易歷諸大儒蓋甚著明然而欲力於脩也則易道之有書而書何以居易居而象辭明動而變占何以取而致用凡言卜筮非四聖人用易宗旨伊川云隨時變易以從道是力脩有在時惟何隨而從則何以言感事而心應之也故彖安從生畫不由心感非也心屬誰起義不自身顯非也率性之謂道性以立時時以立事時乃日新故神無方而易無體郭忠孝楊迪有疑於從道伊川以爲易即是道又嘗謂學易當貫通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書三家以身體易之功苟有未至則伊川所取於明者其亦易之書乎晦翁本義詳於卜筮合啓蒙讀易之法其言恐

未歸一啓蒙之贊四聖人之心幾矣

動靜

聖人之學合動靜而神其機惟動以致精惟靜以得一惟神以允執故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深故通天下之志幾故成天下之務神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自易教衰談虛者失之靜襲淺者失之動是故其機滯矣夫動靜之失也以其離也有強而爲合則綴而不能神然而易之全理每呈體而未嘗終泯時其不意而發之王昭素謂陽無七日之替胡氏旦謂數盡而氣存朱子發謂坤下有伏乾意皆有見於合而不能自伸於言晦翁以對待流行語太極圖之動靜夫太極者乾坤元爲物不貳者也靜而體之所以立正惟動中之合又乾之知太始即是此物用九在六中含六而言九則龍之有首矣而乾坤亦未嘗舍坎離以自立用處乃其體處其坎與離并不能相舍而自爲立動以麗而陷於靜交舉而並成之後世之迷於悟其離陰陽而

泥於畫哉

易賓

易之道不欲求之書書以辭闡易於言而變化之玄微與吾心之體事無相涉也亦不欲求之象象以畫顯易於狀而神理之隱妙與吾感之酬物無相涉也亦不欲求之數數以策托易於籌而多寡之登耗與吾履之心權無相涉也亦大不欲求之占占以筮信易於蓍而正義之從違與吾身之進止無相涉也故易之爲道也正邪美惡具所以判吉凶消長者也學易者之爲術也觀玩擬議切所以決向背趨避者也用易者之爲功也身心行德修所以淑天下國家者也吉凶者言乎吾務之得失也禍福者言乎吾作之善淫也內外以明出處承乘以辨逆順遠近以察安危初上以正終始應比聯以厲敵修高卑陳而思吾之分位群類列而思吾之聚別諧偶協而思吾之倡和省健順索合於乾坤省陷麗索合於坎離省動入止說索合於兌震

巽艮省健順陷麗動入止說其雜其糅其蕪其
制其緩其急其暫其久索合於爻變互援之宜
而不失其度夫然後書書此象彖此數數此占
占此此易之實也吾願爲吾輩守

春秋讀意序

春秋讀意者何我一庵唐夫子讀春秋而得其意也意者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是孔子之志也孔子之志何過人欲存天理教天下以盡性之學也詩言情書言事禮言中樂言和易言變皆性也何獨學夫春秋以性言性與而難知因跡求性顯而易見孔子欲天下人人皆知是之爲理是之爲欲是爲理理所當存是爲欲欲所當遏譬之聚衆觀場不問知愚賢不肖皆能指

而言曰其也善吾所慕某也鄙吾所羞興起其久泊之良心觸動其暫萌之天覺由此而察識之由此而擴充之則欲可遏理可存而性可盡矣天下之言性者故而已春秋性之故也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嗚呼孔子惓惓愛人無已之心至是益悲矣或者不亮孔子之心乃曰春秋意在褒貶夫竊褒貶之權以賞罰天下是僭也正孔子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也褒貶之權立法自巳是非之公

取則在人人已之間公私判焉是不可以不辨也此春秋讀意所由作也知此意則會盟征伐之迹創覇紹覇之由托始絕筆之故皆可指掌而得之矣說春秋者自孟子而下紛然雜出更僕未易數也其言之當與不當讀意已析大較馴又何贅焉馴於是經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得其旨聵聵然者逾三十年矣讀讀意重有省焉若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霆也敬識之末簡

隆慶庚午季夏日門人潘季馴謹序

春秋讀意

歸安唐樞

作經本意

孔子之作春秋其不得已之憂乎當周末造大道隱天下不復宗予畏天命而悲人窮惟二三子托嗣其志而顏氏歿呼天喪予其聰明才知盈三千未能逮其憂以伸於天下孔子逆知王迹熄將沿戰國之運而年之老世之敝類之綿也嘗贊易以濬商瞿未見庖羲的旨嘗訂詩詩黍離降僮子貢子夏可與言而關雎麟趾之意無所與於四方嘗序書書至文侯之命而絕思闡三王二帝之盛而子張克曰未竟其心蘊嘗正禮樂而公私僭踰掔飯長蹈力何以回俗故西狩獲麟孔子年已七十一以任道之身不容不為之所者借當世已行之迹立是非之辨以昭人性之天則俾志士可以取衷其獨感於麟苟無深憂烏覩夫涕之從哉故春秋以明性學而謂竊褒貶之空權賞罰人則豈聖人之計哉

世誤春秋天子之事孟子重立王法孟子舉天子以言盡性性惟參贊爲能盡孔子平時答問類指庸行之常春秋借王法定是非性之所以盡也而非孔子之立法也莊生有言春秋經世以道名分而又謂議而不辯虛評邪正之謂議實擬功過之謂辯文中子春秋以天道終聖人之於天道也性也周濂溪誅死以懼生誅之太極則無誅懼以主靜則無懼王道慎獨而已邵康節謂孔子之刑書出禮入刑孔子律之出禮

刑非所職也胡文定謂傾否之書聖人在下位明天理以存泰誰與傾其否哉而說理莫辨於春秋楊子雲說也非理明義精未可學張橫渠說也春秋窮理之要程伊川說也聖人教人消人欲復天理胡五峯說也道是經理無不明汪新安說也春秋明道正誼之書朱文公說也故即性以明道後世亦有知孔子者

看經法

春秋諸家傳都是闡明文法不曾指出作書本意

沈卿說春秋不當以褒貶看聖人只俗錄是非使人自見即此法讀春秋乃是實學但自見處須開發其靈機以立感應之具真實付踐履不爾亦爲解會

傳春秋始三大家左備事公明例穀演義然事備不免於有誣例立不免於有亂義演不免於有鑿已而鄒郟啖趙起及全綜釋疑總例例統三科九旨蝟出悉襲三家大旨要之以王法嚴

聖意若孔子析是非之義示人爲學之方則不之及至程伊川胡文定知孔子以道立教歸入身來不鶩於無位之虛權誠超折衆見但以爲百王之大法一定而不可易則從時制宜之化差有所疑夫道無定體春秋之達例特筆前後所立不能自膠其故孔子因事以窮理指明性端以啓人心之裁制令人會而通之學以致其道古帝王不襲禮沿樂其惟存神爲妙用哉

始會隱

周道衰世入春秋孔子因時局以定天則雖傷
天下無王亦姑幸人之有立此王之有霸聖人
之不得已就其中而爲之所也魯隱無霸才而
有心於事孔子可即而是非之惠公不謹於侯
度正適東遷之偵但無致譏之地故舍之魯桓
五年周桓王戰鄭於繻葛射王中肩亂莫大於
此則春秋當始桓而平王五十一年鄭已入冦
與王交質子事不始繻葛明矣平王四十八年
魯惠請郊廟之禮不與而擅用之禮莫紊於此

則春秋當始惠而平王據典使角往止尚有自
持其政者其隱不書即位不行即位之禮也攝
也不當攝而攝隱之不恊於中也是以基亂然
而隱之爲心賢而過焉隱以先君無命又天王
無正制姑攝以俟桓立而昧其情機之不可則
精義之學缺矣

春秋初世

東遷之後王綱弛政自諸侯出人心日蕩而無
檢任其私欲雖操縱掩蓋之術亦不致顧故無
所其爲霸者鄭莊小人之雄而齊僖適相天下
之無王鄭爲之也天下之無霸齊爲之也齊鄭
合春秋之始局豈惟無道誼之誠并不見禮法
之爲僞時齊魯鄭一黨宋衛陳蔡一黨各以力
相雄逐其私利事行而無執兵出而無名黨成
而無締故盟會立而易爲渝賄噬行而恬不耻
魯以懦墮誘宋衛以虚名長班陳蔡以詭隨
無守
忠信薄重會盟春秋善胥命以其近正也而非

必以簡爲貴也有胥命而後有離盟有離盟而
後有參盟有參盟而後有主盟有主盟而後有
爭盟有爭盟而後有交質子時之升降氣之滓
漓事之沿革爲繁簡徑折君子不能必爲登耗
故有不可與同於外者人心之所自存有不得
不同於外者成俗之所難變變待勢待時然後
可以昭德否則當潛而不可見

東州小霸

隱之世盟石門盟艾盟宬屋會防會中丘桓之

世會稷定胥命蒲戰郎盟惡曹維鄭挾齊以自強皆齊僖之所以集黨而魯宋衛則在其術中故伐宋伐戴取郜取防入郕入許利歸魯宋鄭而齊實餌之借爲糾合之計其所爲秪自營私利而已桓十四年齊襄立至非八年會艾謀定許盟黄平齊紀謀納鄭朔殺魯桓殺子亹轘高渠彌遷郱鄑郚遇垂取紀伐衛納朔降郕或吞人之國或逆王之命盟而輙渝戍而無忍雖似禮似義似仁之評亦未嘗有也然則東州之霸僖襄之初試烏足以言霸哉

齊桓伯業

齊桓之霸終春秋之世莫有盛焉者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六十年會盟同而諸侯無私爭三十年厎績召陵而荆怗陳旅聶北而狄退獻捷過魯而戎弭此業之盛也而所以致其業有事動必定謀交先知彼行務從簡兵不輕勝征伐不擅大衆將帥不命大夫兵食不傷國用此事之修也而所以立其事有心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人也此心之真也而所以處其心有量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劌可讐而桓公不怨收魯收宋收陳鄭而前故盡釋故曰桓會不至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此量之納也而所以充其量有度一出而間宋叛得先着一怒而滅遂滅譚持事權一籌而服江黄弱楚與此度之裁也而所以定其度有本其心以王者之不作法以持世者可終泯乎拒楚拒狄拒戎寧周戍周責不朝謀王室所以正天下之名分以定斯民之困此本之正也時天下知尊齊而桓無異詞同率諸侯以奉周霸之所爲霸以補王之不足豈其偕耶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何也仲尼心學也心惟至靈至靈由於至虛至虛從天落形氣爲從人而其爲靈一也故惟學以從天而得至虛聖人之學以精一成德業與德合若從形氣發靈亦能出緒餘建事功第有息耳至誠無息物徂

而化無溢於盈甦而後已桓無學於仁盛而明震矜管仲失而放繩墨境改而內遂以移城杞不如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起會于則家法墟故舍桓而求諸人無所事於心者也以學而律桓則心可隳形氣哉

宋襄之霸

宋襄歿無霸迹乃列稱於五霸何哉動不利於行內昧幾宜而身傷於戰以卒謀勇俱劣然而稱列之無私訣也以其有霸心也襄之心欲爲善不咎於君子欲存法共尊於周室欲自信求明於古人此其人所難及求心術於春秋之世不多得特無學問充其精研之力非所以爲善與信與法徒爲諒而已襄初立敵諸侯攻武孟守齊桓之所屬而昧於少長之分執滕鄫圍晋不赴于齊之盟失衆心而驅之入楚及鹿上之盟于盂之會宋困以自行其志而楚謀以默運其圖襄公不之察也其跡可知矣泓之戰欲不厄人於險不鼓成列不擒二毛意在修行仁義大司馬及子魚諫而公不之聽也其愚可知矣究其意漫不見俗情烏覩夫道之妙哉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晋文霸業

晋文之霸其殆尊修於業者乎功並齊桓而爲之顯成之速遇之艱過之若優劣有定評焉庸再綴文後桓八年立中遭宋釁楚勢已大熾文慎養征繕四五年乃發一駕而戰城濮盟踐土小國畏威大國聞其風至兩致周王以諸侯見賜以輅服弓矢秬鬯功多於召陵事斂於葵丘威成於列國才力氣魄無能與之埒者然桓欲服人於心或有可爲不肯盡出於爲事成而意尚有餘文爛目世錦滲欺隨寓知抑楚而昧於與秦知罪衞而亡其臣訟知朝王而敢於召王知懲曹衞而隘於復怨知虞踐土而盈於翟泉知揮霍譎張之快而敦厚優柔不欲有留味後世漢高似桓唐太宗似文即事功之末緒亦無可居之地而顧可與言心學哉要之任氣之弊

自誠聰明豪傑終其見不之覺以爲道在是道在是氣之自大其心也而孰知其心之真復有與天地相似者乎故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晉文之愼養歸立四年而後用兵中涉世紛變端疊現一不欲自聞而縝修裕積造士振民曰以攘楚專其精力楚圍宋謀之先軫則曰可定霸以爲泛也謀之狐偃則曰可剪楚與乃蒐於被廬作三軍而謀元帥於趙衰曰郤縠可其可焉者以縠之說禮樂而敦詩書爲義府禮樂爲

德則德義爲利本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將上軍趙衰爲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未也民未知義復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子犯又曰未也民未知信復伐原以示之信子犯又曰未也民未知禮復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然後出穀戍釋宋圍遂一戰定霸晉文之養何養也其愼何愼也無所固於已合衆長雍其力而不怠者也特其命意造端差毫釐以甚千里之謬今仲尼之徒尚不能的見所始弁無晉文之功力而徒不道其事嗟乎其不可悲之甚哉

晉襄紹霸

晉文既卒而餘烈未泯事定於童成人欽於法守晉襄承之雖易使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不亦偉乎墨衰経輙拒三強敵豈惟樂有成績其志固可嘉也當文之季緒秦雄西陲狄狃北師楚絫南服而襄之初立夏戰殽以刼秦秋敗箕

以剪狄冬伐許以離楚大紹先人之業特志不由本以襲聞爲意興故出之趺而退速伐衞則損威會公孫敖則毀列令士穀主盟則權移陽處父救江則謀怠咎楚凌弱而舍其大懲失輕重之義爭楚以力而不以善和失感通之義失楚不圖而姑救江失本末之義惟君子有必欲爲之幾而後有不可已之學則志立而堅行滯而悔來故嗣晉襄於興者楚以堅立秦以悔修謂非明驗哉

秦穆霸意

霸之爲霸也以能聯諸侯震威力而匡天下者也秦穆位西強國幾四十年身當戰會數役止快於韓一遇及有王官之捷餘皆碌碌隨逐而困於殽困於彭衙困於汪困於邧新城不足以贖二利謂有東服之功未見其能自伸也秖以悟善悔過當紛沓殘逞之間因忿而能懲因欲而能窒不欲咎人而重内省即其一念已基王道之端可語於聖人之門豈他霸之所能及乎

其謂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子桑用而西戎興益國十二開地於千里皆是念之餘緒也但考其終國無藝典殉用三良則其所爲悟豈慮至恍覺未臻實際之妙耶

趙盾爲政

政逮於大夫豈惟國祚使然其世變之機有不容自已以大夫主諸侯自會扈始強大夫自相盟自衡雍始雖趙盾倡爲之顧其勢所必至晉襄政怠而晉靈少立不有所承則國事去強楚占還新城之盟棐林之會及救陳侵陳可但已乎故盾不病其任而病其專任與專迹同而道異當艱不任非所以爲臣當任而專非別嫌以明禮委裘之朝周公豈不任哉事在已而權歸於國不以已利害得失爲好惡不以已好惡爲國是之低昂舉措與奪一出至公代勸於君國執以僭嘗而盾逆雍殺樂戰秦康奔先蔑任已若戲然至與秦兵連禍結貫國勢民外内洶洶復陰殺先都箕鄭父士穀蒯得梁益耳或以私

逐得申父或以賂釋宋齊之弑逆皆非謹邦度而持世紀之道也政安在哉惜其以傑筭之資而無學以成之又爲成俗所束君納捷菑以義塞懼董狐筆而呼天爲寃豈無自明之地耶故盾之雜於其施也無本以一之也可無鑒諸

楚莊伯業

楚莊之爲霸也　其要機也以久衆擯之國輒大伸中夏所加兵與爭只宋陳鄭三國其爲執以弑逆大故被者不能爲應兵援者不能爲治

黨拒者不能為正分民彛係而天理恃之不敢犯此五覇之有見焉於楚莊獨步矣中原之覇或輔逆或毛舉或雜施宜其不能敵耳時諸國賢傑不乏皆左其勝策且降鄭而能釋服宋而能平縣陳而能轉封又示威必戰再逼疲蕭發絶大棘而魯君晉漸歸亦不全恃於力第懷利以為仁義事求可功求成借假於計謀之末能轉後先有則秦穆其下風矣

宋楚平

兵殘民痌而不起惻滅其仁者也勢窮計迫而不出其廢其靈者也奚暇以淺審斬乎而況於華元之賢也感人不欺而不動吾信厄人底極而不回吾忍是無人心者也而況於子反之賢也楚莊駕威以行霸不欲必戕於宋意蓋素孚其臣而況於其臣之先為之也故宋楚之平也平其情也乃各自平之也不先造端於使不終成美於君各發善端以門道誼無所偏歸曰宋之人也楚之人也而華元之肇舉故曰及華元

不發於事窮計迫而發於兵殘民痌故及之不然則非華元之及之也子反雖承華元之發而自出己意楚莊雖得子反之圖而適合本情不然宋自平而楚未嘗平也三者合而事全故春秋難之

晉靈成景厲繼霸

晉靈成景厲之繼為覇也文襄之遺烈也靈成景厲之世權卑於列國又當強楚之横而春秋以覇與存中國也其有見於實則大夫之所為也政下於大夫無所據於國中而謂外覇諸侯得乎四君歷五十年狼淵沓棐兩邑蟲牢馬陵于蒲鄢陵鍾離沙隨柯陵盟會不乏而宇宙之脉綱常之持南北中外之勢則無甚係焉者也故曰晉靈志墮柄分無抗覇業之本晉成若有其志力弱事淺無覇諸侯之權晉景若能收其權心勞謀舛無制中夏之畧晉厲若有其畧外強中乾無服人心之道然而其謂覇也則無其實也秪以秦楚戎狄日盛為可畏姑即虛名以

尊王室是豈強爭於事乎謂人之性則然也

楚共復霸

楚共有美資而鄙於末習有雄情而阨於世運有詳慮而牽於事幾于蜀之盟偃然主十四國之上南北諸侯盡服可謂雄矣四十三年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求諸侯於晉皆蜀之役基之然銳始而即怠之何也其慮詳也蜀之役觀釁於中原無婁之會陽谷之師新築千犨之戰亦棘衣婁之盟齊魯晉衛交惡遂瞷

會逄之適而諸國畏晉而從之故曰匱盟蠱牢馬陵于蒲之業已察衆心所歸及晉悼迥發量力而知願後此皆私囊纖技緣世而成態語於救災恤難體大造以崇業則無爾故曰要齊於蜀以力為功

晉悼霸業

晉悼天才也年十四迎立無學而與正志未練而充雄逆律人心修政事命百官事識要機而為先正着會虛朾城虎牢結四近聲三駕以養其重盟雞澤會戚鄬邢丘戲柤城逼陽師牛首以章其盛當其始立先留心於無告薄賦斂節財用禁淫慝使公族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使訓諸御知義使訓群騶知禮使訓卒乘親以聽命蓋重人道之本修國守之故憲定勇力之共御百官之長皆民譽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凌正旅不偪師而事得其時出之序故雖桓文有不能及而漢祖唐宗亦不能不自讓焉使其得聞孔孟之教[illegible]之化非易易然者乎朱晦翁方之宇文帝周世宗淺之乎知悼公矣

晉平盟會

晉平大盟會悼公之餘烈以發於平平以虛聲屬於三大夫之為政三大夫最良為趙文子平為盟會十有一文子當夷儀重丘二澶淵于宋于虢皆有不當人意惟柷柯無貶辭而背盟主之又侵齊至穀為合禮士匄主之嗟乎哉君子而當末世不能暢步以明軌迹至其事之所就

禮失而求之野其有不得已之心哉

向戌行成合霸

王者定天下於一出政以安其民天下無王而勢分於侯國侯之國竊其勢以自立求以自安其民而競持攘奪日勞民以恣己欲有志者能自忍於心乎春秋所以外楚以楚有夷行考於中原諸侯其不胥而夷未乏也不能正華夷之法徒困民於干戈盟會之繁此向戌之所爲憂也戌窺天下大勢南北之爭不已小國疲於奔擾欲偷安而不能楚方患吳願結於諸夏晉趙武欲弭兵而重禮其各諸侯役久思息又鄭不佐楚而齊魯釋怨人心瀾倒風氣化同大事漸徂宗周靡及侯度荒而政逮於大夫則將崇之何哉若姑合南北息肩日前以濟瘡痍之急徼元元之惠而值事幾之逢戌之行成豈能自己於心之惻也于宋之役戌成之趙武屈建主之而孟獻叔向伯州犂子産子罕諸良皆樂與之又以見人心之在也

楚靈專主南北會盟

楚靈未嘗以南北覇歸不亦虛隆乎其于宋子號之所爲遺于宋而楚先歃號而讀舊書氣方焰而未燼而其國之討詐尚扶之以未即墜而趙武向戌子産諸良欲奉之如土木槊而尸祝之以各歸於安也三者合而偶成其倖者也于申之會椒舉侍規陳慎止汰而卒無服人之具執徐滅頓滅陳及蔡三殺六遷橫行無賴於夷道且無所述烏云伯哉

晉昭二盟會

諸侯之覇借天子之權以爲用晉文之用惟恐過盛以傷王事至於襄惟其有而用之靈成景厲無所有而不爲用若悼公用其有而不乏平則無其用而冒其有邵之不能用也而強自以爲有厥慭之役合八國之大夫而蔡之不救甘於巳平丘之役合十三國諸侯臨之以王人請之以國良而齊魯鄭衛離甘於巳權未握而昧於致之無其權而思用之烏能留諸侯申討績

哉晉覇至昭而止

齊景圖覇

齊景有興而無致有行而無實有守而無凝任晏嬰慕孔子以不道不食粟與其矣不能真體以勵於行鹹沙曲濮安甫黃牽洮爲七會盟亟連諸侯以謀晉行務矣而竟無可底之績厄王室而不顧橫世逆而不問行之實安在乎于鹹始事適當晉楚之衰位已四十五年前乎是頹焉處其聯守有矣而北燕徐莒之動非養威以自韜又燕晉投壺而後代興之說機之疑安在乎後世學者以見闘起志欣厭而俯叢顙病此則何以學爲哉於此痛懲之乃有入

春秋之始王迹熄石門特盟志諸侯之合也春秋之終覇道隳鹹沙特盟志諸侯之散也自石門盟而有主盟有殷會雖假力以率天下而力之爲用多矣自鹹沙盟而無主盟無殷會徒假力而昧於所從而覇非其覇矣春秋之始齊鄭宋魯衛爲東州之小成德降而求之力爲世道

之苟安春秋之終齊鄭宋魯衛爲東州之效顰意索而存其名不亦戚乎由前觀勢繼是而爲戰國有所必至由後而詳其實繼是而爲漢爲唐爲宋德力意名之間其將何所歸乎運化日徂而瀕靈不變是在學

經止獲麟

說左氏者謂感麟學公穀者謂致麟伊川是感文定是致二者皆未嘗無也聖人憂世之心生幾所不容已感豈因麟而有其借麟以明夫意也然是文也昭性體以詔來學聖人救世之情天理所不容昧麟不因文而致其借麟而彰其有成也嗟乎學之不明於天下聖人之心徒惓惓於有言而後世見文之感曾有如見麟之感乎文之成尚彰麟之可致而不能致靈萬物之人信是文而從力焉不亦可嗟矣乎麟之仁生幾也而人之狗於私生幾之邪出也即一物而正邪之發異得於獸而改於人之靈嗟乎何其弗思之甚哉願相與勉圖之

嘉禾問録引

先生超悟獨得之見躬行實踐之學可以師世而範俗博古通今之才籌邊禦虜之畧可以濟世而安民大獄一疏忠義凛然雖身詘而道在必行未嘗一日忘乎天下且律已嚴接人和實德感乎遠近無間四方學者嚮慕雲從景附於先生耳提面命之言勤勤手録故先生雖無心著述而載籍獨富昔年振鐸嘉禾濮陽桃村周侯請刻問録以嘉惠後學

兹且四十餘禩矣同志以先生際
聖明表忠録舊時將不日柄大用慮師模遠去音教疎逖乃復翻刻之藉是以日瞻對云爾夫先生諸集流布宇宙間問録其一也先生之學不盡於諸集而又盡於問録也哉故愛嘗曰言教非先生意也不得已答問也然則問可無哉曰不可無是故孔孟不廢也雖然謂二十七篇足以盡孔孟非也謂子賜章丑之徒因是以學孔孟無不可也讀先生問録者尚亦因其言以求其心得其心而忘其言是謂善學先生者也録是者湖之門人傳是者嘉之門人有志於是而共明先生之教者其在天下之人

門人王愛百拜識

嘉禾問録序

問録者吳興一庵先生答所問而録焉者也凡二卷記者𤼵爲四書雜問云歳壬辰先生振鐸嘉禾衆受讀仰思若爇之濯若寐之寤若行者困踣荆棘始就康衢於是入梓以詔同志普先生教思無窮之心間有疑者謂其冐世訾也乃復予曰學道非與群方自慶人顧多疑何耶應曰嘻余何知哉余方滅頂支流本源未覩衆實從事主翁潛居慨物我之猶分徒寡借而違衆

余何知哉竊嘗聞之心外無道道外無事生不能以遺心則道烏可離耶第質有純駁反有難易非若求魚於木索火於氷也若曰學道非則非道學矣君子爲學將爲非道求與嗚呼此桎梏聞見狥妄失眞者日侈於時而先生不得已於言也諸士惟深念之哉雖然世疑匪無由也狥爲學者眞知斯理爲吾之固有體驗克復求已自盡其心則曲致而明由明而誠優入聖賢人將仰之夫何疑乃若中操好名之心襲兹以文奸濟私或初識向往輒封植門戶拒斥於人則于其言不于其行人將于其行不于其言矣訾疑寔遑乎哉是故眞與襲異而仰與疑因之諸士惟自决於心焉耳矣奚外之恤耶衆曰然請書以自勵而以釋或之疑先生姓唐名樞登嘉靖丙戌進士别號一庵造詣槩見於録云

嘉靖癸巳季夏濮陽後學周顯宗撰

問大學只說心朱子序意明性中庸只說性朱子序意明心何故曰心性一也舍心非性舍性非心後世求性於理故溺於空求心於氣故安於習文公合而言之正以明道一

問知止是知慮亦屬知何者是說行曰此是知行合一之說止非至善之所在乃至而安之之謂知止是有至而安之之心有至而安之之心行之始也見得至而安之則行之所以爲知也

惟其欲至而安之則志有定而不爲他動安然處之而不疑是以慮生焉事之條理節度隨在精審漸盡吾之所知知之極也知之極者正以悉吾所行之路而不差此知之所以爲行也知行合而至善得矣

問三綱領曰總是二件二件總是一件問八條目曰也總是一件明明德於天下是所以平治者不過明我之明德可見物我合一家國天下雖遠近大小不同而齊治平無二物只在一箇脩身脩身之功雖淺深疎密不同而格致誠正無二事只在一箇格物欲正心而先誠意見動静合一欲誠意而先致知見知行合一致知在格物見内外合一動静一則幾矣知行一則神矣内外一則誠矣誠神幾曰聖人而大學之事畢矣

問朱子說格物有事至時格的有未至將格的然否曰事未至格箇甚麽這便是將迎便是意必便是子莫之中

問沒世不忘是感及後代否感在人不可必何以驗吾所爲曰且不說感賢之親之樂之利之則是不忘其賢其親其樂其利正是先王親民之事先王立可親可賢可樂可利之具則民必親賢樂利之矣

問有所忿懥云云曰此心一物不留纔是正少有牽係於其中即偏矣問如何在用上說心曰這四者正就心體上說問心體如何有這情感曰四者雖是情感但心體受病的雖未感觸已

先有種子在問未發時謂之性如何有情曰雖不可謂之情但性已蔽在此故發而爲情者自差如好色的心上元有好色之根所以遇色便好好貨的心上元有好貨之根所以遇貨便好問這裏如何用功使他潛銷曰只在格物養心莫善於寡欲且從用處去欲存理本體自然完復

問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曰這道理總是一箇便說孝者所以事長使衆也說得問如何有孝的

不忠忠的不孝曰這便不是眞忠眞孝若眞自能達之天下問如何齊宣王愛牛不愛百姓曰畢竟是義襲不足以全浩然之氣

問桀紂如何將暴來帥天下曰是不帥之帥暴行於桀紂而民自化之默運之機不戒以孚若有導之者

問所惡於上毋以使下等句或時勢不同如何將來作準曰絜矩只循箇理無私心而已自人論便見得所惡毋以的模樣若作事專在所惡上求恐添着一層不是本原處尋討

問平天下如何只說財曰此是生人第一事問如何說先愼乎德曰愼德只在有人有土有財有用裏做

問平天下在用人所用如何只取斷斷休休的曰君之道莫急於用賢相之道亦莫急於用賢合天下才德歸吾度中便是作相的易簡之道

問休休之臣有技若已有而不棄有德則好而優揚之此才德判而輕重分否不善之臣有技

但惡之彥聖則眞使之不通此小善小忌大善大忌否曰俱是

問以義爲利既是義如何又有利曰義者利之和義利只一物民生自朝至晚自幼至老無須臾舍利饑要食居要屋身要衣四體百欲要便安推而至其極要惠利天下後世無不是利只是其中道理合當如此的便謂之義若不當如此只見利而動便謂之利故爲利則失義爲義而利在其中今人亦有知爲義者錯認入義出

利出義入利勉強作意自遠於利以居義名而求羙於人言人目要之只爲利何曾得義

問天命之謂性三句曰曰天命謂性則性命一源天人合一而性非由於我之所爲曰率性謂道則性道一致動靜合一而道非外鑠我曰脩道謂教則道教一事人已合一而所以施之人者亦非舍吾固有者而他求夫教人在於脩已之道而道之動於身必本於靜全其所謂靜則又出於天而非我之所得自爲則治人脩已悉

小窮大退藏吾心之密而成天下之大業一順乎其自然而已一毫有我之私皆不得參於其間

問率率導之也循遵依之也以循訓率何義曰謂見率導於性也蓋率於性非率其性問人能弘道如何反見率於性曰性見人

問脩道曰脩爲之以復我之性也問如何謂之品節曰序而秩之曰品約而正之曰節脩道即是脩身脩已之謂聖人之教人不專索之人之身吾爲吾事求以盡吾當然之實而教自行乎其中

問不睹不聞曰是心之本體問是靜之時否曰靜之所非靜之時也動中求出靜則可問如何是本體曰說靜便是本體心如懸鐘叩也是此鐘不叩也是此鐘大叩大應時小叩未叩未應而應理已具亦是此鐘小叩小應時大叩未叩未應而應理已具亦是此鐘叩未叩大叩小叩時也而是鐘常存於叩未叩大叩小叩之間無

少加損低昂斯本體也斯所謂靜也故本體貫乎動靜之間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

問隱微是何時曰是感應之機動於感而未形於應乃介然有頃之際問此時如何是莫見莫顯曰此正是良知有物以閒之則雖知而不能慎問此時如何喚做獨曰獨獨知也即所以微而顯者未感不見獨既應不爲獨惟此介然有頃之際既感而有知而尚未暴白於衆故曰獨

問發而皆中節發指事言指心言曰發是心之

動處即應物之應所謂隱與微者無所乖戾是心和平應事而不滯於事問何如謂之中節曰以此中而節制諸情

問道無二道如何又有達道曰達也者通也觀會通以行典禮通天下之志皆是此通會通通之體也通志通之用也道若大路然天下古今所共由若自家門裏路便不是通行得

問賢智如何使道不明不行曰只為離知行而二之

問舜大智曰此是智周萬物之謂不自用而取諸人是周萬物而知的工夫

問舜隱惡是用心要如此否曰舜之於惡只是不經心非存於內而強閉不發大段君子之心於天下不着緊事便不留意

問善無常主如何顏子得一善則服膺弗失曰善不是善事只在克一處得協故曰服膺

問寬柔以教與敬敷五教在寬何異不報無道與犯而不較何異曰事同而意異彼是看得道理當如此此則溺於風氣纔說溺于風氣便是未能變化氣質

問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如何只說恕曰不願處即是忠

問微而能顯如何謂誠曰夫微之顯不是微而能顯纔說能即是二箇微之顯便是合內外之道顯即是微微即是顯不是兩樣實實落落的所以謂之誠

問追王之義曰興起大業乃上世積累來是王

迹所肇蓋自有在稱王亦其當得之號問先公何以只祀王禮曰世遠澤斬可伸情而不可眩實古人所為皆從其情意之所安不以其得於外者加榮乎其親問文王之號何時定曰定自武王王業成於文王而定於武王天下尊武王為王則武王不能獨任

問欲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何處做工夫曰只在脩己以敬能精義體道與天同德而能享帝與親同心而能享親纔是明

問說道已見脩身之地何以又推說仁曰此即肫肫其仁之仁仁者人也便是人這點生理人之不能盡道只是失了這點眞切懇至的意思故放過了若存得此意則當然處有未全必有大不安者勃乎其中而不可遏故脩道無他法存仁而已矣

問仁者人也有似生之謂性之說曰生之謂性是人者仁也理只在氣上氣便有昧理而爲之者問仁義禮與智仁勇何別曰二仁字同義禮總屬智看實爲仁爲義爲禮爲勇

問九經曰九經總是箇仁義之道仁義總是个性工夫只在脩已以敬戒謹恐懼是敬

問柔遠人曰遠人是外夷薄海內外係吾度內聖人之心其置化外不治勢也故喜其來而不忍其去喜其入於善而不忍其不能此其聖人之心王者之治上下與天地同流則無所間焉者也

問凡事豫則立事亦可豫曰事不能豫可豫者理這件是先天地生亘古今不更易

問盡性盡人物之性參天地贊化育如何分別曰四言一意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盡人物之性總是了得一箇盡已之性化育即天地所以生人生物處盡人物之性便造化在手三才同功而參贊於是乎在矣問如何第說又如何說能說可以曰能者據其實也可以者冀其成也有德無位蘊而不施則徒矣盡性言其本也盡人物之性著其事也贊化育盛其功也參天地配其類也

問至誠怎得就如神至誠可學而前知非人所能爲曰眞實無妄便能完虛靈之體事物之來徵肖麗都在目中苟先時而氣撓濁臨事而欲紛擾何以有凝寂之體澤觸感之明問前知如神是炳在幾先故難及曰幾兆也幾乃事未成而理已具聖人只是觀理豈外此別有頓悟決故前知者正知也

問誠者自成也章曰誠是這件事物的實理道

是這件事物的運行故誠乃自家成得這件物事所以爲物之終始然這自成不是懸空成得自家正所以成天下的物事蓋是道自其體之存則名仁而曰成巳自其用之發則名知而曰成物仁智俱是性之德具於心而見於事不可以内外言致一之道也故云時措之宜措則不専外時則不専内乃所以成物而爲自成

問不息便是久何必第說曰不息言其勢久言其時問何謂勢曰誠之至自然不容住了

問聖人之道如何在發育上說曰三才同體宇宙内事皆聖人事問如何只在生長一邊說曰舒歛皆是發育

問存心致知曰此二者不可分知行心心之體也知心之用也存心者全盡其虛靈之本體致知者擴充其知覺之妙用中庸序云人之心虛靈知覺一而巳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蓋心體未嘗變所變者是用處物欲乍掩善惡殊歸而本體之明實未嘗息如日光常在爲雲霧所蔽則景不露耳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要存心工夫只在致知上

問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四个工夫如何用曰初學下手工夫只在下襲二字自然之運是箇擴然而太公道之體也一定之理是箇隨物而順應道之用也述述此也憲憲此也堯舜之道上律下襲之道也文武之法上律下襲之法也

問堯舜說祖述文武說憲章何謂曰法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但非時王之制則古今異宜不可

以據只好傳以心法

問大德是天命之性小德是率性之道然否曰然問性全則道備如何說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曰彼云大德小德猶言大事小事蓋皆川流之屬也問終累大德何如曰與此大德同

問唯天下至聖唯天下至誠何別曰至聖言其人至誠言其心人其道也心其德也問心人德道何別曰心與人無異形道與德無異理心人與道德無異事心人言乎其形道德言乎其理

故道言乎其行德言乎其蘊行則有蘊蘊則有行一也人言乎其顯心言乎其藏顯則有藏藏則有顯一也聖言乎其顯而行之極誠言乎其藏而蘊之純故將言乎其德必先言乎至聖蓋曰至誠非至聖不能爲將言乎其道必先言乎至誠蓋曰至聖非至誠不能知其實一也故曰至誠之道至聖之德

問仁之德寛裕温柔如何不說愛曰四者只是箇愛寛愛之量裕愛之才温愛之象柔愛之勢

問齋莊中正曰齋有序莊有威中有守正有節序言其列也威言其勢也守言其主也節言其約也

問文理之別曰互而成曰文直而分曰理

問知天地之化育曰化育即是天地所以生我處知如知府知州之知能踐形便命自我出若說仁義禮智合元亨利貞便有彼此之別

問不顯篤恭是何等氣象曰不在氣象上論只是神化之妙從心所欲不見有爲之迹喜怒哀樂生殺予奪日變而不窮而隨物付物無容一毫思勉祇見其垂衣裳正南面而立焉故名曰篤恭

問中庸何故首言天命之謂性而終之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曰天者自然而已人之生也直受天地之中以生本是自然纔紛紛擾擾只爲有物以雜之所以學到自然纔定復得天生的本體中庸是盡性之書故以此始以此終問何謂自然曰自然只是箇無欲纔有欲便是勉強戒

謹恐懼是主靜不顯篤恭已到靜處極靜則無欲矣便能完自然之本體周子曰無欲故靜

問學而章下手只在學字然不言其所以學令人何處進步曰悅即學之所以然處悅在學先有悅之學乃爲心學問時習曰只是志看緊有這悅安得而不時習問朋來而樂曰樂亦在朋來先是欲與人同歸於善之意問不知不慍爲君子何如曰惟其爲君子故不知而不慍問三者是各時事曰三者自是一時之事非着已不足

以語學非公人不足以語學非忘外不足以語學毀譽得喪利害皆外也學始於忘外終於忘外忘外則專內矣

問節用曰節不是專儉省苦節不可貞方恍而止中正以通則便是悅處

問使民以時曰凡教養事俱是使時調施爲節度有欲善民之心而昧緩急之序民不順矣

問無友不如己則勝己者亦不下交不幾於絕友曰此言學者不可先存友不勝己之心

問道之以政章曰政刑德禮一套事舍德禮而言政刑則政非政刑非刑政刑德禮二樣治氣象只一般民免恥格二樣化氣象亦一般一邊只有名而無實一邊名實俱在故民應之亦各從其類

問曰奚何處觀察曰視觀察總在一處下眼

問冉有不能救季氏之失如何不明斥其惡只言泰山不[illegible]曰弗能救與弗救不同弗救是弗肯救弗能救是才之所不及弗肯救是懷私廢公坐玩君過弗能救乃力之所缺學之未至故欲明勉之

問禮後之語有甚難說便許可與言詩曰須詩讀書不爲文辭章句之末孔子就事論事子夏禮後之說繼之蓋其心常在於爲學求以自益於身心故也故曰起予故曰可與言詩

問孔子何故欲言夏商之禮曰欲考古以垂世訓問既不足徵何以能言曰因其所知以推其全但孔子自能言之而不敢遽信以傳疑耳問得夏小正得坤乾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何以謂不足徵曰不謂絕無只是不足

問文章性與天道之別曰總是一物文章是性與天道之著性與天道是文章之蘊

問或日至焉或月至焉孰優曰月至爲優顏子三月不違仁以次或一月至於仁而不違或一日至於仁而不違問便說一日至一次一月至一次也不妨曰天理流行發見未嘗息雖極惡窮究不應一月只至一次況聖門高弟乎

問默識曰只在作爲上討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問富而可求不辭執鞭此孔子設言以見命但今人求亦可得曰富而可求是斷以理言理不可求也吾所好者理故止於理而不妄動

問文行忠信四教曰四教只一物問謂何曰只是行實行便是忠信禮以行之便是文

問顏子竭才是竭盡天所賦之才否曰也便未到得只盡得顏子見在力量問見在力量豈特顏子後能盡曰不然實惟顏子能竭今人真有這本事知得行得或埰畧遺棄作勉忽忘膚見而不覃思總是不能盡其才者

問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曰這二句只說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既不可須臾離學者乾乾不息之功不容自間

問鄉黨一篇是作聖楷範否曰盡周官未足以言治悉儀禮未足以稱賢備鄉黨之行未足以爲孔子程子曰欲以堯之行力行之欲多聞多

見取之則其學皆外也

問屢空曰空是無物屢空即三月不違之意蓋言久於空也問何以虛中受道語何如曰似矣稍有異學只要不累於物若先欲空其中便是清淨之學問朱子頻復之辯是否曰不同頻復說多端屢空只說這一端上常久問如此已到至處何以說其庶乎曰惟其有未至故曰庶若三月而猶不違只曰空可矣何必曰屢空問空不訓貧何以下面說貨殖曰貨殖便是有物累與上相對

問子在回何敢死如何曰此顏子學已到處輕生殉死皆是暴其氣未足爲得道問孔子如何度他死曰孔子只道他無這力量問如此也未見相乎曰師友固號相知怎如自家見得明白

問民人社稷果可以爲學否曰可問孔子如何惡他佞曰佞是口取辯語是而意則非者不道他說話不是問既如此何故又爲賊之曰費乃畔邑子羔質厚而才不足故云然

問天下歸仁在一日之內何如是之速曰歸仁不是稱許天下不猜人謂能克己則無所不仁即君仁莫不仁之說同

問質直與直內何別曰質直說守着氣質不壞直內便有擴而充之意思不限於氣質問善人與質直何別曰善人也是个質直但其質是美的

問學者只守得在我察言觀色不幾於外乎曰此合內外之道正是格物道只有箇將而已事變低昂輕重損益於其間安得而不裁之裁之者自不舍外而專內

問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曰友也者欲其交相益但心術之微各人自知故我之所以處友只好以外而可見之文講論規勸他實做不實做我不知之惟我之所以取友而自處則一言一動無非欲為我進德之助不使為虛文也呵

問正名是確論子路是高賢如何有子迂之辯曰此見聖門實落用工處正名乃孔子力量非子路所能及不安於其心便不強然於口與見南子不悅同意問如此恐自立門戶不善學聖人曰此正是善學求聖人於吾心而不求聖人於聖人否則非自得之意問如此於傳習處恐欠曰以心傳以心習如其習則劇辯皆習如其非習則唯唯皆虛

問下學上達曰一串事不上達則下學俱非

問性相近也之性是氣質之性如何孔子不直推本然之性曰性便是性無氣質本然之分性之本然者善也相近謂善之在氣質雖有分量然相近而皆不為惡也

問宰我聖人之徒如何短喪曰此正見宰我高處喪不止衰麻哭踊之事要從中有痛親之心宰我之期實落行得期年問何故孔子切責曰學所以求其至聖賢受授各盡其心之所安否則何以為孔子之教

問君子尊賢而容衆云云曰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此二句必得諸師門者誠至言他病痛

到在末三四句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曰此是實話但學者不可先存此心只宜有細行必矜的意思直要到動容周旋中禮
問堯曰咨爾舜章大意曰數帝王辭事各不同總是一箇爲民
問孟子王道之始王道之成先將不違農時數件行幾年纔把五畝之宅法制來行曰此等須細理會若論聖王起得手便做合下便要行五畝之宅法制孟子意元不謂一始一終先此後彼只因惠王以小惠望治故闢其爲末務若欲得民須實落務本則可務本之道有此二樣一樣誠於愛民而未盡其所以處之者一樣盡法制品節之詳斯二者雖其獲效淺深不同然皆足以得民心非若小惠比也
問愛牛之心如何便是保四海曰心只是這一箇心便是人的真心二三其心便是私意起把這心來蔽了齊宣王於觳觫之牛無些相干故無所蔽若於百姓這點心豈沒有只爲爭地爭城便殺之而不惜窮奢極欲便橫征而不惜逞氣作威便嚴刑而不惜不能依見牛而發
問文王之囿民何以爲小曰利與民同問聖世之民亦好利曰趍利避害人之常情問堯時何以比戶可封曰聖世之民大率順其常俗不爲狡猾奸詐如何把利都絕去了
問不信左右諸大夫而信國人則親疏倒置反起在位之疑曰只是取个公的意思便未說必信國人左右諸大夫定不信
問如何是不動心曰不動心即是正心不動之至便是從心所欲不踰矩踰則動矣問如何養氣是不動心的工夫曰心有主則能不動主是主於理理未嘗動所動者是氣氣動則心之體隨失其全閒默含亦有主如何不及曾子告子亦不動心如何不及孟子曰不動有二一是養而復其本體故不動一是硬把捉暴其氣而不動問無暴即是養的意思否曰不同動心的是

無養強制不動的是暴無養是忘強制是助必有事勿助勿忘纔是直養而無害宋人揠苗一段專是指告子病上説問告子是何等學曰告子是禪學放下心問氣是聽使的無能爲者如何欲不動心反在養氣曰養氣工夫只是一个持志持這志將來集義問孟子分明説持其志無暴其氣志壹動氣氣壹動志元道兩个工夫曰工夫只一个但有兩樣名目持志是守我見在的養氣是逐漸變化全其中和之極問如何

嘉錄

三三

又説知言曰心明白故能知言明白是無疑惑無疑惑則無恐懼是不動心問如何孟子斷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説不可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説可曰勉強就其中論是如此未有實然間覺的人無悍然不顧之病問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何等模樣曰也是要持志失其持之之法所以不能生浩然之氣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如何定然不好了曰人只有這心運用又不去求了再説恁麼問氣壹何得動志曰合下不好之甚一時如何便變得所以不免見動於暫要之就有定時問道與義即是志壹上見否曰便未見得但其端已呈露於此到得塞天地纔無往而非道義問如何是塞天地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下無一物而不與吾同氣故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學到通天下之志纔復得至大至剛六合之内六合之外何件不與吾此氣相通問義何以謂集曰一舉事而無不宜謂集只一處宜便是襲

嘉錄

三四

問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如何只有大舜能之曰不見人不見我只見得一箇善此外更無一些繫吝安得不是大聖人

問伯夷柳下惠何謂聖人曰只不屑二字這點心難昧問如何君子不由曰自大中之道視之却如此問何謂大中曰一無不屑

問孟子受宋薛之餽如何只在辭上取曰有意即有辭取其辭所以取其意於齊而未有處故不受當時齊之餽辭豈不也識一端觀他意思

不是隨他說得好也不取了
問臧安宅舍正路孟子謂哀哉哀哉者憫而不絕之語此正是聖賢仁天下之心否曰然
問聨子何以觀得人曰人心昭見於聨子我之心亦昭見於聨子觀其聨子是以心感心問俗眼何以不驗曰未盡心問衆人類未盡心如何俗可爲觀具曰具觀者顯形爲觀者顯明邪正者有形明非正不足
問大人赤子有別否曰大人是盡性的赤子只取其情眞哭笑飲食悉由中發略不覩避些子掩蓋些子更無機關安排大人盡性却只把這心來運用問情既眞則性已盡如何又有別曰這情只依得氣質發來氣質好便好不好便不好尚無善反之功
問博學詳說之將以反說約如何曰反說約就是博學詳說時的意思
問性智之別曰行其性之謂智性是天德智則違天德問如此何故又有惡於智曰所惡於智

者不是智錯認機巧是智者蠱性之斧
問匡章通國稱不孝縱有可哀亦當斥一人以厲俗孟子何以與之曰聖賢是是非非當於心而止豈以他念駭其眞也問夷齊何以諫武王曰夷齊之心眞以武王爲非是問如此何以謂之皆古聖人曰夷齊於武王異見同趨其心出於天理而非自私自利則彼此如一
問舜封象有痺而周公使管蔡監殷竟殺之不亦跡乎曰二聖人處骨肉之心同但象惡著可以豫處管蔡中人之才便未慮他至此恰被武庚一誘即定叛築問周公畢竟謀拙曰這裏堯舜其猶病諸堯若神於知人定不使鯀治水
問孔子獵較獵較非道明也同於俗不嫌爲其欲行道也不幾於枉已正人曰賢其心而從之謂枉順其心而宜之謂時獵較非枉也時也問順賢奚別曰事理當然心則知之從違之機乃成順賢問獵較如何是事理當然曰見其道有可行之兆如何不做問孟子如何把見諸侯爲

枉已曰不可見行而見必非心之所安如何不是既問學之道實以同俗爲當乎曰非也苟有行道心同之可也苟有衛道心背之亦可也

問欲知人何以論世曰當於時謂之道簡冊所載雖可觀苟不以時措之未見其可

問程子說才與孟子異朱子云孟子只見得性善把才都做善不知有氣質之不同程子說得較密然否曰孟子說得盡程子只說得一邊論氣質雖極惡人未嘗有絕無一些才的有這一

些才便是這一些善只是瞞昧了此才而爲惡故能盡其才隨在皆可以爲善孟子性善才善者以此程子徒指其目前未定之天而不及竭才善反之功則其論非密明矣

問古今異世貴賤異位彼此異遇如何得服堯服誦堯言行堯行曰法堯者法其心法堯心者法吾心堯之服服言言行行皆心之著也吾之心堯之心也循其心之所安則堯在我

問杞梁妻哭其夫而城隨隅爲之崩何孔子之慟顏子也無其感也曰此仁而過之者過或可以獲驟效孔子順其當然慟亦中矣問如何謂慟曰慟是他人名之孔子心上無慟

問孔子奚取於狂狷曰取其真心做故寡諧合失便宜而不顧問奚絕於鄉原曰絕其昧心做故違道干譽爲之

問定性是性既壞而定如何又說性善人人所同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氣有純駁理因有顯晦理有顯晦未嘗有息滅定性只是定氣氣定

而理自顯

問程子云心要在腔子裏何謂腔子曰對逐物而言

問上蔡謂心本一支離而去者是意然否曰心意只一件意去心便去去來由心

問延平云心實則物乘物乘則動動則氣乘氣乘則惑惑則不一何如曰氣物相乘動實而惑即一時事都是邪狀能驗喜怒哀樂前氣象自無不開矣

問孝悌慈俱是天性如何只有慈箇箇人全得曰天性人人完具只爲與人有相干便被物欲掩蔽不能透出惟幼子以誠遇我我感其誠無所用其私意所以真心俱透出來若不孝不弟却因親長移了所以人處年大之子也有不慈的

問情慾念意志之別曰感乎物之謂情愛乎物之謂慾存於心之謂念觸於念機動於情之謂意起於念神主於向之謂志

問德業知禮成性道義奚別曰德業知禮學者功夫之目成性道義人心稟受之理窮理爲智循理爲禮窮是循的意思循是窮的著見一也智之成曰德禮之就曰業成性是道義之總名道義是成性之別名道義運於心曰知道義見於事曰禮

問經權曰權之主宰處是經經之運用處是權朱子亦曾說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問朱子經者道之常權者道之變曰事有常變道無常變問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如何曰守常道便是經正即是經綸天下之大經如何人皆能之權非體道者不能體處便是經問權是如何體段曰精義入神以致用

問朱子謂經者萬世常行之道權只是不得已而用之如何曰聖人之所能常行者只是箇誠誠即是經誠之用處是明經之用處是權知其爲不得已則是誠問伊川謂權即是經似然曰

然問文中子謂權義舉而皇極立也見得曰然

問莊子謂小變不失其大常如何曰此說非問孟子如何謂嫂溺援之以手權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曰孟子只說禮也權也不曾將權對經說孟子之意謂男女授受不親先王制禮以教天下則然到得事勢危迫則又酌量行之故禮也有經權權也有經權問先王制禮亦有未盡善曰先王制禮豈有不善只立得箇大疆界其間委曲又須人隨時酌量總是經爲主問何故

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又做兩樣道來曰立不是立於經立是隨其所至能脅力持守之意權便到隨事順理處

問太和太虛曰太和太虛之顯也太虛太和之本也太虛不可獨言理太和不可獨言氣不能無而強名曰虛無所有而強名曰和理氣不能獨見而強名曰道故易以主之神以行之德以實之不虛非和不和非虛不虛不和則物非其物也此横渠子深於道之言也

嘉録 三十一

問河圖道其常洛書盡其變如何說曰河圖主體言其數生洛書主用言其數剋體是用之體用是體之用無有二也圖是先天就象而言其意書是後天由意而論其象意乃命之流行而不已者日新之謂盛德此也象乃性之一定而不易者富有之謂大業此也問學此者何以取益曰日用常行無往不是這道理問這幾圈子何如合在日用上曰人性只有箇五常人身只有箇五官天下物類只有箇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俱是五行的道理人能完五常之本立此心全體便是先天而天弗違與河圖合而大常具人能盡五官之職達此心妙用便是後天而奉天時與洛書合而至變出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二句恐非有見之言禮樂豈不自幽而出畢竟將禮樂認作粗迹曰此理一也顯而明便名之曰禮樂藏而幽便名之曰鬼神故鬼神禮樂之本也禮樂鬼神之功也分說亦可

嘉録 三十二

問如何吉凶貞勝曰此見得道理如刀口上立出此則入彼未嘗有兩扛合界的

問神化不明白曰神化只有張横渠說得明白心不昧其心是神事不逐於事是化

問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曰此言聖人妙用如夷惠局於清和便有迹而發不微便着一處而不能充周

問夏忠商質之别曰忠只有這箇意思質便已有作爲但無文采問三代俱是聖人何故尚忠

尚質尚文不同曰此乃聖人順時之治隨人情而為之用皆理之所當然可以繁而繁可以簡而簡無有餘不足之弊問馬遷救弊之說是否曰若說救便似矯不似順非聖人本意

問欲意思發作何處下手曰生生之意仁也在天為春當於秋冬體出春意試思之

問敬者德之聚曰這道理萬物一原一念提起萬善咸集所以惟狂克念便作聖只念頭真切一境徹而萬境融

問舊俗難變則柰何曰試勿忙隨可做處做

問作輟乍而悔吝多如何曰只是意思不真切是心如饑之欲飽無所往而不求食問如何得此心如此曰是心原是如此只被物欲牽引須是克己

問人有大過可改而為善否曰昨日為惡人今日改即為善人行之至則為聖人但今日猛思復則可若昨日便云過可以改姑俟明日未為晚便是終不可入堯舜之道

問顏子已能已多何又費辭於不能者寡者曰此自人斷顏子是如此顏子所問之事實顏子之所未能而不能者寡者之能問有若無實若虛曰二若字正形容顏子虛己聖賢之心望道未見所以日新富有何嘗見得自有自實問犯而不較曰不較不足云惟顏子有犯我有以致之不謂之犯問我十分是亦不與較恐亦不中理曰不較是不動氣

問如何能改過不吝曰改過不難虛心難問如何分改過虛心做兩件曰惟心虛能決是非善惡若為毀譽利害亦能改

問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知行信是兩箇曰人莫不有知而患於不能行所以不謂真知王恍不艱者恍則為真知即可見之行而無所難何曾有兩套

問反己之至必至不舍物如何立正物之功曰反非忘物各自己處之不當反而求其所當為故徵物剖物震物皆反也故正者反之實正己而

物止者也

問德既易簡如何復能知險知阻曰易簡是誠知險阻誠則明矣人既無私意則心不擾自能察見幾微故

問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與學聚問辨寬居仁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同否曰論爲學之方豈不是同只是所以爲學處各不同故不免爲荀子所以學莫先於討箇大頭腦這裏分明則學問工夫俱是實事

問致知如磨鏡却是逐硯明還是一齊明曰事物雖多心體只有一箇工夫只有一樣其間明有難易處如鏡受垢有厚薄故耳

問聖賢何以慎言爲訓曰天理有碍人欲難於躬行但此心明白不能自已於口所以聖賢教人謹言只爲欲人謹行

問識悔吝如何模樣曰悔能自識吝則不能識識吝時即是悔

問康節數學是聖人之事否曰聖人與事應時皆動而事起天運而人從康節合下理會這件不是聖人本意問其書曰非淵大胸襟精詳知慮不足以窮天地萬物之變若此

問毀譽利害得喪不當論如何問公居東孔子畏於匡武王勤勤於牧野之會謂置此不足論則隨時變易以從道何處憑據爲體認之地謂求道自此出則是非之心不容一物不幾於雜乎曰三者勢也勢出於道則道全勢自爲用則勢勝

問人既往失學忽然下手且在小學上做起如何曰且不如此說爲大人之學不是定要先爲小學以立本只爲小兒時志慮未定血氣未完未可教以窮理正心又不可使之放逸嬉戲姑且示之以象他日長大然後由象以示意耳

問去貪存廉功夫曰只要求箇公公便看得人與己一般作用看得瓦礫金銀一般貴賤則自無不廉便義之盡爲仁之至

問禮記是傳儀禮周禮是經如何取士用禮記曰名物度數之書只好一時用惟是說義理的纔可以為教

問左氏識得為國以禮的道理一部左傳動必律諸禮曰他認禮錯處議論便走作

問史載往事世遠失真如何辨他曰所以讀史之意只為借古人已行之事開發吾聰明他紀載真贗且不論若比方人物根求的當祇為博洽具耳問如此則史論不須作曰須借其事斷

自家的心徒長短其人即是閑說話問從我之心而不得其人之心如何曰以聖人之心則無往而不得以非聖人之心度聖人之心而不得則是我之理未明更當在明理上用功以聖人之心度非聖人之心則自能先覺故孔子能作春秋

問君聘臣夫迎婦尊先於卑何義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問父子向以不然曰父養子幼子養父老亦此義

問父母同命異指則誰從曰從我問如何是從我曰從我之所不容已處為之父母同時命我而有異指必兩人志意睽隔便須先為調停之策令其諧和始得問事急不容做調停功夫則當誰從曰當時只為兩人自家爭氣料不十分怪人子安得不姑置其事且從調停上做

問八議合議親瞽瞍殺人何得皐陶便執曰皐陶初時但知殺人者之為瞽瞍不知為天子之父到得成獄時畢竟不殺瞽瞍問舜曷為逃曰

議可以出皐陶而舜不安於自壞其法父既不能化何以自立於民物之上故只有走這一着聖人發己之學如是而已

問子壽子伋曰壽愛兄伋愛父然皆不知所以為愛敬蓋平昔學問愛父而惟知順其令愛兄而惟欲存其生此其知量之所及何暇他討曰天原初生來是非之心原是知周萬物有一毫失晦便非降衷之本然

問古父在為母齊衰期今則不然是否曰聖人

制禮只是順人情古時婦人不得專如今人家夫婦並隆爲人子者便見得有兩重之義問古嫂無服今起自何義曰此亦情也時也情生於時間人情萬古不易如何不同曰人情生於所感感則隨時而出

問教之道曰只在敬寛二字舜命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寛聖人之教隨材因病變出不窮這須自吾心斟酌故不敬不可然必使人自得心會而神移之纔有補於性分故不寛不可敬者教之本寛者教之節

問漢高爲義帝發喪非其真心不過得於人之遊說何以服得人心曰以發義帝喪爲服人心甚可笑以英雄豪傑得三老之言爲至寶不過是一詐術世之無人亦甚可笑大段後世之治講來講去了一箇霸術尚不能是誠可哀也

問經世書儕伯於帝皇王之列如何曰春秋深予五伯亦自有不容已者天下無王而彼猶竊其名以少安其民不猶愈於已乎問如何又尊王賤伯曰在桓文自處而言誠天理之大罪人

問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當時如何做工夫曰文正公未得考而知但學者於此時只當養那至公至明之體到後來出仕自迎刃而解事若宿緒

問唐虞諸臣同列其身後各不同如何曰禪天下之位莫若德故舜受堯之天下享天下之報莫若功功莫切於除民害切則速故禹以身有天下莫厚於全民生厚則緩而久故后稷至文

王越數十世而有天下享國八百載莫善於復民性善則民喜焉而弗知弗速弗緩故契之後湯繼夏先周而有天下皋陶刑官也刑以殺人傷天地之氣功成而事不顯于人心故不有天下

問明道有治天下之才否曰觀明道十疏便是知得治天下易簡之法若伊川晦庵奏議自覺與明道有別

問鍛鍊世事可爲致知一助否曰運弄事物都

是心體發越處愈鍛愈熟愈鍊愈精總屬內出功夫若以助觀便岐而二之

問古司徒掌邦教元何不隸宗伯曰古今治亂盛衰根源在此

問什一天下之中正後世費多如何行得曰古者豈入以為出後世却量出為入不免過取天地間盈虛消息適相當自不乏

問舉業要法曰舉業自有要法但習舉業而求其要此心已有欲速之意便失之矣所謂要法只在明理養心明得理養得心定自然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問作文法曰蘇氏云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所不可不止二句盡之只求明理養氣不待承襲儁套自然吐詞為經其要在了其意之所欲言而不贅不俚情以時遷則言以情遷則章以言遷此不能一律計故文章之變以順時明道為本韓柳歐蘇諸大家能順其詞氣於時惜乎於道或有戾故恐非垂憲之言耳

問左馬之文特出百家其長何在曰史記弘邁之文左傳約束之文降是冗雜卑陋所以不及然亦是有心脩辭而已於道睽乎其未有聞若孔子十翼不意於工而警拔今古纔是真文字

問作文如此作文只須學繫辭諸篇曰學十翼文法與學史記左傳一樣總是脩辭須脩辭立其誠則可孔子聖之時陰陽之理備於心於是乎贊易故十翼皆心聲也非騰口說也夫是之謂誠

問四聲韻是否曰天地實有此理非深於造化之妙者不能為之問沈約拘泥四聲如何不是曰平上去入開發收閉內外八轉這是自然之理上平不能移於下平東不得干於江刪不得先於寒乃一定的天序沈約四聲八病之非只在作用處小了非謂四聲不是

問祭祀如何使得神來格曰神不在宗廟而在人之心親死矣而神在於子之心故果辭樹矣而仁具於核種而發則如其毋其神足耳是以

惟孝子爲能享親孝子與親同心能全乎所具之神否則求諸宗廟之神矣如果鑚核以洩氣其安能生問天地如何格得曰天地便是大父毋與天同德亦是天神足問文廟祭何如曰於聖人之心一般便是這神相通問有功而祀如何亦感得他曰他費心力幹立是他精神心術之寓我享他利業感而不已便是我精神心術之寓所以相通問非其鬼而祭之謂無益曰正是如此

問墓祭非古不祭非情如何曰祭者祭其情也行者行吾今也何以取必於古問如此不幾於任情狥俗曰人從朝至暮何往而非情何往而非俗只於所不容已處得爲而爲之即是天理

問家祭當何如曰此禮甚難言宗子法不立便件件俱差只好隨處調停少展子孫之情俟其可建立可變動時不令放過

問何謂元聲曰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的是元聲問今如何奏古樂則人心難動曰人情日靡蕩如何應得元來

問作樂如何是宣八風之氣曰八方之風乃天地生長收藏自然之氣喜怒哀樂之情能與化育同流行乃是聲音之正

吳興朱　樽刊

國琛集引

予國琛集成門人以問予曰斯集凡若而人誠社稷至寶瑚璉珪璋琮璜琳璀錯焉而陳各擅其所美則奚以爲歸也抑有未黜之璞不掩之瑕褞匵之藏未離之璺及有梧臺之牘種則奚以爲取也周而砭阨宋而結緑晋而垂棘梁而懸黎楚而和璞無地不能産而百八十年豊芑之盛乃獨止於是則奚以爲滲也予曰君子比德於玉天下莫不貴之者道也文乃紆謨才乃

葺幹誠乃豫立志乃基成學乃立本此固道之所在也合美以全德獨斐以成章皆景行之地如假之以自用是宋愚人燕石非予所取而歸也然則其彙而次之也以時序乎曰是非所庸考也以類從乎曰是非所盡蘊也品世價而等尊賢否乎曰否是非所敢專也乃願之學存乎脚注隆殺賓主之義存乎本述其舉予所知則所不知將潤木輝山而出矣掛一漏九之咎或予免耶嘉靖歲丁未秋仲之吉歸安唐樞述

國琛集叙

山陰龍溪王畿撰

國琛集者予同年一菴唐子所紀開國以來人才之盛集之以爲世寶者也集凡四科蓋取曾論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義不以時不以類不以品小大偏全錯而陳之各擅其所美其要主於發明此學以蓄德而廣才固非病於方人也夫學心學也人心之靈變動周流寂而感未嘗不通也虚而能照未嘗不明也此千聖以來相

傳之實藏人人之所同有惟蔽於私而始失之學也者學去其蔽而已矣非有加也何也夫心之通明謂之聖聖人者生而知之學之的也君子以脩言善人以質言有恒以基言皆學而知之者也而惟有恒則可以進於善人君子而入於聖小者大偏者全唐子所謂斯四科者不於文不於行皆自其心論之非其心則弗取也隆殺賓主之義存乎本述乃願之學存乎注脚譬諸草蛇灰線而生氣行乎其間在明眼者取而

歸之此紀集之本意也粵自明興以來學術漸著肇於薛敬軒沿於吳康齋胡敬齋而闡於陳白沙敬軒以行脩康齋以悟入敬齋祖薛而得証於吳白沙宗吳而尤主於自得學將有所歸矣延緜衍溢至於陽明夫子省提良知之旨示之學的而後燦然大明國將興必有兆以開其先蓋徵之也此千古血脉流行生化之機不以意測不以識求以此畜德則德日新以此廣才則業日富轉移人心之要綱維治化之原學之

大全也夫自良知之說流傳海內人孰不聞然能實致其知者有幾唐子欲以討真心爲剌贊真心孰從而討之夫真心者言乎有恒之心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吾人果能持其有恒之心究夫虛寂流行之機以求其所入而不以意識參乎其間人才蹶起聖學庶有賴也已若曰執權衡以較輕重而以方人病之淺之乎知唐子矣茫茫太虛孤懸一栁其誰卒以助子此唐子苦心也故叙而終焉

國琛集上卷

○劉基括蒼人博學精象緯志切安攘著郁離子書始謁　太祖以天道後舉者勝一語契之遂置幄中多所咨受以成大功公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危急真氣勇發計畫立就人莫能測其機

太祖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且曰吾子房也封誠意伯

○李善長定遠人　太祖初起兵畧滁陽途迎

與語稱旨遂置幃幄俾掌書記已而郭子興欲援入麾下公強不肯行自是終其官典中書省家議裒然爲群寮之長凡軍機饋餉開國大制度悉所贊畫及推戴稱王立帝度德相時識歸真主爲天下臣民先後累陳胡黨繫卒員外王國用少卿陳汝輝疏伸其寃　太祖感悔

○陶安當塗人　太祖初渡江迎謁軍門勸取金陵期以帝王救世之功定鼎後開禮樂二局首命公爲學士一代典章悉所從出其開國儒

臣之宗乎李習朱善吳沉王逵王景朱升蘇伯
衡危素黃縉徐一夔鮑恂劉仲實劉三吾詹同
葛釣潘廷堅秦裕伯陳極李翀張以寧牛諒貝
瓊或辭勝不適用或才局不善通或成見自是
或溢器難伸或老歲不競皆出公之亞焉

取天下在識勢建天下在識事定天下在
識本三識備以符翊真主是故有一代之
興必有一代之佐劉以後先着屈群策李
以國老和群將陶以儒術飾吏事皆真主

所先其而能兼用之者也精縕未緘子房
無以辟穀不免惟庸毒殺之慘韓國先老
幾矣而志緣業識依違時輩終見所累姑
孰以經義掩大用自知三所不如尋亦出
守令行省無以昌其所業識天下而輕自
照其惟智者之千慮哉

○武寧王徐達鳳陽人　太祖起義兵首謁麾
下其動靜語默悉超群英乃命為帥長從渡江
定金陵傴運四征幄麾百戰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謀無所不成攻無所不克王言簡慮精命出
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督受降不殺
成功不矜至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
寶不以[illegible]忠志無[illegible]人所能同日語也

○忠武王常遇春懷遠人忠信智勇膂力絕世
佐　太祖飛渡大江霆擊電掃東南郡縣以次
削平既復下兗豫遂議北征至通州禁侵暴務
安輯人不知兵市不易肆皆愛戴之如父母乃
進收燕都尋平河東入秦復率師破開平大俘

獲以還

○武順王鄧愈泗州人勇力過人能奉法以惠
恩恤下從　太祖渡江命守廣德謝長鎗寇城
大敗之移戍宣州領兵克徽州破苗楊攻師十
餘萬遂取嚴州界浙江臨安大敗張寇於閑林
寨擊走偽漢部將命守饒州討陳友諒於江州
乃下江西留鎮之復出鎮襄陽西抵巴蜀北控
河洛大敗王保保於定西南平溪洞窮追番部
至崑崙山而廣德宣州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

州民懷德獨深
○岐陽王李文忠盱眙人　太祖之姊之子年十二無母鞠於　太祖即能事戰初守畧池太及浙江杭嚴東振偽吳西當偽漢會金華苗獠殺胡大海王率八趨逐吳以二十萬衆寇新城王親戰衝突敵陣中格殺潰之尋提兵北伐獲元皇孫宮妃從移鎮西蜀已而劇中山王驅馳山後至白登三不剌攻大寧高州大石崖皆克之王釋兵家居恂恂若儒士尤耽群籍聲色之

事澹然
○襄武王湯和鳳陽人驍勇饒智畧始從郭子興　太祖取和州遂委心奉之從渡江克常州江陰平姑蘇諭降方國珍殄姚大膽畧定閩中諸郡同中山宋國北征趙代復下蜀討五開山獠王臨陣決機有語及兵法輒笑爲泥古又善繕甓城郛游上幺遺世澤
○昭靖王沐英鳳陽人八歲歸　太祖憐其孤幼以子撫之年十八出鎮鎮江綽有聲績内托肺腑外秉節鉞以壓諸夷南[illegible]闘越擒陳友定西畧崑崙遂涉流河掀牂牁[illegible]夜取躁烏蠻生擒段世下車里八百平緬皆[illegible]視以雄遂留鎮之王以仁智爲理闢庠序以[illegible]禮廻官常以示制均政役以示安周撫集以[illegible]怵破思倫法以示怒泣俘馘以示恩諸部懷[illegible]服義豫附輯款收其土貢以充軍實

六王元祀開國奏膚表表無以尚之以鋒鏑莫若行伍以行伍莫若幃幄以幃幄莫

神武而不殺是故有取焉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蓋復有可言者乎濟濟多士釋霍麋突曾是不少則非所急聞也敢並列如左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公六人李善長徐達常茂李文忠馮勝鄧愈侯二十八人湯和唐勝宗陸仲亨周德興華雲龍顧時耿炳文陳德郭子興王志原鄭遇春費聚吳良吳貞趙庸廖永忠俞通源華高楊璟康鐸朱亮傅友德胡[illegible]韓政黃彬曹良

臣梅思祖　費聚十七年所定功次功高望
重曾總兵者八人徐達李文忠鄧愈湯和
馮勝沐英耿炳文吳良專簿書而聽指示
一人李善長以義氣而功封三人鄭遇春
王志原費聚隨軍征討有功十九人周德
興郭子興趙庸仇成李新俞通源謝成張
龍吳貞江興祖陳桓張赫朱壽廖永忠陳
德顧時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自建功者
十五人傅友德藍玉業升曹震張温王弼

郭英曹興　周武吳復金朝興薛顯胡海張
翼朱亮祖　因父而封四人常昇康鐸陳輅
濮璵來歸者七人韓政曹良臣楊璟陸聚
梅思祖黃彬胡均美然得與功臣廟祀惟
二十一人　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
沐英馮國用胡大海趙德勝[illegible]華高張
德勝俞通海吳良吳貞康茂才曹良臣吳
復耿再成　茅成孫興祖其至今子孫得襲
封爵者惟　黔寧中山兩氏餘皆廢罷

○長史桂彥良通經史百家言儒學洪武
六年被徵白衣賜宴諮以治道對曰道在心心
不正則好惡頗而賞罰差太平未有期也屢援
經訓獻納　太祖每稱善有以墨敗官者處死
力諫當如律又問法行數犯曰用德佚用法勞
嘗進　皇太子心圖及上太平十二策　太祖
曰卿帝者師也

○陳遇金陵人博究經史有治才　太祖召見
禮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帷幄坐久必賜宴間

命廐馬送歸車駕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攄悃所
獻替悉保國安民至計授學士者再固辭授侍
郎固辭授禮部尚書又固辭乃不復強之以官
欲官其子亦辭謝眷待之隆亞於勳戚

○陳雅言永豐人爲人明粹剛直有用世之志
窮研經史爲文章充衍有格氣慷慨尚義能急
人之困損所有而不恤洪武中爲教諭

○章溢龍泉人弱冠從王叔剛游明用世之學
數以布衣集鄉旅以捍大患及見　太祖擢僉

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僉浙江湖廣按察司
事命征八蠻守處州隨職效勤事咸中其區畫
及議分屯料阮德柔設水軍所計文忠取建寧
不爽寸尺惜不爲大用令當安攘之寄任其馳
驅耳官至御史中丞
○許瑗諸暨人好學秉志能以忠信許人且識
攻取之術以儒士謁　太祖因說曰方今元祚
垂盡四海鼎沸豪傑才勇之士勢不獨安有勇
畧者可以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識奇士閣

下欲掃除僭亂非收攬英雄難以成功　太祖
深然之命爲博士尋守太平僞漢陷太平許不
屈死之
　志士騰才不可以無具經義之爲功大矣
　而迂儒泥古不以爲是心注脚則豈善窮
　以致用哉桂陳之施章無大用而許以殞
　臧後世疑其泥焉然而其爲具自在矣
　太祖以不礙之心隨在聽而取之其亦一
　時之馮驩哉

○學士宋濂金華人少慕古人之學研究經史
折理精微而泛濫於百家言悉得其旨要乃發
而爲文雄麗溫雅浩然不自元末避亂龍門山
太祖徵至甚眷之命司制作一代典章文物承
旨揮次皆傳後大紀述天下無賢愚識不識企
之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麗安南使購公
文不啻拱璧公坦重任真不忤物爲人給亦不
較
○待制王禕義烏人屹然有奇氣人初見者不

敢即一言之入則情[illegible][illegible]於經史百家無不
究其極其爲文宏麗渾[illegible]　太祖初渡江禮任
之洪武五年使雲南諭降[illegible]王辭嚴義正梁君
臣駭顧已有降意會元使脫脫以微餉至欲連
兵拒我乃以危言迫梁王拘匿蔵餘殺之
○吳伯宗洪武開科狀元金谿人性勁直不回
忤胡惟庸坐謫鳳陽上疏論時政指斥惟庸罪
狀不宜獨任以政召還尋忤旨復謫教諭亦召
還拜大學士尋復以事累降檢討初業舉識者

見其文嘆曰此兒玉光劒氣終不能掩後果克然

○侍郎曾魯新淦人七歲能暗誦九經稍長泛濫史籍凡古今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悉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數十九謁虞伯生知博而反說於約　太祖起公脩元史當群言沸騰公歷舉傳記答之時謂公能以舌為筆宋潛溪以筆為舌

○胡翰金華人學博無所不究為文章明潔簡峻論議出人意欵句灑然不落塵俗之態雅好泉石幅巾短杖著書以自樂有勸之仕謝之

太祖聘致授衢州教授預脩元史初學古文於吳淵穎萊倜宋潛溪攻舉子業移書招之同學

○趙撝謙餘姚人雅追古學欲探造化之原洪武十二年聘至京脩正韻與僚官不合歸二十二年再徵起教授瓊州作瓊臺布學範傳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授造化經綸圖說集補前聖戒書隨物書之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變俗自茲

向風矣

人文以華國炳炳朗朗彬彬夫豈什藝之絺繪哉後世枝葉於言則何以利攸往也茂州之役三市街之條使越而閩之尚或有處北山三黜之羈玄探強記之勞皆未昌其所展然巋乎成家天啓以翊初運則烏乎可泯耶

○宋訥大名人動循矩矱不妄言笑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授助教橫經發難擊鄙席寒學者如客得歸歷陞大學士會國學成生徒日夥而職主者往往巽愞師生相訐教尼不行　高皇簡命公為祭酒公釐正宿弊倡學規立師道提挈鏈礎不遺餘力

當開國初博閎摛藻出宋公上不少公獨能得士得君考諸監規尚在也而垂訓迄於今為烈信在此而不在彼

○魏觀江夏人讀書勤苦不輟倜儻有治材

太祖初辟入詞垣多所制述擢祭酒尋謫縣令

後守蘇州時懲陳寧苛政戎事倥偬百物彫耗禮文衰落公能力挽頽薾風教勃興課績爲天下最後以御史誣劾與士誠既滅之基遂惟害太祖卒悔之命所在致祭哀䘏有加

〇尚書錢唐象山人任眞有耿槩嘗被召講虞書陛立有糾之唐曰陳古聖言不跪不爲踞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太祖悟賜飯幷撤圖

〇陶垕仲鄞人清介自持洪武中爲按察使專治贓吏布政使薛大方貪暴亦按其狀劾罷

才不可露露必有有我之勝勝則氣召而軋之軋則窮其不窮幸乎

〇徐舫國初桐廬人戴黃冠服白鹿裘腰縮青絲縧性尚風義章紱不能縻自幼有俠氣視法度士如無物已而悔受章句業輙操觚爛然已而復悔是蠹書魚也人生貴適意乃放浪山水歌吟於雲烟出没之間與江漢淮浙名士相摩切人莫測其涯際苑陵故人羅氏率五百指來

避兵輙衣食之病爲注藥死爲殯瘞久且兆辦事平具送還其家

〇王冕越人磊落有大志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下東吳渡江入淮楚北抵燕都歷覽名山川搜訪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呼酒悲歌隱山谷中著書一卷坐卧輙隨秘不使人覩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當佳風日一賦亹亹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聳毛髮天大雪亦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白玉合成使人便欲仙去　太祖致冕幕府授諮議參軍尋卒

〇杜環金陵人侍父官游好學飭謹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執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母張氏老投允恭知交無所納訪歷至杜懸鶉冒雨謁之杜禮迓留養杜貧甚勉率其妻馬氏敬事母母性褊急少不愜輙詬怒杜私戒其家順之勿以困故爲慢卒則爲斂且時祀焉杜後補晉王府録事

〇洪武末姑蘇三高士王賓韓奕錢芹時郡守

姚善右賢諸王陋巷自述名以候王報謁至府門再拜而返守追迎王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韓先入避太湖中嘆曰韓先生而得此承乎又紹介候錢錢請伺月朔俟會於學宮至則出一簡授守乃守禦制勝之策守嘉尚後薦爲行軍司馬

○高啓吳縣人攻苦力學詩追唐大家文亦汪洋灝則張士誠據姑蘇公避居吳淞江日詠歌自適與時俊楊基張羽徐賁王彝杜寅張憲周

砥王行宋克輩遊尤好權畧論事數中肯綮
太祖召充兩制史館授編脩擢侍郎乞歸復居江上銳志不少衰以故人魏觀爲其郡守坐誣以連死

○花雲懷遠人驍勇絕人癸巳仗劒謁　太祖於臨濠甚奇其材命將兵躁碟群盜若走貔流電復察公忠義可信任命宿衛左右後守太平城陷僞漢縛公急公奮身大呼縛解起奪守者刀助五六人遂碎公首縛於舟檣叢射之至死罵不絕口

○張飛卿無錫人氣岸孤騫而如頽玉盤雙瞳炯炯照人見有媚側雖造貴人必面折其當孝義恭檢若俯然有甚畏者嗜學愛士子養氣章反覆爲子姓誦之援毫爲聲詩爽爽國初胡傪章圍無錫吳將莫天祐不肯下傳令屠其城張奮身往來胡莫說解所全活數十萬人

孔子不得已而思狂彼其浩適遐覿嘐嘐古人以爲蹤聖有地吾弗能已得免文宣

之戚乎若王生晃當表而列之一至梅花屋爲竟日之談無及矣異世欣然

○姚善安陸人洪武末守蘇州時承夷僭靡習豪室侈用尚明法以整之囂者或更籍持短長賊誦遙起善洞達政體周合人情張弛寬嚴各協事宜由是吏民顧名檢率圖趨義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靖難兵至抗大義以死

○練子寧新淦人洪武乙丑對大廷即極言朝失無忌避　太祖嘉之擢第二自少以名節自

砥礪聲望蔚然一時以文學行誼歸之建文拜吏部侍郎多所建白尋改都御史靖難兵起廷斥李景隆責國秘謀後以不屈族誅姻戚被逮論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遠方者數百人

〇鐵鉉鄧州人初為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太祖喜之每法司有疑獄久不能决者屬鉉片時而成尋擢山東參政靖難兵至城圍月餘不下忽以計窘　文皇甚知不能克乃棄去後登極擒至令一顧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尚詈聲喃喃也

〇陳廸宣城人通經術有志操任雲南布政大著軍績陞尚書疏議清刑獄集流民免獲租皆切政體靖難師起被命督軍餉即陳論大計及文皇登阼罵不屈同子鳳山等六人就戮乃熬鳳山鼻令公食尤肆指斥

　悉古死事多烈情癖直即之縝思以遊授政乃若兩得之不尤見其從容酌就乎可與共學可與立

〇方孝孺寧海人讀書務精思力踐擔荷綱常羽儀斯文凜乎其不可拔其為文辭藝森蔚千變萬化不主故常而義意濯然常新一時士類推服建文倚重之靖難兵入以衰絰哭禁掖夷其族死者八百四十七人

甚哉　也公能篤信而未嘗不好學能守死而未嘗不善道然則其至焉否乎吾不得而知之也造化靈根不經不史不死不生不文章不節氣古三代之英宇宙一搰故先死事而盡其生色相太虛故隨所學而藏其用天人同源故致其道以弗吾信公英魂入天以繫風紀若正學不墜地以為學士憑則尤快也又曰嘗見許給舍談及革除事輙泫然悲之以為諸公只剔知了自己死事因言吾鄉嚴尚書後事而死或老成用意不殉目耳安知其無所存者乎又曰時侍讀樓璉當遜志處央後繼召樓入惶懼受命歸語其妻

曰吾將以全爾輩及夕自經死是或有所

存者樓金華人

○高巍遼州人宕軼負奇氣論辯欲治其先萌建文初諸藩釁未作疏論時政借漢以爲喻效賈誼太息欲定經制執幾先以全親厚極數千餘言人未以爲的言及靖難兵起願使燕軍上書亦極數千餘言懇懇陳說大義曲爲分處慷慨從容奮不顧危禍書再上不報　文皇臨御自縊驛舍死

○黃子澄分宜人少務學有俊聲建文初爲太常卿諸藩不靖公朝夕黽勉與本兵協圖靖難師起遣將調兵多出指畫及大將李景隆敗奔公哭諫當特誅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相繼敗顧民等降公拊膺大慟曰大事去矣後以北檄攻公急借謫南徼以圖募兵　文皇踐阼族誅一子易姓田奔咸寧

○齊泰溧水人建文中爲兵部尚書初　太祖召公問邊將姓名公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公出袖中手冊甚悉　太祖大漸將傳位建文公預受顧命靖難兵起公戮力竭心五内閫外嗣君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事遂不可支矣迺族誅

○景清真寧人氣倜儻擔負大節民有女爲妖所憑公館其家妖不至乃書景清在此四字粘其戶妖竟滅　文皇御極死事者甚多公爲都御史獨晏然侍朝人以其素少之一日早朝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　文皇意固疑公及見公着緋衣遂檢之而得所帶劒不屈而死

○紀善周是脩博學富著述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靖難兵起陳論大計及指用事者誤國衆共讓挫之屹不爲動　文皇師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乃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執解縉胡廣蕭執楊士奇付以後事入應天府學自縊死

高之死死先見者也黃之死死勤王者也齊之死死忠事者也景之死死報讐者也

周之死死伏義者也時則有若侍郎卓敬給事中陳繼之御史曾鳳韶長史程通皆先見焉而死編脩王叔英拾遺戴德彝少卿胡閏尚書侯泰 郎中黃觀郭任經歷宋徵給事中韓永知府陳彥回知縣顏環皆勤王焉而死侍郎陳性善知縣顏伯瑋鄭恕州判鄭華都指揮馬宣朱鑑皆忠事焉而死尚書張紞給事中黃鉞廉使王良都御史程本立茅大方御史高翔甘霖魏公晃少卿廖昇寺丞鄒公瑾教諭王省舉人劉政教授陳思賢皆伏義焉而死

○姚廣孝長洲人從釋氏學善詩文炯有謀畧 太祖命十大高僧分往各藩府勸善公適至燕藩住慶壽寺時 文皇已有密謀心許公可托不敢言試公一聯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氷公即對曰世亂民貧王不出頭誰作主遂稱旨置幄中凡機遣機向悉公指授賜今名官太子少師封榮國公謚恭靖

佛久傳而失其宗旨故後世號名其家者盡事寂滅遺棄人間事而佛之教遠矣孰知其所謂寂特靜明乃正覺以攀世脩豈外人道自裁以求性也哉夫佛之爲言覺也諸法實相名圓滿覺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只一點靈光不息儒與佛同之故能主宰宇宙紀綱民物總無量功德圓滿彼直以頓門教異於儒直下即見性却墮日新之學故非上乘根不能以小果責報分然一有澄悟造化隨在入手恭靖者已闖其門稍稍得力夫豈小兒羊鹿之機耶高僧爲道術似杞來復宗泐慈容廷峻懷渭于梗道衍即恭靖法號 太祖親授齋崇禧寺設無遮會

○胡廣大學士諡文穆吉水人 太宗簡入內閣七人以公爲首推論恩宥密十有七年始終一節而輔導東宮扈蹕行幄時各有發明有請封禪者公作頌却之其纂脩充總裁官鋪揚文

湖以篤實而慎故卒永終[illegible]文簡金文
靖亦能免於其世而大紳偶[illegible]百倍俗輩
乃竟墮時網撫世酬物之機奚俟深長思
耶
○楊士奇泰和人少師謚文貞爲本朝文賢獨
步立朝務大體蘊藉從容事無不與而卒不失
其正汪如也不可以偏長目凡以名節政事文
學聞於世者舉不越公度内其寵遇亦無過之
在内閣四十餘年正統七年卒

○文定公楊溥石首人以文學潤飾太平大制
作咸出其手時號三楊以文貞爲西楊文敏爲
東楊公爲南楊云公永樂中爲洗馬下獄十餘
年家人供給數絶粮又朝命叵測囹圄勵志讀
書不輟同難者止之公曰朝聞道夕死可也公
爲人謙雅無大小無敢慢初鄉試首選考官胡
儼批其文他日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學公
孫弘之阿曲後果如其言
○文敏公楊榮建安人器識通敏擁佑三朝永

治爲一代大典
○胡儼南昌人博學爲文尚純實　太宗簡入
内閣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陳不以才智先
人及兼官祭所對皆切人情後擢祭酒公自處
濟素謹於報施遇可否利害必擬議以求至當
群論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辨以故所至能全
交
○解縉吉水人自幼穎悟絶人宏才浩志爽闓
通捷其爲文辭勁意精不經慮語出口人輙不

能到　太祖寵眷大庖西室進封事萬言拜御
史　太宗簡命入内閣改學士命評侍朝十臣
咸切當及審議建儲公以正對洪國公丘福泄
其議漢王遂搆公外補尚書李至剛復誣公怨
望逮繫死獄中
文閣初延厤遴勘必七俊廻翔於霄漢之
表而兀無所祖豈有以建翮乘風雲上乎
孔子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要亦有綿蠻
丘隅者在二楊尚矣文穆以無機而通東

樂中有邊急三命公往甘肅討之及辨解李貞
之怒已致和麓水之征棄交阯平高煦扈從巡
邊之駕秘發塞外之喪治平靖難能不縈餘力
而蹤闒自慕無大小歸心焉
○少保黃福萊州人才識敻不凡而忠貞足以
君之以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　太祖奇之陞
侍郎永樂中陞尚書令撫交趾兼綰藩臬章公
政猷惻但視民若已子勞輯訓飭通其好惡新
附之衆依依不忍釋　仁宗召公還號泣以送

未幾復叛復命公往平之　宣宗朝舊臣依違
承順公持正不阿命觀戲闘棋皆以正對不擅
從正統初參贊軍務憂國愛民老而彌篤謚忠
宣其歷官俸餘悉分贍姻族
○忠定公蹇義巴縣人初授中書　太祖命朝
夕左右者九載公謹事愈篤永樂初擢冢宰時
欲盡釐見行欵例公從容陳說本末　文廟以
公忠實從其言嗣兼官僚留輔監國　公政體明
達孜孜啓諭無倦及命兼禮部事撫　巡應天雖

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公於仁宣二廟靖獻密勿
量擴交與未嘗一語傷物
○尚書夏原吉湘陰人謚忠靖雅度能冐物臨
政善酌大體筮仕小部若老吏同官質疑者日
環左右嗣經畧南服董辦工材隨在必效成績
及輔導儲宮扈從行駕特於公倚重至命統署
數章其預　仁宣廟宥密泯不能迹公而事各
就公籌公阻　文廟北征及定國恤從征漢庶
人倉卒酬理若居平坦然

○陳敬宗慈谿人非持好禮善論議則容止可
潛於經史百家生平所自負於人鮮所推讓
文雅厚而暢永樂宣德間居大學一十七年以
斯文自任常會食諸生稍有失儀即不宥公善
飲至酩酊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服其德偶
○文端公王直泰和人　文皇往來北幸或留
輔或扈從正統景泰間任冢宰已巳車駕欲北
征公率廷臣上疏極諫不從明年議迎駕公以
正對興安盖不爲世阿者也時與金谿文安公

王英齊名公號東王文安號西王論者以二公
德業各如其名
○胡濙武進人不治皎能以其意周旋事爲必
得其正乃已人終其身不予知乞其心盖無垪
也初爲給事中　太宗察公忠實命巡訪異人
公歷久還報賜坐語四鼓時膺意有所屬公力
保護其間正統初擢學黃潤玉行部田州遇建文云彼將胡濙假尋張辣撻實尋我縱我入蜀久遊雲貴至此遂傳送至京　仁宗爲監國值有飛語
太宗命往察之公密疏七事表其誠敬孝謹

仁宗頗致疑不大用公及閱舊章得密疏乃明
公爲禮部尚書給事中林聰忤權貴坐死公移
疾　景皇帝遣問之公曰聞聰事心悸成疾聰
遂得末減
○平江伯陳瑄合肥人謚恭襄累立戰功永樂
初歲董北京海漕百萬建倉尹兒灣城天津衛
籍兵萬人戍守築淮楊海隄八百里尋罷海運
浚會通河通南北餉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險設
儀真瓜州垻港鑿徐州呂梁洪築刀陽南旺湖
堤開白塔河通江築高郵湖堤自淮至臨淸建
閘四十七建淮徐臨通倉以便轉輸置舍卒導
舟設井樹便行者公微密綜理善任使均勞逸
秋毫不取於下故能倡此永利
○錢本中永樂中知吉水縣能以簡御煩民樂
其政操守甚堅門無私謁去任民思之不忘後
復來民歡迎如嬰兒見慈母卒於官民乞留葬
本邑争負土以營封墓
　論本朝人物至三楊黃夏諸君子輒舉手

加額見名臣像不能不斂容有而信決善
惡之機挺乎自樹豈不偉耶嘗與萬文憲
語因舉論語善人章析解予曰善人非質
美能舉其質之美者也人性皆善人善皆
可欲可欲而不欲則受變於俗受變則不
有諸已能使其已自有非致力留情不即
舍而去乎萬曰然則善人學矣予曰否學
則不自有其有故能善與人同以其所有
而復取人之有以爲有是以日新富有其

優入不可量故善人道實學者心虛實能
立本虛能受物立本可知可行受物可久
可大萬曰然則善人瑣乎予曰否道莫大
於善美大聖神善之所結也曾外是而復
有加焉者乎
○廣寧伯劉江總戎遼東謀畧不凡永樂十七
年倭艏三十餘直逼望海堝入寇劉不經意只
餉師抹馬率其部為伏約以識號賊至大勝之
斬首無筭師環迫令開西壁縱之復夾擊生擒

數百海上倭艏之敗無踰此者
○戶部主事王良特逆豪邁負機畧有御衆才
太宗知其名委督餉口北威服上下雖英國值
出師亦屈勢相迓後有部堂繼董乃事無能比
也
○周新南海人永樂中為御史彈刻不避權要
知無不言雖屢犯天威言愈懇切朝野咸畏之
私稱為冷面寒鐵公或有怖小兒曰冷面寒鐵
公來輒匿去擢長浙藩憲風裁益揚屬吏皆股

栗儔宋相變為澹素有錦衣使浙受賕公捕之
被誣訴於朝械公至御前猶猛白其狀不巳命
肆諸市是夕奏文星墜　天子悔之
鳥墮鸇飈怯貙魚之畏獺也豈盡以其力
勝哉先有奪其氣耳雄者能服人心類此
然以善服人不若以養是故久而有窮其
不窮卒乎
○顧佐太康人為御史轉按察副使召為府尹
守正嫉邪吏民畏服　宣廟朝為左都御史時

競侈靡仕習接聲妓貨墨成風不為異公剛直
不撓糾肅百僚雖豪貴置之法朝綱大振論者
擬為包孝肅天下想聞其風采
○李時勉安福人謚文毅老成脩潔剛正任事
永樂末　殿災公在翰林陳十五事皆中時病
後復言事忤旨繫獄洪熙初直言進諫命力士
鎚十數瓜不死未幾又言事下獄　宣宗召復
其官一日懷金錢至史館撒地令諸臣拾取公
獨正立　宣宗以袖中餘錢賜之正統時為國

子祭酒教化大行爲王振所怒搆以罪枷於監門諸生群䟽願代之

人苟爲善則信有諸已無頼於所遇

○尚書周忱吉水人謚文襄宣德中始廵撫南畿前後凡二十二年督理歳漕鑄鐵量定支撥減重額徵稽羨餘立綱運處蘇楊塩利計賑濟脩圩塍䟽水利均加耗以卹貧乏置編囤以革逋欠立兊兊以省舟費建倉厫以便搬貯處草折以易輸送定金花以抵京俸起布式以釐奸

僞收帶徵以禁馬頭公謀慮深長善採衆論故鉅細綜畫東南頼以晏然

文襄下心體物博詳輿情建南服永利幾於不自有可以謂取善乎曰以其事取諸人者也即其治漕雖聖賢之道何以過此曰禹治水后稷教稼穡同乎曰禹稷之心無其事之心也能以無其事取善然後爲性學曰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何如曰舜豈取耕稼陶漁及帝事哉隨在以正其心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其心若决江河沛然神通莫之能禦也

○况鍾靖安人宣德中知蘇州府至則舉屬僚胥卒不法暨豪右恣侈者繩刓不少恤奏減重額虛徵根合一百二十萬餘辨釋誣入軍千八百餘復逃户三萬六千七百餘他如種種興革皆紀綱大務正統五年满績郡民群八萬餘扣闕請留乃再任七年卒於官民哀之若喪父毋時尚制科謭棣業况政特至是極乃起家

吏員卓哉維脩信無頼於所起

○張宗璉吉水人宣德爲常州同知廉介寛厚鞭策不施而事無不舉有清戎御史峻法誣民爲軍張堅執不隨卒之日衣衾不能備民老壯奔走哭於庭皆極哀

○侍郎王質博通今古廉約自持宣德中自爲御史至藩省毎蔬食不厭人呼爲王青菜

○韓偉温州人爲御史出廵河南鎮重有體一方籍以爲安及轉河東運使清操特著多所建白

○唐海歸安人廉抱迥立執矩矱以申展寀雖權要不少借部曹歷守郡二十年家無拓於未仕郡民祠之

○魯穆天台人英風正誼内恕外嚴寡營欲澹滋味澶焉有塵外之趣而官歷都憲克就準范

本朝至　宣廟開國六七十年太平修麗上下豫遊儒素故風士不以爲習而民皆安之空谷足音尤驗能立

○英國公張輔謚忠烈祥符人歷事永樂洪熙宣德正統累立戰功征交趾生擒黎季犛漢王謀反客遣人計公即縛其人以白事得早覺公爲朝廷恭毗寵渥日隆官至太師天下倚以爲重四夷咸知其名權璫王振視大臣如屬吏獨禮公

○都御史陳鎰寬厚清慎宣德中鎮陝西民賴以安者十餘年每還朝必遮道送之不能舍及復鎮歡欣鼓舞迎之數程或久旱至則大雨飢則賑之人謂流恵太過而短於激揚豈知公之存哉謚僖敏

○吏部尚書郭璡精吏事簡切不泛臨事從容喜怒不形於色正統初因蝗旱旨咨諸大臣衆欲乞歸公獨以主少不可云受先朝付托若皆罷去不以懟乎識者韙之謚

○魏驥蕭山人謙虛守禮簡朴性成臞然若不勝衣初爲教官汲汲以成就人才爲務及入考功以清正聞正統初陞冢宰時王振籍寵大臣交媚之公贄用一帕振亦不較且重之厚德雅望年九十八終遺命不請謚葬後謚文靖

虎踞於林蛇遊於澤非鴟鳶之讐鴟鳶從而號之以其蓄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圃非烏鵲之馭烏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英國崇倚陳臺留感郭魏終譽信無所覬於外用此道也然陸象山有曰馴海上之鷗狎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而不可謂之道心其復有所懷乎

○學士曹鼐才志通爽預經筵敷納甚明暢正

統末扈從土木權瑨忿挾進兵成國公朱勇滕
行聽命尚書有竟日跪伏草中噤無一語者公
抗聲曰臣子不足惜社稷安危之繫曾無念乎
尋被難謚文襄

○尚書鄺埜郴州人飭躬縝慮勉勉於學永樂
中爲御史命察阻鈔法按犯邊倭寇失律擒山
海關賄吏救活營役疫人辨石州民不軌之誣
皆以廉平稱宣德中陝右華亭宜川飢公爲移
粟移民後擢尹京兆節用愛民蒙役不得爲術

正統初擢兵部公務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待不
虞天下總小旗例試京師受代以公請免巳巳
扈從遇害謚忠肅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脩短有數險夷
自天土木之變死者十萬餘人而臣工且
五十二員魑儸靡腐無所見於其生則無
所齒於其死中間所惜張公輔王公佐然
英國老不充役戶書弱不任事其耿耿不
死獨曹鄺兩公而已嗚呼安得更進於是
求可夕死於生存之日哉

○侍講劉球性廉介從弟爲縣令奉匹縑却之
又却蜀王厚餽議論慷慨不爲阿比之習平居
切於憂時正統四年京師大水民饑具陳築泄
拯濟之方時北虜及麓川酋不靖上疏請罷南
征以專備北八年進言權不可下移王振怒下
錦衣獄指揮馬順阿振意適有董璘圖太常順
栲織令招球所畫謀當朝捽出支解其體海內
冤之謚文愍

衡勢焰之初燎探政源之極敝克毅而明
文愍之不可及有世心者皆瞠乎其後矣
然信而言道也近而言情也當事而言忠
也諷而言幾也待而言重也則文愍之爲
忘不甚可悲乎哉

○楊洪昌平侯起行伍有機智累立邊功善用
奇刼虜營擣其虛胡人呼爲楊王宣德正統間
受知客勿謚武襄

○襄城伯李隆毅重宏遠識大體守南京最久

雖富貴擬王公而雅重斯文特恭下士之禮正
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還京乃托近聲妓以計
自安後代者數易莫能繼其美者
〇郭登定襄伯鎮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
已巳之變力守邊疆大小十數戰設飛天網攪
地龍等法發其機頃刻數里皆陷又置砲一發
五百餘步謚忠武
〇蔣貴定西侯起行伍有膂力與士卒同甘苦
善擣巢穴當陣必先直衝部下亦以死向敵

用是數取勝北胡西羌咸憚服而麓川之征公
之功居多但不識字短於謀然天性朴實能聽
人指示謚武勇
〇都督山雲徐州人深沉有將畧用兵如神其
持廉守正文臣中不多得正統中鎮廣西踰十
年馭土官以威信且秋毫無犯終始不渝謚襄
毅
　開國盛時武文一也故群功胄躋銜於文
牒之上承平久棫樸化昌士始以才藝爲
藝由是天下無武麓川之役是爲正統四
年王靖遠驥始以總督名而總兵咸聽其
節制則自列於戎籍者能復有嶄然起耿
然不自泯者乎君群公可謂不世有矣
〇張需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渠有淤者廢
水田數十年張程工費白守疏之三日而就及
守霸州置戶簿以驗勤惰民生理日滋又善捕
蝗鄰郡悉效其法嘗治豪右之擾民者被譖於
王振下獄杖幾斃竟謫戍邊

〇曹端霍州訓導專心窮理之學躬率弟子及
調蒲士子爭欲得之不釋竟終於霍一郡人罷
市童子亦悲泣上官不敢以屬禮相遇至其境
必敬謁之凡考校必質之以主去取其[illegible]初信
佛曹作夜行燈一書獻之父即舍去所著述尚
多
〇李茂弘正統間考功郎爲人恬淡有識見與
人寡諧合內閣李文達雅敬之卒不樂於仕而
歸

○周子良錢唐人正統間爲職方郎苦節縮縮自持退數鬻戶産以支宦費有千戶王者以事褫職周愛其材貸之巳而王緣其臧從狩三百金入酬周駭而大叱欲暴於公因伏罪索免乃麾去凡世庶士類懷刻削迹此知其非世庶也

○鄺子輔郴州人以訓導詔職歸教其子埜登進士埜爲陜西按察使以俸易一紅褐寄之大怒曰不才子何緣得此不義物汚我即封還切責之埜欲致父伸承顏之職以聘典文衡圖之大怒曰父蒞子宦壞何以示防且將以遺笑又切責之埜由是益厲其操

世運太康人懈於名檢瞿瞿良士以羈孤爲能存羊之義千金一瓠又奚暇少之

○兵部尚書于謙錢唐人自入官所至著經畧朝望特隆巳巳大駕蒙塵公誓不與虜俱生整掤操練黽勉百方動切機宜正誤國之罪懲失事之臣阻南遷之策尊嗣君以定國威選材將以當敵愾敵惕中外輯安四方卒使社稷如故鑾輿復還纖毫皆公力也巳顚復辟公磔於市卒之日道路咨嗟天日無[illegible]謚肅愍

論忠賢至肅愍未嘗不高其功而悲其報及語易儲事輒閣舌岐疑偶見唐史編論曰是有大難處者社稷一綫繫肅愍去留以　景皇之銳念不可以口舌諍兩可一决未爲依違夫白疢淸夢之間泫然心淚不知幾成墮豈惟功利計哉又曰道不可變以難易易心非乎或曰禮從時事從重勢從順守故執以覆公餗罪尤大矣肅愍肯忍爲耶

○楊善興濟人景泰元年爲都御史　英皇北狩歲餘欲遣迎難其人公負忠義之氣慨然願往虜遣黠慧偵之先以辭鋒挫其銳暴及見野先風槩射虜應對不窮反覆開論朝廷威德及牖發好生向善之心遂回鑾輿以歸如公特奉公職不見辱而能成功若晉與宋千載一人而巳謚忠敏

○商毅直隸興化人謚文義端簡廉靜不比匪
人正統末入閣已巳北征公居守當乘輿播遷
羽檄旁午朝議異同中書趙榮欲迎鑾即解金
帶爲贈給事中林聰忤權貴置重辟公力救之
內閣奏考官劉儼黜其子不公命公覆試公亦
爲救之時蕭鎡守似矣而歉於公終苗衷請似
矣而歉於公施呂原厚似矣而歉於公逵馬愉
愼似矣而歉於公廣
○商輅淳安人本朝中三元一人正統已巳入
閣時 天子蒙塵人心洶洶公力主群議請郕
王即眞阻抑南遷之説及回鑾盧忠妄言南內
事并黃竑言易儲事公多阻之已而曹石用權
公數裁抑被嗾言官搆論削爲民成化改元復
公官首疏新政八事及陳弭災七事復陳弭災
八事力爭慈懿葬禮請復景皇號婉辭引立東
宮疏止玉皇閣齋醮疏汪直十罪以罷西廠謚
文毅
○林聰寧德人在諫垣正色讜言劾大監王振

家僮張伯通奸狀內侍善增駙馬石璟有罪皆
劾之勸迎駕禮宜從厚以忤時論憤沮易儲之
舉至不肯署名議牘幾入重辟有銓法未當輙
指斥時宰以是啣之釀公左遷天順間爲都御
史巡撫賑饑山東靖盜江淮整飭大同所至有
惠績及綰院章長刑曹風裁屹屹足鎭浮薄而
繫人望謚莊敏
○尚書程信河間人負才智以當世事自任正
統末上疏劾扈從者失律及追罪首禍薦徵薛
瑄等數人時命公捍虜都城偹出經畧皆切實
用景泰中陳中興固本十事君心政體反覆數
千言聞者壯之及督餉廣寧破松番夷寇天順
中巡撫遼東著有勞績成化初平山都掌叛夷
參贊留務獻納謀謨宣威戡暴實兼文武之功
謚襄毅
○布政夏寅華亭人好文學摛而爲辭能自出
機杼多留心當世務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文
山自期待聞朝廷有善政令即喜形於色嘗疏論

兩京離合之勢以制天下重臨清徐州以固南北咽喉及論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村之類皆切於政本又曰此生不學此日閒過此身一敗君子之三惜識者以爲名言

〇陳俊莆田人慎持清白位尚書肅然不異布衣其爲政知大體初以部屬督天津宿逋上疏乞免尋督餉兩廣假以便宜令越界塩商引輸二斗以足之京畿令臨糴公約射利者糴不滿石及佐戶堂部事凡出其所裁處諸屬輙稱如𡚁金然謚康懿

〇年富懷遠人公廉執法遇事敢爲不以利害貳其心正統巳巳督餉濟邊有勞績所至察民隱革奸弊尤嫉贓吏流民聚南陽陳州十數萬公爲藩伯撫定之皆願爲編氓及爲戶書益懋忠以國計爲巳任關中數用兵舉楊璿余子俊可任司餉吏曹以爲侵官公上疏極論薦賢爲國之道謚恭定

〇都御史軒輗鉅鹿人狷潔性成扣資常祿非其分雖纖介不取四時布袍蔬食爲使淮上冬時溺水衣盡濕有司製衣一襲堅却不用以衾裯褁之公爲御史按察使振揚風紀故舊履其官所者烹一鷄以爲欵約其寮三日米易斤肉爲食聞親喪即發行僚屬尚不及知總督南京粮儲清操益厲

〇王翺塩山人端方清約任事毅然歷仕憲臺鎮松番巡廣寧征達虜總督兩廣風持凜凜官

民畏而愛之嘗築屯堡使烽燧珠連閭閻行伍處議讞辟咸中其時宜景泰四年任冢宰剔刷垢弊嚴考察公銓註抑倖進以用賢報國爲巳任門無私謁權勢請托不敢行於恩讐一不介意謚忠肅

〇章綸樂清人景泰初爲儀制郎知無不言疏太平致治十六事疏策禦戎論朝貢議鈔法諫幸佛寺陳言恤民以回天變陳言中興時政論定科舉解額皆欲明國家大紀綮中事情至

諭復儲事大忤旨廷拷一百幾死天順改元釋公獄尋陞禮侍復奏蠲山東租請金以賑宗室論諒陰圖婚之非條救荒四事皆協輿論謚恭教

〇王竑河州人賦性正直剛毅不事詭隨立朝侃侃無顧忌且聰敏機辯過人已巳中官王振誤國指揮馬順內臣毛玉皆振黨公爲給事中聞大駕蒙塵手捽順玉死於朝中公以都憲巡撫所至有建立郯薦盈朝官至兵部尚書

自惕警已已縉紳稍稍精神傑者章出人思奮於政矣本朝治體一大機括於群公介之他未暇論也

〇劉實安成人初判金華行撫字之政暇則攻經史尤崇孝義且介守剛嚴有鄉友爲其屬者以嚳俎致譴謝弗納景泰召脩宋元史後知南雄有中貴使嶺外以貪肆窘辱公㧞民夥入爭敵之中貴以狀聞逮公及廉得其情知爲良吏釋之

〇[illegible]訓導景泰初膺薦至京屢言邊事防禦之方煞有肯綮本兵奏用於邊

〇魏純高密人治易春秋不就舉子業常號於人曰當以天理爲制事之本貧甚寢無完衾身無完褐而取與之介操而不變歲赴人塾賓之召以爲饔飧客遊金陵以直言忤權勢誣謫成薊州處戎伍幾三十年超然自得未嘗有沮於色諸將官子從而師之景泰中有以其學行薦召至京以暴卒不及用

砥礪之風稍稍自內而外自近而遠自達而窮矣故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國恒亡

國琛集卷上

○敬軒先生薛瑄河津人閱宋諸儒書知爲道學正脉即專心體究至不忘寢食務實見而篤踐履乃動合矩度終日儼然居家孝弟忠信對妻子如嚴賓凡出處取予之間毫髮不苟其學以復性爲柄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大節凛然死生利害不能動也時呼爲薛夫子爲大理卿忤王振坐死先生恬然就害乃獲宥天順初入内閣尋乞老

先生倡無前之學垂有衆之宗天下無賢愚信之何也貴踐履也而近欲血食廟庭敷議詞舘不識可乎曰文廟報德報功天下不務力行先生崛起而持之使生民知有此一大事先生之功大矣後學浅於廸德學不大明又非信先生太過哉道無精粗學無内外語復性而性不與天通則性猶蔽質語力行而行不自性率則行猶離見神化機微體用一貫以至朕兆之不能窺則廸德深矣

○康齋先生吴與弼崇仁人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録遂棄其舉業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爲其志不下樓者二年乃充然深得歛衽自如風格奮揚而舉動有則家貧自食其力尤善啓廸人正統景泰間累薦不起　英廟遣行人齎幣聘至京授諭德懇辭復遣行人送歸學者不遠千里從之

先生超然之趣已有得於天授非自來時

學溺心章句纒躁轍迹可擬然其高躋玄覯可日用作縷粒供養當時即加伊傅之位能坐致天順爲殷商之治乎不得而懸度之也

又曰自惕警功利人心稍稍精神傑者輩出人思奮於學矣本朝理學一大機括於二先生介之他未暇論也

○大學士彭時謚文憲安福人端慎貞朴外和内剛辨閣中不當南向坐伏闕號泣争慈懿葬

禮抗疏正宮闈廣儲嗣又論景帝固安公主及
笄宜嫁沮太監劉永誠不當封伯及上地震广
事彗見七事皆名言也景泰三年見朝政有感
即引退其出處之際固見之明處之決者
○李賢謚文達鄧州人天順改元入內閣迄成
化丁亥卒以文學得君行政人謂三楊之繼公
初當曹石驕恣又值徐武功爲之僚繼承門達
擅權能黽勉調停遇主於巷其力可謂艱矣而
海內士卿伏以千恩澤者紛如則甚爝於自植

豈亦固有爲乎然止殉斐釋庶人禁胄功疏正
本安邊鼓妖斥仙師號應曹欽傷臂之變皆明
識所及曾可以少之也
自正統前三楊碩賢　繼世廸德海內晏
安人相忘於治平之間及國事倥偬　主
上多凶多懼與機密者叢計慧以戕元氣
如陳如王如江如徐百枚蜎發而天子孤
立於上豈不畏乎文達賢能而又點幾可
謂梁肉興平矣然本然昔照之靈萬物胥
倫之體爲天下者不可以自損則又所當
講也
○都御史葉盛謚文莊崑山人崇道誼尚名檢
務文字正統景泰間丁時多艱論疏侃侃劾邊
從將臣失律請誅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
復不共戴天之讐又論邊將不可留守京師及
視饑陳州協贊獨石經理馬營八城處置屯戍
定綏兩廣鎮宣府議防河套咸克裨治體
○劉定之永新人謚文安文學迥邁對客携毫

運思稿不易幅及成化初登秘閣折疑義稽古
訓或日詠百詩一揮九制渟泓演迤頓挫奔放
變化不窮正統間上時政十事景泰間上敵愾
十事又請遣使迎駕滔滔法語耿耿節義不徒
於文已也
○高明廣信人初拜御史除不職吏宣泄理枉
所議獄條多著爲令臺囚晝劫獄走衆相顧駭
愕公從容馳片紙報九門毋出行者卒能復繫
成化初擢都臺敭南曹不職三十人理兩淮鹽

劾清巡撫綏法狀又造籌亭平楊州鹽寇置
末定縣處上杭寇殞鍾同屍代認趙明彈文忤
旨
○尚書秦紘單縣人謚襄毅歷牧州郡廉守有
惠政及巡撫陝西秦王府肆横公悉擒治因奏
公欺威　憲皇怒下錦衣獄籍公家止得疋絹
故衣　憲皇嘉其廉釋之仍賜鈔萬貫改河南
約制汪直不為害後總制兩廣發總兵柳景贓
狀彼構誣公亦被逮及綰院章風釆益峻臺綱
肅然
○岳正漷縣人天順初以編脩入内閣抱負經
濟名家孝友與人交尚氣誼性剛而志高屹屹
不能下物時曹石勢方熾因極言於帝前且退
而開諭之使為保全計二猾雖陽諾卒羅辥左
遷欽州又追逮戍甘州二猾敗召還成化初有
忌者偽為公劾李文達疏草遂出知興化至則
政務惠民號賢守尋致仕
○耿九疇盧氏人廉介自持政尚明肅初為都

御史欲糾石亨之罪以不審先洩其所排出為
布政使
○楊瑄豐城人為御史耿節敢言劾奏石亨曹
吉祥　英皇怒召至文華殿與其寮周斌同指
斥二兇罪狀乃坐死會大風雷走正陽門下馬
牌於郊外得末減戍鐵嶺尋宥欲公詣二兇謝
公不可復構戍南丹　憲皇踐祚起公尋改按
察使公振憲度奉職著勤
○侍郎林鶚太平人歷仕天順成化間簡言語
澹於自奉好古秉禮志切躬行事毋盡其孝敬
性行下嚴過律以正於交遊不苟諧世稱篤行
君子
論人材先渾厚而亞英發斂之愈密則本
愈固而化弘擴之既章則機既顯而業淺
雖然惟懼渾厚之無明明則化生惟懼英
發之不篤篤則行成前後兩述明篤並呈
矣如曰可名非常名茲惟復有所圖也乎
○王信南鄭人沉毅簡重被服儒素歷鎮通州

倒馬關臨清湖廣及總理漕運靖寇判襄謫韓
永順保靖所至經畧過人已巳虜犯京師公拒
戰西直門外後曹石犯闕公力戰東市所部劉
斌張全智勇過人即懇薦於朝嘗曰儉可以久
不以侈累子孫我所遺也人稱其脊梁鐵硬心
腸木枯

○鄭亨武安侯天順中守大同剛正有為志專
為國每議事數易中貴卒之日中貴悼惜之蓋
其公能服人耳

介胄士至　英皇時習陷紈綺不自墮於
習非其中有主不能也

○脩撰羅倫成化二年對策大廷以所學進說
峻直不阿人至今傳之奏名第一未幾劾李文
達奪情獲貶性慷慨樂善內無隱伏不逢人欺
遇事無所回避其高風凌節曾人間煙火一點
雜乎

○鄒智合州人忠耿滿腹自負銳然成化丁未
冬以庶吉士遇星變抗章極論陰陽之理欲黜
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謂君子
小人之進退宦官實陰主之己酉遂搆禍下錦
衣獄貶石城州吏目

○楊守陳鄞縣人侍郎謚文懿獨抱遺經求心
術於理致之間不以訓詁辭章為能故其持躬
律家居官接物動遵成矩而不少以肆家庭訓
乎守阯守隨守隅茂元茂仁咸恂恂如亦俱為
顯官而守阯讜言抗志尤著其為文典正祧議
全章非時輩能及也

○學士張元禎南昌人留心理學少以奇童七
歲為獻王召見命之詩有心定萬事定之句
憲皇踐祚勸行三年喪及上疏論王道幾萬言
尋與時宰不合歸後三赴召而出在經筵首勸
閱西銘太極圖　孝皇即取二書觀之公為人
孤削奇拔率以是不容於時輩

○莊昶江浦人南吏部郎中逸思神授浩然於
煙雲花鳥之間其詩豪其文宕其行飄乎若乘
風太虛富貴利達淡其無繫也同時遊者皆冲

邁之似於是流風潑潑人欲淬磨之不暇矣初
爲族吉上以諫上元鰲山被謫後薦起尋去

○張詡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其卓犖之氣無所洩每發之詩文及草書狂翰醉墨流落人間雖海外之國購求以爲異寶成化間官兵部郎不便就俗局數以直道忤長部乃出知南安鑿梅嶺之嵌岩梁横浦之崩湍定役道更番之例以求息爭端民立生祠祀之

○章懋蘭谿人謚文懿力學敦古襟懷坦蕩嗜

好無入於心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其不能易雖官至侍郎食祿不數載尋請老歸棲林壑隱然繫天下之望者幾二十年

○陳選臨海人苦立潛脩不妄言動以古聖賢爲志敝衣糲食人不堪其憂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爲御史正色直言不忌時諱尤嚴於君子小人之進退提學南畿居宿學宮默焉端坐以身爲教擢布政使務爲惠養公育材如春持憲如秋其視去就升沉漠然

○周瑛莆田人其立志欲求見聖人之一而必欲由博以反於約於是肆力於百家群藝事必爲之所厭人先於靜得必隨事窮理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會其所以然積累既多於融貫處亦自得之官至布政使

○布政張吉餘干人信古好義恥同流俗以名節自砥礪其爲學務窮理致知體之身而驗之心直欲著於事爲初任主事劾左道李孜省妖

僧繼曉出判景東能申明禮治土官長及夷民咸信化之後知梧州以聖賢之道諄諭郡生一時知所嚮向人以爲不有本不能也

○陳茂烈莆田人庶約孝純篤志古人之學以靜一爲主腦貧甚弘治末爲御史袍服粗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及終養得告短床敝席蚊帳不能辦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出則執小油蓋妻子服食敝糲日坐斗室體究經訓

○給事中賀欽廣寧人一聞陳白沙講議輒嘆

曰至性不顯實藏循霾奚以爲世用即日抗疏解官執弟子禮別則肖白沙像懸於家之別室日瞻企之弘治初內閣首薦不就陳上治理四事正德初鄉寇暴發戒勿犯先生家鄉人聞而請往撫之先生片言遂獲以定

○布衣陳真晟漳州人風格聳肅望之非塵埃中人能力求程朱之學厭末作之蠹心而棄之惡異端之害道而拒之初應舉入省見有司防察過嚴非士自待禮遂置去其學以主一體認

敬功詰　闕兩上書表章正學嘗念學校有正教而無正考作正教正考會通告諸當道而卒無所遇

○教諭婁諒上饒人企談道德不屑功利之趨其爲學畧傳註而事心融尤嚴出處取予之際乃博求切磋一時陳白沙莊定山賀醫閭羅一峰胡敬齋陳泉南張東白書傳面訂日裨益以成深造

前七先生者有意於斯文而其於學則吾不得而知也後七先生者有意於求學而其於道則吾不得而知也有意於斯文則能絕其功利而好惡定有意於爲學則能致其趨向而德業脩薛吳開其源諸先生揚其瀾確者揚薛達者揚吳轉移人心之機維持治化之本流通宇宙之道不有賴乎然人心太虛性不能添一物不可以理障不可以見解絕功利則事不爲障矣致趨向則觧不爲眯矣而羅一峯莊定山托

於豪楊鏡川托於雅張東白托於逸張東海托於曠鄒立齋托於名檢章楓山托於德度其過於持理以爲守乎陳克齋陳省克以苦節進周翠渠以精博進陳南泉以適用進張克菴以劼持進賀醫閭婁一齋以銳任進其專於自信以成趣乎精微之機游衍造化清虛而通以暢五蘊安得起而質之

○敬齋先生胡居仁餘干人自幼遐慕聖賢博

原缺第十四、十五葉

[illegible]經訓及見吳康齋慨然以斯道自任其學以
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推尊二程朱子爲
正傳謂聖人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清苦
力行儼然終日凡舉動悉遵古禮無所懈雖處
厄漏夫婦相對如賓應接從容議論亹亹家窘
甚鶉衣簞食每有超然自得之趣一切紛華世
滋舉不足以動其心
先生者昌敬軒之流者也而復得康齋以
爲印證學其將有歸乎而先生執敬有力

行仁義以望道洋夫至道無言仁義猶爲
性粗以仁義爲性粗蓋不能贊一辭矣先
生之徒余子積祜力學著性書發明性無
善惡反覆萬餘言
○白沙先生陳獻章新會人中鄉舉不仕從學
於吳康齋求伊洛之緒恍然有所自得嘗曰學
以自然爲宗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
發形而斯存其德器完粹識見高明於吟詠檝
併克夫獨超萬物之表與舞雩相終始一時從

域貢獅毀黃村尼寺爲　憲廟盛德事皆公所
贊成及不肯奉行傳陞奏阻李廣獻田遏諸王
府自領河泊所禁中官請鹽越境乞停織造不
發太倉張燈銀止靈臺增灑掃卒却雄縣獻東
宮莊田皆允當事情官至戶部尚書謚文端
○張瓚番禺人宏才遠器筆翰俊馳歷守撫州
潯州漳州三府廉靜公正博浹物情所至剔宿
弊民之所欲務與聚之私請謁不能動民感入
五內善者吐氣而奸惡潛跡誦聲布洋隨在去

思立碑陳江門亦企重之
○尚書彭韶莆田人苦學危行才識迥出人天
順成化間進言當宁宣力臬藩弘治中効勤於
都臺執憲於司寇所薦王竑李秉葉盛秦紘陳
獻章而攻焉眷之乞徑戶發顧恒之恣求索論
沮梁芳之進貢乞正柳景王萌苗通高永刑罪
乞減昌國公墳役皆鑿鑿謚惠安時服入公學識
醇正可决大疑有以文請節惠者不遂
○鄧廷瓚巴陵人氣沉雅處事務求其濟不爲

赫赫名與人不立競至所設施其裹炳然必勁
中機宜守程畬整設夷創尉如中州鎮貴州剿
撫黑苗處轄都匀流土熟治皆極綜密後總制
兩廣以安靜爲治不瑣細故與群蠻結以恩信
其列置治轄并及閩楚事宜悉有方度謚襄敏
○余子俊青神人博達有才畧宏施利斷不殉
世耳目以圮事功初守西安輒擅發賑及引渠
爲民利成化中歷陝西藩使并巡撫經畧榆林
墩臺延袤二千里爲固備且請置榆林衛墾曠
土爲屯繳器訓蒐虜至必嚙指莫敢近又開涇
陽堰以便溉鑿南山道以便餉奏易南北更戍
收岷畬之捷公畧邊務廣畜儲有警輒厚費下
乃用命官至兵部尚書謚肅敏
○張寧海寧人力學攻文辭志負經濟授給事
中謇諤自將風裁烱射其劾陳循王文私子應
試鈐約石亨曹吉祥論姚文敏欽會大臣香錢
忤内閣以救王徽勸天子芟秕政爲脩省以節
省爲甦民困乃其大者朝鮮讐殺毛憐郎卜兒

哈父子命公往公以陳讐代重兵感悅而罷成
化初當道嫉公出爲知府
○文敏公姚夔善應變濟務可屬大事初爲給
事中議朝政侃侃成化初居大宗伯進上封事
決擇大儀節及　慈懿興裭尤詞嚴義正後轉
吏部釐正銓法有撓之者卒不聽時彗見四方
災亦連疏歸本人事人壯之
○黄孔昭太平人力學有守志趣卓然成化中
在文選十有五年汲汲以人才爲念始終一節
有貴勢干請堅却之謝方石稱其見其書則知
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信知
言也鄉人有仕其地者餽以尺帛亦不受終身
儉素不妄交游官至侍郎
○參政陸容崑山人成化中爲兵部郎時邊報
旁午封事日上凡虜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分
合皆犁然中其肯綮事下三邊每驚服進用將
臣如吕佐王欽梁宏皆大得人及世襲章奏雖
出　睿意亦執不可士論壯之後參浙藩政亦

整整公自少有志經濟典禮兵刑水利漕運罔
不究極其本末利害手書之冊識者以爲百不
一試也
○毛吉餘姚人尚氣義不少屈筮仕刑曹嚴明
廡鞭訊鞫多立驗權貴無敢爲撓時朝官咸避
馬門逆君獨與舉鞭揖會失朝當撻幾死成化
初陞憲廣東巡惠潮摧強黜墨殄海寇擒程鄉
寶龍峒巨盜及敗河源清遠二巢俘獲無筭移
擊雷廉高諸蠻以漸平尋追新會賊至陽江雲

岫山奮前力屈受害
○朱驥大興人久官錦衣　憲廟時握衛章十
四年錐柄陟崇要一務長厚不少逞於糾緝有
涉詿誤者輒縱舍戚畿民以攘奪被收捕自斗
粟以上法皆死公矜之奏從末減時重妖言禁
邏卒多鉤致徼功有其患爲妖書株連百輩坐
死公奏遁減以甚故錦衣用巨梃斸威公獨易
之
群公旨陽警之遺自幼而老砥礪之風自

子而孫渾厚英發之氣自家而國而天下
砌翙皷翮尚延昔日之所及如人身病苦
於樂石而豢粱肉反充然氣腴矣
○大學士丘濬謚文莊瓊州人博極群書而欲
爲適用之學乃援筆以富著述如學的世史正
綱大學衍義補家禮儀節蒐羅今古斟酌可行
總數十萬言可以廣益聰明而權衡百度天下
人誦其文家有其書晚際　孝皇召登內閣凡
人才進退政事舉廢惟祖宗舊典是循其爲文

務渾厚深黜微名詭行亦以寬夫啓沃　上心
○何喬新南城人性嚴介耽墳史廣購書讀之
每上下數千年事論辨異同前哲不執沿成議
富於著述自瞽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爲
賞罰歷官尚書其經猷注措皆翊正國是務飾
太平之具平生文學氣節而聲色澹然謚文肅
其節惠雖克當其情實出異數耳
○禮部尚書倪岳謚文毅上元人生而瓌岸頴
秀異人潛心經史世務煞亦考諳凡民政財計

遂情罔不留意弘治中每大廷集議公慨然高
論多所裁定
○尚書林瀚閩縣人謚文肅剛方廉介臨事公
平弘治中爲祭酒待諸生嚴而有恩其規條不
爲勢家子及請託所移故胄監有羨費入堂正
公悉貯之官購置諸署廨公尋叅留務凡有經
國重務輒上疏極論皆剴切無忌避正德初忤
逆瑾左遷藩叅復黜罷瑾敗召還舊官
○謝鐸黃岩人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
浼然清脩勇退耻絶功利不爲時局所惑弘治
中爲祭酒持以身教御嚴約束明出納廣建置
上疏正文廟祀典及申明補敝舉墜凡所建白
皆師古義不狥俗見一時士大夫所推重官至
侍郎謚文肅
○蔡清晋江人飭躬砥行不入俗浮靡其學以
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宋四儒爲真派生平
精力盡於此摩擬闡解一時學者所宗曰虚齋
說也正德間爲江西提學忤寧藩欲傾之遂致

仕
○程敏政休寧人風神清茂博學攻文辭力模
精寃欲泝伊洛宗旨誠本朝操觚巨匠嘗定祧
廟禮議立奉先殿訂文廟從祀及集文衡爲道
一編咸鑿鑿服人公坦直不自賢貴升其堂者
叩之無際　孝皇甚器眷之後言官誤以中公
公防世之疏亦不咎人也
○楊廉豐城人好學攻文辭以宇宙內事當盡
索理會凡禮樂兵刑之說及計賦數筭雜藝稗
談各取而玩之尋復歸其遊騎低昂百氐而權
衡程朱公厭俗狀於功利不鶩翕向前以庶吉
士歷官宗伯嘉樂退休之心老而彌切謚文恪
迹諸君子之志不屑目前俗吏規規事爲
使能大畢其志廼知恍詢則治安之福又
何可量耶
○大學士徐溥宜興人當弘治盛時入掌機務
因事從容調劑甘苦温容柔裕使人能各盡其
才盡其心能不倦不矜坐弭讒怨而消爭修培

養國家元氣然救知州劉遜之逮獄却應製三
清樂章又凜然不可犯者時李文正亞公職而
所上章奏皆出其手則公之能用才可知矣謚
文穆
○李東陽大學士茶陵人謚文正文學雄傑一
時入內閣在弘治中議罷訊安南止燒鍊齋醮
救劉遜逮繫及屢上封事復平臺奏事禁李廣
乞祠額寺僧入大內在正德初論怠政救安奎
張彧楊一清論爲君難及指失政數事論邊軍

入衛不便救逮問匿名書章翰柄然於公多之
時海內治平人思藻麗公當國各以文翰淬礪
以競穎物於是王九思王鏊夏鍭羅玘喬宇邊
貢邵寶熊桂殷雲霄徐禎卿顧璘李夢陽何景
明輩群然起矣
○劉健洛陽人弘治二年入內閣正德三年罷
正色立朝以老成率僚下凡諸僚下謁私第者
不與交一言及入朝事關大義累數千言不乏
弘治末年諫怠政設醮武當諫建塔朝陽門外

諫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法言盈庭咸被采納
正德初公感受先朝顧命盡言無諱瑾璫用事
焦芳私媚之以公同鄉不附已遂力攻之罷
○吳寬長洲人行履端潔識趣高邁在官務簡
愼不欲涉據要津雖優詔屢留而引退不置不
爲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有不可卒未
嘗碌碌苟隨言詞雅淳文翰精妙嘗上疏勸東
宮出講及議葬祀慈懿禮侃侃便殿之對其事
才藝不乏也官至禮書謚文定

○馬文升鈞州人性檢介以身殉國艱險不避
敷文飭武名聞夷夏退然若不敢自勝當出總
機務生擒逆滿四殲李胡子火蝎兒王彪追斬
北虜平章鐵烈孫三靖邊犯興復哈密國處置
貴苗建夷火篩會忤陳鉞汪直搆公戍重慶公
屹然不爲動晚際　孝皇柄銓府倚毗甚隆謚
端肅
○耿裕盧氏人初授諫垣遷禁林長國學擢宗
伯任太宰坦夷無物我儀多士不設愛憎惟理

足君而民用具瞻足爲老成之器公於弘治盛
時宜無所見天下以心服其德義曾不待聲色
設言也

〇劉大夏華容人諡忠宣明識治體忠誠懇
自兵部郎至尚書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於功名
富貴子孫淡泊如也當出而靖難者三行邊
者二治水者一所至有成績　孝皇眷注於本
兵外凡國有大政大疑每召公至内殿面議或
令隨御中官避聞久則令中官持護以出嘗令

公密進揭帖公對以恐開斜封墨勅之弊不敢
從公在本兵臨事有爲皆務合大體養兵惜民
節費緩力守法舊剔弊萌正德初忤逆瑾搆戍
肅州

〇戴珊浮梁人諡恭簡德氣和粹中耿耿不苟
合而洞達無城府自御史至掌院章奉職惟謹
不爲少撓借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
餘貲公屢靖寇亂殲渠魁其釋活甚多鄖陽豪
右窟流聚令刻日爲首練士卒能自制營陣法

孝皇每宣面問移晷公從容啓對多所裨益

〇張敷華安福人諡簡肅果介不隨風采凝重
辨義利若黑白事有不可不爲遷就不以進退
得失動其心初歷藩撫賑飢弭寇處塩課以濟
民歎後督漕黜貪整務及掌院章請嚴天下貪
酷之禁留神轂運寵臣有坐法不少貸時咸畏
之正德改元令致仕蓋不諧於時也

〇韓文洪洞人諡忠定風骨玉屹奮厲充養夙
夜黽黽以忠愛爲主向初在科劾都御史王越

釁邊逮訊幾死後爲戶書划積弊均會計時宣
大聲息又值國恤大婚供費不貲公悉心經畫
緩急以濟公劾太監苗逵征費無功追究羽流
妖術抑戚畹中恣奪正窩占引塩沮乞討織造
逆瑾熾毒公首抗章死論得黜罷復捏旨逮獄
罰米三千石

〇許進靈寶人諡襄毅偉器度湧風論嚴法抑
情不貸權貴初授御史遷副使皆有聲及巡撫
大同嚴爲飭備武邑王聰沐不律奏置於法文

于大監石岩爲岩所搆降知府尋虜犯西陲起
公巡撫甘肅乃調赤斤罕東諸夷爲聲援督大
軍冒雪夜進遂興復哈密累轉吏部尚書忤逆
瑾罷黜復搆公幾至不測
○儲巏海陵人端默凝重雅操不群而長才傑
出尤足以濟事爲考功太[illegible]巡撫戶侍所歷職
咸克舉之遭逆瑾不爲屈精藝翰且好文有世
才滯於用無遠近務援引焉
○謝遷餘姚人貞毅天禀豁豁不設鍵械然淵
衷寸尺劑發如響以狀元陟樞要率復始終不
爲越進不隱賢亦無矯拂於時未嘗以世升降
自爲低昂謚文正
○陳恪歸安人狷潔劼毖叩首如礙然令縣視
民如子爲方伯家食會歲歉饘粥不能繼薦者
謂其氷清玉潔云官至大理卿
英景震嚴梁棟森列不有其後幾其替矣
而　憲孝相承仁厚賢明之治又能灌
洽而培植之幾四十年豐芑流長阿菁道

茂英發於一時是以碩才輩出文明化光
猗歟盛矣當是時海内晏安含哺鼓腹郁
郁乎太平氣象不知帝力之何有究厥所
自其誰以爲遺也獨念諸君子保泰之功
能倫九三之德悉艱貞之義乎夫后以裁
成輔相以左右民陂平復往不可不畏耳
○彭澤蘭州人戇戇山立競風致劇操切官箴
以廉以持且疏闊能任人遇事無所避所至文
武著聲大者荆襄奏行及執議哈密官至兵部
尚書
○
○王雲鳳和順人廉靖剛方言動不苟處私室
如在公門暇則以史冊爲師當事無忌避與人
交侃侃正誼有壁立千仞之意初釋褐觀政禮
部知同榜蔡清學傾執弟子禮常處部小署中
朗聲誦讀不徹未授職輒疏論國奸後爲都御

史俯尊延訪務爲民造福視官如傳舍

○員外郎華釗豐城人剛敏守法務以正自持居刑曹廷無留獄有事千貴戚如法不少貸遇廟堂大事輒直言弘治甲子南畿災上荒政四事乙丑應詔陳八事正德初疏請釋給事中牧相徐蕃戴銑等六人以來忠直起用劉大夏以收人望皆切中其因事陳言如大理寺止應參駁不當用刑訊刑部大理堂官序坐宜照品級寺丞不當居侍郎之上得俞旨爲例人服其識

○楊繼宗陽城人好善惡惡自性成人多憚其方嚴至忠孝大節議論風采人皆信而欽之爲嘉興守以隻篋孤臧赴任勤廉厲政民多受其澤尋長浙憲振肅綱紀初藩臬諸司民苦供辦鎮守中官日費既給萬錢公一切罷之歸囊惟律書數卷而已後巡撫順天奪還宦戚占民莊田權貴斂迹成化乙巳以上疏左遷弘治初復原官

○董杰涇縣人具器瓌瑋議論謇諤不能屈以非分氣行行危直自州郡起歷都臺志切民瘼激揚承宣終始不怠凡京輔青齊湖湘河洛之間所至懷公之德正德初江右賊猖熾掠公爲平之

○丁璣丹徒人飭躬勵行持護名檢企志古人之學日以經籍摩擬而患未得所師初爲御史上疏諫用萬妃　憲皇怒逮繫命擊齒落公毅然不爲動後擢憲副提廣東學政死於溺家業蕭然曾未嘗入念

○林俊莆田人性簡檢居官廉約至隷全公廩托以謝之厥未俗侈泰欲以身爲表率自筮仕迄歸田進退無瑕纍可議妖僧繼曉挾近倖恣方以左道進公極論之巡視江西先事發庶人奸後尚刑書執法不苟理崔文私人李鳳陽獄不慊中憲遂致仕

○王鴻漸南陽人崇實黜浮誠信與物讀書以窮理致用爲的雖一字異同必審其義之所安善觀史務審得失辨邪正尤明習國典　祖宗

[illegible]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已之詳皆能一一言
之官至尚書謚文莊

○張芝歙縣人讀書慕古人之學意氣爛烱弘
治中授評事嘗嘆曰一職所效有限言而見聽
所及者廣禍福非所計也因屢疏上陳無慮數
萬餘言皆見施行正德初論時政缺失欲正體
統以收威福以保祖業言俱剴切通政司以犯
權倖不敢進尋擢憲副風采凛然格奸正法悉
有成績及督學政懇懇導人自力

○陳壯京衛人弘治中爲御史鯁介特立雖溷
雜都會而性氣山林不能與物湛浮遇節義廉
潔士即傾心向慕其嫉惡若將浼乎其身家宴
素取與一無所苟弘治中任南臺力擊風紀及
轉佐憲臬悉心綜治持法惟謹尋致仕

○李應禎長洲人介約寡諧合領鄉薦入太學
有中貴欲致爲塾師固拒之爲中書耻伍同官
乞改教職嘗以側爲僞繆上言不當尊奉異教
言甚訐直雅好古博學善面折人過卒之日無

爲歙友人管其奠事

憲孝建極國運壯氣興賢毓才上述諸君
子昌渾厚之流者也茲述諸君子昌英發
之流者也明篤既深化行亦顯而盛衰倚
伏之機固已兆於此乎

又曰能養而不能用人才亦無所見大壑
縱巨魚群公之幸於遇乎

○陽明王先生守仁餘姚人自少負奇氣不欲
爲俗學所困乃遍求百家二氏有所得輒察其
敝輒逃之他求如是者數過乃獨得不傳之緒
輒喟然嘆曰致良知平生三字符不可易也於
是風動海內英才就學者輕千里而至先生奮
然崛起挺一齊於衆楚之咻聽其言彥髦心醉
雖負氣執己見者亦自致疑官至尚書以功封
新建伯勳名由盛歷政繁而時不廢講人以
爲真能致良知無疑也

此學纏綿至陽明夫子然後大明樞後時
惜不得登其門蓋嘗遁附致良知之說以

爲千古血脉流行生化之機寂情感滌慮見而開聰明無古今賢愚所共具何其易也而昧之棄之假借影響卒弊於梏心師心又何其難也不實體而静研之豈願學之誠乎樞竊以良知爲夫子色相以省提爲夫子謦欬以討真心爲夫子刺贊而愧於譾鈍茫茫太虚孤懸一掬其誰幸以助予而志同君子咸定於自審天下斯文之幸也

○楊一清丹徒人博學有用才乂官陝西督茶馬條上五事監苑胥庇脩復靖虜諸城壯浪諸隘花馬池諸要害罔弗振耀虜大寇固原公單騎馳死亭驛預設伏寇聞宵遁復條上軍務及興復河套事宜忤劉瑾逮獄尋復用會張永征安化公授計發瑾惡後入内閣朝廷有大疑公片言以定公援拔士類體局宏肆卒以是受訾云

○楊廷和新都人乂入閣漫無所建白人易之武皇南巡天下洶洶倖臣竊國柄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曰乂當不負良意已而武皇崩於豹房安危俄頃禁從兵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啓　太后請旨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乃定遣迎　今上禮下詔紀元釐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濫役月省食糧一十六萬餘

○孫燧餘姚人樸謹不外飾然性明澈臨事縝詳自刑曹勑讞刑獄會瑾横恣公逮坐贖罰正

德末年江西宸濠蓄密謀已漸彰當事者擇公巡撫其地及謀惡大著公屢疏罪狀以聞俱爲中道邀匿弗能達乃與御史范輅參議陳洪謨副使許逵協謀峙粮飭旅布守要害未幾宸濠起兵謀反公不屈死之謚忠烈

○許逵固始人初爲樂陵令以靖寇功陞僉事尋轉江西副使時寧藩起叛兵縛巡撫孫忠烈將殺之一時官屬駭愕不敢言獨公反覆辯論且厲聲大罵慷慨激烈并命縛斬於惠民門外

刑時公顧孫忠烈云早不聽我言當至此公蓋
嘗有先發後聞之計為忠烈所阻

○吳廷舉蒼梧人耿槩雄傑百折不回從學於陳白沙為縣令以忤上官搆誣編管起為府同知轉兵備忤鎮守潘牛被劾於逆瑾矯旨枷號錦衣衛門月餘幾死復編管又起江西大參姚源洞亂被執入賊巢欲加害公挺然不少動色且諭以順逆之道賊感化禮公甚後歷陞尚書士類傾服

○胡世寧仁和人偉氣局雄視百夫而才畧足以副之初仕江西忤濠為其所搆坐發戍後起歷巡撫所至有勞績禮闈孔棘公亦預當一面然獨惟公疏論議和平雖雝鳴鑾無詭遇獲禽之意公外矯矯而內縷縷揮霍詳明淵乎莫得涯涘之也

○黃鞏武選郎莆田人沉敏好學志於殉國當武皇欲南巡奮疏六事留之甚剴切語刺倖臣江彬時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彬矯詔廷跪二臣五日杖百餘除名陸竟斃杖下君卒得甦以詩遺其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無所悔之也

○徐文華嘉州人兆聳偉然克充諫任人不敢撓以私忤逆瑾坐戍尋起歷官大理丞凡朝廷大議會公職雖末列見群長糢糊不敢發輒抗聲剖析衆亦愕然唯唯後以大獄罷

○王廷相儀封人氣類兀不能撓居諫臺敢言謫縣丞益自厲贊理留都職舉弊絕後久綰院

章風表百司凜抑奔競有要地衆越禮趨之獨不往志好文屑集百家言苦恁探究述雅述以見向晚尚玄術群小所恬者以是黜之

○梁材上元人檢滌自飭恐恐惟時套所免為縣令著勤民隱節費恤傜任臬長慎察屬省諸寮治狀會大朝一一犂剔以為黜陟有不協者力諍之時謂大服輿論他時未有也後尚書計部值大工及邊務倥偬公黽勉籌會以給之太倉老庫銀四百萬執不敢動其守法類此

○谷琏藁城人澹約性成翛翛自戢位躋合與
供具如寒素士正德末造侈㠯肇開公不逐時
好然亦不迥立異懺嘉靖初入閣嚴誠闗從不
濫交與謁者以恂爲儀受則還贄致政歸行李
及奩配不滿一輿
○汪俊弋陽人敏而敦文而能稷克叙倫誼質
心善世雅不與俗詭儔官大宗伯會議考典力
諍之雖其明之未詣盡不自輕於同也
○穆孔暉外樸内辨精肄舉子業每因文得悟

陽明先生主試山東以篇句時有發明拔第一
後爲學士不依違時徑雖非涉世利器其坐鎮
相觀雅俗之不可無也
○邵銳仁和人顧名檢篤孝義澹約素持退然
若不勝衣科擬春元而自視爲不文位躋卿長
而家如寒士爲提學以敦行風士忠信之稱鄉
評朝議同之
○鄭善夫侯官人性疏闊無留伏爲禮部郎曠
志辭榮博學爲古文尤長於詩義不詭於風人

[illegible]焉仰頫縱游名山川其意嗛嗛如也正德末
以養痾終其身
○程啓充韻發有儁才銳情許國通諳典章爲
名御史敢言執憲諸寮長倚以爲重一眚大獄
戍廣右
○吳昂海鹽人廉靖清約隨所宦歷悉著善政
民至涕泣扳送之及歸老誦讀不廢如書生然
○孫一元不知何許人浪迹江湖手槊軒逸耿
等富貫詩善風格爲名家然實假於詩洞究典

章可以致用凡履迪悉不苟動發矩度衆稱隱
君子云
○楊最[illegible]生平廓落無所容慕古不弄與人
不設樊圃每任真獨了爲有司隨在有惠政官
至太僕卿當嚴慎之地亦率意以其素施之乃
獲罪
○徐問武進人準操擊約述古以爲法程復凌
躐文壇博採事與宦歷躋上卿隨諳者勤推賢
士屬

○毛憲武進人質直斷飭脩爽勉敬義篤於宗
婣戚故人以是多爭服君諫垣恭劾剴激
○金洲嘉定人質疑麗樸邇尊耆巳謂道關倫
脩則於所厚厚之謂學首言行則有物有恒謂
政在愛民則逕心惠鮮由食息致微以歛有繩
律令邑民深德之
正德諸奸之務也八黨蛇蝎義子鬼蜮四
家兵豺虎城中以爲擾攘而國是尚具清
議不衰其宦官蜂使武臣孤假文士很踐

天下以爲消耗而計費有常名檢自立是
以脩身之士皆得各從所好而習氣依然
憲孝之遺也濟濟傑碩曾何少耶所慮以
講學爲諱不能發明飭蠱之實申後甲而
意承考安能保其往之不見吝乎
○羅欽順泰和人莊篤由衷動執烈槊不能撓
以非因自號整菴人固信其爲整也凡出處取
與必欲印有成憲嘗曰人立身居業必先打破
義利關否則擾擾直到底其教人毎以是致嚴

官至尚書甘茹清素晚年不下樓數載以終
○桂華安仁人嚴毅天成步趨矩度而充養成
見動自有執由身而家日有定課尤以厚風俗
表鄉閭爲務世道王猷偲偲屬其圖畫止一舉
○何孟春彬州人述古績文厲克自持欲以行
其所知雖於世有所睽牴不爲毀方考援故實
多著撰將執此以往官至侍郎
○許誥靈寶人宅心玄微求明性命之說乃泛
涉經傳嚌摋雋腴直欲與古人定異同之案其

得悟莫得而知要亦注情者歟
○崔銑彰德人自少負奇器賢探聖援淰淰脩
滌昴藏馭世煞辨三志去取不欲自詭於俗洽
涉典訓縫心旨歸廣援徒以師道自任其肆爲
文辭亦瑰瑋自發不襲人居翰苑以爭禮罷職
復起爲尚書謚文[illegible]
○呂柟高陵人學以躬行爲務大意宗朱而時
小異之開誠與物和氣襲人無遠近賢愚無敢
慢至義理所執則鏗然競烈置死生利害弗顧

也居平偉重不妄言動亦不泛比人嘗禮闈甚
急公不仕職坐貶後起爲侍郎
○魏校崑山人雅慕聖賢體用之學乃肆力墳
典博求於仰觀俯察經畧民物事鉅細證究且
曰嘗於斂處爲舒復求之靜坐以澄其本於是
内外交養之意日持瞿瞿事必先有成法儼然
朝夕守而弗渝官歷提學祭酒太常卿澹若寒
士
○何瑭懷慶人篤遵古誼雖世局變推而公不

受染當逆瑾熾威群寮入見有跪禮公獨挺乎
自立瑾大恚然止奪公官後起督浙學尋致仕
張内閣當國甚器重之舉翊　聖治期大用之
始入京胥晤輒面數張十三愆衆爲諤然官至
禮部侍郎
○王思編脩泰和人端謹不放孝友忠義正德
甲戌抗疏勸　武宗抑情懲故還蹕以防外患
謫驛丞凡九年四方從游者衆正心誠意之學
多所闡明　今上即位復舊銜後以争禮詞劇

嘆斃於杖下
○張邦奇鄞縣人秉毅才鉤稽百家言欲盡物
業散殊而溥運之迺步趨前懿嘗夙興恭空黙
省視事敬一語仕陟尚書謚文定
　功化積而治運昌則人文蔚勃而正學漸
明内脩切而講見叢則真意流行而交儆
交力當良知學倡茲諸公適際並起道誼
辯雄吁咈情契雖非直打合同而揚闡廸
知真脉巳畢驗菁莪之遺矣顧不盛乎

○良知之講布四方之和而應之者能輒棄其
沉痼如雲龍風虎其勢蹶焉以起有不可以枚
舉其若肖而速韻迄於今不鮮儔雖淺深漸頓
生熟弗齊要能決向背之機矣炳炳在生例未
即述惟既定蓋棺爰爲舉之有王艮泰州人超
悟於漁鹽之中能衍說善徒擔荷甚力有薛侃
揭陽人冒衆疑而信之卒大有所就以廣其傳
有董澐海鹽人老而從吾所好有周衝瞶磨力
於自得有楊[illegible]楊[illegible]鄭[illegible]潮陽人徐愛餘姚人

竭其才以夕死爲志有朱節山陰人能運於展
宗爲名御史有王道武城人雅重能爲國師有
馬明衡莆田人秉直甘於辭榮有應良僊居人
應典永康人堅持不失於顯晦之間有冀元亨
武陵人忘軀以從義有蕭璆辰州人英爽不懈
其趍有蔡宗兗會稽人毅確不詭於俗有李中
吉水人金克厚僊居人以質直得之有舒芬進
賢人登殿元務着已貴富不膺於中

極乎哉良知之學也不費辭而道備乾知
太始之知也此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乾以
易知知之上不容登耗毫末故然補之以
人力則非易天命之謂性言是物也錢友
德洪嘗曰充塞天地間只有此知天只此
知之虛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
之靈妙日月只此知之往來人與萬物只
此知之合散而人則此知之精粹也此知

運行萬古有定體故曰太極原無聲臭可
則故又曰無極養而無害則通晝夜被四
表徹古今無有乎窮際究極其微視之而
不見聽之而不聞極乎哉其良知之學也
養而無害其知易之難者乎夫慕學而不
得其所爲學過信良知之易然耳以後世
之欲之質之習之功欲易良知以爲過信
乃學之所爲病也是以枯心師心能無懼
而圖之可乎若夫于何而養于何而無害

則有良知在諸君子云殁其所至不得深
考慎而致之是在未死

○馬永通州人絫將讀書負忠義身當鋒鏑而
左右毛錐志負驍悍而出入矩矱文學士咸敬
重樂與之遊而公亦自任初鎮延綏後鎮遼東
恤養戎伍與士卒同甘苦所至感若父母而防
禦飭嚴猷畧沉密雖不能大値顯就而多無失
事

本朝武臣至是一大變而人欲務文矣究

原國初以將對敵舉動自由以漸而
制於貂璫之出鎮乃設巡撫以制群璫又
以漸而制於巡撫之總督重臣摠兵權籍
巡按以爲糾察又以漸而制於巡按之翻
異隨在掣肘不得不文以爲自禦之計且
文臣輕辱鄙陵動以不識字爲誚及其薦
剡則右文而後武又不得不文以爲自立
之途於是天下靡然從之莫知其自爲武
矣此豈安不忘危之道哉而爲之文學士

國琛集卷下　四四

者反學射習孫吳之書玩三式法然則武
事在天下其終不能自泯而文之過於文
亦可見矣
○席書遂寧人志宏敞好學有沉慮讀書恒自
出己識不襲勦成說歷官巡撫所至有治聲適
今上入繼大統考　孝宗公奮然不平具疏乞
正之大禮成轉禮部尚書時兩家聚訟氣激黨
成公雖堅豎禮儀要之不失和平務存國體不
欲因此以傷國家元氣以故黨似如讐獨不甚
[illegible]公也
○張孚敬原名璁　御賜今名永嘉人少負學
久困場屋性競直不隨物見事輒言之不爲忍
隱爲進士觀政時　今上入正大統以　興獻
王陵在藩府下禮部會官議主祀稱號公即上
疏辨　今上乃繼統不繼嗣時論交擊之復著
大禮或問二十三條以上舉朝若讐大禮成
上倚眷特重入内閣　上方勵精堯舜之治夙
夜夾圖忠直自許而包苴不行百執事肅然就

國琛集卷下　四五

職
○桂萼安仁人家學懋脩自少負奇志動以古
人爲慕常謂事必有法必豫爲理會以儲經世
之具三任縣令所至政善民安會議繼統禮群
疏不伸臺閣布忿　天子方持終天之快公衷
衆論以上而謂強臣執國柄欺　天子幼冲
上奮乾綱大禮立就乃眷注公歷擢冢宰入内
閣公引拔才賢溫裕識治體
○霍韜南海人性介特任眞剛厭流輩所爲而

徐矯之自負經濟談當世務亹亹任兵部主
事會 今上入正大統考 孝宗乃三上禮官
書奮言不當繼嗣說不能行輒飄然掛冠養痾
曰我何顏立無父之朝哉大禮成起公歷陞尚
書公怒人不移事薦人不病其杞又善惜才無
忌心其嫉惡獨致甚云 天子雖注眷亦懲其
在曾逮獄
聖天子嘉靖中興奮思隆古之治一時習
與皆不當 上心而四三君子適以議禮

顯由是拔躋崇階以慰 帝佐豈以酬功
爲惠哉而一時建業呈勞鋪宣 睿德划
剔宿弊漸追 祖宗之舊亦可謂蔚然盛
無以加矣而其銳前之志當有勿恤有福
之圖寓今後無疆之貽則全善矣
○監生石大用薊州人正統甲子處六舘諸生
間恂恂謹飭務強力植志會祭酒李文毅公忤
權璫困首木於監門三日不釋時炎暑蒸鬱病
昏不能勝石義激於衷以隻名具疏懇請自代
詣銀臺則懼之以法石曰死生以義何懼之有
疏入蒙並釋之在廷文武臣咸嘖嘖嘆賞求識
其面
○趙同魯長洲人志氣高邁自經子百家言靡
不涉獵下筆滔滔莫能禦身居田里喜論當世
事見人之屈抑與民間利病及時政欠失憤然
若迫於身有裴巡檢王御史誣民爲軍盜能奮
力論而過之遇歲眚輒陳白救濟方切中時巡
撫王端毅公大奇之嘗論三吳水患特起白茅

港之議越數十年後果發工如其言
○韓悉成都人將家裔也自號飛霞不樂仕自
負悶悶槧人善詩文沉機遠略有不可詰其際
者知黃白之術托談醫事後改姓白自謂能點
化已姓天無一地無十脫去其畔皮囊故昔韓
而今白矣彭幸菴總制川廣陝軍務剿撫流寇
計多出飛霞功成而人不知
世不乏志士匹夫耿然則隨所運用三軍
不可爲奪而况於務禮知文之士哉天下

有三 志而志富貴爲民下然能以富[illegible]志者幾何哉世多番涎涕指而終[illegible]賤蓋特意與所發不足以言志甚哉志之爲難立也若三子者可以言志矣雖然一年而離經辨志期王而王期霸而霸能得其天之所以生人則知我之所以爲志又烏可不慎乎哉

〇太監雲奇南粵人守西華門邇胡惟庸第剌知其逆謀胡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 太祖往觀鑾輿西出雲慮必與禍急走衝蹕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崪舌駃不能達 太祖怒其犯左右撾捶亂下雲垂斃右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 太祖乃悟登城眺顧見其壯士披甲伏屛帷間數匝亟返櫻殿罪人就擒召奇則息絶矣 太祖追悼奇錫贈葬今有司春秋祀之墓在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

〇太監阮安交阯人清苦介潔善謀畫 太宗營建北京及治塞楊村驛諸河皆大著勞績諸[illegible]一受成筭

〇太監陳蕪交阯人永樂五年入宮至景泰時卒歷事五朝保抱皇子四夷征討悉與行賜更姓名曰王瑾寵賚爲本朝中璫之冠 太宗賜範金圖書四一忠肝義膽一金貂貴客一忠誠自勵一心跡雙清

〇太監沐敬建文宮中人 太宗北征四十日不見冦兵困糧竭六卿勸回鑾皆鎖項敬復苦諫 太宗罵曰反蠻敬舉首曰不知不知 太宗怒命縛斬之敬言猶不已 太宗悟曰使我家養人悉如此何患不好遂釋之

〇太監劉永誠虎視屹屹便習騎射三扈 太宗北征奉 宣宗使偵漠虜逆謀三帥師討兀良哈俘馘無筭捕執磁相妖人李宜張普祥 英宗朝監鎭甘凉耀兵境外鏖陣於沙漠數取勝擒其酋 景泰末召還總督團營南城之謀預勤披甲獨以滿盈索退姓屬令辭職遺榮杜謁泊如素門成化初其辭累朝所賜産第祿從

○太監興安性廉守不能干以私當國家多難
景皇縱樂中外恐恐安雖短於才能諮信二三
故老贊襄救正盡其力之所可爲但廷議迎駕
多沮之蓋甚不得已者也潜諭默挽興之力居
多興好佛甚遺命化沉香龕了粉其骨作浮圖
供其不流染本習亦以此
○太監懷恩成化中以直道黜居鳳陽弘治改
元召還司禮監預聞朝政　孝宗信任之恩首
白内閣萬安不愜人望王恕以雄才淪落宜黜
安進恕　孝宗即罷安召恕爲吏部尚書

○王岳何文鼎弘治末年賢宦偶力抵戚畹張
司禮李榮希内旨杖之慘甚迄死罵不絶口岳
清介不伍俗正德初劉瑾等用事出岳居東廠
每維持士節執法認真諸要門各遣緝之科道
官走謁岳門岳以正對瑾因中傷岳駕言岳授
意九卿等官令論列閹宦且云請試之諭岳欲
杖朝官觀其辭否　武宗如其試岳果長跪乞
宥　武宗怒其謫戍孝陵行至臨清賜死於舟
中
○太監蕭敬詳諳國典持重老成歷事數朝正
德中諸奸豐肆誣　上行私　武宗每召之問
輒對非先朝故事多所救正嘉靖初言官交中
之以罷司禮
○黄偉呂憲晏殊嘉靖間太監清苦雅重屏徹
華玩動以書史自隨恂恂然有儒者風所鎮之
地軍民多被其澤文臣之守土者或籍以爲榜
繫不敢就墨恣自壞

○孫裕　孝皇時舊璫嘉靖間懷　孝皇不考
及戚畹張憲泣控　天子頗踰激　天子欲明
倫執法捷之遂自縊　廟中
孔子曰有教無類以賢品人則於我無黨
以德容物則於人無比每見縉紳道中璫
多切齒孰知有傑然者卒出吾輩上爲縉
紳所不能爲之事乎故君子以虛應天下
能收群英以共歸有極則治理猶反掌若
王何令長老尚能道其行事敬禮之若黄

呂晏子親見其賢當效法之不暇而能自外之乎昔劉東山者　孝宗幾誤加怒而太監苗逵力救以解遂成明良之遇則若人者不惟不相仇反以爲容於吾輩回視吾輩不爲其所笑耶

○冷謙羽士武陵人能審音　太祖命爲協律郎考正樂器樂舞凡宗廟中和韶樂及朝廷大樂以至迎膳等樂琵琶箜篌等器悉是正之其部樂大抵因王虔休蔡氏新書能究其辭意而

加以四清聲音律尖高非昔比矣官至禮部尚書　太祖問其八音之理對曰聞磬聲關係本朝士臣廉節云

○袁忠徹鄞昌人風鑑術神驗荷眷五朝寵渥殊至官至尚寶卿未嘗籍恩以張於世每因事納忠讜議屢出如終大孝之情而愼密機事論養賢之實而贍其取給乞賜孔子玉軸之誥歷言遣使取寶之非識武職宜准終喪諫服藥勿信方士皆喋喋兆沮利害

○蔣用文句容人醇厚恭謹知當世要務以精醫官太醫院使每侍　仁宗隨事獻規益亟請寡欲清心以益聖治問保和之要則對在養正氣問醫效何緩則對善治者固本急則恐傷其本賜第則懇辭乃倣居蕭寂晏如也時朱丹溪徒戴原禮自負空海內見則推之蓋儒而醫者

○彭德清欽天監正扈從　英廟北征時王振擅權威熖震主大臣咸俯首順命初出師金星犯亢明日黑氣四塞又越二日火星犯土彭厲

聲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蹉虞誰執其咎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尋被害

○五官監候楊源豐城人正德初因劉瑾亂政上言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機天璇天權星不明宜絶出遊嚴號令關內侍寵倖又上言連日霾霧交作爲陰干陽小人擅權叛上之象瑾矯詔杖三十又上言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東西徃來宜思患預防瑾大怒復矯詔杖三十發戍肅州道卒於懷慶妻斬蘆荻覆尸瘗之、

曷爲而藝成之爲下也言無大也曷爲而無恒之不可巫醫也言無實也大小以人言妄實以心言舍其心以爲人豈惟巫醫隨所之而不可者也而世之爲藝者舉無若數子人信而稱之則豈皆無其心者乎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與跡之分於此而已矣曰然則其所照於事者非心其誰曰以妄而爲照也照則無大小皆實心則無妄照皆存

數子之爲心與衆人同而衆人不能如數子之能爲用或爲利動或爲勢怵或爲氣昬或爲習怠或爲見移而照者妄矣此有恒之義入德之門聖功之本也

○鄭牢廣西總戎府老隷性鯁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不可犯毎醉後殺人牢度非其罪輒留以俟其醒由是賴全活者衆觀尤德之繼帥山褰毅素廉正下車輒延訪耆碩可任以言者人有以牢告進質之曰廉爲官本山曰士夷之饋不納則疑奈何牢曰不畏國法畏蠻子耶山笑而納

○楊塤京衛餘丁卒嘗袁彬忤門達搆誣重情舉朝寃之莫敢鳴塤素不識彬擊登聞鼓懇疏暴彬罪并下衛獄達姑緩塤使誣連大學士李文達主使塤佯諾之及會鞠午門前乃願伏無他及人吐舌壯之

或疑二夫之取也何居子曰能舉斯心加諸彼二夫長於天下曰一事長矣不已淺

乎子曰士君子廣知識多思致能技畧如太倉陳財不能取一粒入口而二夫者升斗之積饑即入炊以當七二夫多乎士君子多乎曰然則不待學矣子曰抑非也隻口之家苟延升斗富合四海而無太倉以爲百萬積財焉能國乎曰學之何如子曰有土斯有財因吾之土而入吾之財未嘗取諸其外心吾土也多識前言往行心以蓄吾德也曷有外乎曰然則典籍非所用

也子曰抑非也典籍吾培溉也師友吾耒
耜也見聞吾同作也事爲吾歲候也由是
而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
斯集也凡若而人有聖人之學有君子之
脩有善人之質有有恒之心斯四科者不
於文不於行皆自其心論之非其心則弗
取也然取於見聞之所及取於心思之所
到弗及弗到其所缺者多矣姑俟續焉

國琛集卷下　終

證道編摘畧序

證道編者吾師一菴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孚
覽史籍游思策墳意所獨到義宗竊取昉于
羸秦迄于胡元上下百千年間即其行事而
折衷之要之不詭于道而後巳者夫時有先
後人有吉凶事有修悖而道則含元體物泝
往徵來極廣大而入毫芒如方圓之於規矩
五音之於六律輕重長短之不離乎權度者
也近世評史者無慮數什伯家而學鮮師承

道術蒙晦乃各以其意詆訶往蹟掎摭瑜瑕
譬猶鍾石離陳而宮商莫辨滄流溷泌而涯
涘叵測甚或好丹而斥素嗜甘而病辛者比
比有也噫道則不明而古人與稽乎柰之何
其言之弗畔於道也昔謝顯道自負該博每
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而明道謂其玩物喪
志是可以觀古人之用心矣我先生自舞象
之歲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旣舉進士爲刑
部郎持法觸忌罷歸湖南乃益探賾攻堅含

經味道明習世務嚅濯性靈志欲紹軻力能
繼孔而日與其高第弟子讐離合異潄芳穴
奇自繼周而下其間世主柄臣創畨遷代事
理之失得心跡之詭正莫不燭照而胏見之
故其尚論之餘不偺不刻其旨微其詞約而
明君就日嚴于指掌此非可以臆揣測度也
夫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
非也予一以貫之一者何也曰道也先生學
有本原見道甚晰故能劑量古今之情昭彰

是非之實論人毋先大體而畧末行論政必
究本始而窮弊原論事功必觀學術而瑕不
終掩以存公論心跡必審事幾而燉不偏覆
以示廣其逵也若駕輕而指習路弗可迷也
其辨也若懸鑑以別妍媸弗可隱也其斷也
若執律以按三軍弗可假也其悉也若水之
行地而虛之生白透迤曲折纖細與衍莫不
曲至而旁浹也編既就門下友又摘取其要
益務省畧先生之意懼一言之或戾于道為

不足證也世世所稱一切評史者有如先生用
意之勤否耶云論評史即一時雅尚之士號
為講學者庶幾先生之力道又脩博聞朗識
通今而不泥古者誰耶期嘗侍先生見先生
語及當世人物或揚確時事莫不近人情周
物理類皆於道有所闡發未嘗不躍然心領
頤甚鶩下又不能日侍先生殊自媿恨乃今
卒業是編恍乎若更摳趨門屏服膺至論也
然竊有感矣昔孔子聘七十餘君無所遇乃

因魯史作春秋以當王法而其自言曰吾志
在春秋是編也固先生用世之具而垂教之
則也先生當
先皇帝朝竟不起今
詔起先生矣而又不即用豈天果無意于斯道
耶非然耶而或者謂先生早用其道當周旋
皇路弼暇終述作之業為不朽計則夫子何
以曰我欲托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也噫先
生之意遐矣時

隆慶己巳秋八月既望門人范應期拜手稽首謹序

證道編摘略

昔予閱史爲證道編史則奚爲而證於道也不證道則方人而玩物非所以於史也是故尚書敘帝王之政實春秋斷列國之行事史也皆爲學之地其究以道爲致降是而是非或繆於聖人闕之者尤不可不慎於是而有言焉所以學也編凡繁冗門友摘而約之即事而求其本質古以驗於今就簡以申其博諸門友意也而予辭蕪評鄙不足以供道商是之爲懼惟竊取之義能念予未述令必正其所歸以成公共之見豈獨予之幸哉亦道之幸也一菴唐樞書

證道編摘畧

門人鮑士龍湯輅摘

○三統之義建寅以主人建子以主天建丑以主事天人事一也舉重以爲統主天以統之所以昭文也而文者理之自然主人以統之所以盡忠也而忠者性之本然主事以統之所以具質也而質者物之當然夏之忠質與文未嘗不備是故建寅而生人凡形色聲名皆起於發生殷之質忠與文未嘗不備是故建丑而闢事凡形色聲名皆定於斡集周之文忠與質未嘗不備是故建子而開天凡形色聲名皆安於明辨此三代治道之全也秦昧此義以十月建亥意在循環然持虛名繼於周亥閉物其統誰遷史救弊之論奮而言之則非統

○罷侯置守王覇一機古今氣運淳漓自然之漸明者與世推移不能強而一之天之立君以爲民法非所泥秦始皇實見得却便做柳子厚封建論後人不肯相信到程朱知得今士官衙門世有其民即是封建遺意那地方山川阻阨化難儘行又風氣亦未盡開所以姑且行得

○漢高質直好義着實行踐履其有文致處乃納人計策非其心見所樂他遭秦後民擾已極乃約法三章只將獄省作主意其一時得民乃養成漢一代渾厚之氣都在此會偷關中父老凡吾所以來爲除害又曰不欲費民此两言實其本心亦是他得天下的精蘊只經制手段寬非所能亦無人可任又錯時節可爲聖謨皇猷殊有缺典所以漢一代遺謀却滲洞藏着種種

○武臣王趙項羽王楚義帝原約先入關爲王秦遣章邯出師先畧河之南羽破秦軍於濮陽再破定陶三破雍丘氣已大盈秦益兵大破楚乃北渡河狥趙是時羽軍彭城沛公軍碭沛公却閒閒冷眼覷着也不求勝秦也不疲戰力畔記先入關一約語羽一心北救趙却去殺卿子冠軍遣發當陽君兵又悉兵自渡河虜王離涉閒與邯盟洹水上議立邯欣翳官復坑秦卒二

餘萬而沛公乃從容巳入關矣秦方竭將卒
力攻趙誰其禦之耳餘傳有曰此河北之軍也
太史公識得天下大勢所以點破這一句
○洙泗洍湮漢武纔表章經學時襲其粗淺以
爲慕古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
禮以道序樂以道和春秋以道名分其名義原
不失但聖人之作六經以吾心具有陰陽政事
性情和序名分之體爲之經以傳心乃聖人盡
心之學君於經則筌蹄耳而漢後務其名迹亡
其所由來専究陰陽考驗以明易失其陰陽之
所以然書詩禮樂春秋皆然然却真能從陰陽
等推衍機祥其事有下落初洙泗一再傳巳漸
失宗旨又踵秦鄙古陳涉之王魯諸儒持孔氏
禮器往歸之故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易自
田生書伏生詩齊魯韓毛禮高堂生春秋胡毋
生董仲舒後施讐孟喜梁丘賀京房費直高相
倪寬歐陽高夏侯燕聖林道周堪后蒼戴德聖
嚴彭祖顏安樂管路冥都房鳳江瑕丘葦相繼

而起學雖未純都從實心幹辦或出爲名公卿
或秉政蹈禍不變到唐以後又落這名迹上標
善文辭作虛套話頭實無乞迪宋以後又在這
文辭上增附一番議論意義了却於這名迹
亦無干涉
○京房費奉明陰陽推衍卒遭身禍房學於焦
延壽焦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焦術亦
甚明只善用知京出不知幾又知京心切爲國
不能待時之可而爲用此以術學經非以道信
經陰陽理微却的的符中亦忠耿耿別無私顧
而欲尼於言是衛利害世心有謂人臣當論道
不當論陰陽然旣巳知之不可必拘而默這還
是學不正病在自信太重所以極誤事若眭弘
者其質尤劣國所諱言一念勃然便言之伏誅
○楊子雲好玄分明有反而自求之意使其得
所依歸默識之學可望孔孟後世見膚淺他特
地靠這邉巳是不差向往
○秦一天下制國亦甚嚴輙二世以亡其幾不

[illegible]亦不在漢亡秦者渉也渉一呼嚮應武臣
[illegible]田儋王齊韓廣王燕甯陵君王魏横陽君
王韓七分八裂一關中不勝東拒後渉雖死其
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止以渉無賴不具天
下大見百姓嗷嗷怨秦本等大題目乃姑置却
冒認扶蘇公子所以終不大成事項羽也是畧
地攻城之雄如何不屬漢高噬手而得高祖深
識此意不没陳渉功爲渉置守冢于碭𤰞夂血
食

○秦皇漢武雄才大畧通古今所希有他拚身
子自擔當替别人做事誰人肯只志大而濶畧
事情使加學問之功聖賢不難到秦皇北築長
城備胡南脩五嶺定粤自以爲遺萬世之安却
將當時人勞瘁不之顧漢武開酒泉張掖嵗費
多貲以守專欲息羌胡戎三家之爭却窮兵黷
武以傷海内今人儘能筭計後一叚只欠前一
叚志氣

○項羽只使雄氣原無一些志范增如何附[illegible]
[illegible]知增無此見識有謂有一范增不能
[illegible]能用也成得何事羽若肯自克抑守陰道
[illegible]終其身爲明侯王若肯内深求務陽德爲發
[illegible]吊伐誰能當抵只在易志不易業增固老腐
漢無能爲也

○田横高風能畧國能守業能舍死能感人邁
絶古今若謂賢者則未然他生来自資質好不
加些子學問如駕一船竿櫓檣帆猫縴完具人
力亦㲄充駕只欠一柁時楚漢爭王稱名號復

有數國申陽都洛陽張耳王趙司馬昂王河内
英布都六陳餘王代吳芮王長沙田安都博陽
共敖都江陵臧荼都燕章邯王咸陽西司馬欣
王咸陽東董翳王上郡這都是以利害強弱爲
進止既無柁又無駕船之具

○張良終是三代下人物謀立功名而得機之
深者漢士淺暴貪鄙突轂之若天外頭得來其
謂知道未也有君如彼得君如此一代之典制
作以貽燕翼而不聞良有何陳立徒以高舉辭

處不爲世所羈是自爲謀也
○蕭相國功多賚重便當思以處之不必討其
主忌哲亦不必以人言爲進止初受鮑生言其
處當繼受邵平言其處亦當後復受客言只合
反巳尊主分過何必自汚以厲民反啓其主之
疑蒲思溢豈惟君臣家而尊卑外而朋友亦無
不然苟必待人言而動失隨事斫幾之學
○孔子遺風未泯叔孫通雖以玉帛鐘鼓傳禮
樂他也有此些運拓生意若謂大直之詘委蛇之

道又却未能及這不肯下兩生覺有所持不知
運拓上何如要之俱不是儒宗
○賈誼不識四公子謂其約從離横他那得這
心揔是戰國逞雄無賴正士生其間無處下手
怎得箇資籍孔孟不忘世只盤桓中原不千里
度人度地度勢又有所不可爲者孟子一眼覷
過到底無下落至窮戚徐尚蘇秦杜赫輩却謀
動列侯邵滑樓緩陳軫齊明周最翟景蘇厲樂
毅輩却意振方國孟子豈衒下於諸士守孟子

之正便難聯雁情申俗辨
○荀卿儘恬正能脫世氣志欲明王道却不是
用世手段他於性上巳窺得操則存乃後學本
等談竅他却歸咎性來倒說性惡便立論大背
反啓後世訾譏
○魯仲連高才遠致言一出而齊將燕軍雄銳
斂銷其風神英爽閃閃逼造物當索之牛談之
表然深考其事情時尚有可做的事天地生人
也尚有合做的事惜無師友之功不再透上一

着他心不虛又尚論古之人須得立志
○李牧趙名將他圉邊斂兵自保一着甚好及
行戰便使無羆類以後觀前知有故怯誘屠之
心郭開間行身戚或者其天也
○戰國士多反復譎瑣獨趙國臣皆瑋瑰有丈
夫氣大戊午趙豹左師觸龍肥義公子成廉頗
李牧藺相如趙奢虞卿各有大勤於公室又正
當公室却多有負臣
○漢武才明忒過高喜功好大即有納忠的也

動漢稽古禮文定一代大經制此時正是
與他怎放得過轅固申公言近裏對罷就邸
董仲舒三策重反求責實行觀其再策謂子大
夫或道世務而未論考之今而難行是不以初
對爲然其三策謂文采未加豈惑乎當世之務
及條貫未寬統紀未終是不以再對爲然後以
爲江東相是不以三對爲然若嚴助朱買臣吾
丘壽王枚皐司馬相如終軍徐樂嚴安公孫賀
張騫競出以自衒雖一時有合無以令其終然

轅申董恐亦未具格心之學自古君臣賢智都
欲自便於巳未能爲道爲天下若爲道爲天下
便能舍巳彼我相成

○劉歆王舜甄豐非有心附莽只迂儒不討始
莽羅致名士何等先施世沉世浮輒昧進止大
率常人情無主張到事幾逼緊纔悔時孔休辟
方卻老成早見王崇龔勝邴漢兩郇持重耐情
蘇章曹竟栗融禽慶郭欽蔣詡韋觸眼便動心
這都是出處上要立身的何武鮑宣辛與許紲

文明拚着不比歆等按暗浪過

○漢仍秦官稍異同相國丞相秦官周六卿即
是相秦卻又用一个代天子之勞不計繼體之
君　代勞便生事端雖其屬置司直秩比二千
石然終是其屬太尉秦官金印紫綬祿位與相
國埒秦專事戰功所以重太尉漢南北軍制甚
善乃因周禮制內兵法秦這處能悟其妙但
兵權須有制豈可位百僚上時謂司馬主天司
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蓋以司馬爲立國

命脈前後左右將軍秦官位亦上卿漢特不常
置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秩中二千石大率兵
銜便隆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舉劾
按章迄今因之蓋欲以虛隆制太尉秦漢所以
治不如古

○光武不輕發在新野巳計料定必候群雄蜂
擾又有更始劉盆子爲宗倚又不肯當莽鋒亦
不當赤眉鋒又候伯升露身向前他卻閒閒營
搆二十八將皆忠義文學之士無一人烏合無

類苟非素相結如何得一時之聚初王匡起新
市陳牧廖湛起平林一出而兩家兵輙投應非
宿布何處得來於是拔棘陽攻宛下昆陽定陵
郾虔陽關敗尋邑尤茂尋邑雖奔兵却支流又
其人不類非奔鋒自宛而東皆入所有遂定洛
陽持更始節北渡河經畧燕趙時樊崇逄安徐
宣等蹤籍關中劉永擾睢陽公孫述擾巴蜀李
憲擾淮南秦豐擾楚黎張步擾瑯琊隗囂擾凉
朔董憲擾東海延岑擾漢中田戎擾夷陵盧芳

擾雲中而銅馬青犢高湖重連大彤鐵脛五幡
檀鄉獲索尤來五樓等種種鋭發亦不欲各當
其鋒所以進燕趙適遇王郎有邯鄲之變不得
已赴薊討誅王郎北發十郡兵幽州牧不從遂
斬苗曾以後便如破竹事貴豫亦貴先易本朝
劉誠意初見
太祖對以天道後舉者勝　太祖一言成契
○王允謀誅董卓計甚密貧士孫瑞之力多而
瑞從荀爽所拔士以授允爽首欲誅卓其機充

[illegible]卓以禮徵鄭玄申屠蟠及爽玄蟠堅不就
而爽郎赴不十旬以致卿輔卓傾信之計遂成
人且不知
○董卓授殲不思釋其部曲以安關東豈有誅
元兇可隱忍不赦餘黨王允也見到却還把深
一着來處這機方露於卓李傕郭汜輩如何不
疑此允淺處昧深禍所由來所以機須圓
○漢桓靈間權勢竊政正人討不行名節之士
也算過只好持虛名存這一脉隱隱繫維風誼

不謂黨事遂成周福房植兩家賓客有甘陵南
北部濫觴黨偁若只郭泰賈彪李膺陳蕃中外
臧否也還好然氣運感通亦賢貴聲望嚮應膺
蕃實蹤漏忠以易俗而有不能諸賢高尚却不
是忘世實欲作爲只是没用漢一个身子也庇
不得如何能用國家天下竇武何進劉儒何顒
楊彪欒巴劉陶李雲劉瑜輕意犯手受禍延篤
刀璧表閎趙岐張奐劉淑巴肅年陟傅燮稍解
事幾范滂黃憲徐穉姜肱符融申屠蟠杜密劉

祐章何等冲雅只無一人知學倡布性宗令氣定明定畧定眞才彙發濡跡餝蠱

○東漢和安順以後宦官外戚之禍踵至只是國無定制君人一時情不容已便生出事端和帝竇憲破北單于大功所以寵任外戚攸始竇恣權復用鄭衆誅誅之亦大功所以寵任宦官攸始安帝外戚鄧隲宦官樊豐周廣順帝外戚梁冀宦官孫程張防等遂相沿爲故事天子孤立又文武臣欺肆屢出一外戚親臣一宦官近臣黎蓄以壯内威却須有相煎制之法袁安楊震虞詡張綱左雄李固周舉骨鯁力争八使之風力奏劾反抑而不振政之日衰以此國之未郎隆亦頼諸賢之力

○董仲舒三策誠武帝艮藥石帝欲外求治道而仲舒緊緊歸本實脩故曰在陛下加之意而已一言已結束功效只仲舒未知性不了截求之性根却將天與人理與欲道與法不合并打疊所以帝心一時便未得契悟其曰命者天之令即是性之所在又謂性是生之質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則凡人須托見聞幇補凡情須籍法制束縛凡治須用刑名禁厲帝如何肯不外求要之明刑弼教教爲主意行於刑中率性謂道性爲主道出於性中盡心知天人爲主天順於心中種種施爲條令粗迹總是一元所在仲舒知舉春秋一元而其義尚雜有天有人有性有情有道有法却多着

○漢吳章盛弟子講授餘千人不知所講恁麼安漢公子宇欲爲父幾諫謀之章以事洩坐章要斬安平朝學問大段是冊本上三昧

○楊王孫羸塟貽祁侯書是或一道擬之杜鴻漸葬還是奉佛土苴不如也只王孫享生厚重厚致囊臭不能一生死何耶恐於書情未眞

○漢于公治獄自謂多陰德知子孫必興令高門閭後世可容車馬後定國永果昌此以希報心決因果非所以爲德也順理以定讞讞貴乎平不自知其爲恩知安於理而已

○漢武大將軍驃騎將軍東道將軍才藝忠勇僅相埒而李廣難封人委以數奇未必然其初爲前將軍帝難而從之恐不得於所欲廣之爲軍於二將軍裏下同畏敵同識陣同可謂能用於兵但不能以兵爲用蓋其氣欠充將精神盡收拾這裏未得自作欛柄處身於閒地駕運此物至李廣利蘇建程不識輩并於這物上欠周匝

○三國鼎沸莫知其所雌雄看來魏據其勝奈操刻慘失其命宇宙之本江南沃饒又君臣儘居厚只不能當其勝欸固可守亦登一戰只好快意守計於攻取無干惟蜀居其難止有偏安之險將荆銳向宛洛率益衆出秦川也是套數這須待觀天下有變始得三國名英明猷不乏恐都無囊括席卷之意不然徒是浪妄

○孔明出師表欲恢復舊物天之立君以求安民再不說起不應開闢來是劉家天下這便就益曹操橫氣時漢失德走鹿其逐操挾天子令諸侯也張言爲劉孫策也欲攻許得漢帝若能以安民聲操罪又自家舉動救民水火之中天下人心便就下走擴操却水益深火益熱便自然對了又操也是雄英漢只心術不正能改動了他心術斯世斯民却有着落

○劉表才器穩當愛民養士其處張濟之死及重儒術定章句意却好只欠明特故不至大成宗賊何須首誅當合之以爲巳用囚韓嵩是不識善人與袁紹友善只合勸其解袁術之隙劉備歸荆州乃不能用又聽纔而斥宗子俱是欠明特處

○皇甫嵩誠將家難得猷畧過人緩急有條理又推功不伐守正爲國不爲私討只殺戮太多幾數十萬仁者所不爲張角黃巾之變愚誘平民無知入法乃不爲之處悉付誅慘

○袁紹才畧過出志誼甚正必誅曹操以扶皇器終其身不變只局器不弘怎濟事官渡一敗便忿死敗後殺田豐極露骨相

○漢末諸豪俊鄭太獨優不惟守正紓謀又煞
能馭氣終以保身初知何進不濟事後決董卓
奸惡及與何顒荀攸謀誅殺事洩能走
○孔融禰衡才氣志慮誠古今所閒有只逞巳
傲物治世亂世皆不能容他煞吐見本色曹操
亦心愛之爬不得他入彀只白日瞞夢眼前機
關如盲黑地天地間此種人甚可惜
○荀彧智畧出人倍勸曹操迎帝都許操所以
雄凌諸傑却是他一生受用只徒不識操他也

多閱人求丘隅而止不是犇撞歸操亦誠無際
操心却董昭九錫之議豈襲操不知原是心腹
商量及得伏后書情不明以白操禍胎攸結皆
過於以直信操也
○鄭玄學該古今邴原清尚直亮管寧操尚獨
行華歆龍頭特譽徐幹澹恬自守却於世務不
相縈空負儒名
○曹操心志的知其決不滅漢只限於貧不透
悟最上一層其交遊中無一人能道此話王儁

彧孔融毛玠荀攸輩何等尊信只將恢張幾
[illegible]商量者看安養元元一大事付之腦後若這處
透悟便能愛賢弘度收拾諸豪傑作一家勾當
○孔孟後漢唐名儒董仲舒李翺首數論性學
到仲舒全不解只冲雅凝蘊不爲氣所凌轢却
似性上功夫得來翺復性書煞有見其中篇曲
折議擬儘道透昌黎恐遠不及第迹其軌履峭
鯁諍決以其任滯鬱便向數中書過却似脫不
得唐習氣於性無干惟宦歷屢效及平賦書論

政諸章非有本有見不能
○遼金之強因宋懲藩鎮以弱邊圉若五胡突
起內地却是中華邊限可知燕築造陽之郊秦
塹臨洮之險登天山絕地脉苞玄菟欵黃河智
者自有先事之慮漢宣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
候望光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亦轉至五原
連延七郡漢末用於扶羅兵討黃巾即留居屯
靖董卓之亂魏立左賢王分衆爲五部布屯太
康祁蒲新興大陵雖欲不雲擾勢不巳也昔江

續變弃部郭欽慮盟津孔恂楊珧阻劉元海建吳會充人心之靈幾無不照不謂高明人反昧而胎禍

○三國時才賢種種若治世得箇提綱會極歸極何等好却偏屬各重自爲無一與天下爲公之意雖最魏頼不能免洙泗遺傳到這裏蕩焉既昧

○凡國家立制一作意便過當易生病司馬炎初立國懲魏氏孤立大封同姓晉之宗室其禍屡出時授以職任令自選長吏郡自作意來

○晉尚清虛之風其來自魏曹操務法術而濟之文子丕得其膚毛故務文而用通達其子叡又得其膚毛務通達而以法術爲用於是司馬懿以法術得志曹爽夏侯玄李豐張緝受夷窮則變士以世務爲贅疣矣此清虛之所爲成風也

○晉李密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於人無彼此夫外抗中和誠是好畢竟未合一若全養彪

[illegible]之仁不見有我影何彼何此

○衛玠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以此處應酬甚好但恐收拾零碎若能從立本上得來色色精蘊有究其所以者答曰恕處遣處爲何真從一體不容巳便是仁若徇情干譽便爲私巳

○客有論東晉板蕩五胡蝟集而劉琨祧戈祖逖擊楫陶侃運甓溫嶠絕裾庾翼疏比伐桓彜桓冲鎮扞死国志雖銳還有定謀否予曰時伏節北征却有下手處十六國本小醜前趙元海巳死聰與曜煞胡行后趙石勤負勇亦壽死石虎毒暴役晉人死數萬發民女十三萬發前代陵奪人萬婦這豈是難圖的前秦符堅難當而王猛諸臣俱不欲圖晉後秦姚萇侵長安尚不穩前燕慕容皝及儁與石虎構惡可乘暐後便庸弱後燕垂奔符堅不能自立北燕馮跋南燕德無能爲蜀成李雄帝黔巳夏赫連勃勃城朔方北五凉張軌呂光據燉煌李暠酒泉傉檀磨

人蒙遜張掖咸太遠所以戮力中原儘有機會劉裕一戰便能核廣固斬南燕王玄球一奮便能感符堅震驚秦百萬之衆以江南之殷裕充軍實募晉故民厲戰力又間説可行情勢易定但恐諸君子也是空志

○晉處士陶潛書法整慎以其紀什之冲雅流風之尚存因考其精貞凛焉埃𧙘之表然而名其士於處則又有所籍而不爲虛居者孔子用行舍藏不專就去就論指其實而言之謂如有

用我執此以往冄舍人也我行我藏是執也晉之恢復中原劇挽南北朝之幾不識潛有此執而不能行否必如是乃不愧處士

○王謝爲晉所倚望沉幾酬物與諸賢另一機局本專心向國家却無心中原蓋非才畧所限也只自爲重熬欲安其身而後動(終故不動)成晦菴謂謝勝王竊意王處其難周旋王敦一節何等精神晦菴又謂皆不得老子妙處老子原無私只好就老子之術上論下壺斥王謝雖亦心耿耿又淺却王謝一着

○王敦桓温其奇惜有才氣儘要好初能磊落立功名不作泱泱隨俗只一念之差遂失千里他肯採納無忌之可商量又世事倥偬輒起妄心却有經界中原一條直路不走

○顧榮賀循𢘅時望劉隗刁協裴與眷紀瞻周顗得人譽郗鑒著儒名殷浩擅濟才却不脱晉俗氣展舒此三子不得

○魏亡蜀皇子諶慘死先刑其妻子哭於廟以

刎家國廢興須量力度德大王遷岐曰強爲善蓋有所性存焉去處誰能推詳做來亦賢智之過若聞見上起念終落名義譙周入南中有議可圖商麗千億侯於周服使丁帝協之厄不應昧於大宗則昭烈何以有今日之蜀楚弓得失言迂而意可繹古今一時彼我一人成敗一物只自家善根要支撐定蜀之民賴我爲安危曾爲計否能律妻子曾計帝禪進止否姜維數攻魏曾知不戢自焚否其退沓中自孤而懼否廖

化董翳足援劒閣否鄧艾未鑿陰平能先致斛否奔吳寄存波瀘導養可忍辱否吾事未盡處却當發憤

○南宋徐羨之傳亮謝晦檀道濟處少帝自來廢立太容易莫此爲甚檀以舊將能威懾殿省故強而邀之少帝寵謝靈運顏延之慧林道人羨之等恐其逼巳況廬陵王之死又生一事端人臣敬事君如天且初立國當思善經制大臣可容擅作文帝殊有識誅徐誅傳誅謝不以翊

戴爲功所以有元嘉之治

○謝靈運放達以文自負若擬韓亡子房奮兩語稍附辭壇藝苑便應着雌黄

○檀道濟有功宋室不小其爲人亦能立以宋文帝之明劉湛　譖而入推即所自毋竟從營陽王上來徐羨之相約時有主張義利两得

○雷次宗誠道隱志與陶靖節同宋文徵爲給事中侍郎不就敦禮爲儒學師亦不就乃爲築室鍾山使太子諸王講經次宗不入公門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其與姪書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疇昔誠願頓盡一朝蓋非晦身以自好者易曰天地閉賢人隱遁世無悶次宗晋人違心不仕而宋文亦誠於太子諸王聊可一試

○沈慶之負時譽立功名却全不曉事惟安閼閼國祭是瘵耳他去幾屢見不去至諫以圖存然竟以身贖無益

○南宋湘東王彧身脫危溺親承孝武子業殘酷大賚一入手輙擊殺子勛子勛潯陽之舉以

無罪所遭情有所可原當竭容招之誠復討義陽袒袒之奔魏亦不得已而欲以千金窮之必死時宋青冀豫泗淮北與西皆失獨所轄丹陽淮南數郡不思養德恢業顢頇蹈故從咸宗息慘横張内外累足而夙望故勳表持爭衆權倖

○蔡興宗當孝武子業彧明之世朝憲無倚刑儔伍如戴法興巢尚之顏師伯義恭輩影逼毛舉時名僚沈慶之王玄謨王僧達顏竣劉誕周朗沈懷文江夏柳元景顏師伯孔靈符吳喜何

邁子綏子鸞子師休若休仁悉以身蹈袁顗勸外避則欲內存以待變范羡詰屬事包法榮報會機的的先見可謂賢矣而格君心定國是一着却没要緊可惜一段精神都將來作保身用

○劉裕蕭道成輩原不解宇宙機局却將小智力硬把捉一時到子孫既無慶蔭又無法守一腕脏便胡做蕭沉綏差勝劉齊臣遠不及宋立國無制治效流横安得不同蕭盡滅劉族無噍類却是宋諸王尤横恣天人不誣

○褚淵傳史臣末述竊可慨南北朝五代之間運促道衰世祿成習臣主君賓皆從門慶故服裼前代宦成後朝而皇綱世紀民彝鏟没公私上下殊不以之爲意乃復以伊呂爲藏窟匡濟爲名稱蓋實殉國之感無因陵闕殊觀而途夷處一化而齊矣

○以王敬則有反心恐非年老豈横他心蕭鸞討賊之師乃卿舊木等他初受大司馬或是藏用

○蕭叔達世際東昏侯大不道滿朝宁坐觀重臣陳顯達沈文季徐孝嗣蕭坦之劉暄江祐江祀俱受戮時東昏已立歲餘不能去崔慧景以握兵起廣陵乃敗事其所運可知裴叔業居壽陽作降魏計欲爲河南公不得兄蕭懿尚青令亦受戮而叔達擁州之衆且踈遠如摧枯拉朽這却是幹事手段

○梁武帝兩截人褒江子四何敬容以前是得天下規畫詰責賀琛以後是失天下心志他資

質好善根重初時事業都是他天機自呈露但欠學問之功故事業止此及信佛教乃學問精神倚注然初基守戒律破相宗尚未能得怎將來治世作圓覺乘用

○南梁吉翂十五請代父刑孝自性生且恬約遺榮亦能通於守身這樣美質肯好學將十八章經貫悟成達孝然後乾稱父坤稱母殀壽不貳所以立命

○陳元達之切諫劉娥之引罪劉聰之愧賢足

義理在人心可謂三美這乃是攔腰截事而論人心不死義理有時而發只能推詳得將事前後不停當的因其發微首尾悔悳圖處纔是眞性不枉了天牖暫呈

○拓跋氏道武起荒夷能慕華倣古銳情典謨却帶夷習成性恣其慘殺畧無不忍這是主宰宙眞機縱才器淼天也無用時重臣信輔疏當此處格心納悃涓移客勿他資質美必能改悔惜燕鳳張衮許謙崔玄伯鄧淵長孫道生輩設

奇篤棐只在事局上攻取便宜處無此子沾着這裏若崔浩勸誅沙門是虎而翼之其後北齊滅元魏之族死者七百二十一人

○程靈洗屢歷戰功專心忠衛後世可謂賢將只御下太嚴苛故後嗣不衍

○南陳蔡景歷趙知禮諸彥輔一數輩雄文結主黼黻朝猷但經綸只在筆端眼前脩短典亡之迹都不見

○赫連勃勃殘忍絶倫能建事得金氣之多又無水氣只發生處却滯塞這原不澌滅只病無人提省其臣王買德能悃誠直諫便無不從

○五胡中符堅却是好漢他於攻畧有條理馭吏撫民儘能致情其風槩表表勇敢處平時亦能馳驟有世長肯收用呂婆樓王猛強汪梁平老何等招待殷勤符融何等尊信而仇騰席寶鄧羌索泮徐嵩蘭犢符朗種種輩悉致榮録有嘉言肯抑欲樂取王洛諫獵裴元畧諫奢輒聽有歸窮敝困輙撫納膂力冠倫而藝華兼濟即

中都似少得何死之日竟若此嘗只是天生一段雄秀作外面標致其中含厲氣惣與塞外習成的無以異所以他一怒而發便不可當

○劉裕雄傑直擣長安裁秦中原不足定然非用兵之序時勃勃居統萬城何等氣槩柔然蒙遜并各部森立西北豫兗諸燕雜布密邇乃以孤懸之關中能安否否耶故沈田子不橫謀王鎮惡不遺變王脩不譖死一幼子無知終非守討惟知取知守知與知廢知偏知全乃為知至

切意裕之速於南歸一篡事在心而以其子及田子鎮惡二猛逆爲制鎮非守新邦也
○晋魏之間干戈日尋民困已極中原板蕩時有休養之邦便是衆歸淵藪晋若不能北征只薄賦輕徭招挾北之流徙亦是安輯好着魏初立國遣使循行郡邑稍得此意
○沐譙領劉裕命往刺司馬楚之譙見楚之遇厚不能動乃以情白弃委身爲楚之防衛呂玄伯刺王慧龍事敗而慧龍舍之不與較後慧龍卒玄伯守其墓終身不去嗟乎誼有感人如此姦惡之不同在吾感未足
○褚淵轉事蕭齊其子貢以爵讓弟不仕終其身是否乎曰人各自行其志乃爲孝但不知貢心曾關係親身痛痒否曰關係則何如曰若有關係則形迹自不露
○范縝神滅論認才爲神神於形誠猶利之在刀然皆自其形而下者爲言顧復有形而上利歟刀歟皆其所生苟一精粗貫本末則形色天

性聖人而後踐形聖人全形而上之神追見原始是謂元神若就才言神心思意慮之神縝乖刺希速化病以此
○孝文乃元魏一代賢君惜宰輔俱出其下他政猷擅美色色且出之有條序又善聽納他不受處悉是眞受只無致格心之學者他若一聞自能領化有問何謂心學曰心者性而已萬物皆備於我是心故能感能應天機自呈乃性生也吾能舉這性體便天地民物一源感應皆與天下爲公這一段發生豈有自私自利於是出之而有節度爲禮行之而合進止爲義運之而得明徹爲智存之而敦眞實爲信節節合義都不離發生這段本體此心之至也有不存復之有不久續之有不照思之有不及問之辨之有見觸之有閑體之有順惕之有逆安之有外誘而内化而忘之此學之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一切不二
○高允可當大臣無望並隆始終能自表見蓋

之特元魏只欠格君心之非
○爾朱榮晉陽之兵誅鄭儼徐紇正朝廷紀綱又奉孝明密詔初與高歡元天穆等議亦近人胡太后犯鴆帝之咎彭城王勰忠勲其子子攸有令望立之亦宜是時必痛快群情榮於剳未嘗有定分止遷之河橋幕下太后及剳之沉沉於兵亂非榮所為及定事後不見有反狀只殺禍盈朝王公以下二千人非仁機亦非事體於此露心術之微安得不起子攸之疑天人不誣相報自速若高歡宇文泰皆襲榮格套又出榮下

○元魏清河太守房景伯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母崔曰民未知禮召其母子侍堂下觀景伯供庋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曰其心未也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乃聽遣卒以孝聞蓋心有真心近來淺淺興起便自信有得豈其光發哉况涉見聞落形迹
○高歡宇文泰爾朱榮侯景輩總是孳變射利無此三子道誼却又出劉裕蕭道成之下他所以終守臣節之名以大事貽其子只學得曹操故套曹操却是自家思量得來宇文泰差勝高歡所以後周成就得幾个人才方之楊隋又遠不如然楊隋只器局上別這窠臼未能跳脫得
○隋煬縱恣高頻楊素為國世臣其咎誠大煬之立皆素力有張衡侍疾之疑頻建大功贊諸大政卓然良翰却諫太子勇廢立不甚力國有弒逆不思討賊討又國興師百三四十萬奢遊蕩侈橫歛疲驅不以此爭而死養禍全身卒令亡國而已之身亦不能庇蘇威賀若弼輩其咎同使柳或梁毗而在當必有建白

○人皆知三代下秦獨變古不知宇宙到唐一大變唐全以殺奪鋪衍世局秦之變變古法他自家意思尚見在唐却變古意唐文章亦如此李杜古今詩聖總屬辭格上敲推聲實相副恐難得故采風者到唐便無所措手唐太宗天資英傑只是無誰與歸河汾學問也只是洙泗變

黃牝牡況不可傳一轉來便脱了坯槊河汾精講究參辨得世變與仁邪仁義禮樂粗迹儘融會只主腦却不見提起總歸心迹之判五霸續起王末雖以力假仁分明霸迹無所隱唐太宗顯然王者自居却於五霸心腸尚虧損其能享國賴因末見本處功效

○凡人品各有器度所以爲居之者地唐太宗便捷百戰却不似君人孟子曾論梁襄王許詔所以識破孫策本朝劉誠意初謁貫鎡見有潔癖而去又謁王晃見其膽不足而去又謁方國珍處兩月偶情洽方移坐門檻亦去乃謁我太祖入其境便傾心唐太宗大業已全亶享有成緒然終是外面輳泊如無源之水不免露出本相

○唐業雖太宗所成然却得高祖所由來又一段渾厚關係元氣史謂太宗勸父起兵或未然高祖素有大志只遲回要穩當其處群子也只得且如此不意太宗急性便下手破宋金剛降薛仁杲蕭銑擒竇建德王世充責服突厥明是一運天下趍向若定官制立口分世業租庸調法俱是他制作時群雄並起李密巨魄劉武周劉黑闥薛舉朱粲皆恃力高開道劉季眞范君璋羅藝王君廓皆恃謀梁師都恃險徐圓朗輔公祏法興李子通張善安林士弘皆恃遠而安其危高祖則無恃有待

○王魏馬褚貞觀四諫官王魏善箴意馬褚善救事然魏得陽道王得陰道惟箴意故主憚惟救事故主親惟陰道故主從易惟陽道故主從難四臣優劣主誼淺深具見於此

○栢耆誠自負能亦手說降王承宗諭服李同捷豈止掉巧舌他一開口便吐情眞故能相感可惜算不盡至喪身其病在自負上

○凡法制擅改必生弊唐宦官之橫雖起高力士却是宮中舊套一轉移可復只懲安史之亂謂人臣握重兵不可不分其勢乃有監督觀軍容之役由是楊思勗魚朝恩李輔國起德憲文

朋相延成法到昭宗韓全誨張彦弘禍乃大發
則弊有所由來也唐肅代間重勳王九節度出
入無統謂亂離之世能來者以爲忠義由是藩
鎮日盛勢襲於難解終五代及十國世家延世
而成風矣二者追其法始人心以爲然雖李郭
信之必學問能觀會初做時便先照得
○唐臣濟濟無一朝無人亂思定善思陳事思
立郄都是事君之忠辦事之良然先事弭得亂
豫炳幾先實寥寥不多有分謀杜斷佐唐開國
而制貞定賦皆出君后之手其結突厥用蕃將
受天可汗却不計日後事弊長李化孤軸政衰
徽却不静立武后消杜後來姚尚道宋尚法蘇
頲尚吏張說尚文元結杜暹尚儉韓張尚直而
高力士之用官不力辦十節度久任兼統遂將
盡用胡人李林甫楊國忠津津向用不少挫過
皆暗地胎禍李郭城安史復兩京定吐蕃回紇
中興第一功其中宦參將帥節度使勳上身冒
兩大患端謀略李泌章奏陸贄終盡事情而不

能禄消奉天梁州之萌發杜黃裳復兩京裴度
平淮西勳德足稱而朱克融等縱橫不已蓋偏
師監陣兩弊孔掣肘左右雖以度作帥統十五
萬衆將之以烏重徹李光顏何能成功則憲宗
而不之覺牛李議維别黨又醉夢時艱矣誰有
感冰履霜而授衣流火魏徵進堯舜仁義之說
這是唐天下保元氣長方狄仁傑難得他細心
耐守也只就事而有宋璟抑賞郝靈荃爲有前
鑒李吉甫以刺史自爲政出即吏十餘爲刺史
以殺藩鎮之勢裴垍請不以中人罪藩臣監軍
誣楊於陵李絳數論宦者肆横方鎮進獻然建
議晚而立說跌終亦無補
○上官儀爲高宗謀廢武后卒自殺後世深憐
之謀人於私徇易謀人於法正難謀人於法正
而謀人之情未堅必有變而不遂謀人之勢不
盡執必有阨而不遂謀人之見不眞必有詐而
中廢謀人之奸有竊必有悔而思故謀人之資
易隳必有怠而勿繼故欲堅其情則申其所爲

害欲執其勢則先其所爲據欲直其見則指其所爲歷欲解其好則明其所爲禍欲振其資則引其所爲趣然則上官氏其踈乎謂自取宜矣

○唐太宗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此承乾之受禍所以導之也周禮膳夫之職王與后及世子不會後世說者以爲優尊非也天官九式羞服好用之費定故不待會而知會者有司之事勾考出納之登耗其一定而無贏縮則無會豈以優尊而任所用乎故庖人酒正外府惟

王及后不會特不言世子則世子正膳之外亦惟有稽焉司裘惟王之皮事不會復不言后及世子后及世子用皮事有時是亦惟有稽焉太宗恐亦信周禮而差者

○狄梁公臣周機圜而邃其友元行冲切規焉含之而無自表耐何至也廬陵王還東都心苦百狀隨觸有感又假古頌諷二張開其心腹身爲之而獨知之雖親友不之識

○五王匡復之衆不殲武后首惡世多訾之中宗其所生於情義較難但諸武不盡除却是失着不惟身之受禍多遺國患一念不決天爲報施不爽

○李敬業匡復之兵人心痛快武惡滔天宇內反復實有奚爲後我之勢北征南向無不可兵無常形魏思温之指洛陽薛仲璋之從王氣杜求仁之合兵勢總是攻取自利只係敬業一誠昭格他所以必敗乃這處欠缺若有綱常君國眞念舉動自異不必矯詔楊州長史不從失職

怨望上起憤魏元忠黨惡烏得而爲籌李孝逸曲師自慚而負

○杜景儉梨花對以咎己諷武氏深得進言之道

○鄧康武攸緒遺榮就隱早有深造

○唐高與昭儀卒長孫無忌第并携厚貽君惠禮無自却又删事尚未形而始終以正自持卒受禍初高宗不肯信誣雖其一綫之明亦由所以感之也李勣郊事幾熟透的知禍來不能迴

遂其負君命
○臨緇績偉所見過五王然有五王爲懲故能拔去病根
○肅宗名分不嚴士卒犯偏裨偏裨犯主帥一切不以聞而郭子儀一斬王元振收殺四十餘人辛雲京因殺鄧景山數十人河東諸鎮率奉法可謂救時良劑御藩鎮擅威由之受病若廣善後之照必立司憲復奏之例則觀會而得其通矣

○唐世治亂界開元天寶之間玄宗自帥群臣觀左藏視天下兵俗置檢校進食使貫戚進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天寶間置十節度使又經畧守捉凡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開元之前歲供衣粮費二十萬天寶後衣一千二十萬匹粮一百九十萬斛
○兩京陷乘輿播遷社稷不可一日無主靈武之立有不得已此儀術所以就役李泌所以肯來與宋高宗建康事同而所居之位正而無疑

○唐肅宗不詣上皇西内宋光宗不朝壽皇重華宫皆不越歲父子俱亡骨肉相離必兩召造化之聧天人感應不爽
○李泌出處尚未能窺測衛山眞隱煞有用天下之具只肅代朝處以相國不屑而後潘察冗員爲之且無強而就則何說也靈武舉動論議自不同郭李那得有他見識後來一出口一經他幹辦便自精神不知他必要從小官做起他胷中或有爲

○郭子儀收復兩京借助回紇兵此唐開國舊法後代相因用之又史思明安祿山李克用亦以爲助說者本周武王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者西南夷爲江漢三蜀内地文王所向附驅而使之非借也近調永保苗狼兵尚犯歸道之梗慎者不爲也
○郭子儀見藥葛羅其云往以至誠與之言蓋眞亦誠耳故亦身吐亦心若落言語套或恭權影響如何動得他其動魚朝恩亦以此

○代宗朝權奸盈位主心易搖故賢者不能自立郭子儀運意圓匝望立而人咸尊之李光弼以下便掣肘李峴裴冕劉晏杜鴻漸王縉苗晉卿裴遵慶輩誰何運得傑固懷恩無反心只群小所搆而成田承嗣薛嵩李懷仙李寶臣有主以覆之皆美才惜從陷落李抱眞段秀實路嗣恭馬璘令狐璋雖良節度亦有所覆之者李泌高誼堅節不際青紫意或有所借以自存李少良韋頌陸珽柳伉不量力自敝若楊綰任浅郇

模地卑故挺挺耿利害未見所遭要之代宗質善極有厚心只氣不淸左右易售奸世專以姑息致評則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元載能誅四大憝又何也

○樊系撰朱泚反文文成而自索死此非理欲交戰變惡遷善始而終以世情懼難懼名苟不務實勝類如此

○居官者未嘗不拾攝自崇奉制以爲應得無所爲而抑其職蒞命而不自安於古今唐相[illegible]

隋鄭綮見之路謂相重不宜兼度支請去之鄭卑卑遜不欲受

○漢宋黨合類以圖正唐黨合類以遂私漢競持國家宋爭辨學術唐進取官爵

○維州棄取之議是非互立竊意州本唐疆雖不可終棄然不應受悉怛謀之來吐蕃無隙雖不可乖情然不應據悉怛謀之夫要當有以處之與其主計可否推誠以成禮納逆則得之不逆則全德裕以來情請無先入僧孺搆黨說伸

已私於邊籌而德裕有交搆之素以爲致由復尋讎以中僧孺其咎同

○甘露之變君不以令赫怒而以詭道掩其臣臣不以法奉命而以盜術申其威相不以正輔主於素兵不以死舍力於終官不以實協心於變卒使九重震驚千門流血死者幾三千人李訓鄭注之蹤浅浪殘王涯賈餗舒元輿之浮沉表儀令狐楚鄭覃之依違白狀皆不足道而文宗君綱不張唐業可笑不若劉從諫一小臣宣

法正言故佗士良傲桀欺蔽何憚而不爲

○李石貶韓益好而知其惡以好而知其惡知其爲國家以其爲國家知其不爲群小所容入朝被射

○李光弼晩年乖進止至負偪以戕主人臣處危疑之地當決機於早亦爲几几周公之爲誠有素也其料史思明於既降不可謂無見而所以激思明則惟人之所見亦是不見於早

○五代之民甚苦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斂之苛方鎭進獻其添都助國之物動出無筭至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此功臣大將死子孫罄家貲求刺史君國窮兵濫費亦難節省其間才賢無痛惜之處豈無曉事人也只爲國家量出爲入雖周世宗也不深見到這裏

○三代而下定田賦莫善於唐丁給田一頃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天寶後口分世業之法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

爲兩稅蓋貧者不能自立不容不兼并國用日繁不容不增稅其病在失意不怕易法世間征歛多奢靡極貧富必至相形兼并其勢也楊炎亦費精筭只脩法不脩意故無大益

○唐府兵法最善與自家飯幹自家事捍自家患切實無虛費故業易精而人樂從大率意倣周禮制有不能同者然却是好與漢大不同楚州兵魯丘甲又絕不同只繼體不能守成致不久蕩壞但要復也不難張說變而爲彍騎不得已應急用李泌所陳是實話惜乎都要應急不得轆手便做

○五代時志士生其間也無處下手附青雲而上以行所學時國是不明道揆不立正人一被人坑陷何以控訴

其稱帝數輩誰可與言至道一箇唐明宗祝天早生聖人何等意思周世宗也不如縱其主可投何以得安其身而動周世宗却這關未透不干涉事

易的話知他便視爲腐爛當時只好作閣逍鳳郭崇韜桑維翰王朴輩將就附合故大志士乃不欲仕去隱居探玩易義不似漢唐來傳經之儒直將易理作古人衣食勾當所以釀出宋君臣大弊

○人一大病未足亡身故黄巢未亡唐巢前裘甫王郢王仙芝後有秦宗權孫儒董昌朱玫然諸寇是病症唐有受病之源賞罰不明恩威濫狎紀綱紊遂致症作故前是病安史病獨栁可養以梁肉而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王叔文李逢吉仇士良田令孜相繼耗元氣於是病退而崇藥力身不支矣

○王朴平邊策誠善周世宗不及盡行宋太祖混一次第却能悉祖其意將十國世家安居南西兩方獨北幽并一向操切枹鼓此其所爲難易周臣治文文有用務武武不黷亂久漸歸實來鄭仁誨扈載都好

○五代史傳死節三人復傳死事十五人死非節不成事外死節可無死事而謂三人全節盡於誼十五人只隨事漫焉而死抑殊詐之士之委質必先擇於所從從之而復正其行徒以感

恩爲報則徒人費石之紛如其人也即曰漫焉死漫焉死傳烏乎爲王彦章丁哀國運趙岩張漢傑既間以群小孤懸危疑之兵未遇敵而身已殲之非大帥見幾之誼裴約以裨將守澤正使李嗣昭卒法當攝事容其子韜叛而降梁乃約白坐其失十居九耳劉仁贍臣南唐李景鎮壽州與周世宗相持景已畏割地奉表而仁贍久不肯下以死三人者綱舉之未明所擇目考之不能無遺評則二傳不必分可也

○歐陽子傳唐六臣六外無臣吾不信也吾不信也唐哥傳唐外不能復傳吾不信也白馬之慘其機先呈獨於張延範敬戡故不特稱裴樞之諍前乎延範可無當時人臣審於復霸不能回則去出處之義不明微子十八篇有成案後世學不自察泥處則長往以恣私便泥出則求通以殉事功若孔子無可無不可出以性性與天地民物爲公故畏天命悲人窮性不容已之仁處以性性必見幾而作故不見行可不際可不供養不仕性無不宜之義後世以私滅性使不爲六臣遇而興六臣之心使六臣以迹飾辭亦有可言者

○五季獨漢臣不立之甚蘇逢吉蘇禹珪以無賴執政史弘肇以暴刻司兵楊邠以淺陋制事王章以苛斂主賦劉銖以慘酷推刑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以讒諧親信安得不速亡知遂甚不濟所以任人如此

○樂以象成聖王治定功成播其實於音律孔子在齊聞韶則曰不意舜之樂於齊作之故斯斯齊地也京房之準國語之均梁武之通鄭澤之七調龜茲之五旦張文收之銅律殷盈孫之編鐘簫承訓之石磬王朴之律准總是器數上求樂原不關係治功縱甚諧和豈得動天地感鬼神宋與病朴律太高六加脩協建隆和峴擬西京表尺下朴一律景祐李照下朴三律去四清聲皇祐阮逸因古樂製聲不以尺生律元豐劉几主人聲一切下朴二律元祐范鎮以眞黍起律崇寧魏漢津以人指起律許多聰明漢都將樂作一藝用不思求之治功意者朴之律高正驗五季世故危迫萬寶常識鄭譯所定樂爲亡國之音此隋治與鄭樂相表裏蓋不待教而聲音之道與政通者寶常不售術焚其書竟不追樂所從來北齊信都芳觀雲而驗四時動為而感諸氣可謂能有心悟然總是藝成而下黃帝斷嶰溪竹聽鳳凰鳴乃因本達用初非綠徼嗟嗟樂最難言若欲整音急須務民之義

○氶質欠世宗一死意非愛身世宗物故一大事誰其可屬郄得宋祖便甚舍不下宇宙討傍徨作何狀眼前同輩又無可托付者雖趙普也未相知不得已為存身之圖其動舉步驟每寓種種自不瀾倒又處宋祖亦有禮具劄疏事免坐論皆妥帖

○宋太祖得天下與五季五十二年八易姓形迹本同先聲鎮定州被重寇郄出禁兵禦之手握精悍而孤虛國衛這是高懷德石守信等內外預計不待至陳橋纔變起不必李處耘傳白而知郄比他人更深一窟只心事與他人不同真見天之立君處元元攸賴皇綱不振民生何自以定但學非湯武所來參脩佛諦乃費周折其後戰功次序亦由境發相不起徇情之感事潞澤以李筠叛故事淮南以李重進叛故事荆南以高繼沖假道故事湖南以張文表叛故事北漢以杜延韜侵故事蜀以孟昶梗故事南漢以劉鋹殘暴故事江南以李煜負固故而杯酒

[illegible]兵禁苑宴罷方鎮以文臣知州置運使通判縣尉出常參官知縣朝官監臨才賦收外權選諸道兵入衛壯内威咸於空生妙有故洞開諸門令人無不見其能齊撤樊圍自我具無不照之體則張瓊之殺李處耘之貶楊徽之之黜門墻之疑可以盡無

○宋太宗授受之疑信辨兩集不必深考只據太祖所處較未盡一代立制理無傳弟之誼如傳賢必古而可義有當權之恩尹開封恐居逼封爻不令之國非以尊之富之毋有宜從之命可以道諭事有易見之情容能自緩

○趙普於宋君臣儘相當普機智過太祖事議煞停當然總是臣道自家做不得主張又還有自利一着太祖心郄是與天下為公

○王昭素開宋道學之源味其言盡有專內然無以深考如愛民以圖治世寡欲以盡養身便無弊學不是可獨了

○蔡九峯律呂新書總是和峴房庾所擊聞峴

殷匡郭總是王朴所製聞古法相傳不甚異同漢唐之後旋宮之義不伸有所謂啞鍾者縱令聲有十二均均有七調亦爲器數之末杜夔荀勗阮咸張文收信都芳裴知古衛道弼曹紹夔若有神簪法天籟眞機不着倚傍然於德學無謂孔門一絃歌便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要知如何絃歌便是道又如何便愛人易使

○和議始於景德歲歸銀絹各三十萬却不是

事體慶曆增歲之機已兆於此澶淵之役訾寇準者以孤注盡不知萊公之細虜情使意萊公已討之定王繼忠曹利用先能容作行成必欲人主親行不是壯外威只欲總壓內情萊公恐帝有後悔又王欽若陳堯叟及朝野有言必待帝自主張他纔穩當寇準識量只到此竭思匡濟又周詳處法縱踊畢士安力成高瓊合贊而王禹偁輩又前發之但冠屢大誼殊有碍景德時國尚富強自咸平來契丹攻掠彼此互有得失而選將調兵可勉力一決否亦不必天子親征只有司自舉之亦可

○凡不忍人過失只當面規又須獨論不令人共聞則聽者易感易改而况於君父尤宜慎之王禹偁明哲剛正論天下事侃侃宜時而不徇俗於宋太宗不成后喪不行救正而對客私議是一失也

○趙普相太祖太宗各用論語半部這不是將全一部分開蓋謂孔子性命道德之傳末世不

能專用必須濟以權術論語之書凡開國凡繼體只好用得一半故普於太祖之半即太宗之半其所用那一半却是種種計數此乃學問上錯認王道豈無妙用待智術幇櫬

○宋承末俗來一代士趍懲徇外之習收拾近裏不免墮遺外之病故欲務正學者多不諳世故每爲巧猾人得捏而織之眞宗朝王旦何等器度寇準張詠何等氣岸王曾端厚馬知節塞確向敏中靜審呂蒙正寬簡畢士安縝勵李迪

跡寇呂端重易楊億杜鎬雅素趙安仁儉逸張
知白清約何等種種皆出然識機敏能簸弄手
段却與王欽若陳堯叟丁謂陳彭年林特劉承
珪實馳逐不過諸公周物之知時滲脫不豫防
其俗情物態突來復無抵應伫落圈套而不自
知這關係責已處烏乎可諉

○天書一節原係帝情之有根者如何輕意轉
得神道設教欲掩澶淵之恥又以王正中聖祖
降神互生疑信這須大人格其非心或善掇其

根將以從吾所大欲此皆吾人當爲可爲限於
力不能及則王文正之爲自苦者以旦之所見
不得已姑安小眚以存大務時朝野又安鎭調
同異以幸臻中福非必一受珠以爲係累遺令
削髮披緇乃其實心不安處

○冦準乾佑山之獻知爲免禍計時諸奸用事
而王文正罷相其禍必成却所傷甚多助國徵
啓衆倭亂公是張左道售詐妖妄晚節壯諸奸
心阻善類志惑世誣民老成臣不知學以爲行

權以合經經權之義不明豈有兩套凡常行爲
經所裁度而爲行即是權權者乾之知太始也
行者坤之作成物也然而乾坤一也其爲物不
二

○眞宗以嗣子年十三遺詔后權處分軍國事
相臣丁謂即欲去權字王曾諍而止毋后臨朝
前乎是有故事非始眞宗却是一危欵周成王
幼委裘而朝則周公以爲倚故後世大事不得
泛承以托而權焉所以親之也而謂輙爲一字

之損況有前乎是顯然殷鑒哉已而帝率群臣
先上元旦朝而王曾沮議以正國體本朝　祖
訓章嚴　英廟九歲登極　張太后賢聖雖綸
綍與聞而不名稱制然　祖宗之法森乎具列
諸衙門必司呈堂勘得　請下該科勘同乃允
部行有不協部以復請又不協臺諫得而繩之
故委裘不嫌泛之法家而無能滲之釁於是　祖
訓革相之嚴無周公而可爲倚也

○孔道輔剛正有胃氣遇事敢言只欠深味家

法令悠揚自得成就世用契丹優劇欵宴當從容禮止即如尋常賓主彼以杯酒順至烏得以逆應之若詭爲前使警報又出有意在惹事端鯁直乃諫官體段只恐以是心諫終不能使他心通

○晏殊艮輔辨臧否識幾宜毋立事功只諡李宸妃無子不應弄這虛頭本以章獻所屬意不可忤但滿朝公議豈必便加大諡否亦了却本等利害勝而迷是非只是心神未凝

○宰相兼樞密富鄭公之討他見相臣慣出口不顧幾宜仁宗聰明便思樞密官當廢殊不知廢亦不可當兩舉職守

○人各有能不能以韓范之賢議城京師以備元昊謂河朔直入可内外夾擊此全不是策中間直入一段可勝殘害呂夷簡討城大名爲北京却是算呂非端人調攝仁宗初年國事一王曾不足以盡所處所以屢出復入人不能舍韓經畧秦鳳范經畧環慶較不如罷籍在鄜延王說在涇原涇原爲虜衝朝廷特加意有處罷有狄青爲部將所以不同韓請鄜慶渭各更益兵三萬別選將分部遠爲斥堠這乃是四路各守信地本等只可益兵不應分部又要出内帑三分之一助用這當具數請給豈宜料内貯爲外費後刺陝西民爲義勇軍亦甚不便司馬公極沮不聽范行邊涖大順城犒賞諸羌與立條約羌人信愛之呼爲龍圖老子只是這件是他熟路

○王曾自謂恩欲歸己怨將誰歸只兩言是他處咸平景德間骨子調停章獻協壓群小豈容衆得此子計數

○宋仁宗性資諄厚諸賢滿朝只才力不能合同而化諸賢濟濟誠古今所罕遇但各行己志無聯屬和衷之術滙一大海以涵百川之歸所以小人得以衆進宋積百年餘殷實治平能者思爲保泰乃可延禧外靡和費内集睽情種種胎禍智者思爲飭蠱乃可祛祲諸賢曾努力[illegible]

謨訐否本朝　孝廟一時之盛内外僚輔賢明布列遠勝於此　孝廟學力過仁宗又徐文敏在閣紹合　祖宗功德之盛復大培植一番所以文明大開繼雖出入參互力䫆自大有志者煞有可為處

○本朝人物力量識見大過宋代濮安懿王典禮許多疑信東祖西祖不决裂本朝大禮繼統不繼嗣一言直截到後來明倫大典畧着此意見不是原來的議論土木之變于少保社稷為重一言而决無那靖康扯拽依違所以虜情無所挐脅不久回鑾

○有勸宋仁宗攬權辭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中出本朝　孝廟賜劉大夏圖書令印記密進大夏辭還曰恐啓斜封墨勑之漸乃見以天下為公者所言公公言之

○熙寧之世君銳事功臣銳學術兩銳相當流禍特熾而元氣未大喪元豐之世君逞疑信臣逞奸邪兩逞相當笥苟巧餙而元氣乃大削然

喪於天理而墮人欲元豐惑人欲而詐天理熙寧本相恣行恣惑可指元豐計數交競鬼蜮不明熙寧君臣合元豐君臣離熙寧過舉可憐元豐作為難信熙寧善類被害而人惜元豐善類遭黜而致疑熙豐受病元祐藥石太湯滌紹聖元符重感較舊痾更深紹聖病勝元豐元符病勝紹聖元氣索

○神宗議肉刑這是熙豐圖治的病根忿心屬火欲速喜功尋常勾當不足以快心願文富呂范張馬諸賢只當韋編示辱初以韓絳曾布之請便欲議行得王安石銳在變法且已已而安石罷肉刑之念復興

○黨事歷代屢有善惡異同有不容已之情又涉不容已之勢洛朔蜀三黨却無謂元祐諸賢思致太平乃犯太平相設真以天下為心便救拾群趣打迸一家那有功夫競長短三黨諸賢其造詣可品

○宋宰相省閣文字同列不得與聞唐介詰

公究非事體乃得合知遂爲常時在熙豐末介
甫氣無轉動之術故疸殁然實無可轉之遇只
好存羊上了些
〇王安石巳向學問來惜無誰與歸剽襲先哲
皮毛不深究精髓三不足是他病根然亦聖道
所不廢三不足乃自信之影表立影隨先一足
而能三不足這處眞後無祇悔諸新法都是從
古善政無日新以爲圓機如何成富有之業中
間如市易手實及諸法中多突倡瑣碎妨擾却
以病根應之流弊具可勝言他極聰明事漸做
不來豈無追繹只國寵盛地位高不免起世俗
心亟爲文飾這又後來罪過之大者他黜居聞
朝廷改法俱夷然無言到罷助役輙失聲曰亦
罷至此乎艮久曰此法終不可罷要之渠亦熟
思而得之
〇元豐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
元祐中呂公著以爲言司馬光定合班奏事分
省各行恐亦未盡議者謂不應自駁巳同之政

原設中書省造令尚書省奉行門下省參駁方
盡事理唐末政事堂竟落和同而呂順浩重正
省制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
門下侍郎爲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合
爲一即政事堂遺意時公著門下侍郎其言意
有在但三衙㬎重亦非事體宋賴以給舍爲後
省後復以後省爲宰相屬官較獨取旨又非矣
朝廷欲正道揆須察法制
〇任伯雨爲諫官半歲而章百八上徽宗當徽
時日擊兩黨所以有建中年號蓋欲各徵其偏
自伯雨未罷前專懲紹聖一邊若轉懲元祐則
自罷伯雨始也奸人機構待從探覺而乘即伯
雨以爲指柄韓忠彥綿才孤志怯當得郝隨[illegible]
德用輩暗諳豐稷范純禮疎弱幹得恁事大厦
將頹這也有天數蓋君心不可有好尚徽宗藝
心勝技智百端於事理必昧左右得而乘之不
亡何待自古亡國之君都因庸闇暴惡徽宗何
等巧細却儘把精神外馳無益處到得反照所

亦能轉動不久又爲人所惑哲徽朝人才善惡易見只曾布奸僞隨風倒靡張商英蔡京禪學全無定心尤可惡

○和議一着凡習知虜情及曾使虜者動是其說蓋非盡屬私意亦不是親懾其威北虜立國無事權在其主一用兵權在將所以虜主最慎重用兵若歲得金幣則利歸於主慶曆來契丹世守盟誓乃亦有以金兵自陷太原便索和欲割地徐處仁吳敏輩只作空議論歐陽珣激烈亦不究事勢耿南仲唐恪聶昌輩本以休利害生議原非爲國但見姚平仲夜襲則敗种師道老師中太原則敗死姚古軍則潰李綱諸軍則潰其議益堅而綱等以正誼開其俗見亦難矣

○孫傳謂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時謂名言天之立君以爲民眞識得此意可以得國法到三和間亦惠姦亦無了傳當靖康危亂不立正見却舉用郭京劉孝竭施六甲陰陽法總是王老志王仔昔林靈素故套

○女眞在混同江東高麗比俗其猛悍宋隔番部不通契丹中京今順天府東京今定遼中衛西京今大同府繞宋北邊一帶且審通宋餘百年爲比隣無警眞若有神明馬植一計童貫誤國貫儉譎不足論朝臣奸蔽不足論只無一明識透見及此或有異同之說乃激勝所發人才難得廣照無全學可慨也貫攸攻遼之役蔡京詩送之有云百年信約宜堅守六月師徒早罷休京能乖却已知得憑你亡國也不管金兵圍都城京謂有策能使虜一兵不返乃是决汴河而灌宋之不可都汴亦無一明識爲豫防計又是此惡老在胷中惡老將這懷悧來蒙蔽徽宗如何不因寵弄成這禍

○靖康之變正值楊龜山李忠定不居都城恐即在也不濟事這須有早見有豫防之處豫防之處在上者用不用早見却是吾人養就然且難得方臘起向鄉林時言今無策只有起劉元城陳了翁作相則寇不戰而自平元城尚負氣

了翁頗踈恐亦不能如時料但方臘易平靖康
實難料理眞用世之學誠得光孚性根這不是
望空閒擬議同志猛着一鞭始得
○姚平仲刧寨而敗晦菴説李忠定不知此未
必不知知亦何妨於李乃平仲計踈時种師道
欲再行刧諸公不從种老將以虜不支吾再至
然刧而勝也不大濟事北虜𤞑羶炮食夜目𥌒
聽熟後魏帝言吳兒長善斫營吾三四十里下
寨

○种師道從張横渠學簡默有澄蘊年七十六
尚能兵靖康受圍帝問之曰女眞不知兵豈有
孤軍深入能善其歸問策曰乘其半渡擊之帝
以旣和辭曰臣以軍旅事主餘非所知他筭得
和議必行又戰攻無人不説空話曾有問尹和
靖世難誰可當尹曰种師道又問將矣誰相尹
曰亦只是他做看來李忠定亦在他圈子裏
○宋事醖釀到建炎其廢興邪正已昭然明白
而建炎人　尹莌踵襲舊格耿南仲李邦彥

敏蔡懋李梲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方寘而黃
潛善汪伯彥繼起爲紹聖崇寧舊格中間賢誼
能爲國者亦作痛快直截不少留意爲元祐舊
格豈氣運則然
○張邦昌所處原不難這是國家變故非自家
私事國勢至此死亦徒然只合任憑國家公處
死生以之僞立不得已罪在吳幵莫儔主分王
時雍范瓊巧助宋齊愈浪傳若畏女眞之威復
思退作長計只須傾心在本朝事必問計而行

務求良使如此則吳革等必不舉義亦不待呂
好問馬伸之勸雖金使監守之嚴自可感發
○南宋復讐之議非正論有天下國家之責者
合應自立其身爲天子當思所以體天安民爲
人臣當助君行道立法以圖致治徽欽一向做
來是亡國失人心之事更有何讐可復只父兄
流離變故首須作處置然却不能草草必極盡
討力以自求立身又不可亡着社稷爲重一句
○宗李忠義才畧大用之宋事必可爲而疑忌

交涉纔搆突來至有疑綱有反狀以張浚呂頤浩乃爲力排汪黃疑澤爲變副郭仲荀察之此何爲者信有數存二公也自欠縝防

○宗澤雖未大用留守東京已操生殺之權宋齊愈之事他不肯做較之李綱覺穩當

○范宗尹議析地處羣盜授鎮撫使許立顯功世襲蓋凡亂離起鄉兵自衛時勢到建炎有不忍於其民所以令之也只范從利害上見得

○苗傅劉正彥之變暴率無謂誠可笑乃宋末

氣運生出如此沒筭計雖賢哲都有輕意舉動只是發出病痛各自一樣

○宋以宰相兼樞密使又領制國用司非善制唐宰相兼領三司使謂計相尚不可

○朱晦菴初見君指摋天理人欲縷縷多言其實宋事不競君臣病根正坐此却林栗力攻之王淮鄭丙陳賈先已深嫉其入奏事有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勿復言諸人者豈心其是故與之相異只俗耳驟聞直須善致詰頭將所易曉處就事幾上因明開敝方能轉動舊習令人眞心豁悟君兩不相照各執一路直口耳扞格兼適一援疏漫然絡索不見有解紛處與胡晋臣俱是攻擊之章周必大以足疾解護亦未釋所言之意大抵脩辭寔難立誠以達吾言所以居業知終終之可與存義晦菴謂反躬以踐其實正是此

○劉光祖禁譏道學疏極中事幾能扶植世運但中間少鈌情說不能啓牖君心未見道學有

實着落處世有行惡而堅者假附名件亦有志雖具而造詣未純者神化有方體又有粗屬進爲而輙負矜忞者物理有乖隔所以熙寧紹符及元祐間時局翻覆彼豈無一道一學援托自名故疑信易生包藏難辨使泛指人欲天理實愳何據切意人君御世以安民爲本故其爲政專在格物絜矩所謂矩物必徵諸庶民徵庶民必本諸身本諸身必質鬼神質鬼神必不悖天地不悖天地必考三王考三王必俟後聖不惑

這纔我心通他心通衆心通這纔是學是道纔
能安民治國家
○女真完顏亮生及兵威日削妥安鴆毒也蒙
古漸勝制女真殷憂啓聖也蒙古以真女興女
真以和議敗
○女真土宇也甚大了不必拓疆域上用功只
愛養元元體天地好生之意自然常守富貴即
如元世祖一得此意便成事業君此念一起猶
亮虜納自雲集劉豫盡統一箇中原又有一強
主當頭能將久苦瘡痍安養誰不推戴古今極
會得人只紐手頭快活不肯從百姓上做起失
天之所以立君本意
○謝疊山謂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諸
儒道學大明之時識治道者上策莫如自治此
言誠有味然則陸秀夫輩雖無媿死國之忠若
直推天命之謂性使直魏諸儒而在學以致乎
其道則于何竊意撫我而后不以功德由來之
故虛拘以違天求牧與芻而不得宜付能者不

爾當自強於素各安當得之分如欲綿其宗祀
杞宋之作賓王家以誠感之巳矣
○廉希憲才猷器度逈出人能無文武剛競絿
協乎上下雖屢遭黜逼不之累只後世人臣得
君大行於其職目握權符以轄危運必當有自
白之道默與其主以示質然後可與令終漢鮑
生授蕭何計即此意此學問中不可少者方勳
爲事劇主震國疑使趙璧費正寅之說行或世
祖投杼變情又別出个事端則于何縱其心曾
照破終是有任的意思在
○元世祖有包括器度又鑑辨不鹵莽却不脫
北局結搆阿合馬桑哥盧世榮等每每被售欺
不覺我　太祖亦有胡藍事殊不同　太祖只
不逆億象能照得過任人做做不去便改世祖
落無明一着
○元太祖是立功的人所用木華黎四傑亦儘
好君臣同心才爲宏穩兵家所難得然只是戰
陣勾當宇宙造化一關未解得與世祖心腸便

對不過四傑與我朝中山王亦遠自相別

○元紀綱亂先從國嗣無定典乃世祖大不濟處嗣議雖發於泰定帝然自成宗武宗先胎禍基所以有明宗文宗之變此後尚不知鑒又襲寧宗一着經國制度安望其能長世

○元世祖善用兵以不殺爲威經畧中原却傍初便征雲南此自古無這套局當時只從四[illegible]八遶以成混一終是荒比器量

○元宗室賞賜太重其賚有功亦太重其賑恤亦重北人用南財取於無形又括没貪官見物他也是會量算過分明捨得

○元瞻思丁又名賽典赤能以不殺用戎君守雲南七年甚宜於其俗本朝黄忠宣福類之

○安童執國柄與阿合馬桑哥同事不隨不激又能竟發其奸可謂深有運量

○元右抹也先兵謀儘奇數十人可當千騎之用然總是兵家兵還屬有攙所以卒殞登城之否

○耶律楚材北人有文學思致博極多能而敦雅寬實又無暴揚之病遇事却耐周詳乃金元間氣

○耶律楚材諫屠汴不曰不忍百四十七萬命而曰得地無民意切事成而語未當

○劉因非大儒亦不見爲高士其序學未明於學其希聖解未得所希

○阿合馬貪權害民一時切齒有千戶王著是忿殺之弁殺其黨請囚雖輕生出位未明大義然一念惡惡之誠學聖之徒誰能對越得過與他病痛處人心全體原是好善惡惡同具他却偏舉少了好善一段他若充廣善端便思宇宙此身甚重叨攬本分外事終是意興

○元都燕漕議所急與本朝事同元初運道自江入淮由黄河逆流至中灤陸運於淇門入御河達京師至元十九年議海運二十六年又鑿渠起須城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曰會通河海運諸省至元二十年

起四萬石二十七年幾一百六十萬天曆至順間漸增至三百五十萬之上至正元年且二百八十萬至京後因方國珍張士誠梗海漸以減絕但海漕利多而害大所失人命無歲無之伯顏主議終是北人膽識朱清張瑄有思致不過承受奉行而已

○元太祖世祖雄風茂力駕駛南北不容不為民物主只欠一段心術世祖儘能講求猷畧却不知主宰處精蘊狠忍肆情諸臣表表都是謀

議事功有誰算到這裏許魯齋如何將出處與他計較這本等是他擔當居中書幹辦不見及此陳時政四務超出他臣其舉動雖不同然却不曾改補得元朝心術

○世祖原習氣重其高處戲他轉動左右獻納只知有北邊一段若宋子貞張德輝超然出群之見却不能用二公也欠進言相投之機宜其難入世祖問張德輝遼以釋廢金以儒亡這機括世祖也真見得些張忭而不信此其幾之難

投也

○世祖有天下之度却未純故舉動多有出入他初年攻取儘停當一得亡宋侈心便生擊鬼羅氏窮河源擊日本緬占城安南流球爪哇八百媳婦降西南十二部招海外馬八兒諸番將這精神用費安養南北元元國祚亦自長久

○元臣雄傑只欠發生處一段哈剌哈孫誠純臣諸君子所不能及

○伯顏請殺五姓漢人世祖不從這却世祖所

不為

○使臣家鉉翁留元至成宗時放還堅節勵行誠不多有若能涉中庸之義素夷狄行乎夷狄便思有以化之不虛居也

○元相在至元太平最賢識量不足嫵於無學禍戾所自招不可委諸天也

○元成宗武宗仁宗英宗質儘美諸大臣儘應手只開國無典章雜夷猶忍不能與大道為公君能大有為自中崛起又非力之所能所以不

又治衰

○元儒亦甚多多落文藝雖草廬也非展設手段

○元王文統心迹尚可疑他學術不正已知之却有志有才籌畧襄中之功頗多不應思爲叛黨恐其有爲南一念擧起爐竈又甲子姑遲之說或未可知也一着錯處便隨人定斤两

○元明宗之立燕鐵木兒舉義思及武宗長子衆志協歸是矣不應增出迎懷王一着義無不宜事以情定顯然昭其幾而當局者顧彼失此烏能保其克終彼見泰定遺孤無能爲倒剌沙權竪不足畏平章中書丞輩皆碌碌因人獨不慮懷王他日慨捨囊中物能不背情也所以舉大事須節節照破彼亦知明宗自遠鎭不易來復作周詳之計孰知勢無两大懷王既宅中執國重以不能釋之情而操可爲之柄此事之幾也

○元素無文字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洪武十五年　命侍講火原潔編脩馬懿赤黒編類華夷譯語通行始便書同文一節誠急乃聖人盡物之心

○元授時曆乃古今痛快一巧法不謂自元發之此郭守敬所獨得許衡王恂御高列其前李謙職文名其議要皆出之守敬自來作曆者不下七八十家類以人合天動出揣摩故行之不遠而差此則即天以驗諸人大要以日周一萬齊滿數布筭便是他高處